

张宪文 主编

37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⑦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上)

蒋晓星 张连红 王瑞林 等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上)

蒋晓星 张连红 王瑞林 刘广亮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 72 册/张宪文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5
ISBN 978-7-214-12792-1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4753 号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 册)

主 编	张宪文
责 任 编 辑	何民胜 王保顶 等
封 面 设 计	陈 翌 刘葶葶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 308.25 插页 288
字 数	37 67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2792-1
定 价	8000.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玉兰	叶 皓	朱步楼	刘健屏
孙宅巍	杨永建	李恩涵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张伯兴	张海鹏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蒋晓星	谭汝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 嵬	王卫星
杨夏鸣	张 生	张连红	陈沈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菡	杨 斌	吴 斌	吴 静
余 翔	张建宁	陈宝珠	陈谦平
林伯耀	松冈环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潘涛		

翻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仇蓓玲	叶琳	刘军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要编译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仇蓓玲	南京大学讲师
朱适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吕晶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秦文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季爱琴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章开沅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周 红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高晓星 |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王鹏飞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魏高修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
| 侯 锐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

-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军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 红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总 论

张宪文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幼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共 48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战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三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议会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

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 70 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第 29—55 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先后于 2005 年至 2006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8 册,共 1470 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的大批重要的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传世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韩国 KBS 广播公司和爱尔兰电视台等,来南京作了专访。中国中央电视台 1 套《新闻联播》、4 套《中国新闻》和《东方时空》均做了专题报道。新华社以“四年磨一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现历史

真相”为题发了特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及国内许多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或评述。国内外近四十家网站的报道达一万余条。

2005年至2006年先后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南京大学211工程验收总结会议,均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给予了高度评价。2006年,它被评选为南京十大“文化精品”。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2006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深入搜集资料。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又获得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其中仍不乏十分珍贵的、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材料。它进一步印证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

经过编委会成员认真细致地筛选、翻译、整理、校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至第55册,继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完成。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院校的学者承担了日文、英文、德文史料的翻译工作。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方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成员在赴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我国台湾搜集资料时,得到当地学术界朋友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规模浩大,编校工作繁重,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领导调动全社力量,高质量完成编辑出版工作。对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们亦深表敬意和感谢。

整理、编纂历史资料,是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加之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尚希学界朋友指正。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本专题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的续编,分上、中、下三册。本专题收录的主要是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江宁区委党史办等单位组织的口述调查。

2006年,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组织南京市各区县进行了抗日战争时期有关专题的调研。这次调研中,对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下关区、雨花台区、栖霞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县等区县的幸存者进行了口述调查,由于地域的变迁,居住人口的变化,不同区域采取了不同的调查方式,其中江宁区等开展了普遍调查,其他区开展了重点调查;南京大学张生教授等在浦口地区进行了多年调查,此次组织30多名研究生、本科生志愿者重点对泰山、沿江等镇进行了地毯式调查;费仲兴教授在汤山地区开展社会调查多年,此次也有新的发现。

江宁区的幸存者口述调查由中共江宁区委党史办与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联合进行。自2006年7月1日开始,区委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组成调研组进驻各镇(街),在镇(街)有关人员的配合下,对全区各镇(街)的村(社区)、敬老院进行拉网式走村入户采访。7月1日—8月20日,历时51天的调查共走访全区20个街道(镇)、284个社区(村)、23个敬老院,共走访1118人,累计形成口述文稿50余万字,拍摄照片1200余幅,录像(音)50余小时。江宁区先后共有650多人参与调研工作,各镇(街)为调研人员的食宿、交通提供了服务保障。

由于经历过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居民在各区县分布情况的差异,这次的口述调查显示出地区间的不均衡性。但是,这次调查是在此前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对幸存者口述资料的又一次新的挖掘,随着幸存者年龄的增

2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长,已愈显珍贵。为了区别于以往的调查,编辑过程中删除了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中内容重复的部分,夏淑琴、詹长麟等已接受过多次采访的幸存者,虽然也在本次调查之列,但内容未再收录。

本次口述调查的书面资料都由调查人整理,经过口述人签名或手印确认,但和以前的调查一样,因为口述人的口音、记忆、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时间、地名、人名等方面存在一些出入,不同幸存者在回忆相同的人或事时相互之间出现差异,调查者能考证时则加以注释,不能考证时则予以保留,以尽量尊重口述原貌。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对各区县的调研进行了指导,组织了区县有关人员的培训、外出学习和出国交流,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核把关。各区县党史部门为这次调研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曾永明、李文萍、霍德明、赵德生、高鹏、张月华、乙维清、王泳、胡学荣、范宇容、吴嘉同、张思军、沈国晴等冒着高温酷暑参加了调查并分别收集、整理了本区县的资料,数以百计的调查者们为这次调研付出了辛勤劳动。感谢各相关乡镇、街道对这次调研工作的支持。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上、中册编者:蒋晓星、张连红、王瑞林等

审阅:经盛鸿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下册编者:张生、吴凤照、费仲兴

审阅:曹必宏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上

一、江宁区调查	1
(一) 原江宁镇调查	1
(二) 原铜井镇调查	92
(三) 原陆郎镇调查	142
(四) 原东山街道调查	188
(五) 原上坊街道调查	257
(六) 原横溪镇调查	308
(七) 原丹阳镇调查	352
(八) 原陶吴镇调查	398
(九) 原谷里镇调查	447
(十) 原东善桥街道调查	509
(十一) 原秣陵街道调查	550

2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中

(十二) 原百家湖(殷巷)街道调查	605
(十三) 原方山街道调查	672
(十四) 原禄口镇调查	721
(十五) 原铜山镇调查	798
(十六) 原湖熟镇调查	844
(十七) 原周岗镇调查	903
(十八) 原龙都镇调查	939
(十九) 原淳化街道调查	967
(二十) 原土桥镇调查	1014
(二十一) 原汤山镇调查	1080
(二十二) 原上峰镇调查	1128
(二十三) 原麒麟镇调查	1171

下

二、浦口区调查	1243
三、玄武区调查	1501
(一) 后宰门街道调查	1501
(二) 梅园街道调查	1508
(三) 新街口街调查	1512
(四) 玄武门街道调查	1518
(五) 锁金村街道调查	1518

(六) 孝陵卫街道调查	1523
四、白下区调查	1526
(一) 月牙湖街道调查	1526
(二) 大光路街道调查	1527
(三) 五老村街道调查	1528
(四) 洪武路街道调查	1529
(五) 止马营街道调查	1531
五、秦淮区调查	1533
六、建邺区调查	1567
七、下关区调查	1580
八、栖霞区调查	1582
(一) 尧化街道调查	1582
(二) 栖霞街道调查	1586
(三) 龙潭街道调查	1590
(四) 马群街道调查	1594
(五) 迈皋桥街道调查	1598
(六) 燕子矶街道调查	1608
(七) 仙林街道调查	1618
九、雨花台区调查	1633
(一) 西善桥街道调查	1633
(二) 赛虹桥街道调查	1640
(三) 雨花台经济开发区调查	1642
(四) 梅山街道调查	1645
(五) 铁心桥街道调查	1646
(六) 宁南街道调查	1648
(七) 板桥街道调查	1648
十、六合区调查	1654

4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一) 雄州镇调查	1654
(二) 葛塘街道调查	1655
(三) 竹镇镇调查	1658
(四) 长芦街道调查	1668
十一、溧水县调查	1684
(一) 溧水经济开发区调查	1684
(二) 柘塘镇调查	1688
(三) 永阳镇调查	1691
(四) 晶桥镇调查	1693
(五) 和凤镇调查	1709
(六) 石湫镇调查	1715
十二、句容市调查	1716
十三、其他零散调查	1733

一、江宁区调查

(一) 原江宁镇^①调查

1. 王克兴口述

王克兴,男,1924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华西巷1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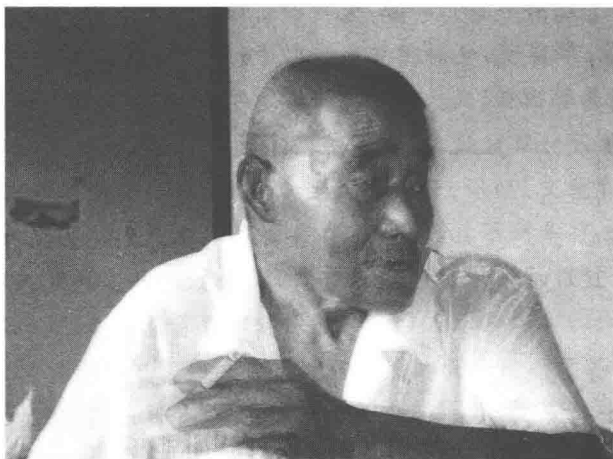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日

调查人员:高鹏、石维军、刘运奎、曾金海、曹燕、仇松杏

鬼子是阴历十一月份到我们这来的,是从芜湖来的。有几个日本人,还有八匹马先来的,后来大队伍就来了,我们吓得跑走了。到晚上枪一响,鬼子打人了。我是往陆郎方向跑的,跑到铁路那边,走后头,先跑

① 说明:2006年3月,江宁区进行镇街合并;7月,当调查正在进行时,全区村(社区)进行合并。调查人针对上述情况,决定按原建制镇街进行调查,即对全区原23个镇街的每个村(社区)和敬老院进行调查。镇街合并情况如下(按调查时间先后排序):江宁街道(原江宁镇、铜井镇、陆郎镇),东山街道(原东山街道、上坊街道),横溪镇(原横溪镇、丹阳镇、陶吴镇),谷里街道(原谷里镇、东善桥街道),秣陵街道(原秣陵街道、百家湖街道、方山街道),禄口街道(原禄口镇、铜山镇),湖熟镇(原湖熟镇、周岗镇、龙都镇),淳化街道(原淳化街道、土桥镇),汤山街道(原汤山镇、上峰镇、麒麟镇)。

2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王克兴

到柏塘,离陆郎有 30 里路,后往山里跑。东西没有来得及拿,躲了一天,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回来的,不敢回家,家里的东西也不敢拿,粮食全丢了。当时家里有父母、弟兄四个人,还有一个老人,日本人没有打着。

损失家家都有的,我家里损失 40 担稻,农具也没了。伪政府成立后,有人维持秩序了,镇上还有十个上下的日本兵。给他们交东西以后,就不会打人了。江宁桥那个地方,有人被打死的,是个妇女被打死的,还有一个打更的也被打死了,姓李还是姓林的,记不得了。过后,有一个上街偷米的给打死了。当时盐很紧张,有一个人偷盐卖,被日本人打死了。家里东西都没有了,连门都没了,我们家是种田的,卖花生,花生也被捞走不少。有十个鬼子一直驻到抗战结束,他们就驻在山头(现江宁镇粮管所附近)。

2. 胡淑珍口述

胡淑珍,女,1922 年 10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静安街 4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

调查人员:高鹏、石维军、刘运玺、曾金海、曹燕、仇松杏



胡淑珍

当时,我 16 岁,我大哥的儿子胡福于被杀了。日本人找花姑娘,“要姑娘,大大的”,叫他老婆出来,他讲没有,就被一枪打死了,当时 20 多岁。

在孙家那边,有人躲在地洞里,日本人用柴草烧,里面的人被熏死了。表姐的大儿子方孔宜,小名小喜子,当时上小学四年级,跟我同年,家里什么都没了,就去参加地下党,被枪打在肝上面,动不了手术,疼死了。

我们都往山里跑,11 月走的,跑了半年,4 月份回来的。日本人瞎搞,把小孩放在地上,搓着玩。我当时是住在梅府,住的是瓦房,没有被烧。听说街上傅长林的爹爹,跑反没跑掉,被日本人刺死的,扔到茅坑里。傅长林的爹爹要是活到现在的话该有 90 多岁了。

3. 施世银口述

施世银,男,1926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静安巷 42 号对门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

调查人员:高鹏、石维军、刘运玺、曾金海、曹燕、仇松杏

我家中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三,17 岁去南京学徒的。在建中,看到日本人烧房子,晚上日本人偷袭(抢东西、找花姑娘),狗叫,就烧房子。跑反跑到山里,看到陆郎街上被烧了。

4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施世银

4. 周崇贵口述

周崇贵,男,1923年1月生

调查地点:南京铁路江宁工区住宅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石维军



周崇贵

日本兵打到的时候我16岁,我是安徽(滁州)定远人。日本兵到时,当时家里的草房被烧,烧杀得厉害,一碰到日本兵基本上就没命了。舅

舅在南京赶马车,所以 1938 年跑反的时候就投奔了南京舅舅家。在南京的时候伪军搜身,见到日本人要鞠躬,不然就要挨打。因为舅舅的钱不多,所以我们马上又出来打工,于是到了江宁镇。这边已经稳定了,所以没看到烧杀的情况。

我家叔叔何清源的老丈人是江宁镇街北人,开一个粮行。跑反时在陆郎的花塘被日本兵抓了,放到水塘里泡。当时是冬天,一回来没几天就冻死了。他当时 30 多岁,有三个小孩,大的 12 岁,小的才 1 岁。

5. 傅宝珠口述

傅宝珠,女,1923 年 12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

调查人员:高鹏、石维军、刘运奎、曾金海、曹燕、仇松杏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往乡下跑,有一个家门里的哥哥被杀了。他是不放心家里跑回来看的,给日本人逮到打死的。

6. 魏元华口述

魏元华,男,1925 年 10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华西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

调查人员:高鹏、石维军、刘运奎、曾金海、曹燕、仇松杏

我兄弟三个,我老三,有两个哥哥,哥哥死得早,父亲也死得早,1937 年之前就死了。我们与舅父奔(跑反)到安徽芜湖无为县,坐船到芜湖,在裕溪口炸得很厉害,沿江边上死了不少人,房子也在烧,热气呛人。日本人从芜湖到南京。

我们在外边过了两年,1939 年,安民了,就回来了。在陆郎,有三个日本兵被打死,日本人报复。回来时,听说国民党的部队,没来得及逃走的,被杀了,也有被俘虏的杀掉了,就在江宁塘边、河边。



魏元华

7. 刘开义口述

刘开义,男,1935年7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我是上湖大队中村生产队人,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只有2岁,跟着父母逃到了陆郎的山里。后来听村子上的老人家说,本村有个放牛的人,当时十几岁,叫刘友×(音),放牛时骑在牛背上,被日本鬼子远远瞄准,一枪打死了。

我又听说,当时村子里有个女秃子,鬼子进村时她来不及逃走,被发现了。日本鬼子看到她是个秃子,不想要,还说,大姑娘,大大的好,咪西咪西的。后来,我没有听过说有姑娘被抓的事情。

8. 曾纪录口述

曾纪录,男,1930年10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我是陆郎张府村人，1937年日本人进村的时候，我有7岁。我听大人说，鬼子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拦路就杀人。我跟随家人跑到陆郎的山里，那段时间，我们带了一部分粮食搬来搬去，所以，我家里没有人被伤害。村子里死伤的人不多，失踪了个把个，但是听说新四军伤亡得多。日本鬼子把人杀死以后扔进塘子里，塘水都变红了。大约一年以后，我们回到家里，房子被烧了，鸡鸭牲口和粮食全都没有了。我听说，江宁有日本人。村子里有个四五十岁的男的，叫刘晓生（音），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和日本人好，当了汉奸。1938年下半年，他带着十几个鬼子进村，逼着老百姓指认新四军，抓住了两个20多岁的外乡通信员。这两个通信员被刺死了，后来，群众把他们埋了。不久，新四军杀死了刘晓生（音）。去年，政府建了烈士墓纪念两位新四军通信员。

9. 周广生口述

周广生，男，1921年1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1937年我17岁，知道日本鬼子要打过来。当时，我家里只有妈妈，她种地主的地，爸爸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读过两年书。那时候，我和妈妈一起跑到朱门、大庙等村，带米带菜，投奔妈妈的亲戚，半个月就回来了。鬼子抓到人就杀，很多人挖地窖躲到里面，逃的逃，死的死。

我听说，有三个日本人在陆郎吃酒，吃过了要花姑娘。镇长生气了，叫老百姓打他们，老百姓用钉耙、锄头打死了两个，剩下一个逃跑了。后来，他带了一队日本人过来报复，用绳子绑住许多人的腿，把他们赶进塘里，开枪杀死了他们。第二天，太阳出得高高的，我和许多人过去，看见尸体的胸口有刺刀留下的洞，还有的脸朝下，塘水都被染红了。

我还亲眼看见，日本人在河对岸烧房子，抓着火把，烧了一路。鬼子

8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见到人就带走,用绳子拴起来,把人拖到塘子里淹死了。有个瞎子,没跑掉,被杀死了。

日本人驻在江宁街上,连伪军大概有二三十个人。陆郎张府村有新四军,白天不出来,晚上活动。夏孝义是土匪,和日本人好;汪长明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和鬼子也有联系。汪是夏的干爹,他想看看夏的胆子如何,对夏说,鬼子要杀夏,头要撑着给日本人杀。新四军打了夏孝义的炮楼,他的警卫让我们拿着拴牛的绳子,上去抬死尸,大概有七八个。新四军也死了七人,其中还有一个连长。夏孝义把一个新四军的头打开了,还打死了一个号兵。

日本人进村的时候,让老百姓举着旗子欢迎他们。鬼子逮鸡吃,不过对小孩子很好,还分糖给孩子们吃。我亲眼看过日本人,他们讲话我听不懂,个子跟我们差不多高。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时候跑,但是第二次没跑,心里慌,没办法。

10. 张道南口述

张道南,男,1932年12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老年公寓(原江宁镇上湖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6岁,不记得多少。只记得当时父母带着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跑反,跑到上湖的山里,个把星期后就回来了。因为我小,和爷爷留在家里看家。爷爷当时有60多岁,跑不动。我们村像个圆圈,鬼子一来,我们就躲起来,他们找不到人。有一次,来了两个鬼子找不到人,就放火烧了房子,烧了我家一房一厨,还没有烧完,就走了。我们就出来救火,我家是瓦房,房梁和桌子烧糊了,别的东西没有烧到。

我姐姐的婆婆是被鬼子杀的,她家在清修村,姓李,叫李大×,记不清了。她婆婆当时40岁左右,可以到她们村去问,都知道。

我们村有个女的被日本人抓了,她开始跑反的,在安民后回来时被抓的。这姑娘当时有20多岁,很漂亮,就在她家被糟蹋了,没带走。他哥哥叫张有

灯,姑娘名字记不得了,后来嫁人了,活到80多岁,现在早死了。嫁哪儿也记不得了。她家在上湖的东水桥庄,庄上人大多姓刘、张、孙,没杂姓。

安民后村里就没人被抓了。鬼子当时驻在江宁镇上,大概有几十个鬼子。鬼子经常三五一群地到村里来,主要来找妇女,也就是花姑娘。村里人看到就跑。鬼子对小孩很好,给糖果、牛肉干吃。

还听说陆郎有许多人被杀。三个鬼子去吃酒,然后要找花姑娘,被陆郎人杀了两个鬼子,另一个跑到江宁,带了一群人来报复,烧杀淫掠,杀了许多人。

我亲眼见到我们村一个木匠,很有胆量,鬼子拿枪要打他,他把鬼子抱住了,勒得紧紧的,(鬼子)没法开枪,他想把鬼子扔到河里去,没办到,木匠后来跑掉了。

11. 傅长才口述

傅长才,男,1930年3月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西河2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傅长才

我们有兄弟四人,大哥被日本人打死了。大哥叫傅长福,二哥叫傅长禄,我是老三,叫傅长才。当时我8岁,跑日本反的。大哥大我一轮,

20岁。他当时在南京做漆匠，长得好，白白净净的，有文化。鬼子轰炸南京时就跑回来了，也就刚十天左右，鬼子就打到了。

我还记得，1937年农历冬月十四日早上抓走后，晚上就被杀了。一起抓走的还有四个人，我大哥二哥还有我家一房客的两个儿子，姓任，是在南京做生意的，轰炸后就跑来住在我家。四个人被抓去后做伙夫、喂马草，一天都好好的。晚上几个鬼子吃酒，吃完酒后就把他们四个人叫到那边的墙边站着，然后先把我大哥和姓任的二儿子叫到上面去，就是当时粮库的小山头那儿，鬼子用刺刀就把这两人刺死了。我二哥和姓任的大儿子一看不妙就跑，没想到都跑出来了。

姓任的二儿子也长得很好，像文化人，有十七八岁；我二哥个子小，很瘦弱不起眼；姓任的大儿子长得很壮。这两个人像农民，像老百姓。二哥当时15岁，姓任的大儿子不记得了。我父亲去收的尸，摸黑去的。回来后他讲那边有好多尸体，有七八十具，年纪都不大，都十七八岁。

我家原来是菜农，小本生意。跑反没多久就回来了，瓦房没烧，草房烧掉了。但门窗、桌子、凳子、床、柜子都没有了，被鬼子拿走烧火了。安民后父亲卖烧饼、油条。我上过六天的学，鬼子来了，就没能再上。大哥死后，父亲不让我上学了，家里都指望我了，二哥不能干，不知是不是被吓的，父亲让我学做生意，支撑家庭。

慰安所我知道的，就是前面那个，是商会搞的，会长姓翟，搞得也有年把两年，记不清了。我大哥发生这样的事情，哪有心去关心别人家发生了什么事？

李家的许多草屋都被烧了，瓦房不烧。粮食损失了有300多斤。

三子的舅舅没有回来，姓魏的，妹妹叫东方，也就是三子的妈妈，当时也有20岁，被日本人抓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东方还在，但病得不清，说话不太清楚了。

安民后，不跑了。对日本人要很恭敬，看见喊“先生”、鞠躬，不然就拳打脚踢，我还听说，腊梅的父亲跑反到外面被抓住没回来。小腊的哥哥也是菜农，鬼子来时跑反，跑到乡下，个把月后，鬼子也到乡下清乡，他看见鬼子就跑，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当时有二十六七岁，有个女儿住在西善桥，小腊的父亲叫陈大金。

12. 宋秀英口述

宋秀英,女,1925年12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西河3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宋秀英

我原来家是雨花台区的永安村。那时鬼子来的时候,我跟妈妈跑反,跑到了山里。回来后,发现家里的三间草房都被烧了。爸爸没有跑反,在家被鬼子打了,受了轻伤,不久就好了。家里的牛、猪都没有了。

13. 赵秀芳口述

赵秀芳,女,1932年9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李家村静安街4号(原住谷里镇)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七八岁。当时我们一大家子全都跑反了,奶奶在家,跑了多长时间记不得了。跑反回来后,我家房子没有被烧。有的草房被烧了,具体是谁家记不得了。我爸爸芮守本弟兄三个,我爸爸的



赵秀芳

二哥被日本人打死了,那时他 30 多岁,现在有一个儿子在谷里石坝大队,有个女儿嫁到了板桥。

那个时候鬼子不来就干活,没有什么东西吃。鬼子一来不是跑就是躲起来。父母把女孩子剃成光头,在脸上抹上灰,弄得分不出是男是女,害怕被抓。

日本人对小孩蛮好的,会给糖吃,但他们杀人是不敢看的。

14. 傅余有口述

傅余有,男,1923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梅二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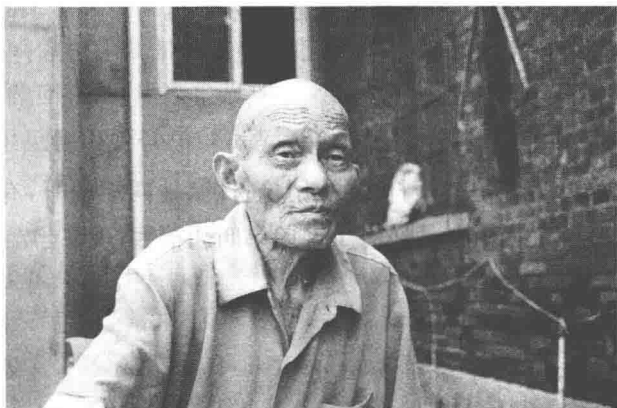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我亲眼见到日本人杀人,被杀的都是国民党的四川兵,他们都没有枪,日本人有的用机枪扫射,有的用刀砍头和用火烧死,然后把尸体堆到端凹。

我母亲是被鬼子强奸的,她叫亚娣,父亲叫傅言林。当时有两个日本兵,我们不敢反抗,反抗就会被杀的。鬼子朝我们喊“你走,你走”,父亲和我就被赶了出来。当时村里来了好多鬼子,(用手指)前面有好多个妇女被侮辱。

这一家(指着家前面的一个房子),徐家。有一个丫头,好像叫徐丫头。



傅余有

鬼子来她就跑,躲在圩子里,被鬼子发现后,她坐在盆里向对岸划去,鬼子叫她上来,她没上,就开枪扫,打在大腿上,留了好多血,没医生治,死得了。

这圩子旁边有一间房子很隐蔽,里面躲了十一二个姑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后来被鬼子发现了,全被糟蹋了。当时有十几个鬼子呢!全是这村里的姑娘,有姓李家的,姓傅家的,姓乔家的,姓徐家的。

15. 胡福森口述

胡福森,男,1936年9月16日生



胡福森

14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陈府庄1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大伯家的堂哥是被鬼子打死的，用枪打的，他叫胡福于，有个女儿留下，叫姚莹，现住在南京。他还有个亲弟弟叫胡福生，现在已经死得了。

16. 纪允兰口述

纪允兰，女，1925年6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李家村静安街8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纪允兰

我爸爸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有13岁了。记得那是冬天，妈妈带着我们姊妹五个投奔陆郎的亲戚，姐姐、哥哥、兄弟、妹妹和我。我妈妈用被子把黄牛包了起来带着一块跑反，只露一个头在外面，要种地，没牛怎么种？我们呆了几个月才回来，具体几个月记不得了。房子没有被烧，房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有的人家的房子被烧了，具体哪家记不得了。反正当时见到鬼子来了，人就躲起来。

我还记得有人被抓走，多少人记不得了，具体干什么去不清楚。村

里的腊梅的父亲就是被抓走的,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老伴周跃礼也被抓去做活,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不做就“死拉死拉的”,不过他没有被杀,偷跑回来的,后来他参加了新四军。

我亲眼见到山塘有许多死人。鬼子用机枪把人扫死后摔到这里来,经常性的。那里的死人是好多次扔过来的,有老百姓,也有国民党兵。当时这里驻过国民党的中央军嘛。

我们小孩见到日本人也要鞠躬,不鞠躬就是不敬,就要杀死。

安民后,鬼子经常来喝酒,吃酒后,就经常找女人,问:“媳妇有没有?花姑娘有没有?”不交的话,不是被杀就是被打。

17. 方昌森口述

方昌森,男,1925年7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西河3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方昌森

1937年跑反时,我有13岁。当时是随姐夫和姐姐跑的,先跑到陆郎,后又跑到安徽方唐山里,那里没有公路,日本人没办法去。爸爸妈妈舍不得家里的三间瓦房,房子很好,他们没有跑远,跑到了离家近的司家涧家湾,四周都是水,日本人过不去,比较安全。

1938年春天回来的,姐姐在安民回来后就生病死了,这跟跑反无关。在跑反回来后,我们家房子没有被烧掉,可是村北头朱一罗家的房子被烧了,他家房子是两进六间。当时福音堂的房子被烧了,村里的房子主要是草房被烧得多。

当时家里没有吃的东西,我们通常弄一些小菜,给日本人,他们不给钱的,可是他们会从地主那里扒一些稻子给我们,也有不给的。

安民后,鬼子驻在江宁,他们主要是搞有钱人。老百姓看到日本人鞠躬、喊“先生”就没事了。如果不喊、不鞠躬,就要被打。有时鬼子躲在水缸后面,如果看不到,就要被鬼子打,我看到过日本人打人的。

我看到方坑子塘那儿有很多死人,估计有十个人吧;黄泥塘那儿被杀的中央军俘虏也很多。

当时中央军抓壮丁,中央军抓壮丁是用来打日本人。日本人住下后,我没有看到鬼子抓丁。他们干活给钱,也有去了没有回来的,也有被杀的。村里傅长才的哥哥,叫傅长福,被鬼子抓去做饭,后来被鬼子杀掉了。还有个人叫魏大头,也被鬼子抓去了,他的女儿叫东方,后来嫁到了邱家庄村,他到最后也没有回来。

鬼子住下之后,经常下乡找妇女,如果找不到,也就算了,不怎么打人。这儿还有个慰安所,就在我家对面,现在是派出所的老房子那儿(静安街52号),它在安民之后就没有了,也就搞了个把两年,是商会会长叫翟振羽搞的。那些妇女大多是南京的,没有我们本地人,有十几个人,都在20岁左右。慰安所是日本人站岗,有一个中国老妇人做饭。我们那时还小,不懂这些。

18. 张开英口述

张开英,女,1936年8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梅府社区李家村静安街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我有个好姐妹叫陈小妹的,原来住在李家村,我会去她家玩,她爷爷



张开英

奶奶就给我讲：小妹可怜，没有父亲，小妹的父亲 30 多岁就被鬼子杀死了，留下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她，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

她爸爸是跑反时被杀的，在跑反之前做炒米糖的买卖，家里有点钱，跑反到了江北后，舍不得家里的这些房子、东西，又跑回来看看。之后又跑，在去江北的路上遇到了日本人，就被鬼子砍了一刀，没有立即死去，后来疼死了，还没过江呢。

后来她妈妈又改嫁了，现在她的姊妹都死掉了。

19. 吴秀珍口述

吴秀珍，女，1921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7 岁，躲到娘家的地窖里，下午三四点钟，父母送饭来。后来，我到处跑，我让我的小姑子跟我一起跑，她不肯，结果被日本人抓走了。第二天，她主动找到我，跟我跑反。当时，我们经常躲在地窖里。有一个叫王夏喜(音)的人，他 7 岁儿子在地窖里被捂死。

20. 姚传海口述

姚传海,男,1925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13岁,当时家里有六口人(祖母、父母和两个弟弟)。我父亲是开小作坊做鞭炮生意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我读了两年书,14岁的时候到江宁镇当学徒,学了四年。1937年12月,日本人进犯江宁,我们全家逃到新济州,只留下祖母看家。后来,祖母目睹了日军的暴行,觉得害怕,也逃到新济州。由于祖母受到日本人的惊吓,不久后病故。第二年2月,我们全家到严家圩投奔亲戚。

据祖母讲,她亲眼看到,一个姓胡的70多岁的老头子,被日本人看到了,日本人举枪把他打死了。还有一个叫戴毛的人,四五十岁,被日本人用东洋刀砍了一半的脖子,当时人还没有死,呼吸道没断,一直在喷血,走到东湖的时候倒地死亡。

当时江宁卫生院的地方堆了很多死尸,有老百姓,也有军人,他们主要来自四川和甘肃(死尸中老百姓多)。

江宁有个“满春园”饭店,店老板叫王洪发。有一次,日军跑到他家,向他要花姑娘,威胁他,如果找不到花姑娘就把他枪毙。后来,他躲在柴垛里面的妻子主动出来跟日本人走了,救了他一命。第二天,王洪发一直站在路口等妻子回来,神情呆滞,整整等了两天。第三天,她才回来。

那时,江宁镇驻扎过一支日本警备队。一个日本人在江宁镇开洋行(出售糖烟酒之类的小门市),他娶了本地吴老三的女儿。有一年春天,洋行的东西被人偷了,他怀疑是一个叫肖庆生(音)的年轻人偷的,后来,六七个日本人就把他绑起来,押到江宁桥旁(现服装厂),先挖好了坑,然后逼肖庆生跳进坑里,用刀把他砍死在坑里。肖庆生临死时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施德君的爷爷也是被日本人杀掉的。

21. 谢修华口述

谢修华,男,1924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4岁,家中有父母、哥哥、姐妹共六人。我父亲开杂货店,母亲种田,哥哥是帮工,我8岁的时候给人家做帮工。日本人刚来的时候,我们还和他们开玩笑、耍皮。后来,日本人杀人放火,我们就不敢和他们开玩笑。我曾在江宁街南头看见日本人把国民党兵用绳子连在一起,然后用枪扫,杀了有100多人,街西的河里也有死尸。当时,我们住在乡下,离江宁镇有五里远,日军起初没有打到那里,我们没有跑。后来看到形势不对,我们跑到了陆郎山里,日本人在镇上有驻兵,挨着马路活动,男的又回到了家里,女的担心日军瞎搞,留在了那边。我们在村子里的时候,只要听到有日军活动的消息,就躲到芦苇荡里。日军不太多,都带着刀枪炮,他们远远地打牛、羊、鸡等。有一次,我来不及跑,将缸倒扣过来,用砖头支着,自己藏在里面,躲过了日军。日本人起初晚上一般不活动,白天骑着马到处抓人,让他们找花姑娘,不找就不放人。后来,他们晚上也开始活动了。当时有一家赌场,有一次来了几个日本兵,他们喝了酒,要赌场的人给他们找花姑娘,找不到就枪毙,说着就用刀砍桌子。当时,赌场的人都跑不了,有几人被日本兵扇了耳光。有一个人说,我带你们去找花姑娘,路上遇到五二子的爷爷蒋夕华背着一个小男孩,他骗日本人说,我背的是女孩。后来,日本人就跟着他走了。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日本人还强奸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钱金氏,钱德才的奶奶),用刀将她的肚子戳通,肠子露在外面。当时她没有死,后来她往山上跑,去找她躲在山里的瞎眼婆婆,中途死了。

日军如果怀疑某村有坏人,先在村里烧一户房子作为记号,第二天再过来报复。

一个日本兵抢了一头老百姓的牛,用来驮兵器。

有一次,日本兵怀疑一个大胡子是军人,逼他跪在地上,然后把枪架在他肩膀上,射死了远处的一头牛,那个大胡子吓得瘫在地上。

22. 徐存兰口述

徐存兰,女,1925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我是梅府人,当时家里有爹爹妈妈,他们都种田。日本人是冬月(农历十一月)十四打过来的,烧杀淫掠。我们吓得跑到公塘头一个小山洞里。后来,我们回来了,躲到严家圩的地窖里,当时我只有12岁。日军在江宁镇街边杀了很多(地点在现在的塑料厂)。

蒋家湾蒋养民的母亲坐在盆子里过一片汪田,被日本人开枪把肠子打出来,后来死了。

1938年春天,我们村来了好多外乡逃难的人。驻江宁镇的日军扫荡,大人们就扔下小孩自己跑了。日本人找不到大人,就把三个小孩活活烧死了。

后来日本人安民了,我们上街如果不向他们鞠躬行礼,就要挨打。我现在有时做噩梦,梦见被日本鬼子吓得到处跑。

23. 严华友口述

严华友,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吓得带着炒米咸菜到处跑。

日本人在开采云台山铁矿的时候,我们有几百人被抓去开矿。矿石在下关港口被装上船运走。

24. 薛秀英口述

薛秀英,女,1919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烟东1—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薛秀英

鬼子进村的时候我十七八岁,10月份跑反,父亲早就去世了,我和妈妈、哥哥三个人一起跑的,跑到朱门那边,住在碾米厂。12月又跑回来了,发现烧了很多房子,我家一间草房也被烧了。日本人经常下村找花姑娘,让他睡过就算了,不然的话就要被打死。有一个姓魏的木匠的妻子因为没跑掉就被侮辱了,当时大概30多岁,她是黄立村那边的人,被两三个日本人侮辱了,没脸见人,天天在家哭,过了两年就死了。当时为了躲避日本人,有的人就挖地窖,躲过去了。有时日本鬼子故意在地上跺脚,看地下有没有人。安民以后要查良民证,挂在胸口的就不过问,没有的就骂一顿。这时候就已经不杀人不放火了。村里一个姓张的男人,大概25岁,11月份跑反以后回来坐在门口,日本人找他要花姑娘,说没有就被杀掉了,头被砍了下来。

25. 陈修英口述

陈修英,女,1923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烟东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陈修英

鬼子看见花鞋子就要花姑娘,不讲就用枪杆子打。跑反的时候,我爸爸和妈妈带着儿子女儿一起跑,带不下东西就带了点米。跑反的时候天很冷,几月份不记得了,跑到了朱门那边山上,回来时还没过年。回来后发现房子被烧了,没地方住。我爸爸叫陈正兴,原来在城里做裁缝,日本人来了没活做。跑反回来后,鬼子看到家里有花鞋子,问我爸爸要花姑娘。我爸爸说没有,就被日本人用枪柄砸死了,我妈妈逃掉了。

26. 朱长英口述

朱长英,女,1924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二府庄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朱长英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14 岁。当时我在牧龙福利庄,和母亲、兄嫂、两个侄子(大侄子叫朱宝松)一起跑反。先跑到官塘,躲在大池塘里,后来跑到陆郎的山上,躲在大妈的弟弟家里,过年的时候赶回来的。父亲得了哮喘病,当时 60 多岁,一个人留在家里。一天两个日本人来敲门,笑嘻嘻地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父亲说有一儿一媳,儿子被拉夫了,媳妇回娘家了。日本人要花姑娘,一个说要打死你,父亲喊饶命,另一个说不打。

跑反回来的时候,家里给牛吃的大草堆被烧了。邻居孙正乾家四间草房被烧了,是晚上烧的。还有一个叫严庄生(音)的,35 岁,舍不得家就没走,当时和他家隔壁姓朱的二嫂子在一起,她当时 40 岁左右,日本人先一枪打在严庄生的耳朵上,没打死,看到嘴张着,然后又在肚子上补了一枪,打死了。他当时有个儿子,会走路了,后来发烧烧死了。二嫂子被日本鬼子带到家里强奸,后来放走了。

我 15 岁的时候,在山上放牛,碰到两个日本人,说:“要大大的花姑娘,小小的不行。”还对我说:“小孩,莫怕莫怕。”还问我们要鸡子鸡蛋。吃的东西让我们先吃,先“咪西咪西”,怕毒他。

我家姐夫遇到日本人,日本人要杀他。他说自己是种田的,给日本人看他的肩膀,说上面有老茧,然后就跑掉了。

我听我家嫂子说,1938 年的时候,日本人要找花姑娘,十几个女的躲

到村里的小庙里，两个日本人推开门，抓走了两个大约十七八岁的姑娘。年纪大的不要，玩过了就把她们放了。

27. 齐存道、孙玉英口述

齐存道，男，1925年10月生(夫)；孙玉英，女，1926年7月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官塘2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齐存道(左) 孙玉英(右)

齐存道：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当时七八个鬼子到我们村的。记得天气很冷，我穿棉衣的。我当时在江宁镇上玩，看到年纪大的去偷盐，我也想去拿点盐，看到一个骑马的日本人，带个刀，肩上有花，是个军官，他下来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吓得跪在地上求饶，后来跑回家了。

跑反跑到山窝窝里，我和姐姐、姐夫跑的。过了春节，阴历三月份回来的，家里三间草房被烧了，家里的山芋被烧成了灰。我和妈妈、哥哥在里面找能吃的，省得摆锅了。跑反的时候，我妈妈在村里的土地庙看着瘫痪的哥哥，当时村里的老年人在家里看家，其他的跑到山里了。

二府庄的胡银才，大约60多岁，是我姐姐的公公，被日本人打了一

枪，哼了三下就死了。当时八个日本人在旁边拍手，我跟妈妈躲在床底下。

听妈妈讲，我们村有个姓杨的，当时没来得及跑反，被鬼子抓到侮辱了，她有十六七岁，已经结婚了。

孙玉英：鬼子来的时候我 12 岁。去讨米没讨到，躲在夹板墙里，我家的马被鬼子牵走了。爸爸、妈妈和哥哥跑到陆郎的山里，爷爷、奶奶和我留在家里，我戴个帽子，装成男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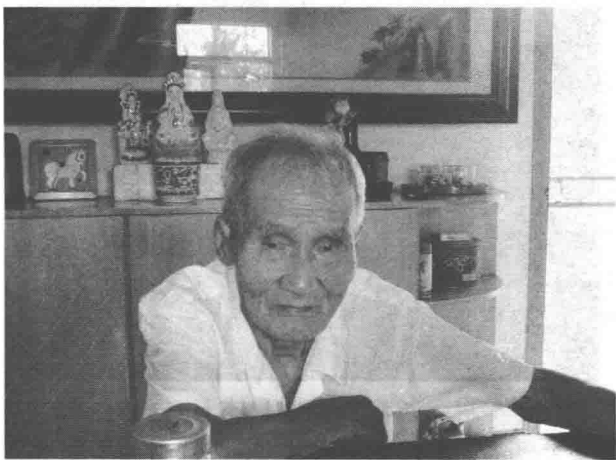
28. 齐善义口述

齐善义，男，1922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官塘 1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齐善义

鬼子来的时候我 15 岁，在南京学徒，做皮鞋。日军进攻、轰炸南京时，没生意就回来了，16 岁回来的，时间是阴历八月十六。在南京的时候，看到日本人到处丢炸弹，炸死了很多人，有些尸体挂在树上。

第二年春天，跑到陆郎。鬼子烧杀淫掠，妇女都不敢出门。当时官塘共

26 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

四户人家,两家瓦房,两家草房。我家住的是瓦房,没烧,两家草房都被烧了。

有好几户妇女被鬼子抓去了,其中有一个是我家叔叔的老婆,姓秦,二十五六岁。跑反期间回来拿粮食的,被鬼子抓了,在家里被奸污的,没有杀她。她有孩子了,但是不多,现在都死了。

胡银才也是被鬼子杀死的,赵家荣被鬼子用绳子捆起来,用机枪扫,但是没有死,逃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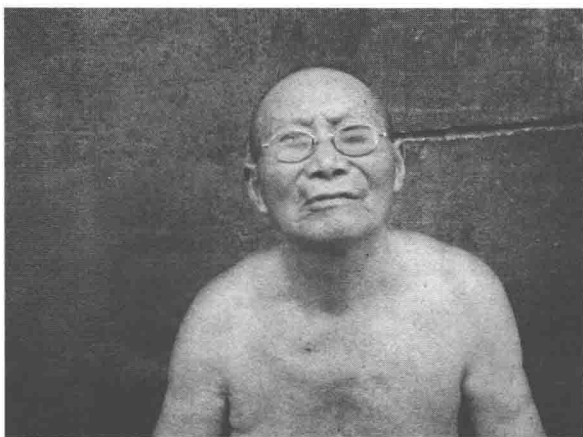
29. 齐善礼口述

齐善礼,男,1925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官塘2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齐善礼

我当时13岁,鬼子来了,就跑反了,大约是阴历十一月。我与爸爸、妈妈和村里人一起跑的,跑到了朱门的山里头。一路上看到国民党的兵被鬼子杀了不少,到了二三月份回来的,要种田,鬼子还没走,住在江宁镇上,不住在农村。回来看到房子被烧了不少。我家的是三四间瓦房,没有被烧掉。我们村当时有四家人家,两家的草房都被烧掉了。二府的胡银才看到鬼子来了,跑没跑掉,被鬼子用枪打死了。

陆郎当时去了三个鬼子，地主找人打死了两个，逃走一个，后来就带人去陆郎，见人就杀。当时鬼子还带了翻译到陆郎，陆郎有二三十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被反捆在池塘边，推到水塘里淹死，我们村有一个叫赵家荣的，大约 30 岁，个子高，水性好，没被淹死。

听说在建中，鬼子看到六个妇女进屋，女的躲在夹墙里，鬼子进去以后却找不到人，就放火焖死了她们。

30. 顾光英口述

顾光英，女，1924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窑山 5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顾光英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过来的。鬼子到村里来过的，我们跑反到陆郎山里。跑反时，听见鬼子开枪的声音。鬼子给小孩子吃糖，还说：“莫怕莫怕。”跑反回来，家里的两间草房被烧了。当时还有人躲在地窖子里，鬼子到处找人，这里一捣，那里一捣，有的日本鬼子还穿着便衣，胸口挂个菜，混在人群里，都看不出来。

鬼子天天来找花姑娘，三个姑娘躲在地窖里，鬼子找不着，就放一把火把房子烧了，把她们也烧死了。在陆郎，日本人把人推到水塘里，满满

的一塘。

当时我家里是种田的,一天,日本鬼子把我父亲家里的两头猪拖走了,还叫我父亲杀猪,我父亲吓得奔了三里路。

31. 魏存芝口述

魏存芝,女,1920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窑山3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魏存芝

我娘家在上湖东水桥。我14岁的时候就去做童养媳了,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六七岁,跟婆婆家里的人跑反,跑到陆郎。跑反时家里的叔叔被打死了,小名叫宗生(音)。他当时有个儿子,20多岁。当时很多人在家门前砌墙,躲在里面不敢出声。村里有个姓王的,小名叫盘生(音),出去拣青菜,在湖边被鬼子一枪打死。

32. 林香子口述

林香子,女,1922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窑山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林香子

我娘家在清修西水桥二队,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父亲死了,母亲改嫁了,自己帮别人看牛。阴历十一月,我在河边淘米,碰到日本鬼子,背着枪,我们见到就跑了,他们在后面追。我们跑反到陆郎山里,鬼子就不敢进了。饿了没东西吃,后来又回来拿米,没碰到鬼子。

我看到官山村的王一郎,40多岁,在城里当乡长,鬼子说他犯法了,就被抓住,先在身上打一枪,趴在那里没死,他爬起来,又被补了一枪,死了,家里人给他收尸体。

鬼子要了两个花姑娘,其中一个姓曹,还有一个小名叫新李子(音),侮辱后又放了,我躲在家里的墙里,逃过去了。

当时窑山村里有大路通到陆郎,经常看到日本鬼子来打猪子、找妇女、烧房子。日本人都穿着皮鞋,走路咚咚响。

马大山的儿子腊生13岁,帮地主家看牛,看到日本鬼子来了就跑,鬼子叫他别跑,他跑到稻田里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

村里有个姓赵的老头子,眼睛看不见,不知道日本人站在他面前,问人家:“你们看到日本人了吗?”被打死了。

我现在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养我,小儿子家里穷,不养我。

33. 何德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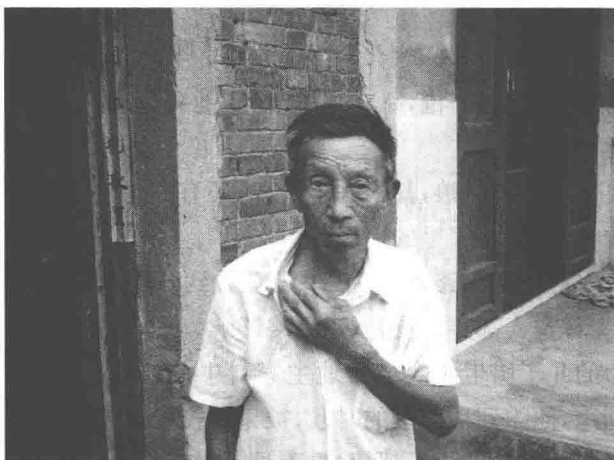
何德发,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官山16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1937年12月13日,鬼子经过我们村,我们还不知道是鬼子,他们把国旗铺在山上休息,叫老百姓挑枪、挑子弹,抢毛驴驮子弹。那时候我家有奶奶何王氏,60多岁;父亲何木旗,38岁;母亲马桂英,30多岁;还有我们兄弟三个。我是老二,当时只有7岁;哥哥何德胜,10岁;弟弟何德才,3岁。有一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三个日本兵来到我家。当时奶奶和我,还有我哥哥,正在门外,其中一个日本兵用步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不知道是枪,以为是一根棍子。60岁的奶奶被击中肚子,肠子都被打出来了。我躲在奶奶身后,被同一发子弹打中了我的颈部右边,子弹从前面穿进,从后面穿出来,鲜血直流。亲戚用绳子背着我走了15里路,到陆郎配了药,就这样洗洗擦擦。奶奶棉衣的棉花还留在脖子上,是那颗子弹带过来的,有人就用理发的钳子把棉花夹了出来。



何德发



伤口正面



伤口背面

我哥哥当时看见转身就跑，日本人又向他开枪，打中了他的棉袍子，打了两个大洞，但没有打中皮肤，他当时被吓得趴在地上。日军又烧掉了我家的两间草房，抢走了我家的毛驴。奶奶因伤势过重当晚就去世了。我爸爸看到我们两个被打，气得吐血，走不动，母亲把他带到村头土地庙，同去的还有一个老头和老太，被鬼子发现了，要用刺刀刺我爸爸，老头和老太跪下来求饶，老太胆子都被吓破了，但鬼子还是把我爸爸刺死了。

我们村马大山的儿子，叫马腊生，当时 13 岁，没母亲，父亲带两个小家伙养不起，让他给地主家放牛。日本人来了，还让他从锅里抠点锅巴，去看牛。他看到鬼子来了，从牛背上下来，躲在稻田里，被鬼子看到，一枪打在大腿上，打了一个大洞，血淌得不得了。鬼子跑过去，他趴在地上求饶，鬼子在他嘴上一边一刀，最后又在胸口刺了一刀，没到三个小时就断气了。

我们村有个老头子，能听见但看不见，拄着个拐杖，听见狗子叫，他就喊：“小鬼家，鬼子来了，快跑呀！”当时鬼子就在他面前，用枪柄对着他的脑袋砸了两下，脑浆都出来了。后来他儿子就找人挖了个坑把他埋了。

34. 赵南英口述

赵南英，女，1919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建中官山 1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赵南英

鬼子来时我十八九岁,与老公公一家一起跑反的,跑到山里,过了陆郎,到了朱门。我家以前是种田的,在外面过了一个年回来的。回来时看到家里的房子都给日本人烧了。

我爷爷眼睛看不见,当时八九十岁,他出来上厕所,叫小孩“你们快跑,日本人来了!”当时日本人就在他旁边,把我爷爷打死了。

35. 钱传贤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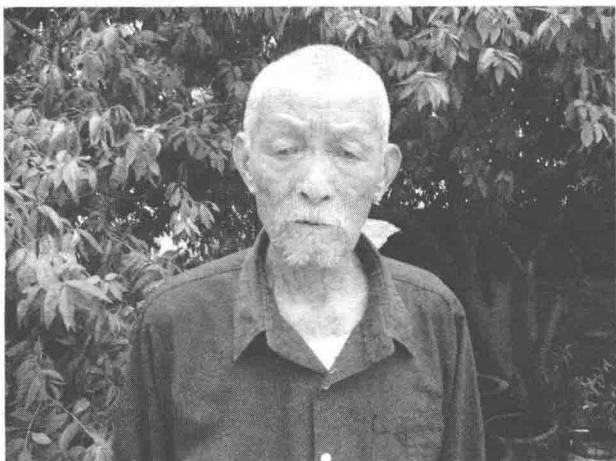
钱传贤,男,1919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江宁村郭庄村4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鬼子来的那年我18岁,跑反到朱门。三个日本人吃过酒,到陆郎要花姑娘,姑娘都跑掉了,哪有姑娘呢,跟当地人冲突起来,地保家有枪,围着山头打,日本人跑圩,用的是20发子弹的手枪,打到最后没有子弹了,被打死了,在田埂上被打死两个,当地人拖到塘里埋了。跑了一个,跑到江宁镇汇报,当天晚上,日本兵骑马到陆郎,把村上房子烧得一塌糊涂,日本人要尸体,后来没找到。整个打的过程,我都亲眼看到的。



钱传贤

我在外跑了三个月，第二年3月回来的。我家草房没被烧，日本人晚上不过来，看到村上没人就走。

安民后，日本人站岗，（老百姓）老远就要鞠躬，不鞠躬就不让过去，还要良民证。有一次我们跑着玩，我跟在后头，在山头上站岗的那个日本兵跟我说：“蘑菇、蘑菇。”（日语谐音）我不知道是啥，听不懂，就应了几声，然后我回家了。后来日本兵下岗后，来找我，把刀拔出来，要用刀砍我，我又不跑，他指了指柴禾，我才知道，那是要我搬柴烤火。那个鬼子站岗冻了两个小时，后来他自己走了。

我们南京30万同胞，死了好多兵，江南江北死的人吓人啊，好多人被烧掉。

日本人来的时候，不讲理，跑到村子里逮鸡。大人没有办法，只能在家种田，不种田没有的吃。那个时候我们可怜呢。

我们听日本人来了，吓得跑了，晚上睡不着觉（不敢睡觉），日本人来了，就躲到田里。日本人心毒得狠，狼心狗肺，哪个人不受他害，鸡蛋随便拿，跟他要钱的话，就给你两个嘴巴，老百姓都受罪。那时，家里父母、哥哥、嫂子和我们夫妻一起跑的，跑到了朱门。

陆郎那个事发生后，一天早上，我的哥哥钱传臣，他比我大12岁；嫂子，姓蒋，小名锄子，跟我哥哥差不多大；还有我家属被虏到了离陆郎有

七八里的地方，那边是公塘头，是个小学，大概有一两百人被带到那里，日本人在学校里头，一个人一个人地审问，有翻译，问是谁杀了那两个日本兵，怎么打死的，讲得不对，讲不出来的，就把这些人拖到院子后头的池塘边，拖进去后又开枪打，死了百来人。我的哥哥、嫂子没被打，回来后给我们讲的。我的家属没回来，被日本人抓了，带到江宁街上，带了不少姑娘，长得好看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总共五六十个。当天晚上，被日本人玩。第二天早上，被送到梅府，日本人在李家园吃早饭，我的家属趁机跑了。我家属叫王秀珍，和我一样大。她是被两个日本值班的玩了。她跑到我舅舅家，被我舅舅送到了江北，她在江北待了一个月。从仙人矶的地方坐船过去的。我们找死她了，后来，舅舅给消息说把她送走了，我们才知道，也没办法。后来，我家属身体还好。还有被戳死的，清修鸣堂那个地方就有女的被戳死了，那个女的还没成人呢。当时，叫天不灵，叫地不灵，跑不了，不是打死，就是搞死、戳死，惨无人道。那个时候，日本人有千把人在小山头那里。安民后就有部分住在了那里，直到日本投降。他们在那盖了房子，现在就是江宁镇粮管所那里。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个炮楼，是日本人来之前就造的。铁路上也运部队，日本人装兵到芜湖、铜陵，用篷车，都是晚上走。火车头尾都有电话线连着，车子不太多。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说：“新四军，大大的。”上面有政策，我们不能打他。我们恨不得用钉耙敲死他，打死了，也活埋了。

36. 郭明寿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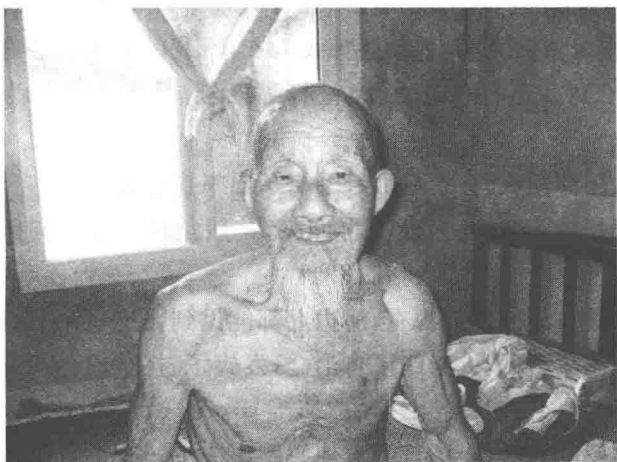
郭明寿，男，1914年7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江宁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23岁，已经结婚了。日本鬼子是阴历冬月二十过来的，问我们要姑娘，杀人放火，把牛牵走杀掉吃了。还要良民证，没有良民证就打，良民证半面是红的，半面是黑的。日本人住在街上，我们



郭明寿

村上房子全烧掉了。

我们村上的高永琪,50多岁,跑反的时候,躲在菜园小棚子里,被日本人看到了,向他打了一枪,子弹从肚皮穿过,没被打死,这是他晚上哭着跟我讲的。他只能睡着,不能起来,后来好了,留有很大的疤。

我妈没跑,70多岁,舍不得家,躲在地窖里,没被鬼子看见。

在马场队,有个小名叫腊四子的,跑反的时候,在塘里被打死了。

第二年2月,跑反回头,街上自治会跟日本人好,发良民证。

一天,我带着娃子,是我大娃,叫郭正林,小名是骡子,当时3岁,现在74岁。日本人问我要姑娘,我说没有,就用刺刀背砍我头,我当时带着狗皮帽,头上打出了包,帽子被打掉了,不敢捡。我就丢下小孩跑(家里还有其他人,可以照顾小孩),日本人穿皮鞋,跑不快,我跑到河底下,看不到我了。隔几天,又来五个日本鬼子,又要我找姑娘,我说没有,就打嘴巴子,打了好几个,嘴巴都打肿了。日本人靠我近,不好用枪,我就用脚踩日本人黄皮鞋,顺势把日本人推倒,我跑了,不敢回来,晚上日本人走了,我才敢回来。他们晚上不敢来,都是白天出来。

我姑妈郭长秀,当时70多岁了,也被打了好几个嘴巴子,但没什么事。

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我在家磨豆腐,来了三个日本兵,把豆腐都踢

翻了,看我手上有老茧,以为是当兵的,另一个日本人说是因为挖地窖的,还有一个日本兵不相信,就脱掉我上衣,看我的肩膀有没有扛枪的痕迹,冬天很冷啊。还有个老太,也被打嘴巴子,日本人就是为了好玩才打的。

日本人还穿便衣,穿上老百姓的褂子出来找花姑娘。

我们都是白天跑出去,晚上再回来,一般是往谷里方向跑。我家的房子被烧掉了,就住在牛圈、猪圈里。

中央军被打死的到处都有,河边上都能见到,见到黄制服的就打,经常看到。安民了,日本人组织了自治会,发旗子,扛着旗,见到尸体,挖个坑,一起埋了。

当时跑反的时候,小孩都跟着他妈跑出去了。有的人害怕躲到涵洞里,头进去了,屁股在外,躲了没用,还是会被杀死,只好继续跑。跑出去,回来住在房子里,都是用梯子翻墙进去,门窗全堵起来,地窖里冬天有水,不能蹲。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狠不起来了,接管投降的是新六军,一喊新六军,就怕。国家宣传,怕我们报仇,让他们回国。

日本人枪法很准,在一个桥上,老远还能打着喜鹊。日本人不吃我们米,见牛就杀,用大麦跟牛肉搞在一起煮。日本人下乡,看到我和同村的陶福喜,大我几岁,就把我们拖到街上,当夫子(杂工),给他挑水、劈柴,这个都是临时的,也拿了一包麦子牛肉给我们吃,晚上还放我们回去。日本人自己也打线网,打鱼。

谷里柏树村,有一个妇女,是李德明的老婆,给日本人带到江宁街上,第二天送回家,还给了点钱,当时她20多岁,比我们小一些,李德明跟我们村上的郭正富是连襟。

日本人骑的马很高,人骑在上面,都能到房檐口。日本人也有随军医生。日本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有的漂亮得很,包金牙、穿制服、翻毛皮鞋。要姑娘,没有就踢、就打。

高长龙妈妈被日本人找了多次,当时快50岁了,害手(手有病),没跑,房子前头没烧,后头烧了,日本人就在那糟蹋她。过后她喊我们帮她系裤子,她手系不起来,我们才晓得的。安民以后,街上的老中医帮她把

手看好了,老中医当时跑北塘,安民后回来的。高长才的妈妈,快 50 多岁了,是秃子,没有钱跑(跑的时候租房子要钱的),被日本人糟蹋了。

(郭明寿的妻子汪圣英补充:我在家烧锅,大儿子在外边玩,说三个日本人来了,我和村上其他两个玩得好的就跑到山后头躲起来。日本兵是从河埂上过来的,不是从大路上来的。)

37. 郭正余口述

郭正余,男,1923 年 5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江宁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郭正余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4 岁,吓得不得了,我挑着米,走到花塘,白天躲在柏树。当时下雪,以为日本人不会来的,日本人穿便衣来了,吓得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跑,日本人不讲理,讲不起来理,把我晒的衣裳拿走了,找姑娘、找鸡要蛋,找完姑娘,衣服就摔掉。穿便衣的日本人走近以后,我看到他穿的黄裤子,就不敢跑了,叫日本人先生短先生长的,喊得高兴就算了。下雪天,有日本人在,躲在塘边,不敢出来,很冷。

跑反的时候,我在弄网拖鱼,日本人来了,我牵着牛跑,跑到河对过,柏树蒋家庄,把牛拴在那,自己跑了。日本人的马死在路上,问路上的一个老头,马是什么人杀的,老头随便指了一下,指的是我们村的方向,日本人就把我们村上的房子全烧了。郭明德家的瓦房高,日本人就把家具堆起来烧,我们看了不敢救。我们家草房烧了,家里的山芋都烧熟了。日本人刚过来的时候,烧了好多家。

我们跑反,家里父母(后娘)、好几个兄弟一起跑,不敢蹲在家里。先是住在公塘头,就是谷里、陆郎的交界处。白天在河那边,晚上回来。

高永琪被日本人看到,打了一枪,正好口袋里有洋钱,挡了一下,没被打死,划破肚皮。

高长才的叔叔,当时 50 多岁了,跑到赵家土桥子,日本人在安基山头,打了一枪,手被打穿了,只能捂着,自己用路边的药草揉,后来好了,有个疤。

38. 王荣琴口述

王荣琴,女,1925 年 2 月 2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江宁村曹家 2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跑反的时候我 13 岁。日本人是早上从双门桥来的,刺刀闪亮得不得了,年轻的老百姓都躲,老头、老太蹲家门口。我们跑反到朱门,往山里跑。在陆郎,当地人打死了两个日本人,日本人回来报复,烧房子,一个一个地烧,盖的房子全烧了,陆郎惨啊,日本人杀人放火。

跑反的时候,父母、弟弟一起跑的,早上起早跑的,晚上不敢出来。我们在陆郎姑姑家的后面挖了地窖躲在里面。那时候,日本人是一个两个地来,是住在街上的,杀人都是用刀戳。

退反的时候,平安了,我们就回来了,前面邻居家几间草房被烧了。日本人米好,自己带米吃,日本人刚来的时候,见人就杀,他们住在对过车站(现江宁镇车站)上。



王荣琴

跑反时，住在一块的，姓钱，是建中官山的，男的，大概四五十岁，跟他的小舅子一起跑的，年龄和他差不多，一起被杀了。有躲在地窖里，还有躲在房子夹墙里，日本人进房子大概看一下，就走了。

日本人说翻脸就翻脸，不能惹他。听说过日本人到人家家里面找花姑娘，小姑娘一般十几岁的，没跑掉，就被拖走了。

我二婶也没来得及跑远，躲在另一个人家里的床底下，日本人用刀子对着那家人，问：“姑娘，来的？”就到屋里，从床底下拖出来，就在房间里糟蹋了，四五个日本人糟蹋的。二婶本来有点迟钝，人长得不错，后来嫁给二叔，二叔死后没多久，遗肚子也死了，她改嫁到建中的马大村。二婶当时 20 岁左右，是在上湖徐府庄娘家被糟蹋的。

39. 曹吉良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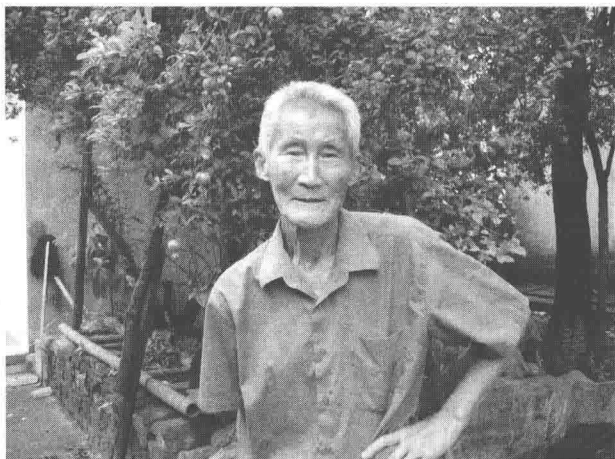
曹吉良，男，1926 年 12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江宁村曹家 2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那时，我虚岁 12 岁，我家老房子朝东，房子多。国民党的铁路工人，



曹吉良

是河北唐山的，比我大五六岁，跟我一起跑到村里的老草房，就在火车房对过，看见日本人过来，我们俩就奔到家里。阴历十一月，鬼子是上午来的。哥哥嫂嫂都跑了，爹爹一个人在家，后来爹爹下午3点钟也跑了。当时都是自己跑，是往东面陆郎、庙庄马家村（姑姑家）跑的，顾着逃命。

日本人一来，就用枪打猪，是曹启发家养的猪，他是开槽坊做酒的，养猪多。鬼子把猪打死了，叫带来的国民党俘虏兵剥猪，扒些稻草，烧着吃。第二天，发现我们村所有的草房全烧了，板凳桌子也烧光了。过年后，老头、老太、小孩子看家，家里一样都没了，小姑娘、青年妇女不敢回来。

第二年，菜田开花的时候，我哥哥回家看的，我们跑反到大姚时，在江宁河边，看到三个俘虏兵的尸体，是日本人给打死的。后来听曹启国的爷爷说，他亲眼看到有三个中央军给日本人打死了，是在社场旁的塘边。俘虏被杀的多呢，还有烧死的，在土地庙，地上垫稻草，把人放在上面，用铁丝捆着，烧死了，就在村后面，我亲眼看到烧过的痕迹。

第二年四五月份回来的，家具、农具烧掉了，鸡鸭给日本人杀掉吃了。上街的时候，有日本人站岗放哨，男的女的的老的少的，见到日本兵都要鞠躬，不鞠躬就打，主要路口都有日本人站岗。

听说，跑反的时候，曹兆清的母亲叫张怀英（大概一两年之前去世

的),她娘家是老鼠庙(老土地庙)的,在家里被日本人白掉(糟蹋)了,当时 20 多岁。日本人开过来,我们就跑,日本人走了,我们就回来。日本人当时住在小山头(现江宁镇粮管所在地),大概二三十个人,日本人投降后,房子就空掉了。日本人逮人家鸡,要鸡蛋。

经过的火车,有装煤的,是从淮南煤矿运到裕溪口,然后过江到芜湖,通过宁芜铁路运到南京。安民以后,也有带旅客的,那个时候火车小,一个车厢大概能装 15 吨,一般晚上运。还有做生意的。

40. 龚世英口述

龚世英,女,1923 年 9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洲村 6 队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龚世英

我老家是安徽芜湖繁昌县上山镇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有十三四岁。妈妈带着我们跑反,跑到塘口那边,我大大(伯伯)没有跑,呆在家里看家。两个月后我们回来的。鬼子也没有去我们那里,房子也没有被烧掉。

我 21 岁嫁到江宁后,当时坐火车,一元三毛钱的火车票。我被日本

人打过的,记得有一次是在从芜湖到江宁的火车上。在芜湖上车的时候,不打人,上车后,火车上的鬼子让我向里边去。不进去、动作慢了,都要被打。我被打的时候,火车还没有走,鬼子是一正一反两个嘴巴,轮番扇。跟我在一块的还有个老太太,姓丁,老太太当时有60多岁了,也被打了。老太太用手护着脸,一边喊“头目,不能打,不能打”,是下半年,我带了一篮子花生,鬼子要把花生摔掉,我把篮子抱住了,鬼子扯断了篮子把,把篮子把扔掉了。

看到鬼子去找花姑娘,村里有个汪老头没跑,鬼子过来让他带着去找花姑娘,没找到。又看到一个小学生在放牛,又让他带着去找,不知谁指着说花姑娘在柴场那边,找到两个,一个姓钟家的,另一个不认得,被糟蹋了。这两个人回来后都哭,具体什么情形也不清楚。当时我们都躲在芦苇荡里边,老的、小的都躲在里边,有十二三个,那天下大雨,好像是五月底的一天,傍晚才回家。

还有姓钟家的房子被烧掉了,鬼子屋门前看到花鞋,就要花姑娘,没有找到,就把房子给烧了。

听好多人讲江里边死了好多人。

41. 夏学财口述

夏学财,男,1931年11月19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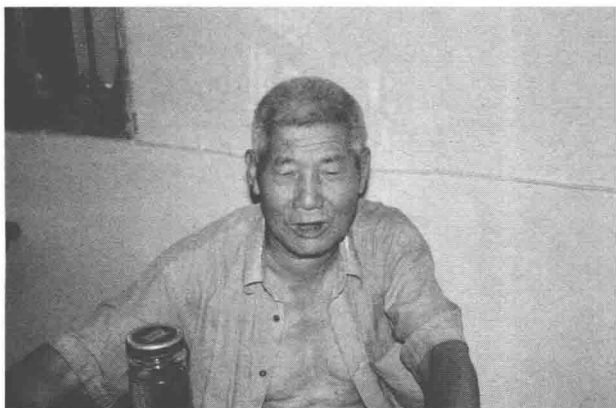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洲新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七八岁。父母带着我跑反,跑到朱门,我有个姨娘在铜井北庄大队,跑了一年才回来,家里房子没有烧,司家那里也没有烧。

我亲眼看到有个妇女带着小孩,在陆郎朱门的地方,给鬼子看到了,鬼子就开枪,把她娘俩就打死了。还看到有个老太带着女儿跑反朝山上跑,也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就把她女儿强奸了,就在大路上,鬼子没人性,不管这些。



夏学财

我们村里的妇女有被强奸的，我亲眼看到的。白天人都跑得了，鬼子晚上来，进到屋里就强奸妇女。鬼子有时三四个，有时四五个，被强奸的有两三家，都姓夏，我们庄上一门夏，有姑娘、有媳妇、有老太，日本人像畜生一样，哪管这些。

一开始来的时候，鬼子见到人就杀，安民后就少了。

42. 林启友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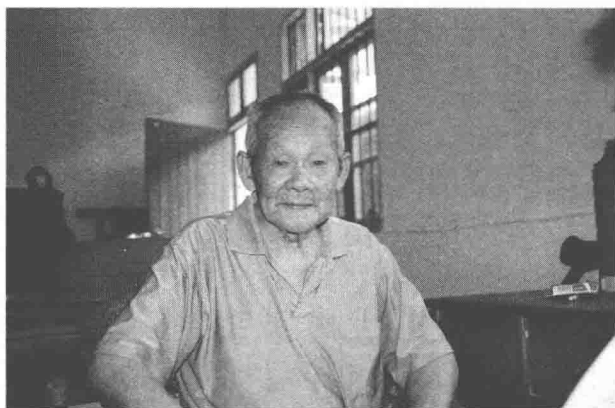
林启友，男，1910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洲新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我家是陈塘村的，刚搬到这里。在日本人来之前，我在苏州干活，做雕刻。鬼子打到上海的时候，我从苏州跑回了陈塘。当时我家里有我爸爸、妈妈、弟弟、三个妹妹，七口人。我会刻章，鬼子来的时候，好几个鬼子来抓我走，他们没有看到我缺了一条腿，有个鬼子一拉我，就看到我缺了一条腿，他们就笑了。就问我是不是当兵的，我说不是，他把我手拉出来看看，手上没茧，不是当兵的。有个翻译帮我翻译的，这个翻译我认



林启友

得,姓王,王什么记不得了,好像是司家白水桥那边的人,现在还在,跟我差不多大。

日本人经常来找我给他们刻章,他们的名字,都是两字“小田”、“山本”,好刻得很。我一天最多给他们刻五个,一般都是一两个。刻完章后,什么都给你,牛肉、猪肉什么的。还有一次,我在他们营区刻完章,鬼子送了我一匹马,几个鬼子抬我上马,让我骑回来了。还有的时候,鬼子见到我就问:“吃饭没?”给我许多东西“咪西咪西”,我吃不了,也不敢说,就都放在兜里。

因为经常给日本人刻字,日本人都认得我。我见到许多杀人的事。我记得二三月不冷不热的时候,亲眼看到在陈塘村水巷瑜桥那个地方鬼子杀人的,有头跟身子分开的,也有没分开的,尸体堆得老高,有半米那么高,占满了三亩地,全是中国人。部队上死得多,也有不少老百姓,我在那儿玩看到的,鬼子不管我的。鬼子走了,看到有的没打死的从人堆里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走掉了,各地方的人都有,还有侂子。鬼子杀人一排一排捆起来杀的,有机枪扫的,也有刺刀杀的,把头一抓,用刀一捅,来回把头割下来,排在地里。

强奸妇女,多呢,我亲眼看见的,许多妇女当时跑到江北去了,鬼子给老百姓罐头,逼他们划过去找,有时三四个,有时四五个,一群一群的,逮到妇女,妇女就遭殃了。本地的也有,多呢,姑娘有、老太有、媳妇有,

没得数,我看到好多次,十几次都有。有一次玩得好好的,妇女都在路边,鬼子看见就过来,捂着她,叫我也捂着,我不敢捂,然后就糟蹋了。还有沿途抓了好多女的,把她们用绳子拴住胳膊,带到了江宁镇上,有二三十个,应该是冬天,穿棉衣呢,鬼子把她们带到空地上,让她们脱得光光地做操,不做就用刀面打,抬不起来也打,排不齐也打。后来她们有的晚上就回来了,还有的隔天才回来,都是陈塘的。陈塘杂姓多,有姓林的、姓袁的、姓蒋的、姓张的、姓侯的、姓李的,都有。

我们那时苦呢,要多苦有多苦,比黄连还苦啊。有一回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太带着孙女,十二三岁,在大街上走,胳肢窝夹着一把油伞,我就告诉她“抓紧走,不走就给鬼子看到,就遭殃了”,正好有个鬼子过来了,骑着白马,看到小姑娘,把她扯过来,按在地上,要强奸她,老太哭喊着“哎哟,造孽啊,丧天啊”,很着急,我在旁边看,也不敢动,鬼子带着枪呢,不知怎么的,伞就打开了,惊到了马,马就跑。鬼子当时怕马跑了,把马缰绳绑在了自己脚上,马就拖着鬼子跑,跑过了两个山包,把鬼子拖得不成成人样,浑身是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街边上。

43. 陈秀芳口述

陈秀芳,女,1924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我娘家在陈塘村,1937年冬天,我家的八间房子被日本人点火烧掉了。我们想扑火,鬼子阻止了我们,全村的房子都被烧光,我和大人都逃到江边。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我们一家逃到了江北。第二年三月,我们回家种田。那时候,南京建立了慰安所,日本的头领不让士兵下乡骚扰老百姓。但是,仍有很多士兵下乡侮辱妇女并抢劫财物。

那时候,我们到处跑,躲到城南街上,后来听说那里要杀人,就跑到别的地方。

我还亲眼看见,有一天晚上,日本人在陆郎烧房子,大火把天都映红了。当天晚上,妈妈把我们带走了。

44. 曾五云口述

曾五云,女,1925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我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改嫁,我和弟弟住在外婆家。日本人来的时候,我背着一袋炒米,和弟弟躲到芦苇里。路过一个山凹子,我看到一个人的尸体,头滚到一边,身上有血,估计是被刀砍死的,我吓得把炒米丢掉。后来,我们饿着肚子,走失了方向,跑进一户人家。好心的户主收留了我们,晚上做饭给我们吃。第二天,她把我们送回了外婆家。

有一天,鬼子来到外婆家。婆婆、舅舅和舅母逃走了,我和弟弟没来得及跑掉。鬼子把桌子和板凳放在堂屋中间点着,打算连房子一起烧掉。鬼子点火以后就走了,等他们走了以后,我们把火灭掉。后来,我和弟弟也逃到了山里,我们是在山里睡的。第二天,太阳已经出得很高了,舅母来找我们。晚上,我们回到了家里。

王冬英被日本人带走了,第二天才放出来。

纪家村“洋鬼子”的妹妹(姓谢)被日本人带走了。

45. 黄克发口述

黄克发,男,1925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我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妈妈改嫁。家里有爷爷、奶奶、一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逃到新济洲。后来我们外出讨饭,到了安徽的无为县种田。

日本人经常到乡里转一转,每次都杀一两个人。我听说,日本人在河边杀了一个保长,推到水里,用刺刀杀的。日本人还烧房子,抢家禽和牲畜。

46. 侯世英口述

侯世英,女,1918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9岁,已经结婚了,我们白天躲在朱门,夜里回家。鬼子把我家房子烧了,还杀了一个叫八五子的人。因为,日本人向他要姑娘,他不肯,就被杀掉了。

蒋兴照的妈妈被鬼子抓去。当时,我躲在草垛里,很害怕。第二天她才回来。

47. 高德财、芮富英口述^①

高德财,男,1922年4月生;芮富英,女,1921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民国26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6岁。我3岁无娘,4岁无老子,和姑姑奔到江北,两年之后才回来。我在那里挑东西,做苦活。当时,我家和我岳父家的房子,一共有六间全部被日军烧毁。

^① 被调查人为两人以上,但正文只有一人口述资料时,第一被调查人为主要口述人,其余人补充。下同。

鬼子杀人很厉害,我曾经看到鬼子在前官山口杀一个人。1937年在陈塘前官山口,日军发现有一个额头上有带帽子的痕迹,怀疑他是国民党军人,就把他杀了。那人头被砍下来,眼睛还在眨。

民国 27 年冬天,牛后队的施成华也被鬼子杀害。当时,我在那里玩,亲眼看见的。鬼子逼他跪下,拿刀砍他的头,人头还在地上滚。

48. 蒋亲斌口述

蒋亲斌,男,1925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 12 岁,家里有母亲、哥哥、嫂子和姐姐,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逃到陆郎山里,那里有土匪,势力强大,日本人不敢去。母亲留在家里照看东西。后来,日本鬼子进山,土匪顶不住了。我们往江北跑,三天之后回来了。

我亲眼看过日本人,个子矮矮的。他们经常叫老百姓干活。下雨天的时候,鬼子躺下,让我们在他们身上踩。

我还看过日本人怎样杀人的。他们让人站在两个毛竹中间,人卡在里面动弹不得,然后,鬼子就开枪打。有时他们把汽油浇在人身上,活活烧死。

日本人经常在晚上出来抢姑娘,烧房子。他们把扫帚点着,然后把房子烧了,我们都奔了。日本人还拿枪打家禽。

49. 王冬英口述

王冬英,女,1922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16岁,家里有父亲、母亲、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我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种田。听说日本人要来,我们全家都逃到陆郎花塘,后来又去了江北。当时,我弟弟很小,被母亲夹在腋窝里跑。我们在江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家。

陆郎有新四军,日本人不敢去。他们经常到村子里找姑娘,找不到就打人。很多人跑到新洲的芦苇里躲藏。

50. 顾富善、顾桂子口述

顾富善,男,1922年3月20日生;顾桂子,女,1923年9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鬼子打过来以前,我们家有三口人——妈妈、姐姐和我,我们都种田。我14岁的时候到南京学做裁缝。鬼子打过来的时候,城门关了,我就从白下路跑回来了。

我们逃到江北。三天之后,我一个人回来了,妈妈和姐姐仍然留在江北,她们不敢回来。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他们骑着马,挂着东洋刀,天天从村里经过。其他人觉得害怕,都奔了。我和公公比较胆大,就留在村里了,日本人也没有杀我们。日本人让我们几个小孩子跟在他们的马后,要我们和他们一起抓鸡。

我听说,鬼子在陆郎的17、18村杀了很多老百姓。

有一个骑着马挂着东洋刀的日本人,下马要花姑娘,我们也不敢顶嘴。后来,他向一个叫周德衡的人要花姑娘,遭到拒绝。结果,那个日本人把他家的房子烧了。

51. 芮长煜、陈秀芳口述

芮长煜,男,1924年1月7日生;陈秀芳,女,1928年2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带着哥哥和我。1937年农历十一月十四的晚上，鬼子打过来，我们逃到上湖，过了一个礼拜才回来。

我听说，日本人杀人放火，在现江宁卫生院的地方杀了100多个中央军，在现小山头（原菜场）杀了几十人，又在一个水塘（现科达酒店）边杀了几十人，在七亩田（现塑料厂）旁边也杀了四五十人。

日本人晚上出来放火，找女孩。我晚上没事做，他们就让我去找花姑娘，说：“姑娘，大大的给我！”一个鬼子带着刀，还要给我皮夹子，我没敢要。我没有办法，带他到中官山口。他拿出望远镜，然后对我说：“小孩子，你回去！”后来，他自己过去了。

七个日本鬼子喝酒，要找姑娘，还打我们的嘴巴子。我们在灶台后面扒了个洞，逃跑了。日本人朝天上开了三枪，然后把房子给烧了。

我还听说，日本人在谢家村杀了一个理发的，用东洋刀砍了他的脖子。

有一个姓胡的人，因为最先发现鬼子进村。他回家把妈妈和妻子藏在夹板墙里。日本人根据他身上的白衣服认出了他，让他找花姑娘，并且说：“你顶坏顶坏的。”他不肯，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杀害了。

我看到一个跑反的老头头部被砍了一道20厘米长的伤口。

52. 盛立英口述

盛立英，女，1921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1937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日本人打过来。那时候我17岁，已经结婚了。我们逃到江北去。我的一些嫁妆、首饰留在家里，都被日本人抢去了。日本人拿着大盆划过去，要找小姑娘，从小洲带了七八个妇女和姑娘。第二天，她们才被放出来。

我的姐夫八五子,陈塘胡村人。日本人在东湖跟他要姑娘,他不给,被日本人活活刺死了,当时他 30 多岁了。他的儿子胡家虎现在还活着。

钱金氏被日本人奸污后,又被日本人用刺刀戳通了肚子,肠子露了出来,死了。

53. 张德明口述

张德明,男,1930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盛江花苑 5 栋 4 单元 508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我是建中乌金凹人,当时也跑反的,是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五个人一起跑的。全村都跑了,跑到朱门那边的山上,那里日本人不敢去。过完年后到四月份安民了才敢回家。当时白天躲着,晚上才敢回家拿粮食吃。村里的四五十间草房全被烧掉了,我家的三间草房也被烧了。

村里的张世虎,大约四十几岁,腿不好没跑,被日本人抓着要花姑娘,没有就被一枪打死了。大家都跑掉了,别的就没了。

54. 郭福珍口述

郭福珍,女,1907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盛江花苑 7 幢 3 单元 106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30 多岁,记得很冷的时候和丈夫一家一起跑反的。当时老公公叫卞承陆,靠 70 岁,他儿子让他走,他不走,在家护家。一天他在家门口吃饭,看到鬼子来了,就倒茶给他们吃,鬼子不吃,开枪打他,一枪打在肚子上,刚吃的饭流了出来,当时没有死,鬼子又想补一枪,我们跑上去拦住了,鬼子没打成,但是,老公公还是死了。后来我们就找木匠做了个棺材,晚上偷偷抬到山上埋了。当时我们都很



郭福珍

害怕。

我们跑反回来的时候,看到鬼子背着枪、拿着刀,到处找花姑娘,我们都躲在地窖子里,鬼子没找到花姑娘。

在我们村前一个叫小六余的村,有两个女的躲在自己家里挖的地窖子里,鬼子放火烧房子,把她们烧死了。

当时,我家是种田的,家里有一只大肥猪,给鬼子打死了,他们叫门口的人抬到江宁镇火车站去,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打来的鸡子。

55. 王淑玉口述

王淑玉,女,1921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盛江花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山里头,我亲眼看见有四五十个日本人去烧陆郎,经过我们村的。有两个人骑马,我们吓得奔了,他们骑马超过我们,我们躲在田里,后来往铜井方向跑,没路就瞎跑。当时我嫂子背着我侄子,拖着我跑,在路上看见日本鬼子打人,是一个男的,日本人让他



王淑玉

别跑,他吓得往田里跑,鬼子用枪把他打死了。我们都不敢回家,走到秣陵,外面漆黑一片。后来我们就摸回家了,家里的房子还在,没被鬼子烧掉,但是家里的鸡什么的都没有了。

在家的時候,我們看到日本來,就躲在自己家里砌的夾板牆里,鬼子就用刺刀在牆上刺。還有人躲在地窖子裏的,在上面放個凳子,在出口的地方,蓋點牛屎,鬼子就用腳在地上踩。

鬼子到我家里,問家里有沒有雞子,還問我哥哥是做什么的,哥哥說是縫針的,鬼子就放過他了。鬼子用槍打死了我家兩頭豬,叫我父親挑到村里去,然後給了他四條咸魚,說給他“咪西咪西”,我父親沒敢要。

56. 李桂芳口述

李桂芳,女,1929年7月生

調查地點:江宁区江宁区鎮盛江花苑10幢4單元607室

調查時間:2006年7月3日

調查人員:曹燕、曾金海、石維軍

我是黃立村的人。錢家增的二奶奶,大概60多歲,喊着:“日本來人



李桂芳

了,小姑娘们快跑啊!”就被旁边的日本人一枪打在肚子上,肠子都打出来了,然后就死了。村口的姓高的人家的六间瓦房被烧了。当时日本人对小孩很好,给小孩糖吃,叫小孩“莫怕莫怕”。他们日本人不敢喝我们的茶,怕我们毒害他们。

他们白天不来的,一到晚上就摸黑抢东西找姑娘烧房子。因为白天他们找不着花姑娘。小六余村的三个女的躲在地洞里,烧房子的时候被闷死了。邻村的一个姓卞的男人,大概 30 多岁,出门后碰到日本人,吓得跑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

当时妇女好多都躲在地洞里,但大家都宁可自己被杀也不说出来。自己死就是一个人,把她们说出来就死好多人了。

57. 钱家增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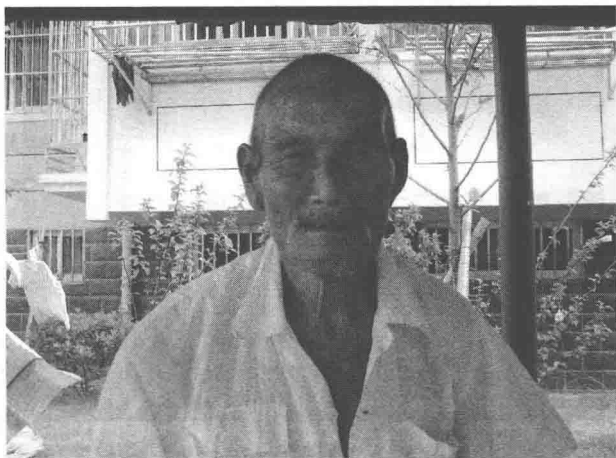
钱家增,男,1917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盛江花苑 9 幢 2 单元 1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鬼子是阴历十一月来的,来了就要姑娘,没有就“死拉死拉的”。没



钱家增

有看到鬼子的时候都跑,被鬼子看到的时候不能跑,跑就开枪。

鬼子用手拍我的头,我捂着头蹲在地上不敢动,鬼子还用枪管捣我的肚子。姑娘都躲了起来,让老百姓找,找不到姑娘就要戳死你。

我家二奶奶,她娘家是南京的,当时快 70 岁了。鬼子来的时候,她喊:“鬼子来了,你们还不躲?”被鬼子听到了,“砰”地一枪,肠子都打出来了。

村民们在家挖个地窖,人躲在里面,上面盖了个装米的大桶,鬼子找不到人就把房子烧了。钱传谊的老婆就被烧死了。

58. 施世钟口述

施世钟,男,1928 年 11 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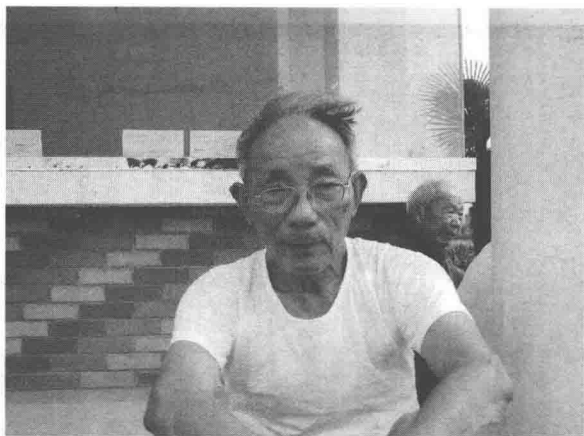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盛江花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我是马大村的。鬼子来的时候,我们村有个叫施成基的,鬼子找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一枪打在他身上,没打死。

还有个叫徐明根的,鬼子也找他要花姑娘,一枪打在他脖子上,脖子



施世钟

都打穿了。他有个孙女儿,小名叫小腊,现在就住在盛江花苑。

59. 王福英口述

王福英,女,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盛江花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王福英

鬼子来的时候,是腊月,我和老婆婆一家人一起跑反到陆郎的山里。跑的时候看到了日本人,第二年三月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家里的草房被烧掉了。

我们队有一个姓张的,叫张什么旺的老头,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日本人野啊,看到人就打。

60. 周发富口述

周发富,男,1928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渔业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孙学发、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周发富

鬼子来的时候,妇女都在脸上抹锅灰。我们村有个姑娘,姓李,小名叫小扬子,十七八岁,长得还漂亮,没抹锅灰。用船躲在河口的芦苇地里,鬼子弄个小船把她抓到了,糟蹋得不像样子。当时她还没嫁人,后来嫁了两个人,第一个叫王如前,知道她被鬼子侮辱过,有个大儿子叫王发生。后来她的生活条件不好。

我们村的周永安,当时20多岁。在捕鱼时碰到了鬼子,鬼子要拿他的东西,他把螃蟹藏了起来,后来被鬼子找到了,抢了东西,走前还插了

他一刀,刺在他的大腿上,有两寸长的伤口。回去后用当地的一个偏方治好了,叫“川引”(音),是一种植物。他是我的亲叔叔。

当时村里的房子全烧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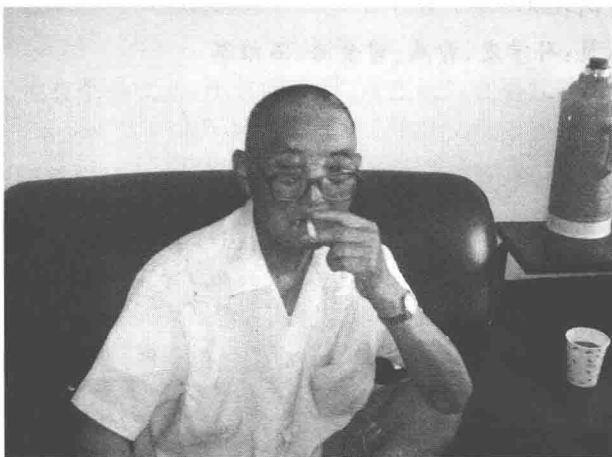
61. 袁富堂口述

袁富堂,男,1931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渔业村1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孙学发、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袁富堂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当时住在铜井,渔民捕鱼要“PASS”证,进城也要的,跟现在的身份证差不多。我的两个表叔,一个叫周友喜,一个叫周友生,他们是兄弟俩。鬼子跟他们要“PASS”证,他们没有就被打伤了,过了好几天才好。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跑反,跑到安徽和县。看到江上有军舰,向陆地上开炮,楼板都震得飞起来了,江北有个炮楼,也被炮轰了。当时我父亲用船装着百姓到乌江镇,就在铜井镇对面。日本军舰在江里巡逻,看到渔船上的女人就把她们拉上去,漂亮的就要她们脱衣服。

街上有保卫团,供日本人吃饭,吃饭后鬼子发现手表没了,说是当地

百姓偷了,让保卫团找。我、姓张的、我母亲和我妹妹都被抓去了,李大冬也被抓去,鬼子用蜡烛烧他的胳肢窝,徐大华也被抓了,用鞭子抽他的手掌。保长来调解,让这块儿的人每人出点钱赔他的表,是块金表。

当时有两个小女孩在玩,都被抓去了,其中一个是我妹妹。还有一个姓戴的,叫戴什么花的,三四岁吧,抓过去后,鬼子拿个脸盆放在地上,用刀吓她,说不讲就杀你,把她吓呆了,到现在还是不正常。后来嫁到新洲(现在的八队)。她是戴正保的女儿,是村里孙主任(孙学发)的大姨子。

我们白天不敢呆在船上,都呆在洲里,不敢烧饭,怕被鬼子看到,冒烟会被炮轰的,晚上才回船上,一天只做一顿饭。

62. 王庭针口述

王庭针,男,1928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盛江花苑5幢4单元507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王庭针

当年我是建中村桃园村的,当时村里有二三十户人家。十月份跑的反。当时听到枪响就和爸爸爷爷奶奶一起跑了,妈妈当时已经过世了。

先是跑的陆郎,后来鬼子在陆郎烧杀淫掠,就又跑到谷里镇了。过年了才回的家。家里的草房没有被烧,但是翻得很乱。没看到杀人。

当时鬼子到处找花姑娘,我们村里的人全吓跑了,没被抓到的。

63. 李庭洲口述

李庭洲,男,1926年4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陈塘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李庭洲

跑反时我12岁,日本人是从南京往芜湖那边走,从江宁镇一直烧到江边上,烧得一片红,草房都烧掉了,瓦房烧得少。我们家瓦房被烧了两回,我们小孩救的,没烧掉,当时家里水缸都装满了水,防着。我们是往山里跑的,也有过江的,往江中洲上跑。家里有老人、小孩呆着,女的全跑掉了。

我父亲58岁,没跑,家里还有父母、兄弟六个,两个嫂子。跑反时,因为怕日本人,急着把女儿嫁人,所以又娶了两个嫂子。嫂子都跑反了,还有两个姐姐当时都出门了。是下半年跑反的,第二年种田的时候回来的,大概五六月份。看见日本人来了,女的就往地洞里跑,都是自己挖

的。日本人是阴历十一月到的陈塘，他们有部队驻江宁镇，不断来骚扰，下乡烧房子，一天要来三五个人，多的时候七八个人，捞鸡都捞光了，见狗就打，还要姑娘，人不跑不打，一跑就打。有一天下雨，鬼子来了五六十个人，只望望，没瞎搞。日本人天天来，主要找女人家，来的时候，女人不敢露面。我两个嫂子跑反回来后，种田的时候还要防着，一见日本人来了，就要躲。当时我们一个村上就四五家人家，我父亲他们弟兄五个，总共十几间房子。有一次，日本人来了，我妈把十几只老母鸡、一只公鸡放在草堆盖着，日本人搜的时候，公鸡叫，被日本人听见了，全被捞走了。

胡满荣，二十来岁，是胡村的。在塘边望风，知道十个日本人从江宁到村头，回来了七个，还有三个日本人没走。他妹妹、老婆躲在地洞里，天气比较闷，嫌闷，想出来透透气。他看见三个日本人来了，回去对她们说，戴个草帽。日本人看他跑，打了一枪，打穿了，是下午三四点被打的，我们晚上7点钟去见他还没死，子弹穿过胸部，后背很大的洞，当天晚上10点钟就死了。后来，妹妹、老婆都没事，家里变得很困难，老婆后来改嫁了。

杨义华的父亲，50多岁了，白都湖人。日本人马高，骑着马，叫老头子牵马带路，两三个日本人串村要走大路，他听不懂，要走小路，日本人一急，就把他打死了，是骑在马上开枪的，是在湖湫山。这事是我四哥亲眼看到的。我四哥叫李庭贵，比我大五岁，那时十七八岁。

日本人在我们庄上带走三个女的，我们不认识她们，是跑反到我们村的。

还有一次，鬼子在山上找不到姑娘，就逼着我们带路找，找了三个人，就在牌坊山糟蹋完就走了。安民后，发了良民证，只是大人发，小孩子不发。日本人投降时，老实得很，要给国民党军队背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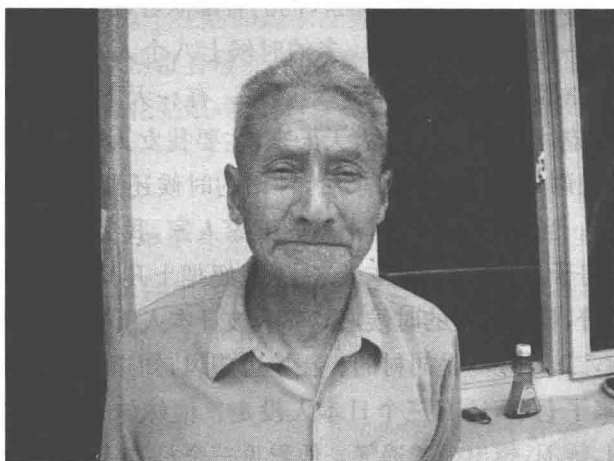
64. 戴荣贵口述

戴荣贵，男，1922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陈塘白都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戴荣贵

日本人来时我16岁，住在白都湖那边，来的时间是腊月十八，我们晚上跑的，跑反到陆郎山里边。那时家里边有四个兄弟，一共十几个人，大哥、二哥都结婚了，有小孩了。村上人一起跑的。还没有过年，腊月二十几日本人到陆郎烧房子。那时候在山上挖坑，支个锅就算过年了。

第二年正月里回来的，回来时房子被烧了，草房烧了，农具钉耙都烧了，那时候没地方住，都烧光了，不是人过的日子（哭了，沉默一段时间），随便在地上挖个洞，安个锅烧饭。

安民前后杀的人多呢，国民党抓的壮丁被杀的，江宁河的水都是血啊，也有老百姓被杀的，在江宁镇巷子口叫七亩田的地方，尸体堆得有田埂高（大概五尺），血水都淌混了，死的人没有人收尸，看到穿灰衣服的国军就打，在江宁中学旁边的塘里，全是尸体，都是小伙子。当时磨豆腐的，做出的豆腐老百姓都不敢吃，说磨豆腐用的是死人的水。

当时在陆郎，把老百姓拴在一起，一个连一个，青年人拴在前面，把人往塘里推，开枪就打，不论好坏。我都看见烧的房子在冒烟的。

杨义华的父亲杨声荣，当时五六十岁，坐门口晒太阳，日本人看到他，认为他通风报信让村里妇女都躲起来了，就把他打死了，日本人当时想杀哪个就杀哪个。

安民以后还打人，叫人不要跑。一次到我家，狗子走洞里跑出去，日

本人以为是我放出去的，用枪打我家狗，没打着，就用枪顶我脑门，想打死我。我母亲跪下来磕头，全家人都跪着，帮忙求情，我也跪着，日本人才没打。

吴家祥(音)，30岁左右，跟我们村的谢庆荣是老表。他做生意，有点钱，去赌场玩，日本人找大褂子穿成便衣，带着东洋刀，皮鞋有声音，走到赌场，人都吓跑，那个日本人叫人不要跑。吴家祥站在人里头，白面书生，戴礼帽，日本人招了招手，喊他出来，大雪天的，叫他跪在那，听不懂说什么，日本人把刀拔出来，第一刀削头皮，又砍了一刀，把头砍了下来。这个日本人没带枪，其他人不敢反抗，怕报复。

安民后，日本人在江宁开杂货店，卖香烟什么的。陆郎的一个人在房子挖了洞，把日本人香烟搞走，日本人最反对小偷，下来查。这个人跟鬼子说，肯定是小金生(谐音)偷的。鬼子就认为是他偷的，找小金生。小金生跟他老婆说：“不是我偷的，我怎么敢偷他(日本人)东西呢？”人家都讲是他偷的，日本人在海河寺一个庙里把他杀了。后来，吴万平(跟日本人做火腿子的)到陆郎，偷烟的人在喝酒时说：“日本人没得本事，香烟是我偷的，不是小金生。”吴万平说：“你害人啊。”准备把他告诉给日本人，旁边的人讲都是中国人，都已经杀了一个，何必呢？那个真正偷香烟的人就没死。

65. 袁富柱口述

袁富柱，男，1925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渔业村村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12岁。当时我们这边有两部分渔民，还有的在江宁河口。日本人是沿铁道过来的，鬼子经常个把两个下乡来，我们看见鬼子就跑。陈塘有的人跑到小洲，没有船过江，仙人矶那边有个平原祠，里面有寿材(棺材)，他们就拿寿材当船过江，到子汇洲。日本人惨无人道，二三十岁的女的都抹灰装老太。



袁富柱

我们三条船在一起的，鬼子躲在芦苇里，看见我们，放了一枪，把丁头子打死了，他是江宁河口的，是手工编芦席的，死的时候 40 多岁。我们继续逃，都跑到江浦了，后来丁头子的老婆改嫁到陈塘。

马春林，陈塘的，有钱，办自卫队，有钱人出钱，后来被蔡痰疤俘虏了。蔡痰疤是土匪，后来被日本人杀了。蔡痰疤的岳父是陈塘李家村的，死的时候是在烈山河，四五十岁。

安民后，鬼子给我们打鱼的发“pass”证（良民证）。日本人停靠在灯笼山，开机艇查“pass”。有一次查“pass”证的机艇靠不了岸，让我用小船把他们送上岸，看到有十几只大鹅，那个是郑生云家的鹅。他不在家，他老婆在家，一看见日本人就跑了。日本人抓着我的头发，说：你这是不行的，大大的。因为日本人是光头。我拿出良民证，日本人给了我十斤盐，带走鹅就开走了，我也回家了，我有良民证给他看。

在铜井河，周永强摆江，日本人查“pass”，看他老婆长得好，强奸了他老婆。

日本人从三山划小木船到小洲，四个日本鬼子带了个小姑娘，十七八岁，留了一个人看着姑娘，冬天枯水季节，水浅岸高，我跟袁发喜在岸上，跟我们要姑娘，我们讲没得，我们看他拉枪栓，就赶忙跑了，日本人开了一枪没打着，那个小姑娘就不知道死活了。还有一个女的，30 多岁，陈

塘的,男方(丈夫)姓郑,被日本人带走,后来过了两三天回来了。

66. 李明英口述

李明英,女,1924年8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陈塘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李明英

日本人是走竹林上来的,几十步路到我们村,那时我15岁,那时冷也不冷,是下半年。我是往朱门跑的,是妈妈送我去的,我姨娘也跑反到那里,在那里租了房子。送过我,我妈就回来了,家里还有两个小弟弟,男娃不要跑的,父亲死得早。我隔了两三个月回来的,回来的时候是冬天。我们听说日本人来了,吓得躲起来,躲到屋后的草堆里,蹲了个把小时出来的,男的不用躲,告诉我们可以出来了,我就出来。我看到日本人把我们家煮的红豆饭吃了一些,还在锅盖旁放了七八块糖。

听说陆郎人把日本人摔到塘里,日本人报复就烧陆郎。日本人是不会往山里去的。

67. 夏登仓口述

夏登仓,男,1925年6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烈山村2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夏登仓



夏登仓伤口

我是在安徽庐江出生的,1岁左右爷爷把我们带过来的。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我们跑反了,跟父母哥哥妹妹还有李云召的一家人一块跑的,又跑回了安徽庐江。跑反的时候,我妹妹哭得厉害,被日本人发现了,我妹妹被鬼子用刀杀掉了,妹妹才8岁啊。

我跑反的时候，在渔船上被鬼子逮到了，鬼子砍了我两刀，在屁股上，现在还能看得到伤疤（用手指着）。鬼子双手抱刀，是用东洋刀的刀背砍的，之后把我吊到了渔船的桅杆上面，放下来之后拳打脚踢，打晕了，从江中打水把我浇醒，之后又是拳打脚踢。

在跑反之前，鬼子开着汽艇沿江转，到了我们村，把三个妇女给强奸了。当时有七八个鬼子，这件事之后，大家都跑反了。我们跑到江北后，发现村里的30多家房子全部被烧掉了。

在安民之后，日本人也允许做生意，我家又跑起了运输，当时有50条船，从安徽装米到南京，在马鞍山采石遇到了大风暴，为躲避风暴，我们下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被鬼子听到了，100多个鬼子开着汽艇，把船给扣住了，整个50条船的人都不能动，“偷跑，大大的，死拉死拉的”。鬼子鏢着船，怕你逃跑，米运到了南京下关。下关当时是日本人的港口，之后鬼子在船上强奸了三个妇女，后来把她们杀死了，有的用枪杀的，有的用刀杀的，还有我爷爷夏日有也被杀死了，50条船上的人被鬼子打得不成样子了。

还有，我救过两个新四军，不晓得什么名字。那年我17岁，带船在巢湖印家镇的一个港口，叫锅底港的地方。当时我在给新四军交税，我们要给新四军交税，也要给鬼子交税，印家镇的鬼子开着汽艇，突然来了七八个，我就把两个新四军藏在了柴草里了，鬼子上船问“新四军大大的有”，我说没有，搜了一遍，鬼子就走了。

我还见过新四军跟日本人打过的，是在芦港。

68. 傅云英口述

傅云英，女，1922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陈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我是建中梅府人，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五六岁，已经嫁过来了。当时是跟父母、哥哥、嫂嫂、姐姐、弟弟、妹妹一起跑的，共八口人，跑到朱门的

山里面躲着。那时是阴历十一月份,在外面过的年,四五月份安民后,鬼子不乱杀人了,我们才回来的。回来后,发现家里的两间瓦房和两间草房没有被烧,鬼子吃掉了家里的二三十只鸡。

我老公公在跑反的时候,被鬼子用枪杀掉了。当时他有四五十岁的样子,鬼子当时用枪打死了两个人,另一个是我婶婶。婶婶立刻就死了,我老公公过了两天才死。

日本人当时到处找姑娘,村里人跑得及时,没有被抓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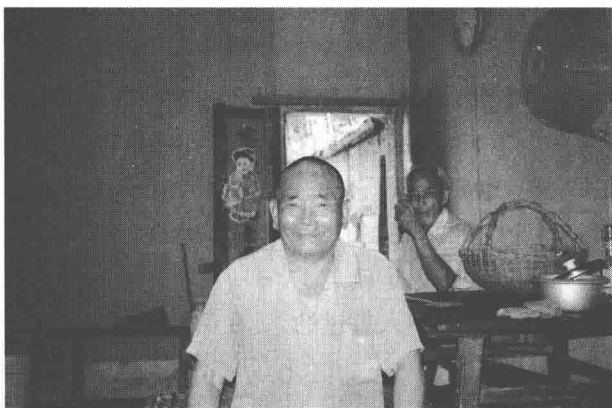
69. 夏登宝口述

夏登宝,男,1933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烈山村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夏登宝

我父亲夏长德是做生意的,卖打鱼网线的,当时有40岁左右,土匪讲我父亲是新四军,鬼子来了,在庐江把他抓走了,要杀他,问他有没有熟人,叫什么名字,我父亲跟当时的两个保长范老五和一个姓李的是朋友,在鬼子刚想杀他头的时候,领子已经翻起来了,保长说是朋友,才保出来的。

我们是安徽庐江人,鬼子来之前,刚搬过来,鬼子来了,我们又往

回跑。

70. 李东英口述

李东英,女,1919年8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大庙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李东英

我是新民徐圩人,鬼子来的时候,我20岁不到,全家一起跑反的,我还抱着一个不足月的小儿子,先是跑到村外面的田里,后跑到江北的山里头,是正月里跑的,安民后才回的家。村里的房子全被烧掉了,村里人跑得快,没有被打死,也没有被抓住的花姑娘。安民后就好了,那时还见过鬼子的,但没事了。

71. 周朝礼口述

周朝礼,男,1925年9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官圩村2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周朝礼

当时我 13 岁，跑反的时候没跑远，鬼子一来，就跑到河那边，鬼子一走，我们又回来了。鬼子的枪法特别准，连放的，鬼子来时，一路打枪，我们听到声音就跑。家里有父母、兄弟和我五个人，村里被烧了 36 家草房，3 家瓦房没有被烧，李乔松家 40 多只羊被烧掉了，我亲眼看到的，记得是冬天没过年呢。

邻村两个人被杀，还有从江宁跑来一个妇女，在曹庄被抓住了，被侮辱后放了出来。我也被日本人抓过，抓到曹庄，看到六个老头在晒太阳，日本人给他们发烟抽，有个青年人没有接，鬼子火了，一刀就砍了下去，被他躲了过去，第二刀被我托住他的手，没有砍下去，救了他一命，恰好江宁来的那个女的被日本人看到了，他们就去抓那个女的了，把我们给放掉了。鬼子一来就是四五个，烧房子的时候，是四个骑马的，我们在湖那边看到的。安民之后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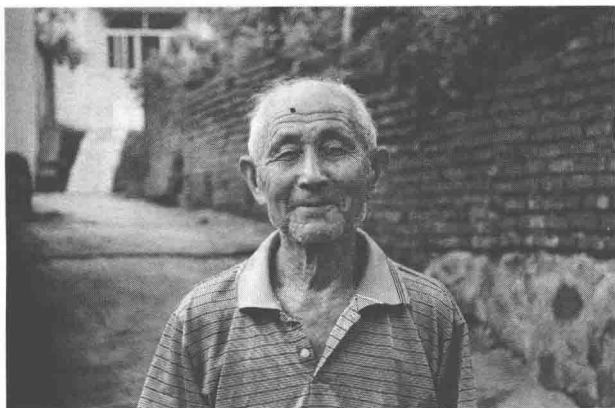
72. 徐长金口述

徐长金，男，1923 年 8 月 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云盘村 2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徐长金

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大概十四五岁,我们都跑了,是在冬天,跑到朱门的山里,留叔叔在家看家。村里房子没有被烧的,村里人都跑了,鬼子没有找到姑娘,我们是第二年下半年才回来的,将近跑了一年。

鬼子从彭圩那边来的,叔叔在大丁山除草,和大庙姓李的,在两个山头上,姓李的问我叔叔“鬼子什么时候来”,鬼子恰好就在他身后,听到他们讲话,就一枪一个把他们杀掉了。

73. 孙罗英口述

孙罗英,女,1927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大庙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我从小就在这里做童养媳,10岁跑的反,先跑到烈山,在那儿挖了地窖,躲了十几天,后来跑到江北的山里头和陆郎朱门的山里头。当时是一家人一块跑的,老公公没走,在家带小孩。有一天晚上,鬼子来找鸡、找姑娘,抓到鸡后,让老公公往牧龙的街上送,老公公不肯,鬼子就打了他一顿。过了几天,他在大丁山放哨,看日本人来没来,和云盘徐老五聊天时被鬼子听到了,先打的徐老五,第二个打的是我老公公,鬼子一枪一



孙罗英

个就把他们两个放倒了。

村里有个妇女,25 岁左右,娘家是姓徐的,给日本人抓了起来,到晚上才放回来。安民后,日本人就没来过了。

74.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1919 年 1 月 2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新民村大庙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王秀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七八岁，是童养媳。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一起跑反的，大约是二三月份，跑到了朱门大山里头，平安之后才回来的，具体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回来后，有一次去牧龙，鬼子问我要良民证，我说我没带，他踢了我一脚，我吓得一口气跑回了家。家里三间草房没有被烧，邻居家也没有被烧的。

村里一个姓李的和云盘一个姓徐的，在大丁山被鬼子杀掉了，姓徐的现在有后人在的，叫徐长金。村里人跑得及时，没有被抓住的花姑娘。

75. 贾永茂口述

贾永茂，男，1925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民国26年冬，日本人打过来。我老家在上湖，8岁的时候死了父母。我住在谷里街叔叔家里，给地主放牛；姐姐小的时候被人家抱去做童养媳。有一天早上，我们吃完饭，鬼子就进村了。他们在街上杀人放火，抓人当夫子。

我们先逃到朱门，后来又跑到山里。一般来说，有钱的人都躲起来，有很多穷人留了下来。日本人很厉害，和电视上的一样，他们晚上摸黑出来让男人找妇女，如果找不到，就把他们戳死。

民国27年，哪一个季节我忘记了。我们村的双宁子，男的，20多岁，被一个日本人戳死之后扔在了塘里。在现在的江宁镇医院，日军杀了100多个国民党军，尸体横七竖八的，血流成河，现在的火车站那里也杀了不少人，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日本人还经常烧房子。在刘家庄，有个叫吴关亮的人躲在屋里的地窖里。日本人放火把房子烧了，等鬼子走了以后，他奔出来，被呛得昏了过去。这件事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听说，刘家庄吴征发的妹妹被日本人关在一个楼房的二楼，她趁日本人不注意，跳了下来，被摔得晕了过去。日本人没有找到她，她醒来

之后逃走了。

日本人还经常让老百姓给他们抓家禽，找姑娘。

76. 傅玉兰口述

傅玉兰，女，1922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15岁，家里有爷爷、奶奶、爹妈和三个兄弟，姐姐18岁的时候嫁人了，我老家是夏村。1937年农历的十一月十四日，鬼子进村，当时我在街上买菜。他们带着东洋刀，穿着靴子，我觉得害怕，赶紧往家里跑。几天之后，鬼子到了我家，杀了几只鸡和一头200多斤的猪。之后，他们向我爷爷要姑娘，遭到拒绝。鬼子用刀砍了爷爷的脖子，鲜血直喷，但是爷爷没死。

有一天，日本鬼子进村，我躲在芦柴窝里。我看到几个鬼子烧了房子，里面的四个孩子都被烧死了，其中夏家陈中福的孩子也被烧死了。

193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鬼子烧了我们家三间房子，粮食也都被烧毁了。我妈妈被他们强奸了三天。我背着大兄弟跑反，鬼子跟着追。我没有办法，把他扔掉，自己跑了。我躲在芦柴沟里，一直呆到夜里12点。我弟弟哭喊着，被一个路过的好心老奶奶领回家。后来我过了桥宁到老龙山（现江浦）。鬼子走了以后，我还是不敢回家，到了王坝的干娘家里。

第二年春，我回到家里。爸爸妈妈担心我在家不安全，把我送到干娘那里。我在她家住了四个多月，天天出去打蒿子，打得到就去卖钱换东西吃，打不到就挨饿。

谢家村有个蔡牛子，被日本人抓去了。他80岁的妈妈到街上卖东西，正好看到了蔡牛子。他喊：“妈妈！”日本人不相信他们是母子关系，强迫蔡牛子在大街上搞他妈妈。

在薄膜厂（现）那里，日本鬼子也杀了很多，有老百姓，也有国民

党。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用刀砍中国人的脖子和肚子，流了很多血。

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拿钱，路过虎口一个老头子的家里，听说日本人来了，就躲到水塘里泡了两个小时。后来他以为日本人走了，就爬了上来。但是，鬼子并没走，开枪就向他打去。父亲的帽子被打掉了，后来奔了。

日本人过来尽做坏事，找不到姑娘就杀人放火，还经常抢鸡、抢猪。

77. 王家凯口述

王家凯，男，1921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1937年农历八月我结婚，农历十一月日本鬼子打过来。当时我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我们家有60亩田，还有小毛驴，爸爸雇了四个人种田。

日本人进村时，我们在地上挖个洞，人躲到里面，然后用盆盖在上面。1937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有两个日本人到我们村里找姑娘。我见到他们就奔，他们跟在后头追我。其中一个人说：“不要跑，开枪了。”我举起双手，往回走，看到他们手里拿着刺刀。我心里想，被刺刀杀死一定很疼，还不如被枪打死好受，我就奔。日本人开了一枪，我吓得倒在地上，他们还以为我死了，就把枪背在身上。我也认为自己死了，但是身上不疼不痒的，也没有流血，我发现自己还活着。我爬起来就奔，日本人“啪”地又朝我开了一枪。地上的土被打得扬起来，崩到我身上。我奔得很快，他们又开了一枪。后来，我跑到山头，趴在那里，气喘得不得了。在江宁街上，鬼子用两根长长的木头把二十几个国民党夹在中间，然后用绳子捆住他们的脚，底下放着草，浇上汽油，放火烧了。第二天，我看到七八个死尸堆在那里，人头这里一个，那里一个。

刘家庄的吴腊云是个小姑娘，才15岁，被日本鬼子带走了，第二天

才回来。鬼子进刘家庄的时候,何老太(当时是姑娘)、王巧莹两个姑娘躲在屋里,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当地人等日本人走了之后,进去把她们救了出来。

在中屯营,一家大人不在家,只留下几个小孩子。日本人要烧房子,把孩子拖到门外几米远的地方。房子烧起来了,当时刮北风,孩子们都被烤死了。

我听人说,日本人在后稍抓了一个叫盖桃(音)的小姑娘,糟蹋后杀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看到七个日本鬼子押着我们村的施成华游街,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施成华按在地上,先是用刺刀比画了一下,第二下才把他的头砍下来。当时,很多人都在场看到的。

78. 余宗方口述

余宗方,男,1919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司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1937年我18岁,我家住在小路余,家里是种田的,有父亲、母亲、哥哥和嫂子,妹妹小的时候被人家抱走做童养媳了。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了陆郎的朱门,第二年三月回家种田。

第二年的一天下午,鬼子到我们村里来。哥哥、嫂子和邻居的一个老太躲到我们家的地窖里。三个鬼子点火烧房子,不让我们进去救他们,谁进去就打谁。我们家八间房子被烧毁了,他们三人也被活活地烧死。爸爸妈妈伤心死了,好几天没有吃饭。

1938年正月,日本人在陆郎杀了300多个从南京跑反过来的老百姓。然后,他们让我们去抬尸体。

日本人经常到村里要姑娘,没有就打人,还抢家禽、牲口。建中村小路余的一个村上的房子基本上都被烧光了。

79. 刘治生口述

刘治生,男,1928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汪家村2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刘治生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大约十来岁,记得当时是冬天。

鬼子不打小孩,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青年和妇女都跑了。有一天,我在人家门口晒太阳,门口还有不少小家伙,有两三个鬼子过来,带着枪,招手让我过去,问我要花姑娘,还让我跪在地上,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我吓得哭了,他们逼了我半个小时,我不敢讲,最后鬼子踢了我一脚,就走了。当时年轻的妇女都一起躲在村上一家姓吴的人家的院子里。

当时江宁镇上有个姓张的妇女,大约40多岁,跑反跑到我们村里,躲在刘治夫家里,当时刘治夫家里的人全跑掉了,她被鬼子抓住后糟蹋了。

鬼子进村以后,看到村里的鸡就捞走,这些东西都是被汉奸捞走的,鬼子来后,给我们小孩子吃糖,但我们还是很害怕。

鬼子到村子里就是来找花姑娘的,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就奔,和大人

一起跑到山里，鬼子怕新四军，不敢到山里。

当时我家里是种田的，共有四五口人，家里很穷，但住的是瓦房。

安民以后，鬼子就不再扰民了。当时江宁粮管所那边有鬼子的驻军。

80. 陆晒娣口述

陆晒娣，女，1917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后梢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宗生、曹燕、石维军



陆晒娣

跑反很多次，记不得了。看见过鬼子，小刀子背着，小枪挂着，人家看到鬼子来了，都很害怕，把门关起来。我也看到过鬼子，很害怕，趴在地上，用草盖着。

在铁路过来一点，粮管所下面，鬼子杀了人，走了以后我们去看，看到一堆尸体，横一个竖一个躺在地上。后来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就吓跑了。

在我们村，有个姓毛的，他是歪头，小名歪头，被日本人叫去锯柴禾，这些柴禾是用来烧人家房子的。他害怕，逃跑了，被鬼子抓住，把头砍了

下来。

还有个叫张生的,跑反没跑掉,也被鬼子用刀砍死了。日本鬼子狠,把人家房子都烧掉了。鬼子过来,种田都种不起来,耕田的牛被鬼子吃掉了。家里的东西都被鬼子烧光了,吃没的吃,只剩下跑反时候身上穿的衣服,别的东西都没了。

安民后日本人住在镇上,老百姓花钱买花姑娘给他们才安生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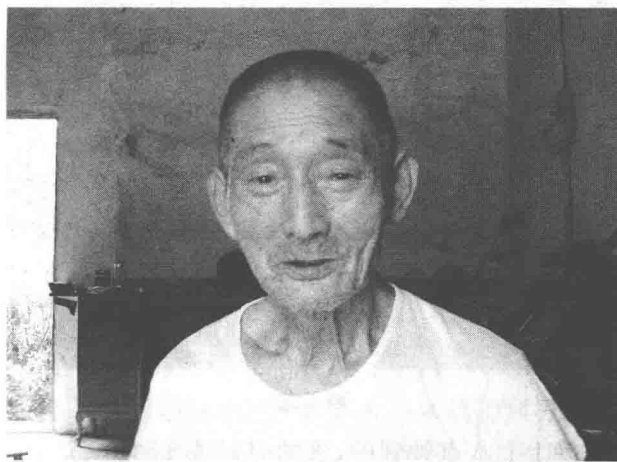
81. 金传元口述

金传元,男,1916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平桥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宗生、曹燕、石维军



金传元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8岁,阴历十月二十几来的,有不少鬼子,亲眼看到的,戴着帽子。家里人都跑反到山里去了,鬼子走后又回来。当时家里房子还在,有几家被烧掉了。鬼子野啊,打人啊。家里的鸡牛猪都没了,鬼子喜欢吃黄牛,把人家的黄牛杀掉吃了。

我们村的一个姓顾的,被鬼子打死了,是我们村蒋远平的外公。我看到鬼子杀人的时候先挖个坑,把人放在坑里,然后用刺刀刺,刺死后

用土埋起来。

有个妇女,姓汪的,二三十岁,已经嫁人了,还没小孩,跑反后又回来了,搞搞生产什么的,被鬼子抓到糟蹋了。

那时我们村小,就七八家。

82. 芮玉龙口述

芮玉龙,男,1927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芮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宗生、曹燕、石维军



芮玉龙

日本人是晚上七八点钟到的,来的时候我11岁。兄弟姐妹和爸爸妈妈一起跑反,我和爷爷奶奶在家,我要给地主家看牛。我还看到飞机过来扫射的。邻村平桥,是个独家村,有个姓顾的,是我们村蒋远平的外公,鬼子跟他要妇女,他说没有,就被鬼子用枪打死了。

我们村芮德富家在江宁镇开杂货店,他把店里的鞭炮拿回家了,藏在草堆里,鬼子烧草堆的时候点着了鞭炮,鬼子以为是子弹的声音,就把他家的三间瓦房烧了。

鬼子进村后,见到牛和猪就把它打死,猪肉拣好的,牛只要四个

腿，捆着用枪挑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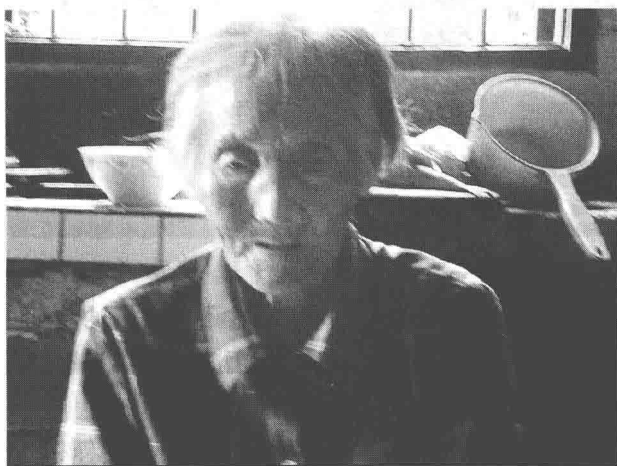
83. 陈鸭娣口述

陈鸭娣，女，1921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中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宗生、曹燕、石维军



陈鸭娣

鬼子来时我18岁，跟家里人跑反到陆郎山里，爸爸死得早，妈妈35岁就守寡。我是和妈妈、两个兄弟一起跑的，白天跑出去，晚上回来看门，如此反复，到三四月份回来的。日本人一来就爬到房顶上躲起来，平安后看到鬼子还是很害怕。

鬼子瞎搞家里的东西，鸡鸭猪什么都没了，我家的草房没烧掉。当时家里有夹板房，鬼子一来就躲在里面。平安后鬼子就住街上，平时都不敢上街。

84. 陈耀英口述

陈耀英，女，1923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芮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宗生、曹燕、石维军



陈耀英

日本人来时我15岁。四婶把我和姑姑藏在房子的暗间里。姑娘家躲不住,16岁的时候就找个人嫁了。后来看见鬼子,瞎搞,要鸡蛋、要鸡、要花姑娘。

砖墙队的一个妇女,小名鸭子,已经结婚了,夫家姓余,被鬼子抓到糟蹋了,现在已经过世了。

我家的瓦房,没被烧掉。那时一天到晚躲在暗间里,吃喝都在里面。后来也跑反,没看见鬼子。

85. 时上培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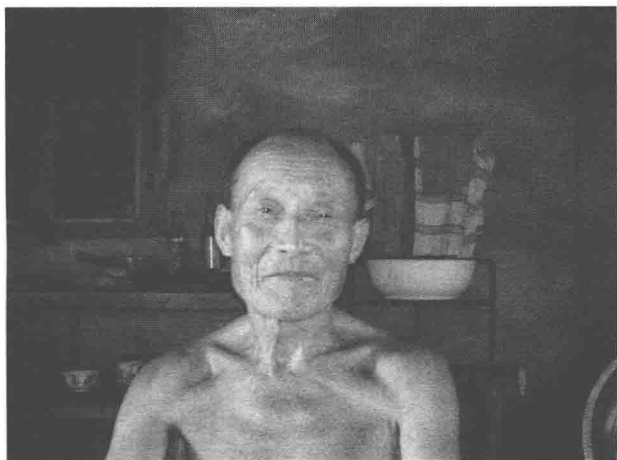
——时上培,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后梢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陈宗生、曹燕、石维军

鬼子是腊月的一天上午过来的,用枪打猪,打狗子,打鸡,枪头上装着刺刀。



时上培

鬼子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村里人都跑到陆郎、朱门那边的山上去了。家里有父母亲和两个哥哥,鬼子问当地老百姓要花姑娘,没有就要打要杀。我面对面看见过鬼子,给我糖吃,叫我不要害怕。

跑反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个月,不敢回家。我们村有个外号叫歪头的,上街去偷盐,被鬼子杀了。

我们村刘国文和徐有龙家的瓦房,还有刘老五的草房都被鬼子烧了。我家的草房没被烧掉。

安民后就好多了,跑反的都回家种田了。

86. 贾永祥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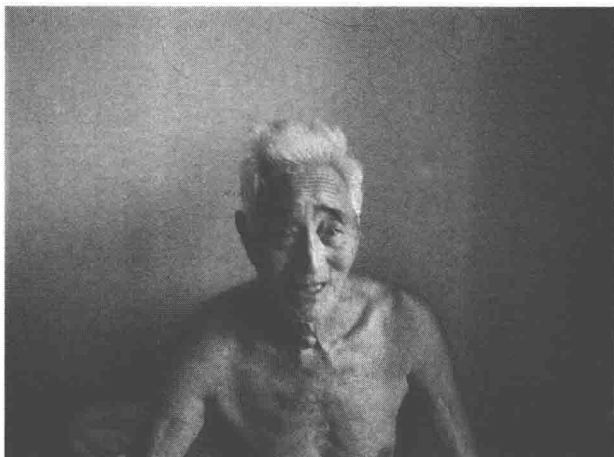
贾永祥,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上湖徐府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在南京,看到南京中华门西门那边被炮轰了,还看到飞机过来,把火车站炸了。飞机飞得很矮,丢炸弹,还用机关枪对着人扫。



贾永祥

村里人都跑到山里去了，村子里的很多草房都被鬼子烧了。隔壁的陈村有个姓陈的，被鬼子押到我们村，推到我们村一个叫门口大塘的池塘里淹死了。

我们村还有一个外号叫歪头的，去街上偷盐的时候，被鬼子杀死了。

87. 陆汉炳口述

陆汉炳，男，1925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清修永明塘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我是永明二队的，鬼子来时我十三四岁，晚上摸黑来的，那时天冷，村里的人都跑到陆郎的山里了。那时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一个小妹妹。我亲眼看过鬼子的，壮壮的，还没我们高，个个鬼子带着枪。

我们村有个姓曹的，跑反的时候，鬼子趴在地上用枪瞄准，一枪打在他背上，他当时背着个包，里面装着棉被，子弹打不通。后来把棉被翻开，看见子弹在里面，他小名叫曹五。

永明一队有个姓王的，小名叫二呆子，人老实，给他起了这个诨名。



陆汉炳

他当时没跑掉,被鬼子抓去的,40多岁了。抓到了陆郎,手从后面捆起来,被推到塘里淹死了。当时有二三百人被抓的,有的用枪打的,有的淹死了。当时鬼子到陆郎要酒喝、要姑娘,没有姑娘就杀人。陆郎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跑了三个,有个是被用钉耙打死的,两个是被用枪打死的。^①后来鬼子去了几百人,把陆郎包围了,把整个街都烧完了。在神山头,鬼子枪上绑着刺刀,用刀戳,下面有个塘,人都推到塘里,那是腊月里的晚上。其中有一人逃了,当时鬼子在用刺刀刺的时候,他人往前趴,所以戳得不深,鬼子走后,他逃了出去。他是河西村的,叫曹小,也是跑反的时候被抓到的,当时二三十岁。

小店村有个叫顾老二的,当时30多岁,眼睛不好,鬼子来的时候人家往别处奔,他往鬼子处奔。鬼子让他跪在地上,把他打死了。鬼子的枪法准得不得了。

村里的草房都被烧了,我家三间草房也被烧了,床铺什么的都被烧了。跑反时把米带着,屋里都没什么东西了。

当时村里挖了很多地窖,鬼子来了人就躲里面,地窖大概有三米深,两米宽,上面用草盖起来。有姑娘躲着被找到的。鬼子瞎奔,奔的时候

^① 陆郎村民打死鬼子的情况,各人口述不同。参阅《江宁县志》第15页。

看到姑娘就抓。我们村的薛道珍,25岁,已经结婚了,还没生孩子,鬼子抓住她后就把她污辱了,后来把她放了。还有一个小名叫马丫头的,20多岁,不知道鬼子来了,跑迟了,在村里被鬼子抓了,也被污辱了。那时她也结婚了。小山二队有个小名叫香子的,靠30岁了,也结婚了,鬼子背着枪乱跑,碰到了就把她强奸了。

我们在外面跑反,三个月后就回来了,回来后还没安民。看到房子被烧,只能再盖个草房。鬼子还经常过来,我们看到就跑。安民后鬼子来得少了,还要鸡子、鸡蛋、花姑娘。安民后发良民证,每个人都有,上面有自己的名字。没有就说你是八路军、新四军,跟现在的身份证是一样的,没有这个就上不了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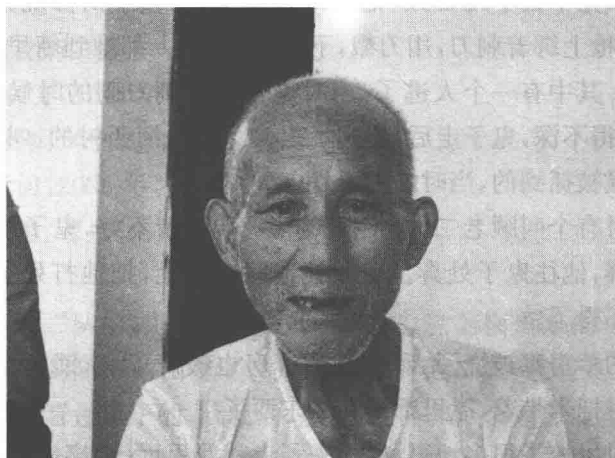
88. 马恒圣口述

马恒圣,男,1930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清修小店队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马恒圣

清修大队有个清修寺,寺里有个小和尚,20多岁,鬼子是晚上过来的,他不知道鬼子来了,没跑,鬼子用刀戳他,肠子都被戳出来了。鬼子

的刀子多快呀。还有一个我们小队的，叫吕万银，那时候 50 多岁了，鬼子离他很远的时候，一枪把他的礼帽打飞了，没被打死。也是在我们村，鬼子用枪打鸽子，一枪能打两个，枪法准哪。他想要打这个人，这个人真是跑不掉。

安民以后发良民证，鬼子从你身边过，你要对他敬礼，不敬礼要被打嘴巴。鬼子下来一般要猪、要鸡，让村民把猪抬到江宁镇上，那时不打人了，只捞东西。

六个鬼子到陆郎喝酒，喝醉了，那时财主家里有枪，准备把六个鬼子打死，后来只打死一个，用石头捆在身上推到坝里了，跑了五个，鬼子来报复。本来应该从千子桥开始烧的，但是江宁镇上有姓曹的汉奸，他让从吴家桥开始烧，把我们这里也烧光了。我家的六间草房也被烧了。鬼子非要把尸体找出来，一天找不着就烧一天。后来财主、保长、甲长把坝里的水抽干了，把尸体捞上来，鬼子才不烧杀淫掳了。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7 岁，和爸爸妈妈、小妹妹一起跑反到山上的亲戚家。尸体找到了我们就回来了。当时我们在山上看见被烧得天都昏了，他们用汽油浇在房子上烧。

我们队有个小名叫“长腿子”的妇女，当时二十几岁，刚结婚，躲在地窖子里，被鬼子抓住，给他们糟蹋了。鬼子还带着她跑，个把月才把她放回来。他爱人是木匠，她被放回来以后生活很苦。

89. 俞长礼口述

俞长礼，男，1927 年 7 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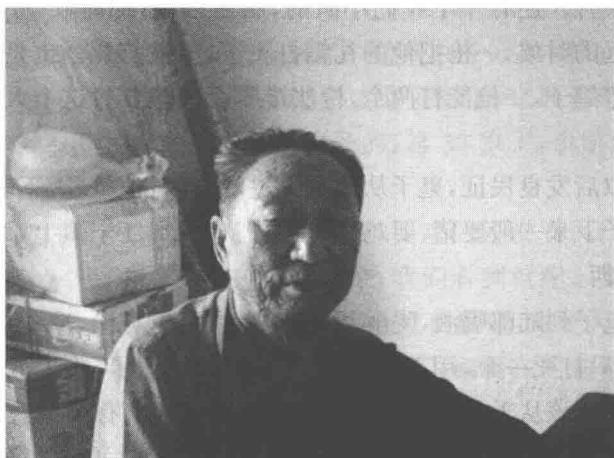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清修钟庄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大概 10 岁，鬼子不搞小孩，我们还问他要糖吃。当时我是和家里人一起跑到山里的。

有两个日本兵到陆郎，被那里种菜的人用钉耙敲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奔回江宁镇去汇报了。鬼子就到陆郎烧杀了。我们这里的草房都被



俞长礼

烧了，我家房子上的草被抓掉了，所以没被烧掉。

鬼子来找花姑娘，不管老小，逮到一个是一个，逮到家禽就捞。那时人都在家里砌个夹板墙，女的都躲在里面。我们村有个姓季的，当时大概有三四十岁，跑反没跑掉，被鬼子糟蹋了，后来就放了。我们村还有一个姓马的，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躲起来以后被抓到了，糟蹋了以后也被放了。

当时我们村有不少人被带到陆郎，是腊月。一天下午三四点钟，他们被鬼子抓去找新四军，他们说没有，就被用绳子捆住推到塘里。塘里水不深，只到胸口，淹不死人，很多人是被冻死的。当时我们村有个叫马明玉的，男的，大约二三十岁，也被鬼子抓去推到塘里了，他没有死，回来以后讲给我们听的。

有个叫朱四旺的，住江宁镇，是个通事，会讲日本话，经常干坏事，是个汉奸。

90. 张德明口述

张德明，男，1919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清修吴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张德明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几岁，那时我在南京学徒，日本人到南京的时候我就回到村里了，回村后我见过日本人。那时候鬼子每天都来，两个三个的。鬼子到乡下来捞鸡、要姑娘，人都跑了，有的到陆郎山上，陆郎山多，年轻的妇女都去了，家里只剩下年纪大的老头老太。

当时大约有五个日本人窜到陆郎镇上，镇上人特别多，市镇上什么都有的卖，南京很多商店搬到陆郎做生意。陆郎有些人吓跑了，鬼子在街上要花姑娘，在馆子里吃酒，要这样要那样。陆郎的商民都有枪，有些人准备打日本人，有些人不敢打，怕日本人报复。后来有年轻人放了一枪，鬼子听见枪响，往江宁跑，五个人跑散了。有一个鬼子走到菜园地里，有个种菜的在锄地，是个湖北人，鬼子从他旁边走过时，他用钉耙把鬼子打死了。有好几个人把鬼子的尸体扔到水坝里，水坝离这里有十几里路，离陆郎有四里路，在陆郎的南面。跑了一个日本小头目，跑到陆郎山里，他吓慌了，不知往哪里跑，后来他躲在水塘里，被人发现后打死在水塘里了。尸体也被捞起来摔在坝里，那个坝很大。还有三个人从陆郎边上的一条没有水的河里跑掉了，跑回去报告，日本人向陆郎的维持会要人，那些人不敢讲，隔了大概一个星期，鬼子发了几路人马来抄陆郎。那时江宁、谷里都驻有日军。

我们村有人被带到陆郎去了，他们被用绳子拴起来，老百姓没有反抗能力，他们没有组织。当时被抓的老百姓有二三百人，是鬼子在去陆郎的路上抓的，不是一个村的，有小伙子、老人，也有妇女。在陆郎，整个一条街都被烧掉了，全是瓦房，那边商业很发达。鬼子用汽油浇在房子上把房子烧了。那时陆郎有个小学，小学门口有个水塘，老百姓站在塘边被推下去。那时候是冬天，人都把塘填满了。有些人两个手被捆在后面，就被淹死了，塘很深有水。我们村还有两个人跑回来了，因为他们的手没被拴住，他们回来给我们讲的。一个叫高朋年，60 岁的样子，一个叫张兴寿，有 40 岁。

在神山头，鬼子抓了很多，用枪、用刺刀杀了很多，多少个不晓得了。有些妇女被他们带到江宁了，鬼子在我们村糟蹋了很多妇女。日本人到我们村来，有个妇女姓李，当时大约 40 岁，看到鬼子吓得跑，被鬼子拿枪打死了，打在腹部。当时鬼子来的时候，我们村有妇女没跑掉的，都躲在地窖里。地窖一般家家都有，有的挖在田边，在田沟的侧边挖，只要够一个人蹲着的高度，鬼子到处找。我们村有个妇女就是在地窖子里被鬼子找到的，当时和她躲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妇女，都被鬼子糟蹋了。

当时家里还砌夹板墙，我们村的房子被整个烧光了。我家是瓦房，也被烧了，后来回来重搭了房子。鬼子烧陆郎就是从我们这儿的吴家桥开始烧的，有个翻译通事叫朱四旺子，花塘的，带错路了。我们原来不属于陆郎，属于江宁镇，本来应该从千子桥开始烧的，但他们听错了，就从吴家桥开始烧了。经过的村子高兴的就烧，不高兴的不烧。

91. 吴万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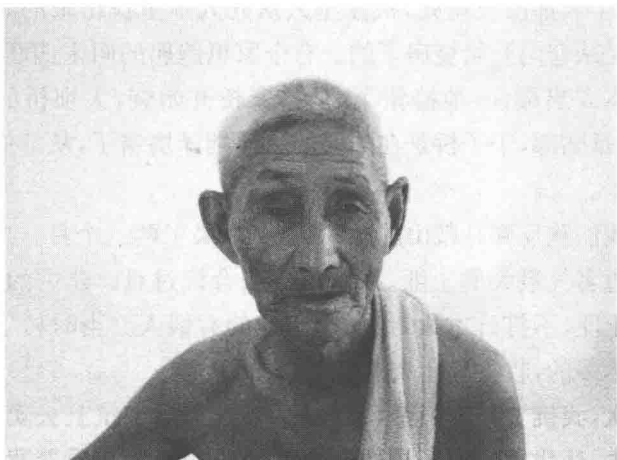
吴万金，男，1914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清修朱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 24 岁，我家里兄弟四个，一个哥哥是木匠，一个弟弟是理发的，还有一个弟弟给人帮工。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就死了，8



吴万金

岁时妈妈也死了，叔叔把我带到 11 岁。后来我就给地主家看牛。

冬月份鬼子第一次过来，我见过鬼子，还被鬼子打过。那天我在拣柴禾，鬼子从仓门那边过来，我吓得躲在草堆底下。鬼子穿着黄呢衣服，靠墙站着。我以为鬼子走了，就出来了。鬼子喊我过去，问我有没有花姑娘。我没听懂，以为他们叫我开门，就打开门。鬼子把我推到一边，问我花姑娘有没有，这回我听懂了，说没有，让他们自己找去。鬼子看到人多了就走了。第二次见到鬼子的时候，鬼子让男人全部一字排开，靠墙站着，叫男人把草帽揭开，因为当兵的天天戴帽子，帽子揭开头上有道箍，还看人手上有没有老茧，我弟弟是理发的，手与种田的不一样，鬼子找他麻烦，后来周围人跟他讲了以后才好了。第一次的时候，还有个鬼子从管村走到我们这边，老百姓看见鬼子来了，就跑到向阳山上，鬼子看到一个姓傅的人在跑，就用枪把他打死了，他当时只有 20 多岁。

我们曹村的曹仁贵，当时三十几岁，到建中官山村丈母娘家要米，他跟他小舅子在桃山头遇到日本人，两个人全被打死了，他小舅子姓钱，桃山头里我们这里很近，那里死了人很快就传开了，只是听别人讲，没有看见。

吴庄有个女的，跑反没跑掉，躲在地窖里被鬼子发现了，糟蹋了。仓门有人被鬼子抓到陆郎的，然后推到塘里，一个叫顾永同，还有一个叫李

长林,这两个人都没被淹死,被家里人从死人堆里找出来的时候手还捆着。鬼子是从仓门开始烧房子的。有个家里跑船的叫朱四旺子的,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当翻译,他搞错了,从吴家桥开始烧,大坝桥的北面是江宁,南边就是陆郎,千子桥是在陆郎的。但翻译搞错了,从清修的吴家桥就开始烧了。

那时我们跑反到马鞍山的濮塘镇,在那呆了两三个月。夏孝义是当时我们这边名气最大的土匪,跟新四军联合抗过日。建中的秃老九,也是那时的土匪,不打日本人,专门搞当地的有钱人。当时村里的保长就跟村长差不多的,收收税什么的,不打人的。

有一次,我挑了一担扫帚,很大的那种,到江宁镇上去卖钱,被一个汉奸喊过去,让我去给房子周围割草。旁边的日本狗看着我,一直干到晚上,扫帚他们没要,我又挑回来了。那时江宁镇上的粮管所有个山头,山头上住着鬼子。大概我 25 岁时的四五月份安民了,种田的种田,安民后鬼子就不常下乡了。那时没有良民证就不能上街。

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人说你们大大的,日本小小的。

(二) 原铜井镇调查

1. 陈福英口述

陈福英,女,1929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安民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4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苗李华、曾金海

跑反的时候我 9 岁,是江宁华西街的。爸爸、妈妈、爷爷、两个叔叔、两个婶婶和我共八个人一起跑的。跑到陆郎那边的宝塔的一个学校里面躲起来的。跑反回来后发现家里的房子全都被烧了,有九间草房,是麦秆盖的。我父亲弟兄三个,每人三间,都被烧光了。没有地方住了,就



陈福英

每人又盖了两间房，不能跟原来比，很苦。两个叔叔家的两个妹妹跑反时得病了，回来后没多久就死掉了。

我父亲叫陈金生，父亲后来讲街上有个人被鬼子追，躲到我家里了，鬼子于是就把我家的房子一把火全烧了。二叔叔叫陈茂生，家里是种菜的，回来后发现菜园都被鬼子铲掉了，又急又气又怕，就这么得病了，过了一年左右就死掉了。

安民以后回来，日本人还会到村里抓妇女，我妈妈邵金英就是被他们抓过的。那是1938年的四五月份，我10岁，父亲当时没在家，我在家亲眼看到两个鬼子把母亲抓走的，我们不敢反抗。几个小时后妈妈就回来了。爸爸知道后很生气，骂妈妈怎么不跑的，还叫妈妈走，不要再回来了。造孽啊！当时村里还抓走了几个妇女，都回来了，没有被杀。我爸爸脾气不好，在这以后更是经常打骂妈妈。

2. 吕圣华口述

吕圣华，女，1925年1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安民街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苗李华、曾金海



吕圣华

我是铜井大队的，鬼子来时我 14 岁，他们来时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跑反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弟弟一起跑的，我在地主家放牛，地主是姚望村的。

日本人开着车，看到跑反的就打，叔叔吕宗兴的耳朵部位被鬼子打了一枪。还有一个戴严金，手臂上也被打了一枪，他们两个都装死，鬼子踢他们，他们也不动，这才躲过去的。那个时候，有两个 20 多岁的姑娘，南京来的，跑到了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收留了她们。她们当时还穿着旗袍，跑到田埂边被抓的，两个日本人要强奸她们，她们死活不依，老太太也跪下求情。日本人不管这些，三个人都被打死了。鬼子当时沿着铁路跑，不敢往山里跑。

窑旺村有两个姑娘，是亲戚，一起被抓的。一个死活不肯跟日本人睡，就被枪打死了；另一个胆子大，从了日本人，没有被打死。窑旺村还有一个媳妇，在田里干活，鬼子来了，要强奸她，不肯，一直哭，那时是二三月份，她婆婆讲还是从了吧，不然小命都没了，于是婆婆送媳妇去陪日本鬼子。窑旺村还有两夫妻吵架，媳妇生气，跑到田里干活，被日本人发现强奸了。那个时候可怜啊，鬼子到处找猪、鸡，找花姑娘。

当时，镇里面来了几十个日本人，都是 20 多岁的样子，个子高高的，住在现在工区房子那边，后来就住在火车站（铜井）。那个时候，大鬼子住在地主家里，小鬼子住在老百姓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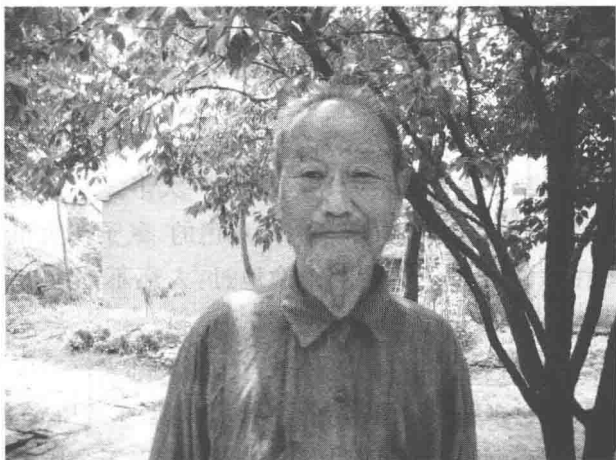
3. 王明勋口述

王明勋,男,1925年1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牧龙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王明勋

鬼子从共和村到了这里,穿着黄制服,是冬月十七日,当时我14岁。第一天是八个日本骑兵过来侦察的。日本是从芜湖来的,见到国民党的兵就砍,马路上被杀的人很多,还有老百姓。我们村有个叫余宗成的,是贫农,有50多岁,他帮和丰店挑黄烟到慈湖,碰到了日本人,被日本人逮到慈湖火车站杀掉了。在日本人来的前几天,国民党军的八十八师向芜湖方向撤退,过了后,第二天,日本人就过来了。先是八个日本骑兵过来,国军撤退时把牧龙的木桥烧了,日军就用老百姓的门、还有棺材板,让老百姓把桥铺起来,要过去。后一天就见日本大部队过来,前边是坦克车,有三四辆,后边有千把人,从芜湖来的。天上还有飞机,飞机飞得不高,后面还有一些,都是几十人的。

在这一天,有个女的叫王秀子,娘家是王村的,丈夫是魏锦钱,牵了个小黄牛,被日本人发现了,要牵她的牛,她不给,日本人给她胸部一枪,把她打死了,死的时候50多岁了。

在铜井街,有个地甲(打更的),叫四三,日本人到后,他还打更,被日本人杀死了,就在铜井街福音堂打死的。

日本人来后,街上都闭市了。在铜井街,有一个开布店的,叫戴荣生,当时五六十岁,留下一个人看店,日本人敲门要布,他精神有些问题,不给鬼子开门,鬼子就用刀把他戳死了。他们用刀杀老人,用枪打年轻人。

这以后,牧龙还有被打死的人,有个叫施二别的,30多岁,40岁不到,没跑反,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

在陆郎那件事发生后,第二天下午鬼子到大杏塘村,看见村上没人,把村上的房子都烧掉,烧的烟很大,房子烧掉一大半。

老百姓叫铁路是阎王关,火车车头是黄色的,鬼子在火车上架枪,见到人就打,要过铁路的人只能晚上偷偷地过,人还不能多,见到车就要趴下。

日本人来了以后,打鸡、打猪、强奸妇女,每天都来。王成发的祖母,叫王余氏,在我们村东头菜园里,弄个篮子,把鸡盖在矮树底下藏着。鸡听见日本人皮鞋响,就叫,鬼子就用刀把鸡篮提走。王余氏就拼命地要,日本人就用皮鞋踢她,用枪托打,嘴里血直流,都不能动了,我们躲在旁边看到的,不敢拉,一拉就会被打死,当时她60多岁了。村上狗子被打死的多呢。

在江宁镇火车站,有一营多的国民党兵俘虏被刺刀刺死、烧死。

陆郎的那件事,是陆四五子带的日本人,从谷里来的,来了就烧,跑到村子里,见到人就打,我们在村上听到枪声、看到烧的烟,烟雾很大,都飘到我们村上了。看到一部分陆郎人往我们村上跑,一直跑到江边。鬼子当天没追到人,第二天就在靠山的几个村抓了好几十个人,有的杀掉了,杀得多。上陈庄的张老虎先是被关在房子里,后来把他摔到塘里,用石头砸死的,是听李良臣讲的,他是逃回来的,逃回来的还有李臣槐、王光明、王小生,这几个都是被抓走后逃回来的。日本人还不解恨,又来抓人,来了十几个兵,我们跑得快,跑不快就会被打死。逮了40多个人一起杀光了,塔下的韩振兴,当时60多岁,被戳了八刀,晚上又醒来,后来还是死了,是在陆郎被杀的。这一天逃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妇女,背

着一担东西，就在我前面 30 米远，被打死了。死的还有塔下村的李殿富，当时 40 多岁，是打的腰。还有小英，是小名，女的，当时 40 多岁，在李庄村前，李家银的妻子，是孕妇，也被打死了，肠子都出来了，淌的血都是紫色的，母子俩都死了。叶孙氏是红庙的，往山上跑，被打的膀子，打伤了。

村上烧的房子不少，不给救。鬼子在山头上，看到哪个救房子，就打他。

鬼子到处找妇女，妇女躲起来了，就烧房子，村上房子是连在一起的，拆掉两间，才没有全被烧掉。

鬼子刚来的时候，在陆郎事情发生之前，张褚村的王兆祺的弟弟王小二，在家看门，看见鬼子来了，吓怕了就跑。鬼子跟在后头，跑到移忠寺后山大塘边上被日本人开枪打倒，打的是肺部。鬼子看见倒了，就走了。王小二还能捂着跑到家，到家就不行了，抬到陆郎找医生看，也没用，伤口血直淌，还是死了。

天天死的人多呢，村上不敢蹲，就跑到山沟里搭个棚。后来日本人搜山也不行了，就不保险了，又跑圩，鬼子又到江上。只好晚上来家睡，还有人把岗，日本人来了，就跑到田里。

1938 年 6 月份，新四军来了，五月初四把牧龙铁桥炸了，后来又把看守桥的人打死了，鬼子就天天下来抓人，怀疑我二哥是新四军，逮起来，看到有一个新房，往房间里找妇女，把我二哥放在房门口，我哥就乘机会跑了，我二哥叫王明漳，大我 4 岁。

牧龙桥被炸掉了以后，日本人派兵守，作为一个据点，盖铁房子，晚上封锁起来，用铁丝网搞了一个门，人经过，必须敬礼。王志崑一次经过那儿，日本人故意不看人，老头子就没喊头目，日本人就叫狗咬，穿的夹袍子被狗咬得不成形了，身上也受伤的，被吓了，跟村上人说，不能走这条路，后来就病倒了，年把两年就死掉了，死的时候 43 岁。王光进和他侄子王明业经过也没喊头目，日本人叫他们互相打嘴巴子，王明业打他叔叔打得不响，就叫他打，嘴巴都打肿了，王光进当时三十来岁，王明业 19 岁。王五六子，20 多岁，也没有向日本人鞠躬，被日本人用白布蒙眼，唤军犬咬，用刺刀戳他衣服，吓他，后来把他放了。日本人在墩子山有碉

堡,作防御工事,都是防新四军的,在铁道口一直都盘查,一直到投降。

4. 侯礼银口述

侯礼银,男,1924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大塘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侯礼银

日本人没过年的时候就来了,从南京来的,杀的人多呢。是开着汽车过来的,七八个人,其中五六个人有枪,见到老百姓就打,强奸妇女,惨无人道啊!还有侮辱过的被打死的。一天,日本人过来捞鸡、鸭、鹅,叫老百姓跟在后面挑,给他送。我父亲跑到前面村的李村,村上人跟他讲,不要回去,说日本人还在你们村呢。我父亲走圩埂下来,看见日本人,赶紧躲在塘埂底下,日本人放了一枪。我父亲他们三个人就往村头望,被日本人看见了。三个日本人过来,两个日本人开枪打的,他们当场就被打死了。我父亲被开了两枪,一枪从胸口打的,还有一枪打的小肚子。我父亲叫侯诗才,当时39岁,打死的时候是正月二十的上午10点。其他两个被打死的,一个叫侯礼功,是跟我们同宗,当时50多岁。还有一个叫马老二,比我父亲大五六岁。当时我还有个奶奶,我看到人被打死

了,还不知道是我父亲他们,就问我奶奶,父亲去哪了。奶奶讲:你父亲去村西头了,我就去看了,一看是我父亲,就趴在他身上哭,塘里的水都淌混了,全是血。我拖不上来,后来是我们村上人拖上来的。日本人要走了,还打死了一条狗。以后我就成了孤儿,帮人家放牛,不要人家钱,只管饭吃,过年也要饭吃。我们家两间小草房没烧,烧的是大房子。

我们前面陶村的一个老头,看见日本人来了,就去给亲戚送信,来不及跑被打死了,当时快60岁了,是秦和义的父亲。

还有陶正贵的大女儿叫小凳,当时十八九岁了,被两个日本人带到我们窑厂的洼子里强奸了。当时是春天,顶多3月份,也是上午,是我们看见的,日本人男娃子不管的。

还听说铜井大队的窑旺村的两个姑娘被日本人强奸后打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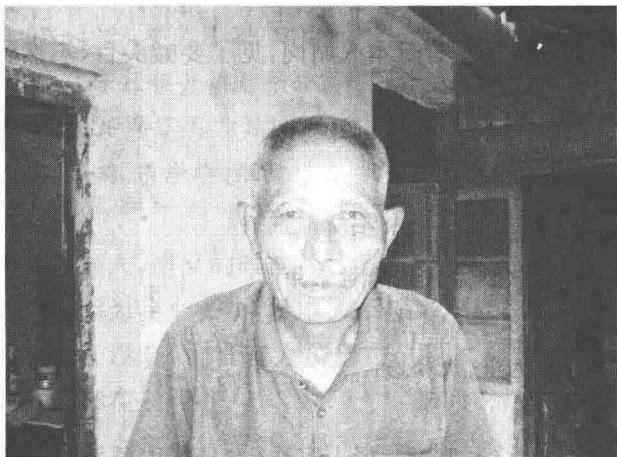
5. 孙兴发口述

孙兴发,男,1928年2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陶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孙兴发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0岁,那时住在畔塘。家里有七个人,兄弟有

四人。日本人来的时候是阴历十一月份,已冷了。大塘那边死的人多,有两个姓侯的,当土匪,日本人来时躲在湖边,被日本人打死了,死时有50多岁。在铜井那边,有两个从南京过来的,到这边的亲戚家,一男一女,在叫梁山抗(音)的地方被日本人打死了。死的时候男的有40多岁,女的也是差不多。

我还看到,日本人向我们村里边的两个老太太要姑娘。日本人看到姑娘就要的。

大塘的侯礼银的老头子在有河有桥的地方,叫土桥子的地方被打死的。

我姨妈姓王,家在魏村,日本人看到姨妈家有牛拴在门口,就要牵走,姨妈不让,就被打死了。就在我村,有一次日本人来找姑娘,但人都躲起来了,又来两个妇女和一个姑娘,一个是我家门的婶婶,姓戴,有二十七八岁,另一个是村上的,我们也叫婶婶,姓时,也有20多岁。那个姑娘还没出门,姓张,十七八岁。她们通过地窖躲在房子的夹墙里边,日本人把房前堆了很高的柴草,要烧房。这时,在外边的老太太喊:“出来呀,要烧房子了。”没办法,两个妇女出来了,日本人就没烧房子,在房里侮辱了她们两个。那个姑娘没被发现。这是我亲眼所见,那时我小孩子,不用躲。

安民后,牧龙火车站有日本人站岗,见了要喊头目,不然就打。陆郎事发生后,房子也烧了不少。

6. 孙宗文口述

孙宗文,男,1923年7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陶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4岁,帮人家看牛,日本人戴黄帽子,打鸡打猪,人见到就躲。当时我们不敢蹲在家里,晚上怕,就睡在土洼里。有一次,全村人躲在夹墙里,小孩哭,日本人听见了就要烧房子、要女人。后来我



孙宗文

嫂子被日本人带走强奸,过了两三个小时回来的,总共带走三四个女的。我嫂子叫戴六英,当时 30 多岁,有小孩了。日本人打鸡,都是让我们帮他拎过去。我母亲看见日本人杀人,吓得死在家里。母亲姓蒋,当时 50 多岁。我们家 2 头猪被打死,还有 12 只鸡也被捞走了。

7. 严大喜口述

严大喜,男,1923 年 7 月 23 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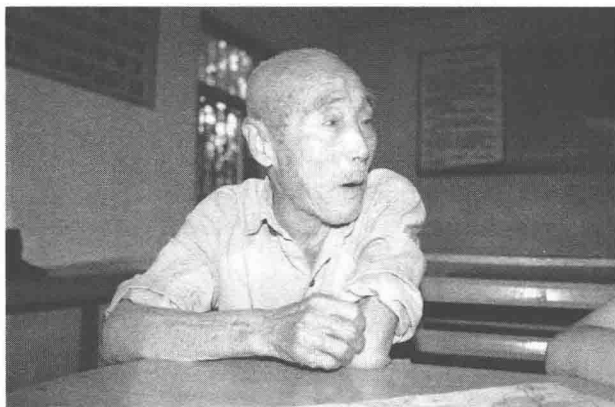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5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我是铜井三兴人,跑反的时候,我 15 岁,是冬天,父母、四个哥哥都跑得了,我没跑,因为我个头小,日本人不抓老小,父母他们没到过年就回来了。我家房子没烧,也没有人员伤亡。我大哥今年 96 岁,二哥 93 岁,现在都还在,都在三兴村。

我听说我们一个亲家公,姓龙,是吴庄村人,是我大哥家侄女的老公,当时 30 多岁,晚上从山里回来,从马路上过,给鬼子看到了,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是冬天,穿棉衣。



严大喜

我们那个小妈妈(婶婶),叫山满子,在家里被路过的鬼子看见,没跑掉,就被三四个鬼子轮奸了,她没有反抗,所以保住了一条命,叔叔叫严正达。鬼子出来后又到我家来找妇女,我家没有,就把桌子、脸盆等生活用品用枪拨到了地上,说“你家没女人”。还有一次,五个鬼子逮到三四个女的,带到了汤宝山一个姓龙的家里糟蹋了。这三四个女的不是我们村的,不认得。鬼子都要找漂亮的、年轻的,不好的还不要,如果被他看到了就不敢跑,一跑就给打死了。

鬼子有时跟老百姓换衣服穿,他们把外套脱了,把枪叫老百姓背着,然后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去抓姑娘,抓到就强奸。他们要是来晚了,人都躲得了,就抓不到。后来听说治安维持会找了两个妇女,鬼子就不再下来找姑娘了,他们也有制度的。开始一两年里经常下来找东西吃,后来就老实了,很少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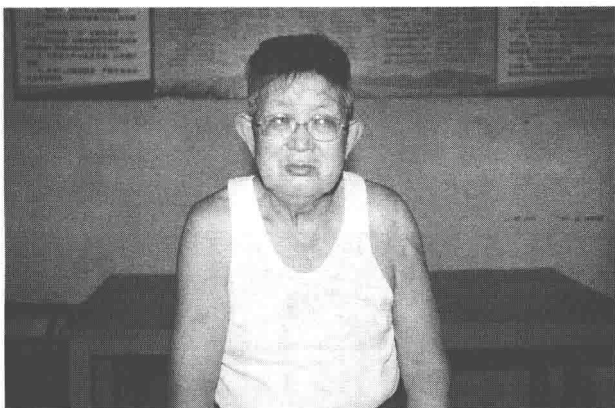
8. 周大发口述

周大发,男,1933年5月1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周大发

我家是新民的，鬼子是冬天晚上来的。鬼子来的时候，放火烧房子，只看到火光红了半边天。我们家对面住了一个有钱人家，他家有枪炮弹，火一烧，就炸得了。

有一家开茶馆的，是一个赌博的地方，有七八个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打麻将，有个老头出来放风，姓李，儿子叫李良禄，看看鬼子来了没有。过了没多久，被一个鬼子看到，他也看到鬼子了，他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被鬼子“砰”的一枪打中了，其他人吓得散掉了，谁知道就一个鬼子，等鬼子走了，大家出来一看，那个老头的肠子都淌出来了，死掉了，血淌了一地。当时他一枪没有被打死，后来疼死了，周围庄稼地里的庄稼被他压了一片。

我看到两个鬼子强奸了两个姑娘，就在我家隔壁，姑娘最大不过20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当时她们俩吃过饭后，在村里的土地庙躲避日本人。有两个鬼子路过，带着猪耳朵帽子，看到她们笑着说“大姑娘，大姑娘”，两人听到后就往村里跑。村里有几个老头没有跑，他们也吓得躲起来了。鬼子把她俩弄到屋里床上，关上房门强奸了。鬼子走后，她们的父亲就把她们背回了家。

鬼子来找鸡，把我爷爷家的十几只鸡和我家的十几只鸡抓走了，一共二三十只，抓了一个民夫，用筐子带走的。

9. 梅家旺口述

梅家旺,男,1934年1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梅家旺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三四岁,我家是在牧龙。当时往山里边跑反,太太(父亲的奶奶)没跑,爷爷和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还有我跑了,我们是回家后过的年。听说从铜井街上一直烧到马鞍山,日本人看到大路边上的房子就烧,烧了很多很多。我家的房子靠近神山,隔着这个山岗子,火没烧到我家。

听人讲过鬼子杀人的,杀的是一个怀孕的妇女,当时没有跑得了,被鬼子用刺刀杀死的,就是这一路的,在跑反的路上。也有听过强奸妇女的,但庄上没有听说过,鬼子投降时住在这里的有二三百人。

10. 陈增文口述

陈增文,男,1929年2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洪幕村大柘塘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陈增文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9岁了,我们当时还小,不用跑。那个时候青年、妇女、小姑娘都跑。日本人不惹老的,也不惹小的,我们小孩不用跑的。我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姐、妹妹和我八口人。我姐姐年龄大了,她和爸爸妈妈都跑了。我记得跑的时候,天已经暖和了。我小,和妹妹跟爷爷在家,见到许多跑反的。我家的草房和山墙被烧掉了,庄上其他五六家房子也被烧掉了,庄上人家也不多。

我见到日本人来到村里来要鸡、要猪,把鸡吓得直飞,他们一群人把鸡赶到山上去抓。

我家当时种了二亩地,为人做长工,妈妈砍柴卖,买米和洋火。那个时候,鬼子经常到我们村里来。有一次,自卫队与鬼子打了起来,具体多少人,我记不得了,只记得自卫队把鬼子包围在村子里面,鬼子跑不出去了。到了晚上,他就烧房子,冒出来的烟穿过了山,趁着混乱才跑了出去。

鬼子在我们村没有杀过人,我听说南庄那边杀过一个媳妇,是王培银的妹妹,是我姐姐隔壁的。鬼子要强奸她,她不依,最后还是被强奸了,完了,就用刺刀把她杀死了。还听说过我们底下一个村,姓王的,被鬼子糟蹋了,她家人当时都跑掉了。鬼子当时没有杀她,她儿子是王家林。

鬼子来的时候,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啊。安民之后,鬼子

才来这里开矿，他们的技术要比中国的高，开矿他给吃的，在这里住着十几个鬼子，就在我家隔壁，那些小鬼子经常出来与我们玩，给我们吃糖，是台湾的，台湾不是给日本人占了嘛，老鬼子就从来不出来。这边山里头有新四军的，他们经常晚上来打日本人。鬼子人不多，他们害怕，一有新四军来，就放炮。当时鬼子告诉我“放炮不要怕的”。

鬼子抓人开矿，没有当地人，都是北方人，侂子。他们大约有百八十人，住在山里的庙里，现在拆了，没得了。侂子苦啊，睡稻草，上面铺一个麻包，有的有被子，有的没被子，就用别人不要的麻包，来卷身体。当时他们有一个带班的中国人，日本人把钱给那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再把钱给侂子，侂子都是自己买粮自己吃，吃得饱的，没什么好的，日本人不不管他们。

当时死了一个侂子，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开矿，放炮，炮没响，他去扒开看看，炮就爆炸了，把他炸飞了，人头、帽子、眼珠子都飞得了，其他人用芦席包包埋得了。

开矿时我十一二岁，具体开了多少年，我也记不得了。等鬼子走了，那些人也散掉了。

11. 李家仁口述

李家仁，男，1926年8月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洪幕村李家大村3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我十一二岁跑反的，就跑到我们周围的山上，其他地方的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有山，好躲。当时是冬月，父亲、母亲和我三人。在回来的路上，村口塘那里看到一个尸体，是个女的，是南庄王光明的老婆，当时有20多岁。听说是鬼子要强奸她，她不同意，就被杀得了，具体情况我不晓得。

房子被烧得蛮多的，具体谁家的不记得了，有草房，有瓦房，鬼子经常来抓鸡，找鸡蛋，但是不多。



李家仁

我听说嵇凹那边王民龙的母亲被鬼子用枪打死的,当时 40 多岁,大约是在 1938 年的夏天。她本来是躲起来的,日本人烧房子,烧到她家了,她一急,就跳起来说“不得了了,房子被烧得了,使不得啊”。鬼子看到,就一枪把她打死了。也有被强奸的,有的跑得了,当时太小,不记得了。

12. 王传英口述

王传英,女,1932 年 11 月 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洪幕村小洪幕 1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5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我娘家是小良塘的,我家嫂嫂被强奸过。嫂嫂姓董,大名叫什么记不得了,小名叫大杏子。哥哥大嫂嫂两岁,哥哥叫王传新。嫂嫂当时 20 多岁,哥哥嫂嫂都跑,哥哥朝外跑,嫂嫂躲在沙塘边的菜园子里。两个鬼子从这儿经过,给鬼子发现了,就在菜园子里被轮奸了。时间大概是春天,具体想不起来了,嫂子跑回来又哭、又急。

鬼子经常下来抓鸡、抓猪,有多少只逮多少只。猪太大,他不要,他朝人家要蛋。我弟弟小,他把两腿一叉,就说这里有“蛋”。鬼子拔出刀



王传英

要割。我父亲跪下求他，这才放掉了弟弟，那个时候，我弟弟才七八岁。

13. 施文英口述

施文英，女，1925年10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洪幕村大柘塘2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我当时13岁，我娘家是牧龙天和村的，12岁时来这边做童养媳。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跑反。我家当时有公公、婆婆、哥哥、一个小姑子、两个妹妹、一个大伯子、一个小叔子，还有我老伴和我。哥哥嫂嫂那时还没有来。青年人跑、妇女跑、媳妇跑、姑娘跑，我们还小，不跑。日本人跟自卫队打仗时，我家的一个山墙和三间草房被烧掉了。自卫队把鬼子包围了，走不了了，鬼子就烧房子。鬼子具体多少我也记不得了，只听到枪响，不敢出来看，记得那是七八月份。

跑反时，老的、小的不用跑，青年人不跑，就会被抓夫。鬼子好的还好，不好的就会杀人。

开矿后，日本小干部来开会，有时带翻译，有时不带。不带时，你听不懂，他就打你。日本人坏，恨不得把你搞死。

14. 王芝兰口述

王芝兰,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天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我老家在杨家村,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大概有八九岁。家里有爷爷、奶奶和四个妹妹。家里人都种田,很穷,我没有读过书。当时我们家住在离大村很远的地方,是独家村。

1938年2月的一天下午,差不多是3点钟,三个鬼子追一个二十来岁姑娘。姑娘从我家旁边逃走,鬼子还以为她躲在了我家。他们点火烧了我们家四间草房,家里面的粮食、家具和腌制的咸菜都被烧毁了。当时除了外逃的妈妈以外,我们都在现场。鬼子不让我们救火,我们哭成了一团。后来,我们到了附近的大村子,投奔那里的亲戚朋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买了块地皮,搭了个简单的房子安了家。

我记得1938年冬天里的一天,有六七个妇女被三个鬼子追赶,躲到一个地主家里。他家的房子一间连着一间,里面是相通的。妇女们躲在屋内的草垛下面,草垛上面还有个梯子。她们吓得浑身发抖,震得草哗啦哗啦地响起来。鬼子闯进屋子听到声音之后,大叫:“花姑娘,大大的有。”后来,几个妇女一个接一个从后院跑了。鬼子以为是那个地主老头放走了她们,先是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地主被打得满口是血。接着,鬼子用枪拐子狠狠地捣他,地主的腿也被打伤了。然后,鬼子还打了他家几只鸡带回去了。

有一次,鬼子进村,我姨娘、妈妈和几个妇女躲在地窖里。姨娘抱着一个小孩,当时孩子正在吃奶。小孩哭得很厉害,其他的妇女觉得害怕,说:“不能哭啊,被鬼子听到不得了了。”姨娘为了不让孩子出声,紧紧捂住孩子的嘴,结果,就把孩子活活地捂死了。第二年,我听妈妈说了这件事情。

1939年的冬天,我曾看见一个日本人强奸一个17岁的小姑娘,她的妈妈叫冬红子。当时,鬼子把她女儿拖进房间,她在屋外听见女儿的哭

喊声。她哭着哀求日本人放过她女儿,用她替换女儿,日本人不肯。结果,女儿遭到强奸。

15. 俞春梅口述

俞春梅,女,1922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双虎俞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俞春梅

鬼子来不讲理,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那时我姨爹和姨娘在我家,鬼子看到了,在我姨爹脖子上砍了一刀。他当时戴着礼帽,没被砍死。我当时吓死了,喊:“不得了了,姨爹爹头被砍了!”我姨娘后来就把他带回去了,他家在清修,姓陈,当时他四五十岁吧。在家歇了好几年才死的。

当时山上人家挖的地窖,我们躲在里面,鬼子有时来有时不来。

我大妈妈家,有两间小草房,两个老人住里面。我大妈妈腿不能走,就住到了儿子家。她家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去南京了,另三个住家里,就在我家隔壁。鬼子一来就把她的两间草房烧了,还好他们住在了儿子家里,人没被烧死。我家的四间草房也被烧掉了。

16. 柴普口述

柴普,男,1933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双虎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柴普

我是十七八岁到这个村的,不知道那时这里的情况,但以前听这里的老人讲过一些。当时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在茅山搞根据地,在白山脚下的双虎自然村也有游击队。

在我家前面的一排草房就被鬼子烧掉了,在柏塘奸污了很多妇女。当时鬼子在我们村绑了二三十人,说他们是游击队,用石头捆着,带到了陆郎湖边,把他们都推了进去,后来都没回来。其中有个叫小毛子的,其他人的姓名就不清楚了,什么游击队啊,都是二三十岁的庄稼汉。

鬼子在黑坳那边也杀了很多。年纪大的妇女没跑,也被鬼子抓去奸污了。我妻子的一个老表,是女的,跑反了,又回来拿小孩子的衣服,被鬼子抓住了,想污辱她,她不肯,爬起来就奔,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她家是铜井那边的,有三四十岁了,姓什么不记得了,已经没后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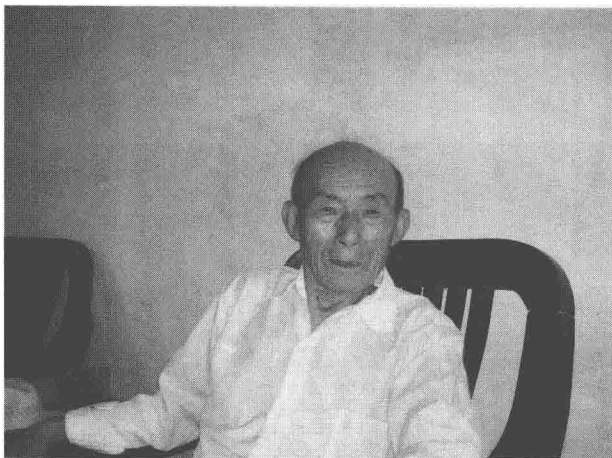
17. 孙德芝口述

孙德芝,男,1921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双虎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孙德芝

我记得鬼子好像是三四月份来的吧。当时村里有甲长,鬼子让甲长找花姑娘。把村里人家的被子拿去,叫百姓送到后面的后朱村的一个地主家里,叫李良成。他家房子大,把被子铺在地上,天冷,在房子中间烧着火取暖。鬼子还把妇女拖过去奸污,当时有20多个妇女被拖了过去,鬼子把她们污辱后就去了陆郎。

牧龙村的一个妇女,姓什么记不得了,有40多岁吧,跑反时被鬼子看到,一枪打死了,就在那边的山上。

双虎村有个姓孙的,小名叫小毛子,二三十岁吧,被鬼子抓到了陆郎,推到塘里淹死了。现在没后人在了。

当时鬼子不常来这,房子也没怎么烧。我家里人多,十几个呢,跟他们一起跑反,躲在山里,有人报告鬼子走了,再回来,如果鬼子来了,就再跑反。

18. 王文兰口述

王文兰,男,1916年9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三兴村金塘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曾金海、刘运玺、仇松杏



王文兰

鬼子七八月份来的,秋天来的,看到人就打,打死的多,跑的全打死了,我们都躲在山上树林里。

有两个日本人来的,一来就把狗打死了,什么东西被看见了就会被打,有鸡、鸭、猪。妇女不打,找妇女,看到一个人就叫带着找姑娘。我们村上也有一个被强奸的,是王文涛的老婆,是躲在圩里被两个日本鬼子抓的。她小名叫六英子,姓陶,当时二十几岁,被强奸后放回来了。圩里被烧了一些房子。

我也到石头山捶过石头的,都是用桶量。

鬼子后来就不打人了,到我们村上还要迎接他。

鬼子一开始住在铜井车站,后来投降了,住在黄土岗,就是现在的村部,那个时候可老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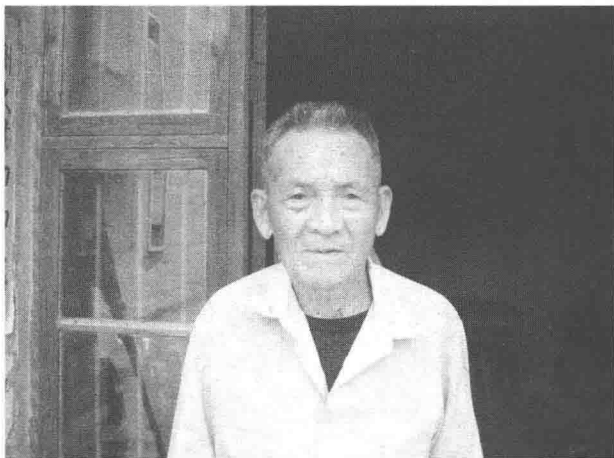
19. 严大银口述

严大银,男,1925年7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三兴村小松园村2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曾金海、刘运奎、仇松杏



严大银

日本人把糖果给小孩吃,还要给他抓鸡,当时大人都躲起来的。我家里养的牛也赶到山里,日本人车开不进山,小孩蹲在家里。日本人来的时候,是八九月份,是四五个鬼子来的,用枪打塘里的鸭子,猪小不要,要大猪。村上有一个妇女被侮辱的,因为一只眼睛不好,没有跑掉。姓周,叫严周氏,32岁,她儿子叫严大富。当天是下午,在家里被侮辱的。一开始我们是往山里跑,后来在家里砌夹板墙,就躲在家里。

在三兴圩里,有一个人躲在树上被日本人打死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安民以后,就规矩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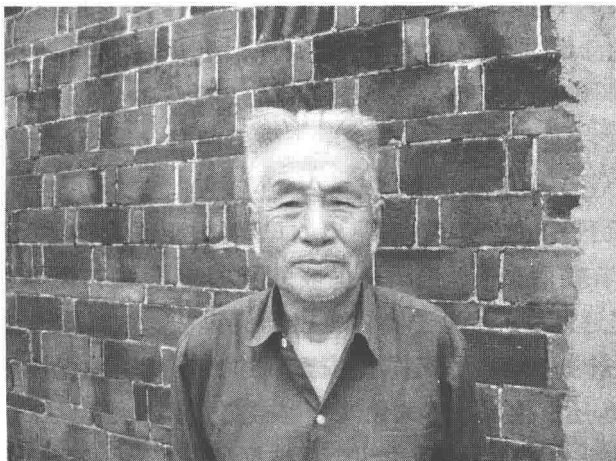
20. 毕光生口述

毕光生,男,1926年3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三兴村乌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曾金海、刘运奎、仇松杏



毕光生

当时鬼子是从现在的 205 国道来的,经常骑自行车来来往往,有的坐汽车,鬼子先到安徽的安东村,他们的人就往我们这边跑。

鬼子一来就打鸡、打猪,找妇女。鸡子打得多,家家都被捞过的,猪也被打了不少,叫老百姓把牲口抬上车,用汽车拉。

跑反的时候,我八九岁,是往我姐姐那跑的,在洪幕山里住了好长时间,有两三个月。有一次想家了,就和我姐夫走铁路过来,翻过铁路,看见两个鬼子骑自行车过来。我们一见到鬼子,就吓得往回奔。鬼子看见了,就骑自行车追我们,追到界牌就停下来,叫我们别跑,并把肩上的枪拿下,准备开枪。因为我们跑得远了,才没开枪,鬼子够得着才开枪。

安民以后,鬼子经常下来骚扰,问老百姓要姑娘,打死人无所谓的。三兴圩里水蛮多的,高的地方可以走人,低的地方全是水。一个叫黄毛子的,是安东村的,穿了一套新的棉裤,看见鬼子来了,就跑。那个时候是冬天,鬼子看见跑的人,相当重视。黄毛子用小盆子过水,上了田埂就跑。鬼子不下水,用枪打,鬼子打得蛮准的,50%能中。黄毛子跑不动了,就吓得趴在那儿,两三个鬼子盯着打,以为他不行了,才走的。黄毛子一直趴着,不敢动,衣服都湿了,最后冻死了。当时他 20 多岁。

鬼子打青年人多,会说你是新四军,拖着枪毙。老人小孩和妇女基本不打,就是抓姑娘。我们村的房子没烧。

有一天下午,也是冬天,鬼子从安东村来了,我们村上的两个女的躲到大苏山山洼里,被日本人抓到了。其中一个女的,是肖克有的妈妈,长得丑,鬼子叫她开路。还有一个是吴荣贵的妈妈,小名叫小枝子,长得漂亮,就被日本人侮辱了,是被两个鬼子侮辱的,当时这两个女的都是20多岁。

有一天下午,也是冬天,毕明忠的母亲,村上人都叫她采石佬,当时30岁左右,在前面小王塘的田埂里被鬼子发现了,也被侮辱了。她丈夫当时在村里远远地看着鬼子侮辱她,也没得办法。这时候还没安民。

我有一个姐夫,叫万平来,是安东那边人。被国民党抓民夫抓到南京去挖战壕,还没挖好日本人就来了。被日本人抓了以后,让他们五个人站了一排,一枪打过去,前边四个都被打穿了,都死了,他没打到,但他也跟着倒下了,装死。鬼子用还刺刀刺,看有没有没死的,鬼子用刺刀刺穿了他的棉衣,刺到了他,他没敢动,后来又用刺刀刺了他后脑勺。他没敢动,一直忍着。日本人以为都死了,就走了。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了家。这些都是他后来给我讲的。我们还看到了他后脑勺有个大疤。

小山坎上有个老人,叫吴春江,当时有五个外边来的妇女,躲在他家。三个妇女躲在床下边,没被鬼子发现。另外两个妇女被三个鬼子在床上侮辱了。在床下边的妇女吓呆了,村里人把他们拉出来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了,神志不清,不过后来好了。

石头山上,当时每个甲要派四个人到山里打石头。当时是保甲制度,每个自然村是一个甲。一个甲一天,轮着来干活。每个人一天要锤一大桶石头,这些石头是用来修铁路的。我也去过的。有一次,吴学孔杵米,我们等他,就去晚了,鬼子远远就开始骂,我们都被打了,还让我们跪铁轨。我当时十六七岁,又小,又怕,就跪下了。吴学孔、毕光根他们当时40岁左右,还有毕光顺,三十七八岁,他们三个都不跪,被打得趴在地上了,又爬起来。我说跪吧,会被打死的。最后打得爬不起来了,才放过了我们。那时差不多天天要打石子。打了几年,山头都被打平了。

石头山这里的铁路被炸过,时间是安民以后的一个上午,我听见了

响声。我们都跑到了铜井，铜井的老百姓都讲，不得了了，铁路被炸掉了。鬼子不用老百姓修路，老百姓也都跑了。当时石头山附近，形势紧张，见着人就抓。

听人家说，铜井被打死了十个人，那是安民以后的事。火车站当时有四五个鬼子，其中有一个鬼子经常打人，都出名了。有一天，他带了一个翻译官，到了百亩冲，有个新四军穿着便衣，装作在钓黄鳝，当时还有好多新四军穿着便衣在附近，这个钓黄鳝的新四军认识这个鬼子，就一枪把他打死了。这个鬼子有个日本老婆在这边，就跑到维持会闹，说要用十个人换他一条命，就在街上抓了十个人，随便抓的。鬼子乱抓，不讲的话就抓走，抓到江边。这十个人被日本婆子一枪一个打死了。其中有一个叫方本喜的，当时 40 岁左右，我认识，他儿子是铜井的铁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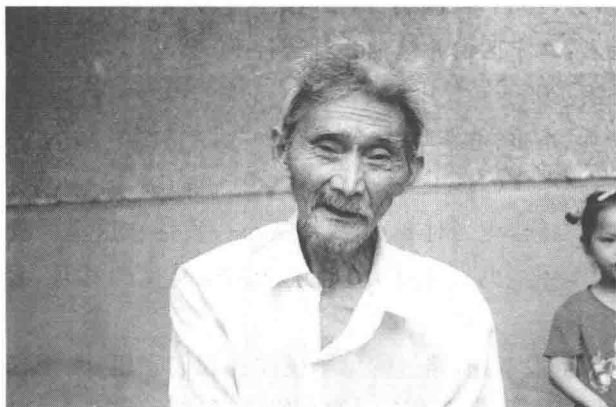
21. 贡宗林口述

贡宗林，男，1927 年 6 月 2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铜井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贡宗林

我是铜井村的，跑反的时候，我 11 岁。当时家里有爸爸妈妈、叔叔婶婶，还有一个姐姐，姐姐大我三岁，一起跑的，跑到了洪幕村的嵇凹坳，

听说陆郎人杀了两个鬼子，鬼子就过来报仇，把陆郎的房子烧得很多，人也被杀得很多。离我们村里把路的地方，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被杀的了，不认识，不是本地人，可能是跑反过来的吧。

日本人来了有两三年吧，大概是吃甘蔗的时候，也就九十月份，在铜井镇的大塘村的地方，离江边不远，有一次，日本人开着汽船，顺江就过来了，打死了三个人，又用刺刀刺，都是男的。他们跟我们一个村两个大队的，鬼子走了，我们去看的。

安民后，好多了，鬼子经常会下乡抓鸡，还抓猪仔，叫十几岁的年轻人给他们送过去。日本人还会来找花姑娘，我亲眼看见过有两次。一次是湖北的一个女的跑反住在我们村上，30多岁吧，反正不会超过40岁，蛮胖的，躲在别人家里，给鬼子找到了，记得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是夏天，不是一个就是两个鬼子，把她强奸了，然后就走了。还有一个是我们村的人，这个女的已经嫁人了，回娘家的，40多岁，长相一般，不胖也不瘦的，就在娘家被强奸了。鬼子走后，这个女的爬起来，就寻死，跳塘，死没死，我记不得了，可能没死，大概是下午，还穿着夹袄子，应该是春天。

22. 戴华侨口述

戴华侨，男，1930年11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铜井村汤村1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当时8岁，我们从小一直住在这里。我小的时候，耳朵上有个耳环。鬼子来了，把我抱起来，摸我的耳环，经常和我们玩的。

当时我们都没有跑，路过的鬼子就住在我们家里，大概有一个班，就住在我家堂屋里。我家里那个时候有奶奶、父母和我。

我还见到在铜井河沿那个地方的一个断桥，一个姓戴的姑娘被鬼子打死了。她比我大一岁，当时趴在地上，身下面有一摊血，身上衣服都很完整，我们亲眼看到的，当时鬼子是用枪打死的。



戴华侨

当时我奶奶的干女儿被鬼子强奸了。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只是知道她跑到我们家里,哭得特别厉害。

23. 孙清顺口述

孙清顺,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潘祁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孙清顺

我老家就是潘祁村，家里弟兄三个，还有姐姐和妹妹。当时妹妹还小，我排行老二。鬼子来的时候，我当时10岁。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一起跑反跑到洪幕的山里面躲起来，蹲了三天，我和哥哥就一块回到家里来了。我记得那是冬天，家里的三间草房没有被烧，村里的稻草垛子被烧了，其他庄上烧得比较多。

跑反的时候，谢余夫带着怀孕的老婆撑船想逃出去，一个鬼子从江边过来，喊他们回来，他们没有听。鬼子的枪很准呀，鬼子一枪就把他和他怀孕的老婆给打死了，子弹从谢余夫的背后穿过去的，还射中了他老婆，一家三口就死得了。当时谢余夫有二十七八岁吧，我们在江边看得很清楚。

还有一个姓肖的，他家人都跑得了，家里有一头牛睡在那里，十几个路过的鬼子从牛屁股上活活地挖了一块肉带走了，那块肉有十几斤重，那头牛就活活地疼死了。安民后，鬼子还是会下来，但下来的少了。他们打鸡、找鸡蛋。有一次，把杨家的一筐鸡蛋都带走了，一个也没剩。

鬼子什么坏事都做，我们经常跟鬼子玩，看到鬼子干的坏事。叶大华的老婆当时往山边跑，被鬼子抓住了，叶大华的老婆40多岁，长相一般，微胖。一个鬼子在外面，另一个鬼子在里面，两个鬼子就把她给轮奸了，就在我们庄上。鬼子强奸完了，就走了，女的后来就回家了，家里人也沒有打过或埋怨过她。

龙庄史丰银的老婆，在河埂上被两个鬼子轮奸了。时间好像是在冬天，不是在家里，当时她有二十七八岁，长得还可以，胖胖的。之后她丈夫经常打骂她，没法活了，自己上吊死掉了，好像是被鬼子强奸后的第三年就死得了。我们跟她是前后庄，这些事情都知道的。

村里面还有被杀的三个人，时间是在1937年。一个叫江正龙，30多岁；一个叫孙维成，40多岁；还有一个姓潘的，30多岁，叫什么不记得了。当时他们被国民党抓去，给部队送子弹。日本人攻中华门的时候，在雨花台到内桥那一段，被大炮打死的。当时有好多人去送，只知道死的就他们三个，别的不晓得了。

24. 江大林口述

江大林,男,1933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潘祁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江大林

我5岁时跑反的,跑到后山的一个塘子里,叫锅塘。当时父亲在外面,母亲带着我跑的,记得不能哭,一哭,母亲就用手捂起来,不给哭,怕被鬼子听到。

我的小叔叔被鬼子杀得了,叫江正龙,当时国民党抓夫,本来应该是我父亲去的,但我父亲刚从安徽打官司回来,路都走不动了,所以我小叔叔就替他去了,没想到,就死得了。叔叔一死,婶婶又给土匪抢走了。我叔叔家的姐姐,就没人管了,后来就送给别人了,可怜啊。她比我大四五岁吧,叔叔当时有30多岁。还有两个被杀的,也是我们村的。一个叫孙维成,40多岁;另一个姓潘,30多岁。他们跟我小叔叔一样,也是被国民党抓夫,给部队送子弹。日本人攻中华门的时候,在雨花台到内桥那一段,被大炮打死的。当时有好多人去送,只知道死的就他们三个,别的不晓得了。

奸淫妇女的事,我就知道后面龙庄的史丰银的老婆,在河埂上被两个鬼子轮奸了,时间好像是在冬天,不是在家里,当时她有二十七岁,

长得还可以，胖胖的。当时她丈夫经常打骂她，没法活了，自己上吊死掉了，好像是被鬼子强奸后的第三年就死得了。我们跟他是前后庄，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的。

25. 俞德水口述

俞德水，男，1931年7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集镇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俞德水

跑反的时候，我有七八岁。当时我家在新济洲，跑反的时候，我们都向芦苇荡里跑。因为芦苇很高，躲在里面鬼子找不到。当时是小姐姐带我们跑的，我父母在我6岁的时候就死得了。我小姐姐现在安徽芜湖。

鬼子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开着小汽船，“啪嗒啪嗒”的声音，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得到。村子小，这种汽船都能开得过去。鬼子通常在不发大水的时候下来扫荡，杀人、抢鸡，小孩见到了就跑，芦苇很高，躲在里面。鬼子讲话，你不懂的。

跑反的时候，有个女的被强奸了，是成年人，鬼子没有杀她。我没有亲眼看到，后来听讲的，是当地人，现在应该不在了，好像是姓陆的，不是很清楚。

我见过鬼子杀人的,具体的日期记不得了。后来,有一架日本人的飞机落在了洲上,就一个驾驶员,是村里人把他救下来的,他也是人呀,我们怎么会不管他呢?飞机可能是故障吧,他把鬼子旗挥了挥,来了许多日本人,把他接走了。来来回回,经常过来拆飞机,来了好多汽船,那个驾驶员最后走的时候,打了个手势,我们猜大概是“谢谢”的意思。当时也不敢围着看,不清楚有多少鬼子,时间好像是夏天。

26. 李商钊口述

李商钊,男,1934年7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福兴街83-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李商钊

跑反的时候,我有三四岁。父亲、母亲、太太(父亲的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妹妹一起跑的,就跑到了芦苇荡里的一个小岛上,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安民后,鬼子经常下来抓鸡、找鸡蛋,有时会来捞西瓜,但不给钱。

我们村里两个保长被杀掉了,名字叫李业恒、任昌万,大概都是40多岁。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我听人讲,在火车站那个地方,有个鬼子被土匪杀掉了。日本鬼子的老婆就要报仇,就说他们村里面有新

四军,不汇报,就让他们每家派一个人去镇上开会。这两个人告诉村里的村民说:“你们不要去,这不是好事。”所以,这两个保长就代表村里人去开会,然后就把他们给杀掉了,是日本婆子杀的,是在渡口的江边。杀了之后,扔到了长江里。

奸淫妇女是有的,五六岁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沙开万的老婆,没跑掉,被日本鬼子强奸了,就在他们家里。几个鬼子记不清了,只记得让张昌发给他们站岗,他们把枪栓卸下来,叫他背着。他老婆当时 30 多岁,沙开万有个女儿叫沙素云,原来是大队的妇女主任,现在不在了。

27. 赵先启口述

赵先启,男,1935 年 10 月 2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牧龙村魏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张增祥



赵先启

我家原来是在新济州的,跑反的时候,事情记不得了,只记得鬼子经常下来,抓鸡、找鸡蛋。我们村里有个汉奸,叫刘世和,解放后,被共产党枪毙了。他跟日本鬼子汇报说,我们村十家有九家通新四军,然后鬼子就叫每家出一个人去镇上开会。当时的保长叫李业恒、任昌万,大概都是 40 多岁。他们觉得不对劲,告诉村里人“你们不要去,这不是好事”,

他们两个人代表村里人去胡扬庙开会。当时是日伪政权，日本婆子身上披着横幅，写着“大日本帝国”，鬼子就把他们两个人杀得了，是在铜井河河口，被日本婆子枪毙的。之后，把尸体扔到了长江里。这两个人是为老百姓牺牲的，这是我们本大队的事，好像这件事后，没多久鬼子就投降了。

我还听说过在我们村有日本人的飞机掉下来了，但具体事情记不得了，因为父母不让看。

28. 吕宗盛口述

吕宗盛，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日本人来的时候很厉害，见人就打，还经常烧房子。我们村戴怀梁的姐姐在前面小河的地方被鬼子杀了。当时有两个鬼子要糟蹋她，结果没有得逞，生气的鬼子一枪打到她身上。铜井街上的房子也都被鬼子烧光了，吴亦贵、吴德明家20多间的房子被鬼子烧毁了。鬼子随意烧房子和杀人，高兴杀就杀，高兴烧就烧，吓死人了。

29. 戴荣楼口述

戴荣楼，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5岁，当时家里有祖母、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仅有两个月的弟弟。我记得那时候祖母看家，剩下的人都东躲西藏地逃命。有一次我们沿着铁路跑反，母亲背着弟弟。我们逃了两三华里才发现孩子丢了。母亲要回头寻找，一同逃难的都劝阻她：“不要去找

了,大人的命都保不住,还管孩子?”母亲舍不得弟弟,我们两个回去找,走了不久发现弟弟躺在铁路上,于是,我们就把他抱回来了。当时,日本有巡逻队在铁道上日夜巡逻,老百姓看到了巡逻队的鬼子,都吓得趴倒在地上。我们经常躲到山窝里,日本人不敢去那儿。等鬼子走了之后,我们才出来,逃到大湖的山里。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老百姓在老凹挖了一个防空洞。

日本人来的初期,我们不晓得他们凶。后来,鬼子杀人放火烧房子,我们才觉得他们可怕。193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亲眼看到鬼子杀死孟老五的事情。孟老五是个40多岁的外地人,我们都叫他侉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几个日本人追孟老五,在王八塘的附近,开枪杀死了他。当时,很多人都看到的。

我们这里有很多跑反来的南京人。我记得有一次在梁山的地方,好几个日本人追一个名叫二毛子的女孩子,企图强奸她。二毛子没有停下,一个劲地往前跑,结果被日本人一枪打死。日本人还经常烧房子,比如铜井街上的许多房子。我亲眼看到鬼子点火烧了方明瑜家的房子,大概有四五间都被烧毁了。他们还到处打鸡和猪,抓男人去当夫。

1939年或是1940年的时候,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在私塾读书,三四个鬼子在追赶三个姑娘,戴冬英、戚庆芳和小鸽子。她们都有十六七岁的样子。鬼子一直追到清水塘,戚庆芳和小鸽子跑掉了,只有戴冬英一人被抓到。日本人想要强奸她,遭到反抗,结果用枪打死了她。

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做坏事。当时有一个叫奇腾的小队长,经常到村子转悠,如果发现有日本兵做坏事,就加以阻止。

我到石山石矿做过苦工,每天都敲小石子,很累,手都吃不消。那时候,有几百个人被迫去做苦力。

30. 程方义口述

程方义,男,1926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日本人来的时候,实行“三光”政策。我在新济州,日本人没有来之前,先是飞机轰炸南京,老百姓非常害怕,躲地窖,或者到处乱跑。当时从南京跑反下来的人很多,日本人看见老百姓就打,抢肥猪、鸡鸭,还要花姑娘。老百姓受了很多苦,当时还有土匪,老百姓既受土匪罪,又受日本人罪。

戴德有的姑姑,冬英子,就是日本人打死的。梁山的梁福生的妈妈也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梁福生家养的一条大狼狗也被日本人打死了。有一个开粮行的,叫方明瑜,他家三间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我是长年划船捕鱼的,当时日本人开着洋划子(就是小汽艇)和土匪合伙在长江设关口收钱。我亲眼看见长江岸边被日本人开枪打伤了三个人。我的堂爷爷也是捕鱼的,他比较傻,他有一次穿了国民党军丢下的军衣,被日本人怀疑是军人,于是,将他抓走,后来又把他打死。我们一直到晚上看到爷爷的尸体漂在长江上才把爷爷的尸体收敛。

我家养了一头大肥猪。有一次,三个日本人到我家,一个要吃鸡,一个要吃猪,还有一个要花姑娘。有两个鬼子跑到别的地方了,剩下的这个日本人向我要鸡蛋。我和父亲曾听人说,日本人要什么,你给他就没事,于是就给了他几个鸡蛋。鬼子拿了鸡蛋以后,又跑到第二家要鸡蛋,其他日本鬼子抢了几只鸡就走了。

我在长江捕鱼,经常碰见日本人,开着巡逻艇,他们向我要良民证。有一次,我家的船由于没有带“pass”证,父亲被日本人打了几个耳光,当时,办一个“pass”证,要200块钱(相当于现在的)。有一次,几个日本人和土匪闯进我家另一个堂爷爷(程光和)家要钱,遭到拒绝后,就用汽油倒在他身上,放火烧。他疼得受不了,只好说出了藏钱的地方。于是被日本人抢走了三罐子的“洋钱”(袁大头,每个罐子大概有100多个)。

日本人在我们这里的石山开采碎石修筑铁路,抓了很多劳工,大约有几百人,当时我也干过。有一个日本商人叫安本,他承包石山,住在铜井老火车站,石山有五个日本人住。有一个南京跑反来的校长,充当日本人的翻译,此人非常凶狠,动不动就打工人,体罚下跪,老百姓非常痛恨他,就想把他打死。有两个土匪,想杀他,于是化装成钓黄鳝的,埋伏在安本和校长去石山的路上,两人发现安本持有枪,决定先将安本打死,

然后再干掉校长,谁知打死安本后,校长逃跑了。第二天,日本人怪罪路边附近的一户人家家主不通风报信,暗通坏人,就把家主活埋了,沿路管辖的两个保长、四个老百姓被打死了。

31. 朱来英口述

朱来英,女,1920年5月3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我娘家是秣陵朱村。当时,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7岁,家里有公公婆婆。鬼子进村的时候,我们背着山芋、米等东西跑反到安徽马鞍山的孙庄。那里有我家亲戚。

32. 赵德章口述

赵德章,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天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5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日本人到江宁的时候,我家里有父亲和一个兄弟,姐姐出嫁了。那时候,我们都种田。

1939年,日本人为了修建宁芜铁路,强占了石山。他们到村里抓人去开采石山,大概有几百个老百姓,我也去过一次。日本人规定每个人每天要锤多少石头,完成任务以后,才可以回家。日本人对待劳工特别严格,不给他们钱,也不给他们饭吃。

日本人委托一个叫安本(音)的翻译负责石山业务。他很厉害,到处抓人打人。当地人看不习惯,把他打死了。

上庄村谢如意的两个儿子,干活的时候不积极,日本人很生气,把他们活埋了。

在开采矿石的过程中,日本人发现了铜井铜矿并强行霸占。每天有几百个老百姓被迫开采铜矿。

日本人掠夺劳力开采矿藏,一直持续到 1945 年战败的时候。

有时候,鬼子还进村找姑娘。所有的姑娘都躲藏在家中的地窖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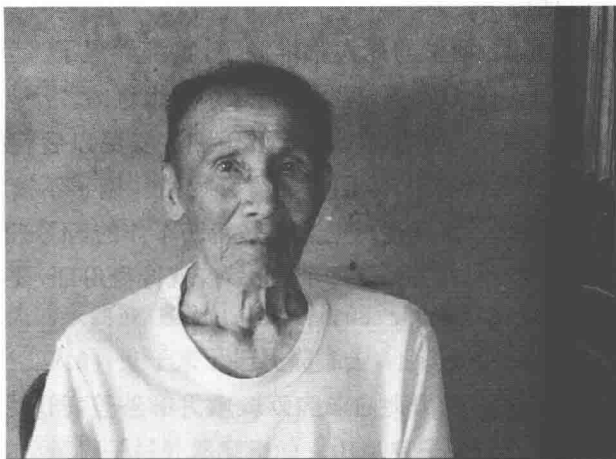
33. 查谱明口述

查谱明,男,1919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北庄郭塘村 10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曾金海



查谱明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19 岁。当时和爸爸一起跑反,往安徽向山方向跑,留妈妈和两个弟弟在家没跑。鬼子来了,顾不了那么多,把他们丢下了,弟弟当时一个 3 岁,一个 6 岁,跑不了。我们是小伙子,会被日本人杀,所以我们跑得快。阴历十一月鬼子来的,第二年安民以后,我们才回来,当时是春天三四月份。远远见到鬼子要鞠躬,喊“头目,顶好顶好”,不鞠躬,鬼子就会用棍子敲你的头。

见到鬼子,跑的话就要被打。鬼子的枪法准呢,跑多远他都能打到你。有时候,看到鬼子来了,就趴在死人堆里不动,装死,鬼子以为你死

了,就过去了。我看到过鬼子用刺刀杀人,还找人带着找花姑娘,找不到就用刺刀刺。村里山多,人都跑山里了,当时鬼子不敢往山里跑,怕山毛(土匪)。“山毛,大大的,不敢去。”

村里被打死的不多,安徽的采石、当涂那边打死的人多。我们查家小队有一个叫汪狱柏的,40岁不到,有孩子了,当时见到鬼子来了,怕得奔,被鬼子一枪打死了。鬼子本来不是打他的,他胆子小,吓得跑,跑到五六百米外,被鬼子一枪从脑袋上打穿过去的,日本人枪法准。这是我跑反后回来听人家讲的。

土桥村的火车站(是以前的老火车站),一二十个鬼子住在那里,他们抓人去帮他们干这干那,还背着枪下村找花姑娘。日本话管母亲叫“媳妇”,不能骂他母亲。

陆郎镇都烧光了,塘里的死人都堆满了,水都弄混了。因为当地老百姓用棍子打死了一个日本人,鬼子就过来杀人报仇的。

鸡鸭都被鬼子吃光了,当时“三光”政策啊!安民以后就好多了,鬼子在我们村没有抓到花姑娘,她们都吓得奔得了。鬼子不搞小孩,土桥村前面一个小桥被炸了。究竟是鬼子还是新四军炸的,不知道。鬼子是从南京那边来的,当时发良民证,每个人都有,就像身份证,要挂在胸前,没有的就说是坏人,要挨打。

34. 汪学仁口述

汪学仁,男,1925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北庄土桥村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曾金海

鬼子是三四月份到的这里,头天晚上来了,就打商家。当时有个商人叫戴荣生,他父亲头脑不好,不会讲道理,日本人讲话他也不懂,就被日本人用刺刀杀死了。

铁路工人王明被日本人抓去,叫他杀鸡、鸭给他们吃。他却把鸡、鸭拿回家自己吃掉了,他这是老虎嘴里拔牙,胆子大啊!后来鬼子找他的,



汪学仁

但没找到，他跑掉了。

当时有十二三个鬼子和三个采石场的工头住在我家，因我家住的是瓦房，有 11 间，村里也就我一家是瓦房，其他的都是草房，我家在土桥村是数一数二的。家里有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家里是种田的，也搞副业，种菜园子。鬼子来了我们把日用品带走了，家里两头猪也被杀了带走，其他的东西放在我们家铁路边的三间草房里。一开始这些草房是租给铁路工人的，鬼子来了把我们撵走，不让我们住，我们就跑了。当时是分两处跑的，爸爸和我跑到双虎的白头山里，是叔叔汪积文的亲戚家。妈妈往星辉梅子村外婆家跑的。山里鬼子去得少，过了十几天就回来了。

安民后老百姓都回来了，种田的种田。我们跑反回来后，鬼子还住在家里。后来规定不准乱住老百姓的房子，鬼子才搬出去的。日本人在我家房屋旁边盖木头房子，有十几间，都是军队造的。分睡觉和洗澡的房间，日本人爱干净。他们还在我家四间房子中间的房顶上盖了了望台。还教我们日本话，我们学不会。有的日本人会讲英语、汉语。我们跑反回来后，只能住草房，鬼子住瓦房。男的和小孩都回来了，女的不敢回来，怕鬼子瞎搞。

魏家村有个老头子，叫余大富，住在现在的高速公路边上，他会讲，

有口才，在我们这边很有名。他跟鬼子讲道理，鬼子不讲道理，说他坏，就把他杀掉了，是用刀戳死的。

汪玉柏，50多岁，他的姨侄叫王培武，是铜井镇的大土匪头子，有七八十条枪，上至芜湖，下至南京，都知道他。南京宪兵司令部找他去保护日本人，他不肯去，怕被杀掉。宪兵司令部托了很多人去做了他的工作，最后他去了。后来宪兵司令部一个叫青水、一个叫青山的大头子在土桥村等他投降。他从南京回来以后，别人就更怕他了。他也不做坏事，就是用(汪精卫)政府的钱，陪鬼子吃吃喝喝，日本人对他好得不得了，他经常去南京宪兵司令部。汪玉柏和王培武的妈妈是亲姐弟，一天汪玉柏吃完饭，在家睡午觉。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枪响，就跑了。端午节那天，日本人押了四个犯人在我家，说是犯法的人，这几个人赌钱，赌赢了，跟日本人有关系的人问他们借钱，他们不借，就被鬼子抓起来了。那四个人，一个叫万兴才，一个叫钟福喜，一个叫钟维兴，他们是父子俩，还有一个姓任的，是新济乡的乡长，白头发。那天鬼子喝醉了酒，万兴才看见鬼子醉了，就把手铐解开，逃到了查家村。鬼子发现了，跟在后面追。万兴才躲在一个小水沟里，用茭白叶子盖在身上，鬼子没看见，就跑过去了。鬼子到处放枪，汪玉柏听见枪声就跑。鬼子以为他是万兴才，就一枪把他打死了，他当时有四五十岁。万兴才逃了，逃走了万事皆了，后来活了几十年。

鬼子会叫地方工会出钱，从外地买姑娘送给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怎么去村里找姑娘了，要钱财要姑娘都叫会长(维持会)送。

端午节下午4点多，犯人都被带到江边，一个日本妇女把他们枪毙了，那个日本婆子大概40多岁。这个女的是个妓女，与日本工商业有联系，也与被打死的采石场的日本头子有关系，他是被土匪打死的。

日本人让保长每家摊派人去采石场做苦工，早出晚归，分六班，一班一天，一次四五个，没有累死的。一直做了好几年，我也去过。当时一人一个箱子，有工钱，但是很少，多做多得，少做少得。把石头敲碎，敲得不好要被打，南京一个姓张的，给日本人做翻译，总做坏事，王培武把他打死了。日本人看到王培武枪多，也拿他没办法。日本人一开始就想消灭王土匪，七八十个日本人去抓他，他一个人逃到铁路边的小村庄的一户

人家,让人家不要讲,讲的话把他全家杀光。鬼子从早上4点多一直到下午,到处找他,都没找到。他小名叫三花子,40多岁。解放后,他被镇压了,是在陆郎被枪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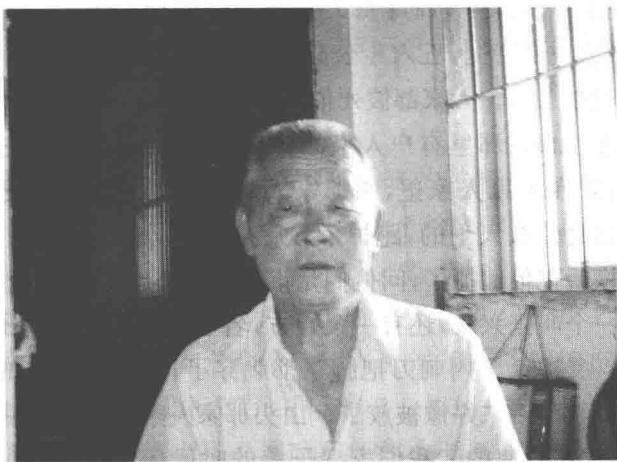
35. 汪学洲口述

汪学洲,男,1928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北庄土桥村3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曾金海



汪学洲

鬼子来时我10岁了。我父亲弟兄三个,我父亲是老大,我二叔的儿子叫汪学仁。家里有11间瓦房,前面4间,后面4间,中间3间,那时已经分家了。

我被鬼子打过。那时跑反回来了,我们住在铁路东边的三间草房里,鬼子住在西边的瓦房里。日本人过阳历年,用糯米捶年糕。我在旁边玩,鬼子让我走开,打了我一个巴掌。

我母亲带着我走到扎庄大队的花园村,我父亲没走,在家守房子,两个叔叔也没走。安民后就发良民证。鬼子在那保护火车站,用日本票子卖票,做生意。当时一个班十来个人,带着长枪。瓦房周围堆了半人高

的土,用铁丝网围住,在房顶上架了个瞭望台站岗,是木头做的,在天井位置,用木梯爬上去。日本人还在门前盖了五间木房子,在里面摆点东西。他们没有住木房子里,在我家一直住到投降。

鬼子在魏家村打死了一个人,姓余,怎么打死的搞不清楚了。我们村没有被打死的。

在前面石头山上杀死一人,活埋一人。日本人来了以后也做生意的,石头山上开山捶石头。有个日本人叫安本,不是军人,是个技术人员,是个老头,就一个人。那时农村是保甲制,每个农村出人,去砸石头,石头质量好。那时的铁路属于商办的,从中华门到芜湖。石头是用来修铁路的。把木桶放地上,规定每天要敲一到两桶的石头。木桶是方形的,有两米长,一米二宽,五六十公分高,有耳子可以抬起来。哪个桶没装满,安本就扣工钱。大家都恨死他了,但又不敢讲。从我家到采石场,有一个必经的山头,那里有户人家,安本每天上班都从那里过。当时恨安本的人就躲在那家人家里,叫那家人赶紧搬出去。他们把安本打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跑掉了。后来日本人来调查,抓了三个人,他们上班早,就把他们抓了,问他们是谁杀了安本。其中一个姓薛,是地保的儿子,一个叫张兴义,还有一个姓方,名字不记得了。鬼子把姓薛的活埋了,张兴义被鬼子用刺刀把脚掌都刺穿了,没死。姓方的就不知道被他们怎么样了,后来好像被放了。山头那家人家姓吴,早就搬走了。

铁路是国民党修的。我们家房子盖的时候还没铁路,有个大鱼塘,造的时候我当时只有三四岁。

我们当时住的草房和鬼子住的瓦房相隔 100 米左右,安民后鬼子就不怎么过来了。鬼子每天都会在元桥(音)那边查良民证,这里是村里去镇里的唯一通道,不带的话,把石头放在买菜的篮子里,叫你拎着,站个 20 分钟,不让你上街,叫你回去。

36. 程其兰口述

程其兰,女,1929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北庄石城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曾金海



程其兰

我家原来是北庄花园村的，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父亲在陆郎帮人家看门。村里人都跑了，就他一个人留下来给人家看门。我父亲叫程发金，在陆郎帮人看门时被鬼子杀死了。鬼子是用刀戳他的，他的下巴被戳了1刀，背上被戳了18刀。当时妈妈怀着孕去找父亲，在一堆尸体里找到了父亲的尸体。然后她请人去把爸爸的尸体拖了回来，没有棺材，就用家里的小破板钉了一口棺材。妈妈去陆郎的时候还看到陆郎的房子都被鬼子烧光了。当时我妈妈去陆郎找爸爸的时候，还怀着小弟弟。回来不久，怀着的孩子因受累而流产死了。到了晚上，我起床给妈妈烧水喝的时候，摸到她身上很烫，第二天早上，我妈妈就死了。

我9岁时爸爸死了，10岁时妈妈也死了。老婆婆见我一个人没法活，就把我带回家做童养媳。她让我放羊、放牛，还让我打猪草，不让我吃饭，有时候我只好跑到妈妈的坟头去哭。

当时，鬼子来的时候，村子里有很多人都跑反了，街上有人跑到我们村来的。见鬼子来了，妇女都躲到挖的地道里。隔壁村有个姑娘，20多岁，跑反没跑掉，被鬼子抓过去强奸了，她吓得厉害，过了大概一年就死了。鬼子还经常来捞人家的鸡。

平安后，鬼子抓人去石头山去打石头子。当时有个鬼子叫安本，是管工的。我们村的一个甲长，带我们去打石头，日本人看到我们都很小，干不了，就甩了甲长两个巴掌。要是锤不动石头，还要被鬼子打。

37. 李家英口述

李家英，女，1921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北庄大石山村1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曾金海



李家英

我家是星辉铺头的，种田时，有人在山头站岗，看见穿着白褂子和黄裤子、戴着白手套的鬼子来了就喊，女的都往山里跑。鬼子不敢往山里去，有土匪。男的不跑，有时被鬼子拉去干活。

那边山林村有个姓杨的老头被杀，60多岁。鬼子叫他带着找花姑娘，他说没有，就把他杀了。

村上好多草房都被烧了。鬼子经常抓猪、找花姑娘，在这里弄吃弄喝。鬼子走了，我们就回来生产，要吃饭。

安民前，我们在田里做生活时，看到鬼子来就跑，平安后就好了。

38. 李志兰口述

李志兰,女,1936年9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星辉村周旺4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李志兰

我父亲叫李有兴,39岁(日本人来时)。日本人看见花姑娘,就叫他带着找姑娘。他带日本人走其他路,没找到,日本人就用枪头的刀戳他。他往后一倒,没戳到,鬼子就用皮鞋踢,我父亲昏倒了,日本人就走了。当时就在家门口附近,后来就吓得病了,下半年就死了。这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我们村、铺头村靠近公路旁,房子基本上都烧掉了,我家也被烧光了。那时,家里有奶奶、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全家生活很苦。

39. 潘维凤口述

潘维凤,男,1929年12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星辉村周旺4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潘维凤

腊月里，国民党要抵抗日本人，就抓壮丁、抓夫子。父亲他们不想被抓壮丁，保长就不当壮丁就去当夫子，还说只去三天，父亲他们就去了。晚上先去铜井，再去江宁，到了江宁就被关起来了。父亲有劲，他们还让父亲挑水，父亲有机会逃走的，但他想没多大事，也没逃，后来送到了南京。他们到了南京，日本人已来了。那时美国人成立了七个难民区，父亲他们就到了难民区，到难民区就不会死了。住了一段时间，也有些想家了，有个汉奸在外边喊，现在已经平安了，可以回家了，有家可以回家。父亲当时想着我的母亲，也急，母亲当时怀着我第三个弟弟，怕她要生，他担心家里边。当时有五个人一块去当夫子，有大伯伯，叫潘长春，38岁，还有家门的爷爷，叫潘兴亮，要是活到现在有101岁，跟父亲差不多。还有个叔子，潘长德，比我父亲大一点，后来回来的。还有一个堂哥，叫潘五四子，有十七八岁，后来没有回来。当时他们到南京后就跑散了，我父亲和大伯到了难民区。大伯当时被日本人踢着了，没有回家。父亲就想着回家，跟伯伯说：“我先回去看看。”跑出来好多人，其实是日本人用的计，出来以后就全部上车，送到下关的万人坑。这时候外面的人才说上当了，到万人坑，被用机枪扫死了。我父亲死的时候32岁，这都是我大伯告诉我的，我当时8岁。大伯是第二年春天平安以后回来的，当时腿瘸，被日本人打的，后来好了。

日本人头一天进铜井，铜井街上的房子、沿铁路边的房子全被烧光了。鬼子到我们村上，下大雪，是腊月。有个鬼子扛着枪，我爷爷知道是鬼子，当时他74岁了。鬼子来了以后就打鸡、打狗，叫队长查正全，把捞的东西给他送上车。而村上的妇女都躲到了夹板墙里，没来得及把梯子撤掉，结果日本人爬上去一看，说：“花姑娘，大大有的。”鬼子找了一个女的奸污了，她结婚了，还没有生小孩，后来回到家又被她丈夫打。

我外婆是星辉大松园村的。2月份的一天上午，我当时在那玩，三个鬼子过来，严正山的妻子在门外洗衣服，看见鬼子过来，没来得及跑，结果就在她家里被三个日本人奸污了。之后，她肚子胀得厉害，是我外婆用鞋底帮她揉好的。当时她丈夫出门了，不在家里。严正山的老婆当时30多岁。

有一次，日本鬼子叫我叔叔潘长智带路找妇女，我叔子就带着他们到处转，后来鬼子看见妇女往吴春江家里跑，日本人就奔去了，我叔叔也跑掉了。

我听说在铜井的陈家村，当时有南京的难民往农村跑，有一个大家的小姐躲在那儿，被日本人发现了，不从，就被日本鬼子用刀戳死了。

40. 俞有发口述

俞有发，男，1917年12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星辉村周旺26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那个时候，我20岁上下，不是20岁就是21岁，已经结过婚了。我们家穷，在慈湖吊线桥(谐音)帮人家做工。日本人来的时候，要欢迎他，是阴历九月份的一天下午来的。当时来了大概一个营的兵，让村上人帮他们背包，到了冒子山里，还用望远镜对着江北望。头一天，不打人不骂人，还给香烟吃。第二天还好，到了第三天，就烧杀、放火，烧了好几家。半个月后，我就从吊线村(现在属于马鞍山)回家了。

鬼子是从车站到我们村的。一天，我们在圩里抽水，两个日本鬼子



俞有发

来捞鸡。在圩里看见几个妇女，就把她们关在房间里强奸了。她们本来是躲在圩里的一个人家里的，总共是四个女的。一个是史凤银的老婆，已经结过婚了，十八九岁，姓肖，小名叫小香。还有史凤银的两个亲妹妹，其中一个叫大英子。这两人都是姑娘家，没结过婚。还有一个是杨胜的姐姐，也没有结婚，都是十五六岁。史凤银是我老婆史凤兰的堂弟。当天晚上，史凤银的老婆觉得丢脸，就在家上吊自杀了。第二天，鬼子又过来了，几个妇女在史凤银家哭，鬼子过来掀了一下布（盖史凤银老婆的尸体），看了一下就走了。

41. 潘维尧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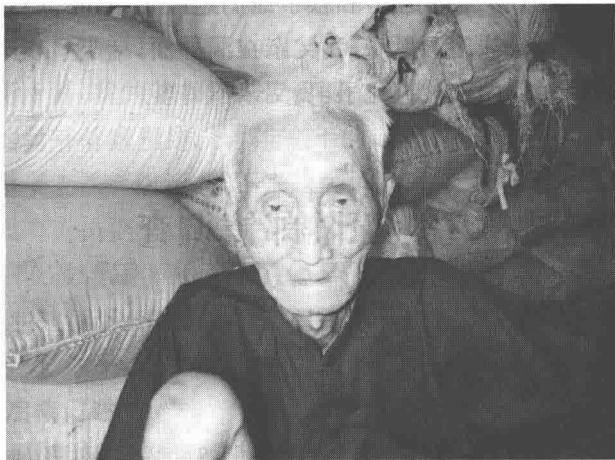
潘维尧，男，1919年1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铜井镇星辉村周旺4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日本人是腊月（阴历十二月）初九从慈湖来的，是沿江从大埂上来的，往十八河、乌江那边去。我是初七结的婚，初九就跑反了，往李家大村那边山里跑的，住了六七天。初九那天，在江边，鬼子用被子铺在江



潘维尧

边,圩里(也是星辉村的)的一个人就拾了一些回家,被日本人用枪托把膝盖打了,那人就成了瘸子。

我隔壁的叔子潘长莫给国民党抓去当夫子,后来被日本人骗了掳去,他承认是当夫子的,结果被日本人用机枪扫死了。鬼子说,要干就继续干,不干就送你们回家,结果是把他们掳走了杀掉。日本人是四架机枪把他们打死的。

我们村上还有一个叫潘五四子的,给国民党送饭,结果在战场上,他顺着战壕爬,被打死了。我父亲潘长春,当时 38 岁,那天不舒服,就说先让人家看看风,没被日本人掳走,到第二年春天三月份才回来,这是我父亲回来后给我讲的。

星辉大队的二叶子,也被抓走了,当时人靠人,日本鬼子用机枪打的时候,二叶子没被打到,倒在尸体中间。日本鬼子用东西打头,看看有没有活着的。他当时头被打成了血人,后来乘着天黑跑的。

有一天,日本人来村里捞鸡、找姑娘,潘长国的姐姐那时候躲在潘维厚家里的夹墙里。日本人用梯子搜查,抓到了她,当场就奸污了。这是我亲眼所见,那时她还没有出门。

史凤银的老婆躲在圩里朱学根的家里,也被抓到奸污了。后来回到家,还被丈夫打,这个女的寻死了。

我父亲也被抓去当夫子的,和叔子他们跑散了,日本人攻打中华门,城门关了,大家都是往门洞里躲,我父亲在洞外面,结果日本人一炮就打到门洞里面了,里面的人被打死了,我父亲不碍事。

(三) 原陆郎镇调查

1. 刘国英口述

刘国英,女,1924年2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河西村人评1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刘国英

我14岁的时候跑反,鬼子来的时候烧杀淫掠。一次三个鬼子来陆郎,一个湖北人用钉耙打死了一个鬼子,后来鬼子来报复,烧了好几天。1937年七八月里头,鬼子的飞机在南京扔炸弹,有报信的说鬼子什么时候来,人们就跑,人们听到南京放警报也就跑。当时有汉奸跟着日本鬼子,汉奸在地上给鬼子放灯报信号,信号在哪儿,飞机就往哪儿扔炸弹,国民党的兵工厂就被炸了。

我父亲和一个大哥哥是木匠，给人家看门，也给我们报信。我家的四兄弟刘国忠，是国民党军队的人，跟一帮年轻人一起被调到四川。我记得是阴历十月，我的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哥哥、两个嫂子、两个弟弟和我到西宁山的舅爷爷家里跑反。过完年的二三月，鬼子安民了，我们就回来种田。鬼子上面有组织，就不来瞎搞了。

我家没有人员损失，但是我们村里有人员损失。我们是一个大村，村子里有妇女被糟蹋。村子里的傅贵林，是个男的，20多岁，他跑的时候，日本人叫他蹲下，他没有，就被日本人一枪崩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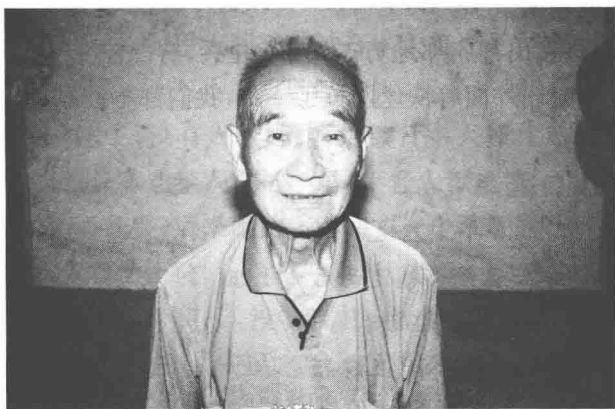
2. 王启楠口述

王启楠，男，1924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河西人评1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王启楠

我是14岁跑反的，是冬天，父母带着一大家十几口人一起跑的，跑到西宁那边的山里躲的，第二年春天回来的。我们家是瓦房，没烧。我们是在陆郎大火烧了以后才跑的。

当时听说有三个鬼子到陆郎来，人看到就奔，还有不少人没见过鬼子，毛家的女人跑出来看鬼子是什么样。毛家是我们当地最大的财

主，他们家有枪。这时候是中午，鬼子已经喝过酒了，他们就去逮毛家的女人，这些女人就跑，毛家的大家长发火了，要把鬼子干掉，结果就打死了一个，把他埋在西宁的张家坝上。另外一个沿着河边跑，然后在桥西碰到了正在锄地的湖北佬，我们都叫他花子，花子就用耙子把那个鬼子也打死了，扔到河里。还有一个鬼子就跑回江宁汇报了。晚上鬼子就带人来报仇，然后把陆郎街上的房子都烧得了，把没跑得掉的人用绳子拴起来，集中在神山头那地方，用刺刀刺死了，死了有头 20 个人。

日本人强奸妇女多着呢，周金春的女儿就是被强奸的。周金春是在南京开粮行的，和我们本地的方以如家有来往，南京被炸的时候，他女儿从南京跑来住在方以如家，大家在鬼子来的时候都跑。当时鬼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也跟着跑，逮到女人脱衣服的时候就露出军装了，周金春的女儿就是这样被逮到的，就在方老板的家里被糟蹋的，是两个鬼子，周金春的女儿有 20 多岁，村里有人看见的，这件事情我们全村人都知道。后来他的女儿就回南京了。

安民以后，在山神庙那地方，有鬼子驻兵，有二三十个吧，看见过他们练操的。当时庙外面有铁丝网箍了一圈，我们都不敢靠近。

3. 刘兴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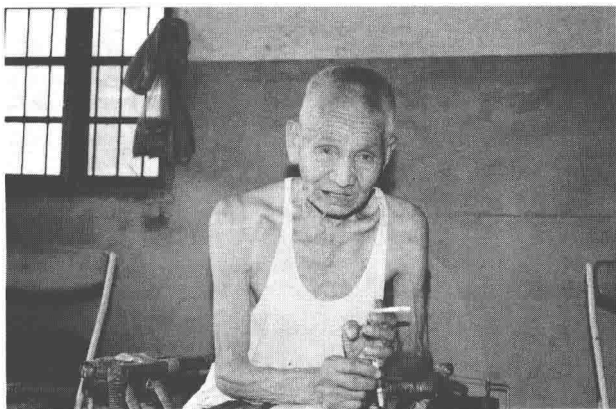
刘兴发，男，1923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河西后城 1 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 16 岁，心里怕得很，鬼子在陆郎跑上跑下地要姑娘、要吃的。跑反的时候是冬天，我家跑到安徽当涂山里，我们在那儿租人家房子住，大概住了两个月，直到安民后才回来。日本人给我们发良民证，他们在上面签名盖章。村里的草房全被烧得了，大概有十五六户，瓦房没烧。1938 年冬天，在村子里的一个湖北佬，打死了一个日本人，另一个日本人跑了回去。后来日本人从江宁镇到陆郎街上烧杀，一群鬼子



刘兴发

把庄子围住，把百姓都赶到神山头，用刀刺，然后全都推到塘子里，死了一个鬼子，搭上了一百条老百姓的命。

我听说，安民前的冬天，和平一队的黄家仁和一个姓李的，小名叫五儿子的，在陆郎过河的时候，给日本人打死了。两个人都是 30 多岁，直到他们家里人收尸时，村里人才知道被日本人打死了。

那时候，村里有一个三十几岁的瞎女人，鬼子来的时候，她的婆婆和丈夫自顾自地逃跑了，没有人带她跑，她被日本人抓住后糟蹋了。那个时候是冬天，当时只有老年人在村子里，年轻人都逃跑了。鬼子一进村，瞎子就在屋里伤心地哭，后来她的婆婆和丈夫也没有怪她。

那时候，有人在山上放哨，鬼子一来，就提醒大家逃命。我们村头的下溪庙里，住着二三十个鬼子，没有汉奸，也没有伪军，我们看到他们就点头喊先生，不然就打人，安民之后，鬼子就不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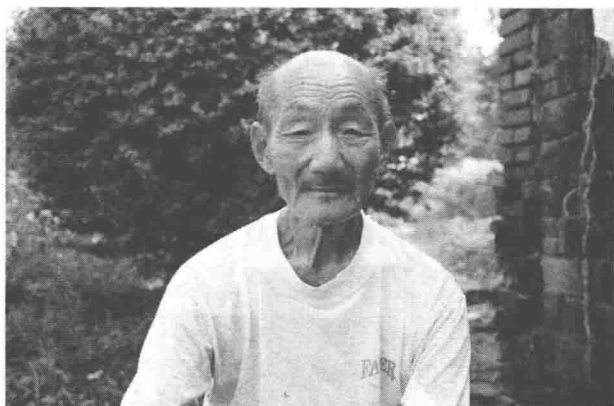
4. 赵兴胜口述

赵兴胜，男，1921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河西村后城 1 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赵兴胜

鬼子来的时候,我 18 岁,他们是冬月里来的。腊月二十七,我们跑反跑到安徽濮塘镇老家,过完年才回来。那时候,我们家里人多,有父亲、兄弟五个人。回来后,我们的房子被烧掉了,六间草房,三间旧的三间新的,还有一间披子;还有一仓稻子和我们为过年准备的 300 多斤米;家里还丢了一头牛、一头大肥猪,十几只鸡、十几只鹅也被捞走了。那个时候,我家里被烧掉的还有两台织布机、四五包纱。每包纱大约有二十四个,织好的布也被烧得了,还有橱子、床、两张桌子、八个板凳都被烧得了。

腊月二十四,下午 3 点多,鬼子到陆郎来,我看到有三个鬼子。每个人都骑着高头大马,背着刺刀,带着枪,还有个江宁镇的翻译。他们走谷里、花塘、俞庄来镇政府,说日本大军要来、要接待。李达志镇长自己不敢接,安排其他人放炮仗欢迎他们,请他们到饭店里吃饭。他们把马拴到饭店门口,在里面办酒席。四五点钟的时候,他们回江宁了。第二天下午 3 点多,四个鬼子又到我们镇上饭店里吃饭。这一次,他们没有骑马,无组织的,估计是偷偷来的。他们在饭馆里吃酒,吃醉了,就要女人,镇上的人把饭店的门关上,让女人逃跑。那个时候,大家都从饭店门口经过,往保卫团那边跑。日本鬼子看到了,就在那边追,追到保卫团那里,保卫团就拿出十几条枪,打鬼子。当时,桥西大队一个叫李小花子的湖北佬,在地里挖地,用钉耙打一个鬼子。鬼子开枪打他,没有打中,两

个鬼子跑到山腰，藏在山腰的坟后面，保卫团用枪打他们没打中。一个国民党的逃兵，用保卫团的枪，两枪把两个鬼子都打死得了。人们用石头把两个死了的鬼子，坠在塘里了。剩下一个鬼子，奔回了江宁。5点多来了许多鬼子，村里人全都奔得了。日本人从桥这边的河西开始烧，我家最先被烧得了。那天晚上大概杀死了二三十个人，都是在神山头被杀得了，血染红了塘水。他们上街瞎搞，烧街，烧红了半边天。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了西宁，第二天晚上奔到了别处。当时死的人里面，有个人叫韩冬新，全都是被刺刀刺死的，有的尸体被扔到了塘里，有的还在山上。

那个时候，有一排人，四五十个鬼子，住在我们下溪庙里。有人不听话，就用手打、用脚踢，大皮鞋踢人好疼的。那个时候，单独的鬼子不进村，成群的鬼子上街找花姑娘，女人家吃了早饭，就奔得了，但是也有好多人被抓了，听说就有一个瞎子，被四五个日本人糟蹋了。

5. 陶宝森口述

陶宝森，男，1929年5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陶宝森

我家住在陆郎街上,跑反的时候我9岁,父母、奶奶、姐姐和我一起跑到了朱门。是腊月十一跑的,在朱门过的年,过年后阴历三月回家的。家里三间草房被烧光了,板凳、桌子、床、家具全部都烧光了,只好搭了个小房子住下了。准备过年的粮食有十担八担都烧光了,一片荒景。

鬼子是腊月初八烧的陆郎街。腊月十一日本鬼子大包抄,杀了有一百多人,在神山头那儿,我认得的只有三个。一个是街上的王允华的父亲,当时30多岁;一个是谢兴富的父亲,40多岁,他舍不得家没跑;还有一个是我的大表姑,姓刘,叫什么不记得了,30多岁。这些人全是被刺刀刺死的,他们把人捆起来,边刺边把人朝塘里推。还有人朝上爬,他们还是使劲用刺刀往塘子里推。原因是三个鬼子在这个地方被打死的,有两个是在河东的张家坝那儿打死的,是地主家的保家用枪打死的,另一个是在桥西的小河沿上被人用钉耙打死的,那个人我们都叫他湖北佬,人家称他花子。日本人当天晚上就来放火烧了街,从东头一直烧到西头,红了半边天。

强奸妇女有是有的,但记不得了。

6. 陈桃子、方中青口述

陈桃子,女,1917年生;方中青,男,1937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跑反到红二桥的山窝里。我的大伯子就是方中青他爸,他的右腿被日本人在家门口打伤了,血汨汨地流,后来就瘸了一条腿。我们是腊月里跑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嫂子照顾大伯子,我就淘米洗菜。来年过完年,我们才回家种田,我大伯子还在那边养伤。

日本人要花姑娘,我们都吓死得了。我们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都躲到地窖里去。



陈桃子

(方中青证实了他的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打了一枪,腿留下了残疾。)

7. 罗家福口述

罗家福,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罗家福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几岁,妈妈背着妹妹,我背着老二,爸爸挑着三弟弟跑反到朱门,住在姑妈家。有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躲到山凹里。

后来，爸爸还回家挑了一趟粮食，把鸡也挑来了。日本人烧杀淫掠，过完年二月我们回家生产。我们家的五间草房、1000斤山芋和家具都被烧了。

在陆郎，来了三个日本人要强奸一个女人。一个湖北人住在河西的看不过，就抓了钉耙打死了两个鬼子，摔到了张家坝里。还有一个鬼子跑回了江宁，带了日本人回来报复烧街，挖掉了张家坝，把水放掉，捞出了尸体带走了。

那时候，我们村的草房都被烧掉了，只剩一个在山凹的人家没有被烧。我们村一个姓洪叫三麻子的老头，他不怕鬼子，被鬼子逮到了，在神山头被刺刀戳到肩膀上倒下了，他没死，其他的尸体盖住了他，小水塘都被血水染红了。他回来的时候还穿着一件从有钱人身上扒下的大衣。

我们村头的下溪庙里当时住了百十号日本人，他们上午还上操。安民后，日本人让大家去开矿，开过矿后往河里倒，用的时候再捞上来。

8. 陶家华口述

陶家华，男，193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陶家华

我家住在庙庄的芝林村,我家二哥哥是被鬼子杀死的。我当时还没出生,妈妈怀着我在跑反时生的。我家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小。我懂事了,奶奶就跟我们讲过,你们本来是弟兄四个的。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二哥哥跟着家门的姑姑卖油条,在路上跑的时候给鬼子用枪打死了。但是那个姑姑还活着,她是三爷爷的女儿。他们跑到东善桥三合那个地方,我二哥哥被打死的。大哥哥叫陶家富,三哥哥叫陶家明,三哥哥住在东坑林场,现在还活着。二哥死的时候有八九岁,名字我不记得了,大家都不愿意再提。

我们村附近有一个庙被烧掉了,房子倒没怎么烧。

9. 陈照海口述

陈照海,男,1919年8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王睿颖

我跑反的时候是18岁,家在花塘,是种田的,兄弟三个,我最大。父母是冬天带着我们跑到山里的,不敢回家过年,第二年春天回来的,房子没烧,还是种田,鬼子经常过来,一来我们就吓得跑。

我看见过鬼子杀人的。跟我常在一块的大个子,名字记不得了,是孤身一人,40多岁,他在田间路上走,被鬼子看见,开枪打死了。事情是跑反回来后的阴历正月二十几吧。

花塘方村,也就是我们村,有个新媳妇,才19岁,被鬼子强奸了。她长得很好看,不种田,她躲在山边的菜园里,被鬼子发现,就在菜园里被鬼子糟蹋了,有两个鬼子,是阴历二月。然后鬼子放她回家了,没杀她,我看到的,就躲在对面的田埂下,不敢动,被鬼子发现就会被打死。

我还看见两个南京的姑娘被鬼子强奸的。她们是跑反过来的,跑到竹园北面时被鬼子逮到的,就在山边被糟蹋的。两人都是十几岁,长得好看,不好看鬼子还逮吗?有四个鬼子,大概是阴历三月十七,我在田里边干活看到的,后来两个姑娘就走得了。

10. 丁友财口述

丁友财,男,1925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荷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陈通、曾金海、杨连文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有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和兄弟四个,全家是种田的。鬼子来了,村里的许多人就跑到安徽的大冯村,住在那边的人家,或者在山里搭个棚子,住在里面。当时,我帮人家干活,看到日本人过来过去的。

我记得神山头被杀死了很多人,陶园村的有一个叫周道义的被鬼子打得半死爬回来了。

那时,很多杂牌军依附日本人势力抢老百姓的东西。鬼子杀人放火,做了很多坏事。在牌坊村,鬼子用掬桶(一种脱粒工具)罩着,强奸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妇女。

11. 许寿东口述

许寿东,男,1925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荷花村大纪村3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陈通、曾金海、杨连文

鬼子来的那年我13岁。日本人到陆郎来烧杀。当时小学堂有个老师,是个女的,大家都跑了,她没有跑。她和一二十个学生被鬼子抓到了,学生全部被推到水塘里淹死了。日本人用毛竹竿捅女老师的下体,最后把她捅死了。还有一个姓戴的,也被赶得跳塘了。

日本人在神山头杀死了好几十个人。当时有一个叫韩振兴的老头,开了一家商店,舍不得店里的东西,没有跟别人跑反。结果,店里的东西都被别人哄抢了,他自己也被鬼子戳了七刀。后来,他倒下了,鬼子以为他死了,就走了。他儿子找到了他,发现他还没有死,就把他抬回家医好

了。他还活了一二十年。

日本人从陆郎街下烧到街上，房子全被烧光了，一片火海。鬼子也烧到我们兴纪村。我家单门独户，没有被烧掉。村上其他的房子都被烧光了。

鬼子是怎么来烧房子的呢？当时花塘有一个叫朱四旺子的人，他带着六个日本人到陆郎喝酒。鬼子喝完了酒就要找花姑娘，碰巧看到了镇长的老婆，侮辱并企图强奸她。陆郎当时有自卫队，有钱有势的人拥有枪支，还有因战乱逃下来的一些散兵。他们和当地的老百姓追杀那几个鬼子，鬼子听见枪声就跑。自卫队打死了两个鬼子。老百姓把他们的尸体绑上石头，放到笼子里，沉到张家坝。

桥西有个人种菜园子，小名叫李小花子，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他看到一个鬼子逃跑路过他家的菜园子，就用钉耙打死了他。当天晚上，日本人就来报复了，打死了不少人，那时候是腊月。第二天中午 12 点左右，日本人又来了继续报复。

鬼子一来，父母亲还有我们兄弟两个就往山上跑。他们一走，我们就回来。我们不干活就没得吃，干活的时候一听枪声就跑。后来，听说鬼子走了，我们才敢回家。当时我们村是游击区，鬼子来过这里，大家都逃跑了。我认识的村里人没有被杀的。

我们上街见到鬼子要毕恭毕敬，要喊他们“头目”，不喊就被打耳光，还不能哭，还得笑。鬼子不说“开路开路的”，你还不走，走了还要挨打。

那时候，我们整天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遇到鬼子就被打死了。日本人要什么就拿什么，强奸妇女是很平常的，妇女如果逃跑或拒绝就会被打死。

12. 翟文有口述

翟文有，男，1928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河东涧边 1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员：陈通、曾金海、杨连文

1938年1月,四个日本人到陆郎喝酒,酒喝得有点多了,就要找花姑娘。当时陆郎镇长的老婆走饭店门口过,她长得很漂亮,一个鬼子就上前调戏她,还要强奸她。附近的居民就报告镇长,后来就来了很多老百姓,带了很多钉耙、锄头,还有商民自卫队找鬼子算账。鬼子吓得东跑西散,有一个鬼子逃到河西,遇到一个种菜的老百姓,他用钉耙将那个鬼子打死。还有两个鬼子跑到了河东,被一个叫小豹子的人(此人当过兵)一枪打死。另一个鬼子钻到涵洞里,也被他一枪打死。有弟兄两个叫大聋子和小聋子的老百姓,用砖头把尸体捆起来,沉到张家坝。另一个鬼子逃回江宁镇。当天晚上,驻江宁镇宪兵队来了二三十个鬼子,到陆郎镇开始杀人放火。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涧边、集镇、河东三处房子当时都被烧完了,火光把天都映红了。当时陆郎街上的房子都烧光了,烧了几百间都不止。后来,日军抓了21个老百姓,用绳子连在一起,赶到神山头附近一个塘里,集体枪杀,小塘的水都被染红了。涧边村的房子也都被烧毁了。鬼子浇机油,什么东西都能烧,我们的房子被烧掉以后,就跑到附近的安徽躲藏。

我们家是种田的,我没读过书。一开始,我们没有跑反,后来日本人在神山头杀人以后才跑的,等到第二年安民了,我们才回来的。

13. 童秀英口述

童秀英,女,1923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河东涧边16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陈通、曾金海、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家里有父亲、两个哥哥和我。当时,家里以种田为主。我们跑过反。那时候,家家的房子都被烧了。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比较偏,七八间房子才没被鬼子烧掉。鬼子看到鸡就打。

跑反的时候,我们村里人一起跑到陶吴石塘,我的两个哥哥铺草在地上睡,一家支个小锅。

14. 夏孝炳口述

夏孝炳,男,1923年9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河东涧边3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陈通、曾金海、杨连文

日本人来时,我才14周岁。三个鬼子来陆郎镇上喝酒,喝完了要找花姑娘。当时,街上刚好走来了一个妇女,是陆郎镇长的妻子,长得很漂亮。鬼子调戏她,企图强奸。当地的百姓向镇长打报告,镇长命令商民自卫队带领附近的老百姓打那三个鬼子。大家拿着武器和钉耙追打他们,其中有一个鬼子逃到河西村,被老百姓用钉耙打死了。另外一个鬼子逃到河东村的兔耳岗,被自卫队队员用枪打死。老百姓把他的尸体绑上石头沉到张家坝里。还有一个鬼子逃到了江宁镇的宪兵队。当天晚上(1938年元月8日),20多个日本军一路烧房子,从河东一直烧到陆郎,兔耳岗的草堆全部被烧光。他们抓了21个老百姓,逼他们交出日本人的尸体,并且说,一天不交出尸体,就杀一天的人。老百姓被迫挖坝埂,排水寻找尸体,后来,尸体被捞上来了。被抓的21个当地百姓,有的被推到塘里,有的被刺死,只有三四个人跑了出来。

我们听说了鬼子杀人的事情,当天晚上,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一起跑到安徽皖塘,这个村子与江宁交界。过了十几天,我们就回来了。

第二天(元月9日),鬼子又来了。朱四旺子带着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

15. 陈昌贵口述

陈昌贵,男,1921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花塘转塘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玺、仇松杏

鬼子来的那年我18岁,是吃饭的时候来的,我们跑反跑到蒋门山。



陈昌贵

我家有父母、姐姐、弟兄六个。第一次看到日本人,是五个骑兵。隔了一个月,第二次看到四辆坦克车,有人掳鸡蛋,有鸡蛋就不烧房子。刘正兴的老婆和他女儿,是山北村的,被日本人拖到祁家山烧砖的窑洞里强奸了,她们都没躲得了。刘正兴的老婆五十几岁,姓杨,娘家是牌坊村的,女儿十七八岁,还没有结婚,他女儿吓坏了,一年不到,就死了。

坦克车来的时候,栾孝四被日本人杀了。日本人用刺刀挑开他肚子,肠子都出来了,当时他 50 多岁,是牌坊栾村的。还有一个严叶风,跟栾孝四是一个村的,50 多岁,是教书先生,他躲在小山坡给日本人看见了,也被杀掉了。这个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日本人在陆郎农村那一路的村上,看到人就杀。刘志仁,先被捆起来,他跟日本人说不是陆郎人,日本人就把他推到塘里,他爬起来了,日本人还用澡盆盖他,冬天冻得很,冻出病来了,过了三四年就死了。当时他 50 多岁,是菜籽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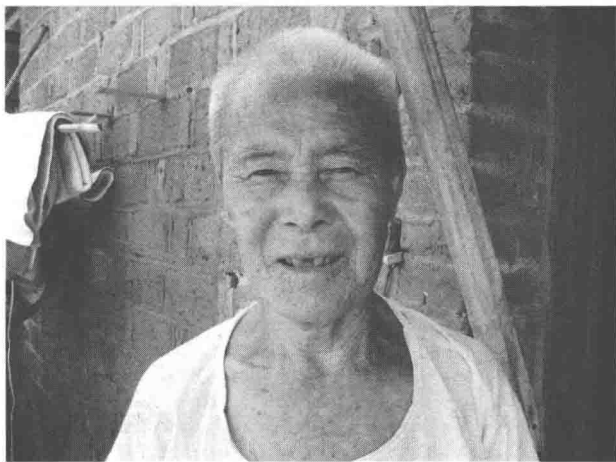
16. 曹良平口述

曹良平,男,1928 年 6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花塘村湾山村 1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7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玺、仇松杏



曹良平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0岁,当时还穿单衣,我们是往马大山跑的,当时家里四口人,有父母、哥哥还有我,各跑各的。日本人从这边过的时候还没有过年,他们是从江宁镇到这里探探消息望望情况的,村上人都跑了。那时候我们天天跑,躲了两个月。南京人也往乡下跑,住在马大山大洼子里,是挖的地窖。日本人不经常来,不敢往山里去。

我父亲叫陈启明,(我奶奶是招女婿,奶奶姓陈,爷爷姓曹),1938年五六月间被抓到南京当夫子,做饭。当时他30多岁,后来就一直没有回来。

17. 康有声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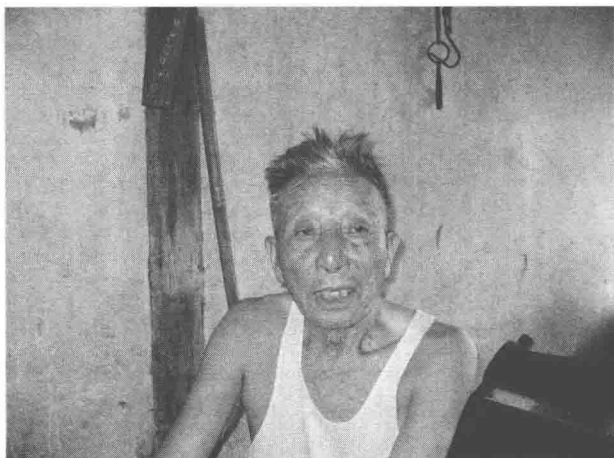
康有声,男,1918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花塘村南头门10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玺、仇松杏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9岁,是阴历十一月来的,我们见日本人来就跑了,奔到了蒋门山,腊月烧的陆郎,烧杀淫掠。我家里当时有四个人,父母和弟兄两人,十一月我们一家人全都跑了,后来一听鬼子走了就回



康有声

来了。

日本人去陆郎报复,带路的人带错了,带到了湾山村,烧掉民房好几间。板桥村的一个人,在前里村做帮工,是吴旺照的伙计,当时40多岁了,鬼子来了,被看到就打死了。那时候鬼子见到人就打,在陆郎杀了几十人。刘志仁,是菜籽岷村的,被日本人推到塘里没淹死,那是阴历十二月的天,冻坏了,后来跑回家了,那个时候他四五十岁。

日本是从张家桥过来的,到陆郎街上喝酒,找花姑娘。张凤强是陆郎保卫团(地方武装)队长,有二三十个人。他是外村侂子,带了几条枪躲到石山墩里,上面有坟。他们趴在那儿,打死两个鬼子,还有一个鬼子跑到桥西村,在一个菜园里被湖北人用钉耙敲死了,因为日本人酒喝多了,跑不动了。另一个翻过陆郎河,回到了江宁。后来带了大批鬼子过来报复,在一个塘里(原陆郎镇镇政府所在地)打死几十号人,都是老百姓,当时塘里的水都红了,全是血。

18. 韩有龙口述

韩有龙,男,1924年11月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牌坊村韩村30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仇松杏



韩有龙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3 岁，当时跑到陶吴镇龙山洼里，到山里鬼子就不敢去了。我家里有八口人，有父母、兄弟两人、大哥家四人，一块跑的，跑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十天左右回来的。

陆郎房子是腊月初八晚上烧的，在陆郎杀了 40 多个人。日本人是从张家桥那边来的，是朱四旺子带来的，我跑反前住在那。他们把人往塘里推，那个时候是冬天，天冷，就用火烘，烘完了，又把推到塘里，还把好看的女人带走。当时用钉耙打死日本人的一个人叫花子，只知道他是蒋光丙的丈人，河西桥西人。

西山头有一个姓汪叫林子的人，他上街的，被鬼子看见后就打死了。还有吴晓风也是和他一块被打死的。日本人烧房子，他们贪小便宜，想弄一些东西，被鬼子发现的。栾村有个严叶风，是个教书先生，他看鬼子烧房子，结果被鬼子看到就杀了。我们村的一个女的被鬼子逮到，被带到西边的大塘奸污了，时间不长就回来了，当时有 30 多岁，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事是没有安民之前发生的，她丈夫叫周叶兴，她姓汤。

安民以后，上街要带良民证，不带鬼子就打人。良民证是十八九岁才发给你，见到鬼子要摘帽子。日本鬼子还到村上要鸡蛋、捞鸡，我们看到鬼子就瞎奔了。鬼子当时住在河西的下溪庙。

19. 胡光跃口述

胡光跃,男,1917年10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牌坊村中村1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仇松杏



胡光跃

阴历十一月前后,南京被打下了,蒋介石搞不过日本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东西在中国卖不掉,大学生上街游行。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21岁。那个时候我们不敢住在陆郎。鬼子住过江宁镇,日本鬼子是畜生,要吃的、要女人糟蹋,那个时候哪敢跟他(日本人)见面呢?

一天,日本人来陆郎,酒菜给他吃,后来跑不动了,来了七个鬼子,被打死三个,有一个往江宁那边跑,回到日本队部汇报了。腊月初七晚上7点,鬼子带队伍到陆郎,一条街全烧光了,用硫磺烧,一直搞到12点。回到连部后,初八队伍又来了,有马队、部队,朱四旺子是搞船做生意的,懂日本话,带日本人到马夫桥,后来老百姓都要把他打死。当时打死21个人,其中有朱老四,西山头的施旺才,木匠的儿子吴晓风,栾村的栾孝四和严叶风,还有河西的一个姓陶的,陆郎街上的戴吹二,是地主,朱家村的朱家清,他们当时四五十岁。鬼子用系带套在他们脖子上再把手捆在

背后,叫一排一排的人跪在那,肚子挺来,用刺刀,三步一推把肚子挑开杀死,是初八下午3点杀的人。

汤家有女的被逮强奸的。南京惨得不得了,农村还行。

那个时候我家是做酒坊的,当时跑反到云台山,住了50天才回来的。当时家里有妈妈、弟兄三人、我老婆等19个人。

20. 丁仕文口述

丁仕文,男,1926年2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牌坊村西天1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仇松杏



丁仕文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1岁。日本人到陆郎放火烧杀,我们往朱门跑。当时我家里弟兄六个,我是老五,四个嫂子,一大家子一块跑反,在朱门呆了一个多月。跑反回来时,在陆郎镇上的福音堂,看见一个人连一个人的尸体,记得那时是腊月,东面神山头底下死了很多,尸体都被狗吃,还有人头,都能闻到味道,因为尸体太多了。我大姑父是铜井的,姓严,那个时候他头发已经白了,可能有60多岁了。他没有跑,鬼子看到他就杀了。当时在神山头被杀的有十几个人,还有两个叫严叶风和栾

孝四的,都是被鬼子戳死的。还有三四十个人在塘里被打死的,日本人觉得好玩,把他们推到塘里,死的老年人多一些,年轻人也有。神山头和塘里的事情都是那几天发生的。

陆郎栾村有一个疯子,她男人是齐瞎子,叫齐元军,她儿子叫齐继华。日本人来的时候,别人都跑,这个疯子要看看日本人长什么样,跑到陆郎,在路上遇到日本人,有八九个呢,她当时 30 多岁,她是在河东山腰村陈田光的家里被轮奸的。陈田光是烧窑的,疯子后来都站不起来了,是被村上人抬回来的。

当时作日本人翻译官的朱四旺子,20 多岁,是芝林队的,插一个白旗,西面 82 村全烧了,东面 36 村没烧。西面是陆郎村,东面是牌坊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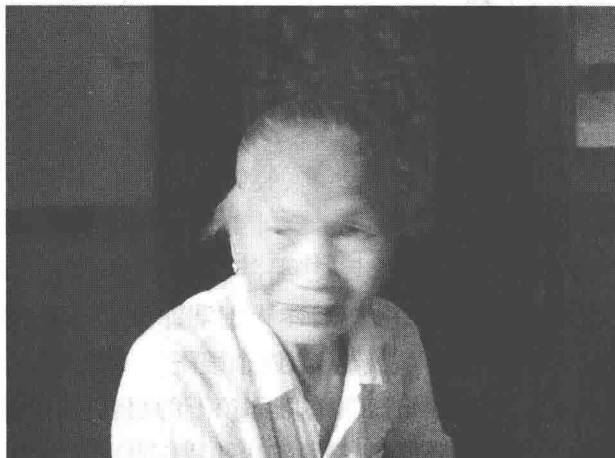
21. 傅金银口述

傅金银,女,1924 年 10 月生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7 日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庙庄村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傅金银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4 岁,当时还没嫁过来,我娘家是高桥村的。大约三四月份,鬼子过来的,我和家里人一起跑反到朱门。当时家里有

父母、四个兄弟、三个妹妹共十个人。我们跑反，天黑了回来拿点粮食再走。

高桥有三个妇女在山上砍柴，被鬼子抓到江宁镇，第二天才被放回来。她们回来以后一直哭，其中有一个是我家婶婶。

上湖高丰村有个老太，小名叫格子，被鬼子用枪打死了，打在胸口，胸口都被打穿了，当时就死了。

我们村一家姓王的，他家的两间草房被鬼子烧了。鬼子烧了房子还不让人去救火。我家是瓦房，没被烧掉。鬼子把我家的鹅和挂在墙上的腊肉给捞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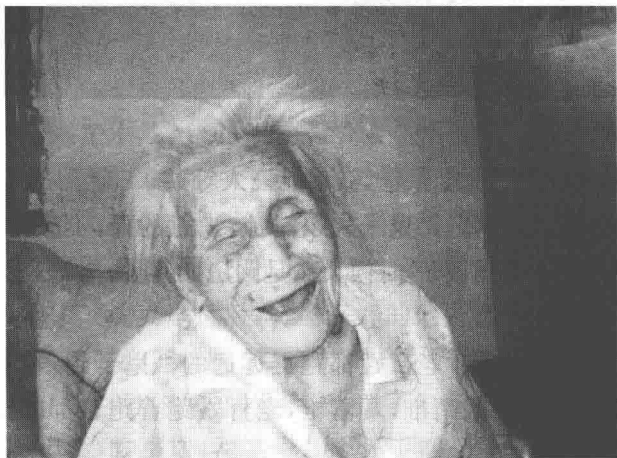
22. 余存芳口述

余存芳，女，1910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庙庄齐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余存芳

我们听到日本鬼子到了，老早就跑得了。日本鬼子厉害啊！鬼子来的时候，我已经嫁到这边（齐家村）来了，我们跑反到山里头，鬼子在这边打人，人都不敢见他的面，老远听见鬼子来了，就奔了。

鬼子晚上烧人家的房子，把我们吓得全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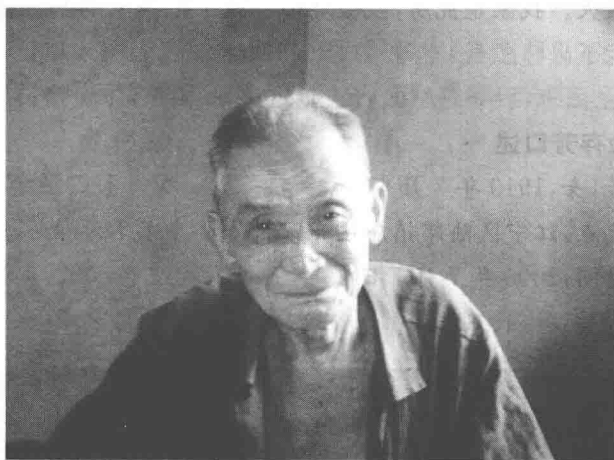
23. 董学良口述

董学良，男，1923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庙庄董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董学良

鬼子来时我15岁，全家爸妈、弟兄三人等共14个人一起跑反的，家里有四间瓦房、六间草房。鬼子烧杀淫掠，满意的要，不满意的都烧掉。我家里是种田的。鬼子来的时候大概是阴历四月份，走一处，烧一处，杀一处。

当时鬼子住江宁镇，老百姓都跑得远远的。鬼子到朱门、陶吴那边的大山里扫荡。鬼子眼睛准，端着枪，老百姓跑着跑着都能被打死。我们在外面呆了三个多月。

鬼子要老百姓做汉奸，带着日本人下村。叫老百姓不要跑，鬼子来了，你要站在门口，把鸡蛋送给他，他就不打你。鬼子喜欢吃鸡蛋。

我们离江宁有十里路，比较远，房子烧得少，有的村烧得多。有个人是江宁镇的，叫傅长清，40多岁，当时已经有孩子了，有亲戚住在我们村，

他跑反到我们村，后来住在我们底下的张山村，见到鬼子吓得奔了，跑得有一千米，鬼子一枪打在他颈脖子上，死后亲戚帮他收尸，尸体就埋在这边的山上。鬼子打得准，厉害啊，现在他家里人已经不在。

还有一个姓张的女娃，张山村的，十二三岁，看到鬼子来就奔，鬼子一枪就把她打死了。庙东有个人叫景大宝，也是见到鬼子就奔的，跑出一千米远，被鬼子一枪把左膀子打断了。他当时没死，后来活着，左膀子一直没好，就残疾了。他是1958年死的。

高桥村有三个妇女被日本人糟蹋了。其中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娃，当时还没结婚，婆家姓高，上山砍柴，被日本人抓到了江宁镇，第二天早上就被放回来了。还有一个张山的妇女也被鬼子糟蹋了。那时候鬼子经常骑着马下村找花姑娘，女的奔不过马，就被抓了，日本马厉害，又大。

我们村有被鬼子拉去干活的，劈柴、挑水，干完了还放回来，不通过保甲，看到就直接抓过去。

鬼子在这边八年，想怎样就怎样。没有政策安民，良民证是通过乡长发下来给老百姓的，个个都有，证明你是好人，但不起作用。

当时这边有新四军、游击队，但力量不够。新四军不怕苦，鬼子也怕新四军。

我们村的马光才，二十几岁，在陆郎给鬼子逮到，腊月天气，给鬼子推到塘里。当时陆郎来了三个鬼子，几个湖北佬打死了一个鬼子，另外两个奔了。湖北人野，拼命了，鬼子经常到村里糟蹋妇女，心里恨啊。

逃走的鬼子回去报告，带了20多个鬼子过来，把那条街都烧掉了，那个烟啊不得了。放火烧过后，有当汉奸的老百姓跟鬼子讲，打死鬼子的只是几个人，不是街上的所有人都打的，然后才安下来。

后来，鬼子对百姓有气，四九寒天，逮了二十几个老百姓，在陆郎的石山墩子（神山头）有个塘，把二十几个人手捆起来，全推到塘里了。都是小伙子，他们当时在街上找东西，发洋财，都是附近村里的老百姓，被鬼子抓住了。推到塘里后，时间长了，鬼子笑笑、玩玩，就走了。他们就往岸上爬，没有淹死的，是马光才回来跟我们讲的，他当时二十几岁，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们离陆郎有八里路呢。

24. 柳瑞和口述

柳瑞和,男,1922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庙庄柳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柳瑞和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几岁,头年阴历十月,我们跑到朱门大庙那里的山里。当时和家里人一起跑的,全家共有七八口人,在那里呆了七八个月,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回来的。跑反的时候,鬼子走了,我们就跑回来拿米,拿到山里砍点柴烧饭吃。

当时我家住的是老瓦房,没被烧掉。村里有很多草房都被烧掉了,我家的草堆也被烧掉了,家里养的鸡猪什么的全都没有了。鬼子还经常下来捞鸡,还问老百姓要鸡蛋。

鬼子来了要找妇女,安民以后,鬼子来就好点了,不瞎搞了,有时候下来查铁路,以前鬼子动不动就开枪,鬼子的枪法很准。

安民以后,鬼子到村里找很多人给他们挑水、劈柴,干完以后就放他们回来。

25. 成修全口述

成修全,男,1924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庙庄陈上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成修全

我13岁的时候鬼子来的,中央军被鬼子打得推到塘里,填了半塘。我14岁的时候,鬼子过来打鸡、抢花姑娘,我们小,不打我们。我一个三哥哥被鬼子打死了,当时19岁,小名叫双杨子,学名叫什么不记得了。鬼子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姑娘都奔了。鬼子就用枪把他打死了,然后推到塘里。我们找了个把礼拜,后来人从塘里浮上来才发现的。当时,没跑的姑娘看到鬼子来,都躲在地窖里,我三哥哥知道有七八个女的都躲在地窖里,他不敢说,如果把鬼子带过去的话,人家要骂死他的。那时候,我也在家。我们上面一个村的,小名叫小牛,鬼子要看他手臂上种的花花留下的疤痕。他跑,就被鬼子用枪打死了。还有一个叫大喜子的,30多岁,鬼子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鬼子打了他一枪,没死,从小肚子打进去又出来,他疼得在地上啃土,血滴了一地,鬼子又过去打了一枪,死了。当时鬼子住江宁镇上,经常下来瞎搞,一来就是四五个,经常下来打狗子、打鸡,糟蹋姑娘,就刚来的时候瞎搞,安民后,发证了就

好了。

当时有个女人,叫胡季子,40多岁,已经有女儿了,跑反没跑掉,被鬼子碰到糟蹋了。还有一个夫家姓马的女人,也40多岁,也是满处跑,被鬼子碰到,然后就被糟蹋了。还有一个娘家姓傅的女人,是我家门嫂子,30多岁,被鬼子糟蹋了。

我家里有弟兄四个,还有妹妹,一个姐姐嫁出门了。还有哥哥、嫂嫂、爹爹、妈妈,跑反的时候是一家人一起跑的,跑到朱门那边的山里。大哥的老婆一直呆在朱门的山里。

安民以后就回来种田了,发良民证,一文钱一个,没有就不能上街,和现在的身份证一样,不带就说你是坏人,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那时看见鬼子就奔,怕啊!安民后,鬼子还给我们小孩子糖吃,喊鬼子先生,他也答应。我家的房子有三间草房被烧了,我家的草房是瓦房料,柱子很粗。当时人不在家,跑反了,就算人没走,也不敢去救。跑反时,带个被子走,余下的东西全被烧了,回来以后没地方住,只好用草搭个窝棚,住了近十年,一直到鬼子走了,才盖了草房。那时我们村小,20户不到,人也少。我老婆家的瓦房子也被烧了,村里还有叫张贵之、张灵芝的草房也被烧了。

安民后,我就搬到姨娘家去打工了。当时村里有保长、甲长,要年轻人给鬼子做事,拉人去看铁路,拿个牌子,让他们从这头传到那头,鬼子看到牌子就说明人在,看不到牌子,就说明人没去。我侄子是在跑反的路上生的,所以小名就叫路保子。

26. 张秀英口述

张秀英,女,1933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庙庄陈上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7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当时我家三间瓦房和家里的东西,除了跑反时带的被子,其他的全被鬼子烧了,木头都被烧成了木疙瘩。



张秀英

我外公姓汪,当时 60 岁左右,他不知道鬼子来了,就往远处看,看鬼子来了没有,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当时我大妈家有个小呆丫头,大约 10 岁左右,鬼子来的时候,她蹲在家门口,看见鬼子的飞机来了,就瞎讲,讲得头直歪,然后鬼子就过来把我家的房子给烧了,烧得只剩下一个小木头桩子。

27. 施天锡、钱吉芳口述

施天锡,男,1927 年 12 月 31 日生(夫);钱吉芳,女,1928 年 9 月 11 日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集镇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曾金海

施天锡: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我们吓得跑到安徽宋庄。当时家里有四进头的瓦屋,木地板铺的,被烧光了,里面还有好多家具,还有十几担米。房子烧了住的地方都没有,跑反跑了一个多月,在外头过的春节,二月份才回的家。施家当时在陆郎街上是第四大富,毛家是第一大富,我家爷爷、叔叔都是医生。



施天锡



钱吉芳

当时街上有自卫队防土匪。有个汉奸陪着四五个日本人到陆郎喝酒，喝完酒就侮辱妇女，自卫队开枪打鬼子，老百姓用钉耙打死了两三个日本人。当时陆郎烧得一塌糊涂。鬼子七八十人在汉奸带领下包围了陆郎，抓了七八十个商家，要他们交出尸首，鬼子的尸首已被沉到了张家坝的河里了。鬼子就逼着三个人带着他们去找，没找到，在走到神山头山腰的小草塘时，三个人心想肯定活不成，就一起跳塘自杀了。一个人称戴老二，一个是陈继白的哥哥陈继贤，另一个也姓陈，是个打烧饼的，叫什么不记得了。他们是舍不得家没跑，被鬼子逮到的。神山头这边，鬼子把抓来的人三个排一排，用刺刀刺，就韩振兴没被刺死，他 70 多岁

了。他是在最后一排，被刺了七刀，但都没刺中要害，他倒下装死。日本人走后，有人去给家人收尸，他就喊叫，求人救救他，后来被抬出来，抬到宋庄后救活了。鬼子没找到尸首不甘心，继续来陆郎，来一番烧一番，把陆郎烧得一片荒凉。后来老百姓在张家坝的河里把鬼子的尸首捞上来，送到江宁，日本人才不再报复。

街上还有一个人没死，叫朱茂权。听说鬼子第一次来陆郎时是两个鬼子，骑着马来。天黑了，就住在朱茂权家，他好好招待了鬼子，好吃好喝，还叫老婆陪他们，用稻喂马，这两个鬼子走的时候，给他写下“好良民”三个字，并签了字。后来鬼子大杀陆郎人的时候，朱茂权就拿着“好良民”的签字找到江宁，鬼子一看到是日本人签的，就把他放了，陆郎就放了这一个人。

日本人喜欢吃糖，在陆郎抢糖，就抓陶老小和马明才，去给他们送糖到江宁，就在江宁桥那地方，跟着他们的鬼子就叫他们回去，把他们放了不叫他们走路上，叫他们从桥底走，鬼子对天空放了两枪，吓得他们直奔，两个都回来了。

我看过日本旗子，安民后就不怎么杀人了，对小孩很好。日本鬼子一来就上神山头，把机枪架在上面，对着现在陆郎中学的方向开枪示威。安民后，老百姓都很怕鬼子，在朝江宁去的路上有个下溪庙，住着鬼子，有人站岗，每次走过的时候，都要喊先生，头使劲低，他“噢”一声你才敢走，不然不敢走。

我们这个上面有个耶稣学堂，里面有两个女的是外地跑来的，被鬼子强奸了，然后把她们杀了。后来当地人清理尸体的时候，发现了跟我们讲的。当时我十来岁，我们跑反回来的时候，看见山头上的草长得很肥，都说是死人的血把草养肥的。

钱吉芳：我娘家是花塘大队的。我们村上有一个姓胡的，一家两个人被强奸了。一个是媳妇，一个是女儿。他家开油坊，人家都叫姓胡的是胡老八。他们家当时没有跑就被鬼子抓到了，把她俩带到江宁镇，半个月才放回来。日本人拿她们当妓女，放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去看的，她家与我家隔几户。

28. 卞子万口述

卞子万,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集镇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曾金海

我16岁跑的反,我的姑爹就是在神山头被杀的。当时他有70多岁了,头发都白了,姓严。他帮地主家看门,没跑,被鬼子打死了。那时鬼子看见人就杀,我们到处跑,往山里跑,是腊月初八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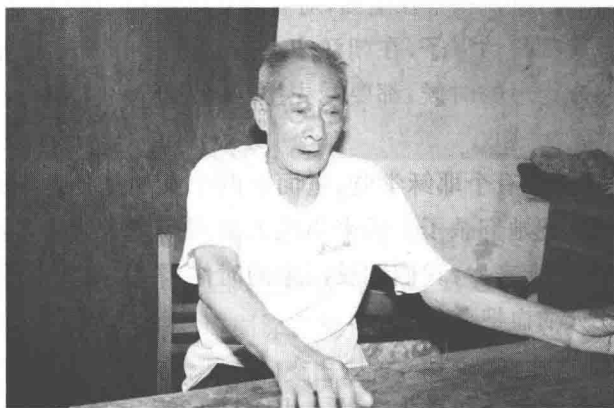
29. 方继先、张正珍口述

方继先,男,1923年5月16日生(夫);张正珍,女,1924年2月14日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陆郎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曾金海



方继先

方继先: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在家。鬼子当时驻在江宁,腊月二十几,快过年了,陆郎来了六个鬼子,喝完酒又找花姑娘。那时候街上有自卫队和几支枪。自卫队的人看不惯鬼子,就赶他们。三个鬼子被打死



张正珍

了,三个鬼子跑回去了。当天晚上逃回去的鬼子就带人来了。他们到街上时我们做好了晚饭还没吃呢,神山头的草房就被烧掉了。我们全家就往牌坊那边的山上跑,奔得了。我们跑到王庄时,看到陆郎的火光冲天,我们吓得赶紧跑。烧过以后鬼子那天晚上就回去了。

第二天鬼子又来了,来了几面围抄,走西宁、花塘那边来抄。我们人已经躲到牌坊的山里了。鬼子用火把到处烧草房,我们家的五间草房就被烧掉了,里面还有些家具。村里人都把家具、农具等丢到了外面的水塘里,小的就不管了,然后就奔得了。当时街上烧了好多房子,草房被烧光了,瓦房也被烧掉了,只剩下泥坯了,粮食也被烧掉了。

听陶相友讲,烧房那天下午,鬼子包抄,我们村里有三个人被抓到了,一个叫薛道生,一个是李克明的父亲,小名叫六秀子,还有一个就是陶相友。他们年纪轻,才十五六岁,跑出去后派回来看看家里情况的。他们在陆郎被鬼子抓到了,薛道生当场在山头被杀掉了。当时抓了好几十个人,鬼子围起来一个个用刺刀刺。鬼子杀过人后又又在街上抢了些东西,六秀子和陶相友被抓去挑东西了,从陆郎挑到江宁。六秀子和陶相友到了江宁没看到薛道生,估计已经在陆郎被杀掉了,后来有人在陆郎街上收尸的时候看到了他尸体。挑到江宁以后,鬼子就用刺刀把六秀子杀掉了,陶老小看到了就怕,知道自己也要被打死,心想死马当活马医,脱了棉袍子撒腿就跑。鬼子在他后面追,放了三枪,但没打到他。当时

是夜里,第二天早上他跑到上湖,找了个老奶奶要了件衣裳,逃回了陆郎。

当时鬼子住在陆郎下街的一个庙里,我们亲眼看见过里面的鬼子,有鬼子站岗的。当时有十多个鬼子住在里面。老远看到他们就得喊“头目”、“先生”,他“哦”一声你就过去,他不吭声你就不能过去。不叫“头目”就喊你过来,要打你。马光朝的父亲,被日本人叫着喝酒,他不敢不喝。鬼子喝醉了就灌他喝水,被灌了半死。

张正珍:陆郎高场村有个叫“腊梅子”的姑娘被鬼子糟蹋过,她是张华峰的老婆,当时有十八九岁,是鬼子刚来的时候被强奸的。我看到两三个鬼子沿着河过去的,就在她家把她强奸的。在那个年代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不答应不行,鬼子会杀人的。李树阴的老婆在跑反的时候没有跑掉,也在家里被鬼子强奸了。她的婆婆被鬼子抓着,在旁边亲眼看见的。她当时不漂亮,大概十七八岁,没有涂锅底灰。过后她哭得不成样子,我们都看到的。她婆婆也劝她,没有办法啊。鬼子经常找姑娘。

30. 朱有龙口述

朱有龙,男,1928年2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周塘37号、2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高鹏、苗李华、曾金海

朱有龙: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还小,只有10岁。跑到当地的山里,穿着棉衣跑的,第二年三四月份才回来,是在谷里的山里过的年。回来以后我们家的房子还在,没动什么东西。街上房子烧得多,安民后鬼子就老实了很多,有时候也会过来打鸡找鸡蛋、抢东西什么的。

听老年人讲,朱四旺子陪鬼子过来喝酒,喝多了,看到陈德仁的老婆长得漂亮,鬼子想强奸她,就引起了争斗。当地居民打死了两个日本鬼子,一个鬼子沿着河奔,跑到河西时被一个正在挖地的人用钉耙打死了,他叫“花子”。当晚鬼子就来烧杀了,鬼子来了我们全家都跑山里去了。



朱有龙

鬼子会到村里找姑娘，芮志富的母亲就是被鬼子强奸的。她姓严，娘家是西宁高村的，当时不过 30 岁。她躲在自己家挖的地窖里，出来看风时被鬼子看见了，就在她家强奸的，但没有杀死她。这是鬼子在陆郎烧杀那段时间发生的事。她人长得漂亮，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芮志富是她的小儿子，现在还活着，是个残疾人，听不清，舌头又短，也讲不清楚。

31. 谷代升口述

谷代升，男，1922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朱门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有奶奶、父母、妹妹和两个兄弟。当时，我们租地主家的田种，我没有念过书。民国 26 年阴历十一月初十，快要吃午饭的时候，日本人从陶吴方向过来。很多老百姓从陶吴逃过来，人山人海的，我们这里的人就问：“你们跑什么？”他们说：“日本人来了，会杀人的。”跑反的人像雀子飞，头上直冒汗。我们这里有个叫孙向龙，当时 60 多岁，他问：“杀人了吗？”人家告诉他，有个牛贩子被杀了。我们觉得

当时天都变了颜色，孙向龙大喊大叫的。我们把牛牵着，拖家带口往安徽跑。当时路上的人哭的哭，叫的叫，浑身上下汗直冒，从板上跑到柏塘的山头上。我的二舅子遇到他老表，告诉他：“不得了了，鬼子杀人了，三岁孩子都不得活了！”过了一两天，我们就住在柏塘。当时，国民党在东善桥至南京同日本人打。我们跑到一个山头上观望，炸弹、子弹声轰轰地响，我们吓得直抖。白天夜里都打，打了三四天。国民党败了，跑得一个都不剩。

我的父亲是做瓦匠的，靠东善桥的一帮瓦匠在南京做工。有个叫张良仁的，日本人让他挑行李往芜湖方向走。当时出了中华门，路上国民党死尸成堆，有的死了还抱着枪。张良仁走到板桥看到路上散了很多铜钱，他就拣了很多钱，然后被鬼子阻止。国民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陆郎、江宁，直到下关。我们站到长江边上望，当时江上没有船，有的士兵把凉床子、门板漂在水上过江，往浦口走，有的连人带马掉到长江淹死。很多败兵退到朱门、丹阳同日本人拼。有的士兵提出缴枪，有的不肯。后来，他们同日本人拼刺刀。有的伤兵被日本人掠去，用绳子绑到板桥三间草房里，房门正对着宁芜公路。鬼子再把缴枪的国民党军一个挤一个关在房子里，枪架在窗口往里面扫射。

有一个当过很长时间的国民党兵，当时他缩下去给鬼子磕头，后来帮助鬼子把尸体往外面稻场上拖，逃了一命。后来，他到了村上告诉我他当时看到的情况。他说，还有个姓张的也逃了。

整个房子只剩下三个人。一个姓乔，名叫乔志国，一个姓田，还有一个我也不清楚。那个姓田的也当了很长时间的兵。那个不知道姓氏的第三个人央求姓田的和乔志国把他一起带走。可是，当时情况紧急，鬼子很快就要烧屋子了。所以，那两个人没有敢他带走。后来，那个留下的士兵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了。

乔志国跑到板桥一个小河边时，天已经黑了。当时，他迷失了方向，顺着河走，在一个木桥上遇到一个老太，又对老太磕头。老太让他往谷里方向跑，因为那里没有鬼子。

第二年(1938年)4月，新四军来了。当时我们在割麦子，他们穿着瓦灰色的衣服。我们还以为是中央军，都往家里跑。

还有一次，日本人把枪架在乱草岗子，对过路的行人扫射，打死了七八个老百姓。

当时，江宁、板桥驻着日本兵。江宁镇的鬼子到陆郎要吃要喝，还要花姑娘，哪个女人愿意跟他们睡觉呢？当时陆郎自卫队在路上捡了枪装备自己。当时来了六个日本鬼子，与自卫队发生争斗。自卫队员枪法不准，鬼子被吓得逃回江宁。有一个鬼子被一个挖地的老百姓用钉耙打死了。还有两个也被打死了。老百姓用石头绑在鬼子尸体上沉到张家坝。老百姓从他们身上搜出日元扯了扔掉。当晚，日本人来陆郎抓了不少人，在神山头杀了不少人。还有五家营，那是一个塘，鬼子把百姓赶到塘里，用石头砸。

鬼子来了，我们跑反，然后回家看看。有一个叫刘海×的20多岁的人被鬼子抓到杀死，尸体被抛到万水桥。荷花的聂二子，有一天早上他开门看到鬼子，被吓得直跑，边跑边喊：“鬼子来了。”后来，被鬼子枪杀，尸体被扔到沈家墩。

日本人来到朱门，要维持会欢迎、招待他们。镇上很多人挂着日本旗子，还有很多人写着标语：大日本帝国进36村。

32. 王浩口述

王浩，男，1926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江宁镇朱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家里有父亲、母亲。我们家开了个店，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我高小五年级毕业。报纸上登出南京沦陷的消息，我们都很紧张。1937年农历十一月初五，我们听说日本人来了，全家跑到陶吴，后来又逃到安徽的黄庄，那里人称“小四川”，山比较多，鬼子不敢来。我们住在黄庄的亲戚家，当时还有江宁和陆郎的其他亲戚一起住那里。我们在黄庄的时候，站在山坡上，看到陆郎被烧得通红。当时，有两个国民党的败兵落在河西的菜地里，后来他俩成了两面派。我

听说有两个喝醉的日本兵在河西被打死，剩下的一个逃回了江宁。晚上，鬼子回来烧街，也杀死了很多人。春天安民后，在陆郎有维持会了，我们就回来了。

1938年农历二月，天气很冷，鬼子第一次到我们朱门。那时候，我还住在街上。夜里听见日本兵的鞋子轰隆轰隆地踩得地响，我们都吓死了，怕得要命。他们挨家挨户地喊开门，问有没有中央军。鬼子也到了我家，我看见重机枪架在大街上。第二天上午9点，他们就走了。后来，我听说，鬼子当夜强奸了“王意达”店里的一个妇女，她好像是大庙大队山南的。

33. 陶冶口述

陶冶，男，1922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朱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家里有父母、叔叔、婶婶和兄弟四人。我们家租种地主的田。我高小毕业。1937年的12月，南京沦陷，鬼子的司令部就设在范村。沦陷了，我们就没有拿到毕业证。我们完全小学几百个学生和十几个老师都被遣散了。

有一部分鬼子住在陶吴和范村，听说他们烧了那里的一些房子。鬼子一般沿着公路往无锡和丹阳活动，没有来我们这边，所以，我们没有跑反。

我看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多大区别，就是讲话不太懂。两年以后，我们这里成了游击区，没有据点，鬼子常来扫荡找新四军，找不到就撤退了。

我们没看见日本人在这里抢东西，伪军会抢东西。我听说在南京和陆郎杀死了很多人。在陆郎的神山，春节前，五六个鬼子来要吃要喝要花姑娘。一些人仇恨日本人，就用钉耙打死了两三个。剩下的鬼子跑回江宁，当天夜里，他们就回来大烧大杀。

附近的乡镇,就属陆郎杀的人最多。第二年(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鬼子接到汉奸的报告,到村里找新四军,当时找到了我家。十几个鬼子问我:“有没有新四军?”我说:“没得了。”其中一个鬼子让我跪在地上,乱打我的头,又打我的屁股(当时屁股上有疖子),我疼死了,后来他们走了。鬼子遇到汤村的杨德本,把他的头放在一块石臼上,然后架上刺刀,装作要砍他的样子。杨德本被吓得大喊大叫,后来跑掉了,日本人也没追他。

34. 王祯曜口述

王祯曜,男,191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大庙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21岁,已经结婚了。当时家里有父母、哥哥、姐姐和兄弟几个。我家是地主,有几十间草房和楼房。我中学毕业。鬼子烧杀淫掠,他们到这,我们就逃到那,鬼子到那,我们就逃到这,躲避一时。有名气的人基本上都跑了,老的少的就没跑。

我舅舅家在濮塘,我就躲到那里。因为我家有钱,土匪把我捆起来,问我父亲要钱。父亲只好卖了一头骡子,换来80块钱给土匪。他们还嫌钱少,把酒倒在父亲的膝盖上,点火烧他的腿。那时候,我们跑反,实在没钱了。后来,土匪走了。我比较瘦,挣扎着挣脱绳子,拿出家里的驳壳枪,追了小半里路,没有追到。那些土匪当了汉奸,帮鬼子扛枪,向鬼子告密说我有钱。一个早晨,鬼子在大庙一村屠家敲我的房门,然后把我抓住,我被关在陆郎的警备队好几天。在监狱里,我被鬼子绑在竹床上,他们往我嘴里灌脏水,一口气灌下去。我肚子被灌得很大,胀得不得了。灌满以后,他们把水从我肚子里挤出来,继续灌,拿你不当个人。我的亲戚朋友给我父亲出主意,要他找翻译说枪是我家的自卫枪。那时候,有钱人家都是有枪的。我家花的钱多,汉奸拿了钱就帮我说话。鬼子队长竹里秀郎找我谈话,让我坐在榻榻米上,对我很客气说:“你的好

人，良民大大的好，开路开路的。”放出来以后，我就住在亲戚家里，到处躲，怕被鬼子再抓住。我记得那个警备队有很多房子，每间房子都关了人。

我老家在朱门。鬼子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35. 李国成口述

李国成，男，1922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大庙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鬼子进中国，我们受了很多磨难。我听别人说过，有一次在陆郎鬼子吃完酒要花姑娘。一个种菜的河北人用钉耙打死了一个日本人。

鬼子经常到村里找新四军，找到了就打死。他们还打鸡、鸭带走，到农家吃饭。有一天早上，鬼子到了我家，说：“驴。”我听不懂，他就踹了我几脚。后来他带着我一起转悠，忽然他看到了一头驴，显得很高兴，还哼了一声，后来，他把驴牵走了。

那时候新四军住山头。鬼子从陆郎到朱门，新四军那边响了几枪。鬼子的武器厉害，用钢炮往山上轰，轰了几炮。后来，由于新四军力量弱，就走了。

哪一年我记不得了，农历十一月初八，当时新四军住石塘，鬼子从丹阳、秣陵和马鞍山三路包抄，打新四军。从当天下午4点一直打到第二天8点。新四军一个连的人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小新四军躲到人家家。他看到了两个鬼子，开枪打死了他们。

36. 丁现高口述

丁现高，男，1920年8月生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大庙村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十七八岁。当时家里有父亲、一个妹子,母亲过世了。我们租地主的田种,家里条件苦得很,我念了三年私塾。

我们住在山里,没有跑反。鬼子烧陆郎的那次也没有到我们这里来。鬼子偶尔来扫荡,来了就走,不敢多停,因为怕有新四军在山里出没。有一次,鬼子烧张泽光的房子,他家房后有茅草。鬼子点火以后就走了,我们救火。房子没有烧毁,后面的茅草都着起来了。

驻扎在马鞍山的鬼子去打云台山的新四军。鬼子从我们村路过,他们早上过去的,下午四五点钟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有人抬着四个受伤的鬼子,都用白床单包着,后面跟着十几个鬼子和十几个二鬼子(汉奸)。我父亲被汉奸叫去抬鬼子,我从藏身的地方出来,替我父亲去抬鬼子,当时他眼睛不好。我们四个人抬一个鬼子,抬到半路的时候下雪了,到一户人家躲雪,因为床板比较宽,进不了窄门,我们把床板卸了,就把鬼子抬进去。到了里面,我们发现鬼子在流血。后来,我们到了濮塘,日本人要吃饭休息,我乘机溜掉了。他们在濮塘又找了别人,把鬼子一直抬到了马鞍山。当时我们村还有三个人被叫去帮鬼子扛枪,枪栓是被拔掉的。我记得有李国宝、汪天顺和一个叫戴仁凤的河西人。他们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37. 严启华口述

严启华,男,1924年3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西宁村周家宕16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玺、仇松杏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差不多十二三岁,母亲是在日本人在的时候死的,我还记得。陆郎街上被打死了三个日本鬼子,鬼子在那吃过酒后要花姑娘,被自卫队打死了两个,跑了一个,在陆郎河边,被花子用钉耙打死了。在河东村的张家坝,把三个鬼子像抬猪一样,剖开肚子,放了石头沉入塘底,日本人后来来报复,要尸体,挖了埂,把水放掉,尸体捞出来了,我们看到的。



严启华

我们家三间草房被烧了。那时我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姐姐,父亲在家看门,把我们送到了当涂,父亲也躲了,白天跑到当涂,晚上回来看看家。当时两个村庄只有两家没有被烧,一个姓张的,一个姓苏的,他们都是草房。安民前,鬼子经常下来抓鸡、要鸡蛋,安民之后也有下来的,不过那时候少了。我记得,有一个地主叫倪老五,当时他跑反了,找了一个呆子叫倪八子(小名)的给他看家。日本人来了,看到他就把他杀了,是西宁高村的,当时十三四岁。还有一个姓洪的,他是西宁祠堂村的,他当时没有躲得了,被鬼子抓到推进塘里。他装死,后来逃回来了,吓坏了,过了年就死了,他当时只有20多岁。孙荣全的老婆被打死的。她先跑反的,又舍不得家,回来躲起来,鬼子看到了就把她打死了,她也是祠堂村的,当时40多岁。还有一个山门口村的姑娘,刚刚结婚,新娘穿着花衣服,鬼子见到她,高兴得不得了,就把她强奸了,姓什么,我记不得了,她那个时候有十七八岁。

38. 吴德仁口述

吴德仁,男,1923年7月1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西宁村吴家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仇松杏



吴德仁

鬼子来的时候，我 15 岁，我家里有十七八个人，是我爷爷一大家子。当时我父亲和叔叔在家看门，跑反跑到当涂山里，那边人很好，让你住。我们是腊月初四初五走的，腊月二十几回来的。当时我们那一片只有两户人家，房子没有被烧。在安民之后，鬼子就没有杀过人，经常下来打鸡、要鸡蛋，没有就走掉了。在村上没有见过打人的。

桐梓塘的一个姓周的，是周万春的父亲，当时四五十岁，在家看门没有跑，被鬼子逮到了神山头，被鬼子戳死了，我记得那是腊月里。

村里人都跑了，有人乘着日本人烧房子，发洋财，搞点东西，给鬼子逮到，被鬼子杀死了，当时这种人被杀得蛮多的。

山门口村的一个姓楚的，新娶的新娘子被一个鬼子追到了，就在我们家门口糟蹋了，她叫丁培英，她儿子叫楚忠明。这是在陆郎被烧之前的事情，当时新娘只有 20 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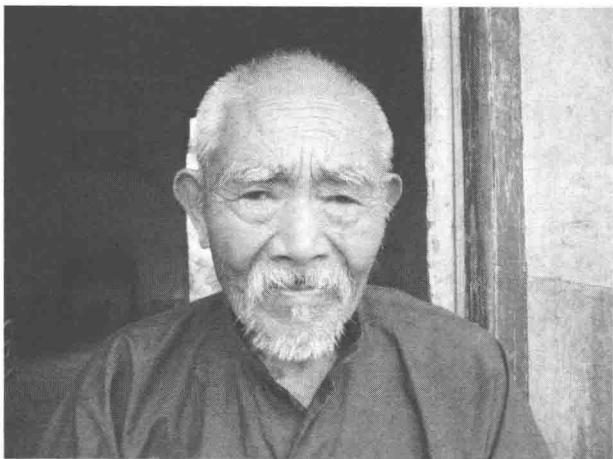
39. 秦家富口述

秦家富，男，1913 年 3 月 1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西宁村张庄 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仇松杏



秦家富

我今年 94 岁,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20 多岁,已经结婚了。那时家里四口人,跑反的时候我大儿子 4 岁。我们跑到了安徽的当涂县,跑了四个月,过了年才回来。回来时已经安民了,当时出安民告示的。我家是个小窝棚,棚子也被烧了,家里什么都没了,我们村上房子烧了不少家,只有一家姓赵的人家没有被烧掉,回来时我们又搭个棚子住。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是在江宁。安民以后,鬼子还到过我们这,有四五个。我们是陆郎的事情发生以后才跑反的,安民以后,鬼子住在河西村的下溪庙,有十多个鬼子住在那。

40. 何仁发口述

何仁发,男,1923 年 9 月 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西宁村山门口 1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仇松杏

我那时 14 岁,日本人来的时候是腊月初七,六个鬼子到陆郎,喝完酒,看到了一个姑娘,姑娘吓得奔了,他们要姑娘。那边神山头有个自卫



何仁发

队,自卫队看到鬼子就放枪。鬼子乱跑,后来打了起来,三个鬼子被杀了。老西宁村的李文彬杀了一个,桥西村的李成发外号花子,在陆郎河上杀死一个,还有一个记不清楚了。鬼子初八下午来报复,整个陆郎烧得差不多了。腊月二十几(编者注:时间记忆有误),有108个老百姓,一个连一个,在神山头洋学堂的地方,下边有个水塘,都被推到塘里打死了,这是后来听大人讲的,鬼子具体多少人不晓得。

我们跑反时,第一天跑到了白头山,第二天跑到了公塘头村,腊月初八夜里跑的,呆到腊月二十七八回来过年,当时我家里有弟兄五个,大哥二哥在家看门,父亲死得早,由母亲带着,一块奔得了,三个姐姐中大的嫁人了,小的送人了。

西宁南门村有个人,叫张双林(谐音),跑反时,他顶个锅。鬼子在大路上老远看到了,一枪把他打死了,那时有二三十岁。南门村还烧了好多房子。山门口村的一个姓楚的老婆,被一个鬼子追到了,就给糟蹋了,她儿子叫楚忠明。

安民后,鬼子还经常来找鸡、找蛋、找妇女。

当时,三间房子要四五十个大洋(银元),三个大洋买一担米(折合现在100斤),算算,当时盖三间草房要今天的两千七八百元人民币。

41. 王启祥口述

王启祥,男,1921年2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西宁南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玺、仇松杏



王启祥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有18岁,我家还有父母、妹妹。我们跑反到李大村的太平岩山里,当时住了一个晚上,又跑到了安徽宋庄,在那儿住了个把月。腊月初七,日本鬼子到了陆郎,吓得我们都跑了,我们村的房子烧了不少,草房被烧掉了有二三十间,有姓张、姓李、姓王的。村里瓦房也有被烧掉的,一个姓胡的,叫胡海门,家里有二三十间瓦房,被烧掉了。我们家的房子也被烧得了,但没烧起来。屋里床、桌子、椅子全烧了,没烧到房顶。我们跑反的时候带了锅和米饭,当时家里有十多间房子。父亲跑反时,被日本人看到了,打了一枪,打到了耳朵,父亲倒下没有起来,如果起来,肯定被打死了,父亲叫王兆林。

有个叫朱明成的,也是南门村的,那时60多岁。他跑到了前边的村子里,被日本人打死了。南门村有个姓张的,顶个锅奔,被鬼子发现了,在我们庄上打死的。有个叫小英子的,姓丁,被日本人奸污了。

安民后,鬼子经常下来找鸡、找蛋。

42. 陈世宽口述

陈世宽,男,1919年6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西宁村姑塘1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玺、仇松杏



陈世宽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8岁。我14岁就去南京当学徒,在三牌楼跟安徽师傅学裁缝。日本人来的那年八月十五,南京炸得很厉害,好多房子被炸了,新街口炸得也很厉害。我当时害怕回来了,父亲很忠厚守信,还要送我去。从南京回来的人说“鬼子炸得很厉害,我们都回来了,不要再去了”,我就没去了。我们跑反,往杨库村里面跑。日本人走了,我们就回来,跑反不长时间。当时鬼子来,是因为陆郎的事,要尸体,尸体找到了,鬼子就走了。我们那个村房子烧得少,鬼子随使用火苗一甩,有一个草垛子烧掉了,也有五六间房子被烧,是姓王的人家。安民以后,鬼子在下溪庙那边住,有二三十个人。有时还下来要鸡要蛋,我们上街要叫日本人先生,鞠躬。

43. 李兴兰口述

李兴兰,女,1910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陆郎镇西宁村刘家店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仇松杏



李兴兰

鬼子来的时候,我27岁,腊月初九、初十帮人家洗衣烧饭,跑反跑到了李大村,就我们两口子跑的,二月回来的。那时日本人要鸡、要蛋。

陆郎街上的陈仕明(音)也被日本人打死的,30多岁,他当过保长。

听说有一个女的,从铜井往这边跑,日本人见了,要侮辱她,她不从,跳到塘里被鬼子打死了。还有一个人,是西宁村的,叫李伦定(音),他跑反的时候躲在坑塘里,被日本人打中,子弹从后背打穿。抬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了,肚子上有个大洞。

(四) 原东山街道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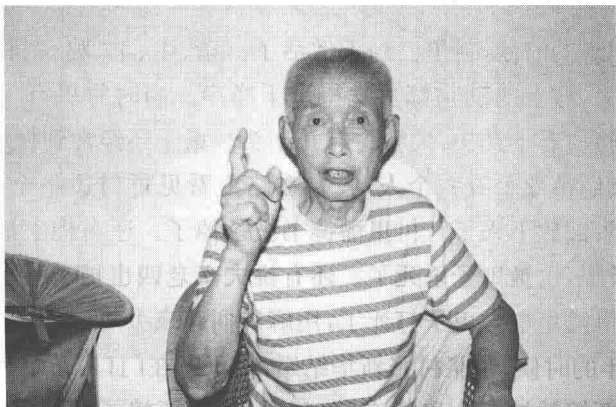
1. 刘正银口述

刘正银,男,1922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刘正银

我15岁就在上海学徒,16岁的时候,鬼子来的。当时半夜我们听到炮响,知道日本鬼子开始打中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老板娘就叫我们跑,当时是住在虹口。包袱、黄包车什么的到处乱扔,大家都只顾着逃命。当时跑到租界就没事了。我师傅叫李金林,住在岳洲路新祥里48号。当时跑的时候飞机在头上炸,好多难民在疏散。一发炮弹炸到大使馆门口,有的人的肠子都被炸得挂到树上了,可怜啊。1937年热天的时候我往南京走了。一路上炮轰不断,我们不时从火车上下来跑到田地里躲着,躲了三天三夜。回到南京我是在尧化门下的火车。大概是6月份回到江宁老家的,当时是热天。

骆村被打死了好多人。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炸死的。我左手腕还被日本人打过针。

日本鬼子来到江宁后,我们就跑反跑到了龙都圩。日本鬼子把我家的床、水缸、桌椅板凳弄得一塌糊涂,火炕也被鬼子砸掉了。跑到第二年春耕了,大概是3月份才回来的。当时家里有父母、姐姐、我和亲表弟李振华。老表李振华的哥哥李振乐在南京被日本鬼子从难民区里面拖出来杀掉了。

1937年冬天,我们跑反跑到龙都上浦塘的时候,有一天傍晚,一个鬼子跑到那里要姑娘,要鸡要牛。牵了一头牛准备要回去的时候,被农民用锹和锄头围着打死了,然后用绳子绑着石头沉到水里了。鬼子还烧庙烧祠堂。

跑反回来的时候,村里已经不像话了。猪、牛、羊、鸡、鸭和鸡蛋都被鬼子吃光了。村上的动物都被吃得干干净净。当时村里有一半的人家养了猪,小骆村有十几头,大骆村有几十头。鬼子还经常到村里找姑娘。

当时我们镇死了五六个人,我走在路上看见过村边一个男的被杀,跪在路边,头被砍下来了。村里潘德书被杀掉了。还有梅家楠在南门桥炸断了一条腿,也被鬼子杀死了。还有挑夫李老四也被杀掉了。听说安民以后,村里潘星更被鬼子打死了,用麻袋捆起来丢河里了。

1942年的时候,小骆村张新华结婚,轿子还在门口,新娘和新郎都还没有见面,新娘就被三个鬼子在门口轮奸了。新娘子是穆家村的人,18岁左右。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到的。那时候,女的被鬼子搞,没有办法啊。

我亲眼见到鬼子住在岔路口。有一次鬼子走河西过河,我一个表弟李家兴被鬼子看到了,喊他撑船过去接他们。我表弟胆子小,不敢过去。小老四潘云贵胆子大就过去把他们撑过来了。一过来,鬼子就叫我表弟跪在树底下,他就用东洋刀的刀背在我表弟的头顶上砍了一刀,砍了好大一个包,过了好久才好,后来长了个大瘤。鬼子又用洋火点了两间草房。烧杀的事情多呢。

在南京的时候,见到鬼子要鞠躬,要叫“洋先生”,不然的话就叫你过来打你一巴掌,还喊“八格牙路”。鬼子在南京这边分三路杀人比赛,杀了30万人!

——日本鬼子喜欢小孩,经常在口袋里带着糖,见到小孩就给糖吃。

当年我挑了一担西瓜在南京城西卖,就被鬼子打了一巴掌。鬼子晚上不出来,一般都是白天出来的。

2. 陈正茂口述

陈正茂,男,1928年2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陈正茂

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了。跑反的时候天还不亮。当时是十月多了,长江被封锁了,我们就跑到沙洲圩,一起住在沙洲圩的还有三家。

有一天早上,我们在晒太阳,看到一个鬼子带着刺刀过来了,我们站起来表示欢迎。接着又来了两个背着枪的鬼子,狗子对着他们叫就被一枪打死了。当时(晒太阳的)还有两个东山的女孩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她俩的家里是在东山开饭店的。她俩被三个鬼子抓到了,我们就吓得奔掉了。后来这两个女的被放了。

后来我们又跑反了。妈妈背着弟弟陈真华,李振发、李发旺、我父亲陈明月和我一起跑的。我们是往朱门山里、公塘头跑的。路上看到好多死人,是国民党的兵,房子也烧了好多,公塘头街上搞得不像话了。我们用茅草在山上搭了几间棚子住着,在山上过的春节。春节过后我们又跑到了龙都圩,又住了几个月。有的人住祠堂。龙都鬼子没有去,我们等平安了才回家。

村上也被搞得一塌糊涂。牛被刺死在田里,街上也有趴着的死人。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是六架梁的瓦房,但是里面搞得不像样,里面都空了。没吃的东西,也没人救济我们。那时候好苦,吃瓢儿菜。奶奶在跑反的路上死掉了。我和弟弟跑反回来后就帮人家放牛,我做帮徒也做了

两年。那个时候的日子没得办法过。

村里一个叫李振×的男的,40多岁的样子,被日本鬼子拉夫抓走了,在路上被打死了。当时被抓的还有村里的好几个人。村后头一个中央军,装做农民躲在我们村的高场上,被鬼子查出来拖着枪毙了。

杨国华的母亲背着草送到岔路口,现在的气象学院那里,两个妇女吵架,其中一个哑巴,日本鬼子抓住她们互相对撞,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七八个人把稻草送到岔路口。

听说在苏家渡,有个鬼子出来找花姑娘,强奸了一个女的。那个女人的丈夫就带着几个邻居把那个鬼子打死了,用石头绑住沉到桥底下了。鬼子来找过尸体,但是找不到也没得办法。大家知道这件事人心大快啊。

大概是1942年的时候,湖熟街上的一个同行,叫王学兵,我们一起做木笼(一种谷子脱皮工具)的。他在龙都开了个店,也娶了媳妇。后来他老婆被伪军带到了东山。逛庙会的时候,王学兵看到了那个伪军,就骂他。伪军就对鬼子说他是新四军,鬼子就把他抓起来了。还好老板曹卫汉把他保出来了。第二天他又被鬼子抓去了,叫他自己挖坑,然后用刺刀把他刺死了。这个伪军后来被新四军打死了。

3. 梅国权口述

梅国权,男,1926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2岁,当时我们兄弟三人,我二哥15岁,大哥属牛的25岁。我大哥梅家楠本来是在上海学徒的,上海失守后的夏天,我大哥回到了家。他说一路上逃亡的人特别多,火车上站没的站坐没的坐,他一路扶着火车窗回来的,被太阳晒到的地方都晒黑了。日本人打到南京的时候我大哥被国民党拉走了,村子里一起被拉走的人还有很多。南京失守后,有些被拉走的人偷偷跑回来了,我哥和一些人仍然跟着国民党走



梅国权

了,听说在中华门外日本人往下扔炸弹我哥的腿被炸断了,军队甩下他走掉了。据说我哥就被日本人杀了,我大哥的小孩那一年3岁。

我的一个老表,是我姑妈家的,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当年大概17岁,他在南京健康路“王益兴”钟表店作学徒。日本人来的时候老板(也是他家亲戚)要带他一起逃难,他不肯走要替老板看店。等到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被拉到集中营,听说和很多人一起被机关枪扫掉了。那时潘星更也是在南京学徒,大概是在太平路的一个玻璃店。日本人说他们偷了日本人的玻璃,把他的老板抓走搞死了,然后又把他用麻包装起来扔到江里了。

我们村潘少林的父亲潘德书,那时45岁左右,被国民党拉去,日本人来的时候没有跑掉,抓去当了挑夫,想回来回不来,听一起被抓去的人说在一户人家的天井日本人把他杀掉了。

日本人到南京后,年轻人都跑了,留下老年人在家看门户。村子里有五六个老人被日本人抓去带路,后来回来了几个,有两个没有回来。其中有一个是潘恒林的祖父,当时50多岁,据说是在上坊桥被杀死的。

我家里人多跑反困难,就和亲戚一起跑到朱门的山里,呆了大概有一个月时间。那时听说日本人在陆郎杀人,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往朱门逃难的小孩哭大人叫的,可惨了。三四天以后就好了。后来我们跑到龙都圩,过完年,我和我二哥以为骆村日本人少了就回家去看。我家的家

具全被烧了,看到潘恒富家的六间瓦房和两间厢房烧了,屋里的家具也被日本人拉去取暖了。潘荣春的家具也被烧了,村子里还有一户的瓦房也被烧了。一次,我站在家门口和一个外乡来逃难的妇女讲话,看到日本人来了就叫她跑。她跑了,日本人用枪指着让我去追,我故意慢慢跑,然后从别的路逃走了,女的后来被抓了。

1938年,驻扎在附近的日本人常来村子里打鸡,抓花姑娘。村子里的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小媳妇都被日本人欺负过。

4. 易志荣口述

易志荣,男,1925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易志荣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没钱跑反,家家户户都要打开门让鬼子检查。村子里只有小孩到处玩,看到人家屋里有鞭炮什么的就装在袋子里拿出来玩。我父亲和哥哥那时候在上海纺织厂干活,上海打仗后他们从上海一路走回了家。那时我家有父母,两个哥哥,两个妹妹,一个嫂子,全家跑到了葛窑村落脚。全家只有一条被子,只好在底下铺点稻草。家里非常穷,我的小哥易志新就拿着50文去打钱,一次碰上一个国民党的散

兵,他们一起推牌九,我哥赢了十个大洋。那时候一个大洋能买二斗米,他就买了米回来。可是有了米没有柴,我哥又跑到国民党的旧兵营去拾柴禾。一直没有回来,我们都担心得吃不下饭。天快亮的时候他才回来,原来是住在紫金学院(现在岔路口空军气象学院)的日本人把他抓去了。日本人让他牵一头牛过江,冻得他头发眉毛上全是霜。他又问日本人要了一头小牛牵回来,大家都说天冷没吃的养不活,就把小牛十个大洋卖了。日本人刚来的时候,急行军过来,看见动物就开枪,杀了鸡,烤熟了撕了皮就吃。一个国民党逃难的人,穿着国民党的制服,跑到鬼子面前要饭吃,被一枪崩了。日本人给我们小孩子糖吃,要我们带他们找花姑娘。我们带着他们在村子里瞎转,就说找不到,鬼子用刀背打我的头。小骆村有个姓潘的人,外号叫哑喉咙,以前在秦淮河上摆渡。一次五六个鬼子在对岸喊船。他带着日本人过来,还带着他们去姑娘们藏身的地方。那里藏着十几个姑娘。日本人要欺负她们,当时那里有好多十七八岁的姑娘,鬼子要十七八岁的,其中一个30多岁姓李的妇女,为了救小姑娘,说小姑娘太小,就让鬼子侮辱了。

当时我们村有七八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日本鬼子喊我们几个小孩拖草去岔路口的辋重学校,那里原来住的是国民党部队,那个时候空了,鬼子就住那里。如果我们不拖就烧房子。

日本人的先锋部队打死了我们村里的“大白狗”(某人外号),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还不让百姓关门,不许躲到地洞里,看到了就要打。周村有个30多岁的人躲在地洞里,探头往外看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了,就被打死了。鬼子一来就把村里的草堆全部烧掉了,见到鸡就打。骆村有个还没盖成的学校,门窗全被鬼子拉去烧掉了。

我发觉日本鬼子有武士道精神,1941年左右,我们新四军逮到一个鬼子,叫他游街,叫他回去,他都不肯。后来加入新四军,帮新四军喊话。

辋重学校住了十几个鬼子,每天出来清剿。后面跟着汪精卫的队伍,前面是“吃光队”,都是些地痞流氓。

5. 周玉珍口述

周玉珍,女,1921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六七岁。当时家中有父母亲,兄弟姐妹。我们怕鬼子强迫,都跑反到龙都圩的芦苇里。鬼子看到妇女就抢,要是跑就开枪打。当时,鬼子打死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1937年冬天,殷巷街的路上躺着的、塘里漂着的都是被日军打死的人,总共有48个。当时我舅舅就是被鬼子打死的。我听说,有一个妇女在殷巷下墟村被鬼子强奸。猪、牛、羊被撵得到处乱跑。

我们带点米,往外跑反,住在一个庙里,有时候在路上吃饭。村上有一个跟我们一起跑反的老太听人说,日本鬼子不杀人,不要紧,结果回到村里就被鬼子杀掉了。在江宁当时的县政府门前,有很多鬼子站岗,老百姓路过这里,就要脱帽行礼,不然就要挨打。

鬼子经常抓花姑娘。有一次,我们躲在一家阁楼上,听见鬼子皮鞋声、狼狗叫声、马蹄声,声音特别吓人。我们躲在楼上,浑身发抖,就把楼梯收起来。

我们跑反到外地,四五个月后才回来。鬼子在殷巷烧房子,当时戴家塘一个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被鬼子奸污。老太太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寻死。我家老公公被鬼子抓走当了一个多月的挑夫,又逃了回来。

鬼子刚来的时候,我们一听到鬼子进村了,吓得东逃西散。鬼子的样子很凶,矮矮胖胖,骑着马,牵着狼狗,让人见了就怕。

陪同我们采访的孙主任插话:“当时,鬼子问我伯伯(当时只有五六岁)要鸡蛋,遭到拒绝,鬼子要用刺刀刺他。他被吓得拔腿就跑,跑到一个远房亲戚家。女主人用被子裹着他,逃过一命。”

6. 李德全口述

李德全,男,1920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 18 岁。1937 年 12 月，鬼子从上海过来。有一天夜里，我们都在睡觉，鬼子就打来了，他们烧房子。我们被吓得爬起来，一路跑到江边。我们在江边停了一个下午。两三点钟，鬼子从索墅过来，在姚家边抓了很多，用刺刀戳，有女性怕被侮辱就跳塘寻死。鬼子一路烧杀，很厉害。如果算上农村被杀的人，30 万也不止。

我家的四间半房子被鬼子烧了。他们进村要吃要喝，还搞房子上的木头下来烤火。

我们村的李达阳被鬼子推到塘里，用枪打死。我们都跑反了，他家一间半房子被鬼子烧光，其他三家也被他们烧掉了。有一个杂货店，也被烧掉了，一共烧了四间主房、两间厢房。

李德良是我哥哥，他被鬼子从脖子后头一边一刀，穿破喉咙，死掉了。我家四妈妈的儿子、我舅舅的儿子等五个人被杀，我们村总共十几个人被杀。我妈妈、四妈妈、堂姐都被鬼子吓得跳塘。堂姐还被奸污了。她们都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了。我四叔和老师也被戳死了，然后被扔到河滩上。半个月后，我们家人才去收尸。那时候，尸身已经腐烂，耳朵都出蛆了。当时，村上还有一些人躲到一个酒坊里，鬼子将酒坊点火烧着，有的人被烧死。

我姐姐嫁给张府村。她家有一次来了几个新四军开会，被叛徒告密，遭到日本人的攻击。房子全被烧毁了，新四军也死了好几个人。

7. 刘德胜、梁淑英口述

刘德胜，男，1926 年 6 月生（夫）；梁淑英，女，1931 年 11 月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0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刘德胜：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叔叔。我老家在麒麟镇，种田，我没有读过书。我们跑反到安徽的来安，那里有山，是

游击区，鬼子不敢去。鬼子出城到村庄抢东西，找花姑娘。他们还打枪开路，到各家各户搜新四军。

当时，我参加了游击队，正在游击区。上级一般不准我们在村庄附近袭击鬼子，因为担心在靠近村庄的地方打鬼子，之后鬼子会报复当地的百姓。出了城，在空地上，我们跟鬼子打了一仗。当时，条件很艰苦，小兵只配发三发子弹，老兵有五发。我们袭击他们之后就跑。在打鬼子之前，我们必须知道鬼子从什么地方来，打完了就跑。有一个姓张的游击队员，腿被鬼子打断了，被送到一个老乡家里。后来，我就不晓得他的情况了。午收和秋收这两个季节，我们就活动在村庄附近，防止鬼子出来抢粮食，保护老百姓。有时候，我们一夜会走两个镇子。

日本人把中国人当靶子，只要看到人，端起枪就打。

梁淑英：我出生于1931年，那是个战争的年代、艰难的年代。我的大爷爷、爷爷都被鬼子刺死了，叔叔也被吓死了。爷爷是憨厚的农民，家里有头毛驴，由于舍不得家里的一点财产就留了下来。我爸爸兄弟三个，当时我6岁，大人带着我往30多里地以外的地方跑。地上都是壕沟，我们背着干粮，跑得气喘吁吁。后来，我都跑不动了。

当时村里一片火海。爷爷为了躲避枪炮，和十几个人躲在一个坑里，用树叶盖着。后来被鬼子发现了，鬼子以为他们是坏人，先是用枪刺，然后用机枪扫射。据当地百姓讲，爷爷叫唤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死了。大爷爷死的时候卷了一个席子，爷爷用奶奶的棺材入土。叔叔被吓得神经失常，两个月之后死了。爷爷他们是忠厚老实的农民，死得可惜。

现在，每当我回到老家，还要给他们烧纸，纪念那段日子，叫后代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我想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事，很寒心。我想叫年轻人不能忘记国耻。

8. 笪兰英口述

笪兰英，女，1920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兄弟。我和弟弟从小帮人家干活,在一个开鸭子店的人家拣鸭毛、带小孩。跑反的时候,我们同主人一起跑到周岗绿杨村,还跑到龙都呆了一段时间。日本鬼子当时在湖熟放火杀人。他们太坏了,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是私通新四军的人都杀掉。

当年,鬼子从上海方向过来,在湖熟杀人,杀了多少,我不知道。有一次,村上来了四个鬼子,在我雇主家床上、灶上撒尿拉屎。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光了,我那时候还帮助打扫。日本人真该千刀万剐,他们来的时候,年轻的姑娘都不敢出门。当时,湖熟镇是个小南京啊,被鬼子糟蹋得不成样子。

9. 端木礼方口述

端木礼方,男,1929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东沟巷97—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我大伯的女婿王光禄,当时24岁,住在东山镇湖西,他原来吸食鸦片,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躲在南京市里的难民营里,后来被日本人杀了,连尸体都没找到。后来难民营的一个幸存者把情况告诉了我姐姐,说她的丈夫被日本人杀了。后来姐姐家情况就惨了,我姐姐有羊癫风,她还有个男孩,后来我家就负责照顾他。大概在民国二十八九年,她到我家来发病,滚在塘里淹死了。男孩因为我姐姐的哥哥没有孩子就抱回家养了。

在我们这里的夏村(现在没有了),有个叫任先义的,男的,是我父亲的表哥,他在南京升州路开了家玻璃店,叫昌荣玻璃店。日本人占领时生意做得很红火。后来突然失踪了,据他的家里人讲,他的死有两种可



端木礼方

能,一是日本洋行把他摔到长江里去了,尸骨都没找到,据说这是日本商人搞的。还有一种可能是被日本军人杀了。

汪伪政府发了良民证,但他不管你,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我家是做生意的。那时你到南京去要进中华门,要拿良民证给他看,他看了不舒服就会打你。良民证上有照片、有名字,四个宪兵站在城墙两边,城门旁有个传达室。传达室里坐着十几个日本人,可能是到时候换班的。东山这里不是主要地方,基本没有房子被烧的。据说陆郎被烧得厉害。当时日本有一个宪兵队住在这里,就在县政府,现在在步行街那边。安民后鬼子就利用汉奸了,汉奸带人下乡去骚扰,我们这里不骚扰。当时汪伪的县政府也在这里,当时鬼子派汉奸下乡去找人,审问他们和新四军的关系。

10. 刘田玉口述

刘田玉,男,1928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芙阁路13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刘田玉

有一个竹山村的老太太，夫家姓易。日本鬼子要网他家塘里的鱼，老太不让，日本鬼子就把她推到塘里淹死了。

我老家是安徽定远县的，日本鬼子来之前，我家就讨饭到了东山，后来鬼子来的时候，又跑反到了安徽，跑了两年以后才回来的。

11. 吴天福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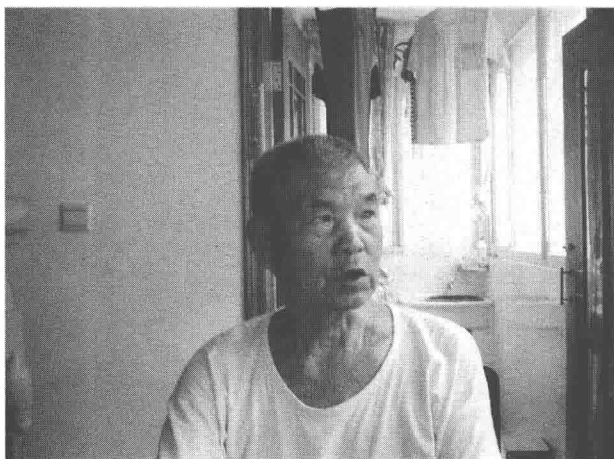
吴天福，男，1925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步行街9幢1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了，我老家就是东山的。鬼子来时大概是阴历十一月，我是跟了章村的一个老表，叫孙龙章的一起跑反的，还有一个堂哥，叫吴天鑫。母亲跟我父亲、大妈跑到了龙都。我们跑到了安徽无为县的护驾墩。当时，听说日本人要来了，我们先走的，母亲他们晚走。过年后平息了，我们回来后，房子被烧掉了，有三间瓦房，才盖了两年。东西都被烧了，有好几千斤的粮食，还有农具、一头牛、一头猪等。我们镇上一共烧了七户人家。我们这边烧了我一家，还有隔壁的吴开发家，



吴天福

是四间两厢的瓦房。老街上烧了三户，宣志炳家的三间草房，易润金家的三间瓦房，孙华钊家的三间草房。另外还有郭立德家的三间两厢瓦房和戴家塘一家被烧了。

当时镇上有被抓去没回来的。我家的堂姐夫姓梅，国民党抓壮丁，日本人来时国民党走了，他被日本人抓去做挑夫，后来就没回来。跑反回来后还看见许多尸体，许多都不是我们这边的人，躺在田野里。老太太也有被强奸的，有的跑了又回来被抓了。端木礼吉的母亲就被鬼子污辱了，当时40岁不到，是跑反回来以后被抓的。我们这边以前人少，这种事情讲了不好。

现在的气象学院有鬼子的驻军，那时我们不太去那边。回来后房子被烧了，住人家的房子，是姓刘的。家里什么也没有了，也不能上学了，捞捞鱼虾，自己吃点，还有的卖掉。

当时鬼子住在竹山路那边，有个土碉堡，有鬼子站岗的，我扛着竹竿去捞鱼，日本人的大狗呼啦爬到我的背上，我吓得趴在地上哭了，日本人跟我说：“小孩，你的傻个拉（鱼）给我。”当时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后来我从另外一条路绕着回家了，鱼没有给鬼子。

我们冬天没得事了，从方山那里买了山芋到南京去卖。有个叫易志成的，我告诉他进城见到日本人要脱帽子。他耳朵不行，在中华门忘了

脱帽子。鬼子端着枪，枪上装着刺刀，用刀对着他的独轮车戳，还骂他心坏拉坏拉的。我们吓得话也讲不出来，后来就把帽子脱了，对日本人鞠躬。我们见到鬼子都要鞠躬，不鞠躬他就要打你骂你。

在现在社区后面有个飞机场，这个机场是日本人建的，民工还是中国人，机场名字叫夏村机场。当地戴忠美的父亲是夏村机场附近的人，被鬼子抓去建机场，大概是四几年吧，干活时下汽车跌死的。鬼子抓中国民工去干活，给钱给得很少。以前东山镇叫土山村，人很少，国民党时期就变成镇了。

12. 张殿宝口述

张殿宝，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豆腐巷2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张殿宝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鬼子到溧阳的时候，我与父亲、妹妹等家一起跑的。当时，我住在徐陌村，原来也属于东山镇。我全家跑反到大柏村，靠近安徽那边。那边偏僻，鬼子一直都没去过，我们在那边躲了两

至三个月。这边鬼子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回来了。我见过鬼子,鬼子找妇女。我那时候 14 岁,看到的,他们天天出来找妇女。我们村两个人被鬼子奸污了。一个是徐方源的妹妹,叫徐方珍,当时大约三十七八岁,结婚有小孩了。她躲在亲戚王德炳家里,他也是我们村的,他家里有个地窖。当时,村里挖的地窖很简单,上面用高粱盖着。她躲在地窖里被鬼子找到,在王家就被两个鬼子奸污了。后来鬼子走了,当时她哭哟。现在她已经死了。还有一个是地主的老婆,地主叫程灵宝。当时她是在家里躲在床底下被鬼子找到奸污了,她有 30 多岁。

鬼子晚上不出来,一般上午下午出来,鬼子经常下村捞鸡。原来有个步兵学校,鬼子占领以后就住在里面,最少有两个连的人马,离我们这里很近。经常下来骚扰,捞鸡、猪,还搞鱼。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后来的老丈人,有个渔网,被他叫过去弄鱼。鬼子不打小孩,女的、年轻的见到鬼子就躲,我们小,才十三四岁,跟着鬼子走,看到他们捞人家鸡子和猪。

我听人讲,跑反的时候,被鬼子杀了几个人,我们村有三个就没有回来,被鬼子杀了,尸体也没找到。一个叫金长友,当时他儿子跟我同龄的,13 岁。还有一个叫张礼和,当时有 40 多岁,也是被鬼子打死了。还有一个是小名叫长生的姑爹,是个傻子,和长生一起跑反的。当时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日本人抓夫,喊傻子背行李,他是个傻子,搞不清楚,结果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我们村就这三个跑了,以后永远没回来。

安民以后,就越来越稳定了,鬼子出来就少了。他们掳了人家好的衣服、首饰、大头(银圆)。他们要撤了,中国人就拿鸡子、鸡蛋、鸭子和他们换,鬼子要吃的啊。

13. 梅国英口述

梅国英,女,1919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竹山路 46 号 4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0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梅国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八九岁，我那时才结婚，跟着老公公老婆婆一家人跑反到安徽泾县的山里，在山里呆了一年就回南京了。南京的房子被鬼子烧了，共有大大小小的房间七八间。房子被烧了，我们就住到乡下来了，就在二马路那边。我的一个哥哥叫梅国栋，当时 20 多岁。国民党把他拉夫拉了去，让他送兵过江去浦口，他偷偷回头。当时城里城门关了，他在城墙上拿着绳子翻墙，绳子断了，他摔断了腿。我家门口的一个人也是被拉夫的，就背着他跑到了卡子门那边，遇到了鬼子。那个人看到鬼子来了就奔得了，我哥哥就被日本人杀死了。不知道是用刺刀刺的，还是用枪打的。那个人回来以后很多年才告诉我妈妈，我哥哥被日本人打死了。在上坊那边，还有很多人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打死的。我们骆村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姓潘，也是被日本人抓了以后用机关枪打死的。

我回来以后，鬼子还经常下来，他们只下来看看，不打人了，我们一听到皮鞋响，就吓得躲起来了，他们看看就走了。

14. 易言才口述

易言才，男，1925 年 3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土山路 70 号 1 幢 302(3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易言才

鬼子来时我13岁,跑反时跟姨夫、三个弟兄和一个妹妹一起跑的,跑到朱门。我姨夫认识那边推黄土筑马路的一个人。从早上6点开始走到晚上6点,带着个小木桶,里面装着腌菜,我挑着走,还挑点米。十几个人一起跑。

朱门山上有小树,有一人多高,我们从小路走进去。那时每天早上砍柴,送到陆郎去卖,离陆郎有八里路。我把柴砍成一段段的,捆起来,卖过回来买豆渣坨子吃。我们是腊月过去的,过年后回来的。回去的时候,从朱门到方山,住到舅舅家,有一个月。回来时,鬼子住在现在的气象学院。鬼子每天从十字路口绕到二马路再回去,不知道干什么。那时鬼子会叫我们用帆布桶拎水给马喝,我们向他要糖果吃。突然有一天,我要糖的时候,一个鬼子用枪上的刺刀顶着我的心口,说死拉死拉的,我靠着墙,吓死了。后来就没敢再去。

过了两年,我在南京跟我父亲的一个老表学徒。他在中山东路开个小店修表,他叫我去跟他学徒。我们从城门口过的时候,帽子要拿下来,还要敬礼,不敬礼就要打耳光,还需要良民证。我是15岁进城的,跟着一个叔叔一起去的。有两个日本兵站在城门口,那时候不懂,帽子没拿

下来,被鬼子打了一个耳光。

鬼子在我们这杀的人多了,记不清,跟老虎一样的,怕啊。在陆郎桥有个鬼子被打死了,他要强奸妇女,后来鬼子过来报复,整个街都烧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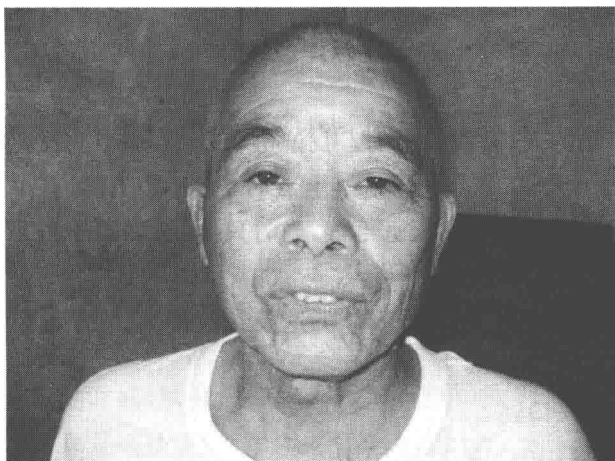
15. 戈福元口述

戈福元,男,1929年12月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曹村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戈福元

跑反的时候,我8岁。我们是趁着大雾往沙洲圩里跑的,鬼子看不到。如果没有雾,那个时候死的人会更多。我记得跑反的时候是下半年,我们在外面过了两个月,回到家过年的。当时家里很穷,没什么东西,也没得房子。我们村里烧了几家。一家是戈大金家的三间瓦房,在马村。有个尼姑庵的房子被烧了许多,大约有二三十间草房,主持当时有千把亩地呢。还有湾塘小区那边烧了许多,有姓蒋的家的三间草房。

我也知道赵翻财的那件事。他当时和许子贵在马木桥碰到了三个鬼子。鬼子让他们吃牛屎,赵翻财吐得了,被鬼子打死了。许子贵没有

吐，鬼子就没把他打死。鬼子让许子贵把赵翻财推到了河里，这样就死了。他的儿子现在还活着，叫赵仕云，也是我们村上的。

有被鬼子强奸的姑娘，大约有四五个吧。我记得我们村的张太生的女儿被鬼子奸污了。那个时候已经安民了，她跑反回来了，就在她们家，有七八个鬼子呢。那个姑娘的父母都在家，没得办法。她当时还是个姑娘呢，有18岁左右吧。她是在鬼子来捞鸡的时候被鬼子发现的，就给强奸了。小孩他不管的，他挺喜欢的，经常给小孩糖吃。

我们村里有个叫张太贵的人，被鬼子抓起来了，后来又跑掉了。当时有人跟他有矛盾，就给鬼子告密说他有枪。鬼子就把他抓来了，吊了起来打，往嘴里灌水，打得他没办法了，受不了了，就瞎讲说，枪在尼姑庵，实际上没有。他就趁机跑了，鬼子准备开枪。有个翻译叫他快跑，他看到前面有个湖，就冲下去了。翻译假装放枪，他就跑得了。这件事是在安民之后了。

造飞机场的人，有我们村的。我记得有几个，一个叫戈兴国，一个叫李万金，一个叫李万民。他们是早上点名，晚上发工钱，有个工头管着，鬼子不直接管。好像是一天五毛钱，当时只给钱，如果干得不好，就得挨打，调皮也挨打。

日本人没过来之前，蒋介石修的这条龙西路，是用石头钱的。

16. 易祯兴口述

易祯兴，男，1923年2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芙蓉村14-20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我15岁时跑反，跑到了朱门的山里，住在一个大地主的家里，称他“大老板”、“二老板”。一到晚上，都住在山洞里，是怕土匪。他们家比较有钱，不要我们房租，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我们是冬月跑的，政府放空炮，叫我们跑。朱门山里有庙，父母、姐姐、弟弟和我一起跑的，奶奶在家看门。第二年二月头上回来的，房子没有被烧，一头耕牛一头水牛被打



易祯兴

死了,鬼子把牛腿割下来带走了。奶奶的棺材也给日本人劈得了,有 200 斤稻种被鬼子拿去喂马了,还有 300 多斤的豆子也被拿走了,以黄豆为主。我们家比较富裕,一半是瓦房,一半是草房。后面五间是瓦房,房子没有被烧,奶奶也没事,她当时有 60 多岁了。我们村里房子被烧得多了。我姑奶奶家新盖的三间瓦房被烧掉了,人都跑了,没有人在家看门。他们家在上坊,姓郭。村里还有其他人家的房子被烧,是谁家的记不得了。

我们跑反的时候,从朱门回来,路过东善桥,看到不少尸体,就在元山的山坡上。那是一条官路,尸体里有军人,老百姓占多数,有的被收尸了,有的全家被杀,没人收尸。

在我们家隔壁,是江宁中学,里面有五六个学生没走,因为他们家里要么哥哥要么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那个学校好得很,学生都是大户人家的,都穿童子军衣服,吃的是两荤两素,住校有医务室、歌舞厅。跑反时候,我父亲说,叫他们带点米,跟我们一起跑,他们不肯。等我们回来后,那些学生就死得了,就死在我们家附近的防空洞里。防空洞就在现在的竹山烈士陵园旁边,我亲眼看到尸体的,都有味道了。他们不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就不用死了。这应该是在我们跑反期间被杀的,跟我们走,就好了。这些中学生都是头 20 岁的人,年龄比我们大一点,都是有

钱人,没钱的上不起,都是外地的。

日本鬼子枪法准,天上的鸽子都能打下来,我亲眼看到的。听说在上坊泥塘村有个女的被强奸了。那个鬼子被当地人打死了,沉到塘里。那女的是家庭妇女,年纪不大,后来鬼子们就四处找,但没找到尸体,要找到,就不得了了。安民后,16岁的人就发良民证了,我第二年就领了。鬼子还会下来捞鸡,捞多少带多少,那是不花钱的,我家也有被捞走的。

日本人在我们这里造飞机场。他们技术好,都用石头码成1米高。我们给他们做过工。一般人做工,给一斤米、半斤豆、五毛钱。村上有很多人给日本人做过,要吃饭呀,工钱一般是当晚就发。整个村有好多人人都去做,姓潘的多,外地人也不少。我那时小,正在上小学,会跟着玩,看到他们装大片石头、二片石子。日本鬼子有指挥官的,会打人,做的时间蛮长的。

17. 范诗恭口述

范诗恭,男,1926年8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东新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范诗恭

跑反的时候,我12岁,是父母、叔叔、爷爷奶奶一起跑的,跑到了三里桥那边的龙都村。本来是不想跑的,听人家讲,在圩埂村有些年纪大的老人拿着小旗去欢迎鬼子。鬼子就朝老百姓开枪,打死了人,好像有个姓韩的,是个中年人,其他人就吓得奔得了。圩埂村离我们不远,我们听到消息后也跟着跑。那是冬天,穿棉衣呢。第二年的春天,我们才回来。在那边的大祠堂里过的年,好多人呢,简单隔开过的,日子不是人过的,那有什么办法,要躲命呢。跑反的第二天晚上,我家爷爷回家看看,看到家里的两头牛没得了,房子倒没烧,前头靠圩埂的地方,有很多房子被烧了,都是草房,烧了十几家呢。我们家的粮食很多,没得了,鸡、鸭、鹅都没得了,有多少只我记不得了。龙都跟这边隔着一一条河,桥被老百姓切断了,鬼子过不去,老百姓平时都渡船。

第二年回来后,就平定了。安民后,鬼子就不来了,但保长会来,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回。保长嘛,就是鬼子的狗腿子。

我们村当时没有人被杀,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宝贝”,不给我出来。

18. 耿德华口述

耿德华,男,1927年8月18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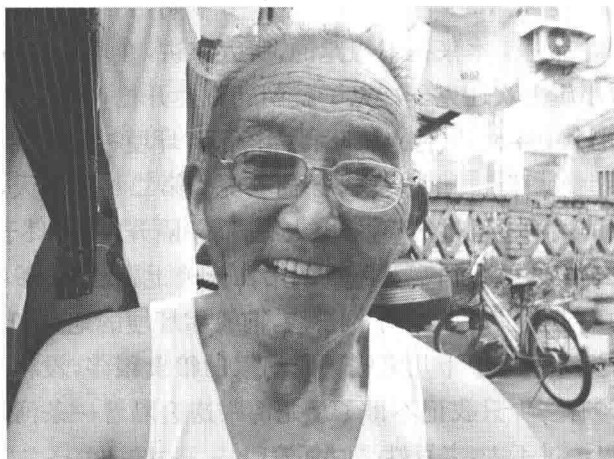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晓里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我11岁时候鬼子来了,当时我家里有父母、姐姐和我。我们一起跑反到龙都,那里有条河,鬼子过不去。一开始我父亲倔,不肯走,后来碰到了鬼子,那天晚上我们就走了,我记得是11月份的夜里。奶奶在家看家,没有走。我们在外面过的年,等我们回来发现家里的一头牛不见了,其他的東西都在,房子没有被烧。杀人,没有见过,我们跑出去了,不晓得。

姐姐在外面没有回来,我和父亲回来得早一点,因为鬼子会找花姑娘。我看到过鬼子强奸妇女的,就在我们庄附近,是我们跑反那天的下午。我、我妈妈、我大妈妈(大伯的老婆)亲眼看到的。她是我们庄上一个姓耿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回娘家的,跟她妈妈在一起,有20岁吧,是



耿德华

被一个鬼子强奸的。在村边的沟里，我们和她妈妈都在场，不敢动，鬼子有枪，会杀人的。那天晚上回家我们就跑得了。

我是安民之前回来的，跟奶奶一起过，日本人不管小孩的。记得我们村的彭道发被鬼子打过。鬼子来叫他找花姑娘，没找到，人都跑了，到哪找？鬼子就打他，用棍棒打，打得很厉害。那些鬼子是朝鲜人，留着胡子，一来就是两三个人，那时候还没安民呢。鬼子打他我亲眼看到的，就在我家对门。后来听他讲过他给日本人抓过，那一次有三四个人被抓呢，是用绳子捆在一起的，第二天就要被杀，头天晚上，彭道发咬断绳子，他们就跑掉了，他牙齿好呢。

我给鬼子造过飞机场，就是我们后面那个。当时我有十五六岁，给鬼子干活他给我们钱、米，我不是被抓去的，是为了过活。主要是做杂事，搬石头拖沙子，弄得好就不打，弄得不好就拳打脚踢的。下工的时候，发个小条子，我们排队去领钱，一天下来能领五毛钱或者一斤米，大概做了年把两年的。给鬼子造飞机场的有北方人，我们本地人也很多，都是周围村上的。有章村的、骆村的、中前的，我们村的有十几个给日本人做过苦工，我记得的有一个叫张主涛，一个叫潘广锡的，他是给人家做上门女婿的，还有一个是彭道发的弟弟，我们叫他老八，都是穷人，才给他们做苦工的，为了要活命呀，最多的时候，一天上工的有 200 多人。

19. 纪兴夕口述

纪兴夕,男 1928 年 9 月 1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聂村 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0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纪兴夕

我 10 岁时跑反,是下半年,日本人来了,我们晚上走的。家里就挑一个担子,带着小孩子。大人挑一些米、被子,一直走到天亮,跑到龙都。在那住了三四个月,就地开个铺,拿被单铺一下,男的一排,女的一排,住在龙都祠堂,搭个小灶,就烧烧吃。米吃完了,大人回去再挑一些米。没有收入的,在盐库里抢一些盐,是国民党的军盐,再抬盐到龙都卖,搞点收入过活。当时还有不少死马、死牛,搞一点吃。那时候乱,不搞家里就没有收入,难民无法生活。有钱的跑得更远一些,有些人跑到安徽的官圩,但是跑得远的,反而更不安全,有人抢钱。田里种的麦子没人管理,第二年回来照收。当时一个村上住几十户人家,老人舍不得家。四个月后回来,村上老人死掉几个,村上房子烧了不少。村上有五六十家,被烧了三四十家,瓦房没有烧。我家被烧了两间草房,回来后,就住在别人家。老人被杀的,是因为听不懂日本人的话。村上的爷爷骆余存,60 多岁了,留在家里的,是被日本人拿刀戳死的。还有的老人是被推到塘里

淹死的。

跑反的时候，我家里有父母、一个姐姐，四个人一块跑。米呀等好东西都放到一个挖好的地窖里面。房子烧了，没带走的都被烧了，家里的八仙桌子还被摔到了塘里边。

安民以后，鬼子还会三两个地来，跑出来要东西、找姑娘。看见日本人来了就要奔。在邵圣大队，有鬼子来了，要找姑娘，让村民带路。村民打死了一个鬼子，用铁丝捆着石头，沉到了河里。日本人知道少了一个人，就找。鬼子要看新土，找尸体，但也找不到。安民以后，情况好了一点，日本人下来主要找花姑娘。

我曾亲眼看到甘义荣的老婆被抓到了，那时有 30 岁左右，她是在家里边烧饭，日本人来了，被两个鬼子在家里边侮辱了。日本人才过来时烧杀淫掠，后来主要是一些日本兵偷跑出来找妇女。当时日军住在步校（今南京空军气象学院），另一部分是住在今区政府所在地。住的不多，有几十人。日本人高兴还好，不高兴就打人。当时还发居住证，进城要查，要点头鞠躬叫先生。

日本人的钱不值钱，越来越贬，今天 1 块大洋买 1 担（100 斤），明天就 1 斗（十几斤）。银元有好多种。

20. 王国诚口述

王国诚，男，1929 年 7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 3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0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我们跑反到了龙都，我们是大家庭，十口人一起跑的。当时只顾逃命，家里东西都没带。我们村的房子烧了不少。我家的瓦房被日本人占了，给了我们芦席，我们用芦席弄了房子，住在了外边。日本人不讲道理，很讨厌。我们跑反到龙都的谈村，在那住了半年多。

安民以后，日本人在我们这造飞机场。老百姓给他做工，他们给些豆子算作一天工钱，每天要做工十个小时。大多用本地的民工，还有山



王国诚

东过来的。当时有好几万人，建了有三四年。还要建飞机洞，水泥做的至少有几个。当时有大包工头，下边又有小包工头。飞机场住着修飞机的、飞机师、飞行员，有几百个人。日本人快投降的时候，他们把枪支和文件都烧了，飞机有的烧掉，有的飞走。

有一天晚上，日本人到了我们村。我们那时跑反回来，都不知道鬼子来了。鬼子逮了好几个妇女，奸污以后就走了。过了两三天后，日本人有个叫森田（是一个日军小军官）的，通知下来，对老百姓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到县里反映。”老百姓反映到县里，几个为非作歹的日本人听说了，就逃了，跑到聂村那边，被县里的日本人打了一枪，差点打到，以后日本兵就稍微安稳一些了。那天晚上是七八个鬼子强奸女的，有二十一二岁的，还有十几岁的，没有结婚的。鬼子把她们带到其他地方，从这个村子带到另一个村子。

下章村有一个 50 多岁的汤姓老人，被日本人杀掉头以后，把头放在他的裤裆里。当时年轻人都跑了，年纪大的在家看门，被鬼子逮到杀死的。

21. 王国栋口述

王国栋，男，1927 年 5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上章村 8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0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王国栋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1 岁。我们跑反到横溪镇、溧水县，第二年才回来，躲了半年多。全家五口人一起跑反的，带了被子、锅、米、碗，其他都带不走。东西都被烧光了，地窖里放的米也被偷了。我们村烧了几十间房子。上章村的王兴林，有 50 多岁，他没躲，年纪大了，看家，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打死了他。还有一个是许孝年的太太，60 岁左右，她年纪大了，听不懂日本话，日本人就把她打死了。

安民以后，日本人造机场，给点粮食作为工资。当时造机场的民工有上万人，都是周边的人员，填塘、平地。挖飞机洞时，先推土，再用钢筋水泥，再挖洞，土挑走，建了有三年。机场的人不多，都是工人。

安民以后，发了良民证，见日本人要喊先生，南京那边曾有个挑粪的没喊先生，日本人就让他吃粪。

22. 迟才华口述

迟才华，女，1923 年 5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上章一队 11 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0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迟才华

日本人来时我15岁,我老家是安徽的,我20岁时嫁到这儿的。

日本鬼子要到淳化镇,他们也有老婆、小孩,抓我公公替他们去送东西,送小孩。他送完了回来,发现自己的一件破袍子丢在淳化镇,于是就回去拿。走到湖西村,被日本人看到。日本人叫他站住,他耳朵不好,听不懂日本人的话,继续走自己的路。鬼子就用刺刀戳了他两刀,戳完了,又把他往湖西沟里推,公公死在那里,我公公50多岁。后来,家里人要回来背米,当时家人跑反到龙都,姑老太太住在那里,才听村上的老人说,公公死在沟里。

安民以后,日本人不乱杀人、不打人了,几年以后就投降了。

有一次,我背着门板走回家,在路上碰到两个鬼子。当时我怀着我大女儿,一个鬼子以为我背的门板是偷来的,就拦住我,比画着要剖开我的肚子。还有一个就说:肚子里有孩子,剖了就两个一起死了,大大的不行。他们没杀我,叫我跪在那。我爬不起来,吓得七死八活的。日本人走了,我才往家奔。门板也摔在河里,后来被我们拖到了家里。住在我们家的一个叫南瓦德(谐音)的日本人晓得了,就叫其他日本人过来搜。之前,我把门板靠在墙上,用一大堆荒草盖着。日本人来后,就用刺刀在

地面上搜,看没有就走了。我们又逃过了一劫,当时我 22 岁。

在飞机场,民工有抬土填塘的,有抬石灰的。当时有 5 部车开工,做一天工给 50 个铜板。当时 300 个铜板是一块银元。一块银元三吊铜板,一吊是 100 个铜板。当时做工的人迟到就要被打,用脚踢。日本人的鞋子上有钉,踢了都是血。进场的时候发个纸条,写上名字,走的时候再还给你。

当时有一架飞机飞到飞机场,我看到飞机上是两个女的,戴着尖尖的帽子,是美国的飞行员,来炸飞机场。快冲到地面的时候,用旗子挥舞着,让人趴在地上,后来日本飞机有被炸的,炸的零件被一些外村的人拿走,有的掉在路上。有一些零件掉在孙双喜家的门口,日本人就说是他偷零件。大冬天的,鬼子叫他把衣服脱掉,在塘里摸零件,还用两个板凳夹着他,像杀猪一样,地上放着盆。还喊村上人都在周围望着。看守他的日本人去厕所了,围观的一个老百姓帮他逃了,两个人一起奔到了骆村。他被板凳夹着的时候,哭得厉害,来回碰到夹他的板凳,眼睛发炎了,后来一只眼睛瞎掉了。孙双喜是孙发来的父亲,当时 26 岁。

聂村的一个姓许的老太被日本人剃掉了头。她是个瘫子,当时 60 多岁,日本人到她家,看到她媳妇要强奸,她哭着爬出来,求日本人放过。日本人嫌她吵,就把她拖到门口,把她头剃了。还强奸了她的媳妇,她媳妇 40 多岁。

湖西村一个男的姓王,30 多岁,看到鬼子来了,就叫村上的人快跑,被日本人看到了,就拿枪把他打死了。

当时,一块银元买五斗米,一斗米 16 斤。日本人的钱不值钱,好几袋才值五毛(中国钱),25000 元钱能换一银元。当时一小块烧饼就是一块三。

23. 张照英口述

张照英,女,1916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1 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鬼子来中国快70年了,我女儿也有70岁了。女儿是1937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出生的,鬼子是农历十月份过来的。鬼子刚打过来的时候,飞机响个不停,还扔炸弹,土庙旁边有个耕田的人被炸死了。到了晚上,别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跑到我们村躲飞机。我们连夜逃到神村,我背着女儿,她不停地哭。和我一起逃难的人就骂我:“你这个女人自己都顾不得了,还背着娃?”我想把她摔了,可是又舍不得。我想,要死,我们娘俩就一起死。后来,我和丈夫失散了。龙都有个尼姑庵,房子挺大。几天以后,大家在那里集拢,我见到了丈夫,还有小叔子和弟媳妇。弟媳妇的头被小叔子七划八划的,不成样子。一天下午下雾,见不到人,弟媳妇到街上剃了个和尚头。

尼姑庵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有地方住了。我和弟媳妇就到草堆头去。有一天下着毛毛雨,来了个女的,她挺好的,看到我们没有地方住,就说:“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家地方小,就到我那里去住吧。”于是,我们就住到了她家。我们在地上打了个地铺,女儿睡里面,我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睡下。

有一天,我到观音寺买米,一块钱两升。后来没有菜吃,我就到田里挖野菜。记得有一次,我们遇见了鬼子,他开枪打我们难民。我围着围腰,他指着我。我说:“我什么也没有。”之后就奔了。

我家老公公也被日本人打死了。鬼子先是打他两个耳光,然后推到塘里,开了两枪。第一枪打中他胳膊,第二枪打中他腰上,死了。人家喊我老公公二爷爷。后来,我们把他埋到田里,棺材被炸坏了。

我们也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他来村里找姑娘。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用竹竿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我丈夫和小叔子在家,他们说:“不能让鬼子跑了,免得被满门抄斩。”那个鬼子很有力气,我们把他双手绑起来,他一用力气挣断了。我们又把他捆起来,我丈夫用榔头打得他头破血流。后来,鬼子死了。我们把鬼子的肚子破开,塞上铁板,然后捆起来,摔到大河里面。血滴了一路,我小叔子把地上的血都刮掉。后来,鬼子进村搜查,问一个老太,说:“有没有见到穿着像我们这样衣服的人?”老太太吓得发抖,说:“没有。”

鬼子一来,我们就躲。我们都不洗脸梳头。有一次,我在砍柴,被鬼

子撞见。鬼子说：“姑娘。”我一见鬼子来了，吓得要命。附近有个放牛的，我对他说：“快来快来。”然后，我在一个大盆里过了河。回家以后，我大病一场。

我还听说，有一个逃难的老婆婆带着一个7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把手伸给鬼子看，说：“头目，我还小，你们放过我吧。”后来，老婆婆受凉，咳嗽，再加上受到惊吓，不久后就死了。

24. 王正明口述

王正明，男，1924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他们没来之前，我们跑反到沙洲圩，在那里呆了个把月。农历十月份，鬼子进了南京城，杀人放火。十一月，鬼子进了我们这里。在他们进村的第三天，我回来了。我看见全村的房子都被烧掉了，只有单独的离得很远的两间草房还在。后来，我们跑到陶吴，留了个把月，腊月又回家了，准备过年，父母仍然留在外面。我们在外面过得很辛苦。回来以后，就住到那两间没有烧的草房里，一起住的还有十几个孩子和几个老头。那时候在紫金学院（现气象学院）驻扎着鬼子的部队。我们没有东西吃，十几个孩子就向鬼子讨吃的。我们不能走进鬼子的住处，只能站在门口，把碗摆在地上。鬼子就会把一些吃剩的饭菜给我们。我们带回去，和几个老头一起吃。吃完还有一点剩余，我们就做成饭干带到山里给家里人吃。我记得那时候，我给鬼子做了两个月的帮工。我在厨房专门给他们淘米洗菜，烧鸡杀鱼兼管烧火。鬼子吃鸡只吃肉，他们把鸡头、鸡爪子和鸡的内脏扔掉。我拣回来，让一起住的驼爷爷做了吃。

日本人对中国人不好，看不起中国人。他们把我们称为“支那”。我记得1938年3月28日的下午，在河塘头，金家的女儿出嫁回门，被一个鬼子遇见，鬼子强奸了她。她的爸爸金城浩、叔叔金城勇等人气不过，就

追上鬼子打了一顿。鬼子被打得吐血，跑到了村头。他们怕鬼子跑回去带人回来报复，就把他打死了。他们把鬼子的尸体埋在河滩的一棵树下。第二天，我们四五个人把尸体挖起来，扒下他的衣服，破开肚子，在里面塞上砖头。我们把鬼子的尸体用草绕子捆起来，抬到船上，划到秦淮河最深的地方，然后沉下去。当天晚上，鬼子喊我们过去，问及此事，我们都说不清楚。第三天，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逃跑了。

当时，在我们这里驻扎着一支中岛部队，大概有一个团的人。1939年，中岛部队到汉口打仗，全军覆没。后来，村里又来了一批鬼子。

我们进城的时候，看到鬼子，都要脱帽鞠躬，对他们说“先生”，不然，鬼子就让我们跪下，对我们说“八格牙路”，甚至打我们。鬼子不让我们走汽车路，我们只能走小路。

我记得鬼子刚来的20多天，我的本家叔叔王有荣被鬼子枪杀，当时他60多岁。鬼子进村时，他没有跑反，一个人留在家里。几个鬼子要烧他家的房子。他用浸过水的被单把火灭掉。鬼子又烧，他又灭。反反复复好几次，最后，生气的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他家的房子也被烧了，里面的东西全部被烧毁。

过了不久，鬼子又杀了杨家坝的四个老太太。当时，鬼子要烧她们的房子，老太太加以阻拦，并且骂鬼子。结果，她们被鬼子开枪打死，然后被剖尸。

姑娘到处躲避鬼子，要是被撞见，就倒霉了。我们村上有十几个姑娘被侮辱。一般是两个鬼子轮奸一个姑娘。有一次，一个姑娘被五个鬼子轮奸。

后来，日本中岛部队在鞭鞍桥建立了慰安所，里面的女人主要来自南京。我去要饭的时候看见，每天下午发牌子，一排两个名额去慰安所。1939年，中岛部队撤退的时候，慰安所也跟着撤走了。正规军来了以后，就没有再建慰安所。

那时候，鬼子还叫老百姓去飞机场拔草。我也去做过活，五毛钱一天，当时可以买1.25斗大米。

25. 陈仁喜口述

陈仁喜,男,1925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杨连文

1938年3月28日,我从沙洲圩跑反回来,那天下大雪。我们经过陆郎,看到十几具死尸。有的挂在树上,有的倒在塘里,有的还趴着。其中,还有一些女人。

在芜湖,有一年冬天,我看到三个日本人,一个扛着旗子。他们抢了三个花姑娘,把她们糟蹋之后就跑了。他们还抢走了女人的耳环和簪子。

晚上我奔回家发现我们家的水牛被打死了,房子也被烧毁了。村子里的一个60多岁的老太在日本人烧房子的时候没有跑掉,被活活烧死了。我一看不能呆家了,在家就没命了,吃了饭又奔。我跑到龙都,和舅舅、妈妈、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姐姐住在一起。后来,我们没吃没喝,又回家向鬼子要饭了。我记得那一次,我向鬼子要了二三十斤的米饭,做成饭干送给家里人吃。

有一次,鬼子到火场村找花姑娘,芮桂茹被鬼子糟蹋了。后来,鬼子经常到村里找她。她为了保全村子里的房子,忍受鬼子的侮辱。

有一个叫花巴摇的日本鬼子,吃完了酒到村上找姑娘。他到河场村找到一个新娘,想侮辱她。新娘的父亲、叔叔等人用铤和榔头打开了鬼子的头。鬼子一路逃到小河边,血也滴了一路。后来,有两个老太太拿着锹把鬼子打死了。参与打死鬼子的村民一共有12人。村民把鬼子的尸体放到一个灶里,可是灶太浅了,怕被别的鬼子搜查的时候发现,就把尸体重新抬出来,破开肚子,放上石头,用铁丝牢牢地捆住。然后,把尸体搬到船上,运到上坊门大桥的地方,在河里比较深的地方沉了下去。第二天早上,村里跑得一个人都没了。后来,村上来了一个营的鬼子,遇到沟就用东西捞,还在麦田里到处搜寻。结果,他们没有找到尸体。

鬼子还经常打人,我曾经被一个鬼子打过。那年我16岁,鬼子已经

来了三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我排队挑担子到了中华门,我没有脱帽向站岗的鬼子行礼,他走到我面前,狠狠地给了我两个耳光,说:“死拉死拉的!”我当时吓得半死。

26. 倪太文口述

倪太文,男,1927年11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岔路街17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倪太文

听老年人讲,鬼子是1937年12月13日下午到我们岔路口的,日本鬼子在岔路口杀了很多。11月15日我们从江宁镇租了一条小船,跑到了安徽和县,1938年3月安民以后回来的。鬼子刚来的时候杀人、烧房子很厉害,我们村里没有人被杀。气象学院门口死了七八个人,我亲眼看见的,不认识。有老头、老太,也有年轻人和小孩。有的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枪打死的。

回来以后鬼子就不乱杀人了。他们给小孩糖吃,这些糖都是从南京抢回来的。家里有八个人过日子,没什么吃的,就拿家里的鸡蛋去气象

学院跟鬼子换饭吃，十个鸡蛋换一筲箕饭。气象学院那里头人不多，几百个鬼子。他们晚上穿着皮靴出来，吭吭响，女的都不敢在家，男的在家不怕，女的都躲到隔壁村，白天回来。女的要是被他们抓到了，就会被污辱。他们带着手枪，看见鸡就打。

鬼子经常找花姑娘。1938年，我一个姑妈被鬼子逮到了，就被糟蹋了。当时我们都在家，她十七八岁了，晚上没有跑，就被一个鬼子强奸了。我们都不敢动，他有枪。姑妈被糟蹋后就生病了，两年以后就死掉了，受惊吓得的病。村里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都用锅底灰抹得乌七抹黑的。

我家里种田又做生意，家里是瓦房。隔壁赵家的四间草房被烧掉了。3月份回来后，我们养鸡鸭鹅，鬼子已经不乱杀了。当时宪兵司令部八个人巡逻，不让鬼子乱搞。江宁县政府花钱买了20个小姑娘，关在卫生所里面，在现在的马鞍桥，就是被抓去做军妓的。日本人经常去那里找，就不下来强奸妇女了，日本人去一次两毛钱。20个姑娘都是江宁区的，没有我们村的。爷爷卖柴给鬼子的时候，我看见过关在里面的小姑娘。安民以后他们撤走了，这些小姑娘就不知道怎么了。

修机场的时候，我做过工。当时是1944年，我有17岁了，苦啊。劳动一天，就拿一斤米，一斤苞米，给两毛钱。一大早6点钟左右出发，大概要走40分钟。到了那里要排队领牌，晚上拿牌去领工钱。能干就让你干，不能干就不要。7点钟左右干活，干到晚上六七点，回来都已经是晚上了。有些偷懒调皮的会被打，有日本人端着刺刀在那里看着我们。有工头，也是中国人，会扣我们的工钱。

气象学院的一个鬼子，喝了酒，晚上从围墙的洞里钻出来，跑到邵圣强奸妇女。鬼子已经脱了衣服，放到一边，上床了，女的衣服也被脱掉了，这女的丈夫把这个鬼子用麻袋装了起来，丢到秦淮河里淹死了。第二天鬼子出来找，好像杀了几个人，找不到也就没办法了。这是三八年或三九年的事情。

27. 邹学炳口述

邹学炳，男，1933年11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城北社区后淹儿巷 28—2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邹学炳

跑反时我 5 岁，跑到了柏墅，也是江宁区的。那边有大刀会，有山有水，日本人不敢进，大刀会就相当于地方游击队。家里有不少人，八九个，跑的时候带点米，还有被子，有时候晚上还偷偷回来搞点米。

当时鬼子到了南京，我们知道后才跑的，在那呆了几个月，平静了就回来了。房子都烧掉了，我家有三间瓦房的。那时村里人不多，有 18 家人家，只剩下 3 家人家没被烧，回来以后老百姓只能自己再建房子。

我 9 岁时，鬼子准备建机场，住到我们村，房子都给鬼子霸占了，大概有一个连的人。我们只好到秦淮河边，搭个泥巴墙随便住。鬼子打人的事情还是有的，住这边的时候他们天天巡逻。

平静后鬼子就怕新四军了，新四军有时晚上出来破坏机场，有鬼子被他们杀掉的。造机场的时候，我们小孩给他们的跑道扫雪，我 9 岁的时候就给机场扫过雪，换点粮食，一天一斤小米不得了了，那时候困难啊。我们会糊日本鬼子，鬼子在的时候就做，不在的时候就不做。我还做过搬运工，把黄鱼从南京下关拖到这边的食堂，还筑路修路，早上把人集中起来，晚上再送回来，那就苦多了。

投降后鬼子还住这边,晚上吃了酒就砍树,投降了气愤的,老百姓怕死了,不过那时他们不敢杀老百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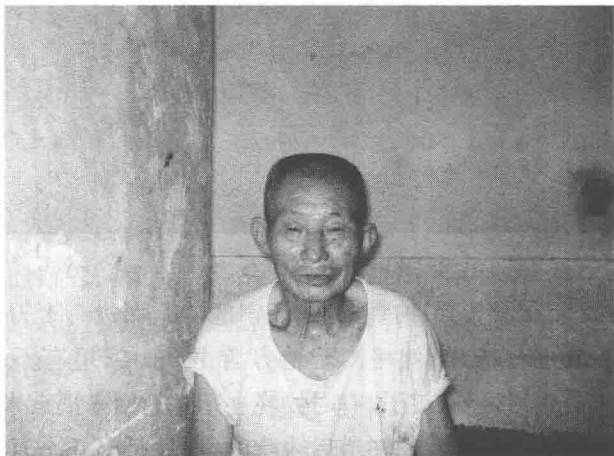
28. 韦福清口述

韦福清,男,192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城北社区前马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韦福清

鬼子来时我10岁,冬月来的,跟家里人一起跑反,一共八个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先跑到高岗,呆了几天,再跑到龙都,那边有个大庙,里面都是人,我们蹲不住。最后跑到了周岗绿杨村,那边没有公路,水套子比较多,交通不发达,车子开不去。在那边过年的,呆了三个多月。看到过日本鬼子来了,还有朝鲜人,都是胡子。

安民了,我们就回家了。家里房子都烧了,狗不叫,鸡不跳的,什么都没了,好多尸体,我们村里有九个死人,不是我们当地的人,是外地的,有国民党兵,还有手枪、子弹,也有老百姓,大人就把尸体埋了,后来有人挖田的时候挖出了很多子弹。我们村刘兴炳的弟弟,被国民党抓去当差,背东西,被鬼子抓了,后来人找不到了,我们村就这一个人死的。

在上坊门大桥那边，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人交战，死了好多人，也是在跑反的时候。当时鬼子要进南京城，为什么南京来的人多，因为南京是首都啊。朝鲜人和蒙古人不是东西，帮日本鬼子打前站，南京城打得红了半边天，打了三天三夜。

我们村的包凤英，当时二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一天在外面乘凉，日本鬼子抓着她要拖走，她的老子和娘跪着求情，洋先生长，洋先生短的，最后鬼子看人多了，就放了她走掉了。

还有一个叫汤炳兰，当时三十七八岁，见到鬼子就奔了，鬼子在后面追，她腿长，鬼子没追上她。这些都是我亲自看到的。

还有一个人被鬼子打的，叫刘长礼，发电厂有煤，很多人去偷，他也去偷，被鬼子抓住了，鬼子要死拉死拉的，他全家跪在地上求情，后来鬼子没杀他，把他打了一顿，被打得不能走路了，过了一年才好的。这也是我亲眼看见的。

后来日本安民以后，就好多了，上坊门有个绥靖队，对过的河边上有个瘫子，跑反没跑掉，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这是听别人说的，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小鬼家去看了，看到尸体了。

上坊门那个村整个都被鬼子烧了，拆了，一部分房子是被烧掉的，还有一大部分是被震倒的，震倒的多。我家的三小间草房是被日本鬼子扔的炸弹震倒的。

日本人用炸弹炸电厂，我们这边离得近，房子很多被震倒的。当时被炸得红了半边天。

鬼子打死的国民党比较多，真正死的南京城的人多，农村人少一点。

当时的女娃儿，十几岁的都剃个和尚头，妇女都用锅灰把脸抹黑。

有一次，一个鬼子穿着军装到了东山聂村，要强奸妇女，老百姓要打他，他也害怕，吓得跑了，当时一个当地的人，叫季长炎，拿个棍子追着鬼子打，吓得鬼子脱下军装就逃了，但是没打到，当时鬼子带着小手枪，用枪把季长炎的眼睛打瞎了。

还有一次，日本人在邵圣那边一条大河里发现了一具日本人的尸体，鬼子要杀那边的人，幸好当时有一个翻译，说这条河通到长江，大海，尸体不知道是从哪里漂过来的，村子里的人才没被杀掉。

造飞机场的时候,我14岁,个子矮,去给鬼子做工的时候,带个砖头,在队伍后面站在砖头上,脚再一踮个子就高了,我做了好几年呢,当时二三十个人排好队,上鬼子的车子,被带到做工的地方,我们做一天,要带三个口袋,一个装米,一个装钱,还有一个装黄豆或者蚕豆。一般给两升米,五毛钱,再给一些黄豆或蚕豆,有时还给一点大麦片。

还有,我们在章村打扫卫生,鬼子让我们在门口跳,谁跳得远谁就是大大的。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说要先死拉死拉的,他们后死拉死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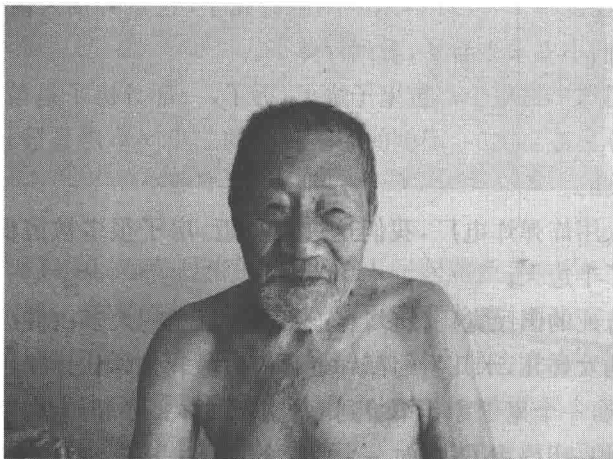
29. 倪厚沅口述

倪厚沅,男,1914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城北社区前淹儿巷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倪厚沅

日本鬼子是腊月二十八到南京的,当时我23岁。我在孝陵卫做生意,开杂货店,被日本鬼子全都烧得了,后来没地方去就回来种田了。

我回到村上的时候,村子被烧掉了,只剩下三户人家,当时村里有30户出头一点的人家,剩下的三家鬼子就住在里面。没烧掉的三家是李厚

怀家、倪长华家和倪忠义家，我们家三间瓦房、两间草房都被烧了，三间瓦房刚盖没多久。家里还有十几担黄豆，和一些稻子、米都烧光了，猪狗羊鸡鸭都没有了。当时我家跑反到下埠塘（音），过了年把才回来，靠临走时带的粮食生活。

我的大伯叫倪忠炳，当时快 60 岁了，跑反时舍不得家经常回来看看，在江东门被杀了。我丈人的妈妈，住在后淹儿巷，也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当时家里人都跑反出去了，我丈人回来才发现她死在家里了。

还有一个老兴旺的兄弟，在南京给人看门，被日本人杀死了。

鬼子不管老的、年轻的，都瞎搞，在我们村，鬼子强奸了两三个妇女。一个叫张秀英，当时 60 多岁，一个是李德加的奶奶，当时有 70 多岁了，还有一个杨家庄的，当时三十几岁。年纪大的是因为没跑反，年轻的是因为跑反回来拿东西的时候被鬼子抓住的，糟蹋的。

当时村里有很多人给鬼子做工的，是给鬼子修机场，我也做过的。日本鬼子说我做得不好，就用脚踢我，后来我就不敢去了。我们给鬼子做工，鬼子给我们一点蚕豆，有时给点几米、盐。正天要做十几个小时。

夏村死了好几个人，有一个四旺的儿子，日本鬼子来找花姑娘，他让花姑娘走，就被鬼子用枪打死了。

还有陈金贵的四儿子，他大脑不大好，被日本鬼子扔到草堆里烧死了。

日本鬼子下来抢鸡、鸭、狗、猪，这个太多了，都不用讲了。

东山夏村一个叫戴大福的，坐车时到了磨盘路，车子转弯时他从车上掉了下来，被车压死了。

30. 刘金明口述

刘金明，男，1933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城北社区后淹儿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日本人在南京杀了很多，我们村里有个老太，60 多岁，姓邹，被鬼



刘金明

子奸污后用刺刀刺死了。鬼子到村上来,其他人都躲了,老太没躲。南京大屠杀后,日本人要拉拢人心,抓纪律了,杀人不多。

当时鬼子在我们村住了将近一个营的人,他们把我们 from 家里赶出去,住我们家里。我们只能住到河堤上,自己搭房子。他们给我们一些毛竹,跑反时我们全家一起跑的,一二十个人,叔叔、爷爷、父亲、大哥、二哥等等跑反到江浦,躲在一个窑洞里,鬼子用柴烧我们,把我们熏出来了,被他们抓住了。我一个亲叔叔,叫刘贵友,30岁不到。鬼子让他背子弹,他把子弹摔到地上,鬼子打了他两个嘴巴子,又把子弹放在他的背上,他又摔到地上了。鬼子用半块板砖砸在他的头上,把他打昏了,血喷了一地。鬼子以为他死了,又让我大哥背子弹,他当时20岁。当时我们家成年男子都被鬼子抓去了,我的一个二哥哥只有十几岁,也被鬼子抓去了,家里人没死,后来都回来了,后来我父亲和我二哥到了浦口,鬼子叫他们走。我父亲跟鬼子讲,要坐他们部队的船过江,鬼子给了我二哥一个梨子,没敢要。后来就过江了。当时鬼子部队一个当官的,还给我父亲开了一个条子,让我父亲过了不少关。

从中华门回来时,一路上全是尸体,车子都是压着死人过去的。回来时房子还在烧,我家烧了一间瓦房。当时天冷,鬼子把板凳和桌子放在一起烧,烘火,走的时候也不管,就把房子烧着了。村里烧了好几家房

子呢。

日本人大概是 1940 年的时候在这里造的机场，机场还没造好的时候鬼子就投降了。我也给鬼子做过工，当时我个子不高，脚上用石头垫着，工头就点一下人数，发个牌子给你，也不管你做什么，每天结束的时候拿牌子去换米，换蚕豆。当时我用螺丝把小推车上的夹板连在一起。他不管你做多少。

当时鬼子有宪兵队，队长一个叫潜田，一个叫中溪，每天他们到村上巡逻，管秩序的，防止乱搞。我 9 岁的时候在南京上小学，是个教会学校，叫锐思小学，我有一个叔叔在南京做生意，他那个时候没孩子就把我带过去了。我上的小学和日本小孩上的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有一天上学时，我背个书包，因为脚上有冻疮，就拖着一只鞋子，那时是冬天，在路上看见一个日本小孩穿着短裤和背心，他用脚踢了我脚上的冻疮，我用日本话骂他，他就打了我一个嘴巴子。我就和他打了起来，晚上的时候，我一个同班同学把鬼子带到了我家，我就会被日本警察抓去了。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叔叔托一个日本朋友把我放了出来。出来的时候，日本的大狼狗就对着我扑了上来，但是没咬我，我被吓死了，回家生了一场病，一个星期没去上学。后来去学校，老师问我为什么不来上学，我就告诉他了，然后老师没说什么，那个把鬼子带到我家的同学就被一大群同学追着打，说他是小汉奸，后来他转学到了五台山小学。

我是 10 岁左右从南京回来的，那时鬼子还在，当时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这里的机场，有一天有一点小雾，飞来了三架飞机，是美国人的。日本飞机起了十架，被美国人打下了九架，美国飞机只损失了一架，飞行员跳伞了，没死。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的轰炸，日本人把飞机炸弹汽油弹摆在村上，还有很多飞机库，是拱形的，钢筋混凝土造的，上面盖一米厚的土，还造假飞机。

投降的时候，在夏村，鬼子的排长，带一个班的部队，把枪都抬在一起，进行投降仪式，那时候连日本狗见了百姓都怕，夹着尾巴躲到一边。鬼子走之前，把飞机上贵重的机件全部弄掉，把飞机头烧掉，把仪器拖到桥上全部倒到河里，好的战马全弄死，然后挖大坑埋掉。那个时候机场还没有完全造好，大部分是战斗机。投降的时候，鬼子天天在家里磨刺

刀,日本人说你们先死我们后死。我们还准备跑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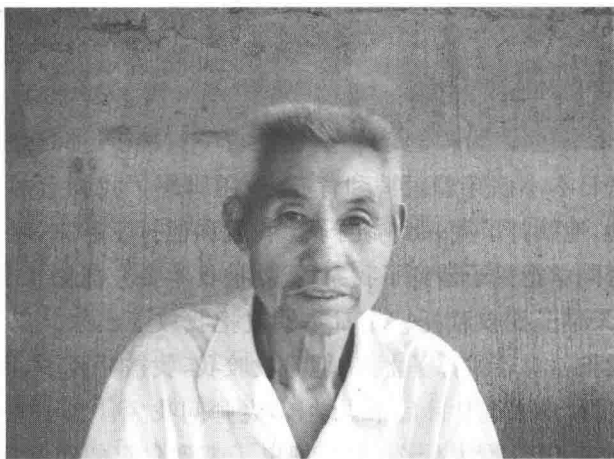
31. 钟有宝口述

钟有宝,男,1935年5月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岔路社区双龙街1—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钟有宝

鬼子来的时候我3岁。跑反时,我父亲一头挑米,一头挑我,跑到南京水西门外的沙洲圩。那边水网比较多,行走不方便。后来鬼子从水西门那个方向开始杀人,我父亲说日本人杀过来了,又跑到东善桥。那边有条小河,河上有块跳板可以过去,听说鬼子要过来了,有个人就把跳板拆了,刚要走,被我父亲叫住了,他听出了我父亲的声音,就放我们过去了,叫我们快点。

我父亲排行老三,有一个大伯,鬼子来时没走,蹲在家里。房子被烧掉了,人也被打死了。因为他有络腮胡,我小时候就叫他胡子大大,当时30多岁,是被鬼子用枪打死的。是我们跑反回来后发现,烧了三间草房,村里面半数以上的房子都被烧掉了。

我们1937年12月份开始跑的,1938年的六七月份才回来的。回来

后住别人家里，是我们村一个姓潘的，后来他们回来了，我们就让出来。我们又搬到村上另一个地方，是国民党少将军官的房子，叫苗锡纯。他当时跑到四川了，他家的房子就被日本人当做慰安所了，那地方叫鞭鞍桥。安民后日本人从那里撤掉了，房子空出来了。当时房子的墙都倒塌了，我们整修了一下就住进去了，住的是三小间。

听那些上了年岁的人讲，里面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大的也不过20岁左右。有附近抓来的，也有远的地方带来的。大概有五六十个人，有的被糟蹋后就死了。这房子是1980年左右被拆掉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官把房子要了回来，他是陆军辎重兵学校的校务委员。我们后来就自己盖房子了。

姑娘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就把锅灰抹在脸上。当时日本人就住那边的营房（现气象学院），经常有百姓去给他们烧饭、做杂事。

修飞机场需要很多民工，每天一早排队等，日本人出来看你能不能干，能干就要你，不能干就不要你。不给钱，给米和面。干一天活给两到三升米。多做多得吧。那个机场以前就有，规模小，鬼子来后把它修大了。中国人给鬼子干活，叫苦力。

安民以后，鬼子不乱杀人了。方山这边有新四军，鬼子下午5点后就不敢出来了。鬼子住气象学院的时候，经常换部队，有一个叫运动部队，驻的时间长，那个部队的头就叫“运动大队长”。后来到芜湖去打新四军，被新四军打死了。

有一次从南京来的三个日本人，坐小轿车来的，是军官，日本人讲头目，看见有鸡就乱抓。我们村有个人在营房烧饭，会讲日本话，他去跟鬼子说话，我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从他们脸上表情看出苗头不对，鬼子还说八格牙路，我们的父辈赶紧去求情，抓鸡给他们，才平息下来。他叫晏荣福，30多岁，他当时可能是跟鬼子讲的，你不能随便抓人家鸡，所以鬼子就发火了。

32. 严财杰口述

严财杰，男，1933年7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岔路社区圩塘村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曹燕、曾金海、石维军



严财杰

跑反的时候我5岁,我们圩塘村的房子全烧了,我家的五间瓦房全烧了。母亲带着我先去外婆家,当时是腊月,然后我们就和外公外婆一起跑到江北了。没东西吃,在那里要饭。听爷爷讲,他们那时跑到陆郎那边,那里有几个鬼子被杀了。鬼子就绑了好多老百姓,推到水塘里淹死了。我们是第二年开春才回来的,现在的气象学院当时住了千把个鬼子。我们用鸡蛋跟他们换饭,换盐。那时候鬼子很少出来抓鸡、鸡蛋了。听说气象学院门口杀了不少当地百姓,路边好多死人,小孩也杀。

我一个哥哥,是我大伯家的儿子,叫严财×,当时十来岁,被鬼子打死了。还有我们村的王东和的太爷爷,二十几岁,也被日本人打死了。当时他在家舍不得走,被鬼子杀了。东边圩村也有好几个人被杀了,顾义旺和父亲母亲一起跑到沙洲圩,当时他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弟弟,爸爸被鬼子打死了。听妈妈讲,村里有好多妇女被污辱,具体就不知道了。

我十来岁的时候给日本人做过活,帮他们搬石头,修夏村机场。做了个把月,一天干七八个小时,有时候给点米,有时候给点盐,有时候也给红豆。村里有十几个人去过。

当时发良民证,进城的时候要带证,没有证就说是坏人。见到鬼子

要摘帽鞠躬，不然就上来给你几个嘴巴子。

鬼子也怕新四军，新四军经常晚上出来，白天就装作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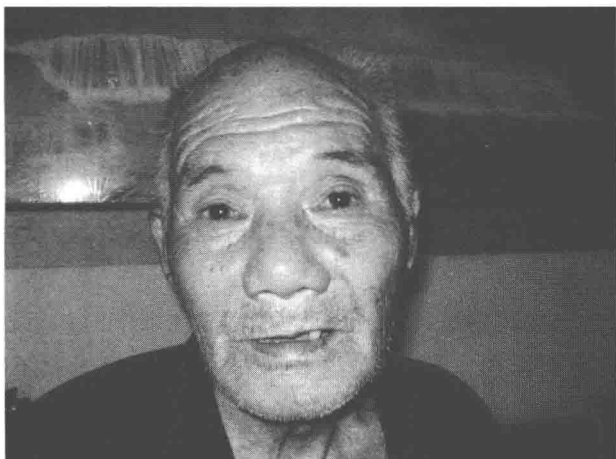
33. 许子金口述

许子金，男，1925年10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马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许子金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3岁，我们跑反跑到陶吴镇，住在人家的烧窑里，房子又矮。当时是父母、姐姐还有好几个妹妹一大家子跑的，家人都跑得了，没人看家，哪敢呆在家？在家就被杀死了。我住了一天就回来了，就我一个人回来的，小孩不打的，大一点的都打。（回来后发现）村上没跑的人死了好多，有四五十个呢，叫啥记不得了，我那时还小。我家有个婆婆在太平那边，我就跑到她们家去了，离这儿不远，日本人不大会去。我们这个地方不好，鬼子一出来就到这里来，在岔路口那儿有学校，第四步校，鬼子就住在那里。安民了，鬼子看到老百姓不打，就回来了。我家的房子还在，我村的房子没烧，前村后村的房子都烧了。我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没得了，大部分都被摔到塘里边去了，粮食就更没得了。

我亲眼看到过鬼子杀人的。在跑反的时候,没盐吃。有一次,我和一个老头跑到东山城里去盐,老头姓董,年纪不小了,有60多岁。我们一老一少的,一人挑着七八斤盐,我当时有十三四岁。到了河定桥,我们不走大路,走外村,直接到家。当时老头走在前头,我走在后头,在一个河埂上,对过有三个鬼子。当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他们看到我们了,一人背着一杆长枪,把老头给打死了。他就倒在地上,死得了,我害怕也没办法,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小孩他不打的,就放了一枪。当时打死老头,什么也没问,他们可能是打着玩,就把老头打死了。鬼子没有注意我们挑着的盐。

在第四步校门口,我亲眼看到一个日本人驾驶着汽车轧死了一个要饭的,鬼子饭多啊,那个要饭的人,向鬼子讨饭,日本人就把他轧死了。当时那个男的有30多岁,好像是跑反过来的。安民不安民的,打死个把人也关系的。

我知道土山机场,是日本人造的,但离我们这儿太远,具体情况我不晓得。

鬼子也会来找花姑娘,村里也有,太多了,在那个时候,没得办法,鬼子瞎搞,我们那时候很小,不清楚这些。安民之后,鬼子就不抢了,保长甲长会来抢,鬼子就不经常下来了。

也有在家看门被鬼子打死的人,打死的人都知道,有几十个人呢,都是一个一个地被打死的,这些人都是头两年被打死的。我记得我们村有个人在马木桥被鬼子打死了,叫赵翻财,他那个时候有20多岁。当时是他们跑反的时候,赵翻财跟家人失散了,他和许子贵跑着找家人,走到马木桥的时候,碰到了三个鬼子,跑也跑不了了,就只能往前走。鬼子让他们两个人吃牛屎,那个时候,鬼子给他们什么,就得吃什么,他们两个人吃了,赵翻财又吐了,被鬼子打死了,许子贵吃了,没有吐,就没有被打死,鬼子让许子贵把赵翻财推到了河里。我为什么知道呢,许子贵是我本家哥哥,那个时候有十七八岁,许子贵回来后,告诉赵翻财的家人去收的尸,现在赵翻财的儿子还活着,叫赵仕云。

还有我本家一个堂叔叔,他有点呆,他坐在舂米的那个石臼上玩呢,被鬼子看到了,就给鬼子打死了,没办法,他跑不起来了,他有30多岁,

当时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村上有个尼姑庵，是个大地主，有千把亩地呢，我们都种它的地，收一百斤要给他五十斤，那个时候，鬼子就不下来抢粮食了，可能尼姑庵跟日本人有联系。

34. 张运福口述

张运福，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曹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张运福

我从小就住在这里。当时曹村和府塘村有矛盾，两个村的村民就聚众打架。府塘村的人打不过曹村，就告诉鬼子说曹村有共产党。鬼子就下来抓人，我们在那儿玩，很多人打架。日本人也诬赖曹村人害死了两个鬼子，所以抓了好多人。其中有我、我叔叔张太贵和李老五。当时我生的小，有十五六岁。鬼子告诉我“你是小孩，要坦白地说”，我说“我不晓得”。鬼子就吊起来打我，当时关了我们三天，三天只吃了一顿饭。鬼子还让我穿着小裤头，给他们舂米，那是三月里的天啊，冻死了。当时我们是被抓到了大校机场。

日本人在放工的时候,让我去提水、弄饭,后面有个鬼子跟着,你要跑,就开枪打死你。鬼子跟着我提了两桶水之后,就要我再提一桶就好了,他也不再跟着了。我趁机就从毛竹栅栏翻了出去,那个时候,也分不清方向,沿着麦埂,就先躲了起来。

跟我一块被抓的李老五,是关在布篷里,因为他个头大,鬼子让他扛米。鬼子饿了他三天,他扛不动,有个小鬼子给了他一个小窝头,让他“咪西咪西”,那个小鬼子还是不错的,后来李老五是被用钱买出来的。那个时候,鬼子以为他是共产党。后来知道他不是,就把他放了。这件事应该是在四几年。

鬼子杀的人多了。我们小,他不管我们的。鬼子来,死的人多了,没得数。

马村有个叫赵翻财的,被鬼子杀得了,我也知道。他是在马木桥被鬼子杀掉的。

35. 赵仕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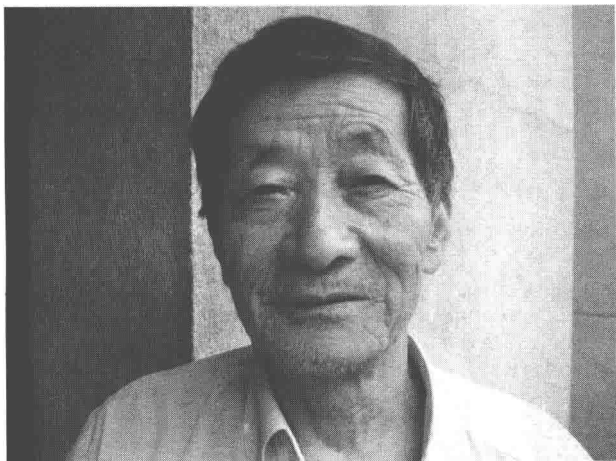
赵仕云,男,1930年4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曹村4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我老家原来是马村的,跑反的时候,我有7岁。头一次跑反的时候,父亲一边挑着米,另一边挑着我,跑到了祁门村。山上有两个鬼子在抽烟,鬼子问我父亲要烟,我父亲没有,这一次鬼子没有打他,没有就没有,我们晚上就回来了。第二次,我和父亲跑到了邵村。我们到了那里后,发现我们和妈妈奶奶跑散了,妈妈和奶奶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晚上,我父亲和我们村的许子贵,就回去找她们,到了马木桥,碰见三个鬼子,跑不了了,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鬼子叫他们过去,让他们吃路边的牛屎,许子贵把它含在嘴里,没吐出来,我父亲嗓门浅,受不了,就吐出来了。鬼子就朝他开了枪,第一枪打在右脸上,但没死。鬼子叫许子贵把他推到河里去,我父亲朝河岸上爬,鬼子又开了第二枪,打在了腿上,



赵仕云

还没死。鬼子又开了第三枪，打在肚子上，就死了。鬼子没有杀许子贵，他回到邵村，给我们说了这件事。歇了两天，我们才去收尸。当时我们不敢去收尸，鬼子会杀人的。新四军便衣把尸体捞上来，让门口的老百姓草草地埋在了老公嘴的山上，后来就重新挖出来，装在棺材里，重新下葬。

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不久就给人抢走了。我奶奶也不知怎么死的，我那个时候年龄很小。剩下我一个人跟舅舅过，舅舅也很可怜的，日子也不好过。后来，人家不给他参军，东山镇上有个退休的王局长，知道他的情况，就让他参了军，我才开始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跑反的时候，是1938年的三四月份。

36. 叶上林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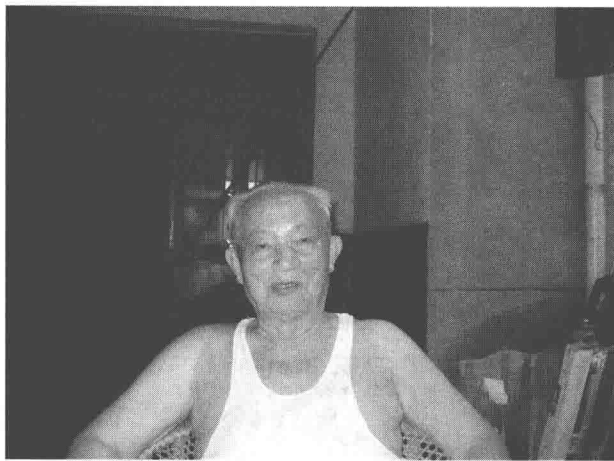
叶上林，男，1924年11月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新河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1日

调查人员：张连红、刘运玺、仇松杏

我原来住铜井牧龙红庙那边。日本人来时我们穿单衣，我有十四五



叶上林

岁。我家里边当时有八个人。我们兄妹五个、父亲、母亲，还有个奶奶，我是老二。我们跑反时八个人一块跑的，往洪幕那边跑。跑反的时间不长，有两个月。回来后，我们看到日本人就跑，跑得不远，顶多一里路。鬼子走了，我们就回来。那时有日本人看着我们这里的铁路桥，有一个班的鬼子维护铁路，约十二三人。经常绕铁路步行巡逻，还在牧龙站设了关卡。老百姓走那边走都要喊头目，我们一般都是避免走那边走。日本人来了，看到年轻人就毒打。当时陆郎那边人打死鬼子，鬼子报复。从陆郎山那边过来的鬼子打死我们村几个跑反的人，具体是谁记不清楚了。那时日本人经常下来找吃的、找女人，不顺从就打。我们那时家里有夹墙，日本人一来，就躲在里面。红庙有几十口人，五户人家，三家姓杨，两户姓叶。

——安民以后，发了良民证，我那时没有良民证，成年人都有。见到日本人腿都抖，吓得不得了，还要喊日本人头目。

我的堂姐叶小英，是我大伯的女儿，当时20多岁，还没有结过婚，被日本人强暴的。日本人基本上天天来，穿着黄衣服，背着枪，枪有刀。我堂姐被日本人欺负的那一次，天不冷，不是冬天。日本人来了，没有来得及躲，父母在家，也不敢拉，没有办法啊。堂姐是两年后嫁人的，嫁到陆郎，后来跟丈夫的关系还好。现在子女都在，跟我来往不是很多。

堂姐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她是姐姐,妹妹 10 岁,家里有六七个人,大伯叫叶锦旺,当时有 50 岁了。

37. 俞长珍口述

俞长珍,女,1922 年 10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新河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1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俞长珍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6 岁,我们是往山里跑的,第二天就回来了。当时家里有一个哥哥、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父母,全家人一起跑反的。村子里的狗看到日本人来了,就叫。我们就躲起来,日本鬼子到村上捞鸡。

在火车路边的严村,一个姓王的姑娘跑反到亲戚家,躲在暗房里,被鬼子捞到后强奸了。她当时还没有结婚,20 岁不到,比我大。

38. 张长松口述

张长松,男,1926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建南窦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张长松

当时我12岁,我家是在永安公墓专门做石碑的,当时就住在坟头。鬼子刚来的时候,两个鬼子把公墓经理秦松鹤的女儿强奸了,当时她20多岁。鬼子强奸她以后,一个人给了她一个金戒指,叫她跟他们走。她不肯走,鬼子又把金戒指收回去了,走的时候把我父亲张德友抓到了麒麟门,当时我父亲50岁了。鬼子看我父亲老实,当天夜里就把我父亲放回家了。我们家就开始跑反,经理是外地人,也跟着我们一起跑反,先是跑到汤山的戴塘,那里的房子被烧得不像样了。那里有七八十户人家,被烧的有二三十户。路上我们还看见一头大水牛的四条腿被鬼子割走了。第二天我们又跑到了杜桂,那里是圩区,鬼子不大去。我们跑反跑了很多地方,龙都、石桥口都躲过。在外面躲了一个多月,过完年了就回家了。

听说余村的一个哑巴姑娘被鬼子抓到了要强奸她,她不肯,鬼子就把村里的人戳死了十几个。

村上老学校外面有个老头叫骆元春,他去田里看花儿草的,梁家山的鬼子放炮把他的两条腿都炸断了,他死了。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叫小友子,他妈妈是徐家山人,他在村西头被鬼子一炮把腿也炸断死

掉了。

有一次鬼子要跟我们村王兴州打架，王兴州不敢打，就被鬼子扛到肩上，腰都弄断了。

飞机去南京投炸弹的时候炸死了侯光华的弟弟，当时他 21 岁，他家的房子也被炸了。还有一个女的嘴被炸豁了，她后来嫁到了马群。

鬼子经常来找我们村的一个女的，她姓余，20 多岁，鬼子一来就找她，就不找别人了，村里其他的人就安生一些了。

39. 骆永清口述

骆永清，男，1924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建南窦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骆永清

当时我家跑反到孟墓就回头了，其他的人都跑到了龙都、湖熟的圩区里面。回家以后我们躲在山上，鬼子白天来，晚上回去。

日本人从小茅山过来的，鬼子的马队一来就把两头驴子打死了。一个北方人是吴克荣的老表，当时二十来岁，他给舅舅做活的，当时住在一个小棚子里。他知道鬼子要来了就往棚子跑，想把里面的钱拿出来，

还没走到棚子那里,就被鬼子打死了。鬼子这时候就是走我们这里路过,跟朱山上的中央军打仗,中央军被打死不少。鬼子进村就捞鸡牵牛,我们窰村就被鬼子吃了四五头牛,还放火烧房子,那时候鬼子已经住在长山了。

村里还有一个跑反来的侑子,他看见鬼子来了就跑,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当时他三十来岁。前庄的山上一个姓徐的人,当时三十来岁,也被鬼子打死了。龙长来去白水桥偷木头,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鬼子,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也是30多岁的人。

侯光全的哥哥被鬼子的炮弹炸死了,他家的两间瓦房也被炸掉了,他家还被炸死一个人,名字我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姑娘的嘴被炸花了。当时是要炸子弹库的,炸错了地方,炸到他家了。

我们村的草房烧了好多,我家的两间草房就被烧了。当时我家住的是王柏清家的房子,后头还有一个小猪圈,里面的东西也被烧光了。我们村当时烧了有四五间房子,草房多。

安民以后鬼子就不杀人放火了,就是下来找花姑娘。

我16岁就去了南京学徒,进城要掏良民证,还要给鬼子行礼。

40. 王德富口述

王德富,男,1926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建南社区中解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我们村上好多人被杀的。鬼子在东解吃绍兴酒,吃醉了,两个鬼子打死一个老太,老太是走在路上的,被日本人看到就打死了她。仓波门街上的一个人带着鬼子走,本来是好心往没有人的地方走,走到山洼里,正好村上有七个人躲在那里,鬼子让七个人排队,人都不敢动,站成一队,七个人全被打死了。有余道玫,他那时60岁,还有我的婶婶和叔叔,叔叔本来是喊我一起躲在那的,我那时12岁,小,贪玩,没有去,逃过一劫。我姑爹也是那一次被打死的,我婶婶他们当时五六十岁了,还有村



王德富

上的八老头也被打死的。余道玫一开始被打中头部，歪着头，叹气的，被鬼子看到没有死，又补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村烧了九间房子，有五间瓦房、四间草房。

村上还有两个姓王的女的被鬼子捞到的，她们都是 20 多岁，是躲在地洞里被鬼子看到后糟蹋的。

鬼子还捞了一个姓王的，小名叫小和尚，还有一个叫王来贵的去做苦差，他们两个都是 20 多岁，被鬼子抓走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41. 王成华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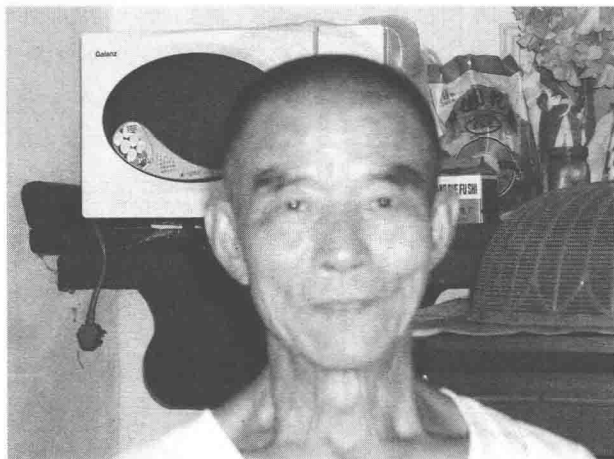
王成华，男，1931 年 11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建南社区中解 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鬼子来时，我有 6 岁。鬼子是农历腊月十七到南京的，十八就有鬼子到我们村上，村上的人都跑了。我们村前有个田冲，再往前是个山。我们当时都躲在山里边，后来还跑到上峰那边。我在外边一共躲了 17 天。跑反时爸爸和妈妈闹矛盾，妈妈要躲出去，爸爸有些舍不得。爸爸



王成华

跑出村子时，鬼子已经到了村上。爸爸到村边上，挑着东西，要系绳子，鬼子就向他打了一枪，没打到，鬼子就让他停下来，爸爸就只好站在了那里。鬼子过来先是搜身，脱下衣服后，鬼子看他的肩膀上有茧，认为是军人。爸爸说是挑东西的，鬼子看爸爸很老实，搜过之后，就让爸爸帮他们挑着东西。爸爸当时卖菜，能挑东西，爸爸看能挑得动，就帮鬼子挑了。这时从东解村的路上过来一头黄牛，鬼子一枪把牛打死了。爸爸就给鬼子挑着东西往中山门方向走。那时南京城是唐生智守城，鬼子和中央军打了，国军把子弹打光了，鬼子打南京时有个指挥标志在空中，标志进，鬼子就前进，后退鬼子就后退。父亲当时和鬼子在一起，鬼子退了，就向父亲打了一枪，没打死，鬼子就用刀补戳了一下，父亲就被鬼子打死了。那个地方死了很多人的。我们跑反回来，家里边的三间房子被烧光了。仓波门街上粮店的老板老桂玫，和我们熟悉，就告诉妈妈，说父亲死在那边了。妈妈就带着我们去看父亲，看了真是父亲，死了。当时也没钱收尸，就放在了那里。回来妈妈把哥哥给了舅舅带着，他们后来跑到了龙都。把弟弟送给了定林的城头村姓黄的做儿子，把妹妹给了定林村姓胡的做女儿，那时妹妹才八个月大，还要吃奶，姓胡的喂了妹妹四个月，妹妹就死掉了。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七日，母亲就改嫁了，我就成了孤儿。我的大伯死得早，我的大妈带着我和堂哥哥，我就跟了大妈过。后来就

一个人流浪,但要饭也不敢跑远,就靠邻居的救济生活,住在姓刘的邻居家的破房子里边。到了9岁,我就给人家放牛了,一直到16岁。

鬼子来后没多久就屠杀百姓。一个鬼子让仓波门的王贵前带着路,先是到了东解,那边有家姓李的开酒店,卖绍兴酒。鬼子到他家时,人都跑了,他家有一只大猫,很大,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就一枪把猫打死了,还让王贵前把猫剥了皮,煮了吃。然后就在那边喝酒,鬼子吃喝,喝了两坛子酒,醉了,让王贵前给他拿着枪带路。王贵前也算是好人,他往没人的地方带,走的偏路。但当时我们村上的十几个人躲在王家小塘那里,鬼子就发现了那边有人,就让停下来,王贵前只好停下了。鬼子就让人们站成一排,准备打死。我村上有一个女的,怀着孕,再有一周就要生产了,她就给鬼子跪下求情。鬼子先是一把把她推开了,她又跪在了那,鬼子就用刺刀向她挥,一刀剖开了肚子,肚子里的小孩子出来,马上就哭了,胎儿已经成人了。鬼子看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哭,又是一刀,把孩子也杀死了。然后鬼子就向排成排的人打了一枪,有的人就打到了,打死了,有的还没死,鬼子就补了枪。当时一个姓余的,余道玫,鬼子第一枪没打死,他疼了奔,鬼子又开一枪把他打死了。还有个叫王老五的,鬼子打到他的肩胛,流了血,他就倒在了地上装死,脸上都是血,鬼子打过后过来检查,他一直没动,后来就逃出来一条命。

鬼子在我们村上一共烧了五间草房,当时村上有十几家人。

鬼子还在村上欺负妇女。有一个是王来贵的老婆,她有20多岁,还有肺病。鬼子就用毛巾把她的嘴盖着,把她强奸了。村上还有个叫八老太的,当时有40多岁,有四个鬼子强奸了她,并把她杀了。当时鬼子把她拖到了草堆那里边,后来草堆被鬼子烧了,她的尸体都找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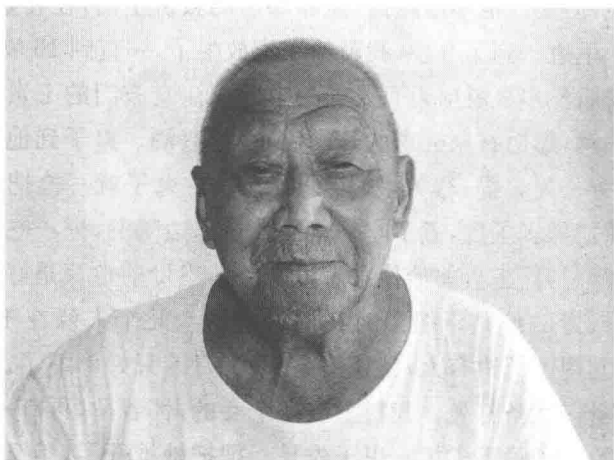
42. 王东焕口述

王东焕,男,1921年4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建南社区西解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王东焕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6 岁,村上朱寿英的爷爷被鬼子打死的,是走路的时候被鬼子看到打死的。还有欧阳龙敖的大老婆,也是被鬼子打死的。她是在跑反的路上被鬼子看到的,被鬼子开了一枪打伤了。她又跑了一段路,没跑多远就倒下了。日本人看她没有动,以为她死了,就烧草堆,把她的尸体烧掉了,当时她只有十七八岁。姜立贵的爹叫姜家才,也是被鬼子打死的。他本来跑出去的,中午回来弄饭吃的,刚到家门口的时候,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开枪把他打死了。

鬼子在我们西解村上烧了不少房子,烧了十五六间房子,当时草房多。

我还听说鬼子在东解喝了酒,杀了十几个中解的人。

43. 王东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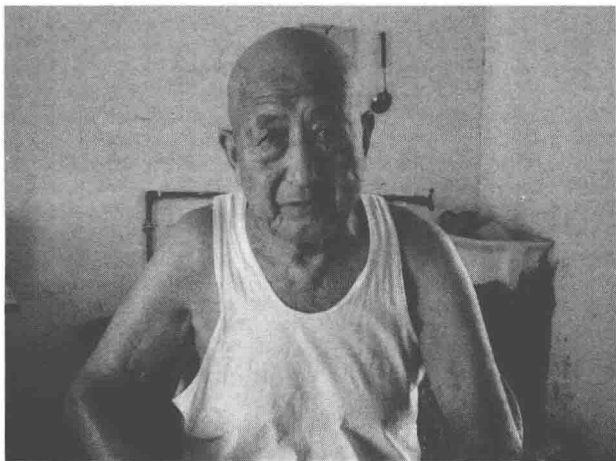
王东金,男,1927 年 7 月 2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建南社区建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 10 岁了,那是冬天,还没有过年。当时我跟父亲跑



王东金

反跑到了马石山,呆了半年才回家的。鬼子在我们村烧了四家,是我家隔壁的,有一家姓王家的十间草房都被烧了。

鬼子抓差抓走了两个人,一个叫王来贵,一个姓王,小名叫小和尚,都有 20 多岁了,被鬼子抓去送东西一直没有回来。

在我们村有两个妇女没有跑掉,被糟蹋了,有二三十岁,当时脸上都抹着锅底灰,就在她们家里被糟蹋了,有三四个鬼子呢,这两个人都是姓王人家的媳妇。

在我们村上有两个人被打了,后来呆了一段时间才死的。一个叫姜家才,有 30 多岁。当时他在我们村,鬼子在对面山上看到了,就一枪打在他的脸上,当场没有死,后来跑回家个把月才死的。一个是姓杨的女的,20 多岁,鬼子要拖她强奸,她不愿意,鬼子就开枪打她,没有打死,她往草堆里钻,鬼子就放火把她烧死了。

44. 姚世和口述

姚世和,男,1922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泉水社区大泉水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姚世和

民国 26 年,日本鬼子到中国来,当时我 16 岁。我们都跑反到七家村,然后又到孟墓等地。鬼子在我们村杀人放火,姚祥云的儿子,当时 30 岁不到,是在镇江做钟表生意的,他回乡时先被鬼子打伤,躺在家里养伤时鬼子到他家,怀疑他是中央军,就一枪把他打死,连房子也烧了。姚祥坤家两间瓦房被烧了,姚宗寿房子也被烧了三间。中泉水村的申兴根当年 40 多岁,也被鬼子打死。姚宗和死得比较惨,他先是被鬼子一枪打掉了帽子,接着第二枪打中后背死了,连肠子都打出来了。

后来我们在江南水泥厂躲了六天六夜,村民姚祥贵、姚祥熙当时都是快 60 岁的人了,他们没有跑反在家看门,被鬼子抓到外地后打死了。鬼子在村里还抢鸡抢猪,村上一条黄牛被鬼子打死。

45. 申龙云口述

申龙云,男,1924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泉水社区中泉水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鬼子来的时候我 13 岁,当时狮子坝有八个人跑反到我们村,都是 20



申龙云

多岁的小伙子,被鬼子用刀一个个地戳死。后来我们跑出去躲在茅窝头山,在山上过夜,甚至有时睡在死人身上。我和我父亲躲在山上看到小泉水村火光一片。申永贵、申永炳两家房子被烧,共六间四厢,老百姓都不敢去救。姚宗和当年只有 15 岁,他被鬼子先是一枪打掉帽子,第二枪又打中肚子,肠子都打出来死了。中泉水村的夏光喜当年只有 14 岁,有一次鬼子要举枪打他,他的干爹小名毛三子护他,结果夏光喜的屁股被打了个洞,落下终身残疾,毛三子也被打死了。小泉水村有个小名叫毛球的人当年只有 20 多岁,被鬼子打死了。申兴冲当年 60 多岁,被鬼子打死在稻场上。后巷村有一次来了个鬼子,他把十多个年轻人赶到一个祠堂里,用刀把他们戳死了。李兴珍的老婆婆被鬼子糟蹋过。续正莲的妈妈做姑娘时,有一次躲在麦田里,头一伸被鬼子看到了,遭到了鬼子的强奸。申永红的父亲,有病躺在床上,鬼子到他家以后,用枪上的刺刀将被子挑起来,活活把他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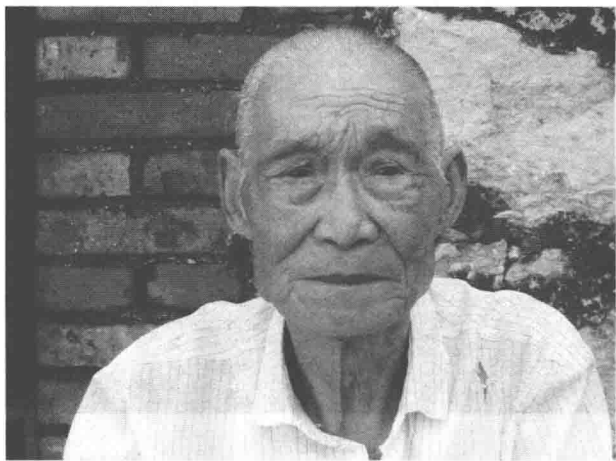
46. 申龙锦口述

申龙锦,男,1924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泉水社区小泉水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王列



申龙锦

1937年冬月初七，国民党军队和鬼子在南京开战，国民党军队战败，有不少兵从小茅山退回来，他们大部分是刘湘的兵。日本人追到这里和他们开战，国民党军死了不少人。

第二天一大早，老百姓听见枪声，四处躲藏。我们一起跑到小茅山，又跑到毛窝头，到了晚上各人带东西四处跑，发现一路上都是中央军的尸体，小茅山那里死得最多，后来有胆子大的人在尸体堆里捡了枪就成了土匪。我们落脚到卢锡庵，里面住满了人。当时我们住在大殿里，后来一个鬼子追来，叫姚来英用镰刀将我们带的小锅统统砸通，又叫一个工人擂殿里的大鼓。后来鬼子又把这些跑反的人集中在一个房子里，要放火烧。老百姓一齐拼命往外挤，鬼子吓跑了。后来老百姓又跑到七家村，恰好有几个鬼子从陈家庄跑到七家村，在七家村抢了很多鸡、猪，用刺刀刮下猪头，将猪身子抬走。在七家村抓了六七个姑娘，要她们陪喝酒，又将她们一一糟蹋。后来老百姓又都跑到龙都，直到安平后我们才回到村子。早在我们跑到卢锡庵的时候，鬼子就在我们村放火，烧了申永才、申龙庆、申龙才三家共九间六厢房子，还烧了几家小下房，稻场上堆的几堆黄豆也被烧光。鬼子还打死了三个人，申兴义舅舅当年15岁，他在姚墩子旁边挖地洞时被鬼子打死。申友明、申友浩弟兄俩当时都40

多岁,也是被鬼子打死的。后来鬼子进驻白水桥到狮子坝,那里人就往我们这边跑。狮子坝的人被鬼子抓了七个人,连同我们村的申龙和,他们当时都是 20 岁的小伙子,他们一个个地排着队被鬼子押到村头,鬼子用枪一个个地打。申龙和听见枪声就趴在地上,其他七个人全都被打死,鬼子用枪和脚翻动尸体,申龙和趴在地上一一直在装死。鬼子走后,他的妻子趴在他身边哭,他睁开眼睛说:“哭什么,我没死。”就这样除申龙和逃出外,狮子坝的其余七个人都死了。我们村的楚贵英当年 30 多岁,还有申正阳的丈母娘,鬼子嫌她们年龄大,逼村上一个老头糟蹋她们。还有一个女的也是 30 多岁,鬼子逼着一个小伙子去糟蹋她,这个小伙子还管这个女的叫婶婶。

后巷村有一次来了一个鬼子,鬼子把后巷村 20 多个小伙子押到一个祠堂,然后用刀挨着戳。鬼子戳到最后一个人时,这个小伙子就和鬼子拼起来,把鬼子打跑了,自己也拣回一条命。大泉水村的姚祥云的儿子、姚石彪,他们当年也被鬼子打死,当时只有 20 岁。

47. 王娣英口述

王娣英,女,1935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泉水社区小湖头村



王娣英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我爷爷和我二姐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我那时年纪还小,听我父亲讲的。二姐是跑反到湖熟的时候,在塘边洗衣服时被鬼子逮到,要糟蹋她,她不从,鬼子就用枪把她打死了,死时16岁。

我爷爷是在村上被鬼子打死的,这是听我母亲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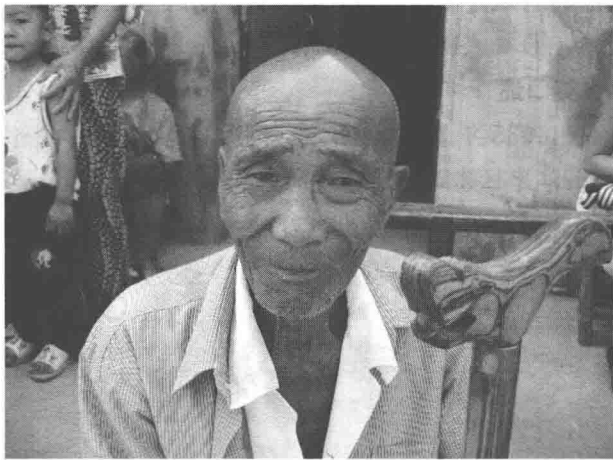
48. 王正如口述

王正如,男,1921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泉水社区小湖头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王正如

鬼子来时我17岁,是冬月初五来的,初六我们跑到隔壁我姑姑家了,那个村离这里有五里路。跑反回来后,家里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我家是四间草房,当时村里的房子被烧得只剩下五六家了。

我父亲是被鬼子抓去紫金山背子弹的,再也没有回来。我父亲叫王大云,40多岁,一起被抓去的还有王大松、王大林,他们和我父亲差不多

大,还有王大汉,他才20岁,这四个人被鬼子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鬼子不讲理,看到人就打。我在跑反的路上就看到过鬼子杀人的,是用枪打的,不过不认识,不晓得是哪里人。我姑姑家的女儿,是的我表姐,也是被鬼子杀死的。她是山口村的,鬼子逮住了她就要强奸,她不肯,就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死后又把她拎起来,让她跪在那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表姐跟我同年,也是17岁,生日比我月份大。

安民以后,鬼子还到村里来抓花姑娘,躲得不好的,就被鬼子抓走了,这就不好讲了。

49. 王正和口述

王正和,男,1925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泉水社区小湖头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9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王正和

鬼子来时我13岁,鬼子是12月13日进南京的,到这里是第二天,大概是下午5点钟左右。晚上我们开始跑反了,是往东边跑的,在外呆了十几天就回来了。家里的房子都烧光了,我家连我叔叔家共有五间草房被烧掉,村里当时有26户人家,只剩五家的房子没烧,其他的都烧掉了。

那时基本上每家有三四间房子。

我们村上有四个人被鬼子抓走后再也没有回来。我父亲王大松、王大云、王大林当时都是 40 多岁。还有一个王大汉，他年纪小，刚结婚没几天，20 岁左右吧。他们四个人是日本人刚来时同一天被抓走的，听说是抓去背子弹，送到紫金山，总之再也没有回来。

我一个弟弟叫王正梁，当时有岁把，还在吃奶。我记得很清楚，我背着他去找母亲喂奶，母亲在地里做活的，母亲正在喂奶。那时日本鬼子正在轰炸南京，就听见轰的一声，过后就见我弟弟的头上直流血，吓死了，好了以后就留下了后遗症，头脑有些不正常。

村上有好几个妇女被鬼子奸污过，就我知道的大约有七八个吧。有姑娘，有媳妇，有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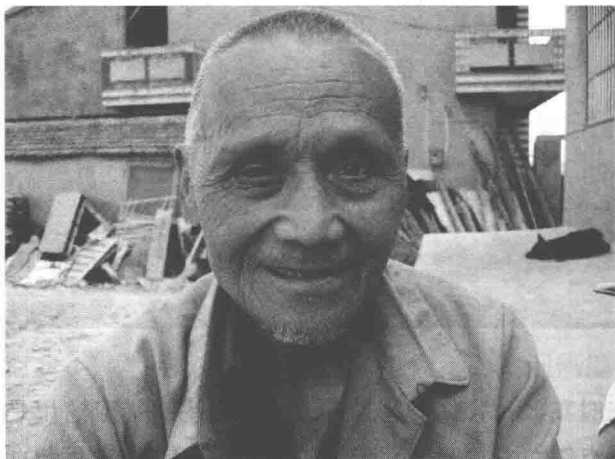
50. 王光喜口述

王光喜，男，1920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街道泉水社区小湖头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王光喜

江宁镇有个人叫老二，到我们这里来做帮工，跑反时跟我们一起跑

的,跑到长城岗那边就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当时 18 岁,他比我小 2 岁,是 16 岁。

当时我家是地主,有 30 多间瓦房被鬼子烧光了。

我们跑反到青龙山那边,看到人的尸体堆得跟砖块似的,全是老百姓。

(五) 原上坊街道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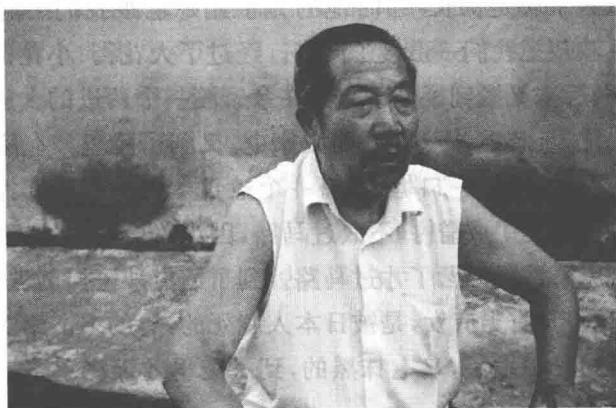
1. 张昌梁口述

张昌梁,男,1919 年 11 月 1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大里墅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张昌梁

日本人来时我 18 岁,我在家里的。上海失守,日本人攻打南京,唐生智死守南京。我父亲张永华被保长喊去挖战壕了,那是用来阻止坦克开过去的。上面出了奸臣,鬼子到了中山门的时候,唐生智的部队被人换了木头子弹,打不死人,挡不住,江边炮塔失守了。日本人的船舰直接

开到了下关,炮轰南京。那是阴历十月二十八日,听到南京失守,我们的保长甲长组织我们一起跑反,年纪大的负责联系。我们两三百号人,赶着牛羊,挑着担子,跑到艾塘村。艾塘村有个村长叫匡明泉,是个做生意的大户人家,在芜湖官圩站柜台的,他就带着我们跑往官圩。先到东山,再到秣陵关,在一个二进的庙里住了一夜,一家支一个小锅煮饭吃。第二天过秣陵关三里路到了彭村、横水桥,又住了下来。彭村人不知道南京失守了,就问我们为什么挑着东西。我们就说日本人杀到南京了,一个挑着山芋的人就把一担子的山芋送给我们吃了。第三天,我们就到了小丹阳,中央军正好在芜湖过江,他们拉当地的人帮他们背东西。中央军只抓当地人,不抓逃难的。我们和中央军一道走。当晚我们睡在薛镇,中央军捞走了当地的好多鸡。第四天吃过早饭,我们到了官圩。官圩很大,闸很多,水很多。南京有多少城门,它就有多少闸门,南京有多少路,它就有多少水沟。我们难民支个小锅,用黄豆根煮饭。住了一个多月,南京已经被打下来了,鬼子安民了,美国人在五台山设了难民所,日本人不敢进去。

我叔叔张永焕是保长,当时他的儿子儿媳也跟我们一起跑到了官圩。安民后叔叔把我们一道接了回来。经过了大花街、小花街、大塘,住在了东关村,后来又搬到了龙都。住在余家渡一个两进的大庙里。我们回家拿粮食吃,走解溪,下王墅,到王家屯,又到了陵里。在陵里北边的圩头走过的时候,看见一口塘里,有一个被日本人杀死的男人,背朝上,泡得都发胀了。到了成墟村,不敢过马路,因为路上有日本人的岗哨,我们一直等到鬼子天黑回营了才过马路。到了魏村沙子岗的塘边,看到塘里有七八具死尸,有男有女,是被日本人刺死的,男的多。第二天鸡一叫我们就带着粮食出发了,乌七抹黑的,到了陵里才天亮。路上的死尸没有人收。

我父母亲这时在家没走了,我大姐大姐夫是在南京开店的,他们跑反跑到我们这蹲着。鬼子一来就把我家房子点着了,他一走我们就抢救,草房被烧,瓦房救下来了。就在家挖了个地窖,用模板盖起来,弄上炉灰掩护。鬼子一来姐姐就躲地洞里。有一回我回来搬东西没走,听到鬼子来了,就往东北方向跑。见到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就吓得往回跑,

鬼子跟在后面，跑到家后鬼子就走了。

我的邻居，叫王金银，他老婆 60 多岁，带着两个女儿躲在岩石山下的田里，被两个鬼子看见了，就让她大女儿脱裤子，她不肯，就用刺刀挑她的裤带。她妈妈跪在地上拼命求情，最后鬼子没有强奸他们，她们吓得跑到了余村。

村上王新焕是个铁匠，一天，鬼子拉着他和另外一个 50 多岁的老铁匠，要他们拖柴到孝陵卫，路上经过了一个赌钱的茶馆，王新焕一直走在前面，那个老铁匠走不动，一直没有看到老铁匠，也不敢问日本人。等他拿过钱，拿了路条回来的时候，在茶馆看到老铁匠被鬼子刺死了。

我们村的王卫林家，他有一个瓦匠朋友叫小虎子，跑反到他家。鬼子来了，小虎子就往岩石山跑，鬼子看到了就在后面追。他着急就翻山，跑到山头就被鬼子一枪打中，肠子都打出来了。他被老百姓抬回来后，活活疼死了。

平安以后我们回家里了，发给我们每人一本良民证。进城时要给日本鬼子行礼，还要喊“洋先生”。有一次，我们村王惟松的老婆进城，穿得很漂亮，进城被守门的鬼子拖到城门口站岗的土围子里面强奸了。

我一个舅爷周明友，70 多岁，进城去捡人家不要的东西，被鬼子在城墙垛子上枪毙了。我们村里好多人家的房子都被烧了，当时村子里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村里十几户人家的草房被烧了。村子里王惟志的姨奶奶，她是河埭人，来我们这里跑反的，一次被六个鬼子在我家的堂屋里轮奸了。王惟志当时就坐在门口，他们又把王惟志拉进去，叫他也玩。当时我就躲在地窖里，听见王惟志说：“洋先生，做做好事呀。”日本人惨无人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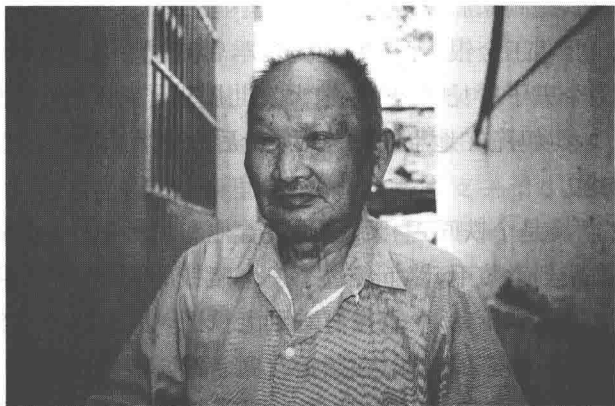
2. 吕明顺口述

吕明顺，男，1921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大里社区吕谧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吕明顺

鬼子来的时候我 16 岁,当时是下雪天,腊月十几了。我们跑到龙都,睡了一夜,鬼子又到了,我们就又跑到了离三岔不远的观音寺,可能是溧水,呆到快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全村只有吕存福家三间草房被烧。鬼子以火为信号,走到一个地方就放把火。平静后,我们务农,以劳动为工作,要到南京干活。进城在高桥门要通行证(良民证),没有就不能过。我在跑反去小茅山的路上被鬼子抓过,给鬼子背包、背子弹、枪这些东西,送到南京孝陵卫,送到后给路条让我回家,还给了十来个有“昭和”字样的铜板。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死尸,大多都是百姓,也有中央军。在上坊马鞍山脚下有将近 20 个死尸,男女都有,吓得我直奔。

鬼子抢东西那是常有的事,老庆奶奶的男人是汉阳兵工厂的厂长,她带着孙子回来,在村子里盖了三间瓦房。跑反时把一箱金银首饰埋在花盆里,后来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占了她的房子。一次马踢坏了花盆,藏在里面的东西露出来了,全被日本人拿走了。半百的老庆奶奶被急死了。村子里有两三个女的被鬼子强奸了。在一个大冷天,四五十岁的吕老太在村口的坟包里被强奸了。安民后鬼子不大来了,就白天来,晚上不大出来。

3. 吕贵棧口述

吕贵棧,男,1921 年 4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大里社区吕谧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吕贵桉

日本鬼子来了不讲理，对中国人很无理。他们到南京的时候是秋天，我17岁了。日本鬼子是从淳化、青龙山，再到孝陵卫的。攻打光华门的时候，在天上放飞艇，飞艇飞到哪儿，炮弹就打到哪里。后来青龙山呆不住了就跑到了三岔。在路上我们在小茅山看到死了二三十个中央军。我们在青龙山也看见过鬼子，那时候我们有万把人逃难躲在那里。来了三个骑马的鬼子，有一个从高桥门逃难来的人，30多岁，留了个西装头，害怕日本人就把手发剪得乱七八糟的，鬼子怀疑他是中央军就把他拖出来用枪打死了。听说鬼子又在底下的村子杀了一个人，吓得我们连夜跑到了丹桂，那边跟土桥搭界。这时候是冬天，我们在龙都过了春节才回家。

海福巷住了一个马队，他们经常下来骚扰，人们看见马都害怕。他们抢牛、鸡，见到就抓，然后拖夫子帮他们运回去。

跑反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衣服，有二三十件，藏在草堆里，回来发现被日本人烧掉了。家里的一间草房、一间厢房、两间草坯都被烧掉了，只有埋在地里的粮食没有损失。牛被鬼子牵走了，二三十只鸡也没了。鬼子把大人们拖去，把抢来的鸡、鸭、菜、粮食叫他们运到海福

巷。鬼子到村子上来,连老妇女不放过,他们自己不干,叫村里人侮辱。村里人吓得怕,不肯,鬼子就打。有一次,60岁的吕宝奶奶被抓住了,鬼子逼一个30多岁的村民强奸她,他不肯,就被打了一顿,然后叫他送菜。这时候快平稳了,我们都已经从龙都回来了。小姑娘小妇女不敢回来,老人小孩在家不怕。我当时个子小,鬼子不打我,呆在家里也不怕。

当时没得东西吃,有人去给鬼子做雇工修机场,做一天就两斤米,给几个钱,都是自愿的。

4. 芦玉英口述

芦玉英,女,191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大里墅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芦玉英

我是民国20年嫁过来的,是作为养媳妇过来的。22岁的时候鬼子来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小孩了。鬼子头一次来的时候是阴历七月十日,当时被打下来两架飞机,烧死了两个人。第二次来时是十月二十八日,我们夫妻两个带着孩子奔到官圩,因为有亲戚在那里。我们在秣陵的时候碰到了逃难的人群。我们在官圩住了一段时间,腊月二十几才

回来的。

第二年跑反回来，在三邻桥的亲戚家又呆了几天，然后我们就回家了。以后见到鬼子就奔，村子里的房子全被烧光了。我家在村头，家里的三间草房、一对橱子、几个箱子、床、桌子等全被烧光了。另外，还有十几担黄豆、七八担稻子、七八担麦子也在房屋里头烧光了。

鬼子会杀人，逮到人，好就让你挑东西，不好就直接一枪崩掉你。我一个亲戚，是个老头，60多岁了，跑不动，就被日本人杀掉了。有一次，日本人的木头被人偷了，鬼子就把我和婆婆、还有两个男的抓进去了。他们抓错人了，关了三天保长就把我们保出来了。

听人家讲，鬼子强奸妇女，不肯就打死。听说一个城里的妇女怀着一个娃娃，鬼子要强奸她，她不肯就被两个鬼子一人抓一条腿，把她撕开，肚子里的小孩都出来了。

跑反的路上看到好多死尸，上坊的塘边看见了一个男的尸体，背朝上。在成墟也看见过好多死尸。在解溪王墅，远远地看见一个鬼子在追一个女人。后来我们碰见了那个女人，那个女的跑掉了，对我们说吓死了，累死我了。

5. 王从康口述

王从康，男，1922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五六岁，家里有父母、哥哥、姐姐等五个人。那时候，我们跑到龙都蹲了三个月，在街上买点米回家煮了吃，晚上就睡牛棚里。

1937年冬天，鬼子来了。他们笑嘻嘻的，很厉害，动不动就打人。我曾经被鬼子打过好几次。日本人对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过来就给我几个嘴巴子。

鬼子喜欢摸鸡，还会烧房子。1937年冬天，我们村上三四十家的房

子都被烧毁了。

1938年春天,我们村的“陆狗子”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就到一个亲戚家吃饭。他口袋里有一个中央军的帽子,鬼子要搜身,他不肯。结果,他被鬼子一枪打死。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

鬼子打人是一句话的事情,有件事情很凄惨,我们湖西村的一个二十来岁的妇女正做饭给孩子吃。后来,一个鬼子把她糟蹋了,侮辱了好几回,最后把她枪杀。

当时,我们村还有一个20多岁的妇女在家里没吃没喝,没事做,就到窑子上给鬼子做帮工。鬼子侮辱了她。

有一个叫王光乐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当中央军回来,穿的衣服很像新四军,在山上被鬼子发现后,一枪打死。

6. 王从祥口述

王从祥,男,1931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7岁。我们跑到龙都,在那里停留了两三个月。当时,父亲带哥哥先走;妈妈、姐姐和我跟着村子里的人一起逃走。妈妈挑着担子,一头装我,一头装东西。我生病了,我们走走停停。妈妈带着个水壶,用它来烧水喝。因为没吃的,她一天哭到晚。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就出去要饭了。

鬼子进村,烧杀淫掠,打鸡、牛、猪,还烧房子,打人。

我们村的“陆狗子”,腰里揣个国民党的帽子,被鬼子搜身。他反抗,结果被鬼子打了一枪。第一枪没死,后补了一枪打死了他。

鬼子来的第一年,我们村的王光乐,大概有二十八九岁。他以前在南京训练,保护有钱人。他穿的衣服很像新四军,鬼子把他追到窑场那边的山上,用刀戳死了他。他的老婆患精神病,没有跑反,结果被鬼子侮辱。

我们村“小陆人”的三间草房被鬼子烧了。邻村的王从华家开米坊，他的家和坊子也被烧毁了。

有一次，鬼子让王仪兵带他们找花姑娘，结果没有找到，鬼子就把他绑在树上毒打一顿。

我还听说，鬼子在淳化举行杀人比赛。

7. 陈金奎口述

陈金奎，男，1930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八九岁。当时村里的人走的走，跑的跑。村上一个60多岁的孙老太太，她的家人都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老太太眼睛不好，年老体弱。她想，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她跳塘寻死。几天之后，她的后人将她安葬。

我听说，顾家村一个40多岁的孙姓男子，鬼子让他到村里找姑娘，他死活不肯，想调头从他家屋后逃掉。结果，他没有跑掉，被鬼子一枪打得跪在地上，死了。他的家人晚上回家偷偷地把他埋了。

那时候，我们都往没有公路的地方跑，那里没有鬼子。老头和老太太都留在家。我们跑反个把月又回来了。在路上，我亲眼看到一个逃难的四五十岁的男的被鬼子一枪打到肚子上，肠子都拖出来了。但是，他没有死，还继续跑。其他的人吓得到处奔。

一个叫王德才的老头住在一间庙里，被鬼子看见。他吓得跑了出来，逃到一条两边都是沟的路上，结果，他一枪被鬼子打中，倒在沟里。

村子里的人早上逃，晚上就回家看老人是不是还活着，家里的东西还在不在。晚上，我们连觉都不睡，第二天天不亮就跑了。鬼子还烧了我们村几十间房子，烧得通红。

1937年腊月里的一天，鬼子进村找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鬼子集中起来。村民集体下跪向鬼子求情。鬼子架好了机枪，对准百姓。当时，

我们村的保长王新贵懂日语，他对鬼子说了很多好话。后来，鬼子把枪举起来，百姓从芦苇里跑走了。

鬼子住王新贵家里，临走的时候想把喂马剩下的草烧掉。后来我奶奶发现着火了，过去把火扑灭。

当时，顾家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后面的基本上没有老人，房子都被烧光了；前面的大概留有五六个老人，他们发现鬼子烧房子撤回以后，就偷偷地把火灭掉，这样，就保留了一些房子。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鬼子到泥塘找姑娘，被村民用绳子勒死埋了。不久，很多鬼子到村里搜查，结果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如果被找到，那村里的人都要倒霉了。

平静以后，鬼子还三三两两地进村找姑娘。邻村的一个 20 多岁的姑娘，被三个鬼子强奸。后来，她嫁到了南京。

那时候，我姐姐在南京。奶奶带着我去南京看姐姐。一路上，我看到许多老百姓的尸体。还有两个人被绳子背靠背捆着，放在结冰的河塘里。到了南京城，大街小巷摆满了棺材，还有很多死尸。美国人在南京建立了一个难民区，很多中国人就躲到那里，鬼子不敢进去，里面的难民多得不得了。

8. 薛心珍口述

薛心珍，女，1919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薛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1937 年冬天，鬼子早上在村附近的马路上，晚上就进村了。我们在山坡上挖了个小洞躲在里面，还没等天亮，就逃走了。我们先是逃到淳化的城隍庙，后又到龙都。第二年二月才回到家里。

我们村上一个姓薛的 70 多岁的老太太被鬼子一刀刺进喉咙，后来又是一刀戳到肚子里死了。鬼子把她的尸体推到塘里。

我们村的薛天强，当时有 30 多岁，受到鬼子过度惊吓再加上有伤在

身,不能走路,结果在一个小山上活活饿死了。

鬼子还烧房子,我们村王新贵家的三间草房被鬼子一把火烧了。

1938年4月,鬼子进村找姑娘。我大嫂躲在水缸里没有被鬼子发现,二嫂无处藏身,被鬼子发现后强奸了。

9. 薛顺金口述

薛顺金,男,1926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薛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很多事情,我都是听我爷爷讲的。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鬼子进村,烧杀淫掠,我们跑反到龙都,我母亲带着我。当时,爷爷让母亲把我摔了,可是婆婆舍不得,就把我一起带着。

过了几个月,我们回来了。村上30多家的房子都被鬼子烧毁。我亲眼看到一个鬼子用刀砍本村老太太的头,头没有砍下去,还连着一点点皮。因为年轻的人能跑就跑了,鬼子就杀一些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有一次在河埂上,鬼子杀了八九个老人。姑娘家出来就在脸上涂满了锅底灰,还把石灰粉洒在头上。

我们村子靠近飞机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来乘凉,遇见鬼子的巡逻队,骨头都吓酥了。鬼子骑着高头大马,拿着长长的刀,好好的,他就给你一刀。鬼子拿中国人不当人,他们在砍人之后还很高兴。

10. 陈秀源口述

陈秀源,女,1920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薛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刚到南京,就大屠杀。那时候,我还是姑娘,18岁。我们跑反到

龙都，后来又到了新济洲，几年之后才回来。鬼子刚来的时候，飞机轰炸，我们吓得钻到地洞。里面的土被震得哗哗地掉下来，我们都吓死了。

有一家养鱼的，鬼子用网拖她家的鱼。老太太不肯，阻拦鬼子。鬼子生气了，先把她闷在水里，那时候是冬天，冷啊。后来，鬼子把她捞上来，绑在树上，加柴禾，一把火活活将她烧死。

我妈妈养的两头猪被鬼子用刺刀捅死，还带了几条猪后腿走了。

有一次，我和姐姐进城。她见到鬼子的时候没有把帽子拿下来，鬼子说：“坏拉坏拉。”然后给了她两个耳光，打得姑娘都不敢说什么。

鬼子经常到村里找姑娘，烧房子。湖西村的一个 25 岁的女的，正在喂孩子吃饭，被鬼子强奸了。薛天如家的三间瓦房也被鬼子放火烧了。

安民以后，我和两个姑娘从南京回来。当时，她们坐在一辆车上，我坐另一辆车上，身上盖着东西。鬼子发现了她们之后强奸了。很幸运，当时鬼子没有看到我。

我姐姐的二儿子，当时有 25 岁，在难民区被鬼子拖出来枪杀了。

我二姐夫兄弟两人，手里拿着旗子迎接日本人。当时，他们剃着光头。鬼子以为他们是中央军，就把他们抓走了。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鬼子来的那年冬天，在上坊街杀了很多。尸体堆得像山一样，都认不得了。

11. 章壮财口述

章壮财，男，1927 年 5 月 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潘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我 10 岁的时候跑反，跑到了龙都，住在那边的庙里，有几百号人呢。那边有九十九间半房子，腊月里跑的，呆了几个月，过年二三月里回来的。

我母亲是个瞎子，跑不了。后来看到鬼子杀人放火特别害怕，才跑



章壮财

的。跑的那一天,看到鬼子杀了我一个姨奶奶骆王氏,她有 50 多岁了。她在家看门的,跪在地上求鬼子不要杀她,鬼子还是把她杀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然后我就带我母亲跑得了。村里其他人都走光了,我们是最后一批。当时我家前面的一个地主家及桌子、稻草被火烧得了,火光冲天。

我听说后村一个老头被杀得了,有 50 多岁,他被摔在茅厕里,用石头砸死了,这个老头叫骆文金,他是在家看门的。鬼子来烧房子,点着了,老头看到了,就来救火。鬼子看到没有烧起来,又来点,并看到老头来救火,就把他推到了茅厕里,用石头砸死了。

我们村的汤包子和他老婆被鬼子杀了,汤包子是我们村骆士炳的舅舅,这话说来就长了。一开始的时候,他俩和他母亲跑了,后来又回来了。一个鬼子下午来捞鸡,看到了汤包子的老婆。他老婆就跑,跑到塘边过不去了,就被鬼子奸污了。之后,鬼子还把她打死了,摔在山边的塘里。汤包子去护,也被鬼子用刺刀砍了几刀,不过他没有死。到了第二天,又有一个鬼子在山边找到了他们,那时候还有一个姓赵的,小名叫毛头的,他是赵正银的哥哥,他当时想翻过山去,但是还是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汤包子的母亲也被打伤了。我看到的时候,发现他老婆被摔在塘里,汤包子和他母亲没有死。我就把他母亲背到我们村里一个庙里,陈茂盛

和陈茂兴抬着汤包子也往庙走。后来，我去给她送稀饭，等着他们。好长时间等不到，我就出去看看，看到了一个鬼子开枪打他们。他们当时都在塘里，鬼子开枪把他们打死了。陈茂兴跑回来讲，他们碰到鬼子了，鬼子把汤包子掀到塘里，朝他们开枪。陈茂兴躲在了桥拱里，没有被打死。我也吓得没再给他母亲送饭，那老太就被饿死了，什么时间就不晓得了。

陈茂兴隔了几天，也被鬼子打死了。鬼子叫他去拖黄包车，拖到地方，他把车一摔就跑了。鬼子追，他跑回来，鬼子追到了我们躲的地方，那时候好多人呢，鬼子搜查，在锅底下找到他的，把他拖出来，走了才几步远，就“砰”的一声把他打死了。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个时候我还没跑呢。

这些事都发生在几天里，一连死了五个人呢，惨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跑得了。

有鬼子奸污妇女的事，有两三个，我不好讲。龙都有个老太，她在家看门的，被抓到她家奸污的。那个老太有40多岁，当时她脸上已经用灰抹黑了，但是鬼子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他有时给你看他家的照片，说我家也有姊妹的。一般有胡子的鬼子都比较坏，没有胡子的不是很坏。

我们村给鬼子做工人的很多，给钱的，抬一个箩筐，给一分两分钱，抬多少给多少钱，多做多给。我做过的，当时我十三四岁。本村的赵正银老婆也去做过的，她叫史秀芳，现在还在，我和她一起抬过筐。鬼子会打人的，我们村的骆宝启的老婆被鬼子用鞭子打过，也就是骆宝清的嫂嫂，给鬼子干活，苦啊，没水喝，喝黄泥水。

12. 史秀芳口述

史秀芳，女，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潘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7岁，当时还在南京秦淮区，我19岁的时候才



史秀芳

嫁过来的。那个时候，我老伴赵正银的哥哥已经被鬼子打死了，具体情况我也不晓得，只是听婆婆说过。

我们村里给鬼子做过苦工的人多着呢，在土山飞机场那个地方，我和章壮财抬过箩筐，我们当时在里边抬过土，铺铺路。我们家里没有钱啊，得吃饭呀，没有办法，给鬼子干活，会给钱的，一天两毛钱，有时候给米，斤把两斤的。我做了几个月，五六个月吧，在里面鬼子也打人的，有时也骂人。

我老伴赵正银，当时挑着担子去南京卖菜，路过飞机场，鬼子看到老伴手上有老茧，说是国民党兵，就打了屁股，打得不是很厉害，关了一天，晚上放回来了，菜也没卖。

13. 潘大林口述

潘大林，男，1937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潘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我是阴历三月生的，跑反的时候，母亲挑着我跑的，还带着两个哥



潘大林

哥。我父亲当时在南京开店，是玻璃店，没跟我们一起跑。我父亲弟兄四个，他叫潘正有。当时其他弟兄三个都跑了，只留我父亲自己看店。他被鬼子抓过，叫他挑水给他们洗澡。他挑了三担，趁鬼子洗澡的时候，爬旗杆逃走了。他回来躲在夹板墙里面，不敢出来，等鬼子走了以后，才吓得奔了回来，跟我们一起跑反。

听人家讲，我们村的汤包子和他的新媳妇，被鬼子杀得了，汤包子姓骆，叫什么不晓得。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们不肯跑，躲在河那边的防空洞里，被鬼子发现了，鬼子要强奸他老婆，汤包子去护，结果两人都死掉了，还不准人家收尸。我们村的一个赵老头，去收尸，被杀得了。你们去问老章，他知道，80多岁了，他当时没跑，很清楚的。

张家塘那个地方，是专门摔尸体的地方，就这个骆主任的奶奶给日本人做过工的，日本人还会给小孩糖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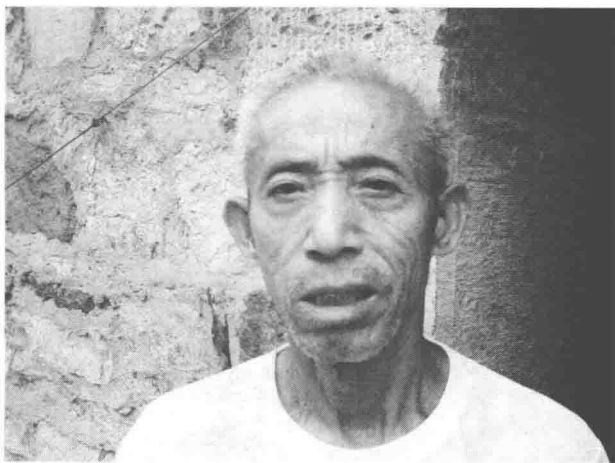
14. 骆朝清口述

骆朝清，男，1933年6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潘村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骆朝清

我5岁的时候跑反的,父亲讲过我们跑到了板桥。日本人接着打过来了,我们又跑到了窦村。后来,日本人又打到了窦村,我们就往上走,走到了龙都圩里,日本人怕水,不敢去。我们当时带的米少,人多,我们晚上就回来拿米。头一次弄米,听别人讲,我爷爷被鬼子推到了茅厕里面,用石头砸死在里面了。我父亲、叔叔、姑父把他弄出来了。我爷爷当时年龄大,没有和我们一块跑,我家边上有个草房,鬼子来烧,他出去救。鬼子看到房子没有烧起来,又来烧,看到了有个老头,就把他推到了茅厕里面。我父亲叫骆先明,叔叔叫骆先炳,两人都有30多岁了。

我们跑反,是冬天跑的,在外面呆了一两个月,好像是回家过的年,具体想不起来了,那个时候小啊。我们当时没有盐,只能到南京去买,所以遇到鬼子,就得行礼,喊洋先生,如果不喊,不鞠躬,就要遭殃了。鬼子投降的时候,我有13岁了。

15. 李世勳口述

李世勳,男,1925年4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潘村社区后潘村1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李世勳

我13岁时鬼子来了,当时我家里有父母、姐姐和我一块跑反的,跑到了龙都,那里有条河,鬼子过不去。一开始我父亲倔,不肯走,后来碰到了鬼子,那天晚上我们就走了,我记得是十一月份的夜里,奶奶在家看家,没有走。我们是在外面过的年,等我们回来发现家里的一头牛不见了,其他的東西都在,房子没有被烧。但我家后面烧了许多房子,我记得有李其队的,他家有兩间瓦房,当时木料都塌下了,只是墙坯没有烧到,还有李少炳和李少堂的各兩间草房,因为靠着李其队的房子,所以被烧了。

杀人,没有见过,我们跑出去了,不晓得。

听说当时有一个老头被鬼子推到了茅厕中,用石头砸死了。这个老头叫骆文金,当时有60多岁了,他是在家看门的,鬼子来烧房子,点着了,老头看到了,就来救火。鬼子看到没有烧起来,又来点,鬼子看到了老头来救火,就把他推到了茅厕里,用石头砸死了。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盐吃,当时日本人把盐囤在盐库里面,国民党跑的时候,在高塘那里丢了米,在淳化地方丢了盐,大伙都去弄,有劲的就弄得多,没劲的就弄得少。

我给日本人做过工的,是在飞机场。当时我们用砖头砸砖头,做混凝土,土山飞机场和大校机场我都做过的,我那个时候有十五六岁。鬼

子发工钱是给日本票子,我们是小孩,一天两毛钱,大人五毛钱。开始的时候,会给米,我父亲拿过的。

16. 朱宏明口述

朱宏明,男,1923年11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高桥社区神路口

调查日期: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玺



朱宏明

我今年84岁,14岁跑反的,15岁回家的,跑到龙都圩里,日本鬼子是冬月来的。龙都那边是大湖,中心有个岛,通到岛的桥被炸了,所以可以住在那里。回来后听说,有人躲在美国大使馆,他们挂美国旗,日本人不敢进,跑进去就没事了,实际上是难民区。有钱人可以躲在那,农民都是往圩里跑。我们这边有房子被烧的,姓陈的、姓刘的被烧的。我们这有十几户人家,大概有六七家被烧。刘成有、陈明华家的草房被烧了。跑反的时候,家里有妈妈、妹妹,还有奶奶,奶奶在家看门的,奶奶80多岁了。

我们村上有有个叫吴林峰(音)的,被日本人看到了,他是打铁的,抓大锤,手上有茧,日本人以为是当兵的,就把他杀了,是在余村把他杀的,当

时他 20 多岁。家里有一个妹妹,还有妈妈,后来他妈妈自己种田生活。安民以后,村上有个妇女被强奸的。就是我们家隔壁的,当时已经结婚了,有 20 多岁了。她是在家里被鬼子发现后侮辱了。

17. 李桂珍口述

李桂珍,女,1920 年 1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高桥社区神路口 115 号

调查日期: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玺



李桂珍

我 17 岁结的婚,18 岁跑反的。家里七个人,跑反到龙都圩,在外面过的年,3 月里才回来的。当时不敢回来,有鬼子,看到鬼子就躲。村上一个老太太,当时 60 多岁了,她丈夫姓陈,她姓余,儿子叫陈明华,她没跑,在家被鬼子侮辱的,后来她也跑反的。

村上一个姓吴的青年人,走在路上碰到日本人,日本人看他手上有老茧,说他是当兵的,就把他杀了。

18. 陈富煜口述

陈富煜,男,1932 年 5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高桥社区

调查日期：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陈富煜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6 岁，跑反到龙都。龙都水多、沟多，日本人不容易去。讲到日本人，残忍。我们村上的张国巧在小茅山被鬼子打死的。这是听他弟弟张国海说的，一起被杀死的还有五六个小伙子。日本人一把刺刀就把中国人制服了，用刺刀一个个捅，那个时候不知道反抗。在新庄，我家里的一个奶奶，姓陈，60 多岁了，日本人来的时候，没地方跑，日本人把她推到茅坑里活活淹死了，后来家里人跑反回来发现的。我们村的骆士炳的母亲遭到日本人侮辱，当时 30 多岁。

日本人下乡来烧杀，也有反抗的。一个日本人去王乌庄，老百姓在田里做事，把他推到塘里，日本人性性好，后来用渔叉把他叉死了，沉在河里。后来日本人来找了好几回尸体，都没有找到，找到的话，就要报复了。

日本人之后好了一点，买通中国人的人心，给小孩子糖吃，年轻女人都用锅上的黑灰把脸涂得糊糊弄弄的，看起来老、难看，躲日本人。东山飞机场是日本人造的。我们村上也有民工，我们也去过，点过名就随便你干什么了，如果看到你偷懒就打。去一天拿一天的工钱，工钱不多，给

粮食。我们叔爷刘长松在飞机场附近卖鸡蛋，日本人不管什么人，看到他都要鞠躬，不鞠躬就停在那里。日本人还没有正式投降之前，内部就知道了，讲：中国人，大大的。

19. 吴佩华口述

吴佩华，女，1922年3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高桥社区永陵165号

调查日期：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吴佩华

鬼子来时我16岁，那时我家里姊妹五个，都是女儿，父母都在，我老二，姐姐那时很仓促地就结婚了。我下一个妹妹小我2岁，最小的妹妹只有3岁，抱在怀里。父亲在鬼子来之前，帮国民党送东西，当时是被抓走的，给他们当差，后来回来了，很累，不想走，我们就给了他一床被子睡觉。他还吸鸦片，当时没有药，他有胃病，吸鸦片治病，就上瘾了。我和妈妈还有妹妹五个人一块跑的，家里没有男的，我就充当男的。我一个人挑东西，挑了一些吃的、睡的东西。

后来在小茅山那里，我们远远看见一个人很像父亲，挑着东西，父亲叫吴惠会（音），小名吴二宝，直到那时一家人才团圆。

当时我们家里穷，跑不远。我们当时就用灰抹脸，不让鬼子看出来，糊他们。开始家里不能蹲，就跑出来，跑到两边的村子上。后来那里也不能蹲了，就住在外边，睡在茅草地上，睡了有二十来天。天下霜了，白的，后来下雪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挑担回到村上。经过插花大队的花堰村，那个村上一个人没有，我们躲雪，躲在小茅山旁的一个小茅屋里。当时有好多躲在那里，被两个日本鬼子发现了，当时杀了九个人，还有一头驴。他们主要看是不是当兵的，手上有茧就会被杀，看是种田的还是做生意的、当兵的。其中有一个是哑巴，女的，不肯被鬼子侮辱，她叫，被日本人杀了。还有一个人是磨豆腐的，姓朱，他哥哥的重孙叫朱家春，当时才结婚，后来老婆改嫁了，带着驴一起跑反的，把驴拴在那，（怕日本人抢）说驴子是他的，被日本人杀了。驴也被日本人杀了。

我们跑反回来过年的，日本鬼子还来，我们就躲，后来发现鬼子白天来，晚上不来。到第二年三四月份，农民种田的时间，情况好点了，安民了。回来发现，我家的房子被烧得干干净净，隔壁有几家姓陈的也被烧了。

我大伯跑反的时候，被日本人打穿手，命大，差点被打死。他叫吴惠林，当时四十一二岁。我们村上开小铺的杨长寿，在跑反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让他脱光衣服跪在那。那时是冬天，被打，没死，后来回来了。鬼子见到男的就抓。

20. 吴崇英口述

吴崇英，女，1924年2月1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高桥社区神路口

调查日期：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奎

我们当时跑反时，都是用锅灰涂在脸上，看起来很丑，看不出来是女的。我们往淳化、湖熟那边跑。我们在跑反过程中，看见两个老头被杀的。

安民以后，发良民证，进出光华门要证，还要行礼。



吴崇英

21. 纪兴兰口述

纪兴兰,女,1923年8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高桥社区神路口

调查日期:2006年7月12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玺



纪兴兰

日本人是十一月(阴历)来的,我当时15岁,做童养媳,跟公公婆婆,

还有丈夫一起跑反的。我丈夫比我小1岁,14岁。也是跑反到龙都,在那边过了年回来的。在龙都,住在祠堂,自己带粮食,没有了,就晚上偷偷回家拿,都是男人回来拿。日本人是走南京过来的,村上有人看风,女的躲在家里,鬼子一般都是十几个人来。

22. 陈恩达口述

陈恩达,男,1925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余村李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陈恩达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跑反头一天到山上,后来就奔到了龙都圩。鬼子白天出来,晚上不出来,找手上有老茧的。听说一二十个人在一起坐着,日本鬼子来检查,拉出一个人说是中央军,一刀剃下头就走了。我们在龙都呆了几个月,三四月回来种田的。我家里没有损失,听说大村的房子被烧掉了。日本鬼子刚来的那天,中央军就跑了。在小茅山,鬼子一炮打坏了炮台的门,在庙里杀了一堆的中央军,没有人收尸,后来拖到石灰洞里烧掉了。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杀鸡杀牛,主要是搞妇女。我亲自看到就有三四回。满村满山地找姑娘,我亲眼看到一个妇女被几个鬼子带走了,我们

吓得奔到山里了。这样的事情看到三四回。不过没有杀她们，放回来了。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到七桥瓮卖柴，没给鬼子看良民证，就被鬼子扛起来往河边一推，我滚到了河里。他就叫我起来，爬上来又推我下去，搞了两三回，他玩够了就放了我。我走的时候还看到两个人正在被鬼子打，拳打脚踢。鬼子坏呢，不打人他就不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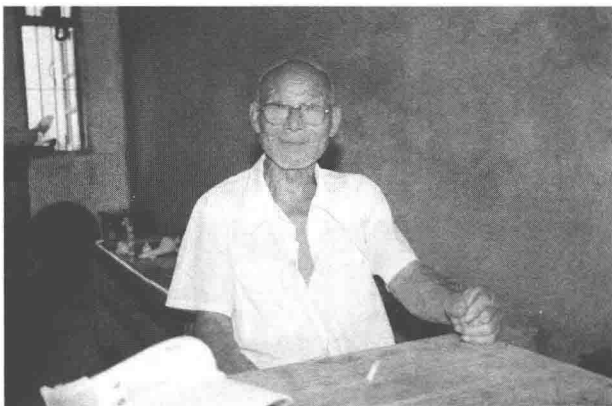
23. 陈恩金口述

陈恩金，男，1922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余村李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陈恩金

我16岁的时候，日本鬼子在南京扔炸弹，那是阴历十月份。我们不懂得鬼子来了，还在那看鬼子扔炸弹。来了三四个鬼子，我们18个人走不掉了，就坐在坟边。有个叫吴清章的，当时40岁，他起来就奔，有个军官叫他站住，不然就打死他，他就乖乖地回去了。当时有个翻译官，不然我们听不懂的。有个和吴清章一起从高桥门跑反过来的人，30多岁，他带着礼帽，穿着袍子，鬼子说他是中央军改装的，踢了他一脚叫他跪下，用枪把子打了他一下，把他打晕了。鬼子拔出东洋刀，在靴子上擦了擦，

就一刀把他的头砍下来了，就连着点皮了。

汉奸带着鬼子在村子里找，什么都没找到，就烧柴堆，看看里面有没有人。鬼子来瞎搞，杀人放火找姑娘。见到好的姑娘就让跟着他们走，不然就打死。村上一个姓李的 20 多岁的姑娘，还没结婚，被三四个鬼子在家里侮辱了。

我到南京卖柴，在光华门口见到鬼子打人，余先东被鬼子打过的。陈恩银卖柴走错了路，走到七桥瓮被鬼子推到河里，叫他爬上来，又把他推下去，又叫起来再推下去。这样来回四五次。

我在小茅山小鲤鱼拐山下看到五六个中央军的尸体，上面还有几十个。鬼子和他们在那里开战，鬼子用小钢炮打炮台，一炮打在门口，人吓得直奔，炮台都被炸飞了。

鬼子为了找人在村里放火烧柴堆。我们跑反的时候跑到了龙都圩，过了两个月安民了才回来。

24. 孙纪氏口述

孙纪氏，女，1924 年 11 月 1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佘村李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孙纪氏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村 50 多个人盖了一个小棚子住在里面。三个鬼子来到上村(地名),让躲在里面的人一个个出来接受检查。我爸爸被一个鬼子抓住领子一撕到底,吓坏了。里面有穿黄衣服的人就赶紧脱下来藏起来。有个上坊当兵的人来投奔舅舅,黄衣服没来得及脱,就被鬼子用东洋刀劈死了。然后鬼子就到村上问我 80 多岁的奶奶要姑娘,奶奶说没有,鬼子就拿起粗竹棍吓她,没打她,后来就走了。

村里有个姓孙的女的和日本鬼子瞎混,鬼子经常把抢来的东西给她。有一天鬼子没带枪,她就告诉她丈夫他们在哪儿。她丈夫过来后,他们夫妻两个就把鬼子掐死了,他男人把鬼子的尸体绑上石头沉到塘里。鬼子后来来找,没找到也没有办法,就走了。后来这个女的和她老娘被鬼子搞死了。

开始鬼子每天都来村里找花姑娘,白天晚上都来,每次都有三四个,抓到姑娘就三四个人一起强奸,其中最大的一个妇女有四五十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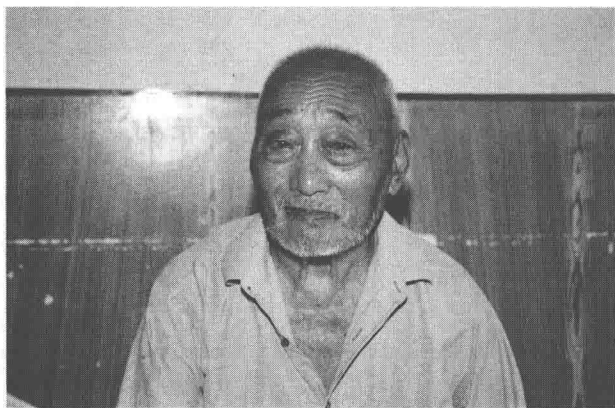
25. 孙正怀口述

孙正怀,男,1923 年 6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余村李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孙正怀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5岁，躲在五家堆的山洞里。当时天冷，穿的衣裳比较多了。我家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和三个弟弟共八个人，老三9岁，老二有11岁，老四四五岁了。全家一起跑的，躲了个把月，回来过的年。日本人拉走了我家刚买回来的两头驴，老三跟着鬼子，对着日本人鞠躬，喊“洋先生”，指着驴说这是我家的。鬼子停下来给他糖吃，还把一头驴还给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家里的瓦房还在，村里别的人家的房子也没有被烧。

有一次，鬼子要吃鱼，叫陈立仁去池塘里抓鱼给他们吃。陈立仁说要渔网，说对过有，鬼子到塘对过去找渔网，他就跑掉了。鬼子没找到渔网，也没找到人，就作罢了。鬼子看见一个50多岁的老太在晒太阳，一枪把她打死了。然后一个老太出来看怎么回事，也被鬼子打死了。又出来一个又被鬼子打死了。这几个老太一个叫苏州奶奶，一个是王三的母亲，还有一个姓苏，具体什么名字知道了。

日本人刚来的时候，要检查人的手，有茧的就说是当过兵的，是中央军。有一次，三个鬼子把二三十个人围起来，在陈光磊家的房子位置，当时是块空地。有个青年是高桥门跑反来的，和他母亲一起来的，他带着礼帽，他是打锉刀的，手上有茧，日本鬼子怀疑他是当兵的，就拿刺刀挑他的礼帽，然后叫他跪下，跪下后鬼子用刀背打他的脖子，再一刀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了，砍得只连着一皮。

那时候我们早上吃完早饭就上山，晚上看到村里的老人放的烟雾暗号，知道鬼子走了就回来弄饭吃。那时候在山里挖地洞，鬼子不到山里去。

小茅山上有中央军的炮楼，长山弹药库住了几百号鬼子。

有二三十个女人躲在陈家二进的大房子里，被三四个鬼子发现了。鬼子让她们出来立成一排，让她们把裤子都脱下来，羞她们。有个大娘不肯脱，鬼子就往天上放枪吓她，没有强奸，然后鬼子就走了。

小茅山青龙观上有炮台，很多中国军队的败兵在那里。几十个鬼子用小钢炮打炮台，第一炮没有打中，打偏了，第二炮也打飞了，第三炮打中了，好多兵跑出来了。然后鬼子把他们围起来，全部打死了，有几十个人呢。我们当时被鬼子抓着运东西的，看到鬼子打仗了就全部跑掉了。

上村姓纪的一对母女,在路上遇到一个鬼子。鬼子不要年纪大的,要强奸她 20 岁左右的女儿,女孩不肯就跳塘了。鬼子用刺刀对着她不上来,她一爬过来就刺下去,连刺带淹又出血就死掉了。像这样的事还有四五例。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姑娘,被两个鬼子在陈永福家的房子里强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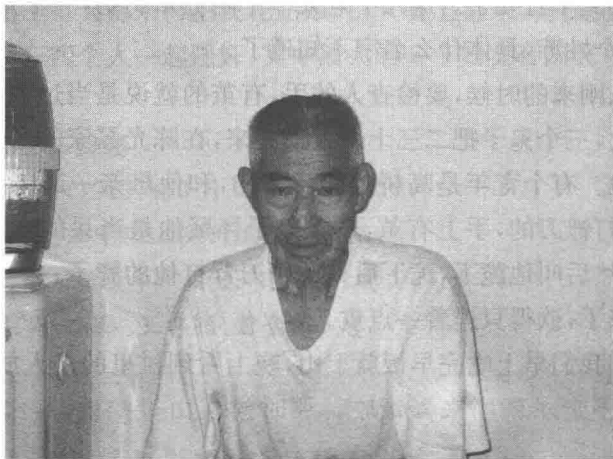
26. 张崇宽口述

张崇宽,男,1924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天云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崇宽

我老家在句容。1937 年 11 月份,鬼子打过来。鬼子沿着句容至南京的公路,一路烧杀,火光冲天。鬼子来的当晚,我们就发现了。当时,我们家离公路只有 15 里路。沿途几个村(方便、前进等村)的房子全部被烧光,连鸡棚都没留下,我们都跑反到圩坝。12 月,鬼子到南京。几个月后,风声平静下来,我们都回来了。我家的三间草房和开的小店都被烧光了,里面的家具和粮食也被烧毁了。后来,鬼子又进村,我们跑到任家头圩子里个把月后又回来了。1938 年春天,村里没有走掉的几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被鬼子用绳子捆起来，带到大场上。他们穿的鞋子不对，像是当兵的，鬼子枪杀了四个。几百个百姓都在场看到了这一幕。

有几个比我大不少的年轻人，他们从城里回来，不晓得鬼子在村里，结果被鬼子杀死。

我的外婆，当时 60 多岁，是句容城门口的。当年，准备来我家串门。走到陈家渡，遇到了鬼子，吓得往塘里跳，被鬼子捞上来，打了一顿后，又用枪打死扔进塘里。当天夜里，我父母、舅舅偷偷地把外婆的尸体抬回家，然后买个橱当作棺材，把她安葬了。

我们现在听到“日本人”就觉得可恶。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有力气了，到镇江贩米。夜里 1 点多从家里走，想绕开鬼子的炮楼，谁知，半路上还是遇到了鬼子。鬼子用铁杠子，从口袋头捅到底，想看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

鬼子住在句容，经常下乡骚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参加大刀会，跟鬼子打了几次，双方都没有伤亡。

鬼子还经常到村里糟蹋姑娘。我们村七八个姑娘和妇女被侮辱。

1937 年冬天，有三个人到句容城里去看看什么情况，其中一个叫张崇德，比我大好几岁。结果他们都没有回来，听说被鬼子枪杀。后来，家里人偷偷地把他们的尸体弄回来埋了。

27. 韦明林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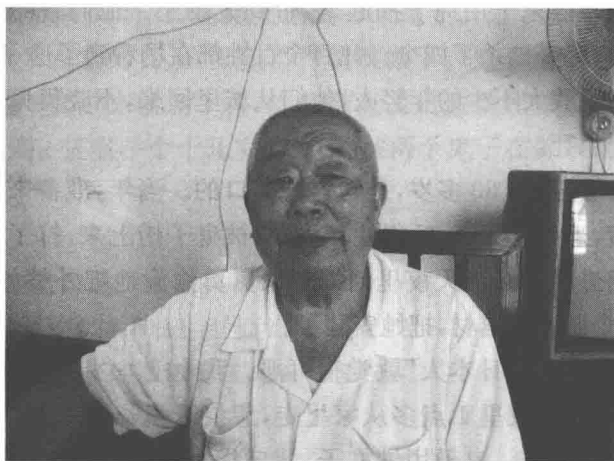
韦明林，男，1925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 13 岁。下关开大炮的时候，我们夜里 1 点多走的，一直跑到龙都东岗头。一夜之间，村上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又从东岗头跑到塘村，1938 年 3 月份才回来。当时，鬼子打过来的时候，在淳化与国民党兵打了一天一夜，鬼子走小路将国民党军包围起来。当时，我们村也被国民党军队住满了，那时候，国军生活也很苦，用老百姓的稻子



韦明林

碾碾,吃糙米饭,有的人还吃鸦片。在家的時候,为防止日军的轰炸,我挖了一个防空洞,又在后塘的一个塘埂边掏了一个防空洞。

一个 98 岁老太太,眼睛不好。鬼子来的时候,家人都跑反了,没有人照顾她。结果,她不小心跌到茅坑里淹死了。

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带着他老婆,遇见鬼子。鬼子要强奸他老婆,夫妻俩拼命地逃跑。后来,他老婆躲在庙里逃过了。他继续逃跑,将鬼子引开,被鬼子一枪打死。

有一个 30 多岁的妇女被鬼子强奸后,跳塘自杀,被人救起。

冯老二的大女儿,当时还没有出嫁,也被鬼子强奸了。

日本人住在淳化的部队里有一个长官,起码是连长,他带着小手枪和东洋大刀,吃醉酒后,来到我们村冯全喜家里,点火烧他家房子,还向村上的老百姓要花姑娘,遇到村上的“四六子”,他叫冯霞升,此人在上海做过生意,会说日本话,他骗鬼子说,要花姑娘就跟我走。然后,把鬼子带到一个祠堂里。当时,日本军官醉得太厉害了,躺在祠堂的门板上睡着了。冯霞升赶紧喊来村上几个人,用绳子将鬼子活活勒死。然后,找来铅丝将尸体捆起来,埋在村东头的荷塘里。第二天下午,日本人牵着狼狗来找人,日军头目对老百姓许诺,看到他们人的鞋子帽子,给军票大大的。当时,老百姓谁也不说。隔了七八天,鬼子又带着部队,由翻译官

领头,来了我们村,抓走了不少老百姓,也没有找到线索。个把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直到鬼子投降,也没有查出来。

28. 谢德强口述

谢德强,男,1928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泥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谢德强

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家里有父母亲、哥哥和兄弟。我们跑反,从铁心桥往沙洲圩江边跑。当时,鬼子与中央军交战,长江被封锁,我们吓得趴在田埂底下。沙洲圩的一个保长的邻居,是个大财主。他有五个儿子、五房媳妇,被鬼子杀死了四个儿子。小儿子肚子被鬼子戳了一刀,我不知道他后来死没死。他家的十间瓦房也被烧毁。

后来,我们又从沙洲圩跑到陶吴,那里的大刀会经常和鬼子打仗。四个月以后,我们回来了。家中的两间草房都被烧光了,村上三户人家的七间房子被鬼子烧毁。

村上的王小才当时才20多岁。他看到鬼子撒腿就跑,鬼子让他站住,他没听,结果被鬼子一枪打到头上,死了。周兴旺的老子,也不晓得

为什么被鬼子打死了。

我回来的时候,家里没吃的,我就出去要饭。10岁的时候,人家介绍我去给地主放牛。

29. 陈广珍口述

陈广珍,女,1927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上坊社区彩云里1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陈广珍

跑反时我才10岁,鬼子在村里用高射炮打飞机。我当时躲在地洞里,村里人都跑光了,没有声音了。我爬上去看,看见到处都在烧,烧红了半个天。日本鬼子来到地窖子门口,让我们都出来。我弟弟躲在里面没出来,鬼子用刀子捣,幸好地窖子深,没捣到。

鬼子把我家的两头毛驴牵走,我大伯问他们要,要回一个,拴在地窖子里,后来又被鬼子牵走了。

到了晚上,我母亲被鬼子拖走了。后来鬼子在路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把我母亲放了。我母亲眼睛看不见,有50多岁了,后来我们就连夜奔到了龙都那边。

我们是第二年三月份回来的，村里的房子全被烧光了。我家太苦，没有房子，只好住在别人家的一间房子里。后来我与父亲上山砍树回来自己用草搭了房子。

我们村被杀的人很多，我们从地窖子里出来，有人告诉我们，谁谁谁被杀了，但现在都记不得了。

我们村有个妇女，当时 30 多岁，被鬼子抓去和他睡觉，强奸过后鬼子还不放过她，她就跳到水塘里去了，日本鬼子以为她死了，就走了，后来那个女的自己爬上来了。

后来平静种田了，有两个小鬼子偷偷跑到我们村里找花姑娘，有两个种田的把鬼子打了，用铁锹把一个鬼子的嘴巴切了，他们吓坏了，给老百姓写保证书，后来村子里的人还是吓得奔了。

30. 谢德贵口述

谢德贵，男，1925 年 3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上坊社区彩云里 1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谢德贵

鬼子来的时候我 12 岁，我是上坊当地人。鬼子到上坊是阴历十月

份,知道日本人要过来,我们就跑反了,跑到龙都的乡下。那边都是水套子,都是小路,交通不发达。鬼子在上坊杀了一二百个人,有外地人和当地人,在一个塘里堆了20多个死人。鬼子见人就打、见人就杀。

谢德培的父亲、母亲和祖母跑反没跑掉,被鬼子撞见了,就被杀掉了。戴英明的父亲,叫戴德生,大约三十来岁,跑反没跑掉,也被鬼子打死了。还有一个叫徐玉德也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上坊镇上有十几个被鬼子打死的,不是杀就是打。

我们跑反出去,家里没人了,他们见到房子就烧。村里很多房子都被鬼子烧了,我家的两间草房也被鬼子烧了,回来以后没有房子只好重新修。我们跑出去,在外面过了一个年,第二年三月份才回来的,有些人胆子小,在外面躲了一年多。

回来后,鬼子就好一点了,见到他们要敬礼要鞠躬,不鞠躬就要被鬼子死拉死拉的。

村里有很多妇女都被抓了,有些是没跑的,有些是跑反回来被抓的。有一个叫耿德林的老百姓,也是这个村上的,他用种田的工具打死了一个日本人,对日本人恨啊,打死后偷偷埋掉了,鬼子也找不到。

31. 谢德保口述

谢德保,男,1926年1月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上坊社区石马街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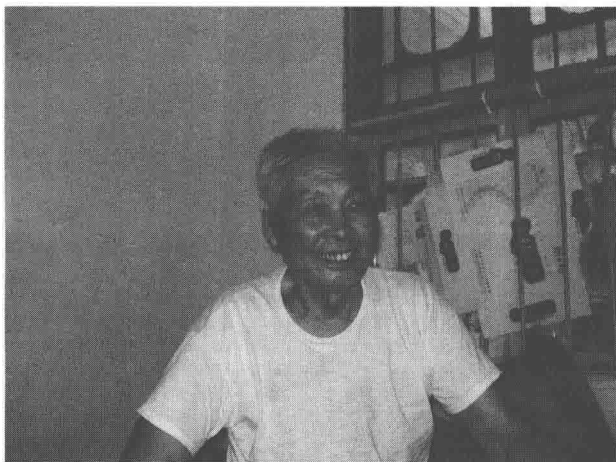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国民党军队退却时,让我们跟着走,我们没走成,后来我和父亲跑到桃园了。

一般鬼子有一个翻译,就是汉奸,跟着他们。鬼子来的第一天、第二天没有杀人,到第三天开始杀人了。

一个鬼子骑着马,问我父亲从窰村到光华门怎么走。

街上几个老奶奶死在塘边,我们一看不对头,知道鬼子开始杀人了。

住在上坊的鬼子都是刽子手,凡是鬼子抓到上坊的人都被杀了。



谢德保

鬼子叫我父亲做苦力，我父亲有痔疮，不能做体力活，一做就犯痛，我就帮我父亲做。有一个日本人叫我帮他扛枪，他帮我抬，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朝鲜兵，长着大胡子，他不让那个日本人帮我抬，让我自己抬。

长山天宁寺那边，这个寺还是南北朝时建的，里面住着个掉队的日本人，还带着个中国女人住在里面，他不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一群日本人以为寺里有宝贝，就把佛像移开，那个日本人就放了一枪，把这些找宝贝的日本人吓走了。这是日本人自己讲的。后来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连长、一个营长逃到天宁寺，被住在寺里的这个日本人看见了，要杀他们，最后这两个国民党军官被一个叫侉老二的人救了。

鬼子在上坊杀的人大部分是苦工，是从周边村上抓来的，本地人被杀的有四个老奶奶。一个是刘万元的老婆，一个是赵四海的母亲，还有一个是谢维林的大妈（伯母），还有就是杨本发的老婆，大概都有六七十岁了吧。当时年纪大的人都在家看门，没跑。上坊的人大多数是跑到龙都那边，一呆就是七八个月。

上坊的房子没怎么烧，被拆的多。鬼子用拆下来的木柴烧水，基本被拆光了。当时上坊大概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

32. 谢仁怀口述

谢仁怀,男,1922年5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上坊社区龙昌巷2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谢仁怀

我是在上坊出生的,但从小不在上坊长大,一直在句容,我是1949年以后才搬到这边的。

听以前的老人讲,我们村上有个老太,年纪大了,鬼子来的时候没跑反,被鬼子用提灯笼的铁钩子从下身扎了进去,姓什么记不得了。其他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33. 李自治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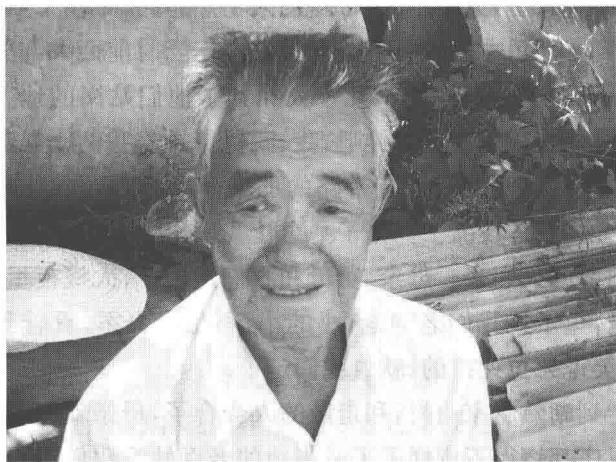
李自治,男,1926年12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中下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跑反的时候,我12岁,是冬天跑的,蛮冷的,还下霜。我们一大家子



李自治

人一块跑的，有我母亲、舅舅、舅母、表姐、表妹、我和2岁的双胞胎弟弟。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是舅舅挑着我弟弟，我7岁的妹妹跟奶奶在家。记得是下午5点钟跑的，鬼子6点钟来的，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5点钟，我们到了黄龙山，躲在老虎洞里。那个地方住了100多个人，有四五十户呢。第三天鬼子就到了，有三个长着大胡子的鬼子强奸两个姑娘，一个是我们村姓耿家的童养媳，十六七岁，她是被一个鬼子拖到那边山坳里侮辱的，另一个是姓李家的一个姑娘，20多岁，被两个鬼子拖到小庙里轮奸的。第四天，又来了一个鬼子，到庙里去抓鸡。庙里面住了一个道士，养了许多鸡，我们怕鬼子打鸡杀人，就帮忙抓鸡，然后给鬼子送到淳化去了。鬼子当时有驻军，那个道士非常生气。第五天，村上被鬼子打死三个人，当场死了两个，还有一个没过几天就死了。大约是晚上6点吧，太阳都下山了。死的那两个是我们村的耿裕昌的亲儿子耿广富，另一个是村里的李老三，40多岁。当场没死的那个，是耿裕昌的晚儿子（非亲生，他母亲带去的）。他两个儿子都是十六七岁，晚儿子当时没被打死，打在了肩胛骨那个部位，流了好多血，第二晚就死了。我还给他喂过稀饭呢，耿裕昌的哥哥——耿昌宝是在村上被鬼子打死了，50多岁的样子，一家死了三个，耿老头急疯了。

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又转移了。晚上八九点钟开始跑的，本来想去

杜桂村,那是个圩子,鬼子不去,带路的人不熟悉路,带错了,把我们带到了唐家村,到了那里才发现有五个鬼子站岗。当时前面大部分人都已经过去了,鬼子发现了,把我们十几个人抓到了他们站岗的地方。他们在烤红薯呢,大概是夜里9点多钟吧,我、我舅舅挑着我两个兄弟、我表姐、李华贵,还有他两个儿子,还有带路的那个人,我们站在里面非常害怕,我舅舅说这次完了,没命了。鬼子一会让我们出去,一会让我们进来,还让我们喊前面的人回来。母亲、舅母和我们走散了,大概夜里3点吧,我们跪下求情,鬼子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不是中央军,看着我的双胞胎弟弟,开玩笑说死拉死拉的,就放我们走了。

我们走到湖熟赵家边村,和走散的人会合了,母亲就抱着我们哭,我们走过的村庄都烧得不成样子了。当地的老百姓看我们很可怜,同情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些吃的。记得那边有条河,好高的,当地人就帮我们过了这条河。我们在丹桂的徐相村住了一个星期,没的吃,又跑到了龙都,日本人也去了,住了三四天,没的吃,又回到家了,没的吃,没的烧,住了三天,鬼子还是杀人。我们又跑,跑到了青龙山,在那儿住了三天。又跑到了陶吴东京大队,跑了一夜,是晚上8点钟走的,到第二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才到。当地人不错,借给我们米吃,日本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里,半个月后,我才回到龙都。因为那个时候有个中国人叫掘地的在那里维持秩序,鬼子也不怎么杀人了,后来,这个人不知怎么就在淳化被害了。

奶奶在家看门。我们村有个老头,60多岁了,叫耿正直,脾气比较倔。鬼子来的时候,让他求饶,他不求,被打死了,好像是鬼子来的第三天。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国民党部队的炮兵团长,叫耿裕云。另一个是连长,叫耿裕茂。耿裕茂知道他老子被鬼子杀了,就带人来报仇,结果全军覆没。安民之后,在青龙山住着鬼子,我还亲眼看到过鬼子杀人。当时山上没树,我看得很清楚。王礼顺的父亲走着走着就被鬼子打死了,他有40多岁了。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啊!还有一个叫李国林,他是在下坊被打死的,当时有30多岁,我听李国林的老婆讲的。

跑反的时候,我们村有被鬼子抓夫抓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一个叫贝元生,50多岁。一个叫李国栋,也是50多岁。一个叫史叔平,40

岁。一个叫王大海,50多岁,还有他儿子王正月,20岁。有人在江边上看到史叔平的尸体,其他人都没回来。开始时给鬼子背东西,不顺就被杀。

当时中央军跟鬼子打仗,中央军死了好多人。一些没打死的中央军,就和我们躲在一块,好像有20多个人,他们也没吃的。当时有个中央军把4岁的儿子送给了一个叫滕宽的老头,他没有儿子,有五六十岁了。

另外,我们村烧了有20间房子,草房有,瓦房也有,有七八头牛没得了,牛也不会全带走,挖一块肉就带走,粮食不要。

我还看到袁介旺的弟媳妇和秦家元的老婆被鬼子强奸的,她们两人都有三四十岁,就在村边的小房子里,我躲在旁边的。这都是跑反回来之后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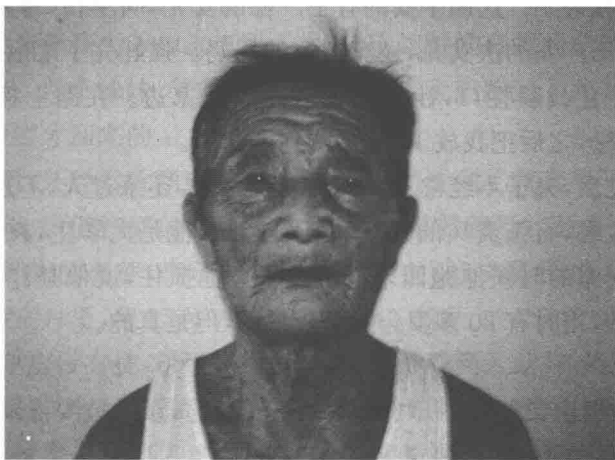
34. 向永庭口述

向永庭,男,1919年6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中下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向永庭

跑反的时候我 19 岁,我们跑到了龙都,我是和表叔叔王佩双一起跑的。我父亲在我 13 岁时就去世了,14 岁时我母亲也走了。我记得是腊月里跑的,回来时已经是过年之后了。我们当时是住在龙都那边王家墩的大庙里,前阳庙是在后面,在那儿有个鬼子有点权力,淳化的鬼子到那儿都跟他联系。

在我跑反之前我看到过鬼子杀人,是在上村,是张延康的老婆。两个鬼子要强奸她,她不干,就跳到塘里。鬼子上了刺刀,不让她上来,硬把她刺死了,她有 30 多岁吧。跑反回来后,我家的姨奶奶(媳妇的妹妹)往西山跑,被三个鬼子看到,鬼子枪法很准,一枪就打中了她,打在腰眼上,她没死,现在还活着,跟儿子住一起呢,在秣陵街道天景山公寓,你们去可以找到她的。

我家房子没有烧,我叔叔向福周家的房子被烧,是三间草房,村里其他人家也有被烧的,王长林家的三间瓦房,王大清家的三间瓦房也被烧了,还有张祥如家的三间多瓦房也被烧得了,净是好房子。鬼子也抓了很多牛呀、鸡呀、猪呀,没得数。

鬼子找姑娘,不稀罕,很多。在跑反的时候,有两个鬼子,抓到我,问我要姑娘。那时我还没和我家奶奶(我的老婆)结婚。当时鬼子让我给他牵着抓来的牲口,两个鬼子抓了四个女的,拖到山垱里的一个地洞里边,把她们强奸了。这四个女的有王广德的女儿,叫小拐(音),还有王昌祥的前妻,王广发的次女儿,还有我家的奶奶。强奸完了之后,让她们回家了。鬼子让我喂牲口,让我把牲口送到王家边。在路上抓了一个老头,叫王强松,之后把我放了,我又跑到了龙都。

安民之后,鬼子不经常下来,抓鸡、找姑娘,还杀过人,不过不多。在我们村的上村,有张炎兵的儿子,叫张善淳。他是大学生,在上海上学,鬼子打到上海的时候他跑回来的。鬼子把他抓住,说他是洋学生,在晒场上打死的,当时有 20 多岁。这是听说的,但是真的。

35. 耿顺山口述

耿顺山,男,1923 年 9 月 2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中下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耿顺山

跑反的时候我14岁,是冬月里,记得是二十四日本人来的,二十八九进的南京城。当时鬼子到处杀人,在我们村好像被打死了13个。我的一个堂大爹(大伯)和叔叔被鬼子打死了。一个叫耿兴海,有40多岁,一个叫耿兴如,30多岁。我们看到他们的尸体了。我们看到之后,就跑反了。先跑到了陶吴这边,见到了鬼子,我们又跑回家了。当时家里都有地洞,父亲把我大爹和叔叔埋了起来,跑的时候有我两个亲叔叔、我父亲、母亲、我、两个妹妹,爷爷奶奶死得早啊。我们跑到了龙都,在龙都过的年,正月底才回来的。

回来后,还经常看到鬼子骑着车来,我们看到了就奔得了,没有亲眼看到鬼子杀人,但打死的人我是看到过的,都是跑反打死在外面的。我记得有个姓陈的老婆,鬼子打在了她的头上,脑袋都开花了,别人没看到,当时是正月里,我15岁,那个女的有40多岁。

家里草房没有烧,村里烧得少,当时鬼子看到人就打,看到女的就强奸。我亲眼看到过靠近高庙的一个张家的媳妇被鬼子强奸了。她当时是在挖菜,被鬼子逮到了,没地方跑了。鬼子就在马路边上把她强奸了,当时有十几个鬼子呢,这件事发生在鬼子来了两年之后,都平静下来了,

我当时有十六七岁了。还有我们村上的一个关家的媳妇，没跑，多次被强奸过，光我看过的就有两次，一来就几个，四五个、五六个的样子，每次都来不及跑。当时她长得特别漂亮，有20多岁。

我们在跑反的时候，住在龙都嘛，鬼子抓姑娘去淳化，多呢。每次都是过一晚就放回来，三天两天来抓一次，来就抓几个，都是其他村的女的。上坊、淳化等周围的村庄都有。也有老太被强奸的，就是在龙都那个地方，都不是我们村的。

当时鬼子打到南京之后，就住在我们村（耿岗村）里，有几百个人呢。后来安民了，鬼子就不住在这里了。鬼子每次来村里，都是抓猪、找鸡、找姑娘，见到姑娘就强奸。

我们村也有去土山机场做过活的，五毛钱（日本人的钱）一天。庄上有许多人都去做过的，那个时候，没的吃啊。当时鬼子如果看得严就干得好，如果看不严，就敷衍了事。上工的时候不是很早，也不是很晚，在我们村里也有工头的，姓耿的，姓陈的。当时这个机场建了两年的时间呢。

36. 陈巧珍口述

陈巧珍，女，1917年11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中下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19岁了，8岁时父亲就死了，我有个哥哥在上海做工。鬼子来的时候，我看到鬼子背着长枪，我跑回家告诉我母亲，鬼子来了。之后，我们就跑，鬼子在后面追。我母亲脚小，跑得不快，我和妹妹跑在前面。跑一段以后，村里人就告诉我，母亲睡在地上。我跑回去看，母亲死了，拉着母亲的手就哭。母亲叫陈朱氏，40多岁。这天是腊月初八。母亲死了，我就带着我妹妹跑了，跑到了龙都。跑反回来后，家里房子被扒得乱七八糟，东西也没得了。姐妹俩只好要饭，哥哥是三天后回来的，跟我姐妹俩一起过。有一次，哥哥进城卖山芋，从高桥门进城，到



陈巧珍

通济门那个地方。有个鬼子看到他没脱帽子，就打他，用大皮鞋踹他，腿伤得很厉害。我家以后生活不好，穷啊，没钱。哥哥没几年就死掉了。哥哥大我3岁，叫陈明新，当时有二十八九岁。

在跑反的时候，我看到过鬼子杀人。我们村的两个人被打死了。一个是我后来公公的弟弟，叫耿兴如。另一个就是我公公，叫耿兴海。他们是被鬼子一枪打死的，两个人从山上滚了几个圈，就死了，都有30多岁了。跑反在山上的时候，我还看到过有个姑娘身上背着东西，鬼子骑着马在后面追她，跳下马来想侮辱她，她不愿意，鬼子一枪打死了。之后，鬼子就骑上马走了。这个姑娘当时20多岁。还有一个是张家庄的女的，20多岁，牵着头驴，往山上走。鬼子过来拖她，她不愿意，就被鬼子打死了，我当时就躲在山上的山洞里。还有我妹妹的老婆婆，也是耿家的，30多岁，躲在葵花秆子搭的棚子里。鬼子叫她出来，她不出来，就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了。还有我们村的兄弟俩，陈效金、陈效银跑反跑到宋村，在后门口被鬼子打死了。我亲眼看到的，我吓得直跑。

被鬼子强奸的事多呢。一个是我们村叫耿娣的姑娘，比我小1岁，长得漂亮，被几个鬼子轮奸了。还有一个是上海跑过来的娘俩，她们是跟我睡在一块的，长得特别漂亮。鬼子在我们村把她俩拖到一个屋里轮奸了。鬼子一个一个地进去，不知道有多少鬼子，那个娘被强奸致死了。

那个女儿没有死,后来她父亲就来把她带走了。

还有关义生的老婆,跑到杨泗塘,被两个鬼子拖回家轮奸了。耿顺喜家的女儿在大巷子里碰到了鬼子,被四五个鬼子拖到家里轮奸了,她有20多岁。

37. 卢正贤口述

卢正贤,男,1924年3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永安社区市井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卢正贤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已经上学了,14岁。跑反时往龙都圩跑,有三四十里,全家人一起跑,在外边呆了六个月。日本鬼子在我们村上杀了几个人。有一个是卢忠会的父亲,有30多岁。他由于在湖北工作过,一口湖北话,说话与当地人不一样,日本人还说他穿的衣服不对,那时他穿的是棉毛衫,就把他打死了。安民以后,鬼子还会到村上,都不干好事,主要是找姑娘。村上被抓了好几个姑娘,具体情况就不好说了。厉兴才的女儿年纪不大,十七八岁,被日本人侮辱过,后来生病死了。

38. 卢忠仁口述

卢忠仁,男,1925年9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永安村卢家桥60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卢忠仁

跑反时我13岁,当时家里有七口人。我们跑到骆村,后来跑到了龙都。日本鬼子是冬天十月份(阴历)的样子来的,看到鬼子骑着马,扛着旗子,后边是些大部队。躲在地窖里边可以听到中央军和鬼子打仗的枪声。我们跑了有20多天就回来了,在家里过的年。回来时村里鬼子住在桥的那边,有20多个人,他们出来主要找姑娘。鬼子在余村杀了不少人,身上有纹身、手上有茧、肩上有印痕的就说他们是扛枪的、当兵的,就把他们杀死了。

安民之后,桥那边潘广义的女儿,她当时躲鬼子,躲在了塘边,鬼子出来打雀,发现了她,有两个鬼子把她侮辱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她当时有十七八岁,还没嫁人。被鬼子侮辱之后,她中了梅毒,嫁不出去了,三四年后就死了。潘广义的小儿子,鬼子来了,躲在地窖里,头一伸,被鬼子发现了,就用刀戳死他,当时只有10多岁。潘广义的大儿子叫潘明生。

我们村的卢忠斌的老婆也被日本人强奸的,是被鬼子拖到庙里强奸的,当时已经结过婚了,后来跟丈夫的关系还好,没有生小孩,领养了一个女儿。

39. 韦明月口述

韦明月,男,1916年12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永安社区城五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韦明月

我们跑反到龙都,回来后发现房子被烧了。我父亲躲在地窖里,死了,但是身上没有发现伤,也没有流血,可能是被熏死的。当时奶奶做了一口棺材放在土地庙,就用这个棺材给父亲收尸了。父亲叫韦照胜,父亲死的时候四十五六岁。我当时21岁,后来哥哥大了,就出去做事了。我们姊妹三人,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村上的王照南,当时有40多岁,鬼子来的时候,要抢他的牛,他不肯,日本人就用刀戳死他了。鬼子把村上房子烧掉不少,还把没有逃走的人集中起来。

我一个亲戚跑反,在龙都生小孩难产死掉了。

当时日本人抓女人。我们村上一个寡妇被抓的，是韦明珠（鬼子来之前就死了）的老婆，30多岁，就在菜园里被侮辱的。她后来跟我们讲，怕回去倒霉（被日本人侮辱）就跟女儿过了。

40. 谢德喜口述

谢德喜，男，1920年8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永安社区城五老年活动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谢德喜

谢德林是我的堂哥，是安庆帮的头子，他在南京开线店。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在我们这边打仗。我们这边两座山的中间有一个子弹库，山脚下盖房子，他和我堂哥谢德林很熟。日本人炸南京的时候，王耀武临走时，要带堂哥去重庆。当时堂哥家里人多，还有老母亲，就没去。他把堂哥安排到了城里的难民所。当时王耀武的兵认识我，还要我去当兵，我没有去。

日本人打破南京城之前，国民党大批的军队撤退，还有中央军跪在地上跟老百姓要衣服，他们想化装成平民逃命。日本人到我们这以后我们就跑反，跑到佘村，那边两山一洼，鬼子一开始不敢进，我们全村人都

跑到那。过了一段时间，粮食吃完了，我回来拿米，在路上看到还有大批的中央军在撤退。我们不敢过路，他们要抓夫，帮他们做苦差。后来我们绕路过，晚上从塘底下回到了村上。日本人马队从山上一起下来，到我们村，看到村上的王道南，他是卖布的。日本人要搜他身，他身上装着钱，他不肯，日本人就用刺刀把他戳死了。我们村上有一个老头叫谢鸣怀跑到余村，告诉躲在那里的村民，说王道南被鬼子杀了，鬼子杀人啊。我们回到村里后，村上没有被跑掉的被集中起来，分成三个点，有鬼子看着。有一次我背着被单，身后有绳子，日本人踩了一脚，我回头，他们就踢我，还摸摸我头，看看我的手，看看有没有老茧（是不是当兵的）。当时村上人被集中起来，别人给了我父亲一个烟头，他刚拿到手，吃了一口烟，被日本人看到了，跟他要香烟，他说没有，日本人就把刀拔出来要戳他，然后老人都跪下来求情，说没有烟，指了指地，说是地上捡的，日本人才放过他。第二天早上，因为村上留下的人都是老人，日本人看我年轻，就让我当差，还给了我一个通行证，帮他挑东西。日本人还杀了一头小公牛，让我把四条腿挑走。我把四条腿挑到集中的地方，日本人吃牛，也让我吃，给我抓了一把盐，我以为是糖。我一吃，咸得不得了，把碗掉了，日本人发怒了，用刀吓我。有一天，日本人撤岗了，我父亲跟我说：“老三，机会来了，我们赶快逃。”跑出村，到村口，被日本人发现了，喊我过去，父亲说不要跑，让他查，他们看了看我手，不是当兵的，就把我们放行了。

在窑头村，又被一个鬼子发现了，鬼子骑在水牛上，牛是上下村的。鬼子看见我们就搜身，老头身上搜出两块银洋，我身上有一支钢笔。钢笔是在我们村上捡的，那是国民党兵在我们村上养伤丢的，我捡了就带在身上。日本人看见我带了一支钢笔，以为我有点文化，就用刀吓我们，最后还是放了我们，我们回到了余村。

没过多久，余村也来了日本鬼子。在余村又不能蹲了，我们就跑到龙都。在龙都只有柴禾，没有米吃。我们晚上回来拿米，天黑了，才能进村，二三十个人一块回来。

回来后，发现村上的房子被烧了三分之一，草房都烧了。日本人后来下来捞鸡、鹅，还找妇女，一般都是韩国人找妇女，韩国人戴的帽子不

一样,日本人的帽子都是呢子的。

在沙子岗的娘娘庙有国民党的汽油,国民党撤退没有来得及弄走,日本人就一把火烧了,油都飞起来了。

41. 项政和口述

项政和,男,1919年6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街道永安社区市井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项政和

我7岁到了上海当学徒,21岁才回到南京。当时父亲在上海做雕刻,做资本家的生意。我们当时住在城隍庙,我15岁学徒,18岁时日本人打上海,炸得一塌糊涂。父亲也失业了,没办法,回老家。先在南京住下,后来在南京也住不下去了,就回到了乡下老家。在南京,日本鬼子杀人的情况很多,在新街口、黄埔路等地方很惨。

我有一次进出通济门,鬼子把我东西全搜走了,还被他打嘴巴子。当时过城见日本人要鞠躬的,不然他们就打人。

(六) 原横溪镇调查

1. 钟义林口述

钟义林,男,1930年12月2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溪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钟义林

鬼子来的那年我8岁了,记事了对日本人来的事情有印象。我们当时住在外头的村子里。鬼子厉害得很,鬼子在桃花塘山上,机枪哗哗地打,我们就收拾东西,牵着头小毛驴,从家里到安明塘再到养鱼塘。当时是秋天,桑叶都落了。母亲当时生病了,没有跑,就被鬼子抓到了,叫她带路到藤墅,那里有个毕家祠堂就是那天被鬼子烧掉的。祠堂是五六间的瓦房。妈妈带鬼子上了公路,鬼子就放她回来了。我们被鬼子的枪声吓得跑到了王家山。高世华的叔叔高从亮,他是个聋哑人,被鬼子打死了。他邻居一个姓杜的也是那天被鬼子打死的。鬼子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七八个,到小村上去,把枪放到一起,用刺刀刺死了夏奇生连襟家

的四五头小猪，在村里烤着吃掉了。我们当时既怕鬼子又想看鬼子，我们躲在旁边亲眼看到的。

当时我家有五口人，弟兄三个和父母。我是老三，大哥 16 岁，二哥 14 岁，跑反跑到安明塘的山上，山上树多，好躲。我们白天躲，晚上回来。跑反的时候怕碰见鬼子。有一次，一个母亲抱着小孩在跑反，见到鬼子了害怕小孩哭出声就把小孩捂在怀里。东岗施世根的妈在我家生产，鬼子来了她丈夫把她藏到高梁地里生产，小孩一生下来就被弄死了，怕小孩哭引来鬼子。到了晚上他妈妈才被接回家里。

有一次，鬼子伪军 20 多个去红旗村扫荡，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我二哥，我二哥在耕地。他们抓我二哥帮他们背东西，我二哥脾气倔，他不肯，鬼子用皮带抽他，把他的头压到水塘里呛他，回到家后他身上都是紫的，休息了一个月才能行走。

东岗教书先生高寿奇的老婆被鬼子侮辱了，她当时 30 岁左右。街上谈成贵的母亲也被侮辱了。鬼子那时有个据点在西塘，住了七八个鬼子。横溪养蚕场的 50 亩的厂房被鬼子烧光了，街上老酱房的房子也被烧掉了七八间，集镇上业德贵是个开杂货铺的，五六间房子带东西也全被烧掉了。还有织棕厂的几十间房子也被烧光了，他的厂房长至少 100 米，宽至少 10 米，还有办公房、仓库等，都被烧光了。

2. 姜德和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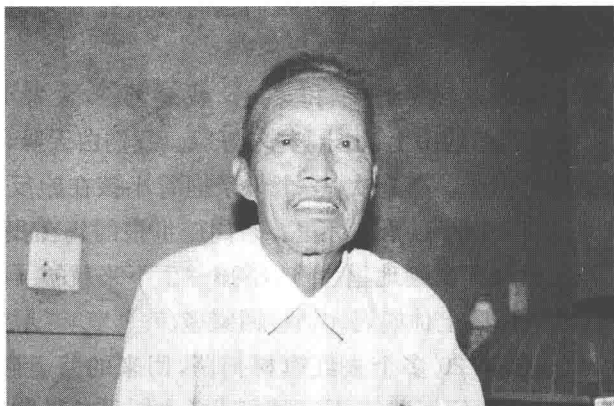
姜德和，男，1928 年 6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溪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我妈、我和一个卖杂货的谭奶奶（七八十岁了）一起跑反到王家山。在桃花塘的时候看见鬼子在岗上架着机关枪往村里头打，打死了六个人。有谭大娘；杜大贵的叔叔抱着儿子，两个都一起被打死了；横溪街上的姜书财也被打死了；高世华的叔叔是个哑巴，也被从树上打下来打死了；还有一个不记得是谁了。我们跑反跑到小丹阳



姜德和

新庄的山里面,我大哥、大嫂和刚出生 20 天的侄子一起跑的。回来的时候我们村没有被烧。毕家祠堂和藤墅村上其他人的房子被烧了。好像先烧的是三间草房,那是国民党早先办的军民合作站,里面有弹药,被烧炸了。鬼子以为有新四军,就把其他的房子也烧光了。

在小丹阳鬼子开飞机扔炸弹,炸了不少房子。在西塘角,有个漂亮姑娘姓陈,被鬼子抓去侮辱了。

3. 姜允让口述

姜允让,男,1928 年 12 月 10 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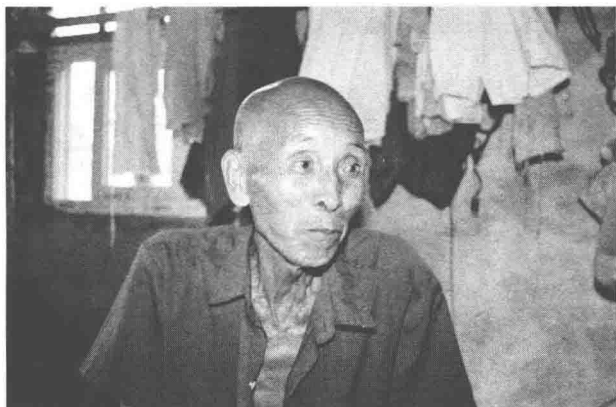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溪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我 10 岁时日本鬼子来到这里的,野得很。我们村里苏正荣,30 多岁,不为什么就被日本鬼子用桑树枝打了。苏德宝那时候是在南京贩卖服装的,被鬼子逮到了,关了一个多星期,差一点被枪毙。后来一到阴天就头疼,头疼粉不能离身。

听老百姓讲,鬼子在横溪抓了人,让他自己挖坑,然后活埋了。在牛王村和小丹阳都烧了房子。听讲两个鬼子强奸了东岗头的一个十八九



姜允让

岁的姓高的姑娘。

有一次，鬼子来我家的鱼塘捞鱼，捞了至少两担的鱼。

我听人家讲，我们村一个游击队员，姓罗，好像叫罗钟世，他在装洋油的铁桶里放鞭炮，假装是机关枪，鬼子以为有新四军就不出来骚扰百姓了。后来鬼子来报复，就把他打死了。

有个叫毕金保的，村上派他和我大哥姜允良去给日本人做活，去晚了，被鬼子关起来了，不给吃不给喝，关了一天。晚上鬼子回来才把他们放出来，回来后又被保长打了一顿。

日本鬼子检查我们的身体，胳膊大腿黑的就说是良民，白的就说是新四军，有纹身的日本人也不放过。抓进去的有人保就好了，没有人保就死定了。

4. 俞桂芳口述

俞桂芳，女，1932年10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溪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我和父母原来是南京的，鬼子来时我五六岁了，那时我们住过难民



俞桂芳

营。后来我们往句容天王寺跑，父亲龙汉成挑着一担生活用品，我和怀孕的母亲互相搀扶着在后面跟。那天是八月十五，下着雨，我们听见子弹从身边飞过的声音。我听见母亲对我说：“你爸死了。”我们走过去，看见爸爸坐在扁担上，在坎下躲雨，身上被血浸透了。子弹从他前心穿过，从右胳膊窝穿出。我们就坐在那里哭，日本鬼子过来了，翻译官说别哭了，说他们以为是新四军，不知道是百姓，还给了我一把糖。我们到了沿埠蒋老八的姑爹家，在那呆了两三年，我9岁那年才回家。到了南京陶吴，我母亲改嫁俞氏。这时候我还看过鬼子骑着大马来找吃的，老母鸡烤过撕了皮吃。他们还来找新四军，保长说没有就走了。

听我母亲讲在南京的时候，漂亮姑娘被他们糟蹋，丑的就用枪扫死，小婴孩就用刺刀刺着屁眼举着玩。

5. 罗玉龙、郭其珍口述

罗玉龙，男，1921年4月6日生(夫)；郭其珍，女，1924年12月12日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溪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罗玉龙夫妇

我家有父母和兄弟四个。我家二哥叫罗玉圣,30岁左右。二哥和一个姓郭小名叫新宝的人,十八九岁,还有另外一老一少四个人,在小牛王村外搭了个棚子住里头,日本人说他们是新四军站岗放哨的,就把他们抓了起来,让我二哥和姓郭的挖了两个坑,然后在他们身上戳了很多刀,刺死以后就把他们推到坑里了。另外两个人抬着一个被新四军打伤的日本人去陶吴镇的医院看病了,后来听说放了回来。二嫂天天抱着小孩到头目那里去哭,头目知道二哥是农民,杀错了,就让二嫂把二哥的尸体带回来了。

本村王小西的小姐姐,小时候是做童养媳的,长得很漂亮,鬼子来了就跑回娘家。鬼子军官找到她就把她强奸了,这个鬼子军官以后经常来找她,四方还有人站岗。

鬼子刚来的时候,烧了大牛王村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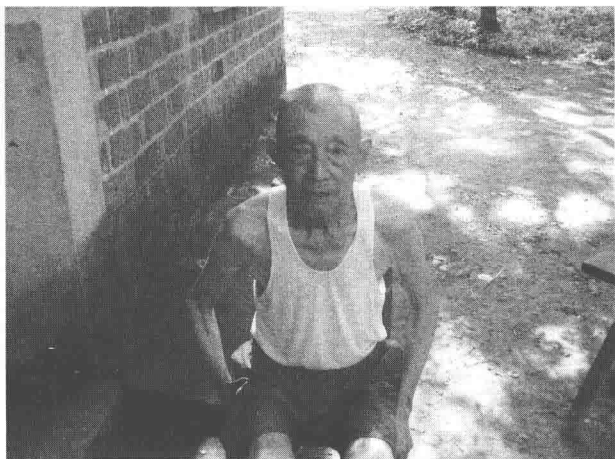
6. 董树才口述

董树才,男,1920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官长村岗子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董树才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躲到山里去了。日本人特别坏,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还打一些家禽牲畜带回去吃。当时,我们村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只剩下一些老头老太太。鬼子走后,我们回家,发现留在村里的几个老年人都被鬼子枪杀了,房子也被烧了几十间,整个村子被鬼子糟蹋得不成样子。后来,鬼子又来过几次,每次我们都会躲到山里,等他们走了之后才敢回家。

在横溪驻有十几个鬼子。当地的土匪和伪军组建了绥靖队保护鬼子。绥靖队和鬼子狼狈为奸,共同对付新四军。当时,我们村上有一个新四军叫马福民,他是个副排长。鬼子进村把他搜出来,带到横溪。鬼子很残忍,放了几条狼狗一口一口撕咬马排长。最后,他被狼狗活活地咬死。

当时,我们家的几间草房被鬼子烧毁了,就住到了一个财主家里。后来,鬼子进村,把我们的住处烧毁了一半,里面的家具、粮食都烧光了。财主要求我们家赔偿,父亲不同意。我们就到茶馆打官司,请那些德高望重的人评理。结果,我们赢了。父亲觉得有些愧疚,就到山上砍了些树木,挖一些泥巴,把财主的房子修整了一番。

7. 程新才口述

程新才,男,1920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官长村岗子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程新才

我们村周围山比较多,而且驻有新四军,所以,鬼子不敢常来。记得他们只来过两次。第一次,鬼子从丹阳行进到横溪,路过我们村子。因为我们已经得知鬼子要过来的消息,提前躲到山里。村里的人基本都逃了,只剩下一些老头、老太太。我们回村以后听他们说,领头的鬼子军官骑着高头大马,佩带东洋长刀,看上去很吓人。后面的鬼子兵矮矮的,很强壮,每人都有一把带着刺刀的长枪。整个队伍有几百号人。鬼子准备烧村里的房子,他们刚点着房子以后就离开了。一些老头、老太太立刻把火灭掉。尽管如此,还是有十几间草房被烧毁。鬼子还用枪打死了几只鸡带走了。大概在1938年的春天,鬼子第二次经过我们村。我记得那个队长叫佐藤。当天晚上,鬼子到几户村民家里做饭,还准备在村里过夜。后来,好像是鬼子探到了新四军要过来的消息,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我20多岁的时候,在丹阳推小车给人家做帮工。有一次,被鬼子看见了,他冲着我招招手让我过去。后来,差不多中午的时候,鬼子把我带到西塘角,他们正在那里修建炮楼。鬼子让我推砖头,他们在小车上堆

起高高的砖头，都挡住了我前面的视线。这样，我一直做到晚上。鬼子没有给饭吃，就把我赶回去了。在炮楼工地上，我看到大概有五六十个中国人。工地上的劳动力是流动的，鬼子当天抓一些人去做活，晚上放他们回来，第二天再抓一批，晚上再放。鬼子对劳工非常严厉，我推车的时候走得稍微慢一点，被一个鬼子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

日本人在丹阳、横溪和陶吴驻有部队。我经常看到他们在横溪通往丹阳的公路上来来往往。

8. 全贤发口述

全贤发，男，1919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官长村岗子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全贤发

1935年的秋天，收成不好，我们家只收了一点点粮食，除去交给地主的粮租之外，所剩无几了。为了生存，爸爸、妈妈和我逃荒到南京，那里的一个远房亲戚收留了我们。我记得那时候，我和爸爸出去做做小工，妈妈帮人家洗洗涮涮。一家人辛勤劳动，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过了两年，也就是1937年的冬月，鬼子打过来了。那时候，鬼子搞

空袭,三天两头有飞机在南京投炸弹。虽然在空袭之前有警报,可是日本人的轰炸仍然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额的财产损失。城里的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碎石和泥土到处都是。老百姓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担心遇到鬼子的空袭。白天,大街小巷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等到晚上平静的时候,人们才回来活动活动。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空袭警报就拉响了。我和家人还有几个苏北人立马躲到土城头的一个窑棚子里,只听见隆隆的轰炸声由远而进,慢慢靠过来。大家一动不动,豆大的汗珠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忽然,一颗炸弹落在离我们大约五米的地方。我们都吓呆了,半天没有动弹。庆幸的是,它只是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并没有爆炸。两三个小时以后,外面渐渐平息下来。我们好像惊弓之鸟,慢慢从棚里走出。我发现,放在附近八分田的稻草被炸得一根也没有了,许多房子倒塌。我们住处的房顶被炸毁,地上一片狼藉。

家人商量,还是回老家比较安全。于是,1937年年底,我们又回到了官塘。父母租种地主的田地,我给人家放牛。

不久以后,鬼子从陶吴打过来了。我听说在桃花塘(现横溪中学),鬼子把机枪架在一个土墩上,打死了四个年轻人。一对窦氏父子,父亲二十五六岁,儿子只有三四岁。鬼子朝着父亲就是一枪,子弹从他脖子穿过,又打到孩子身上,父子二人双双丧命。庄头村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因为阻止鬼子烧她家房子,被砍了数刀,不久后死亡。还有一个哑巴,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当时,鬼子追他,他走投无路,爬到一棵大树上,被鬼子一枪打死。鬼子还在街头打死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是王如新的儿子。

9. 曾宪文口述

曾宪文,男,1928年5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红旗曾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曾宪文

正月初八鬼子打到云台山的时候,我还很小。当时新四军在这里活动。日本鬼子进攻的时候,村里人都跑反了,直到鬼子走的时候才回来的。当时新四军有一个邱营长、一个王营长,王营长被日本人打死了。

鬼子是在进攻南京一年多以后才进攻横溪的,当时打死了几个老百姓。日本人到这个村来了好几次,他们主要是来找新四军的。有一次,鬼子天还没亮就到日本人的保长曾庆余家里,说他家有新四军,扔了一个手榴弹在他家里,把他家的房顶炸了一个窟窿,没有伤人。

当时我父亲是新四军的保长,他叫曾大昭年,这是秘密的,他给新四军站岗,防止日本人来偷袭,及时给新四军通知。

新四军在我们这里镇压了日本人的两个绥靖队员,一个是在现在的矿山那边,一个是在原来曾庄村的来山。

——日本鬼子在这里打了胜仗,日本人在山头打的,新四军是在山脚打的,没有影响村里。这场仗,新四军一个营只剩下几个站岗的,其余的全死了,但一个营不是足数的。

鬼子在村子里抓人给他们背子弹,曾光金,还有一个姓丁的,总共有五六个人,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跑反没跑掉,被日本人抓住的,他们把子弹背到溧水的洪蓝埠才放他们回来的。

听说一个要饭的,是个汉奸,就是他告诉鬼子这里有新四军的,后来

鬼子打了胜仗，他就混在鬼子里一起来的。最后他被新四军枪毙了。

我家这个房子，那个时候还住过新四军，那时这是新四军的联络站，有两个联络员，一个叫徐老四，一个叫庞文江。

我们村有个叫金老二的，鬼子问他有没有新四军，他说没有，就被鬼子把头打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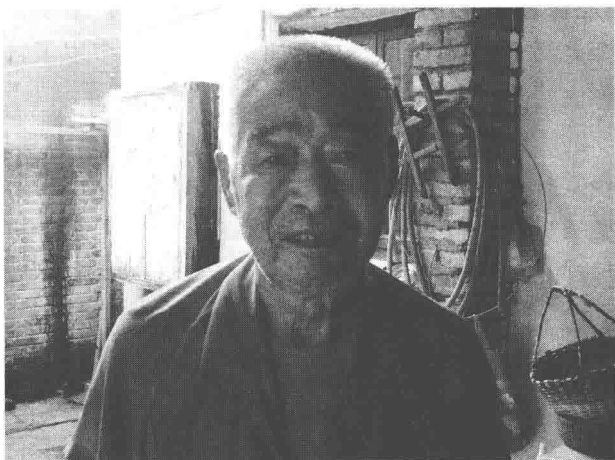
10. 王荣义口述

王荣义，男，1924年4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西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王荣义

我14岁跑的反，是冬天。当时我父亲、母亲、弟弟和我一块跑的，跑到了丹阳的姐姐家（上面的王素珍奶奶家，他们是姐弟），我没蹲几天，就回来了，在家过的年，我母亲在那儿蹲了好长时间。安民之后，她才回来。我们村上房子都没烧，但是我们对面村上烧了好多房子，那个村叫牛王村，鬼子在那个村也杀过人。那个时候，我有15岁了。鬼子从陶吴驻地听说牛王村有新四军，就经常过来扫荡。我记得是阴历三月十几日，鬼子在夜里来烧了牛王村的半条街。当时有一半的鬼子胆子大，看

看到底有多少新四军，就来到了这里了，吓得我跑得了。

还有一次，我 15 岁的时候，在邱家冲那边的长山上，新四军用我家的牛在耕地，有十多个新四军，鬼子从陶吴出来就一路放枪，新四军听到了，就跑了，我去牵牛，新四军跟我说快跑，我想得去牵牛，那个时候，四头牛奇了怪了，原来都懒懒洋洋的，今天全都跑了，我听到子弹嗖嗖地从我身旁穿过，幸好没有打着我们，真够悬的。

15 岁的那年，鬼子又来扫荡，在桃花塘的一个山冈上架起了机枪，东岗村的那边有人跑到了桃花塘的对面的王家山去看热闹，看日本人来了没有，长得什么样，鬼子看到了就开枪，打中了八个，七个当场死亡，还有一个没有被打死，他被打中了肩骨上，这个没死的人叫范锡贵，那七个被打死的人，有一个姓姜，30 多岁，有一个姓高，是个小孩，有 10 岁左右，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烧饼，两个姓杜的，是父子，父亲有 20 多岁，儿子有两三岁，有一个老奶奶，她是跑反过来卖油条的，有 50 多岁了，还有两个我记不得了，你去问范锡贵，他知道的。

我 15 岁的时候，鬼子来到了我们镇上，是阴历三月十几号上午过来的，就住在我家对过。那边有个山头，鬼子在那里挖战壕、地洞，新四军住在栾城，鬼子想打新四军，从上午开火一直打到晚上，牛王村就是那天烧的。当时新四军在牛王村有人站岗的，但是鬼子有汉奸带路，就绕道杀了进去，杀死了好多新四军，具体多少，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像只有十几个鬼子，如果不是汉奸带路，鬼子不会那么容易的。鬼子在打新四军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三个老百姓，是从牛王村跑出来的，鬼子说他们三个是新四军，就把他们杀了。这三个老百姓是吓得躲在菜园子里，被鬼子发现的。鬼子叫他们三个自己挖坑，后来就把他们三个杀了。这是我在家里亲眼看到的，时间大概是第二天的上午 8 点钟。当时大概有七个鬼子，他们的头叫佐藤。那三个被打死的老百姓都是牛王村的，一个姓谷，二三十岁，另外两个记不得名字了。

还有一个安徽过来的商人，他当时是挑鸡蛋到南京去卖，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壮壮的，当时他有 30 多岁，鬼子抓住他，让他自己挖坑，要杀他，但不知怎么的，这个鬼子又下不了手，就让他挑水，干了一个月，鬼子说良心大大的好，就把他放走了。

我家就住在鬼子住的地方对面,经常看到鬼子拖尸体出来,什么时候杀的,就不晓得了。

找姑娘,是有的。我们这里经常有鬼子喝醉酒就找姑娘的,政府就在街上找了三个妇女,每次鬼子喝醉酒就把她们找来,然后给她们钱,有两个长得特别漂亮,我只记得一个姓姜家的媳妇,是大红子她妈妈,那个时候,我有16岁了。

11. 王素珍口述

王素珍,女,1921年11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西塘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王素珍

我17岁的时候鬼子来的,那个时候我还在丹阳。安民之后,我才来到这边的。我后来听讲,鬼子来的那天晚上,横溪镇牛王村烧了好多房子,在丹阳就能看到好大的烟,还在牛王村杀了人,我大嫂的妈妈就是那时被杀了,这是听我嫂嫂讲的。

安民之后,好像鬼子快投降了,我家老头子在街上开店,鬼子去拿他的牙膏,不给钱,老头子向他要钱,给了,但这件事后,鬼子喝酒之后就经

常来找麻烦,他说不该问他要钱的,当时我老头子有 20 多岁了,叫汪德春。我还记得 1938 年春,当时我家老头子在丹阳的张家湾村外面玩,两个鬼子看到他说是他是新四军,他就跑,鬼子在后面追,跑到一个塘那儿,他就跳到里面去了,鬼子不进去,站在岸边拿着刺刀不给他上来,正好有个小姑娘从那边出来,有 18 岁吧,鬼子看到是女的,就不管我家老头子了,跑去追那个姑娘,老头子跑回家后,吓得不成样子,睡了好几天,还给他叫魂呢,后面的就不晓得了,我们全家吓得跑了。

我听说,有个安徽博望的商人,去南京做生意,路过这里,见到鬼子,没有称洋先生,没有敬礼、鞠躬,结果被鬼子抓起来,吊起来打,搞死了就埋掉了,具体的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见到鬼子就得称洋先生,鞠躬敬礼,如果不称洋先生,不敬礼鞠躬,就说你是新四军,搞死你。

鬼子在马路边上盖炮台,许多房子都被鬼子占了,在这里住着有七八个鬼子,还有保安队的伪军,这个炮台是当地人盖的,多少人盖的,不晓得。

我听说街上有被鬼子奸污的,鬼子喝酒后就乱搞,当时为了保全全村人,就会找几个妇女,把鬼子叫到这几个妇女家里,然后政府给她们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12. 范锡贵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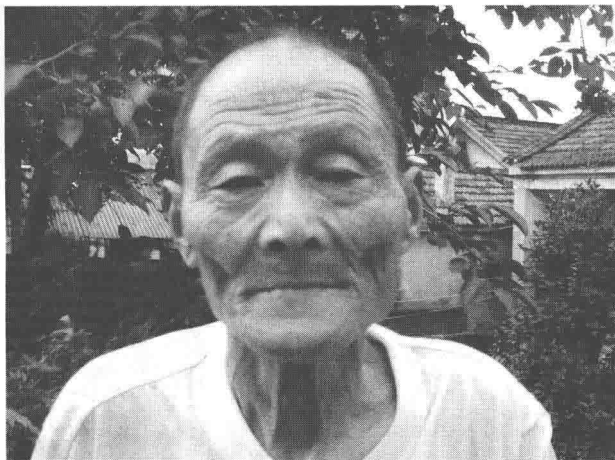
范锡贵,男,1928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西塘社区桥西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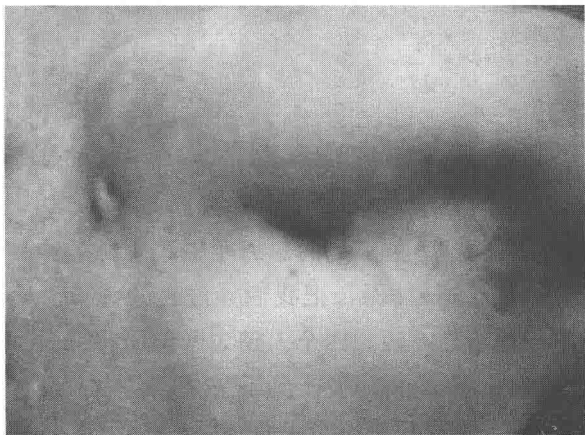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 10 岁,帮人放牛。鬼子来了就想跑,母亲说得给人家把牛牵回来,我就去牵牛。当时老板也在,那个老板姓高,我们一起跑,跑到王家山时,我把牛拴在树上,想歇歇。这个时候,鬼子已经从桃花塘那边追上来了,操着机枪就扫过来了,子弹跟下雨似的,当场就扫中了六个,死了五个,只有我没有死,拣了一条命。那五个人是一个姓姜,有 40 多岁;姓杜的父子两个,是一枪打死的,父亲有 20 多岁,儿子有 3



范锡贵



鬼子打的伤(范锡贵背上)

岁;姓高的是一个哑巴,嘴里还含着烧饼,比我大几岁;还有一个当地卖油条的老奶奶,她有 60 岁了吧,是谈礼奎的大妈妈(大伯的老婆)。那是 3 月份吧,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

我的伤开始是爷爷带着我去看,后来,伤口发炎了,我父亲就带着我去找日本医生给我看,日本人说我父亲没有照应好我,就打了我父亲几个嘴巴,对小孩还是不错的。

房子我家没有烧,主要是烧的街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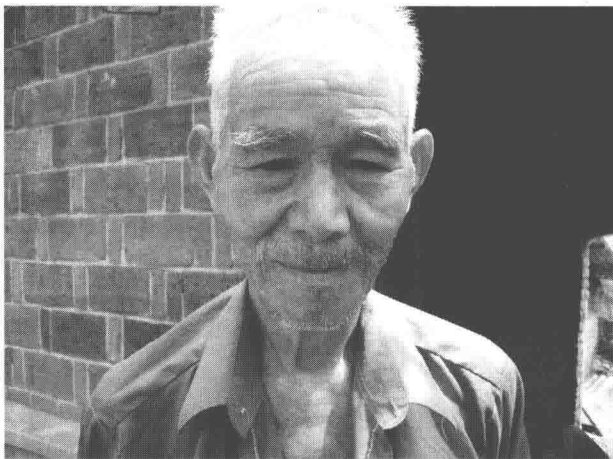
13. 邵任才口述

邵任才,男,1919年12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云台村前坎5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奎



邵任才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8岁。当时给鬼子做小工、跑腿,在横溪财神庙给日本人造炮台、围子,是伪保长把我们弄过去的,规定一个保多少人,不做成功,日本人不给你吃饭。四个人砌大概长5米、高1米、宽60公分的围子,还要和泥、糊墙,从清早要干到下午2点,才有饭吃,当时一个保要求十个人去做工。到腊月里还要我们做糍粑给他们,日本人用红糖作芯子(馅)。

——跑反的时候,我奶奶没有跟我们一起跑,她躲在竹园里,看见五个鬼子骑着马,挂着东洋刀,往我们家瓦房过去,当时就吓坏了,后来精神不好,吓得生病,阴阴阳阳的,不到年把就死了。

父亲母亲在日本人来之前就死了,奶奶也死了,就我们姊妹四个,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后来我们分家单过了。我12岁就帮人家干活,我童养媳5岁的时候就到我们家了,来的时候我妈还没有死,分开过的时候我22岁了。

我们这儿的伪保长是湖南人，不是我们本地的，是住在我们这儿的。后东村被烧了十多间房子。

日本鬼子在陶吴打了五六回。

我二哥 19 岁的时候，挑米到小丹阳，被日本人捞到，日本人打他嘴，他吓得跪在地上，给日本人做事，事情做完就放他回来了，这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讲的，米也没有挑回来，只顾着逃命。二哥 20 多岁的时候，去石塘给丈母娘拜年，又被鬼子捞过去，给日本人挑东西送到丹阳寺，还烧火给他们烤，第二天放他们回来的。这一次是在石塘村捞他的，被捞走的不止他一个，抓了好几个，是给日本人做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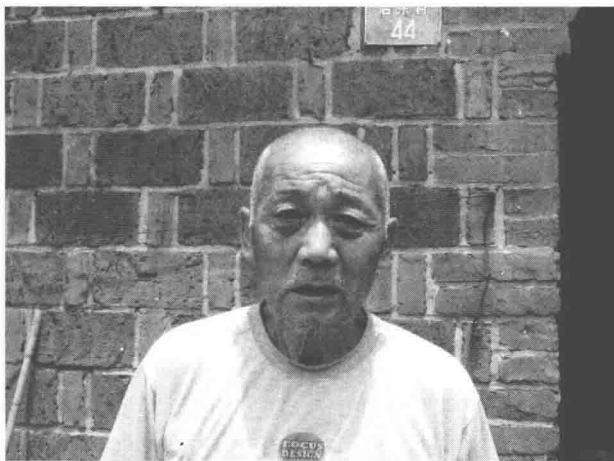
14. 秦家珠口述

秦家珠，男，1930 年 7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云台村后东村 4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奎



秦家珠

当时，陶吴有些有钱人，也是些横行霸道的人，他们有枪，在前东村闹事，找人家老婆，人家不肯，有了冲突，后来鬼子以为有新四军在前东村活动，由汉奸带路，早上一大早就来了，有骑兵几十个人，我们都吓得

往山里跑，躲到莺子山。在山上看见村上房子被烧了，不敢回来救，等鬼子走了，才回去救，房子已经烧得精光了。村上秦明文家被烧了四间，毕经满家烧了三间，毕传起家烧了五间，毕经春家烧了两间，毕经义家也烧了两间，我家烧了六间，家里的十担米也被烧了。回家后，我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没有被烧的人家里，都是受苦人，邻居互相帮忙，不收钱。过了两年，家里才盖好房子，恢复正常的生活。前东村的石教友家的房子也被烧了，那是日本人一路过去顺手烧的，那个时候大概是阴历七月份鬼子过来的。日本鬼子也放了枪，没打死人。鬼子烧完了房子，就往小丹阳方向去了。

我们村的刘忠朝，跑反时在家没有跑掉，给日本人拉去当拉夫，后来日本人找到另一个人当夫子，就把他放回家了。

甘西村鲍天发的老婆，在跑反时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就把她打死了，打到肝脏，当时她四五十岁。还听人讲，官塘村的周三豪在坝上被打的，当时他顶多20多岁，被鬼子打到腿，后来腿残废了。

我们村上的毕永琪上街买菜做土地会，回来后，在路上碰到日本人，日本人看他买了很多菜，有萝卜、青菜、鱼等，他身上还有账本，一般百姓身上不会有账本，日本人以为他是新四军的伙食员，就把他带到横溪镇，后来伪区长颜乐才把他保出来了，晚上放回来的。日本人不讲理的。

后来在云台山，日本鬼子和新四军打了一仗，当时是有暗探的，鬼子在那里打死了很多新四军，现在那边还有烈士陵园。当时鬼子把山包围了，新四军都是些湖北人，他们在曾庄被打死的有100多人，只有几人逃了出来，是正月初一打的。

当时我们村20多户人家，有两个甲长。两个村为一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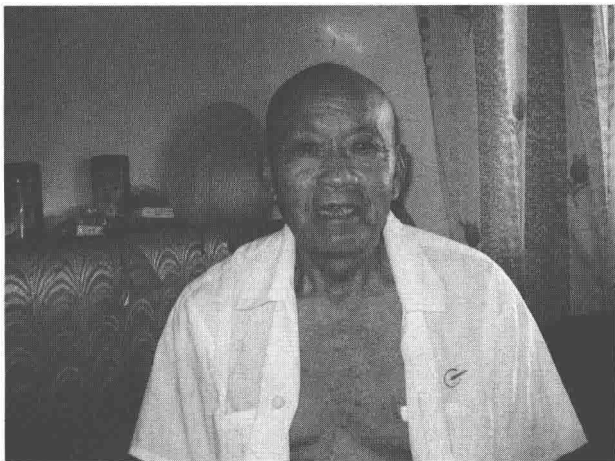
15. 齐厚富口述

齐厚富，男，1927年7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敬老院（原住横溪镇许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玺



齐厚富

我是许村的，我们当时跑反，晚上回家。有一个日本鬼子被打死了，日本人要报复，要抓人，就叫伪保长逮，伪保长叫老百姓逮，老百姓不逮。日本人就到我们村用机关枪对着老百姓扫，因为隔得远，老百姓都趴在地上，没有被打死的。日本人就把两个保长抓了，一个是我们村的保长，姓杨；还有一个是呈村的保长，叫卢克向，后来放回来了。

日本人进攻的那一年（刚来的时候），我父亲齐德胜和邻居方老三去横溪镇上。日本人在镇上放毒气，害老百姓。我父亲和方老三也中了毒气，还有别的村子的，其他人就不是很清楚。那天刚回来，还比较正常，隔了两天，父亲就不行了，身上长疮，癞皮癣，全身不能动，过了一个多月就死了。方老三也是差不多的症状，他在我父亲死之后死的。我父亲当时 60 多岁了，方老三也差不多是 60 多岁。

16. 陈桂珍口述

陈桂珍，女，1932 年 2 月 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敬老院（原住横溪镇红杨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玺



陈桂珍

我7岁的时候,原来住在南京夫子庙琵琶巷,后来住在难民区,当时生活很苦,打稀饭吃。在光华门那边,美国人炸日本飞机,我们都躲着,街上尸体多,都是地甲负责处理尸体。

有一次,父亲被日本人捞走了,抓去当差,搬麻包,我妈妈要找我父亲,日本人就对我妈妈凶,后来看我妈妈是良民就没怎么样。后来父亲做完事就回来了。有一次,我看见七八个鬼子,他们看见自己的长官过来了,就叫,我也跟着叫,日本鬼子就站起来准备抓我,以为我骂他。那时我不懂事,也不知道怕日本人,看见他叫就跟着叫,看见鬼子起来了,就赶忙跑,从墙根底溜走了,日本人也没有追。

我11岁被母亲送到乡下做童养媳,做了一年,12岁我母亲又把我接回去了,生活太苦了,我后来19岁过来结的婚。

17. 宋太富口述

宋太富,男,1924年5月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敬老院(原住横溪镇红旗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玺



宋太富

鬼子来之后两三年,日本鬼子和新四军在我们村上打了一仗。当时新四军住在我们村,有几十人,有邱营长、王营长等。有个叫花子,牵着狗,背个篮,是日本人的暗探装扮的,知道有新四军在村上,向日本人通报。日本人大清早就把村子包围了,占了山头,本来新四军可以撤走的,但邱营长想着有机枪,日本鬼子也不会太厉害的,没多大问题,就没撤走。鬼子在山头上架着枪,出来一个打一个,死了很多,逃出一个飞毛腿(探子,跑得快),但在山的那边被鬼子发现了,就和鬼子打了起来,打死了一个鬼子,自己也牺牲了。新四军一共死的有几十人,到上午10点的样子,鬼子下山排查,见到老百姓,问村上还有没有“毛德鲁”(新四军的日本话),村上的丁老头、曾青清(谐音)说没有了,鬼子就打他们,你要是回答:“都被你们打死了,你们大大的”,鬼子就不打人了。

18. 陈万云口述

陈万云,男,1933年12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陈万云

新四军和鬼子在维宁山和王八山对着开火。我姑姑带着我们跑反，我二嫂许世怀的腿被打伤了，成了残疾。下半年，村子里朱坤有要结婚了，鬼子来就跑反了，鬼子把他结婚用的衣服拿走了。我母亲当时 50 多岁了，没有跑，被鬼子抓着打了一顿。鬼子住在季成信家里，一大早就跑到山里，二三十个人一起赤膊操练。日本鬼子喝了酒就要兴风作浪，强奸妇女，让汪家浜带着找妇女，他不肯，鬼子就用酒瓶把他的头打破了，汪家浜后来被打死了。鬼子还让我们小孩去帮他们在村子里抓鸡。

19. 陈训有口述

陈训有，男，1918 年 4 月 2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山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5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那是一大早，我们弟兄三个在菜棚里看菜，看见鬼子来了就跑掉了。村子里 30 多个人一个没跑掉，全被鬼子抓了，逼问他们保长甲长去了哪里（保长甲长是两面派）。大家都不说，鬼子就剪老头的胡子，剪小姑娘的辫子，骑在小年轻的脖子上打，还给保长甲长的老婆灌辣椒水。我妹妹的头发也被剪了，鬼子要抓我妹妹，我妹妹奔掉了。鬼



陈训有

子朝她放了一枪，没打到，我妹妹“哎哟”了一声。我妈妈以为妹妹被打死了，胆都吓破了，鬼子下午5点钟走后，妈妈回到家就吐黄水，第二天就死了。鬼子还到山上柏思金家找他，他老婆被灌了辣椒水，差点被害死，翻译官是她的亲戚，告诉头目保长有小老婆。鬼子就去小老婆那里了，她才没被害死。后来保长贪污，被新四军找到证据后将他杀掉了。我家的铜水烟袋被鬼子拿走了。在张公村，鬼子逮到了李凤明的老婆，就把她强奸了。

20. 刘和有口述

刘和有，男，1926年2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鬼子每天到村里来。我们村的汪家浜，五六十岁了，跑反的时候被鬼子看到了，喊他站住不停，鬼子以为他是新四军就把他打死了。

许世怀从上庄村后山陡山往王八山跑的时候，一边是日本鬼子，一边是新四军，两边在打仗，被打到了脚踝，残废了。

鬼子来了就把村里的鸡、鸭、蛋全吃了，还把桌椅板凳全部烧掉了。



刘和有

当时村里有五六十户人家,家家都有损失。当时村子里季家住了一个班的鬼子,二三十个人,还有翻译。刘振福不告诉鬼子新四军在哪里就被鬼子灌了辣椒水。翻译和头目不让小鬼子搞妇女,搞了就打,但他们自己瞎搞。

21. 赵厚英口述

赵厚英,女,1924年5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鬼子来时,从陶家山那面下来,过我们桃村再去安徽的。鬼子看见我们年轻的就追,我们吓得就奔。陈家一个女的,小名老丫头,20多岁,被鬼子追得跳塘,躲在涵洞里,胆子都被吓破了。鬼子来的时候,把没跑掉的人抓起来,问他们为什么跑,然后就打人。用洋伞把子把他们一个一个勾出来打。打过的就把头发剪掉一点,做个记号,下次就不打了。当时我19岁,怀孕了。我们女的被关在另外一处,没有挨打。这个事情好像是1942年的事情了。我16岁的时候嫁的人,然后出去要饭要了两年,回来就到了这里。



赵厚英

鬼子经常来，一大早就来，他一来我们就跑。

22. 朱跃发口述

朱跃发，男，1924年8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朱跃发

鬼子经常来这里，上庄住了十几个鬼子。有一次来抓一个女的，二

十七八岁,叫李宜兰,在她家糟蹋了她。她之后睡了三天三夜,眼睛哭肿了,脸也肿了。我们村陶先春,40多岁了,身体比较壮,被鬼子捞去,鬼子把一个大木盆压在他身上,上面还站一个鬼子跳,把他打了一顿,然后就放掉了。

村里的柏思金是乡长,是两面派。她老婆反感新四军,招待新四军用的是鸡头鸡爪,还克扣新四军的公粮和钱款。新四军里有个叫“洋毛子”的干部,讲他“不杀柏思金,永世不当新四军!”新四军后来把柏思金带到赵村后山枪毙了。两天后鬼子来了,一大早就把村子围了起来,有些人跑掉了。被抓的有三四十个,关在柏思金的家里。鬼子用洋伞把子把我们一个个地勾出来,让跪在地上,骑在脖子上扇嘴巴,妇女没有被打。过了将近十天,又有横溪来的鬼子到了上庄。有人说里面有“山猫”,鬼子放枪。当时我们家睡了几个新四军,听到枪声我赶紧把他们藏起来,没有被找到。鬼子找不到新四军,就抓了我父亲,打了我父亲,用刺刀从眉毛那里一直刮到嘴边,血一直往下滴,疼得直哆嗦。然后又叫我父亲带路去博望。到了博望,东边已经泛白了,天快亮了。山头上响起了机关枪的声音,鬼子不理我父亲了,我父亲就乘机逃出来了。

23. 周世财口述

周世财,男,1930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许呈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是1937年冬月过来的。那时候,我家有父母、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鬼子进村了,我们就逃到塘边的一棵大桑树下,掏个洞,晚上住在里面。因为伪装得好,像土一样,一般人不容易发现。我们白天一般都在家里,听说鬼子要来了,就东奔西走的。

新四村的郭来喜,当时28岁。过年的时候,他到亲戚家里去拜年,被鬼子撞见。鬼子问,你是什么人,做什么事的?他说,我是新四村的。



周世财

鬼子误以为他是新四军，就一枪把他打死。

有一次，鬼子晓得我们村上有两个新四军。17个鬼子从后村包围企图抓住他们。两个新四军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逃过了。大约走了二三里路，他们怕殃及当地的村民，就放了一枪，把鬼子引出来。他们把鬼子引到五二乡，那里有一个连的新四军，双方就打了起来。结果，新四军虽然人多枪多，可惜没有什么子弹，只有一个山西的小伙子打死了鬼子的头目，而新四军死了七个人。当时，鬼子用刀砍断了头目的尸体，放在马上带回去，在横溪烧了。

呈村有一个营的新四军，他们得到情报说鬼子来了。新四军装备不错，有机枪。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想把鬼子引到大山里。鬼子大概有四五十人，他们狡猾，没有上山，打了一会就逃跑了。结果，营长胡延福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的时候，不幸被鬼子打中。鬼子死了四个。

鬼子碰到新四军马上就打，打不到多长时间就奔。那时候，有老百姓给新四军通风报信。一些当地的村民组织“递步哨”，伪装成拾粪的，如果发现鬼子进村的消息，就一个村传一个村，把消息告诉新四军。

我们村上有一部分房子被烧了。鬼子拿着火把，在屋顶上浇汽油，点火就烧，大概烧了五六十间。老百姓救火，鬼子就在一边大笑。他们休息的时候，把枪架在一起，有时候还打鸡、狗带回去吃。

有一次，鬼子把我们村上所有的男的都关在一间屋里。他们见到年轻漂亮的姑娘就把她们奸污了。我们村上发生过两起，张公村也有两起。鬼子还让年轻力壮的男的趴下来给我们小孩骑。

鬼子见到手上有厚厚的老茧的人就说是良民，如果手很白嫩，就会挨打。刘新华曾经在南京照过相，鬼子看到他手心没有老茧，就猛打他一顿，把他打得吐血了。

24. 杨增和口述

杨增和，男，1925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许呈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杨增和

1937年冬月鬼子打过来，那时候我十二三岁。家里有父母、哥哥和兄弟。我们家很穷，主要靠租种地主的田维持生活。哥哥出去做工，我给人家放牛。我们一得到鬼子来的消息就躲得远远的，经常连夜逃到西面的一个小村上，那里山多，而且驻有新四军，鬼子不敢去。如果鬼子白天进村，我们就跑不掉了，只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这时候你要是跑，鬼子就会开枪打死你。

我听别人说，春天的一个早上，下着大雾。七八个鬼子和“绥靖队”

拿着家伙在保长的带领下，到横山寻找新四军，当时横山驻有新四军部队。一个站岗的新四军发现了敌军，开了一枪作为信号通知大部队，不久双方开战了。这场战斗大概持续了三四个小时。最后，新四军打死了一个鬼子，还活捉了一个。其余的鬼子都逃到了横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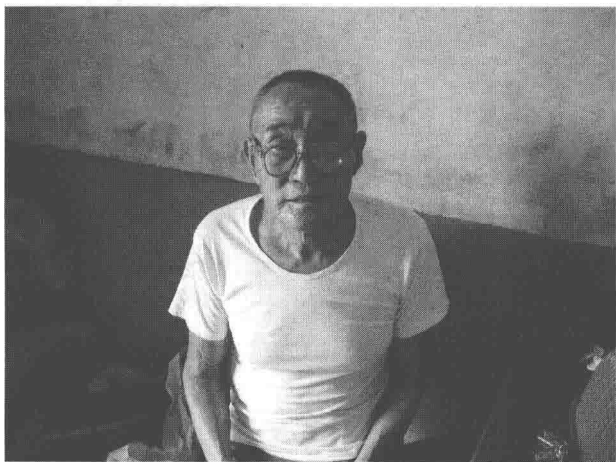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日本人发出通知把附近的鬼子召集起来，到横山的范村找新四军算账。新四军得到鬼子要来的情报，提前离开。日本人扑了一场空，气急败坏的他们烧光了范村的房子。鬼子撤退的时候，路过我们村，杀死了三个人。惠凤友是个男的，个子很高，当时40多岁，他在南京做过帮工，见过世面，所以不怕鬼子。鬼子从他家门前经过，发现他并没有逃跑，而是很悠闲地坐在凳子上。鬼子二话没说，一枪打死了他。孙立智和许老四当时也都是40多岁，他们两个胆子很小，看到了鬼子，吓得顺着菜园子爬行。结果，鬼子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打死了他们。鬼子临走的时候，打了很多鸡带回去，还烧了不少人家的房子，大概有三四十间。

25. 于培炯口述

于培炯，男，1927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许呈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于培炯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里有父母、姐姐、妹妹。家里条件不好，我们种田。每次鬼子进村，我们都提心吊胆的，东躲西藏，在外面过夜。等到鬼子走了以后，我们才敢回家。跑反是暂时的，不晓得哪天鬼子会进村。

鬼子在我们村烧了很多房子，大概有几十间；还打死了不少人呢。于培红，当时 20 多岁，他要参加新四军，被鬼子得知。他走到大牛王村的时候，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于培宝和于培好，兄弟两个当时 20 多岁。有一次他们家祭祖，做了很多饭菜，鬼子还以为他们是为新四军做的，就狠狠地打了他们俩一顿，打得蛮狠的，造成重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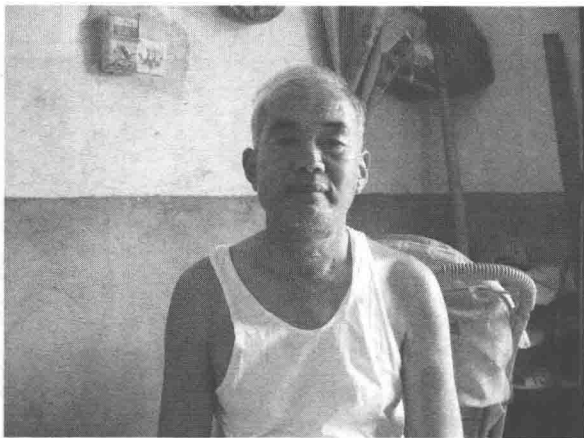
26. 杨运河口述

杨运河，男，1936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许呈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5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杨运河

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小，很多事情没有印象，是听别人说的。我们村这边的房子有规模，很庞大。鬼子经常到我们村来。当时，共产党摆开

了六张桌子,正在一村民家中开会。一个叫杨猫子的共产党员,他负责到百姓家里收税。鬼子进村的时候,恰好被他发现。情况非常紧急,杨猫子就放枪通知正在开会的党员。他们听到枪声,立马躲到区政府后面的草丛里。房主余焕中,担心被鬼子发现后出事,就把六张桌子一一拉开。鬼子只是从村上经过,他们听到枪声之后,也不敢轻易地到村里搜寻,后来,他们走了。开会的党员向南面的松桃方向跑了。杨猫子被吓得不成样子,嗓子发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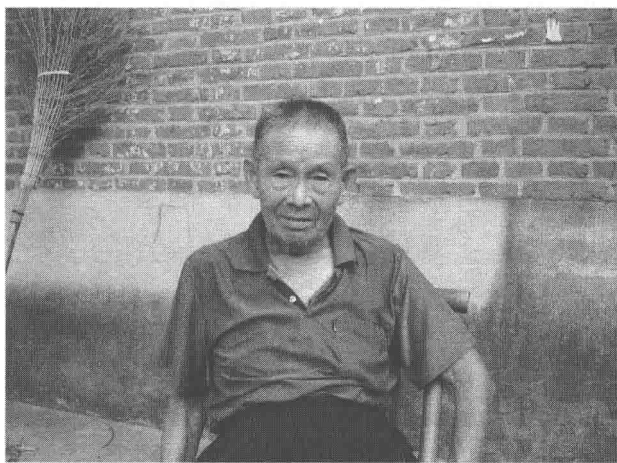
还有一次,我的伯父杨竹山,被告密说他家藏有新四军。一个连的鬼子到了他家,门口都排满了。那时候,伯父、伯母和堂哥已经逃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旁边看热闹。突然,那个翻译官把我叫过去,用枪顶着我的脖子说,新四军在哪里?我吓坏了,而且本来我也不晓得哪里有新四军,就对他说,我们这里没有新四军。这时候,保长出来维持秩序,他对翻译官说,小孩子不懂事,你就不要问他了。我趁机解脱,跑了很远。

从那以后,每当我看到鬼子,就躲得远远的。

27. 于本义口述

于本义,男,1924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许呈村



于本义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我记得有一次鬼子到我们家里来,当时,我们家有三进房子,院子建设得很长,我们不晓得鬼子来,我听到动静的时候,赶忙让家里的其他人从后院逃了,我自己留了下来。一个鬼子用刺刀对着我,问我要鸡蛋,我给了他几个。后来,鬼子就让我走了。

我们村上七八间房子被鬼子烧了,他们还打人家的鸡鹅带回去吃。鬼子还让年轻人帮他们挑东西送到横溪,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从丹阳老百姓那里抢来的。

我们这里的山很多,鬼子不敢乱走,他们只敢走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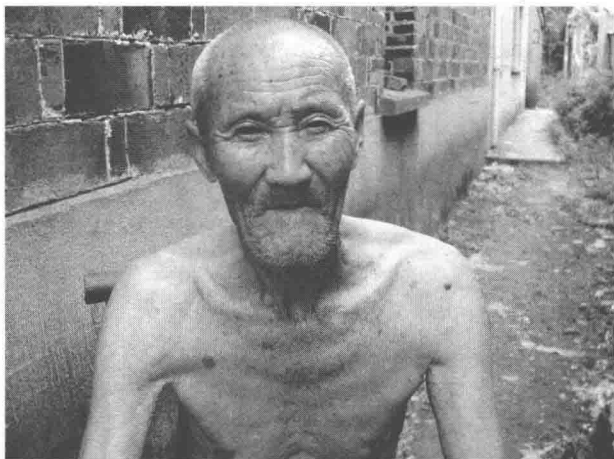
28. 周世发口述

周世发,男,1922年7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新扬喜神塘21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周世发

鬼子来的时候,大概是冬天,我们村的宋纪才去摘桑叶,被日本鬼子

抓到横溪去了,说我们村有新四军,后来又从村里抓去 18 个人,被日本鬼子打,用砖头在腿上钻,绥靖队在村里掳啊,搞啊。这些人被打得不能动,有的人腿被打瘸了,后来他们托人把他们保出来了。

有些人在农村收鸡蛋,被日本鬼子抓去活埋了。当时鬼子抓村里的老百姓去给他们挖战壕。

跟日本人做事的狗腿子绥靖队在老百姓家里翻、抢东西。当时有鬼子住在龙王庙,有十几个鬼子,住了个把月。他们不到村上来,怕新四军,他们走了以后,新四军怕鬼子再住到庙里来,就把庙烧了。

29. 邵邦金口述

邵邦金,男,1926 年 12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新扬小邵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5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邵邦金

鬼子在我们村的大庙里住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十五六个人,当时新四军在这边打游击,住这边可以控制新四军。

陶吴的上穆庄(现属于禄口),有共产党的队伍活动,乡长叫穆芳余,负责联络,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在横山,要路过我们村。

上穆庄的穆芳居,参加了共产党,搞游击活动,被日本的绥靖队打死

了。他当时从陶吴到丹阳去，被伪军发现后没跑掉。原来陶吴的吴家村一个姓吴的也被鬼子打死了。我们村也有一个被打死的，想不起叫什么了。上穆的刘项贵，鬼子刚来时，一枪把他打死了。

一开始鬼子经常过来，过来我们就跑。横溪镇上住着鬼子，有十几个，为了控制共产党，当时一家一户去一个人，给鬼子做工。我也做过，当时 16 岁，去挖战壕，没钱拿的，不打你就算好了。我们同村的邵受安，铜山的鬼子过来了，日本人叫他送口信，他不懂日本话，就被鬼子打了。当时是摊班做，一个门户一个工，由保长、甲长负责。

当时有新四军受伤了，躲在我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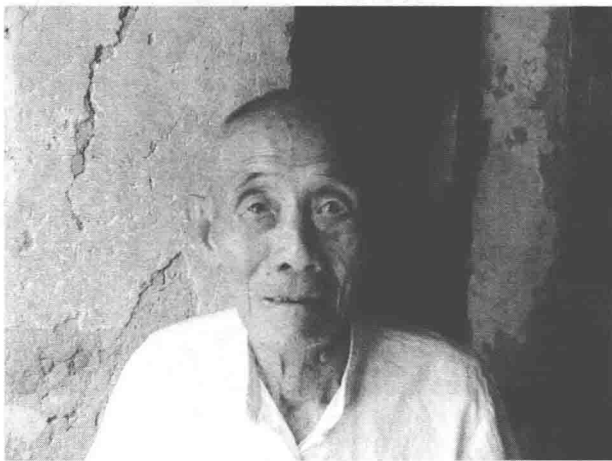
30. 邵邦荣口述

邵邦荣，男，1918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新扬小邵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5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邵邦荣

我 16 岁去南京学徒的，那时鬼子还没过来。鬼子打南京时，我经常看见飞机来炸，在南京做生意没跑，在店里不敢跟鬼子见面。

鬼子到我们村，就住在我们村后面的大庙里，大概有七八个，叫

老百姓给他们砍柴烧水，鬼子一个翻译，是大邵村的一个人的亲戚，也是姓邵的。

鬼子还叫老百姓挑黄土做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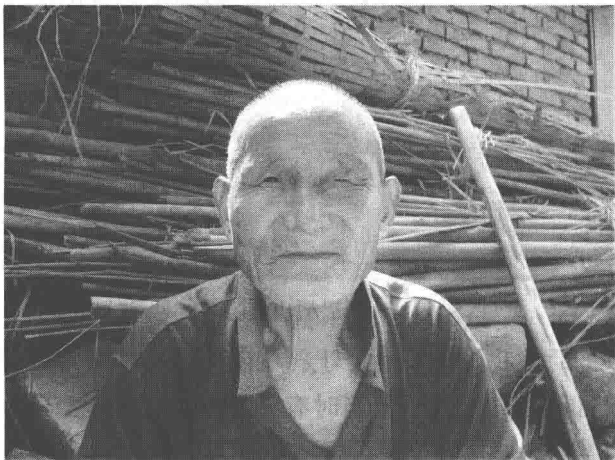
31. 邵任金口述

邵任金，男，1923年12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新扬大邵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邵任金

日本鬼子到村里来的时候，南京的难民还躲在这里，鬼子来村上的时候已经安民了。日本鬼子在禄口糟蹋人最多，在我们村的时候，他们住在这里的龙王庙里，只住了头十个人。这里有个大刀会，跟日本人有联系，经常下来骚扰百姓。这边村旁边的两个村驻有新四军，日本人在龙王庙住了几个月就走了。

在吴家村打死了一个人，姓吴，他看见日本人来就躲了，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

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炸南京时，在我家门口听得清清楚楚。

32. 潘恒山口述

潘恒山,男,1924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横云南路88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苗李华



潘恒山

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跟父母亲一起跑的,新四军十几个人带着一匹马,过来告诉我们鬼子来了,当时有一二十个鬼子,鬼子没有动,我们就回家了。

有一天雾很大,日本人机枪架在那,相距有200米远,雾大,打不了,新四军才跑掉了。我们跑反跑了好几次,日本人来了就跑,跑到云台山,知道鬼子到陶吴了,就逃了。之后日本鬼子又来一次,机枪架在桃花塘王家山上,日本人放机枪打死了五个人,一个是姓姜的,叫姜书财,是姜书发的哥哥,当时20多岁,已经结过婚了,妻子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他老婆带着遗腹子娘俩生活,生活一般。还有姓杜的,是杜保前的弟弟,被打死的时候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小孩一两岁,他20多岁,父子一起被打死了,后来他老婆改嫁给他哥哥了。还有一个老奶奶,六七十岁,是卖花生、油条、烧饼的,她跑得累了,坐了一会儿,被打了一枪,死了。还有一个哑巴,姓高,当时十五六岁,他排行老四,他大哥的儿子叫高双前。我们也一起跑的,后来看到

人多,我就和我哥哥跑到其他地方了。那个地方离山大概一公里路,后来鬼子走了,自己家里人把尸体弄走了。

鬼子刚来的时候,烧了几间房子。他们在街上,喝了酒之后,就找麻烦,找姑娘。住在街上的有五六个鬼子,他们有建炮台,大部队要打仗了,就一个电话,其他地方的鬼子就集中起来一起打。有一次在粮店我遇到新四军十几个人,看到两三个鬼子过来,新四军赶忙把枪藏在米里,从后门走了,等鬼子走了以后再回来,我说他们胆小,他们跟我讲:你不懂,你要是打死一个鬼子,对老百姓有害,你要打一个,就烧房子。日本鬼子还抓了姜老五送东西,给鬼子做送夫,他在火柴盒上写了打倒小日本这几个字,被汉奸看到了,就告诉鬼子,鬼子就抓他,他顺大路跑,被抓到了小丹阳的新庄,离丹阳有里把路,被鬼子用刀戳死了。鬼子走了,家里人收的尸,他结过婚,后来自己觉得老婆不好,把老婆给卖了,他家族大,就不准他再娶,死的时候有40多岁,他是姜书财的堂兄弟。

33. 邓可文口述

邓可文,男,1928年10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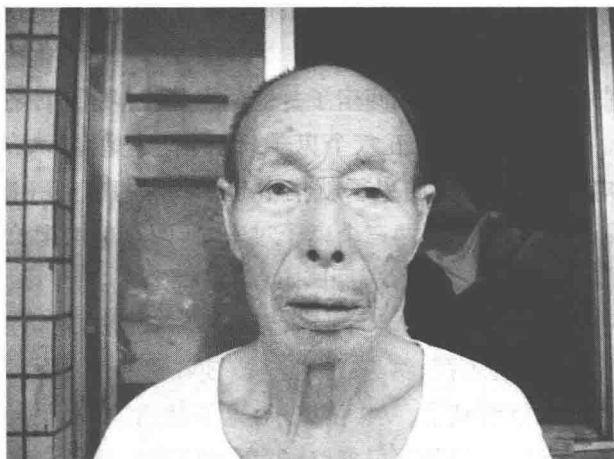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许呈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苗李华

我是呈村的,8岁的时候参加跑反的,往柏树那边跑的,那边有山。当时是穿着棉衣跑的,过了年把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发现,我们家被烧了,有三间草房,村上还有好几家被烧的,都是姓邓的,有的人家是三间草房,有的是两间草房,家里的农具都烧掉了,家具包括床、桌子都烧掉了,放在家里的粮食也被烧掉了,当时家里有四五百斤稻子,全被烧了。我们是种田的,收粮食都有几百斤稻,也有比我家多的,也被烧了。我家的一头大水牛也牵走了,家里的四五只鸡也抓走了,村里的人都跑掉了。安民以后就好多了,村上没有被杀的,新四军和鬼子打仗的时候,鬼子会来,发现新四军在我们村上,鬼子就过来烧房子。

鬼子在牛王村被新四军打死,他们村上也被烧得很厉害,村上姓施



邓可文

的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

每次都是十多个鬼子来。

34. 刘叶有口述

刘叶有,男,1921年11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敬老院(原住横溪镇赵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苗李华

日本人进攻南京的时候,我是17岁,我是许呈赵村的。日本人是冬天阴历十一月份到我们村扫荡的,我们跑反都是往山里跑。我家弟兄四个、一个嫂子、我老婆,还有一个妹妹、父母,全家人一起跑的,日本鬼子扫荡一天就走了,我们是晚上回家的。当时听见枪声,新四军就知道鬼子要来了,我们听见枪声就跑。日本鬼子瞎搞,经过我们村,绥靖队到我们村抢东西,好衣服他们也拿。日本鬼子穿黄衣服,跟电视上差不多,一般都是走过来,没有看到骑兵。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日本鬼子是从铜山、横溪往这边包围,到我们村,把我们村上人都集中起来,问新四军在哪,有没有新四军,我们都不讲,不敢说,打死也不能说,说了,村上就不得了



刘叶有

了。日本鬼子抓了两个人拷问，一个是我们保长叫刘凤财，日本人把他吊在屋里打，被打伤了。还有一个是许昌富，他是在房子外面被日本人打的，打得很重，后来身体就不行了，解放后死的。鬼子当时来了几十个，有从南京调过来的鬼子。

鬼子到横山扫荡，是有汉奸报告的，说有新四军在附近，鬼子经过呈村，打死三个人，一个姓孙，一个姓许，一个姓惠的，叫惠凤友，具体多大我不记得了，都比我大，我们是鬼子走了以后，看到他们的尸体的。

35. 范习英口述

范习英，女，1922年10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敬老院（原住横溪镇大柏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苗李华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做菜园子，在街上卖菜，看见日本人，吓得哭。鬼子从桃花塘那边打过来，打到王家山，打死好几个人。一个是姓姜的，是姜月星的孙子。还有一个姓杜的，抱着孩子一起被打死了，是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打死的。我弟弟也被打伤的，他是帮人家看牛的，我们跑得



范习英

快,他有责任,不能把人家牛丢了,子弹飞到他身上。

当时是新四军扔了手榴弹,鬼子跟着追过来。

后来跑反,我弟弟受伤了,来不及跑,我们就用菜盖着他。

鬼子大圆脸,穿着黄衣服,当时有姑娘被逮的,我没有见过,听别人讲的,别的地方有。鬼子当时吸大烟、赌钱,到山里找“山猫”(新四军)。刚来的时候,在横溪街上烧房子的,烧了办事处,是干部蹲的地方。

36. 史兴道口述

史兴道,男,1922年10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敬老院(原住横溪镇西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苗李华

日本人烧杀淫掠,农民见到他就怕,讲话听不懂。那个时候我16岁,见到他就躲,还帮他做送夫。在横溪,日本人打死好几个新四军,当时鬼子住在横溪。有一天天不亮,鬼子就从陶吴过来,老百姓都逃了,鬼子还用镜子照。鬼子在桃花塘的王家村打死五个,还有一个打伤的,现在还活着,打伤的人叫范锡贵,是桥西的,我跟他一个大队的,他的伤就



史兴道

在背上。打死的人我们看到的,我们都是往大李那边山里跑的,在牛王村也打死不少人。在横溪街上,有好几个妇女被害的,是日本人用钱买的,妇女受害的比较多。

当时我们村上房子没有被烧,村上老百姓都跑掉了。

37. 张皆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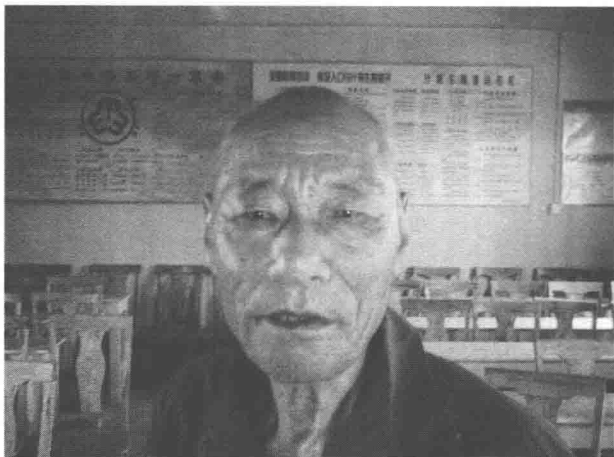
张皆发,男,1927年8月1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安民村养马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玺

我是土生土长的养马村人,一直都住在这里,鬼子来的时候,好像是下半年来的,那个时候我有10岁左右。鬼子进攻南京时,南京有一家居民跑反到我们村,是张书贵。鬼子住在了横溪镇,新四军游击队打他们,有黑头军(绥靖队)带队,鬼子很少,横溪有七八个鬼子,在横水桥那边的西塘角,建了一个炮台,在炮台外面盖了几间大瓦房,炮台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外面是湖,晚上铁丝网会放电。他们还在地下挖了地道,如果有新四军来打他们,他们就从地道的上到炮台。当时建这个炮台,用的都是



张皆发

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保甲制摊派任务，需要多少就找多少。这是不给钱的，自己带吃的，从早干到晚，如果干得不好，就遭殃了，会杀人的，这个炮台是在安民之后才建的。

还有养马村前面这条从横溪到铜山的路，就是日本人建的，我也去做过工。建这条路是为了沟通铜山、陶吴、丹阳的鬼子，因为怕新四军打他们，还在公路上建了电话线，路建好了，电话线也就建好了。当时也是保甲摊派，保长告诉我们带什么工具，就直接去，也是自己带吃的，鬼子看着，就用劲挖。在那里，我看到一个人差点就被鬼子杀掉了。当时他扛着电话杆子，穿着布鞋，鞋底是皮底的，鬼子嫌他走得慢，就踢他的屁股，他就快跑，鞋子掉了一只，那也不敢拾，那个时候鬼子已经端起枪指着他了，一个姓白的伪乡长喊了一声不能打不能打啊。后来，这个人也没被打死，我们都给吓坏了。

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牛角山躲起来，上了年纪的人就在家看门，鬼子不会难为老人。当时他们一来就是七八个人，坐车来，好像是来观察地形，为了进山打新四军，他们在炮台上看到新四军就放照明弹，铜山、陶吴、丹阳的鬼子看到就过来。

村上也有人被杀的。有一次鬼子到村上来，马济桥的李景福和一个姓王的，具体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当时他们看到鬼子就跑，跑到有个小圩

的地方,叫西圩。鬼子在我们这个叫四山的地方,看到了就瞄准,当时李景福还没有翻过圩埂,就把他打死了,肚子打了个洞,肠子都流出来了。那个姓王的将要翻过圩埂,只打到了他的屁股,他没有死,后来成了残废,过了两三年的样子,得了羊角风,后来在一次大水中淹死了,当时鬼子可能拿他们两个人当新四军了。

安民之后,你见到鬼子都要行礼、鞠躬、摘掉帽子,不然的话,他就要打你。鬼子经常下来清乡。有一次,一个淮阴人,是做生意的,开着船,在我们这边休息,遇到了从南京去横溪的日本人的船,本来是已经躲好了,他家人都不让他出来,他想如果不出来行个礼、鞠个躬,鬼子找到就完了,他就从船舱里出来行礼,鬼子砰的一声,就把他打死了,打在肚子上,当场倒在船上。

抓姑娘的事听说过,我们这里没有。我记得女的怕见到鬼子,怕被强奸,就把辫子剪掉,弄点东西裹住脸,装成老太婆,这样就好了。我听说秣陵那边有被鬼子强奸的。一个女的,有20多岁,三四个鬼子轮奸她,完了,还用山芋插入她的下身,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这只是听说。

还有一件事,鬼子清乡,就住在我们这里的安民寺,在小山头上,有七八十人,有绥靖队的。他们跑到村上找新四军,找到了叫张书贵的人,他在柴垛上堆柴,鬼子问他有没有新四军,他没听到,鬼子把刺刀一绕,他就摔下来了,鬼子说大大的、高高的、呼喽呼喽的(就是要把房子烧掉),张书贵吓得不得了,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后来鬼子就去了安民寺,那个时候鬼子晚上不敢出来的。

38. 王孝月口述

王孝月,男,1926年2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安民村马济桥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5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刘运奎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十一二岁,跑反了,我们躲在了圩埂边上挖的洞里面,白天都躲,晚上睡在洞里,在外边住了有一两个月。那时候有人在



王孝月

山头上望风,鬼子来了就躲起来,走了就出来。鬼子一来,人们就跑,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马济桥一个姓李的,侄子叫李帮文,他叫李景福。他在跑反时,被鬼子在牛角山上用望远镜看到了,就一枪打死了,死的时候有 30 多岁。

安民以后,鬼子在横溪的西塘角造炮台,挖两米深的壕沟,放上水,门前还有站岗的。建的时候也用到老百姓的,帮着干活。炮台住有一二十个鬼子。安民以后,鬼子好了一点,但我们还是不敢见他们,吓的,他们见到头发长的就打,以为是新四军。

(七) 原丹阳镇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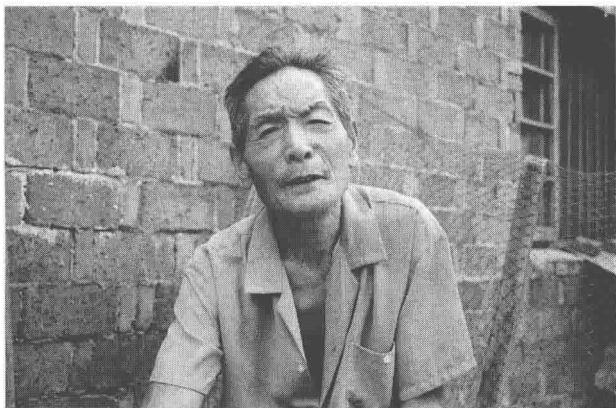
1. 江家聚口述

江家聚,男,1930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宁光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江家聚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有妈妈、哥哥、姐姐,还有弟弟。我们住在小村里,没有损失。我们见到鬼子非常害怕,他们从土马路上过来,一路上往草棚上倒煤油,烧了不少房子。听说在丹阳大同院子那里扔炸弹,炸得一塌糊涂。我们看见在何马场烧掉了四家的草房,其中有江帮来家、江帮明家、池树清家和另一家。听父母讲,鬼子见到妇女就糟蹋。何马场一个 20 多岁的妇女,是王彩发的老婆,被鬼子强奸了。

2. 鲍秀兰口述

鲍秀兰,女,1921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宁光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我是童养媳,14 岁过的门,17 岁结的婚。鬼子来的时候扛着枪,大皮鞋咚咚响。鬼子来到我家用石头砸门,我父亲不在家,被拉去当夫子了,鬼子临走时让我把门关上,可门都被打坏了,怎么关呀。鬼子把我家隔壁湖北帮工打了一顿。我家老太看到鬼子来了就躲到柴堆里了。我丈夫被拉去当挑夫,送东西到彭岗庙,第二天就放回来了。他回来说日本鬼子用枪拖打了他,还抢了庙里很多东西。



鲍秀兰

鬼子把潘本快家的衣服全拿走了。我们自己在后面挖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地洞,妇女都藏在里面,没有被抓到。路边的房子全被鬼子烧掉了,有 20 多间草房呢,我记得有王家的。

3. 熊庚美口述

熊庚美,男,1929 年 11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宁光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熊庚美

鬼子来的时候,有个党员借我家的房子办了个学堂,当时我家是五间草房,350 平米,五六十张桌子,全被鬼子烧掉了。村里还有好多人家的房子被烧了,王世进、王祖银、王祖贵、王祖财、江帮来、江帮明、池树松、池树清家的草房,全被烧掉了。

当时我家有父母,姊妹七个,我排行老五。鬼子一来我们就躲到离家不远的田里,有时候也躲在地窖里。没见过鬼子杀人。

4. 许克成口述

许克成,男,1925 年 4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宁光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6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许克成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几岁。当时我和我家老大许克发在山上砍柴,听说鬼子来了就往家跑,到了藤子树就看到鬼子了,把我们三四个小孩一起扣住,还有胡一江和胡一财。鬼子还给我们吃从横溪曾庄带来的洋糖和油条,我们都不敢吃。

鬼子走到村子中间的土地庙里休息,有一二十个人。他们走的时候就把我们几个小孩放了。他们走小路去丹阳了,他们一路放火,藤墅、何马场、王马场、纪家村、涧北,都被烧了。然后就看见飞机往丹阳飞去扔炸弹,我们在山上看见飞机往下扔炸弹,然后看见冒烟,最后听见一声巨响。

鬼子到我们村不顺路,所以只来了两次。我有个姑妈许克凤是陶吴的,认识一个伪军。有一次,鬼子要用刺刀捅我大侄子许承良,那时候他还很小,我姑妈通过伪军讲情,鬼子才放过他。

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给日本鬼子帮过活,是伪保长王志雄叫我们去的。我们一共五个人,还有张德云、张德胜、陈善发、陈家宽,另外还有许多其他乡的夫子。我们在横溪街上挖护城河,2米高,15米宽,周长忘记了。我干了一天,村子里共派了三天就干完了。护城河一面有吊桥。

听说从横溪白谷塘村,没有来得及跑反的妇女就被鬼子抓住强奸了。

5. 管孝仁口述

管孝仁,男,1932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宁光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管孝仁

鬼子来的时候,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我们看见何马场被烧的。鬼子在宁芜路上跑,飞机飞得很低,孩子们都吓得躲到自己挖的地洞里。我亲眼见过鬼子的,有一次和父亲去横溪榨油,我看到鬼子就跑。我们不懂鬼子的话,有个伪军就给我们翻译。解放后听见人家吵架揭短,说

王某某的妻子被鬼子强奸(具体是谁,口述人不肯说)。

6. 毕明宝口述

毕明宝,男,1923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丹阳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毕明宝

1937年冬天的时候,鬼子打过来。那时候,我家里有父母、三个哥哥和我。我们家种田。鬼子惨无人道,见到人不分好坏,开枪就打。

我们村上有个姓孙的老太,当时还年轻,为了躲避鬼子,背着她的儿子跑反。鬼子在后头朝她放了一枪,结果,孩子的肚子被打通了,肠子流了出来。老太逃到汉塘把孩子放下来,发现他已经死了,哭得都不行了。后来关于她的事情,我就不晓得了。

有一次,一帮鬼子在一个汉奸的带领下到我们村里来扫荡,鬼子从西北方向向村子包抄。我们顺势逃往东边的山里。在横山的杭村,鬼子把一头黄牛的后腿肉挖了下来,黄牛趴在地上疼得直抖。鬼子不是人,经常干这样缺德的事情。有一次,我看到20多个鬼子在村里打鸡,临走的时候,每个人的刺刀上面都挑着几只鸡,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

鬼子在进村之前,先出动飞机轰炸一番。1938年的一天,鬼子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我们家房顶,房子被炸毁了,我三个哥哥当时躲在屋里,都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被鬼子发现。他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肩膀,要我跟他走。我想逃跑,可是又不敢,只好跟着他走。后来,鬼子在村里锯了两棵树,让我扛。那时候我还小,根本扛不动。鬼子就打我,然后让我扛那颗小树。母亲向鬼子磕头求情说,儿子还小,扛不动。可是没用,鬼子根本不听。结果,鬼子扛大树,我扛小树向前走去。走到一个小山坡的时候,鬼子连人带树摔了一跤,刚好有一个开饭店的人挑水路过。鬼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还把他的桶踢翻,让他扛树。最后,鬼子让我们把树扛到他们的伙房。我趁鬼子不注意的时候,从后门逃跑了。

王家村有个绰号叫“金狗子”的人,当时40多岁,这个人不怀好意,总是趁鬼子进村扫荡的时候趁火打劫,拿走老百姓的粮食、家具等东西。有一次在城隍庙,他遇到一个鬼子。鬼子拍拍他的肩膀,让他挑东西。“金狗子”一看没有其他的鬼子在场,就用力把鬼子掀翻在地,自己沿着河塘逃跑。不巧的是,迎面又来了两个鬼子,他们把他拦住。那个被“金狗子”掀翻的鬼子从后面追了上来,在他身上狠狠地戳了13刀,一共戳出25个洞。当时,他还没死,一路跌跌撞撞,跑到三岔河。河上没桥也没有船,“金狗子”从河里游到对岸,没走几步就倒在河堤上,死了。

有一次十几个鬼子进村,抓了很多,还抢了不少猪肉和鸡。他们把老百姓集中到杨老小家的门前。一个鬼子砸开杨老小家的门,让他杀鸡。他胆子大,看到鬼子也不慌不忙。他对鬼子说,我眼睛看不见,我去拿蜡烛给你照明。杨老小发现鬼子身上没带枪,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一把将他掀倒,然后从他头上跳过去逃跑了。

一个姓刘的40多岁妇女,长得很漂亮,她开了一家饭馆,名叫“双春游”。有一次,她被五个鬼子轮流强奸之后,躺在那里都不能动弹了。后来,她把家里的东西卖光,远离家乡,不知去向。

7. 夏生美、鲍玉英口述

夏生美,女,1915年3月生;鲍玉英,女,1916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丹阳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夏生美(右) 鲍玉英(左)

夏生美:鬼子来的时候,我已经出嫁而且有孩子了。我记得他们用机枪打,我背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逃往山里。那时候,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扔炸弹,炸了很多房子,土啊、砖头啊,到处飞,一地都是。我家的房子中间被炸了一个大洞。安徽那边还炸死了不少人。鬼子经常抢鸡,他们把鸡皮一撕烤着吃。在山头的一个小庙里,有两个10多岁的小姑娘被鬼子轮奸,后来死掉了。鬼子还抓老百姓做苦工,给他们修哨岗,用铁丝网把丹阳镇全部围起来。鬼子在关口问过往的老百姓要良民证。

鲍玉英:鬼子来的时候,我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往山里跑,吓死了。鬼子在我们村上扔炸弹,炸死了两个三四十岁的男的,还炸毁了很多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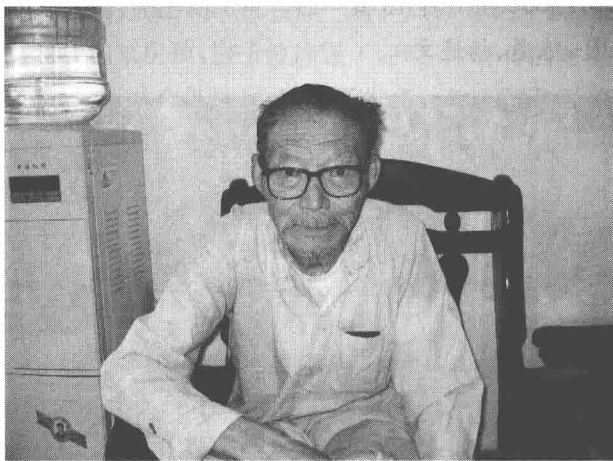
8. 查富友口述

查富友,男,1928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丹阳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查富友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娘、一个妹妹和奶奶,父亲早逝。我们家种田,奶奶给资本家看门。鬼子进村的时候,我们逃到北边的山上,早出晚归。

鬼子在我们村上扔过好几回炸弹。第一次炸死了姓端的两个儿子。当时,这个姓端的人 40 多岁,是国民党退伍军人,也是我的邻居。日本人空袭的时候,一颗炸弹落在他家屋顶上,炸死了里面正在睡觉的大儿子。他的小儿子从湖边洗衣服回来,在路上也被炸死。第二次空袭,我亲眼看到。当时,鬼子的飞机在丹阳上空盘旋,转了几圈之后,忽然倾斜了一下,从机翅下面扔下两颗炸弹,炸死了七个人。

还有一次,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我家门口,弹片崩到母亲头上,鲜血直流。庆幸的是,母亲没有什么大碍。她还在鬼子轰炸的时候,把不远处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子带回家里,救了小家伙一命。

——丹阳街上的陈麻子,当时鬼子进村,大家跑,他也跟着跑。后来,他躲在一个坑里,用草把自己盖起来,结果被鬼子发现。鬼子在他头上刺了几刀,流了很多血,后来没有死。

鬼子轰炸,也炸毁了我们村很多房屋,大概有几十间。

9. 伟世成口述

伟世成,男,1928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丹阳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伟世成

鬼子来的那个时候，我家有父母、两个兄弟、一个妹妹。我们家没有田，父亲做小生意。他从老百姓家里收鸡蛋到南京卖，然后从南京带回一些小商品再卖给百姓。我们家的生活负担主要落在父亲一个人肩上。鬼子进村了，我们全家逃到北边的大山里，父亲的生意也被迫中断。我们家没有田，生活也就没有了来源。父亲只好带我们投奔他的老朋友，东借西凑，勉强维持生活。我记得跑反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每天挎着篮子带我们到田野里去挖野菜。我们每天依靠两顿稀饭度日，生活特别艰苦。

鬼子惨无人道，坏得很。1938年春天，鬼子进村，孙老太太背着她的儿子跑反。在当时炮楼前面的不远处，鬼子在老太后面开了一枪，子弹打中了她背上的儿子，肠子拖了出来。没过多久，孩子就丧命了。老太太发现儿子死了以后，哭得死去活来。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

那时候，在现社区的前面有个哨岗，鬼子用铁丝网把整个丹阳镇围起来。鬼子在哨岗处向过往的老百姓要良民证。有一次，有一个从外地过来的20多岁的小伙子没有向鬼子出示良民证，鬼子就用刺刀活活地把他捅死。

安民以后，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到南京去，

路过中华门，鬼子向我们要良民证，因为父亲掏证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被鬼子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

日本人的飞机经常过来扔炸弹，每当鬼子空袭的时候，大家都会躲到过道里。有一次，在安徽的当铺巷，20多个人躲在一间屋里，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屋顶上，14个人被炸死。一个老太太的一条腿被炸到房梁上，不久便死了。还有一次，胡德生在家赶黄牛磨麦面，一颗硫磺弹在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他还没有来得及躲藏，就连人带牛一起被炸死了。他家的几间房子也被炸毁。

鬼子经常进村抢鸡、猪和粮食，他们还抓人去做苦力，挑子弹、挑行李。鬼子修建哨岗的时候，抓了我们村二三十个年轻人去干活，一直干了两个月。我们这里大概驻了40多个鬼子。

我还听别人说，村上一个20多岁的妇女被鬼子抢去轮流强奸。

10. 李克孝口述

李克孝，男，1931年3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踊跃油坊桥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那个时候我家门前有条小路，鬼子经过这里的。鬼子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是1938年的闰七月初一。我们知道鬼子要过来，就跟家里人一起跑到了安徽。

当时我家就住在这间瓦房，和祖父、祖母、妹妹、父母一起。当时鬼子就是从我家门前的这条小路走的，从南京过来的鬼子经过这条路到丹阳镇，去安徽芜湖，当时南京已被攻下。鬼子的飞机先到丹阳轰炸，炸得一塌糊涂后鬼子再过去。

油坊桥北面的五六家房子都被烧了，桥南边没烧。衡培贵当时在桥北面开了个茶馆，鬼子要烧他家的房子，用点着的扫帚把房子点着了，他不让鬼子烧，鬼子就用刀戳他，他就跳到塘里潜水逃了，鬼子开枪打没打到。他家的六间草房全被烧了。



李克孝

被烧的还有甘玉祥家的四间草房，衡明清家的三间草房，余元贞家的四间草房，余元典家的三间草房。这些人都是在村里做点小生意的，开茶馆、开小店的，当时村里人吃完饭没事就来喝茶。

鬼子在这里没杀人，房子也只烧了这几家。我就记得在孙埭村鬼子杀了一个人，杀死后把他扔到了厕所里，不是村上的人，也不知是哪的。

我爷爷当时被鬼子抓去带路，是我亲眼看见的，把鬼子带到孙埭村。到了以后，鬼子叫我爷爷不能走原路回来，不然还会有鬼子叫他带路，我爷爷就绕路回来了。

我家的大奶奶，就住我家前面，当时和我大爷爷站在门口，鬼子搞个扫帚，点着了，对他们说：“你们好了，你们好了。”就不烧他们的房子了。

鬼子把子弹放在百姓家里，烧房子的时候把子弹点着了，噼里啪啦直响。鬼子还把我家里的桌子、椅子、柜子都搬到我家前面的稻场上烧掉。那时候知道鬼子要过来，年轻人和小孩都跑了，就老年人在家。

鬼子有一个小队，15个人，其中13个鬼子、1个翻译、1个伙夫，就住在我家的瓦房里。那个时候我大概十一二岁，当时家里父母已经去世，就爷爷奶奶和妹妹四人，我们只好住别人家里了，人不敢呆在家里啊。这时候鬼子不怎么打人了。鬼子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后来从芜湖过来一个鬼子大官，在我们村上开会，为了对付新四军，然后鬼子就搬到大甘村

衡培和家的瓦房里住了。

当时我们村热闹,卖东西的,开店的,还有赌钱的,周围村里的人常到我们这边赌钱。跟鬼子说明你是干吗的,他就不打你。

鬼子还在我家附近建了两个炮楼,都是让老百姓做的。当时由保长、甲长派民夫去造炮台,没东西拿的,做得不好还要打你。两个炮台都对着油坊桥。炮台上还有铃子,哪里有情况就摇铃子。

陶运昌的老婆,油坊桥的,被两个鬼子强奸,他们是晚上来的。后来鬼子都是突然来的,都不晓得,来不及跑。

11. 王宜文口述

王宜文,男,1925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踊跃村3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王宜文

鬼子来的时候,一匹马的腿断了,鬼子用绳子把它吊在庙里给马接腿。

我12岁的时候,鬼子到此地来的。中国的绥靖队打人,鬼子给小孩子吃糖。鬼子来时,村里的人都没有跑,没地方跑,那时候家家撕一块红

布,把它用竿子挂起来,表示拥护鬼子,鬼子就不会打你。

当时鬼子来的人蛮多的,日本的国家人少得很,打人的很多还是中国人,汉奸。打人的、糟蹋妇女的都是穿黑衣服、戴帽子的中国人(绥靖队)。

丹阳镇上住过鬼子的,时间不长,多少人不记得了。

季家村被烧了几间房子,是被绥靖队烧掉的,绥靖队说不烧房子,老百姓就不怕他们。

12. 鲍明翠口述

鲍明翠,女,1915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踊跃小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鲍明翠

鬼子到我们村来过的,没有烧这边的房子。我娘家是鲍家村的,鬼子来的时候跑反,躲到旁边,鬼子住在其他村的,在我们村里没有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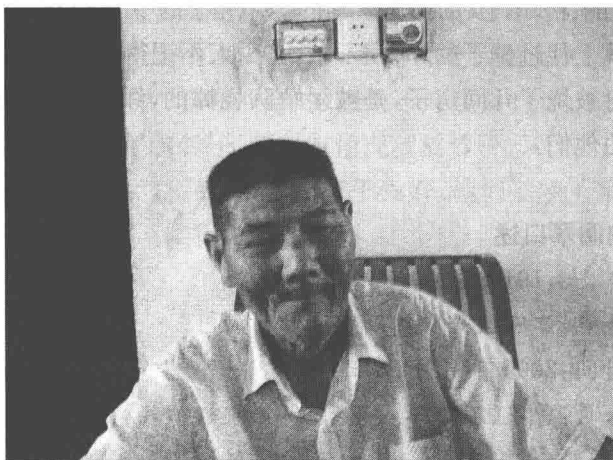
13. 丁任忠口述

丁任忠,男,1930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新踊跃大傅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丁任忠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鬼子一来我就跑,吓得怕,跑到山里去。他们又是打人,又是杀人,强奸妇女,我们吓得怕,我们村的鲍锡仓就被日本人打过。

鬼子在七仙庙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二三十个人。

14. 王宜财口述

王宜财,男,1927年9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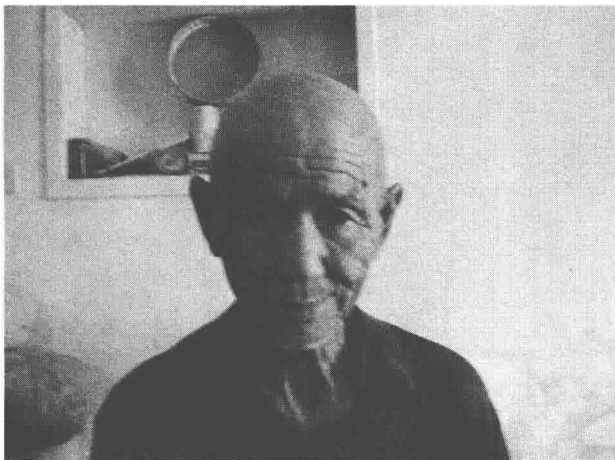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踊跃大傅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到这个村来过的,第一次到这个村来的时候,我才十二三岁。当时我家是帮人家干活种田的,我帮人家看牛。

鬼子来瞎搞,见人就杀,老百姓见到鬼子就跑,躲一下子。鬼子经常下来,白天下来,晚上也下来,搞鸡、鸭、鸡蛋什么的。鬼子来了大家就躲,妇女不能让鬼子看见,否则糟蹋人。



王宜财

鬼子来了就问有没有新四军，在哪里。如果说没有，他就会打人。冬天，他让人站在水塘里，不让人出来，冻也冻不死，淹也淹不死，糟蹋人。鬼子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新四军。

梅村被烧了两个祠堂，一个是王家祠堂，一个是毕家祠堂。鬼子怕新四军会住在那里，就把祠堂烧了。

鬼子在我们村住了大概一个礼拜，住在毕明忠的家里。

安民以后，鬼子发良民证，上集镇去，没有良民证就不行，没有良民证，鬼子就会怀疑你是新四军。

15. 于世太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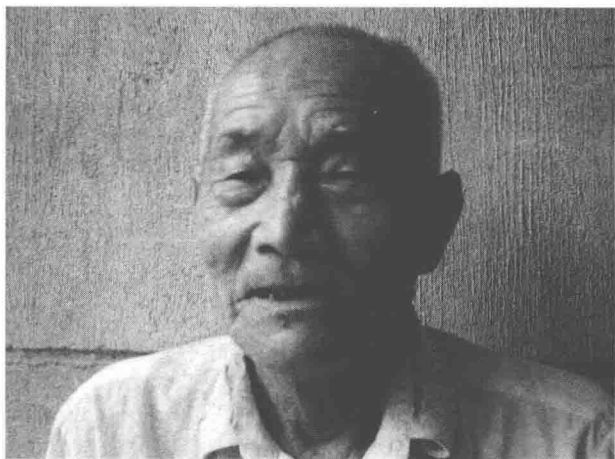
于世太，男，1919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幸福村老庄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快20岁了，跑反的，没跑多远，就跑到附近山里的。鬼子会杀人的，街上柴行的老板就是被鬼子杀的，尸体扔到了大埂头，就是安徽当涂县丹阳的大埂头，现在是丹阳镇人民医院。柴行老板叫田善



于世太

尧,年纪比我大一点。鬼子说他是土匪,就把他杀掉了,具体时间记不得了。这事虽然我没看见,大家都知道的,不会是假的。

我看到过鬼子放火烧房子的,是张咸贵家的三间草房带一间厨房,就在我家的那边(指着斜对过方向)。当时是三个鬼子,他们追刘光友,也是我们村的,追到那儿,找不到了,就以为他躲在张咸贵家,放火想把他烧死。结果三间房子烧得干干净净,其他人家的房子没烧。刘光友早跑了,没被烧死。村上人哪敢出来救啊,看见鬼子就吓得直奔。我当时就躲在家里,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刘光友当时也就20岁出头。

日本人来时,保长会通风报信的,大家就跑到山里躲起来,等鬼子走了,再各自回家。也有没来得及跑被鬼子抓到的,是少数。村里的季昌发就被鬼子抓过,让他带路去西岗村的汉塘,鬼子要抓鸡、逮猪、抓羊。鬼子三天后就放他回来了,没杀他,也没打他。他就住我家前面,后来对我讲的。季昌发当时也是20多岁。

16. 许忠友口述

许忠友,男,1923年1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幸福村老年公寓(原住丹阳镇泗陇村更牛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许忠友

跑反的时候我15岁,爹妈早死了,我帮姓王的人家看牛,看了三年。鬼子来时我跟他们家一起跑的,就跑到附近的山里,也有人打地洞,躲在地洞里,那个时候是穿着单衣跑的,应该是五六月份。

泗陇有个老人教我唱了一首歌,到现在我还会,唱给你们听啊,(开始唱)“出门靠朋友,各位朋友你是听;鬼子进南京,烧杀淫掠干干净;飞机飞到半天云,炸了中国人,哭的哭,哼的哼;喊声妈妈老娘亲,大脚快得很,小脚慢吞吞”。老人姓杜,50多岁了,我们一边跑一边唱。

我被鬼子打过的。那个时候,我在帮人家看牛,有十几个鬼子在打鸡,看到我,就把我抓起来,把双手捆起来,问我有没有“山猫”,我说没有,鬼子就把我吊起来打。后来,鬼子就把我放了。

我们那儿离着安徽很近,在那个地方鬼子开过矿,有100多个鬼子呢。他们都是找中国人给他们干活,我在给姓王家看完牛之后,也给鬼子干过活,主要是做点零活,挑土、搞矿,做了好几年呢。鬼子给钱的,不是经常打人。那个时候,新四军会来打鬼子。有一次,新四军来,甩了一个手榴弹,碰到了外面的铁丝网,就炸了,不过没有炸到鬼子,炸死了两个河南人。

17. 夏顺昌口述

夏顺昌,男,1927年1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幸福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跑反时我11岁了,是夏天,我一个人跑的,父亲早死了,跟母亲娘俩跑到附近的山里,没几天就回来了。我家房子没烧,我们村都没烧。鬼子来时村里的人都跑了,鬼子走后我们就回来了,反正鬼子一来我们就跑,村上也没什么人损失。

鬼子住在丹阳寺庙里,有20多个鬼子吧,伪军倒有40个,看到鬼子要叫先生要鞠躬的,不然就会打人。鬼子经常下来找鸡、要鸡蛋,也会找花姑娘,但我村没有被鬼子糟蹋的。他一来,人就吓得跑掉了,没人他抓谁啊?

18. 孙维堂口述

孙维堂,男,1921年1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双河村孙墟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6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日本鬼子没有来之前,有飞机轰炸,在丹阳镇上轰炸的,炸高层建筑,丹阳镇上炸死几个人。第一次炸在南镇,就是安徽的小丹阳,炸到了迟恒道家的大房子。他是大资本家,在武汉汉口开店,在家造了一栋房子。当时在丹阳来讲是相当好的,房子盖起来了,里面还没有装修,鬼子就炸了。第二个炸弹炸死了一个姓洪的姑娘,是丹阳镇上的人,大概十六七岁,人骨分尸,头发炸得贴在牌坊的墙上,肉、衣服都飞到了牌坊上。第二次炸在刘顺昌布店后面的院子里,没有炸到人。第二个炸弹炸死了徐万银,徐万银当时年岁不是很大,三四十岁,也是丹阳镇上的人。他死了以后,家里很苦,老婆后来改嫁了,子女当时10多岁,他的姑姑就把他



孙维堂

的子女带在身边,带到上海去了。第三个炸弹都没有响,炸在严老大的房子里,严老大叫严修仁,是靠着墙根炸下去的,炸了好深好深,一个大坑,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把炸的地方填平了。以前人不敢弄,怕炸(在今天小丹阳粮管所隔壁)。鬼子炸了以后,我们去看的,是1938年下半年炸的。鬼子是1937年进的南京。以后呢,鬼子还炸了几个炸弹,炸了就走,人没有过来,就是飞机炸的。

过了个把月,时间不是很长,鬼子就来了,是从当涂来的,他们不在丹阳蹲。我们听鬼子到了牛王庙(音,下同),离我们这三里路的样子,就跑反了,到处跑,往北面山里跑,一直跑到杭家山,鬼子是开卡车过来的。当时家里人不少,有父母、兄弟两个,还有我老婆一起跑的,姐姐已经出门了。鬼子一走我们就回来了。

鬼子起初来都在丹阳镇上,来了就走,怕新四军。我们这有新四军,鬼子白天来,时间不长就走了,搞搞吃的,一般几十个人。我们见到鬼子就怕,不敢见面,老远看到了就走了。黑腿鬼子(汉奸)多,真鬼子少。

日本鬼子来过我们村。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敢见,我们村上的杨凤山他不怕,胆大,当时20多岁,他以前是中央兵,是北方人,掉队住在我们村的。当兵的人见识广,鬼子不知道他是当兵的,也没有对他怎么样。他就对我们喊:不怕,没事的。说皇军怎么怎么好,我们怕他是哄我们,

不敢回来,还是慢慢跑。村上老头齐其家也没有跑,他当时 50 多岁,日本人把他抓住了,说:就问问话,不要怕。

日本鬼子以后搞鸡,还要鸡蛋,有人在家就要鸡蛋,不敢不给他。要是没有鸡或蛋,给他看看,没有就算了,鬼子主要是从当涂过来的。因为日本鬼子到我们这来的时候,已经逐步稳定了,主要是收买人心,在当涂搞得很厉害,我们这有新四军,日本鬼子不敢蹲,来一下就走。新四军化装成老百姓,在日本人站岗的桥头打鱼,日本鬼子过来看就逮住鬼子。

我这人讲话实事求是,鬼子在我们这没有(乱搞),我 16 岁在丹阳学徒,正好日本人来了,我在那边。1941 年跑的,我们村上的华成带信让我去当涂做生意,我在当涂,听当地人讲日本人在那边很残忍。

19. 张光祖口述

张光祖,男,1920 年 12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双河村孙墟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6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张光祖

我是 12 岁那年到上海当学徒的,当时家里边穷,是家里面的一个堂哥哥介绍过去的,他在那边做生意。我在上海闸北小杂货店里边卖东

西,卖些米、糖、盐等东西。那时米两三大洋能买 100 斤。糖也就几块钱 1 斤,盐是 1 毛多 1 斤。到了 1937 年八一三事变,鬼子进攻上海,打得很厉害,上海大世界那块飞机炸死了有 300 多人,尸体遍地都是。我当时就回到了老家。

鬼子是在 1938 年以后才到我们这的,当时鬼子已好些了,安稳些了。

第一次日本人在小丹阳轰炸的时候,还炸到胡德生开的磨坊,磨面粉的,就在街中心,是用驴磨的,那个炸弹炸在拴驴的地方,把三头驴一起炸死了。以后呢,炸弹响,把在旁边塞塞子加料的人吓死了,是真的死了,这个人是安徽丹阳南镇的,当时三四十岁。

日本鬼子在牛王庙蹲过,后来又分了一批人在丹阳寺,鬼子就住在丹阳寺,十几个鬼子。他们晚上不出来,白天出来,搞些吃的。有一次,一个日本鬼子在洋桥站岗,安徽谭库村的新四军董兴仁装成老百姓打鱼,鬼子跑来望望,想弄点鱼吃吃,鬼子低头看装鱼的笼,董兴仁有枪,把鬼子活捉走了。日本人也找(被活捉的鬼子),找不到。

日本人住在丹阳寺有六七年了。那时我结婚,蛮隆重的,我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跟我讲日本人来了,是汉奸带过来的,有七八个鬼子。汉奸跟我们说不要怕,头目来玩玩,还送了我们几块钱,算是一点礼,翻译讲不要怕,头目来喝喝酒,家里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当时家里酒紧张,没有很多酒,怕鬼子喝酒不得了,会闹事,我们就掺了水,鬼子喝了还好,没有什么动静,你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吃了就走了。鬼子来时都背着枪,把我老头吓死了,我也害怕,没有办法,怕也不能跑。

20. 谈道智等口述

谈道智,男,1926 年 3 月生;谈道贵,男,1924 年 12 月生;宗朝荣,男,1924 年 12 月生;谈昌松,男,1942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西桥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7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谈道智等

鬼子来的时候是1937年,他们先派飞机轰炸小丹阳,迟恒道家的二层走马楼成了轰炸目标,陈老四家开的茶馆也被炸毁,前后炸死炸伤15人,他们是:王老四、李保生、杨铁匠、陈大师娘、兰家媳妇、贺春保、陈维山、钟存林、曹老四、李庆忠,还有两个姓钟的、姓端的、姓沈的,另有一个姓穆的被炸伤。

1938年8月,日军想把新四军全部消灭,抢占石马矿山,于是兵分八路进攻小丹阳,放火烧了赵仁喜家和一个高姓人家的草房。倪淑兰(21岁)、张姐(24岁)、胡兰兰(23岁)、姚爱芳(41岁)、吴小姑娘(14岁)被鬼子强奸了,其中吴小姑娘被强奸后造成终身痴呆。

王宝宏在上海干过搬运工,有力气、有胆量。有一次,他看到几个鬼子抢一家农户的黄牛,就上前和鬼子理论,后又打了起来,被鬼子乱刀戳死,死的时候才37岁。他妻子后来带着儿女过着讨饭流浪的生活,直到解放。

在天主教堂旁,鬼子杀死了两个外地30多岁的男人,说是中央军。日本鬼子有二三十个人住在丹阳寺里,他们常出去打“山猫”(新四军)。鬼子安民后给每个人发良民证,在西桥上检查良民证。本镇王家有两个亲戚,是高淳贩卖鸡蛋的,鬼子听成是卖子弹的,就将他们三个在大湾沟把头蒙起来,用刺刀戳死了。

21. 曹庭金口述

曹庭金,男,1927年7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窑上幸福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曹庭金

鬼子来的时候我10多岁。鬼子来了就跑反到山里,我们家当时只有爹妈和我三个人。回来时我家没有被烧,洋塘烧了一家姓吴的,五间草房,大概有120平米。鬼子来了不让人关门,他胆子小把门关了,鬼子就把他家房子一把火烧了。有一次,鬼子在街上杀了三四个国民党的逃兵。我30多岁的叔叔当时也被抓住了,鬼子用刺刀对着他们,让他们伸出手看看是不是有老茧,检查头上有没有戴帽子的印,解开外衣看看里面有没有国民党的服装。发现了三四个国民党,就在东井把他们当场戳死了。

徐广增的头被鬼子用刀砍破了。当晚,他们又强奸了孟家的小媳妇。

有一次,我和我二叔家的儿子一起去逮房客家的鸡。房客家对面住了几十个鬼子,他们看到我们小孩就招手让我们过去,叫我们去洗碗。洗完碗又让我们端菜,要求一手端一碗。可是二叔的儿子两手捧了一碗,鬼子打了他两个耳光,我看到他被打了吓得跑回家了,他也哭着回

家了。

当铺里被汉奸告密,说有国民党败兵在里面换衣服,鬼子就把当铺炸掉了。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扔的是硫磺弹,王家的磨房和两头拉磨的老黄牛都被烧掉了。有个老奶奶也被炸死了,发髻和一条腿都挂到树上了。

鬼子把宋之明家的走马楼也炸了。鱼塘的鱼都被炸得飞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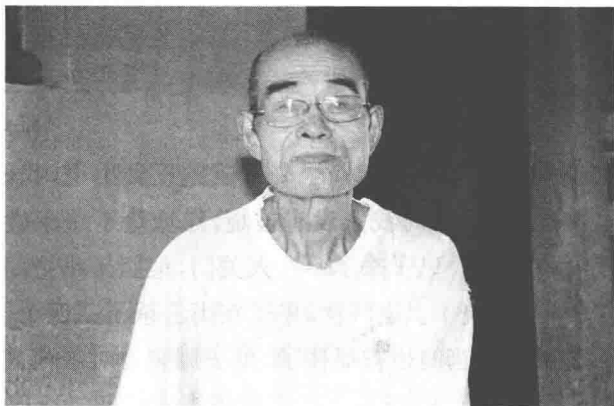
22. 童兴智口述

童兴智,男,1933年8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窑上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童兴智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家只有我和我父亲两个人,住在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里。鬼子没有烧房子,也没有人口损失。听说在南镇有个陈家童,开了个当铺,日本飞机扔炸弹时炸到他家了,当铺所有的东西都炸掉了,还炸死了一个姓苏的姑娘,连头发带发髻和一条腿一起挂到了房檐上。一个30多岁的伙计挑着一筐铜板准备转移,炸弹扔下来把他也炸死了。孙小明的妈妈背着他哥哥往山里跑,跑到土地庙的时候被鬼子打了,小孩被打死了,肠子都打出来了。他妈妈当时不知道,走了几步后

血流出来了才发现。

鬼子成群结队地到乔木山(音)找新四军,有汉奸报告的。没找到新四军鬼子就烧房子,烧了好几家,烧过就走,鬼子不走百姓不敢去救火。我们村一个安徽女的,是孟家的媳妇,长得漂亮,两个鬼子来找新四军看到她了就把她强奸了。

南镇迟恒道家新盖的走马楼,两层的四合院,200多平方。人还没有搬进去住,就被鬼子炸掉了。听我父亲讲,王菊山是开磨坊的,有一次鬼子扔硫磺弹,就把他家的磨房烧掉了,拉磨的黄牛也被烧死了。日本鬼子经常来逮鸡子,要鸡蛋,然后带走。

一个安徽人,松枯村的,女人刚生过孩子还没满月,跑反没跑掉,被好几个鬼子糟蹋了,没过几天就死了。这个女人的爸爸叫周世海,是讲古书的。

23. 左先弟口述

左先弟,男,1934年4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山景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左先弟

鬼子打共产党,说是“山猫”,跟新四军在红旗云台山那里打了一仗,

鬼子用小钢炮打,新四军死了不少。当时是下午,新四军跑了不少,要不是跑了死得更多。

我当时住在山景,我的一个堂哥左先朝,当时34岁左右,夜里赌钱,早上回家,在路上碰到一小队鬼子。鬼子问他是不是“山猫”,他说不是,鬼子就用枪把子打他,十多个鬼子呢,打得他爬不起来了才放过他。

我家在山边,鬼子过一下就走,没怎么骚扰我们。鬼子一来我们就往山上跑,他一走我们又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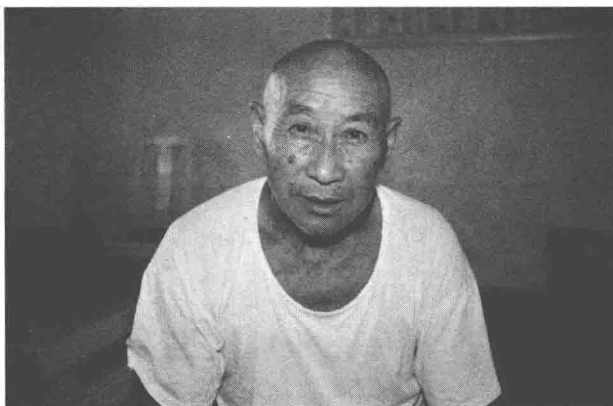
24. 孙发金口述

孙发金,男,1936年1月3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敬老院(踊跃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孙发金

我是踊跃大队纪家村的,鬼子来了把我们村20多户人家的房子全烧了。我家三间草房,两间厨房,将近70平米,全被烧了。当时年轻人和妇女全跑掉了,我爷爷救火鬼子不让,有一个鬼子还把他踢得倒地了,后来都蹲不下来,大便不方便。

25. 许友英口述

许友英,女,1930年11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敬老院(山景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许友英

鬼子来的时候人们都吓跑了,我家当时有六口人,我嫂子背着我跑,跑到了横山,一路上看见鬼子的飞机就赶紧趴下。回家后,发现家里的一顶帐子和妈妈的衣服被鬼子拿走了。有个姓陈的女的,五六十岁了,躲在陈家菜园边上的一个棚子里,被三个鬼子看见了,就把她轮奸了。

和我同岁的一个女的,叫小美,她妈妈就被鬼子在她家强奸了。鬼子在西塘角站岗,看见一个人在500米远的地里干活,鬼子以为他是新四军,就放了一枪,从肚子进去,从后腰出来。这个人叫江孝武,十几岁,治了两年后就死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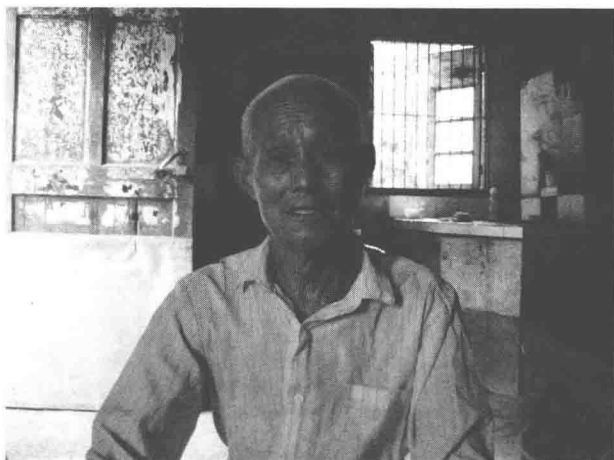
26. 曹长友口述

曹长友,男,1928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泗拢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曹长友

1942年的时候,我成了一名新四军交通员。那时候,我们这边有个土匪头子,绰号叫“于大先生”,他手下有不少人马。山西办事处的刘杰枝竭力劝说姓于的,想把他拉过来为新四军做事。可是,姓于的却把队伍交给了伪军。刘杰枝派人抓住姓于的坏蛋并把他枪决。当时,国民党驻江宁县县长张四郎发布公告抓捕刘杰枝,他声称,刘杰枝身体有多重,就赏给抓住他的人多少银两。后来,刘杰枝在当地党组织和百姓的掩护下,东躲西藏,并没有被抓获。

新四军通信员王飞,当时20多岁,在溧水与句容的交界处开会,被鬼子抓到后活埋。他父亲也因为汉奸的告密被鬼子枪杀。

鬼子在大陆村用刀砍死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亲眼看到的。

鬼子还用钢炮轰炸张家村,炸毁了不少房子,有二三十间。

27. 张百正口述

张百正,男,1928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泗陇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百正

1937年冬，鬼子从上海进攻到我们这里，那时候我才10岁。我从丹阳逃到了安徽，在那边住了好几年。1942年的一天晚上，新四军和鬼子在下泗陇交火。结果，两个新四军牺牲，几个鬼子受伤。

村里有个叫汪长富的，是个两面通，既和新四军打交道，也和鬼子打交道。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在向山的魏村，鬼子拦住他，一枪把他打死了。

有一次，我父亲在靠近路边的田里耕田。鬼子说他通新四军，就把他抓走了。后来，父亲遭到鬼子的毒打，鬼子还用狼狗吓唬他。当时，乔家村有个陈先生，他在当地很有名望，跟日本人也有关系，他出面把我父亲保出来了。

有一次，鬼子到村里扫荡，抓住了一个地主老太，鬼子要枪杀她。一个姓吴的年轻人给鬼子下跪求情，结果，鬼子放走了老太太。

山东岩(音)有个20多岁的张裁缝，鬼子怀疑他通新四军，一枪把他打死。

那时候，鬼子在向山霸占了铁矿，从四面八方抓人过来开采。五个矿山连在一起，大概有千把个劳工。我曾经在那里做过一年，从早到晚，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鬼子不给我们工钱，只给吃饭。有一次，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鬼子上来就给了我两个耳光。矿山还时常发生矿难，有不

少劳工被矿石砸死。那时候，我家里穷，无田无地，老婆成天要饭度日子。

有一次，鬼子进村。村里有一个叫冯凤英的妇人，当时 20 多岁，已经结婚了。她躲到一户人家被鬼子发现后强奸。鬼子还用枪打人家的鸡，还把老百姓的猪肉、咸鹅扔进茅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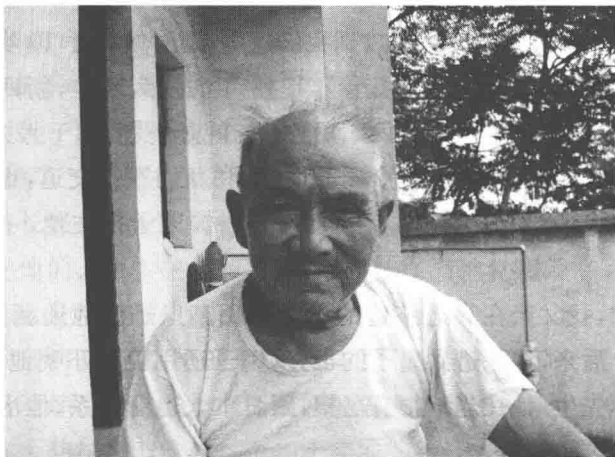
28. 衡权武口述

衡权武，男，1928 年 7 月 1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西岗长岗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7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衡权武

鬼子来时，我将近 10 岁。我也是听别人讲的。鬼子从马鞍山慈湖往小丹阳去巡逻，在泗陇村，鬼子一排 12 个人侮辱了一个小名叫小英子的妇女。1953 年她在诉苦大会上诉苦说的，她家里是开茶馆的，当时才二十二三岁。

有一队鬼子也从我们长岗村过的，没干什么坏事，休息时也是在长岗，鬼子还给了我四颗糖吃。

日本鬼子过来主要是寻“山猫”（新四军）。听别人讲，在丹阳镇大埂

头(属于安徽)日本鬼子杀了三个新四军。

在当涂东桥住了一个小头目,经常到周围扫荡,许高的冷水坳有一个山洞,新四军躲在里面的。有一排鬼子住在丹阳镇上,伪军经常下来巡逻,老百姓叫他们“呼噜的”。

我16岁的时候,跟两个新四军在马鞍子山上放牛。看到于华栋,他是安徽当涂的,他过来给日本人收猪头税。当时在我们长岗村住了一个连的新四军,他当时穿个白褂子,戴个白帽子。他进长岗村时看到新四军的岗哨,就往回走,被站岗的新四军逮到了,带到姓蒋的保长家审问。新四军不想连累村里人,让蒋保长去丹阳向鬼子报告,晚上日本人就进村了,在卜家山架迫击炮,炮弹掉在村里一个姓华的农户家里,没爆炸,把他家里的水缸砸破了。新四军当晚就向当涂转移,在路上把于华栋处决了,用刀戳死的。新四军一枪没打,如果打枪全村就会遭殃。当晚鬼子在全村搜查,开了好多枪,没伤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新四军一共在村里待了三天,这是1944年时候的事。

后来长岗村的村民私下把于华栋的尸体给埋了,他姐姐在村上打听了五天,没打听到人。后来于华栋的尸体被狗子刨出来了,村里的人再把他的尸体埋到扬塘坳的山芋地里,然后再把山芋种上。村里的人保密性做得很好,大人小孩一个不讲,不然整个村就遭殃了。

29. 陈扶让口述

陈扶让,男,1923年1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西岗长岗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到过我们这个村的,那时我才十几岁。他们只是从我们村上路过,没有停下来。

这个时候已经安民了,鬼子没有烧房子,也没有杀人。鬼子在这里扔了个炸弹,没爆炸,青年人都躲起来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我的一个亲舅舅,是安徽的,当时五六十岁,叫竺光新,被鬼子飞机



陈扶让

上的机关枪打死了。

鬼子住在丹阳镇上,驻了不少人。有一个给鬼子收猪头税的,叫于华栋,安徽当涂的,被新四军抓住,用刀刺死了。日本鬼子后来到村上来的,村里人把他的尸体偷偷埋在山坳子里。

四几年时,我赶着猪去南京卖,在东善桥那边碰到了鬼子,有一卡车。鬼子的狼狗要拖我的猪,我不敢追,后来狼狗把猪放下了,狼狗是跟猪搞着玩。

30. 刘有华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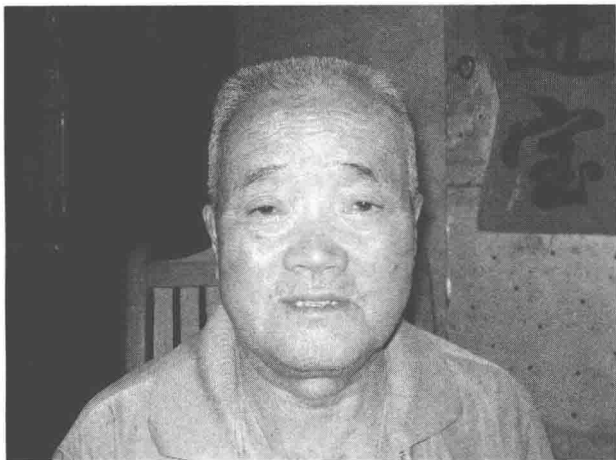
刘有华,男,1930年12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西岗西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日本鬼子打中国时,我8岁。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在这里巡逻,他们在家里面瞎翻,翻到好东西就带走。当时是住在丹阳镇的日本小分队往马鞍山方向巡逻,经过我们西山村,在这里休息。他们挨家挨户搞东西,走的时候,刺刀上扛着鸡鸭鹅。我们村有个李定生,种田的,他把他家的牛



刘有华

卖掉了,家里有点钱,有汉奸向鬼子通报说他是新四军,晚上鬼子过来打门,他以为是当地的土匪,没开门。鬼子就从门外面开枪把他打死了。他当时 30 多岁。

村上有女的被鬼子强奸了,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她的名字。

鬼子会叫人挑东西,那时候知道鬼子过来就跑,老人留在家里。新四军到村上来过,搞宣传,住一两天就走。

31. 夏本财口述

夏本财,男,1924 年 6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西岗长岗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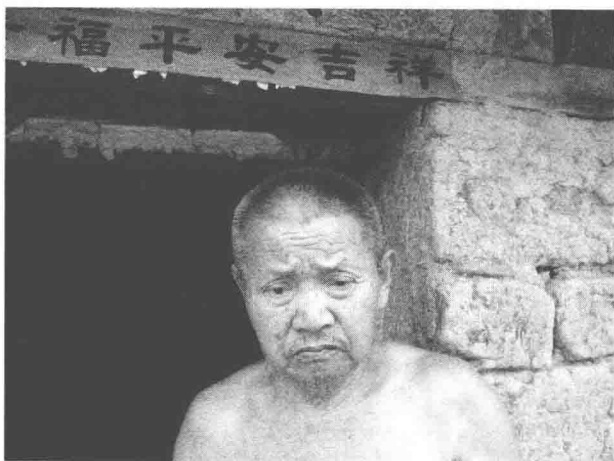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7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来我们村的时候我 14 岁,鬼子是路过,鬼子在韩桥头烧过房子,就路边的房子烧了,村里的没烧。

我看到过鬼子,鬼子还跟我开玩笑,摸摸我,叫我别怕,给我糖吃,我不敢吃,摔掉了。

那时鬼子经常路过村子,不打弯,村里的人都跑了,只有老人没跑。



夏本财

我不怕，没跑。

32. 毕明忠口述

毕明忠，男，1919年7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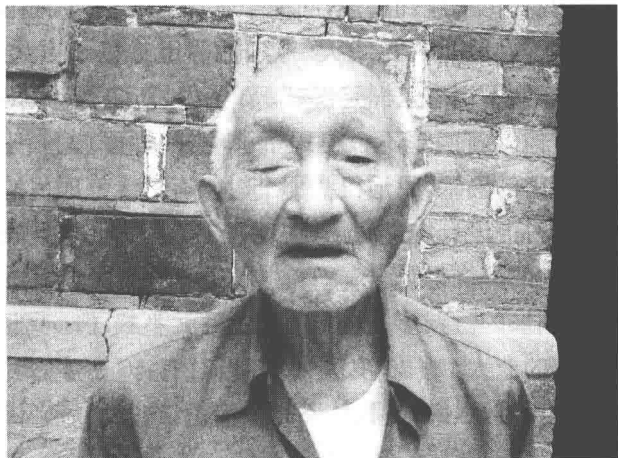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山景村梅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我16岁的时候，在南京学开杂货店，干了三年，19岁时听说鬼子要来了，就赶紧跑回来了，不久就成了家。鬼子来时，我们见到了就跑，鬼子实行“三光”政策啊，我们都怕，跑到山里面去躲起来。我们也跑反了，跑到了大平山上的虎伏洞里。当时是和父母、奶奶、我老婆、还有我的两个女儿一起跑的，我们跑反是鬼子来了就跑，他走了我们就回来，都是当天跑当天回。我成家那天，正吃酒呢，就听喊鬼子来了，大家酒都不吃，赶紧跑了。

当时都是种田，鬼子走了，就继续种田，跑的时候，牛就扔在家里了。鬼子来的时候，抓鸡、羊、猪，我家鸡被抓过的。那个时候，我们这有新四军，鬼子经常来扫荡。有一次，有人叫门，我开门一看才知道是鬼子，把



毕明忠

我家十只鸡抓走了，村长说明天还给我，第二天就还给我八只，说这鸡不应该你家出的，鬼子每次来，鸡抓得比较多，羊、猪少。

我记得鬼子在村里没有杀人，打人是有的，我就被鬼子打过的。那个时候是鬼子从我们庄上过，不知道是哪个庄，问我，我开门说这是梅村，他听不懂，他就打了我，我就用写的，问我有没有新四军，我说不晓得，我说皇军大大的，我们小小的，随后在我家隔壁烧了饭，他们不吃我们的饭的，吃他们自己带的饭，吃完饭，他们就走了。

安民之后，鬼子就住在我们村上的一个祠堂里面，大概有十几个鬼子，在这里住了两年的时间呢，隔壁还有绥靖队。他们都是白天跑步，光着身子，我看到过的，晚上就不敢出来了。我给日本人做过工的，鬼子经常烧木取暖，村长喊人给他们抬木头，送到团部（祠堂）里面。我抬了两次，鬼子给了我一包香烟。现在这个祠堂已经不在，被新四军给烧掉了。

新四军经常来，他们都穿着便衣，鬼子认不出来的。新四军说在村里面是不能打鬼子的，打他，老百姓就遭殃了，每次都是等鬼子出了村，才打他。大付村上有个汉奸，叫李玉洲，他有二三十岁了，就是被新四军在明清寺用刀杀死的。李玉洲常到街上去报告日本人，说有新四军，鬼子就一个村一个村地搜查，每次都搜不到，这个时候绥靖队会乘机搞点

东西。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过他,问他干什么去买什么,他说没买什么东西,当时有个人叫叶银根,比我大一点,他明里给鬼子当兵,暗里保护新四军,他告诉新四军说李玉洲是汉奸。3月份,新四军就把他拖到了明清寺里用刀杀了他。新四军不舍得用子弹啊,一颗子弹打一个鬼子呢。明清寺就在大平山的隔壁,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鬼子在我们村上没有烧过房子,在现在宁光村的王马厂村有房子被烧得了,马路边上的都烧得了。

找姑娘,在刚来的时候多,住在这里之后就不找了。我记得我们村里有一个姓王家的老太,她20岁就守寡,当时有40多岁,她没跑掉,被一个鬼子抓住了,就被强奸了,具体不是很清楚,这是她后来讲的。

33. 陆广都口述

陆广都,男,1930年5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山景村东岳庙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陆广都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七八岁。当时听说鬼子来了,大家都往村后面的山上跑,也有牵着牛跑的。鬼子一来,就跑,鬼子走了,我们再回来。

我当时是和我父母、奶奶、一个妹妹一起跑的，跑到了子棱山，在那里过了几夜，就回来了，穿什么衣服记不得了。

鬼子杀人我没见过，只是听说过鬼子打过人。鬼子逮到人，就会打人。在我们东岳庙村有一个叫周万安的人，当时他有 30 多岁，有十多个鬼子来我们村上，他躲在草地，被鬼子抓住了，鬼子用枪托捣他，把他打晕了，鬼子后来走了，没有杀他。这是他对我们讲的，那个时候，我有十几岁了，应该是安民之后了。

鬼子来的时候，从庄里过的，没有杀人，人都跑得了，也没有烧房子，也没有抓过夫，只是听过鬼子糟蹋姑娘，不知道是谁。就是在安民之后，鬼子住在丹阳街上，鬼子个把星期、一个月就来一次，主要是找鸡，他们都是生着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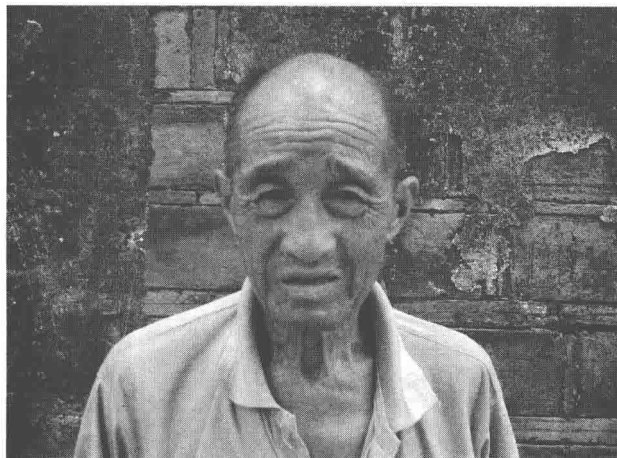
34. 何承星口述

何承星，男，1931 年 3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山景村古市村 2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7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何承星

我八九岁的时候，鬼子来的，当时都往山里跑，有时还在山里过夜，

夜里不敢回来的。那个时候，大小人都跑的，我当时是和爷爷、奶奶、父母、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块跑的，牛就甩在家里了，跑都是临时的，鬼子来了，就跑，走了，就回家来。我记得鬼子刚来的时候，是从黄固山上下来的，我正骑着牛，往山上去，在我身边经过，鬼子没有问我，也没有打我，也没有抢我的牛。

鬼子来打过鸡的，在我们村上打过一个人，他姓单，当时有三四十岁的样子，他在门口被抓住，鬼子让他说什么东西，他不肯说，就打他，给他上了老虎凳。我们听到鬼子打他，就不敢出来了，走了之后，我们才看到的。从那以后，他就不能劳动了，在鬼子打他之前，他就有点病，在打他之后，他的病就更严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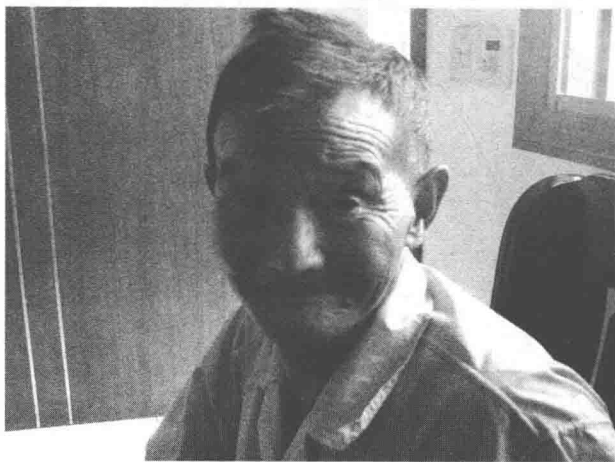
在我们村上没有被杀的，也没有房子被烧掉的。我们村上当时有近十户人家，有鸡、牛、羊、猪被抓的，具体谁家的不知道，鬼子是碰到就抓。

鬼子一来，就是二三十个人，主要是路过的。我们听到鬼子到了，就赶紧跑了。

35. 李光根口述

李光根，男，1928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山景村小甸村（自然村）



李光根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1938年鬼子来的,那个时候我10岁了。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有好多南京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当时都听说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听到鬼子会来,我们就都跑到山里去。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我弟兄四个、父亲,我母亲在鬼子来之前已经去世了,但是鬼子没有来我们村,去了隔壁的谷塘凹村,可能是新四军老在我们村,鬼子不敢来吧。

我在街上看到过鬼子,有百把个,在我印象中,鬼子都挂着东洋刀,拿着三八大盖枪。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36. 余益祥口述

余益祥,男,1926年11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许高村高台村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余益祥

鬼子在安徽的小岷山用望远镜望到张家村人哄哄的,以为是新四军,用小六零炮往村上打,是在安徽小岷村的小高山架的炮,打了三四

炮，打死一个，打伤几个，杨凤明的大儿子被当场炸死的，当时十三四岁。杨云礼的父亲被打在大腿上，后来腿上发脓生蛆，没有药，鬼子在，哪有医生能看呢，后来疼了个把月，死了。杨云礼的父亲死了以后，杨云礼的母亲天天去哭，中了尸体腐烂发出的毒气，隔了没有多长时间也死了。鬼子离张家村有三四里路，炮弹是先落在人家房子里的，杨云礼家的房子被打了好几个洞，是小瓦房，四五间房子被炸掉了。打的时间大概是1938年下半年阴历八月份，是下午打的，有四五点钟的样子。杨云礼的父亲死的时候二三十岁，他母亲死的时候也就二三十岁，杨云礼有六七岁，父母死了，就成了孤儿，后来跟小爷爷、小奶奶长大的。

鬼子1944年到过我们畔山村，当时有一个班多，大概20多人。他们是行军路过，头一天晚上到我们家，要住我们家。鬼子用枪把门弄开，我母亲护着包袱，鬼子用刀刺，母亲吓坏了，没有办法，后来鬼子住在我们的老房子，鬼子都带着枪，三八式枪，还有一挺轻机枪，有一个小头目，吃饭单独吃，要鸡、要蛋，不敢跟他要钱。我们主动给他，他就高兴，其他鬼子吃无锡大米，他们自己还带酱油，怕我们害他，鸡蛋没法放毒，鸡没有毒，毒了就不能活了。他们在我们家自己做饭，等他们做完了，我们家才能做饭。他们吃饭的时候，屁股朝外，不让我们看到他们吃什么。鬼子是在我们家的堂屋里打的地铺，我们家的人睡在一间房子里，怕也没有办法。鬼子天天早上起来做操。鬼子在我们家住了一天一夜后，第二天晚上六七点的样子，就住在了村上的祠堂，住了三四天。鬼子还给我们小孩子糖吃，我们一般不敢吃，怕有毒，害我们。

就在鬼子住在我们村的时候，有四个鬼子兵在高台村强奸妇女。被侮辱的妇女是郭世魁的老婆和他后妈，他老婆只有十七八岁，母亲是父亲再娶的，年纪不大。我们村的吴世培是他们家的亲戚，就汇报了住在我们村上的头目，头目派人去调查，那四个鬼子已经跑了。头目就认为是吴世培谎报，村里人就替吴世培辩解。一个是李正清，他识字，鬼子听不懂中国话，就让他写字给头目看。还有一个叫李德保，他跟头目讲，头目就踢了他，李德保被踢得朝后一仰，鬼子生气了，他们都跑了，要不是日本人当天晚上就要继续行军，我们村就要倒霉了。吴世培跑到安徽岳家桥，他妹妹住在那，他躲在一个庙里。刚到岳家桥，就听日本鬼子也到

了,以为是过来抓他的,其实是日本鬼子行军到那,他吓死了,后来回家来了跟我们讲的。李德保也跑的,躲在稻田边,用稻草盖着头,听见日本鬼子喊:一个、一个,以为是发现了他一个人躲在那,其实是日本兵提醒后面的兵注意前面有一个坑才这样讲的,鬼子并没有发现他,他吓死了,回来跟我们讲的。

当时日本人给人打针,打过后,十个人有八个人生疮。在丹阳镇上,我们要过桥,那个桥现在叫新桥,要过桥就要打一针,打过针,就发一个东西给你,证明你打过了,下一次再通过给他看看就不用打了,进城需要带着,后来有照片的,就成了良民证,小孩也要打,男女老少都要打,日本人讲打针是消毒,不传染。当时打在手膀子上,过桥的都跑不掉的,逮到就打。我是1938年被打的针,当时我12岁。打完针后,抓痒发热发躁,到晚上就提不起精神,是皮肤病,身上还会生疮,天热的时候,出出汗会好些,一到天气冷了,不出汗了就难受,长疮,有的疮很大,如果疮毒进到心脏就死了,也有人因为这个死的。这个病还会传染,同睡一条被子就会传染,这个病一两年不会好,我是鬼子投降了以后才好一些的。当时害疮的特别多,疼死人。

日本人请许村的张家富当自卫团团长,鬼子在许村示威,往我们这边打了一个炮弹,我当时在田里拾粪,炮弹就在离我三四丈远的地方炸的,我吓死了,赶忙跑回来了,当时我十七八岁。

37. 杨云礼口述

杨云礼,男,1930年10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许高村高台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1938年,鬼子炸我们村的,我家五口人,炸得只剩我一人,那年我才七岁,就成了孤儿。新四军在山坡上挖战壕,日本人在安徽小岍村的山上用望远镜看到了,就往我们张家村打炮,打的是钢炮,打了十几炮,毁了四间房子,炸死了一个人,伤了三个人。我堂叔杨贤义是当场炸死的,



杨云礼

头脑炸开了,那时他才17岁,是个小伙子,还没有结婚。我的两个叔奶奶也被炸伤的,一个叫吴师英,当时35岁,一个叫汪玉珍,33岁。吴师英的腿被炸伤的,歇了年把生病死了,当时没有医生看,汪玉珍本来就有病,她是胳膊炸伤了,后来也病死了。这三个人是在房子里面被炸到的,是我们杨家的老房子,炮落在天井里,落地开花,四面炸开,人没有来得及跑被炸的。当时田里割稻了,我父亲杨贤林为了回家拿一瓶油,在村子前面的山上被炸伤的,打到了腿,是阴历七月初一被炸伤的,后来看到跑反的人,就喊人家,是村上人把他抬回来的。之后,鬼子还来找父亲,说父亲是新四军,要把他杀了,汉奸说他是种地的,所以手上有茧,日本人就放了父亲。当时大热天的,也没有药,没有医生医,人还活着,腿生了蛆,生蛆以后,把血筋拱出来了,血流不止,淌死了,是九月初九死的。当时有风俗迷信,炎天人死了,不准用草裹尸体,不准埋,尸体上苍蝇乱飞,黑压压的一片。当时家庭干涉,年轻妇女不能改嫁,母亲天天去哭父亲,中了尸体腐烂发出的毒气,母亲全身腐烂,能看到心脏在动,一年多就死了,中毒身亡。父亲死的时候,母亲还怀着小妹妹,母亲死了以后,家里没有人照顾,弟弟嘴上生疮,死了,弟弟那时才5岁,妹妹也没有人照顾,就送人当童养媳,人家不把她当人看,扔在一边不管,妹妹也死了,死的时候才2岁。我是跟着小爷爷、小奶奶长大的,9岁就开始放牛了,

没上过学。

38. 陈礼家口述

陈礼家,男,1932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许高村上埭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陈礼家

鬼子到我们这活动就少了,重点在南京城,他们是1939年的下半年到我们这来过的,是走我们这走的,有100多个鬼子,他们是清乡(打新四军),走到我们这,就在我们村的大树下乘凉。日本鬼子喜欢小孩子,把糖给我们吃,我们小孩子跑过去看鬼子,鬼子拔出东洋刀吓我们,看见我们跑就笑。鬼子在我们村上,我大伯家的狗跑出来,咬了鬼子一口,跑掉了,正好我大伯出来,鬼子就逮到他打,其实鬼子不知道是我大伯家的狗,看见人就打,打得嘴巴都青了。

有一次新四军骑着枣红马过来,村上人以为是鬼子,老百姓全跑光了,最后讲是新四军不用跑。那个时候,只要讲鬼子来了,日本鬼子到这儿了,一传十,十传百,晚上睡觉听到的话都连忙爬起来赶快跑。

日本人大飞机往丹阳扔炸弹,老百姓都吓死了。

卖柴禾的卢麻子，是上龙村的，卢灿宏的父亲，当时30多岁，日本人看他手上有老茧，就讲他是新四军，其实他不是，然后把他抓走了，抓到小丹阳南镇，抓了两三天，打出了伤，后来是保长把他保出来了。

鬼子到我们这是1939年以后，黑腿鬼子进村搞得乌烟瘴气，捞鸡、抢东西。

39. 王荣厚口述

王荣厚，男，1937年生

调查地址：江宁区丹阳镇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调查人员：高鹏、杨连文

我父王时富，生于1909年，从小送给横溪一大户人家学徒，因为人精干，头脑灵活，不久就升为主管大师傅。1937年，日寇轰炸小丹阳，百姓天天跑反。一天，我父亲抱着我姐藏在村口的晚稻田里，日军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落在他们附近，田里面被炸了一个大坑，飞起的土将他们埋起来，许久，他们才站了起来，真是死里逃生。从那时起，我父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这也是他参加抗日的缘由。

江、丹、溧一带是共产党在横山周围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横山建立了新一连，连长查枝；新二连连长费明龙，他俩与我父亲交往甚密。当时我父亲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以做生意为名跑江、丹、溧、南京一带，探听敌情、采购军需给养物品。父亲被害后，母亲将父亲遗留下的所有证件交叔叔埋在门口的菜园子里，解放后挖出时已变成一团烂泥了。

1940年5月，我父亲带了高淳漆桥孔镇一对姓孔的徒弟来丹阳，他俩在马路被探子盯上了，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答：“贩子蛋（方言，把鸡念成zī）的。”探子一听是“贩子弹的”，又问：“你们住在什么地方？”答：“住在我师傅王时富家里。”于是，探子就把两人带到伪警备队，并派便衣来抓我父亲，当时我父亲在江、丹交界的当铺巷子口理发店里理发，刚理了一半，他从镜子里看到了便衣，忙将口袋里的纸条揉成团子放入口中，准备吞下去，几个便衣跑过来，死死卡住喉咙，把父亲的门牙

抠掉了，将沾着血肉的纸团从喉咙里取出。父亲被带到日军司令部后，日军头目伸出大拇指冷笑：“大大的好，大大的山猫。”后来，虽然鬼子严刑拷打，却什么也没得到。当时，鬼子怕新四军劫狱，决定杀了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子为安。

处死他们那天，现场人山人海，我母亲得到消息后，发疯一样往现场跑去……那时我已4岁了，大声哭喊着“妈妈”。

我父亲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眼睛蒙着黑布，身上仅穿一条裤子，两个徒弟也被绑在那里，鬼子正要举刀，我母亲扑上去，刀指向哪里，她就护到哪里，弄得鬼子无法下手，只好骗我母亲说，请人来保就不杀，骗走我母亲后，几个鬼子你一刀我一刀将我父亲乱刀戳死，两个徒弟也被活埋。

我今年已70岁了，在世光阴也不多了，现在少数日本右翼分子不顾历史事实，否认这段历史，我今天写成这些文字，望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国耻，牢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所欠下的血债。

40. 张文发口述

张文发，男，1925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丹阳镇许高村柏板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7日



张文发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鬼子到我们村上的时候已经安民了，安民以后，我们没有跑，都在村上。鬼子过来会找人家的鸡、畜生，糟蹋妇女，要替他做事，不做就打人。在许高西边的村子烧过房子，是草房，是因为鬼子认为村上有新四军，烧了两三家，有一家姓王，张家村也有被烧过。

（八）原陶吴镇调查

1. 方永富口述

方永富，男，1928年5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新杭杭村大庄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



方永富

鬼子是从街后塘边杨一泰家进街心的，打死了李结巴。听说是他扎着国民党的绑腿布，当时他二三十岁，后来他家无力抚养他的儿子，就送到了怀德堂（孤儿堂）。鬼子要烧我隔壁杨一泰的房子，杨一泰给日本鬼

子磕头,最后没有被烧。

有一次,李英鹏和我村子里的几十个人在怀德堂拜把子。天晚了,有少数人就在牛辅山家的楼上睡下。天快亮的时候鬼子来了,在桥上守着,李英鹏翻墙出逃,趟过小河,站在对岸高处的时候被鬼子开枪击中,死在菜园边上。据说他是个地下党。鬼子很生气,就烧了保长蔡正富家的三四间房子。

有一次,两个新四军来这边办事,被自卫团抓住,关在张太云家的房子里。晚上两个人打开窗户逃跑,准备翻墙,从塘里游走,其中有一个是瘸子,刚骑到墙头上就被自卫团的一个人看到了,于是上前逮捕,瘸子掉到水里,他不会水性,只好在桥墩上自杀了。另一个被自卫团抓住,割下了半只耳朵。然后被送到了县里,剩下的半只耳朵也被剪了下来。后来他还活着。

2. 杭承义口述

杭承义,男,1921年8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新杭杭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



杭承义

冬月初五,鬼子从禄口到陶吴,兵分两路,一路从陶吴到东善桥,一

路到牛首山。鬼子白天抓百姓，晚上把百姓摆在牛首山前面，嗷嗷地叫，然后国民党军就开火。晚上我们远远地就看见牛首山有炮火，坦克上到了半山腰。看到两炮就把坦克打翻了，连着打了三个晚上，牛首山就失守了。前一天下关也失守了，于是鬼子又到东善桥，东善桥被鬼子烧得可怜。

冬月初五，吴尚河的儿子，还是个学生，十八九岁，可能就是被抓到牛首山去了，再也没回来。我们老远看见鬼子来，就牵着牛往南边的云台山脚下跑，怕鬼子瞎搞。当时我家八口人，东善桥老百姓当时死得可怜。我们第二年春天二月往南京走的时候，看见一路上死马死牛到处都是，死了很多。听说一个外来的妇女，在杨家被两三个鬼子强奸了，当时还有伪军站岗。鬼子有时候来了抓夫子，有时候要鸡要蛋的。听说冬月初五在陶吴打死了一个剃头的，因为他打扮得洋洋的。鬼子在横溪有驻军，在我们这有汉奸住在炮楼。有一年，鬼子在杭村老八头烧了蔡直双家的三间草房。听说伪镇长汪保康召集几个人开会，其中有个小青年很帅，是杭正银的徒弟（杭是自卫团长）。鬼子就来抓他们，小青年沿着河沿跑，日本鬼子在小蔡家发现了他，就开枪把他打死了。日本鬼子以为那是他家，于是放火烧了蔡家的房子。

3. 杭承仁口述

杭承仁，男，1918年11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新杭杭村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

日本鬼子冬月初五从禄口过来，在陶吴街上用枪打死了站在门口看的三个人。其中有个大个子，是染布的，结巴，30多岁；还有张东林的父亲，是个裁缝，50多岁；王安投是个剃头的，20多岁。他们继续往南京走，当时在东善桥有国民党的炮楼，鬼子就走西善桥到南京去了。在殷巷死了不少人。我老婆娘家，村子里的人都挑着担子跑反到陶吴，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晚上让百姓在炮楼底下喊，国民党就冲着有声音的地



杭承仁

方开火，一下子死了一两百人，血染红了地。我老婆的娘家魏元昭家一下子死了三个人。大庄上吴尚河的儿子在大街下开了个仁和杂货店，他被鬼子抓去再也没有回来。大桥下一个小姑娘被鬼子追，从疏云桥这头跑到那头，最后姑娘没办法了就投河自尽了。在三合大队那边抓到了一个从南京跑反来的姑娘，两个鬼子把她强奸了。

日本鬼子来村子里找吃的，让百姓先吃，怕有毒。后来他们在街上驻了军，用铁丝网围着，行人上街要绕着走。听说青云寺打死了很多新四军。

4. 刘凤朝口述

刘凤朝，男，1920年1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新杭杭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和哥哥一起跑反。当时听说鬼子想到元山镇的，走错了路才走到了云台山，吓得百姓不敢见面。

有一次，我姐夫和我到三岔贩盐，来了七八个鬼子，把路边一只小猪踢得直滚。



刘凤朝

鬼子从我们这过的时候,为了照明,在红星吴村烧草堆烧房子。我村大庄吴尚河的儿子,20多岁了,被抓去后再没见过。

5. 江滨口述

江滨,男,1922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盛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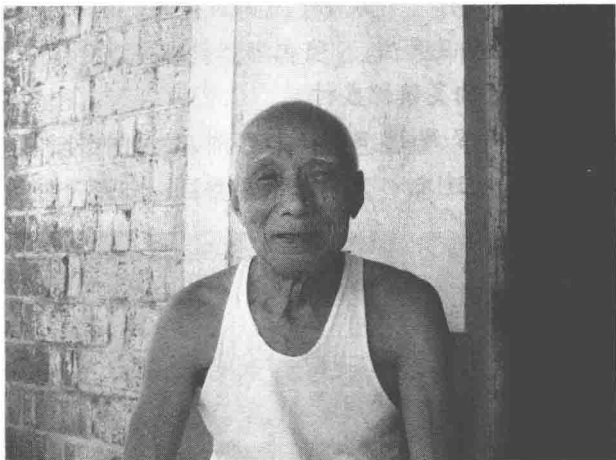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1937年冬天,鬼子刚进村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几个鬼子砸开张东林家的门,把他40多岁的父亲一枪打死。走了几百米,鬼子又把一个30多岁的剃头匠打死。街上的人看到鬼子打死人了,奔走相告,大家就一起奔到附近的山上。鬼子人少,他们不敢在村里过夜。等到傍晚鬼子撤离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中。

有一次,三个鬼子到杭村找女人。人们看到鬼子远远走来,就一起跑到附近的山上。结果,鬼子扑了一场空。他们气得跑到秣陵做坏事去了。

还有一次在钟村,一个鬼子企图强奸一个少女。一个名叫小福子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胆子很大。他从背后把鬼子抱住,夺走他的枪,



江 滨

然后用绳子把他捆起来。村里的人害怕鬼子会来报复,就把此事报告了当时的镇长周开发。周开发担心事情出现纰漏以后会连累百姓,就到秣陵把情况反映给那里的鬼子头目。鬼子提出了条件,必须给他们两个女人才肯罢休。周开发为了顾全大局,到元山买了两个二十来岁的女人送给了鬼子。周开发是个好人,他和新四军相通。鬼子要是有什么动向,他就会连夜跑到30里开外的接头点,把情况通报给新四军。

我记得有一次,鬼子到陶吴来扫荡,我们躲到龙山。在山顶上,我们看到有许多被抓来的老百姓给鬼子挑东西。当时,有一对父子在山上,父亲好像在望鬼子的动向,结果被鬼子发现。鬼子朝他们开了一枪,结果,父子两人都被打死。

鬼子抓了很多老百姓给他们修建炮楼,主要是给他们挖壕沟,大概半个月完工。鬼子还在壕沟上面设了一个浮桥,来往的百姓必须通过浮桥。鬼子和绥靖队驻在炮楼近处的清音寺里。有一次,很多新四军埋伏在村里,一声枪响,他们朝炮楼打去。二三十个鬼子和伪军吓得逃跑了,炮楼也被新四军摧毁。在这场战斗中,鬼子死了一个哨兵,新四军没有人员伤亡。

6. 王述富口述

王述富,男,1927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盛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王述富

鬼子来的时候,我已经9岁了,老家在秣陵。在鬼子进村之前,国民党给我们下命令说,鬼子要炸桥了,你们赶快躲起来。我们全家跟着村里人逃往曾庄。村里只留下一些老头老太太。鬼子从南京一路烧杀过来。听我父亲(王继谱)说,他从曾庄回家去拿东西,发现许多老头老太太被鬼子杀害,尸体靠在墙角,大概有20多具。父亲吓得东西没有拿就跑掉了。鬼子还烧了我们村10多间房子。我们在曾庄住了40多天就来到了陶吴。

那时候,陶吴是游击区,有新四军,鬼子不敢经常过来。他们到村里转悠一圈就立马走掉。蔡直双的父亲是保长,鬼子问他要东西,他吓得撒腿就跑,鬼子就烧了他家三间房子。鬼子还偶尔到村里找姑娘。她们躲到麦田里,不容易被鬼子发现。有一次,一个30多岁的妇女被三个鬼子轮奸。

在清音寺附近有两个炮楼,那里有绥靖队和几个日本鬼子。1942年

3月28日,新四军和鬼子在陶吴街上开火了。我们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战斗从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新四军打死了不少伪军,还抓走了几个俘虏。

鬼子修建炮楼的时候,抓了百十号老百姓去做劳工。鬼子不给劳工工钱,也不给他们饭吃。百姓做得不好就会挨打,如果劳工逃跑,鬼子就会到村子里找他们算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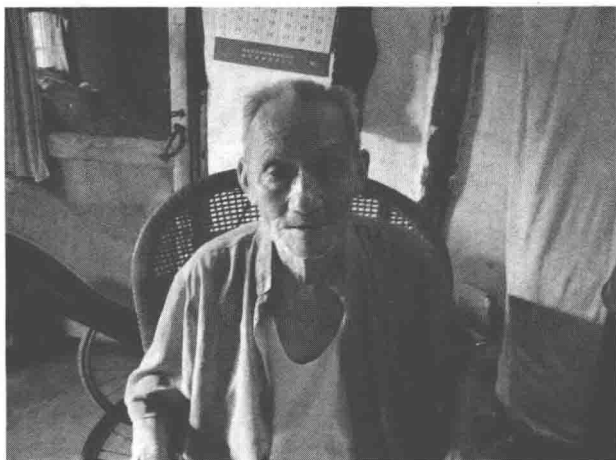
7. 张明友口述

张明友,男,1919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盛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明友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里有父亲、母亲、姐姐和我。我们家是做卖面生意的。鬼子进村的头天晚上,我们就得到消息了。全家跟着村里人连夜从镇上逃到乡下,后来躲到甘村后面的山里,在那过了好几个晚上。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看到被鬼子打死的几具尸体,街上睡了一个,大桥底下睡一个。

那时候,鬼子驻在清音寺,经常与新四军开火。我记得有一年的3

月底,下着雨。有人给老百姓送情报,说新四军要与鬼子战斗,老百姓就提前逃走了。当天晚上,仗就打起来了。新四军牺牲了几个,遗体被带走了。鬼子也死了几个。

鬼子见人就杀。有一次,鬼子进村,张明建的姐夫没有跑掉,被鬼子追到一个店里,他躲到柜台底下被鬼子发现后一枪打死。还有一个男的,当时 20 多岁,被鬼子追到大桥(疏云桥)河边枪杀。

8. 张秀英口述

张秀英,女,1916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盛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8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秀英

鬼子驻在秣陵,一般他们不来陶吴。在清音寺里,有绥靖队和鬼子,那边还有炮楼和一条“护城河”。有一次,鬼子进村,他们开着三轮摩托车。一个鬼子踹开张裁缝的家门,发现他在家,就一枪把他打死。鬼子还在水桥那边打死了两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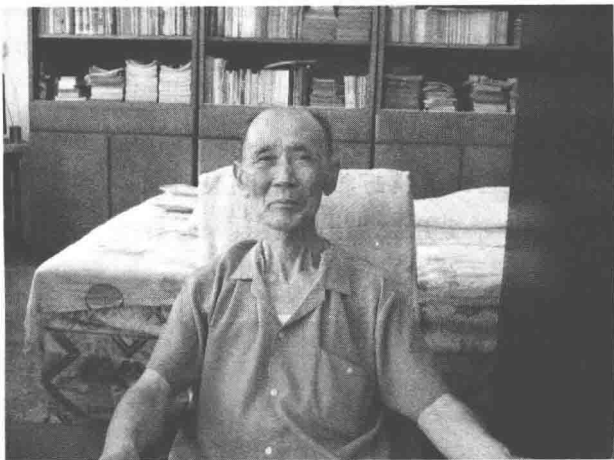
9. 陈正华口述

陈正华,男,1932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盛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陈正华

鬼子到中国是1937年,那时候我还小,记忆不太多。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的清晨,新四军和鬼子在陶吴西南的云台山发生过一次战斗。那一次,新四军被敌人偷袭加上装备落后,伤亡较大,鬼子只死了三个。战斗结束以后,山上还留有几个新四军伤员。有个陈氏老太把其中的一个伤员背回家,当地的村民也把其他的伤员从山上带回来,藏到一个土窑里。当天夜里,新四军到云台山了解情况,把几个伤兵转移到横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现横溪镇许呈村)。通过这次战斗,新四军得知当地的百姓拥护新四军抗日,后来就再次展开游击活动,壮大抗日力量。

此后,鬼子经常二三十人到村里骚扰百姓,抢吃的,拿好的。如果遇到新四军发生战斗,他们就点火烧百姓的房子。新四军担心连累百姓,不得不撤退。

新四军经常安排侦察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在田里干活,实际上是观察敌情,遇到鬼子进村时,立即记住来往的鬼子人数和武器的数量,以便迅

速将情况报告给新四军,掌握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动向。

有一年,新四军和鬼子在陶吴发生战斗。那时候,新四军已经发展壮大,他们集中 300 多人的兵力,在太阳落山之前摧毁了鬼子的炮楼。新四军还抓了几个俘虏。

百姓拥护新四军,新四军也为民除害。如果有人反映某人投靠日军,残害乡民,新四军经过证实之后就会想方设法将其除掉。

10. 刘和平口述

刘和平,男,1930 年 12 月 1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西泉村朱村 14-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8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刘和平

鬼子第一次来是 1937 年冬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五六点钟到的,有一个师,从禄口到葫芦桥到西章。

鬼子到我们村的时候,看到百姓,招招手叫他们过来背东西,抓了七个人给他们背东西。鬼子走到窑墩子的时候,中央军打了一排枪,鬼子就开始杀人。七个人里面有五个被鬼子杀死了,有两个没死。朱起生和朱起贵被鬼子用刀砍的,头还粘着一点没掉下来,还有老耿,是被鬼子用

枪打死的，没死的一个是尹义财，他跟日本人搏斗的，没死。当时在一个小山坡上，鬼子要砍他，他用手挡，双手都被鬼子砍了下来，他疼得吃不消，爬到了山坡上，站在比鬼子高的地方，用肩膀把鬼子顶翻了，然后就跑了。他一共被砍了五刀，又中了一枪，回去后家里人照顾他，当时没有药，就用茶叶水给他洗伤口。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叫尹礼华，就住在我们村。尹义财直到 80 年代才去世的。另一个逃掉的是我的父亲，叫刘开财，他当时 36 岁。他当时脖子上中了一枪，又被戳了一刀，昏过去了，醒过来后装死，不动，就逃出来了。我妈妈和朋友给他护理，当时生活困难，他不能自理。

我大爷和二爷，一个叫吴光银，一个叫吴光发，也被鬼子抓过去拉东西，走到新丰的时候就没回来，也被鬼子杀掉了。

1938 年安民后，鬼子在凤凰山开铁矿，就住在秣陵的黄山圩，原来的凤凰大队。当时住了二三十个鬼子，经常下村捞鸡，我们看到鬼子就躲。一次晚上鬼子喝醉了酒，在村上敲刘进财家的门，有妇女睡床上，鬼子就把被子掀开。也是听别人说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没听说有妇女被鬼子拉去的。

鬼子开铁矿的时候，我们经常过去做工，换点米。我也做过，做一天换一个一斤二两米。吃饭时放炮，在棚子里吃完饭后继续干活。一天要干 11 到 12 个小时，有工头，干得不好就打。当时我 14 岁，在那做的活就是扒土。放炮开山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被炸死，人死了就让家里人抬回去。当时为了把矿运出去，鬼子还修了从凤凰山到板桥的铁路，修铁路也主要是让百姓干的活。凤凰山还有一个碉堡。

那时候有新四军，根据地横山，他们晚上出来，把日本人捞过去，要枪要子弹。

11. 刘学喜口述

刘学喜，男，1928 年 3 月 1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西泉村刘村 6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8 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刘学喜

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五来的，是从溧水、禄口过来的部队，打南京的，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村，到过6点才过完的。

到我们村就拖家里的车，没有就拖黄牛，给他们运东西。还叫人给他们背东西，村里一个老头，外号叫尹老五，还有两兄弟，一个叫朱起生，一个叫朱起贵，都被拉去背东西了。走到窑墩子的时候，姓朱的两兄弟把包摔掉了，不肯背，鬼子就把他们杀了。尹老五不想让鬼子杀他们，就抓住鬼子的膀子，鬼子也要杀他，被他逃了，活了很多年。

鬼子来的时候有图纸，我们那的双门桥倒掉了，他们就从永丰坝过，坝也被水冲了，鬼子就让老百姓用门板铺着过河去。

当时鬼子分两路进南京，一路从安徽过来，经过宁丹路，一路从溧水过来的，就是经过我们村的那一路。

有一个姑娘，秣陵的，她娘家在我们村，回来的时候，鬼子抓住她把她污辱了，小名叫二姑娘，是姓刘的，年纪轻，也蛮漂亮的。她当时是回娘家，走到邵村的时候被鬼子逮到了，糟蹋后就把她放了，她婆家姓陈，当时还没孩子。她男人是报工，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鬼子在霞辉庙西北的下玉村烧了很多房子，靠宁丹路，烧了有三四间草房，是一个叫余昌炳家的房子，他是地主，家里房子多。

鬼子刚来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厉害，没跑。我们村有个老头，叫刘

正礼，鬼子叫他背东西，后来又让他回来了。他背到中华门外，呆了个把礼拜，鬼子给他饭吃，还给他开个路单让他回来。还有一个老头叫刘学和，也被抓去了，在东善桥的牛首山歇了两夜。当时鬼子和中央军在牛首山打了两天两夜，中央军在山头上，鬼子在底下，鬼子上去一批就被打死，在那死了不少。中央军在那立了功，打死了不少鬼子。当时有个鬼子，戴个眼镜，是个官，他把刘学和拉住，说你在这边等，等我下来了再一起上去。当时听不懂对方的话，都是用手势交流的。他就在山下睡了一夜，醒来后看到没人就跑回来了。

吴光银和吴光发，60岁出头了，鬼子也让他们背东西，走到了新丰就没回来。

还有两个混混，是俞村的，一个姓潘，一个姓余，有枪，办了个地方自卫团，由他俩负责，还开了个茶馆。一次他们到马家桥（东善）去赌钱，那边的电线杆子不见了，当时鬼子住在秣陵，他们开车到东善，姓潘和姓余的看到鬼子来了就跑，鬼子就认为是他们偷了电线杆子，一枪就把姓潘的打死了。姓余的被捆住拉到车上，鬼子坐他身上，带到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把他推到墙下，活埋了。他家里人找，父亲有钱，最后找到了尸体，认不出人，就用酒洗他的头，看到他脸上的痣，才认出是他。

12. 胡德兰口述

胡德兰，女，1919年6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西泉村王山嘴3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19岁，是阴历十月里来的，天已经冷了。鬼子进来就瞎搞，我们都跑，杀的人多呢。我们跑到山里了，在跑反的时候看到鬼子杀人了，在山里，当时逮到人就杀。后来鬼子到村里来，我们看到就跑。

我们村上人都一起跑掉了，没有人被杀的，房子也没被烧掉。

我们村有一个姑娘，在家被鬼子糟蹋了。后来又有鬼子要糟蹋她，



胡德兰

另一个鬼子就用稻草把她盖起来,说没有没有,她小名叫小英子,当时已经嫁出门了,跟我一样大的,19岁。她婆家是南京的,娘家就是我们村,当时回娘家被鬼子抓的。后来她就没生过孩子。

鬼子经常到村里来捞鸡,我们都不敢见他面,见到面就打你,逮到就打,老远看见就奔得了。

我的老表在凤凰山给鬼子烧饭。安民后鬼子就不打人了,不喝酒就不打你。后来我也去了凤凰山干活,鬼子不给你钱,工头给。

13. 杨德春口述

杨德春,男,1930年7月29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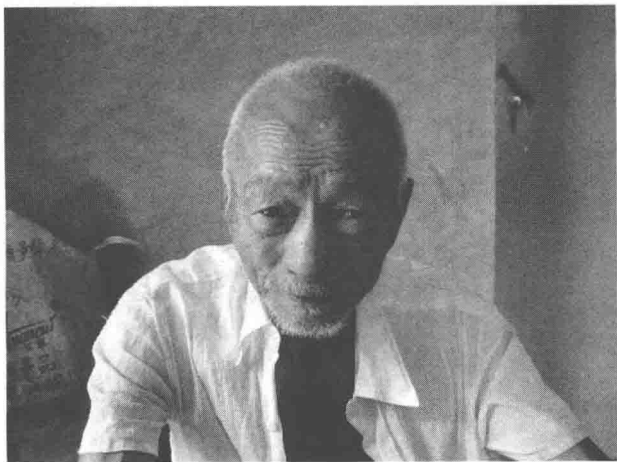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西泉村尹山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跑到安徽,我大伯在那边,他叫杨新福。当时鬼子没在这烧房子,在秣陵、禄口那烧了很多。

陈强福的妹妹被鬼子强奸过的。当时鬼子住凤凰山那,经常骑着马下来强奸妇女,抢鸡。朱村有个叫尹老五(尹义财)的,当时被鬼子抓去



杨德春

背东西,他把鬼子打倒了,奔了,鬼子开枪没打到。

14. 陈明发口述

陈明发,男,1923年12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西村陶家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鬼子来时我有15岁,来了就烧房子,不管你有没有理,见人就杀、就打。我们跑反到小丹阳那边。当时家里四个哥哥、父母、奶奶,我们是一块跑的,没人看门的。鬼子到了村上就用枪瞎打,打鸡等。我们是冬天跑的反,十多个鬼子来的。鬼子在对过村上烧了两家的房子,一家是张德和,另一家是张其仁。当时都是草房,每家都有七八间。我们在外边跑反呆了有个把月,差不多快安民了,才敢回来。

官塘角有个妇女,姓鲍,当时快20岁了,已经结婚了。鬼子进村,见到长得好的就追、就欺负,长得不好就打死。她被鬼子打死了,她的丈夫叫鲍定喜,是甘西大队的,鬼子来的时候她没有跑,被抓到的。

我二哥被鬼子打的,没打死。二哥穿着中山装,是在南京买的,放在



陈明发

了箱子里,箱子里有红糖,在衣服上留下红印,鬼子以为是血,认为他当过兵,通新四军,鬼子就用脚踢,打他,后来鬼子搞其他人去了,把他丢在一边,二哥就逃走了。二哥叫陈明坤,当时有 20 多岁。

安民以后,鬼子还经常来,说来就来,是从横溪过来的,来的时候是 8 到 12 个人不等。鬼子到村上找花姑娘,村上也有被找到的。张德和的大女儿,起码有 20 岁了,还没有结婚,鬼子打枪,也不敢跑了,有两三个鬼子就在她家里把她侮辱了。那个村是我们对过村,他们村有人跑出来跟我们讲的。她后来嫁人了,跟丈夫的关系还好,那时没有办法啊。鬼子在安民以后还在村子上瞎搞,虽然有政策,也没有人敢告,这种事太多了,我们村上还有四五个女的被鬼子欺负的。安民以后,鬼子下来打鸡,要鸡蛋,我们不敢不给。发良民证,跟身份证一样。

——当时 1 斤米是 10 个铜板,1 块大洋值 3000 个铜板。

15. 张家富口述

张家富,男,1921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西村关南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8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张家富

日本鬼子来呢,人一起跑走了。在陶吴街上,你要是穿西装,就不得活了,日本鬼子见到穿西装的就一枪。在陶吴街上烧杀抢掠。鬼子是第二年(1938年)的春天三四月份来村上的,来的人不多,二三十个人,也没有难为人。我们都是老百姓,住的地方偏僻,当地自卫队过来替老百姓说好话。在陶吴街上,日本人见到小妇女就抓,用枪打死三个人,一个姓张,是裁缝,他在街上搞一个摊子,是卖布的,他穿西装,被鬼子打死了,他是张东林的父亲,当时已经结过婚了,有二十七八岁了,其他两个我不认识。

16. 陈惠喜口述

陈惠喜,男,1918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西村下东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禄口烧得很厉害,是晚上烧的,火光一片,那时我19岁,天有点冷,是冬天。鬼子也到过我们村,都是到横溪、丹阳走我们这边经过的。在下脉腰村有个陈兴召家的帮工,在家



陈惠喜

弄柴禾,有几十岁,日本人把他打死了。鬼子来时,他也跑的,被鬼子撞见,就杀了他。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们是往横溪跑的,在外面呆了三四天。后来鬼子住横溪,丹阳也有鬼子住,陶吴也住鬼子兵。

17. 端木礼宾口述

端木礼宾,男,1926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我们村上有人是新四军,是横山新四军的主任,他和伪保长穆以定有关系,通过穆以定向伪军打招呼,所以村上问题不是很大。我15岁那年第一次见到鬼子兵,鬼子到村上来的,有七八个人,还有一些伪军。鬼子到村上横行霸道,我们那时躲到小丹阳梅村那边的山里。当时家里有八口人,有奶奶、三个哥哥、父母,还有我。大哥一个人留在家里看家的,我们一块跑了五天,知道鬼子走了就回来了,是大哥告诉我们的。

这边乱,家里就送我去上海做学徒,学做毛皮。当时是安民以



端木礼宾

后,进中华门要通行证,见鬼子要行礼、磕头。开始的时候不让我们进,我们同行的有三四个人,我们跟他们讲才算过去,还看到鬼子打人、打嘴巴子。在火车上,车票也被骗走了,到上海下车,没了车票,补了票才出站,到上海是在南京西路做皮毛生意的。当时上海也还稳定。

我三哥和村上的几个人一块到南京贩米、贩盐,票贵,买不到,就在半路爬上火车,当时交通不便,后来他们回来了。

18. 林玉珍口述

林玉珍,女,1915年10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西村狮子山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鬼子来时,我有20多岁。我们夫妻,还有两个孩子,小的孩子才四个月大,跑反时是挑着两个孩子跑的。早上鬼子来的,先是说到了陶吴街,说鬼子要下乡,我们就开始跑了。老公公、婆婆在家看门。跑的时候,带了点米、被子等。往横山那边跑的,跑到那边的亲戚家,住了两天



林玉珍

就回来了,实际鬼子没到我们村,人都是吓的,都跑了。后来鬼子来过我们村一回,打死了张家的一条狗。

后来安民了,鬼子也会下来,我们一听说,青年人就跑了,鬼子下来也欺负妇女,小南庄那边有妇女被鬼子欺负,具体的记不清了。我们在晚上看到禄口往南京的方向火光满天,人们都说放火了,放火了。

19. 鲍先贵口述

鲍先贵,男,1923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红村中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五六岁了,当时是做鞭炮的,鬼子是1937年阴历冬月(十二)月初五进的南京,初四晚上到的禄口,我们当时住在秣陵关,我们一看到不对了,就赶紧离开了,初四早上走的,鬼子是初五的下午到秣陵的,到秣陵就烧杀淫掠。初四那天,我、我老婆(童养媳)和哥哥,三个人一起离开,去的龙都圩,挑了一担东西,我们对面做木笼生意的人,跟我家关系好,他带我们到龙都圩去的。



鲍先贵

初五下午，鬼子到了秣陵关就停下来了，第二天下午开始攻南京。龙都圩四周都是水，只有一面有旱路。我们住在三陵桥东庄的一户人家里面，他们家前面有个小土墩，在里面挖了个地洞。东家对我们很好，告诉我们白天不要躲进去，晚上躲进去。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八天，南京被攻下来了，大概隔了八九天，我们听说秣陵的鬼子已经全部到南京了，我跟大哥两个人就赶回了秣陵关，的确没有鬼子了，老百姓都出来了。回家一看，门开着，里面的东西搞得一塌糊涂，还在里面挖了两个大坑，下面还盖着木板，我们害怕，没敢进去，我们就住在秣陵关的桥北戏台，当时秣陵关的惨状不能看，死尸到处都是，用白布裹着。木匠店的好房子被烧掉了，门口七八个人被烧死了，一个压着一个，堆成一堆，有的眼珠子没了，有的被烧成了骷髅，猪、牛、狗也死了好多，门口大塘的边上有好多锅，鬼子煮了好多东西，死人都横七竖八的，狗都是用枪打的，我们不敢进门找东西，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房东骂我们，问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要拿过来，现在是跑反，迟早会安民的，以后还是要做活，做生意啊，他就叫他家的大师傅陪我们回去挑东西。这个人老实胆大，把能挑的都挑走了。大师傅还把盖着坑的木板掀开来看，原来这两个大坑是鬼子用来杀猪的，一边是刮毛的，一边是烤猪的。大师傅把东西挑到龙都圩。隔了又有七八天的样

子，秣陵关就有鬼子来住了。桥北慈善庙里的和尚全被杀掉了，隔壁国民党时期的警察局也住有鬼子，慈善庙山墙西的梅家祠堂（我们以前在里边上过学）住了头两百个鬼子。

在白关口，一个鬼子就杀了十几个人，有老的有小的。他走桥北的井家巷，看到十几个人坐在梅家祠堂的墙根晒太阳，他们在那里讲笑话。鬼子就拿着刺刀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掉了。我一个朋友躲在两个房子的夹沟里，躲过去了。饭店里一个姓包的奶奶，被这个鬼子看到也杀掉了，第一刀没有刺到要害，第二刀才杀死。我家隔壁唐良如是开茶馆的，50多岁，鬼子追在他后面要杀他，他从房子里面跑了三四圈，年纪大跑不动了，就被鬼子追上杀死了。还有谢银军，也被刺伤了，跑出去了，安民之后在家养伤，被鬼子发现刀伤，又把他杀死了。朋友的一个师傅是安徽和县的人，姓唐，小名叫麻子，朋友叫他留下来帮忙，也被鬼子杀死了。

后来鬼子主持维持会，说安民了，良民就发给通行证，叫大家回家，我接二连三地回去过三次。头两次，鬼子跟小孩玩，给糖果吃，我们不敢吃，他吃了一口，给你看，我们才敢吃，有时还给海带包着的小银鱼吃，第三次回去的时候，在梅家祠堂的隔壁一个被烧掉的房子里玩，我看到一个鬼子在强奸一个妇女，鬼子骑在她身上，女的大概有30多岁，他看到我，就拔刀，我吓得跑回了龙都，以后再没回去过。

第二年二月了，房东就找我们兄弟俩谈话，说你们的四五十块钱在我这里，我不要，你们以后还要生活，去陶吴那边吧，那边不用跑反，你们到那边做做小生意、种种田，等平安了，再做老本行。我们就到了陶吴。那个时候，这里还没有日本鬼子住在这里，听说日本鬼子经过陶吴去南京的时候，打死了两三个人，之后就到东善桥打南京去了。

大概是1940年还是1941年，鬼子才在陶吴驻军，住了十几个鬼子，来来去去的，有时候才七八个，二鬼子和保卫团多。他们住在炮楼里，用铁丝网围着。在鬼子住在陶吴之前，鬼子经常下来找姑娘，南京一个开馆姓余的人，跑反住在我家隔壁，他老婆被鬼子强奸过，才20多岁，村上三老板家的老婆，被鬼子追到杭村强奸的，当时也20多岁。

20. 杨正财口述

杨正财,男,1926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红村石坝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2岁了。我们是住在慈相寺旁边的草房里,种的是寺院的田。我记得是冬天的样子,鬼子是从秣陵关来的,一直到陶吴。他们来的时候,马队在前飞奔,端着枪,他们看到人就打,在街上打死了四五个人。有一个姓张的,是个裁缝,有30多岁,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没有来得及跑的,就这样被鬼子打死了。鬼子还抓了一个老百姓给他们带路,告诉带路的人把他们带到牛首山。带路的人不懂,带错了路,把他们带到了云台山。鬼子走到小贾村的时候,拿出地图一看,是云台山,鬼子说他良心大大的坏了,就把他杀了。鬼子自己从小贾村那里拐了弯,从慈相寺后面的范村绕过去了,在范村歇了歇,烧了不少房子,一个村子烧得差不多了,都是草房,大概100多间。

鬼子打完南京,就在每个镇上住了鬼子。安民了,在这儿也有鬼子,他们在这里修了两个炮台,七八个鬼子住在里面,经常下来,来了就追姑娘。在我们这里追到的很少,老小都跑得了,他们还抓鸡,有什么拿什么东西。在安民之后,鬼子在小王山上开过矿的,听说张巾召是一个工头,带着300多个侉子给鬼子干活,主要是探矿,后来只剩下了十几个人,那些好像都是被石头砸死了。

我家住在西阳村,在山上开矿的鬼子到我们这里来找山芋吃,找到了,就在我家搞好,然后再回山上去吃。

我还记得现在钟村大队的一个老百姓,打过鬼子。这个人跟李逵差不多,脾气很倔,他当时是做伙计,给人家推犁。从秣陵过来两个鬼子,背着枪,见到妇女就追,他不怕,他拿着铁锹躲在一个角落里,一个鬼子从这个角的另一面过来了,他猛地一敲,把那个鬼子的一条胳膊敲下来了。后来这两个鬼子就奔掉了。

21. 杨万发口述

杨万发,男,1922年10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红村石坝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杨万发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十六七岁,当时我们跑反跑到了山里,龙华坳的一个庙里,大家一起跑的,跑了四天就回来了。

那个时候,见到鬼子要喊先生、鞠躬,不然他会打你的。

我还见到三四个鬼子在宗庙的大堂里强奸妇女的,这个妇女有30多岁吧,当时她有病,几个月后她就死了。

22. 胡世成口述

胡世成,男,1925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红村石坝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8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鬼子都是从这边过,我们跑反了,他走我



胡世成

们就回来。当时在横溪镇上有十几个鬼子，在陶吴没有鬼子住过的。

鬼子在街上打死了一个姓张的，是张东林的父亲，他见到鬼子就跑，日本鬼子看到就把他打死了。烧房子我们村没有，听说在禄口那边烧了好多。

23. 张开生口述

张开生，男，1923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桃红村东塘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8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曾金海

鬼子是冬月初五来的，那个时候我有 15 岁，听到鬼子要来，我们就跑了。当时我父母年龄大了，没有跑，就我一个人跑的，跑到了东坑山（现在是林场）里面躲了起来，在那里蹲了两个月，回家过的年。回来后听父母讲，张东林的父亲是被鬼子打死的。那个时候，他有 50 多岁，他见到鬼子来了，就关大门，鬼子看到了，就开枪打他，子弹穿过门就把他打死了，打到他的肚子。

我们村上没有房子被烧的，街上北头常老五家的两间草房被烧掉



张开生

了。鬼子是从禄口那边过来的，在东善桥那里跟国民党的兵打过的，打了三天三夜，鬼子一直打不过去。后来国民党部队坚持不住了，鬼子才过去的。

鬼子过了两三年才在镇上住下来，有十多个鬼子，100多个二鬼子呢，是住在清音寺(现在的医院)，鬼子在周围挖了沟，拉上铁丝网。当时上街见到鬼子就要鞠躬，喊先生，不喊就要给耳光，一直住到投降，鬼子也不是经常出来的。

秣陵那边强奸的事太多了，日本人里面有大胡子的人，好像是朝鲜兵，他们最坏。当时有个毛儿匠，叫陶成林，他的小女儿在东洋做皮毛生意，到禄口去见日本军官，她懂日本话，说天皇不让乱强奸妇女，以后就好多了。

我们村里有被鬼子抓走的，一个姓余的和一個姓刘的，他们被鬼子抓去挑东西，后来一直没有回来，不知是死是活。

我也被鬼子打过的。当时我挑了200斤米卖到中华门外的朱和记粮行，然后拿钱去南京买盐，进城要排队。我是第一次进城，不晓得，我拿着良民证跑到鬼子面前，鬼子就给了我几巴掌，别人说要排队，我吓得直接奔回家了，这是在安民之后了。

24. 王全南口述

王全南,男,1913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西阳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王全南

鬼子从禄口来的,还有十多个从陶吴那里过来,过西阳去南京。还有70多个骑马的,留着胡子,不认识。从南京逃难来的人说是东洋人。在镇南头没杀人,路上一只老母猪被一刀砍死了。然后往南京去了,还没到南京,在东善桥没多远有个炮台,他们在东善桥打了一天一夜。到了十一沟的时候他们追一个中央军军长,军长躲到了村里,村里的人一个没跑掉。那70多个朝鲜兵追一个带兵的军长到秣陵的一个村子里,最后只剩村长一个人翻山逃跑了。

我亲眼看见在一个小村子里,一个当地人偷了日本人的煤油挑着往家里跑,被日本人发现了,叫他过去在桶底钻了一个小洞,把油都浇在他头上、身上,然后点着,他被烧成了一个大火球,活活烧死了。凤凰山有一个村子,有八个人跑反到七号沟,被鬼子发现了,鬼子让他们跪成一排,一个鬼子一刀一刀地挨个砍过去,砍死了七个。一个姓尹的,二十一岁,努力抓住鬼子的手反抗,鬼子倒在地上,他赶快爬起来跑,其余的鬼子开枪打他,打到他肩膀上,他仍然爬起来跑,最后他跑到凤凰山里跑

掉了。

鬼子夜里才来的，他们到村子里抓人带路和送东西。有一个姓占的木匠，留了胡子，叫我赶快走，他没走，被鬼子抓去送子弹了，没回来，死了。街上一个开小店的，叫李如双，30 多岁，他说他是开店的良民，不用跑，后来也被抓走了。占木匠、钟小兵、田星都被抓去了。李如双被抓去后，两天后回来的。

鬼子路上放火，以火为信号。年轻的妇女们见到鬼子来了都奔掉了，没有被强奸的。但我家门有个 60 多岁的老太，鬼子连她都没有放过，将她强奸了。鬼子还经常来村子打鸡。

小王山开矿，给我们一点小钱，本地人去得不多，都是北方的。

25. 熊长荣口述

熊长荣，男，1928 年 1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西阳粽子塘 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熊长荣

鬼子来的时候，我 10 岁。1937 年冬月初五上午 9 点左右，鬼子从陶吴过来，第一批是一二百匹马队过来，在西阳烧了两间草房，户主是王学孟。日本鬼子在后汉桥遇到了三个国民党的守桥士兵，国军问是哪个部

队的，日本人不吭声，就直接开枪打人，三个士兵被赶走了，他们在后汉桥 500 米处打死了从秣陵金家庄来跑反的一对母女，然后他们继续往南京走。11 点多钟步兵就来了，我爷爷在街上开茶馆，我们跑反了，爷爷被抓了，爷爷叫熊正清，50 多岁。他第二天回来的，日本人拉他去背行军物品到祖堂山，另外还拉了一个老头，是 60 多岁的占木匠，后来他被鬼子打死了，腊月才收尸回来。日军与中央军在祖堂山打了一天一夜。冬月初六，占虎家的老母猪被返回来拖炮的车子轧死了。后来，日军在秣陵、禄口住了下来。过完年，鬼子骑着马来村子里调戏妇女，其中秣陵的兵比较多。1938 年以后，我们常常看到鬼子来村子里打鸡、炸鱼，被打死的鸡有五六十只。日本人在凤凰山开了一条铁路，还在凤凰山、小王山、龙山开过炮，我们村的王明昆也被日本人拉去开过矿。

26. 刘宜槐口述

刘宜槐，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刘宜槐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4 岁，家里只有我、童养媳和父亲三个人。我们跑反到龙山里面，和几家亲戚住在地窖子里。日本人是从云台山、朱门

过来的，走了一夜的日本兵，早上鬼子就乱跑。我的两个表兄，一个叫王怀礼，30多岁；一个叫王怀成，20多岁，都被抓去挑子弹了。过了两个月，他俩才偷偷跑回来。我的两个表姐，一个姓高，18岁，另外一个叫王宝华，20岁，被鬼子发现了，当着老太的面把她们俩轮奸了。当时我父亲50多岁了，因为留了胡子，鬼子看他年纪大就放过他了。我当时娃娃脸，躲在地窖子里死活不出来，就露个娃娃脸，鬼子以为我是小孩也没动我，他们见到两个表姐就放过我了。两个表姐当时都还是姑娘，没结婚，后来两个表姐结婚后也没生养。

听说南京光华门那里两个鬼子杀人比赛，一个鬼子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7人。

后来我在陶吴街上的天主教学校读书，让你信他的教，读书就不要钱，还管饭。后来汪精卫的一个军士教导团招生，我就去报考，结果考上了，就在中华门外石门坎外训练。过去那里是个学校，学校里有个四米见方的圆坑，40多部车子推土填，填了个把月都没填满。听说那里原来是个地洞通到紫金山，里面藏了1万多中央军的败兵，鬼子用毒气，然后用水把他们全部杀死了。

鬼子进陶吴的时候烧了街北头的一家房子。

27. 王志银口述

王志银，男，1932年2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西阳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日本人的马队过后，步兵就过来了，步兵很坏，什么坏事都干，他们捞村上的老母鸡，打跑反的老百姓，有时候直接冲着山上打，被糟蹋的妇女很多，步兵过后就是车队。

安民以后，在小王山开过矿，看到老百姓不满意，就抓起两米长的铁轨打人，把人打死了，就用席子一包，外地人死在小王山特别多。

28. 高承才、高承英口述

高承才,男,1926年4月生;高承英,女,1925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红星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高承才



高承英

高承才:鬼子进村的时候,大家跑到上坊那边的山窝里。他们抓鸡

带回去吃,在关帝寺那里,鬼子烧了三四家房子。鬼子很狡猾,他们把房子点燃作为信号通告邻村的鬼子。

水库那边有个村子叫蔡家桥,鬼子第一次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人们叫他小四子的,当年只有14岁,他家的狗对着日本人大叫,他上去阻止,把狗拉住。结果,鬼子一枪送了他的命。鬼子抓住了我们村的四老六为他们带路,他当时20多岁。鬼子本来要到元山,可是四老六听不懂日语,误以为鬼子要去龙山,就把他们带往龙山。后来,到了一个七拐八拐的山坳里面,有个鬼子大便,其他的鬼子继续往前走。四老六见状,撒腿就跑。鬼子没有追上他,就在后面放枪,结果,打伤了他的腿。

1939年2月,新四军和鬼子在甘村打了一仗。当时,新四军故意退让,将鬼子引到埋伏圈里,然后一部分新四军从后面包抄,战斗随即开始。有一个外号叫“小鬼”的小红军,他是营长的警卫,身上有双枪,当时20多岁。他和大部队失散了,被十几个鬼子围在一间小屋里。他没有办法,只能和鬼子硬拼。结果,他打死了一个鬼子,打伤了几个,后来,“小鬼”牺牲了。还有一个新四军的腿被鬼子打断了。新四军和鬼子隔三岔五地在我们村附近开火。有一次,十几个鬼子追一个新四军侦察员,他名叫小喜子,当时20多岁。小喜子逃到蔡家桥后沿着河奔,鬼子在背后放枪,结果把他打死了。1942年的3月27日,新四军要想炸掉鬼子在陶吴的碉堡。他们来了二三百人,晚上在我们村集中。9点左右,战斗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戴启仁的儿子,当时二十四五岁,在战斗中负伤,不久以后牺牲;新四军还伤了30多人。鬼子死了几个,一些绥靖队的人被俘虏,其他鬼子逃跑了,两座炮楼也被摧毁。

有一次,张国强骑着毛驴去收稻被鬼子发现。鬼子牵走了他的毛驴,还把他拉去挑东西。张国强的腿有毛病,他苦苦向鬼子哀求,后来,鬼子把他放了。

鬼子在小王山上开了个矿山。矿警队和其他的鬼子经常到村里做坏事,有什么好东西就抢走。要是年轻的姑娘被鬼子撞见就倒霉了,西阳那边就有好几个姑娘被鬼子侮辱。

鬼子在陶吴修建炮楼的时候,让每个保的保长安排一定数量的人去

做苦工。

还有一次下大雪，我们到山上去砍柴。新四军和鬼子开火了，子弹乱飞，我们吓得趴在那里不敢动弹。后来，战斗结束了，我们才回到家里。

高承英：鬼子来的那一天，我正在山上放牛，见鬼子来了，我赶紧与大人们一起跑反。有一次，我淘米回来，正碰见日本鬼子进村。他们到处找花姑娘，我吓得提着米逃跑。我将米藏到路边的一个庙里，顺着田埂逃走。后来，老婆婆赶紧回来将树砍掉，将羊和鸡杀掉。婆婆一直吓得发抖。

当时，谷里一个正在坐月子的妇女，准备跑反到云台山，跑错了路，在我们山村一个山上搭了一个棚子坐月子，后来，她被鬼子糟蹋了。

张满才是个大汉奸，他与我家大伯子有矛盾。我大伯子是做生意的，有一天夜里，他揣着白天赚来的钱往回赶路。张满才将他拦住，向他要钱，两人扭打起来。他不是大伯子的对手，被大伯子绑在树上。过后，他为了报复大伯子对鬼子说大伯子家里藏有枪和子弹，并且带日本人到我家要吃要喝。当时，大伯子不在家，鬼子逮住我丈夫朝死里打，几个人将他拎起来往下掼。我丈夫受了重伤，到现在为止，遇到阴天，他身上还疼。鬼子还抢走了村上很多鸡、羊和猪，逮着就走。后来，我家托人请日本人吃饭，当时还有很多日本婆子跟着一起吃饭。张满才始终不放过大伯子，后来，大伯子被鬼子用卡车压死了。当时，我们家里是开笼埠坊的，鬼子来了以后，我们不敢做生意，全都躲到南京去了。

张满才这个人恶人有恶报，后来在一座庙里被人用沙揉瞎了眼睛，活活地饿死了。

29. 彭仁英口述

彭仁英，女，1926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红星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彭仁英

鬼子进村的时候,我们逃到朱门、陆郎那边。我躲在远处看到几十个鬼子从大路上走过,一个带着东洋刀,煞亮。当时,为了躲避鬼子的抓捕,很多人家都挖地窖子,藏在里面。

鬼子在村里做尽了坏事,见到鸡就打,见到姑娘就拖走。张家桥一个地主的女儿当时十八九岁,被鬼子抓住后带走,两天之后才放回来。他们还烧房子,大概在我们村烧了十多间。

30. 俞家英、王允双口述

俞家英,女,1925年4月生;王允双,男,1926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横溪镇红星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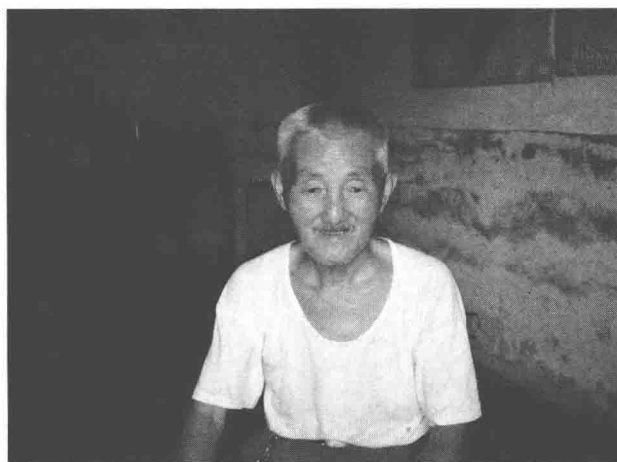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俞家英:我们家成分低,是雇农。家人天天都给别人做活。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跑反到附近的山窝里。鬼子在我们村杀过人的,有一个30多岁的人,他有孩子了,刚吃过饭,在大桥河边被鬼子一枪打死,肚子里的饭都被打出来了。

有一次,鬼子进村,我吓得躲到床底。母亲回来之后没有看到我,一



俞家英



王允双

直喊我的名字,她都要被吓死了。还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到安徽的护驾墩,我把辫子裹在头上,躲到地窖里,才避免了鬼子侮辱。

王允双:1937年冬月初五,鬼子到了我们这边。我们村比较平稳,没有什么典型的事例。那时候我11岁,父亲早逝,舅舅带着我逃到了安徽的官圩。后来,鬼子也到了那里,我们又回来了。

我听说,在陶吴街上,鬼子强奸了五个地主老财的女儿,后来,这五个姑娘全部跳河自尽。我们村王义虎的爷爷,当时 22 岁,鬼子把他抓去带路,后来也不晓得怎么回事,鬼子又把他放回来了。

陶吴驻有一个班的鬼子,他们一般白天活动,晚上躲在驻地不敢出来。新四军也经常过来,和鬼子相反,他们一般晚上出现,白天就躲在附近的山里,那里比较安全。

鬼子也偶尔到村里抢东西。年轻的姑娘都会躲起来。王玉强的姨娘是禄口人,住我们村,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有一次,刚好鬼子到我们村来,发现了她。后来,她从后院逃跑了,鬼子没有抓到她。

东善桥那边的人跑反到我们村,听他们说,在路上,鬼子把人戳死以后挂在树上。

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到南京轰炸,每次都路过我们村。去的时候,三架飞机排列在一起。轰炸之后,飞机就各飞各的了,而且飞得很低。

31. 叶光友口述

叶光友,男,1919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红星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9 日



叶光友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我在云台大队。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我们都很害怕，一起逃到附近的山里。后来，我们逃荒到了陶吴。

新四军和鬼子在云台山打仗的那一年，我大概 20 岁。在那场战斗中，新四军牺牲了八九十个。有一个新四军跑到云台山的仙人洞，被鬼子拉出来后枪杀。

32. 查宗仁口述

查宗仁，男，1928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红星大队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9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查宗仁

鬼子是冬月二十二日从溧水经禄口去打南京，那是正规军，大约有一个营的部队。他们在陶吴抓了一个带路的，说是去元山，带路的带错了，带到了云台山。鬼子当时从红星那边绕到了龙山，晚上 6 点钟到了范村，整个范村都烧掉了，从山下一直烧到山上的关帝庙。当时村上有三四十户草房，李德福家的阁楼没有烧。鬼子直接从范村绕过去，没有

到龙山村里去。

鬼子的先头部队，在东善桥那边杀了三个人。当时他们都在家看门，年纪大了没有跑。我记得有一个是张东林的父亲，当时五六十岁，他是在家里躲着，听到外面挺热闹的，推开门想看，门还没打开，人就被鬼子打死了。

我家当时是八口人一块跑的，母亲在家看家。我们在外面呆了半个月才回来。我家二哥哥，跑反的时候回家来拿米，被鬼子抓住去背东西，从我们这到南京然后又去了马鞍山，过了两个月才回来。

大约在 1940 年的时候，鬼子开凤凰山的矿，后来又开小王山的矿，再后来在小龙山发现了锰矿。开矿的都是鬼子做生意的，用的都是苏北、安徽、山东的侉子。当地人也有但很少，主要是做些零工。鬼子会付钱的，付的钱买米的话可以买五升米。小王山和小龙山的矿是联营的，一共 2000 多人。鬼子找了中国人做监工，安民之后鬼子经常下来捞鸡、炸鱼。

1940 年的样子，鬼子住在了陶吴，大约有一个排。还有一些保安队，在靠近陶吴街上有三个妇女被三个鬼子追，追到了小红星村，衣服都被刺刀挑掉了，就这样被强奸了。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张荣庭的老婆，大约 30 岁左右，还有一个是她的妹妹，20 多岁。还有一个是我们红星的，是王宝贵的妹妹，小名叫小五子，大约 20 多岁。这是我在家里亲眼看到的。

33. 吴安贵口述

吴安贵，男，1928 年 12 月 1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龙山前安村 2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9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全家一起跑到山里了，在外面住了四五个，就回来了，房子没有被烧。我们这里有个小龙山和小王山，后来鬼子就来这里开矿，有十多个鬼子，实际上开矿的都是中国人，鬼子都是做生



吴安贵

意的,鬼子在我家住过的,有两个人,他怕,不敢打人,住了个把两个月,他们的房子盖好就走了。

有个鬼子,他是开矿的工头,在我们后面的后安村强奸了一个妇女。他当时喝了酒,把那个妇女拖到外面强奸的,她被拖得直叫,是毛常好的老婆。那个妇女当时有 30 多岁,后来就一直没生孩子。

开矿的时候,鬼子不敢打人了,就捞捞鸡、炸炸鱼什么的,鬼子把矿都掏光了。我们这里的是锰矿,他们用铁路运出去,通过小王山,到凤凰山,再运到日本。当时村里的妇女、老人、小孩都去干活,把石头敲碎,工头都是中国人,鬼子不怎么管。

被抓夫的人多呢,后来都让他们回来了。

34. 程福英口述

程福英,女,1920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龙山上范村 1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9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抓了当地的一个老百姓给他们带路,告诉带路的人



程福英

把他们带到元山。带路的人听不懂日语，带错了路，把他们带到了云台山。鬼子走到云台山的时候，拿出地图一看，是云台山，后来鬼子绕到了范村，在范村歇了歇，烧了不少房子，一个村子烧得差不多了，都是草房，具体多少我也记不得了。

35. 张德财口述

张德财，男，1919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龙山兴范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是冬月，我19岁。鬼子当时找了一个老百姓带路，说是去元山，带路的带错了，带到了云台山。当时看到鬼子来了，我们吓得都跑了。鬼子经过我们这边，晚上在我们村上住了一夜，早上临走的时候把村上的房子都烧了。那个时候村上有二三十户人家，都是草房，我家的三间也被烧了。当时我们村上李德福的十多间瓦房没有烧起来。



张德财

36. 林华发口述

林华发,男,1930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龙山秧塘2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林华发

鬼子来开矿时,住在吴安仁家里,他是村里的地保。鬼子当时在矿

山前盖了一个炮楼,有六七个鬼子住在吴安仁的家里,住了三年,大房子让给鬼子住,他们住小的,盖的房子是工人住的,用芦苇搭起来,有20间。

你不惹他,鬼子就不打你,他们是做生意的,又不是打仗的,不怎么打人。开矿的工人,有三四十个人,都是侬子。当地人有做工的,砸石子,给点钱,多少不晓得。我父亲也干过的。当时鬼子把树砍了做铁路。

37. 余德江口述

余德江,男,1927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龙山上范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余德江

鬼子抓了个老百姓,给他们带路去元山,带路的带错了,带到了云台山,经过我们这里,鬼子在这里歇了一夜,烧了很多很多房子,烧得精光,那时村里人少,烧了多少房子,没得数,人都跑反了,不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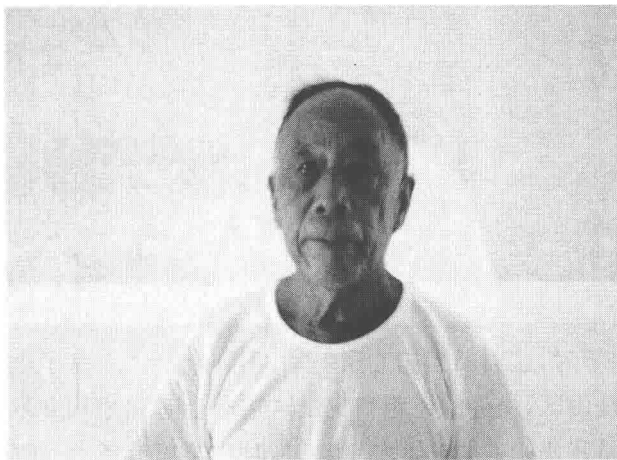
38. 王允清口述

王允清,男,1933年7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村南山坎4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王允清

鬼子来的时候我5岁,在我们这边没有烧房子,在渣塘烧房子的,陈启仁家的一间草房被烧掉了。后来鬼子走了,群众就去救火,救下来了,房子是打仗的时候被烧的。

鬼子是后期才来我们这里的,在这边的山上探矿,硫磺矿,没来得及开采就退却了,后来是政府把它开采了。

我们村的王木炳在谈恋爱的时候去秣陵看老婆,在回来的路上,走到陶吴时被鬼子打了一顿,他当时二十一二岁,鬼子是用皮鞭抽的,没受什么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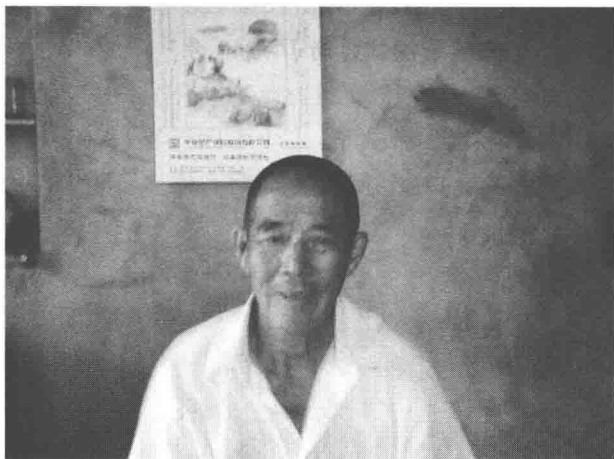
39. 方从修口述

方从修,男,1929年12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村渣塘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方从修

打小鬼子时，这边就我们方家一家，不到十个人。鬼子来时，我们没跑反，这里是山区，陶吴的还跑到我们这边。当时我才八九岁，跑反过来有两家人，是我奶奶的朋友，陶吴的。当时我家里有爷爷、奶奶、叔叔、爸爸和妈妈。我一家人都没跑。

鬼子到这里来过的，来得多了，经常来。因新四军经常住在这里，鬼子来这里问新四军的情况。

正月十八日，日本人打死“小鬼”（新四军），江宁镇上的鬼子从我家门口过，到云台山去。没到山头，横溪的鬼子就到曾庄去了。

七个新四军和鬼子交战后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没进我们家，住在我家堆草堆灰的房子里。后来日本人过来，新四军打死了一个鬼子，还有两个鬼子负伤了，他们就叫渣塘村的老百姓，伟启富、陈家富、陈大顺把他们送到江宁去了。后来鬼子晓得这里有新四军，又来人了。打死了三个新四军，只剩下四个跑掉了。

鬼子要杀我父亲，我父亲当时靠 30 岁。鬼子用枪对着我父亲的头，用刀架在我父亲的脖子上，说他是新四军，我们全家就跪在地上磕头，我奶奶指着我说：“这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一家人，他不是新四军。”有翻译跟他解释，后来鬼子才没有杀我父亲。

鬼子来我们这里巡查,找新四军,问我们小孩,还有新四军来过。我们就喊他老头目,说没有新四军。

鬼子没在我们这里找花姑娘,只听说在陶吴鬼子找花姑娘的。漂亮的姑娘都不敢靠近清音寺,是集镇边上的一个大庙,鬼子就住在那边,有姑娘经过那边就会被谋害,听说被糟蹋的姑娘很多的。大多都是街边上的,是经过那里被鬼子抓去糟蹋的。

40. 俞秀英口述

俞秀英,女,1917年11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俞秀英

鬼子来时人都跑掉了。我跑反时20多岁,有小孩了。日本人进攻逮到妇女就糟蹋,在陶吴糟蹋,男的女的都跑,只有老人不跑。鬼子走了以后,我们才来家。鬼子到底下村上的时候,我们就跑了。我们村上的房子没被烧,人都跑得了,听人讲鬼子会用枪顶小孩。

小贾村,鬼子早上来,把人都围起来,把人都赶到一块儿去,绥靖队到人家翻东西,把人家的衣服和钱都抢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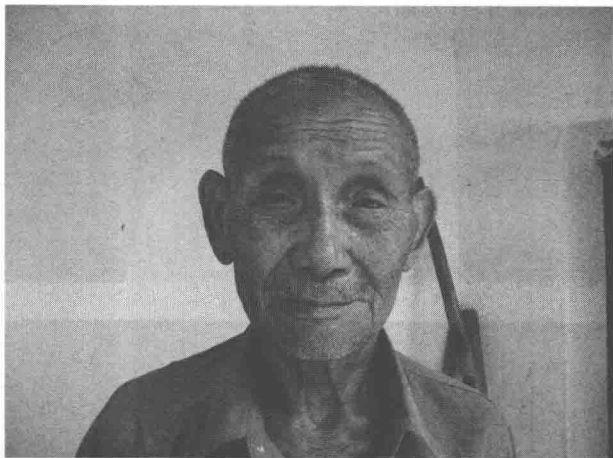
41. 丁绍宽口述

丁绍宽,男,1924年4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丁绍宽

我第一次见到鬼子时14岁,是冬天下午的时候,鬼子之所以到我们村上,是因为带路的人带错了,本来是要去元山的,当时国民党军队和鬼子在这个山里打了几夭。带路的带到了云台山,元山没有云台山这么高,鬼子看地图说不对,后来鬼子换了带路的人。

我们当时跑反,躲到山上,挖一个大洞,人一起躲进去,你挤我,我挤你。一路上鬼子没有烧房子,但是烧了很多草堆和柴堆,是给后面的鬼子留下路线向导。

安民以后,鬼子经常下来,甩老百姓嘴巴子这种事不奇怪。

我哥哥丁绍海23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过,做夫子到溧阳,帮日本鬼子背东西,被抓了五天。我们当时一起去镇上卖柴的,后来有人跟我们说有鬼子,我赶忙逃了,哥哥没有奔走,被鬼子抓住的。鬼子没有打他,是在陶吴镇上抓的,坐的卡车到东山,再到溧阳,下了卡车,就帮鬼子用推车推东西。后来那边打仗打散了,我哥哥就乘机逃命了,把小车也推

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不敢走大路，怕给日本人再次逮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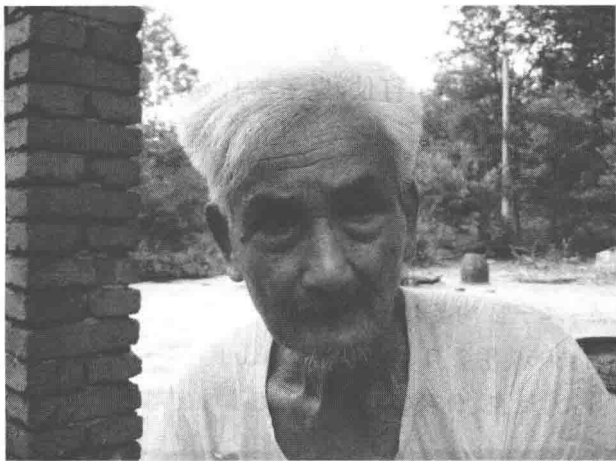
42. 徒庆云口述

徒庆云，男，1922年10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村渣塘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9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徒庆云

鬼子1939年、1940年经常来。我第一次看到鬼子，是1937年鬼子从我们村经过，一二十个鬼子骑着枣红大马，还有一辆坦克车经过，没有到我们村上。后来鬼子来，都是二三十个鬼子过来，跟随的还有地方的反动派。鬼子来我们就跑，往山上跑，后面那个山叫西山。那时我们家有四个人，我18岁，已经结过婚了，还有我老婆、一个老奶奶、一个小孩，小孩刚出生不久。鬼子一走我们就回来了，鬼子经常来，我们经常跑，冬天来得多，伪军过来找吃的多，弄老百姓腌的菜、鸡鸭鹅吃，鬼子碰到妇女就强奸，我们村上被掳走的鸡鸭鹅蛮多的。我家小草房在山上，没到过我们家。

鬼子来的时间不长，当时陶吴镇的伪镇长是周开发，地方有伪保长。

安民以后,我们村上有房子被烧的,烧得不多,陈其仁家被烧的,烧了一些没烧完,后来救了,修了一下。鬼子跟新四军打仗的时候,还烧了方家的房子,当时都是草房,过去没什么瓦房(瓦房少)。鬼子是放火烧的。人见到鬼子就怕,特别是女人家见到鬼子就躲。鬼子一来就糟糕了,伪军跟鬼子一起的,他们搞吃的,鬼子有的不敢吃。

1940 年左右,孙孝金的老婆被鬼子欺负的。他老婆姓吴,是吴村的,他老婆的父亲叫吴义荣。她是在路上被鬼子撞见的,鬼子把她拖到她家里强奸的,当时她 20 岁不到,已经和孙孝金订婚了。后来孙孝金就不肯要她了,孙孝金是我们甘村小贾村的。

还有一次鬼子跟新四军打仗,鬼子被打死一个,他们把老百姓农具堆在一起烧,把鬼子尸体烧了,骨灰带走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43. 韦其春口述

韦其春,男,1929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陶吴镇甘村渣塘 11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9 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韦其春

鬼子来了,我没多大,10 岁左右。鬼子烧人家房子,村上陈其仁家的

房子被烧的，鬼子走了，救房子的。我们见得少，第一次见到鬼子是鬼子跟新四军打仗的时候，是正月初八打的仗，我当时帮人家看牛，牛也不管了，自己赶忙躲起来了，后来牛没有丢。打过仗以后，鬼子还来过，是过路，也搞吃的，要鸡，他自己逮，有妇女被欺负过，我们这没有，我们村上当时有几十户人家。

日本鬼子和新四军打仗之前，我们村上有人被打过，是陈大来被鬼子打的。他当时三四十岁，鬼子讲他是新四军，看他的手上有老茧，两个鬼子抬起他往地上摔，鬼子有中国翻译，翻译讲是好人，是干农活的，就把他放了，后来他身体还好。

（九）原谷里镇调查

1. 焦国权口述

焦国权，男，1923年11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谷里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焦国权

我是公塘人。有一次，三个鬼子围成三角形，把我和“小狗子”围起来，要抓我们去当夫子。我跑掉了，“小狗子”被抓住，鬼子要他帮他们扛着机枪去大杨村。“小狗子”跟我差不多大，十八九岁。“小狗子”当时没有鞋穿，鬼子给了他一双草鞋。他父亲用一篮子鸡蛋跟鬼子求情，把他换回来了。

鬼子也来公塘找花姑娘，抓到两个女人。她们是杨发明的老婆，叫黑丫头，还有他的侄女。侄女还是小丫头，婶婶说小丫头太小，她挺身而出，结果鬼子放了小丫头，黑丫头就被鬼子轮奸了。

2. 张清寿口述

张清寿，男，1932年10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张清寿

在向阳鲍塘村，国民党的军官张太茂用石头砌成大面墙，盖了一层200多平米的大平房。日本鬼子听到消息就来烧他家，一起来了好多鬼子，把房子烧掉了。

我们村四五十岁的周友发和朱月富，躲在草垛里被鬼子抓出来了，周友发的头上被剃了一个很长的疤。白粉墙村双凤50多岁的奶

奶和 20 多岁的姑姑,从地窖子里出来拿食物,被日本人看到了,一枪打死了。

3. 李有发口述

李有发,男,1917 年 12 月 8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李有发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20 岁,那时候我们住在张溪西湖。有一次,一个鬼子穿着便衣,让一个百姓带路来我村找花姑娘。当时我和薛志华正好在村口,就说没有花姑娘。鬼子很生气,就让我们两个跪下,用扎刺在我们头上使劲地刷。后来多亏了那个带路的人帮我们说情,说我们是老实的农民,鬼子才放过我们。当时村里的妇女全部跑了,我们俩在那里站岗放哨。

还有一次,几个鬼子来我们村,抓住了余柳子的老婆。她当时 30 多岁,被四五个鬼子轮奸了。

4. 许如松口述

许如松,男,1926 年 7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许如松

鬼子是冬月二十六日进入谷里的。我看见日本的坦克走东善桥进入南京,南京人死了无数。鬼子到我们双塘的刘家集抓了我们四个人,给他们捞鸡。除了我还有孙长英、张二河和郑发展。我们三个捞完鸡就赶快回来了,孙长英跟着鬼子走了,后来再没回来,当时30多岁。以后有人说他死在油坊桥,也有人说他死在南京了,具体就不知道了。有一次,鬼子在谷里街上逮住了一个40多岁的周老太,鬼子见我们小孩就赶我们走,然后把她轮奸了。

村里来了三个鬼子找花姑娘,我们都吓得奔掉了,他们没找到人。我们村没有房子被烧,梁塘那边烧了三间草房,好像说是那里有中央军,鬼子抓不到人就一把火烧了房子。

鬼子占领南京个把月后,我跟着邻居家的金九松进城捡东西,一路从祖堂山、牛首山、大定坊、铁心桥、石子岗到中华门。看到一路上到处都是死人。

新四军在陶吴水沟阳打了一仗,当天晚上睡在濮塘。第二天是1942年6月24日,新四军来到了我们村,一共有三个营300多人。我家是做生意的,是个大户人家,有20多间房子。当时有一个连的新四军住在我

家,负责人是湖南的许连长,他是个连级干部。天亮以后,元山的金一贵带着李宏堂的自卫团来打新四军。一个侦察兵说敌人来了,住我家的朱排长拿着旗子被鬼子一枪打在胸口,当场就死了,还是我亲自埋的。在东善桥风波坟死了七个共产党。他们饭还没吃,就挑着饭顺着西北方向去了龙都圩。然后秣陵和陶吴的鬼子就来了,到处问新四军,不知道的就打。

5. 韩光明口述

韩光明,男,1921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张溪社区薛塘头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韩光明

我们这里山多,地方偏僻,鬼子不怎么来。我记得当时有许多南京人跑反到张溪桥,有十几个住在一户姓陈的人家。陆郎事件时,鬼子发现他们后,将他们全部抓到陆郎。过了不久,有几个回来了,其他的听说被鬼子杀了。

马府院的刘双宝被鬼子打死了,当时他20多岁。

有一次,鬼子进村,我们的狗朝鬼子大喊大叫,结果被鬼子一枪打

死。汉奸跟在鬼子后头趁火打劫，抢走了不少老百姓家里的东西。

6. 徐有金口述

徐有金，男，1915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张溪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徐有金

日本人拿中国人根本不当人。一个日本鬼子凭着一把刺刀可以管住几百个中国人。那时候，我们就像和鬼子捉迷藏一样，他们进村，我们就逃跑，等他们撤离，我们就回到村里。

有一次，鬼子到了马府院，烧了几家房子。鬼子还发现当时 30 多岁的刘双宝穿着一件国民党兵背心，误以为他是中央军，一枪把他毙了。鬼子要是看到哪家有好东西，就让夫子挑走。他们还抢走了很多鸡和鸡蛋。

日本人像畜生一样，我们村有三四个妇女被强奸了，她们现在都已过世。

赵四，当年 30 多岁，被鬼子抓走，后来失踪。

鬼子经常莫名其妙地打人。有一次，鬼子进村，我没有跑掉，被一个

鬼子发现。他上来狠狠地给我几个耳光,我吓得给他磕头求饶。

我 23 岁的时候到谷里街的杂货店当学徒。有一次,鬼子到我们店里来,指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们拿什么东西。店老板胆子很小,他被吓得当天晚上都吃不下饭了。不久以后,他死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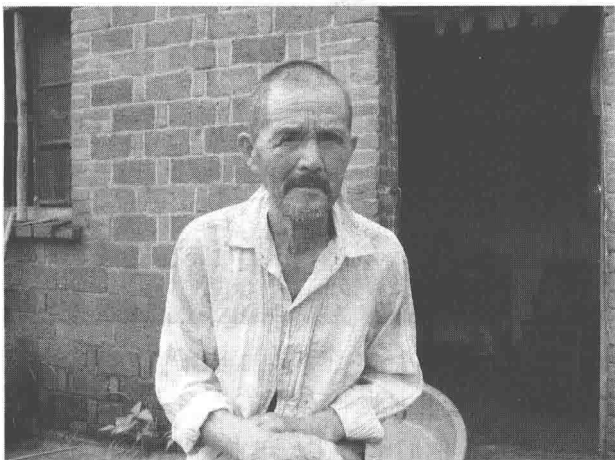
7. 秦可荣口述

秦可荣,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张溪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秦可荣

鬼子进攻南京那年,我 15 岁。冬月的一天夜里,我听到南京那边有轰轰的枪炮声,一直响了一整夜。鬼子头目号召鬼子攻打南京,“双工双饷”,还允许他们带花姑娘。我们这里靠山,背道一点,成批的南京人到我们这里来躲鬼子。

鬼子像畜生一样,高兴烧房子点火就烧。有时候,他们往百姓家里一坐,索要鸡和鸡蛋,老百姓就得把自己家的鸡或鸡蛋拿给鬼子。

小湖村有个马老四,当时 50 多岁,他给地主家看门。得知鬼子进村的消息,他躲到一个地窖里,后来被鬼子发现后拖出来枪杀。

在靠近铁路两边的村子里,有不少妇女被鬼子强奸。

8. 秦可富口述

秦可富,男,1930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张溪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秦可富

我们这边的山多,鬼子不敢来,倒是有许多来自柏树、庙庄和薛家的百姓到我们村来避难。他们牵着牛、驴,拖家带口的,住了个把月才离开。王家有个金氏老太,当年20多岁,被鬼子糟蹋。安民以后,鬼子经常三五成群,在甲长的带领下,到村里要东西。他们每次都掠走几百只鸡蛋和几十只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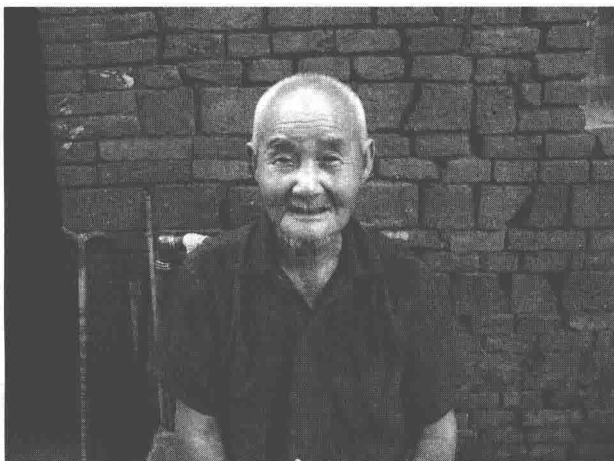
9. 韩德胜口述

韩德胜,男,1917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张溪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韩德胜

鬼子进村的时候,妇女吓得都躲起来了,要是被鬼子发现,就倒霉了。鬼子喜欢向村民要鸡蛋。如果是老年人,他给鬼子几个鸡蛋,然后点头说一句“先生”,就可以了;如果是年轻人,除了给鬼子鸡蛋之外,还会挨一顿打。老百姓在路上看到鬼子,都要把帽子摘了向鬼子行礼,否则,肯定会挨打。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方老二挑着甘蔗到江宁镇上去卖。他走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遇到了值班的鬼子。当时,方老二给鬼子行礼的时候,没有把担子放下。鬼子认为他没有好好行礼,就狠狠地给了他几个耳光。我一看方老二挨打,撒腿就跑。

马府院有个姓刘的,被鬼子一枪打中胸口,当时因为他穿了很多衣服,没有立即死掉。后来,子弹没有被取出来,不久以后,他就死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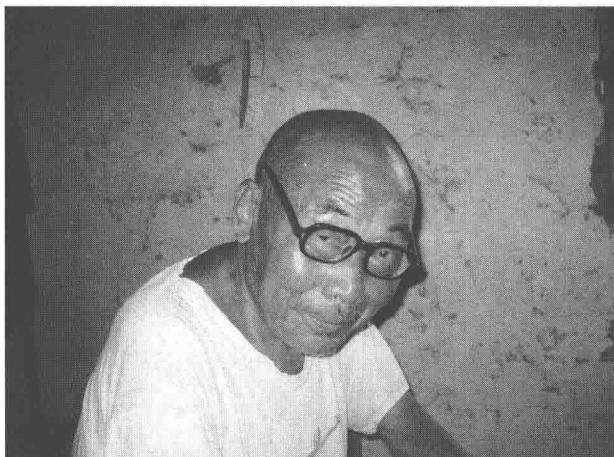
10. 华志祥口述

华志祥,男,1929年12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花岗社区大蒋店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华志祥

鬼子来时,我9岁,跑反的时候,跟家里一起跑的,住在窑里。鬼子经常过来牵牛打鸡。我们村的周承言,鬼子把他从花岗那儿拖过来,走到鬼塘这边,叫他跳下塘。那个时候是冬天,他要往上爬,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漂在水上。

我家五间草房被烧了,还有张志福家的草房也被烧了,在我们村上房子烧得不多。

有三个鬼子都长着胡子,在我们村头的坝上抓了个老太,他们没有强奸她。他们找了一个姓朱家的房子,里面有个老头,都是四五十岁了。鬼子叫老太把裤子脱掉跟老头睡觉。那个老头吓得要死,老太说睡吧,不睡,鬼子会杀人的,那个老头吓得抖死了。

还有三个从南京来的姑娘,在我们村上住着,她们都戴着礼帽,穿着旗袍,都是大姑娘,20多岁。鬼子不知道从那儿知道这里有姑娘,当时她们吃过饭了,四个鬼子跑到我们这里来,把村上的人都赶到了树底下,他们就去里面找女的。那三个姑娘躲到了床底下,鬼子用刺刀刺。她们说不要刺了,她们就从床底下钻了出来。三个鬼子把她们三个拖了出来,一个鬼子看着那些人。那三个鬼子把她们三个拖到铺上,就把她们强奸了,完了之后,就走了。这些鬼子都长着胡子,是蒙古人。

住在东善桥的鬼子,经常下来捞鸡、打牛,黄牛肉好吃啊。鬼子用刺

刀把牛屁股上的肉刮了下来,用火烤着吃。

11. 尹长兰口述

尹长兰,女,1923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箭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尹长兰

鬼子是阴历冬月初五过来的,我们吓得都躲在山里。鬼子来了糟蹋妇女,吓得我们初七八就跑了。那个时候我15岁,跑到了谷里水库那边的大山里,叫亚当岩(音)山。全家七八口人一起跑的,在山里呆了近20天,回来过的年。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没安民,鬼子一天来一遍,见着姑娘就糟蹋。

鬼子来的时候人很多,几百个鬼子,脸上有胡子,骑着高高的马,挂着亮光光的刀。他们是从东善桥那边过来的,路过这里,捞鸡、抓猪、抓牛,还让本地人给他们送过去。鬼子让我伯伯牵牛,送到在中华门外的小行。他送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是死是活。

后花岗有两个人被鬼子打死了。一个是杨昌济,四五十岁,一个是别的地方的人。那个人送米去给躲着的人,鬼子看到了就把他打死了,

就在现在的大队部那个地方。这是跑反之前看到的事。

跑反回来的时候烧了不少房子，都是草房。有杨昌济家的两间草房，还有老杨三家的三间草房，我家的瓦房没有烧，柴被烧了。

回来之后奶奶跟我说，一个鬼子从其他村拖来一个姑娘，在我家铺上把她强奸了，糟蹋后就走了，年龄我也不晓得。

鬼子住在板桥，靠近板桥的山上有人站岗，看到鬼子来就让大家躲起来。鬼子经常过来捞鸡、杀人、放火，见着牛就刚着吃，刚得牛直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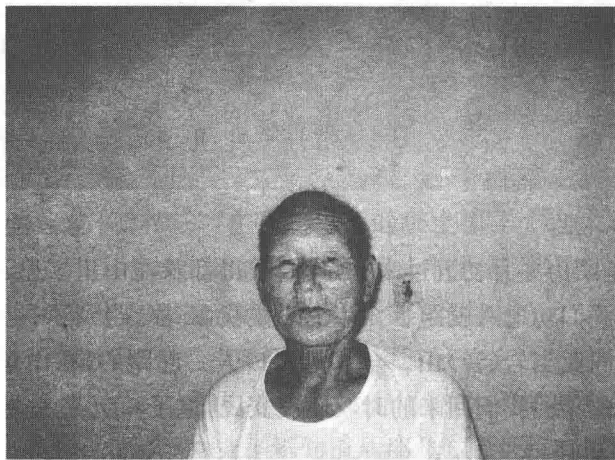
12. 尹长训口述

尹长训，男，1925年3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花岗社区前花岗村66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尹长训

鬼子来的时候我13岁，是1937年的阴历九月份，已经穿棉衣了。鬼子是从东善桥大白山那边过来的，有条土马路。鬼子就住在余长白家，人都吓奔了，我们一家七八口人也跑反了。当时留父亲在家看门，跑到了朱门，在那蹲了28天。东善桥的鬼子走了，我们就回来了。后来又来了一批，我们又跑到了西皮霞(音)，呆了半个月，加起来不到50天。

我们回家来过的年，之后就安民了。

鬼子来的时候拖老百姓为他服务，这叫拖夫子。我的一个哥哥也被拖走了，当时村上人都奔了，我哥哥没走掉，鬼子叫他拖东西到东善桥，小头目说我哥哥好，没动他，开了个路单让他回来了。

鬼子在东善桥那杀了很多，在我们村上也杀了两个人。一个叫周承言，一个叫杨昌济，都是四五十岁。他们当时都躲在了地洞里，后来出来方便被鬼子看到打死了。

当时村里也没烧什么房子，东善桥那边烧了很多，拆了很多房子，用来建炮台。我家的房子差点被烧了，那个时候我家养了很多鸽子，本来鬼子想烧我家的房子，看到一对鸽子，觉得好玩，就把鸽子拿走了，没烧我家房子。

糟蹋的妇女多呢。马场的王向荣的妈妈，小名叫大五子，当时20多岁，还没养儿子呢，从板桥那过来两个鬼子，把她强奸了。这是我听别人讲的，是安民以后的事。

板桥鬼子多，有一个叫张杭的，他跟鬼子来往，造票子，那时候的流通券，是个大汉奸，后来被枪毙了，我还去看过的。

鬼子在凤凰山和牛首山都开过矿的。牛首山是铁矿，村里有人去干活的，我也去过，当工人，跟现在一样的。鬼子会给钱，挑土、造马路、修铁路，用来运矿的。我做的是栽草皮子，一天给我两块五毛钱，相当于两斤米。这些活都是当地人承包的，有工头，日本人不管。

13. 虞长志、王相芳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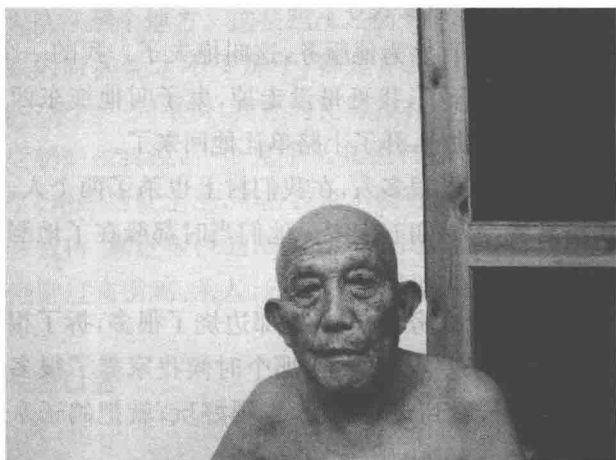
虞长志，男，1921年11月6日生；王相芳，女，1923年11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花岗社区大蒋店19-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虞长志：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跑反到公塘十七村十八村，在那儿蹲了一年。回来之后，我就去南京了，呆了一年才回来的，对村里的情况不是很熟悉。我只知道我们村的周承言在鬼塘子边上被鬼子打



虞长志



王相芳

死了。

王相芳：鬼子来的时候，我 15 岁，我娘家是后花岗的。当时我伯伯把我们几个娃子送走了，我的大伯父叫王长树。鬼子来的时候，把他家的牛牵走了去拖东西，他追去跟鬼子要牛，后来就没回来，我奶奶后来急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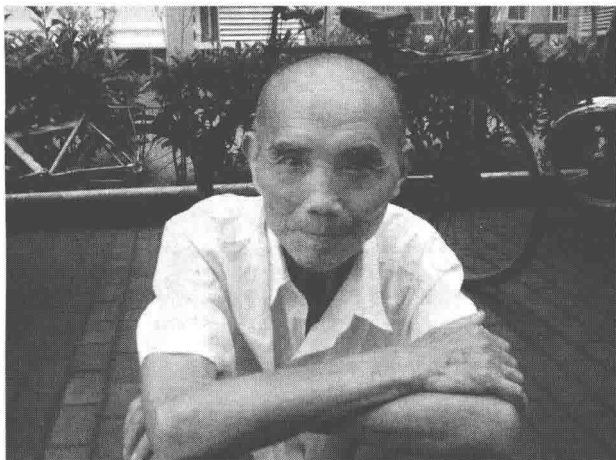
14. 陈文彦口述

陈文彦,男,1927年10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新民花苑11幢2单元404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陈文彦

鬼子来时我11岁,跑反到现在的赵林大队。那边有山,家里就我爷爷奶奶没跑,其他人都跑了,是1937年的冬天,回家过年的。回来时家里的东西、房子都在。

在葛师桥有一个姓王的,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被日本人抓走,当夫子,听人讲,在南京死了,反正后来一直没有回来过。

跑反时我父亲和一个叔叔,还有一个表叔,被鬼子抓走了,抓到南京小行那个地方,一个礼拜就逃回来了。我父亲叫陈可昌,当时30多岁,我叔叔叫陈可发,比我父亲稍小一点,表叔叫端木乐国,当时20多岁。他们是一天被抓走的,不是一天回来的,都活着回来了。

听我父亲讲,在小行那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打仗,日本人叫他们这群夫子都趴下,有一个夫子他听不懂,就没趴下,鬼子怕他暴露目标,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鬼子住板桥和谷里镇，一般不到我们乡下来。

15. 范保财口述

范保财，男，1928年12月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新民花苑16幢2单元203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范保财

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了，我们奔到山里躲着。

我在南京有个本家，我去南京看他，在中华门，当时我戴个帽子，没脱帽子行礼，鬼子就一巴掌打过来，帽子滚得多远，鬼子说：“八格牙路。”我问别人是什么意思，别人告诉我是骂我龟孙子，打了一巴掌就让我过去了。当时我12岁。

鬼子到过我们新村的，没在我们村烧房子。白粉墙有三个姑娘跑反到我们村，都20多岁，被三个鬼子看见了，就拖到我家里糟蹋了，一人一个。我和我奶奶亲眼看见鬼子糟蹋这三个姑娘的。我们不敢吱声，鬼子把她们糟蹋了，就放她们走了，鬼子也走了，我们也吓得奔了。

鬼子看见年轻人就开枪。我一个姨父，姓胡，当时40多岁，在街上开篾匠店。他跑反跑到我们那里，被三四个鬼子看见了，鬼子就用枪打

他,离得老远呢,子弹从他头上擦过去,把墙打了个洞。当时我看见鬼子端枪的,还不知道打谁呢。这时大家都跑反跑掉了,我和我奶奶在家看见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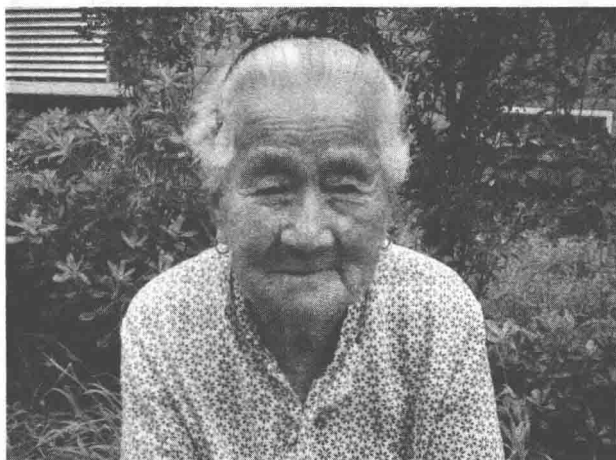
16. 陈寿英口述

陈寿英,女,1923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新民花苑8幢4单元207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陈寿英

我们跑反跑到采石场那边,跑反时和爸爸跑散了,我跟着别人跑,看见别人奔,就跟着奔。有一个年轻人跑到坝沿上,被鬼子带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这是听别人讲的。

鬼子烧村里的草堆,他们捞鸡,烧草堆烤鸡吃。鬼子来的时候,村里的姑娘、媳妇全跑了,我们村没有妇女被鬼子糟蹋的。我是葛师桥村的。

17. 李如英口述

李如英,女,1921年12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新民花苑17幢1单元1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李如英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17岁,跑反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嫁到陈家跳了,刚结婚三天就跑反,住在地窖子里,家里面的人是分开跑的。我和老伴跑的,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没跑。我们跑得不远,在田埂里挖的地窖子,鬼子来了就躲,鬼子走了就出来吃饭。

老太太太可怜了,跑不动,就在村里被鬼子糟蹋了,不能讲啊。

当时村子里有年轻男子站岗,看见鬼子到谷里镇上了,就喊年轻的妇女躲起来。

18. 诸长财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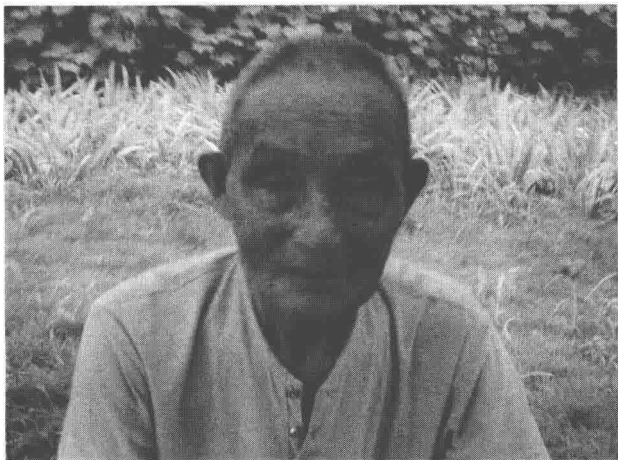
诸长财,男,1922年11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新民花苑12幢3单元1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在东善桥那边挖壕沟,是给蒋介石挖的,是保长叫我们去挖的。



诸长财

这里离南京五六十里，鬼子不经常来的。鬼子从我们小后坟村那里的土大路走过的，没杀人。我们村里人也没跑，挖个地窖子，就躲在地窖子里。

听说，张溪马府院子，一个姓刘的，小名叫双宝，还有一个姓王的，人家叫他道士，是被鬼子用枪打死的。你去问他们村的刘正义，他知道。

19. 周立英口述

周立英，女，1922年3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新民花苑12幢3单元406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鬼子来时我们那里的人都跑反，我们家人跑到山头去了，我已嫁到新村了。我娘家是白粉墙村的，是向阳大队的。在那里，鬼子一枪打死了两个人，是父女俩。父亲叫朱大个子，朱大个子当时有四五十岁了。鬼子先打的父亲，女儿站在他后面，护着她妈妈，子弹穿过父亲的身体，把女儿也打死了。

1938年2月份，在跑反的路上，我看见鬼子用刀戳人玩。当时是冬



周立英

天,衣服穿得多,一般戳不死人,也有人被戳死的。

鬼子也烧房子的,把鸡猪都赶过去烧,鸡烧好了就吃掉。我家的木盆、门、凳子都被鬼子劈碎烧掉了。

西善桥那边有一个人跑反跑到这边田家圩子,被鬼子看到了,一枪打死了,鬼子打人准呢。

20. 许德修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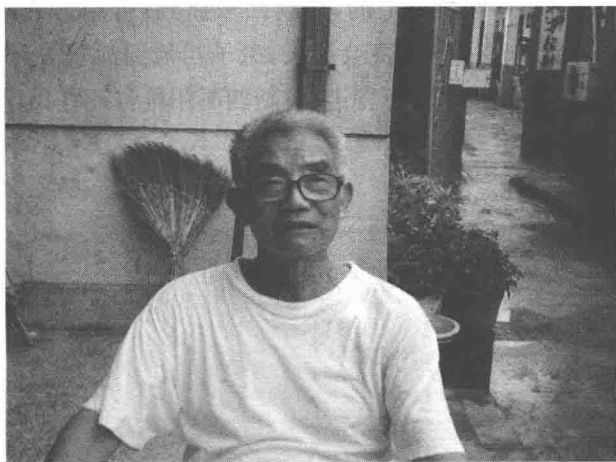
许德修,男,1929年11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高庙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我们是1937年年底跑反的,跑到公塘那里,在金山凹搭个小棚子,住了大概半年,在那边过的年。1937年年底鬼子就过来了,我父母在这里开铁店,祖父母住在砖墙村,我两头住。从金山凹回来我就在这里上私塾。跑反时我祖父跟我们一起跑的,我祖母没跑。当时村子里面人都吓得跑到山里面去了,我父母这边的房子没烧,砖墙村的房子被烧了很多。我一个本家的叔叔,叫许树椿,当时有三十五六岁,不但他家房子被



许德修

烧了，他人也被鬼子杀了。鬼子烧他家的房子，他以为鬼子走了，就上房去救火，被鬼子一枪打死了。他们家烧掉的是三间草房，家具之类的东西全部被烧得了。

还听人说，村里有个杨正全是被日本人用枪打死的，当时有 50 多岁。鬼子来了，他就开门偷看，被鬼子一枪打死了。鬼子的枪法准，他们家门正对着金牛洞桥，因为他家门前头筑有工事，有战壕，他们一开，鬼子以为有国民党士兵抵抗，就开枪打死他了。

1938 年，快过年了，天冷得不得了，在邵顾店那里，周正财的母亲被鬼子糟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后面不远，当时有五六十岁，蛮胖的，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跑不起来，就没跑，结果就在家被一个鬼子抓住侮辱了。

1942 年这里就有新四军了，鬼子不经常下来，也不大敢来。

我父亲叫许树有，开铁店，做铁器的。1942 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父亲到南京上新河去买煤，在茶馆里喝茶。他没看见鬼子，鬼子就说他没礼貌，没给他们行礼，对他拳打脚踢，回来以后就吐血，三四个月就去世了。当时我才 14 岁，我父亲 44 岁。当时我母亲带着我、我妹妹、还有一个兄弟过日子，家里就靠我和母亲，祖父还在。

大概在 1943 年，周祖和，有 40 岁的样子，他会讲鬼子的话，是个通

事,与鬼子站一边,是谷里镇上的,被新四军抓到后,用刀砍死了。还有一个叫戴明,靠近 50 岁了,是商会会长,鬼子叫他到江宁去开会,晚上回来的时候被新四军抓住。他不肯走,被新四军用枪打死在田里了。

21. 蒋功瑞口述

蒋功瑞,男,1929 年 6 月 2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高庙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蒋功瑞

我家是江宁镇上湖社区的,我 1961 年调到这边工作的,后来就一直住在这儿。

鬼子来的时候,我 8 岁,跑反跑到陆郎,在那边的庙里住了三年,然后才回江宁镇街上的。我家的一间草房和一间厨房被鬼子烧掉了,我们村里的房子基本上都被烧光了。我们的村子很大,有姓刘的、有姓蒋的、有姓叶的,当时大约有 30 户人家,姓刘的十多户没被烧,其他的基本上都被烧了。

江宁街上驻有日军,我们回去时,已经安民了。

22. 石永宝口述

石永宝,男,1930年3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街北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石永宝

鬼子来时我8岁,往公塘山里跑,到十一二岁才回来的。那边有亲戚,全家一起跑的,我奶奶一个人在家看家。回来的时候,我家瓦房没烧完,我大伯、二伯、三伯家一共被烧掉了十几间草房。

我姑奶奶家的女婿,叫杨怀林,当时二三十岁,被鬼子用枪打死了。他是在跑反的路上被打死的。

23. 朱永沅、杨直珍口述

朱永沅,男,1931年6月30日生(夫);杨直珍,女,1929年2月19日生(妻)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街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朱永沅(右) 杨直珍(左)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六七岁,跑反的,我们跑到中坝河对岸,挖了个地窖子,躲在里面。日本鬼子过不了河,我们在那里呆了七八个月。

我们对过的石臼村有房子被烧掉的,鬼子烧了七八家的草房,牛棚也被烧掉了。

现在住在赵林大队宋家村的一个姓蒋的女人,是蒋全明的姐姐,当时还没有出嫁,十四五岁吧,娘家就在我们家对过,她婆家姓宋,跑反时没跑掉,被鬼子糟蹋了。她被鬼子糟蹋以后,家里人着急,她妈妈哭,我们才知道的。

周正财的妈妈,也是跑反时没跑掉,被鬼子糟蹋的。鬼子糟蹋完以后,又叫这里的一个老百姓,叫陈荣华的去糟蹋她,不干就要用刀戳他,他只好做了,做的时候,还说:“婶婶,你不能怪我。”当时陈荣华才十几岁,周正财的妈妈有30多岁了。

日本人来找花姑娘,母亲吓得奔了,娃儿哭,日本人就给娃儿糖吃,叫他别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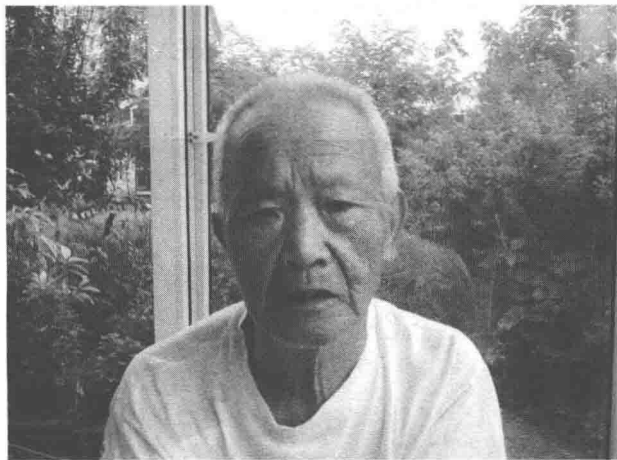
24. 张华平口述

张华平,男,1928年7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莲花社区邵顾店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张华平

日本鬼子来时,我9岁了。我跑反时跟家人跑散了。

鬼子下来捞鸡的时候,路不好走,把自行车放在我家里,我叔叔把自行车藏到我家牛棚里。后来日本鬼子来找车,我爷爷听不懂日本话,日本人就在墙上画了个自行车。我爷爷眼睛不好,他不晓得,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那时是冬天,腊月,还下雪呢。我爷爷叫张学师,当时70多岁。鬼子杀了人后,还放火把我家也烧了,是浇了汽油烧的。我家当时有十间三厢瓦房。家里的家具、床等都被浇上汽油烧了。

日本鬼子来我们这里,过桥的时候,我父亲躲在麦田里,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嗽了一声,就拿刀想砍他。我父亲就跑,幸亏鬼子没带枪,不然我父亲就没命了。

鬼子的枪法准,花岗村的方能干在路上走,被鬼子看见,一枪打在腿上,把腿打瘸了,这是我看见的,时间是1938年的春天。

青天白日的,我们村的周正财的妈妈在马路上被鬼子糟蹋了,当时有三四十岁。她过后寻死,要跳河,她老伴说不怪她,不让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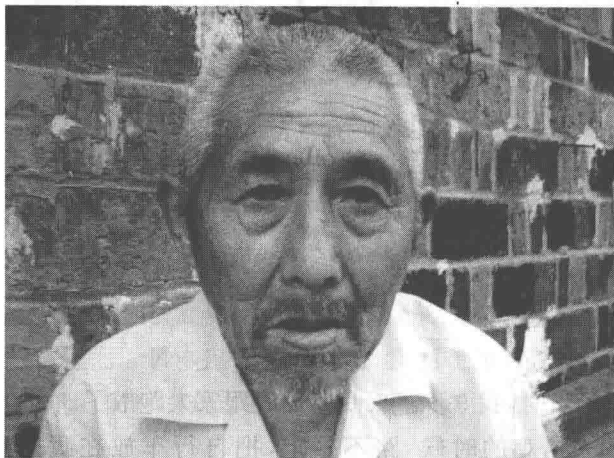
25. 吴锡林口述

吴锡林,男,1922年8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公塘村红土44号

调查日期: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奎



吴锡林

鬼子来的时候,我16岁,是阴历冬月十六日上午10点从陶吴过来的。他们兵分三路,后来变成两路,往谷里这边走,从龙山关东庙过来,经过我们村。头一天鬼子没有打人。第二天晚上,鬼子先让四个人骑着马探路,看通不通,遇到了蒋介石的训练兵。鬼子后来就用高射炮打训练兵,国军的训练兵也都逃了。鬼子有一支部队看天晚了,就在向阳大队的白粉墙村住了,有人站岗。当时保甲有枪,跑反时被鬼子站岗的看到了,鬼子就挨家挨户地查,看有没有人。有一家老头、老太和他们女儿在灯下吃瓜子,他们不知道鬼子来了。鬼子看到了灯光,就从窗子往屋里打枪,把老太和女儿打死了。他女儿当时十五六岁,还没结婚。老头、老太把他们的女儿当小孩看,以为不用躲的。老头是天亮后逃出来的。他儿子是我们家的姐夫,当时跑反到我们村的,老头跑到我们村跟我们讲的。鬼子还烧了房子,是夜里烧鲍塘村的张老五家的房子。他家21间房子被烧得只剩下四间。烧的时候,人都躲在挖好的地窖里,年轻人

不敢出去,就让老人去向日本人求情。结果日本鬼子砍死了两个老人,是对着老人的头砍的,其中一个王村的。

在板桥飞机场那儿,日本人跟在那的中央兵讲缴枪不杀,把人喊过去开会,结果一个营的人被杀得只剩下几个人,这是我后来听当地人诉苦说的。

前头鬼子打仗,在底下的鬼子瞎混,在江宁那边,在塘里洗澡,被老百姓摸走枪,打死两个鬼子,活着的一个鬼子回去报告,当天晚上就带队,带路的人听错了,带到了张家桥,百十号老百姓被抓,打你不要紧,大冷天的叫你往水里走,泥塘深,送衣服的也给打死了。在江宁街上,一个大塘里,死掉的人吓人啊,这也是我听人家诉苦的时候讲的。

谷里街上有妇女被逮的,被日本人欺负,这妇女要寻死,后来被家人拦住。

当时还有皇军团,说我们跟新四军有联系,就把我们五个人抓起来。另四人是丁少如、丁少发、蒋茂银、张应华。鬼子把我们膀子捆起来,用板子打,一个一个地审问,关了几天。最后一天的下午4点叫开店的人保。开店的人有钱,我是谷里街上的包家店的老板保我的,找人也要花钱,第二天没到中午就回家了,后来给包家店老板钱,人家也不肯要,就送了香烟,算是送礼。

26. 易本发口述

易本发,男,1921年12月5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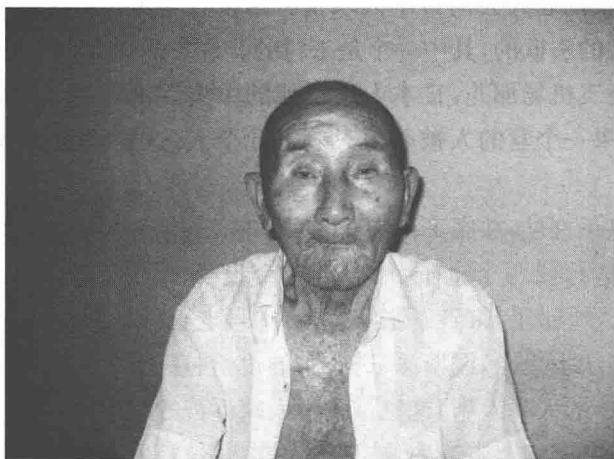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公塘头38号-1

调查日期: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奎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有17岁,已经结婚了。第一次见到鬼子是从元山到谷里的,从村边过的,没到我们村上。我们知道鬼子来了,就躲在庙山上看到的。鬼子那天过来是带路的带错了,十个鬼子走错了路才到了我们这边。鬼子的大部队是从东面到谷里的,还牵着牛,拖着东西。

我的哥哥在谷里桥看热闹,不晓得鬼子来,被鬼子抓去当夫子了,抓



易本发

走了五天五夜才回来。当时在谷里抓了五个人,还有一个被抓去的是哥哥的舅姥爷,叫胡德普,有三四十岁,是在葛师桥抓走的,他的家就在路边。他们往水西门送东西,去的五个人回来了两个,我哥哥、胡德普回来了。我的哥哥叫易本荣,有二十几岁。这是哥哥回来给我们说的。那三个人是想逃跑的,被鬼子发现后打死了。当时有溧水的人,做了半个月夫子,给哥哥说,不要跑,跑了会被打死的,哥哥就没和那三个人一块跑,才回来的。那时南京打开了,哥哥他们被抓走的时间是下半年,吃过午饭后的时间。

后来鬼子经常到我们村上,一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就躲起来。有时一天能躲两三遍,有时还躲在夹板墙里边。鬼子下来找妇女,我们村上的人没有被逮到的。东善桥的一个姑娘,当时有十八九岁,她的姐姐嫁给了我的本家易满德,和我们有亲戚。她到姐姐家玩,鬼子来到村上时,她是生人,不知道怎么躲,就被鬼子逮到了,就一个鬼子,还带了个夫子,他把这个姑娘拖到朱安华家,侮辱了她。鬼子让他带的夫子在门外站着,把枪放在门外。我们讲那个人完全可以把那个鬼子杀掉,那时候老百姓太老实了。后来东善桥姑娘家还过来闹过,说没把姑娘照顾好,当时她姐姐都各自只顾着逃了。

1938年下半年,鬼子第一次到我们村。我当时一个人在家,日本鬼

子过来了,跟我要鸡蛋,我以为是鸡,我就把我们家鸡给他了,鬼子不要,拍拍鸡的屁股,比了比圆的,我才知道鬼子要的是鸡蛋,就捧了一钵子鸡蛋给他。当时是三个鬼子,后来鬼子拿了一罐黄豆烧鱼给我吃。然后他们就走了。

后来我去牛首山那边种田,天天要经过城门去南京卖柴,经过城门要鞠躬,鬼子有时候也买我们的柴,给我们钱,这是安民以后的事情。等他们快要投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经过城门,鬼子踢了我们几脚,后来我们还没回到家就听说鬼子投降了,鬼子也老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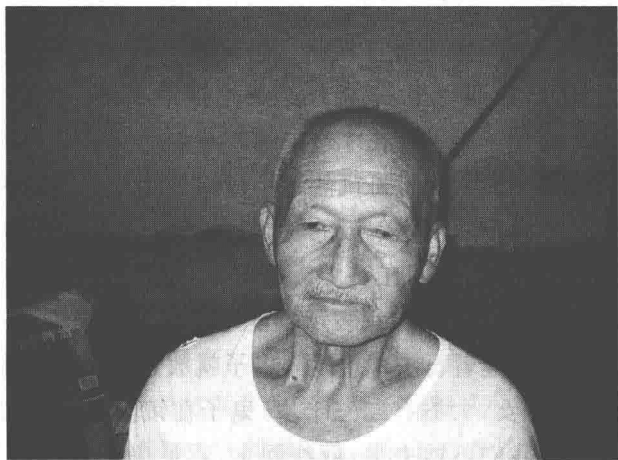
27. 黄伟民口述

黄伟民,男,1920年7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公塘头14号—1

调查日期: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奎



黄伟民

鬼子来时我有18岁,鬼子来时野得不得了。陆郎那边把鬼子杀了,鬼子后来带了人到陆郎那去报复。鬼子是要到陆郎桥,但带路的带到了张家桥。晚上经过了我們这里的西山口,带走了很多人。西山口的毛三,在睡觉的时间被鬼子带走了。被带走时他穿的是单衣,他的哥哥担

心他，想着大冬天的，就带了衣服追他。刚过村头，鬼子发现后边有人，就打了一枪，把他哥哥打死了。哥哥叫毛义德，死时有 50 多岁。毛三被带到陆郎后，鬼子在那边杀了很多，把人连起来往塘里边推，毛三也被冻死了。我和毛家是亲戚，第二天我们去给毛老大收尸的，埋的地方我都知道。毛三的大儿子是我的姐夫，死的时候有 40 多岁。他有四个儿子。这事是在冷天，腊月的时间发生的。当时被带走的有好几个人，其中有刘志余、刘二、王文经，抓去的大多四五十岁，大概是还算年轻，没被冻死，后来都回来了，天快亮的时候回来的，鬼子也知道不是我们这的人打的日本人。

鬼子后来也来过我们村。第二年，开春种田的时候，在陆郎事件之后，我们村上刘道荣的老婆，姓蔡，30 岁出头，比我大 12 岁，被鬼子糟蹋了。她是鬼子来时，不晓得，没跑掉，被鬼子在小夏村侮辱的。这是听人讲的，不晓得有几个鬼子干的。

第二年安民以后，我和村上的吴生银一块到南京卖鸡蛋，做生意，见到了鬼子。当时我们不晓得见到鬼子要行礼，鬼子叫住了我们，用枪把打我们。吴生银在前，打得厉害，腰上都打青了，我也被打了几下，打了之后我们才过去。在商行里，老板还给吴生银治了伤。休息了一天，我们才回来，回来时见了鬼子行礼才过去的。

安民以后，有一天我和哥哥挑盐到小丹阳做生意。到那边时都没了人，说鬼子要来小丹阳。没吃午饭的时候，鬼子就到了。鬼子来了，有马队，有步兵，好几百人。我们在一个饭店吃饭，饭店是老两口在家的，鬼子见到我们，看挑的盐，想要，我表示不能吃。鬼子要进一家的门，让我们开，我们用长腰带拴着石头，撞开了，鬼子就放过了我们。走的时间见到鬼子逮了一个妇女，大概有二三十岁，鬼子在镇上抓的，没跑掉的，女的还叫，挣扎着。我们不敢去见，就往回走，看见鬼子拴了两条大黄牛，把枪架在那，鬼子在那边休息，我们在回去的路上碰到小丹阳跑反的人，有好多躲在那里。他们就问我们鬼子在镇上的情况。后来听丹阳的人说，鬼子当天晚上还烧了几间房子。

28. 胡有德口述

胡有德,男,1925年8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公塘村公家庄32号—1

调查日期:2006年7月20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奎



胡有德

日本是从溧阳那边过来的。日本人来了,我们受到不少迫害。当时鬼子到陆郎报复,带路的人带错了,带到了我们这的西山口。鬼子在这里抓了100多号人到陆郎。熊如宝,东山口的人,被抓走的。毛三,是毛有德的父亲,当时40多岁,也被抓去了,是夜里被带走的。鬼子在陆郎那边让人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往塘里边推。熊如宝当时有40岁的样子,他没被冻死,就逃了回来。毛三没回来,冻死的。

有一次,鬼子队伍被打散了,12个鬼子骑着马走我们村经过的,没有做什么事。鬼子经常下来,一般是要姑娘,还要老母鸡。在我们村上没有姑娘被抓的,但老母鸡有要过的。

29. 王庭顺口述

王庭顺,男,1924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箭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我们村的房子烧了不少,二三十户人家的房子就剩下我家的瓦房没被烧了,草房烧了有50多间。村里的3头牛、20多头猪,还有好多鸡全部被鬼子打死吃掉了。

有一次,两个鬼子带了两个甘里村的30多岁的婆娘到我们村,一个在我家,另外一个在张高有家强奸了,强奸过后鬼子就放掉了她们。村里人当时都奔山里了,姑娘有的躲在草垛子里,脸上抹了锅灰。两个鬼子在草垛子里逮到一个我们村里的姑娘,她是我们隔壁的。她老婆婆跪在地上求他们,拖延时间,就让姑娘走掉了,没被强奸。

鬼子也来抓夫子的,在我们村抓了两个人。一个是哑巴,另外一个张高仁。鬼子让哑巴牵着一头驴子,把鬼子的子弹和拖来的东西运走。后来人和驴都回来了。

这边的铁路原来是马路,鬼子用小钢炮轰中央军,中央军躲在山上的竹林子里。

30. 张仁福口述

张仁福,男,1935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箭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家三个人,跑反回来以后我家的两间草房子被鬼子烧掉了,家门四老爷家的两间房子也被烧了。跑反回来后母亲又生了弟弟和妹妹。没过两年,爸爸妈妈就生病死了,弟弟妹妹也饿死了,一个月死了四个,我是奶奶喂大的。其他的事情他们几个都讲得差不多了。

31. 王庭和口述

王庭和,男,1933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箭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小，但我记得清楚，后来也常听他们讲的。当时跑反的，家里人挑着我跑到了公塘头，个把月后回来的。当时村里好多人一起跑反的，也基本上一起回来的。村里的草房被鬼子全部烧掉了，我家的是瓦房。听叔叔讲鬼子点火要烧我们家的房子，没点着，连点了三次火也没烧起来，鬼子就走了，去烧别的草房了，草房好烧，村里的草房全部烧光了。

鬼子一来，村里的妇女就往山上跑，没来得及跑的就被糟蹋了。隔壁一个姓汤的姑娘，当时十五六岁，她没来得及跑被几个鬼子看到了，要强奸她。姑娘的叔叔跪在鬼子面前求，鬼子要杀他，然后他们全家又都出来跪在鬼子面前求，鬼子后来就放过了他们，没强奸姑娘，也没杀她叔叔。

两个鬼子把甘里村的两个妇女带到我们村侮辱了。一个就在我家强奸的，另外一个是在隔壁家侮辱的。

鬼子那时候“三光”政策啊。

听讲周村的盛家，盛一新的哥哥跑反的时候被鬼子抓到了，在钱家庄被鬼子砍死了。皮库村上的张大成讲，他当时20多岁，跑反跑到沙洲圩时倒霉，被鬼子逮到了，一连逮了六个人，当场就砍了五个人的头，到他的时候那个鬼子被另外一个鬼子招手叫走了，捡了一条命回来。其他的事情跟张有发和我哥哥王庭顺讲的差不多。

32. 张有发口述

张有发，男，1923年11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箭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我们跑反是跑到公塘头，蹲了个把月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已经安民了。回来发现家里的房子被烧了，有九间草房，每间都有二十四五个平米。家里的财产也全部被烧掉了。我家的三头牛和两头猪，都被日本鬼子搞走了，好多鸡子被中央军吃掉了。我们家人口没损失，都回来了。

村里姓夏的一户人家，他老婆在一个老坟包里跑反时被鬼子逮到了，被当场强奸了，强奸完了鬼子就走掉了，我亲眼看到的。

18岁的汤先贵跑反跑到沙洲圩被鬼子抓到了，在脖子上砍了一刀，鬼子以为死掉了就把他丢到河里了。他没有死，后来常跟我们讲的。其他的跟王庭顺讲的差不多。

33. 王明亮口述

王明亮，男，1924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王明亮

我老家在公塘。鬼子来的时候，家里有父母、妹妹和我。那时候，每天都有几个鬼子到村里来找花姑娘。我们村有一半的妇女都躲到山里了，剩下的都藏在地窖里。我们村的“野鸡柳子”被鬼子带到炮楼，回来的时候带回来四床被单。

我亲眼看到，村里的白面书生王寅生，当时 25 岁，个子很高，有一米八的个子，跑反时，他帮新婚的妻子回家拿雨伞，被鬼子抓到后砍死。在板桥附近，一个姓严的老太，当时 40 多岁，躲在地窖里。她口渴了，想喝地窖旁边的水，结果她爬出来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一枪打死。

有一次，中国兵的马被打死了四匹。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损失。他们逮了猪啊鸡啊的，让百姓送到西善桥。

安民下来后，鬼子天天下来找妇女。我在珠江路做生意的时候，一只金耳饰被鬼子抢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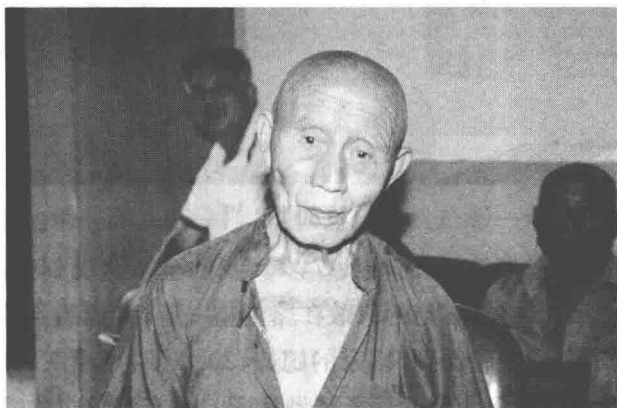
34. 王明荣口述

王明荣，男，1925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周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1 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王明荣

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二三岁。当时家里有父母、哥哥、弟弟和我。我们和村里人一起跑到公塘，后来又到了大山里。大概过了七个月，我们回家了。我们家五间草房被鬼子烧光了，里面的家具也都被烧毁。我们村大概有 30 多户的房子被烧，占了半数。

有一次，鬼子进村，老杨婆家的姑娘，当时有 20 多岁，被鬼子抓住侮

辱了。“野鸡柳子”，30多岁，也被抓住侮辱了。我们村里还有不少人被鬼子抓去当夫子。我听说箭塘的汤国生在沙洲圩塘边被鬼子一刀砍在头上，没有砍死。

35. 经光贵口述

经光贵，男，1930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经光贵

鬼子是冬月里来的，那时候我7岁。我们全家跑反到公塘头山上。鬼子来了，大家都往外跑，男的只敢在路上望一望，女的跑不掉的被鬼子抓住后强奸了。我亲眼看到，盛家的媳妇，30岁了，用黑灰抹在脸上，被一个鬼子发现后，带到包家的房子把她糟蹋。还有我们村的“野鸡柳子”也被抓过强奸，鬼子还强迫她主动去，不然就把她杀死。戴家庄一户姓王的，刚结婚，感情很好。在跑反的路上，男的发现没有带伞，回头去拿，然后被鬼子碰到，被毙掉了。

听说沙洲圩汤家的一个人脖子被鬼子砍了一刀，然后被鬼子推到塘里，血把塘水都染红了。鬼子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后来，他还活着。

安民以后，鬼子还是常来找妇女的。

有些日子,我住在镇上的姑爹家。姑爹在外面看菜园子放哨,后来,他被鬼子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姑爹姓巩。

36. 张荣亮口述

张荣亮,男,1930年7月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张荣亮

我听到的情况和人家一样,我想补充的就是那一年,我家14间草房被烧掉了,一共有300多平米。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也都被烧毁了。我们家的一条大黄牛被鬼子杀死后拖走了,两头猪也被杀死了。

37. 郑尚清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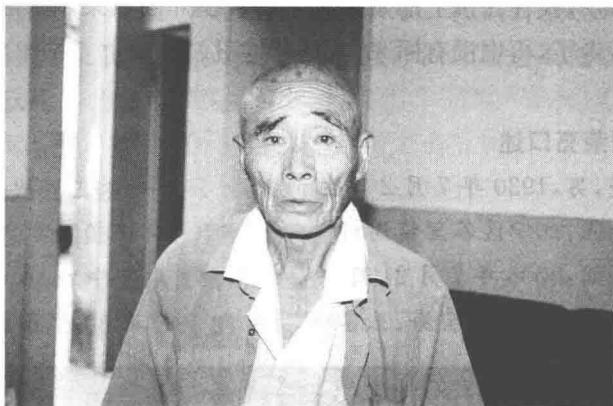
郑尚清,男,1929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王睿颖

我知道的情况和他们一样。我想补充的就是,箭塘我家的姑妈和我



郑尚清

们一起跑反到公塘头。姑爹张道宽在家看家,他 30 多岁,被鬼子拖到牛首山,一共拖去了四个。汤家三虎子和陆三子都回来,我姑爹和汤义言没有回来。

38. 焦国英口述

焦国英,女,1928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谷里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2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我是溧水人,7 岁就来了谷里,我姑爹姑妈在这边。鬼子一来我们就跑到了禄口,在一个路口上,大公路两边到处都是死尸,有百姓的也有中央军的,还有大马。回来看见街上的房子烧了很多,我家当时在山坡上,没有被烧。

有一户人家结婚,鬼子要侮辱新娘子,她是王村叶正波的儿媳妇。十几个鬼子,新娘子吓得穿着红衣服就跑到了山上躲起来了。

有一个女的才 11 岁,被两个鬼子强奸了,后来结婚后也没生小孩。她是公塘人,叫陈名兰。

平安前鬼子抓到人就杀,大家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平安以后就不



焦国英

怎么烧杀淫掠了。

39. 魏守功口述

魏守功,男,1923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石坝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在何家庄的小山头,有一个30多岁姓周的妇女被鬼子奸污了。

在朱家碾,有一次鬼子进村,“三七子”被吓得躲到地窖里。当时,我父亲被鬼子抓住为他们带路。“三七子”从地窖里探出头看到了我父亲,于是他爬了出来。鬼子把“三七子”摔到壕沟里,骑着马从他身上踏过,最后,鬼子用刺刀把他刺死。

鬼子从柏树那边到了我们村,“赖嘴子”被吓得奔到大塘角,后来,他走不动了,坐在地上晒太阳,被鬼子一枪打死。对门口那边有个姓毛的,30多岁,在河塘那边被鬼子枪杀。

我舅舅被鬼子一刺刀刺在脖子后头,留下了一道很长的伤疤。

何家村樊生来的六间草房被鬼子烧了。对门口毛立勤、毛立发兄弟



魏守功

的六间房子也被鬼子烧掉。

40. 魏守生口述

魏守生,男,1927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向阳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鬼子来的时候,村上大部分人都跑了。我和爷爷、父亲留在了家里。有一天,我看到几个鬼子追一个逃散的国民党士兵,并不断地朝他放枪。这个士兵跑到一个地角的地方被鬼子打死了。

鬼子到我们村上到处抢鸡、烧房子。张家的房子被烧了两间;魏家也烧了两间房子。当时鬼子放了火就走,我们赶紧去救火。为了救房子,连粪桶里的尿都抬出来扑火。

有一次,鬼子进村,他们枪刺上挑着草把,扮成要饭花子。很多老百姓以为是要饭的来了,都没怎么跑。结果,有好几个妇女被鬼子抓住,然后糟蹋了。有一个叫鸭云的姑娘被带到西善桥糟蹋了。后来,这个姑娘得了“杨梅疮”(性病),一直没有生育。还有一个叫丫头的姑娘也被带到



魏守生

西善桥糟蹋了。周乐奇的妻子当时吓得躲在草垛里,被鬼子发现后将她拖了出来。由于她长得比较丑(独眼),鬼子没有奸她,但还是用刺刀将她挑伤。

鬼子来的那几年,我们家挖了一个地窖子。有一次,鬼子进村,我们就躲进去,用撮桶(一种手工脱粒工具)盖住地窖口。我和父亲在外面望风,我父亲告诉日本人他是瞎子,什么都不知道。鬼子不相信,用手在他眼前晃了几下,看见父亲的眼珠子一动不动,才相信他是瞎子,没有和他计较。

还有一次,日本人在我们村抢鸡,逼着我帮他们逮,我只好帮他们干,一共捉了十几只鸡。有几个鬼子抢了 30 多只鸡,然后,逼迫一个叫张开忠的人挑到板桥。日本兵中有的蒙古人,他们很残忍。我经常看到他们扯活鸡吃。

41. 王持生口述

王持生,男,1927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向阳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1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王持生

鬼子来的当天下午就和国民党开火了。当时，国民党在王村，鬼子在六家庄。我们都吓得躲到地窖子里。国民党的连长是个特务，到了半夜，他下令撤军。双方都没有人员伤亡。第二天一早，鬼子就到了我们村。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鬼子烧了我家房子，我的书包也被烧毁了，于是，我被迫辍学。后来，我在家放牛、劳动。

鬼子进村之前，年轻人都提前逃到山里，村里只剩一些老头、老太太和小孩子。鬼子到处抓鸡、烧房子。我们村大概烧了40多间房子。

我听说，王旺如被鬼子砍了一刀，砍到脖子上。后来，他没死，脖子上留下了一道深长的刀疤。六家庄的大和尚被鬼子一枪打死。还有王旺端、张新有也都被鬼子打死。

有一次，鬼子到了六家庄，他们要烧一个老头的房子。老头上前阻止，结果，鬼子把他绑在柱子上，想连房子带人一起烧掉。鬼子点火以后就走了。村民把老头救了下来。

有一天早上，鬼子进村。十几个人躲在一个房子里面。鬼子发现他们以后，把里面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姑娘拉出来强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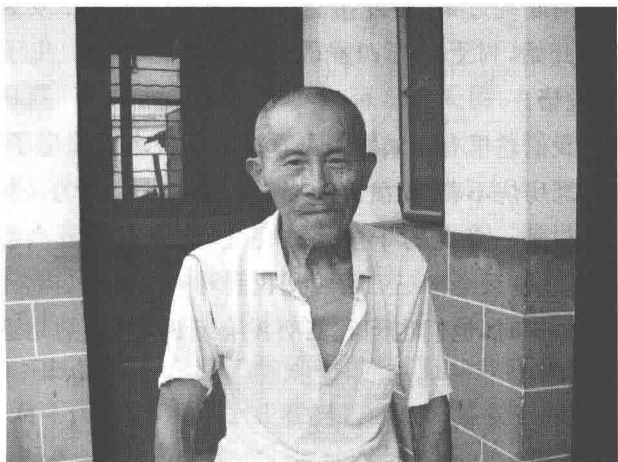
42. 李盛良口述

李盛良，男，1926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向阳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李盛良

记得1937年冬天，我们村来了一帮鬼子。当时，在王村的后山上，中央军与这帮鬼子交上了火。那时我父亲已死，妈妈改嫁到王村，我经常从老家到王村来回玩。那天恰好走在半路上，子弹从脚下直飞，把土溅得老高。战斗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后来，中央军不战而退。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鬼子到了我们村，他们见人就砍。村上有个大土匪头子叫王旺端，他本想巴结日本人，于是就去迎接鬼子的队伍，没想到，到了鬼子跟前被一刀砍死。这伙鬼子走到六家庄，遇到王家新的父亲，他的小名叫毛拐子。当时，领头的鬼子骑着高头大马，挂着雪亮的东洋刀，他抽出刀一刀砍到毛拐子的脖子上，尔后扬长而去。毛拐子当时没有死，一路爬回到家里。

日本人实行安民政策以后，村上的老百姓还是很害怕。家家挖了地窖子，好在鬼子来的时候躲藏。当时，板桥镇住着日本鬼子，他们经常到我们这边骚扰百姓。有一次，几个鬼子抓了五六个姑娘，带到于五庄桥林子茶馆奸污。两天之后，鬼子把她们放回来，只留下一个女人（王之井的老婆）继续糟蹋。两年之后，鬼子把她放回来了。由于鬼子经常来，我

们每天派人在村头站岗,发现鬼子来了就立即报信,村上的都躲到地窖里去了。

有一年冬天,鬼子从人字桥(现板桥镇附近)过来。当时河水已落,鬼子偷偷地从河底绕过来,偷袭我们村,一下抓走十几个女人到西善桥奸污。从那时开始,村上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突击嫁人。鬼子还到处抓人,到处抢鸡抢猪。

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有时候同中央军交火。日本人烧房子,中央军也烧房子。有的瓦房烧不着,就泼汽油烧。国民党放火是为了相互传递撤退的信号。后村的一条龙房子全部被烧光,大概有十五六家。除此之外,板桥镇的日本驻兵经常三三两两到我们村来要鸡蛋、肉,不怎么与儿童和老人啰唆。有时,他们也问我们有没有新四军,特别是遇到年轻人就严加盘问。

43. 於福禄口述

於福禄,男,1923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荆刘村马前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於福禄

鬼子是1937年的秋天来的。那个时候,我15岁,和我妈妈、兄弟跑到陆郎的蔡家村,当时我叔叔住在那里。我妈妈背着孩子,牵着黄牛,我挑着衣服,还有一个6岁的兄弟跟在后面,从这边走到了陆郎。当时和我们住在一块的还有一家人,也是跑反去的,有一个男的、三个女的,不是夫妻,女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和两个小姑娘,男的好像是帮工,在那儿住了九个月就回来了。在陆郎的时候,还没有安民,有一天,两个鬼子到陆郎横行霸道,陆郎人打死了一个日本人,另一个奔得了。当时日本人住在江宁镇,经常跑到陆郎行凶,后来来了一批日本人,把陆郎街上全烧了。当时我不在镇上,看到烧的火光。听说陆郎朱门那儿有个十七村十八村,鬼子不敢进的,老百姓有枪,里面的人齐心,有武器。

那时,我们还“鬼兵动”,意思是鬼子来了。有一次,鬼兵动,我牵个黄牛,跑到了山上,是在朱门牌坊那边的蒋门山,我跑到了山腰,鬼子喜欢吃黄牛,黄牛肉好吃,在山上我看到老百姓都回来了,我也就回去了。

跑日本人反,叫躲反。在叔叔家的时候,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了八个鬼子。我躲在装灰的盆子里,鬼子挂着东洋刀,带着枪,骑着马。那个马高啊,乖乖,高头大马。我数了一下,共八个。他们是从陆郎那边过来的,当时已经把陆郎烧了,不晓得他们去哪儿,是从去谷里的那条路上走的。

当时锄头山住着鬼子,有一班人,十几个。回来以后,我们隔壁村的夏荣礼,四五十岁,我们看到鬼子来了,就在一块,互相壮胆。有一次,一个鬼子跑到我们村,问夏荣礼,花姑娘的有没有,他说先生头目,没有的,鬼子就一枪打在了他的腿上,他的腿就被打残废了。

还有一个,我隔壁人家的妹妹,小名叫存子,跟我同岁的,从小就给了板桥的一家人家,跟我们村上姓丁的是亲戚。她当时还是个小姑娘,在我家后面有个矮房子,在里面挖了一个地洞,外面弄个门板,鬼子来了,妇女就躲里面。当时鬼子从锄头山来了,她躲在里面,鬼子把枪靠在墙边,就在地窖里把她侮辱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她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血从腿上流了下来,鬼子扛着枪就奔了。现在她还在世,嫁过两次人,有儿子有媳妇。

有一次,日本人到我们村,是从扬子江边过来的,一个鬼子和四个伪

军,穿着黑衣服,带着一个日本大狗子。我顶头撞见,我喊头目先生,我看他的意思是叫狗子来咬我,我很害怕,就跟在日本人后面转。鬼子大笑,鬼子进了瓦房,我吓得就奔了,奔到了山上,躲在沟里面。鬼子走了,我才出来。

我听说在孝义村,鬼子打死一个妇女。那个妇女背着个娃子,隔着里把路,鬼子看到了她,她没看到鬼子,一枪就把她打死了。

我们村没烧房子,我听说王村烧了好多房子,有唐头启家的房子。

安民后,我进城卖东西,卖豆子什么的,到中华门时,要向鬼子敬礼。

我听刘绍代讲的。日本人抓了一个人,说他是新四军,用铁丝从他脖子下面的骨头里穿起来,他是从陶吴被日本人带过来的。范纪墨是为土匪头子张太喜做事的人,是保安团的团长,被人杀了。有人报告日本人,验尸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的证明,日本人叫“pass”。日本人就把杀他的人带到扬子江边,用狗子咬死了。

鬼子当时住在板桥火车站,经常换防,白天出来,晚上不敢出来,具体有多少鬼子也不晓得。

鬼子会给小孩吃四方糖,不搞小孩子。

44. 周良才口述

周良才,男,1931年9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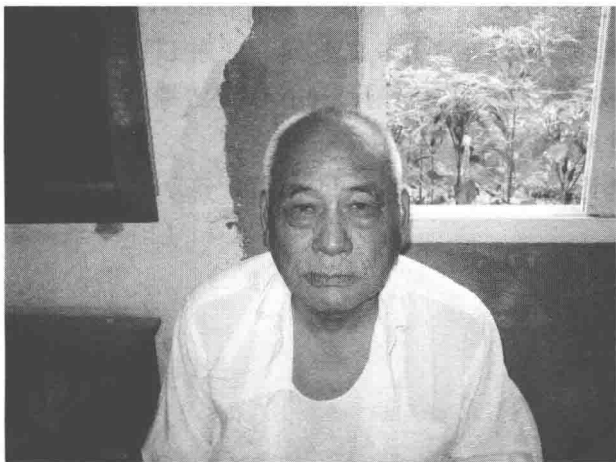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荆刘村沈家庄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我7岁时鬼子过来的,那时是冬天,跟家里人一起跑反到谷里的公塘头。家里有爹爹妈妈,还有一个妹妹,在那呆了有十天。回来后却发现庄上的房子都被烧了,烧的都是草房,村上就剩八间瓦房没被烧掉。我们家一间瓦房,没被烧掉。那时村里大概有20户人家,别的村烧的房子不多。鬼子是从板桥扬子江那过来的,过来找鸡,打死人。

我一个舅舅,叫孙万荣,在銓塘那被鬼子打死了。当时鬼子问他找花姑娘,他说找不到,鬼子就一刀戳在他腰上,没戳死,推到塘里淹死了。



周良才

这是我跑反回来后不久的事，那时鬼子已经打下南京了。他还有儿子在，现在已经 90 多岁了。他家后来生活一直很困难。

我有一个叔伯爷爷，叫周保华，那时 60 多岁了，在小坟山上被鬼子打死了。他的一头猪跑到山上了，他去赶猪。鬼子在銻塘那看到他就把他打死了，大概离了 200 米。他已经有儿孙子了，鬼子是从板桥过来的。

我们村的任老四，过去国民党在板桥小董村办了一个中山中学，很出名的，任老四的大儿子叫大通子，他拿着国民党的书被鬼子看到了，说跟国民党有关系，用刀把他戳死了，然后用篮子把他罩起来，用火烧。他弟弟二通子，鬼子一刀戳在他肚子上，没死，手上捧着肠子，走了 150 米，要喝水，没水喝，就死了。这个时候，日本一个当官的，骑个大马，我一个奶奶，头发已经白了，趴在骑马的鬼子前磕头，让鬼子不要把她打死。她家的三通子当了共产党的兵。

村西面的铁路也是鬼子造的，把凤凰山、牛首山、小龙山的矿运到扬子江，然后再转运到日本。造铁路的主要是外地人，当地人少。

糟蹋妇女的少，我不晓得。那个时候鬼子一来，都躲在地洞里。

国民党和日本人在锄头山那打了一夜。当时我妈带着我从国民党兵的尸首上爬过来的。

45. 荆正虎口述

荆正虎,男,1924年6月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荆刘村小荆村1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荆正虎

我14岁在芜湖学裁缝。日本人到南京后,老板说你们回去吧,就让我们坐火车回来了。火车到了当涂,遇到六架日本飞机把火车炸了。当时火车停在火车站,有18节车厢,里面坐满了人,过道上也挤满了人,门都关不了。火车里的人都被炸死了,当时站上还有很多人,都跑到了火车站边的树林里。飞机就用机枪扫,死了有几百人。我也在旁边,抱着一颗柳树,弹片横飞,没炸到我。火车站也被炸了,这次死了有上千人。

我就从芜湖直接走了回来。在九四二四那边,国民党部队不让我过,我就从谷里那绕了过来。回来后看到沈家被烧了,后来又跑到了公塘。小孙村也被烧了,那时有十几户人家,都是草房,都烧光了。我们村当时没被烧,在外面呆了一个多月,回来了就平静下来了。

我们村荆正华的姐姐被鬼子侮辱的,这是我跑反回来后没几天发生的。她当时在山上砍柴,被鬼子发现,拖到了村里荆正富家,在他家地窖里把她污辱了。她小名叫存子,十六七岁,还没出嫁。当时有七八个鬼

子,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站在门口动都不敢动。

我家的两头猪被鬼子拖去了,有 100 斤了。鬼子叫老百姓把猪抬到西善桥,烧着吃。当时西善桥的十字路口住着鬼子,有站岗的,住到年把。板桥那鬼子不多。

板桥的张杭是个大汉奸,造流通券,有张杭的名字才能用,相当于现在的钞票,从南京中华门外到芜湖都能用。

安民后就好多了,鬼子会过来捞捞鸡,打打牛和猪。

46. 谢有怀、李桂英口述

谢有怀,男,1926 年 5 月 24 日生;李桂英,女,1928 年 1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荆刘村鄂儿岗 32-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1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谢有怀

谢有怀:鬼子来的时候,我 12 岁,见到鬼子害怕。鬼子来了,我们就躲在地洞里或夹板墙里。鬼子见到好看的姑娘就侮辱。我见到三个鬼子都挂着长刀,来村里面要鸡子、要花姑娘。当时我和老太、老头子、中年人坐在一起,人围在一起,胆子大,那个姓李的老头咳嗽,鬼子以为有什么事,就拔出刀,用刀背在他头上砍了一刀,血直喷,当时没死,后来得



李桂英

病死的。鬼子砍后就奔了，他当时有 40 岁，他奶奶叫小丫子。

鬼子刚过来的时候，住在镇上，经常到村里来干坏事，找姑娘、找鸡鸭。我跟家里人一起跑反的，跑到沙洲圩。有时候，日本人也去，我们吓得没办法，又跑到一个叫金山凹的山里，和爷爷奶奶家里六口人一起跑的，跑了有一两个月。那个时候天还不是很冷，还没穿棉衣，是秋天。我家房子没有被烧，好像村里面房子也没有被烧。

安民之后，就不打人了，那个时候有日本宪兵队，如果有日本人做坏事了，老百姓可以去那儿报告，上街时看到日本人就得敬礼，喊头目就没事。

村里有个女的被抓去了，之后又把她放回来了，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

李桂英：我当时在柏树。鬼子来的时候，我 9 岁。我一个舅舅，叫孙正华，当时 50 多岁，鬼子叫我舅舅去抓猪，他没抓住，鬼子就把他给刺死了。刚来的时候，鬼子天天晚上来，来捞鸡、抓猪。

47. 郑德林口述

郑德林，男，1928 年 3 月 1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双塘村梧桐树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郑德林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我就住在这个村上。鬼子来时我没跑，本来要到金山凹去的，房子都找好了，后来南京打起来了，我们就没跑。我还有个本家跑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南京莫干路那边的。

鬼子大部队没进我们村，就来了三个鬼子。在孙家村那边抓了两个人当夫子。一个姓孙，是孙远孝的父亲，一个姓郑，两个人被抓的时候只有二三十岁。后来姓郑的跑回来了，姓孙的就再也没回来。

安民以后，日本人来找花姑娘，村上的人一起奔得了，躲在山上，朝村里望。我们村里没有妇女被鬼子抓到的。我们这边房子也没有被烧的，祖堂山那边被烧的房子很多。

许家凹的一个叫许存技的被鬼子抓走了，他是跟姓孙的和姓郑的一起被抓走的，后来回来了。还有孙继富的爹爹，他是梁塘村的，听说也是被日本鬼子抓走的，当时也是30多岁，后来也回来了。

这里有新四军的，有一次，新四军召集保长开会，商量二五减租的事。有一个张家村的姓王的保长不服，跑去报告鬼子，说这里有新四军。鬼子就来了，在大山头打了一仗，新四军死了三个，鬼子一个没死。

48. 杨友生口述

杨友生,女,1919年8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双塘村沙墙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杨友生

鬼子来的时候,我19岁了,已经嫁到这边来了。我们当时跑反跑到陆郎桥那边的,我有个亲戚在陆郎。那个时候大概是三四月份,待了十几天才回来的。鬼子在陆郎桥那边烧了很多房子,在我们这边没有房子被烧的。

我看到过鬼子的,他们的枪都亮晃晃的,老远看见,我们就躲起来。

街西的四皮匠的妈妈,那时年纪大了,有50多岁了,没跑,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没跑,他妈妈就被鬼子糟蹋了,过后不能动了,不久就死了。这是我听村里人讲的。

跑反的时候,我家大妈妈也没跑,当时有五六十岁,鬼子来找花姑娘,她看到鬼子来了就躲在菜园边上,鬼子看到她,指着她说:“你这个死样子,还躲呢!”这是大妈妈后来跟我们讲的,她边讲边说:“吓死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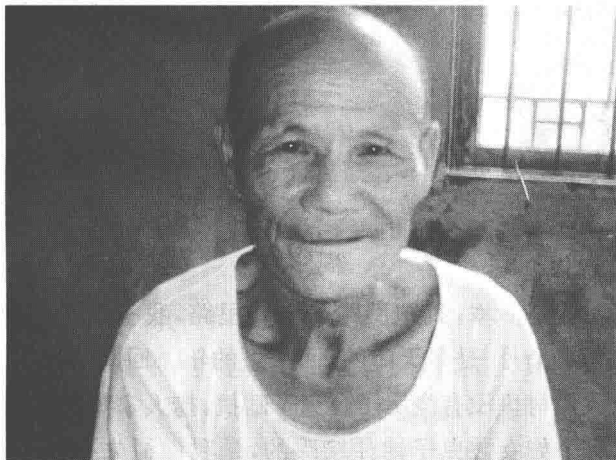
49. 黄群忠口述

黄群忠,男,1933年12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双塘村夏一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黄群忠

跑反时我在蔡家村,那时我们家没跑。鬼子那时住板桥,他们一时一时地会来。蔡家村没有人被杀,也没有房子被烧,鬼子到这里抓鸡、猪,搞点吃的就走了。

我听我奶奶经常讲,鬼子一来,年轻妇女就用锅灰抹在脸上,吓得躲起来。听说在太白店有一个20多岁的女人被鬼子糟蹋了,糟蹋完以后鬼子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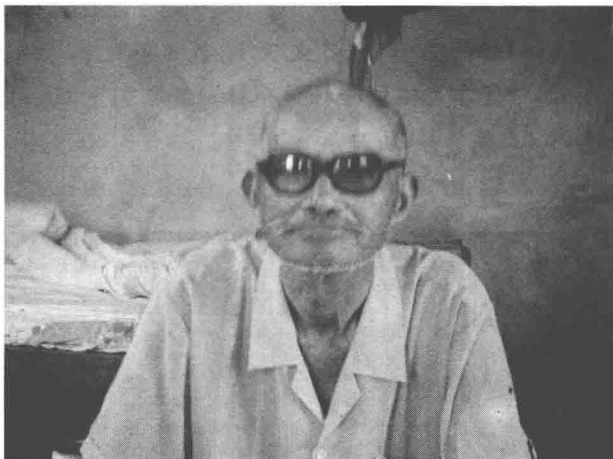
50. 朱公寿口述

朱公寿,男,1931年11月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双塘村大全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朱公寿

鬼子来时我是6岁，我跑反跑了十几里路，我爷爷在家里看门。我们在山里住了半个月，是冬天跑的，回来过的年。回来时，家里的房子还在。鬼子在我们村里没有烧房子。鬼子瞎搞，捞人家鸡、猪吃。

我们村有个妇女被鬼子逮住糟蹋的，是我们村朱公祥的老婆，当时二三十岁，朱公祥在国民党里当营长，不在家，她一个人在家。鬼子来时她没跑掉，被鬼子糟蹋了。后来她丈夫在国民党里又找了一个媳妇，不管她了。她就在婆家过，婆家有钱，是大地主。到我们村的鬼子有头十个呢，被鬼子糟蹋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媳妇。

我们村没听说有人被杀死的，光听讲有人被拉夫子抓走的。听讲我们村有一个人被抓走的，叫什么记不得了，当时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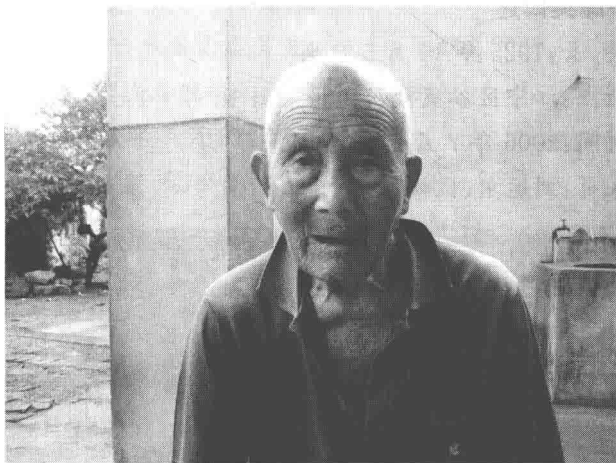
51. 朱少荣口述

朱少荣，男，1918年7月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柏树村朱山18号—1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朱少荣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9 岁,在南京学徒的。看见日本人来了,我奔了。日本人戴了个帽子,是呢子帽,前面还有红条。日本鬼子是冬天来的,到我们这边来得少。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躲在柴叶山那边。日本人不打小孩,见到大人就打。他们住在江宁街上,农村不住。一般是中午到我们这,搞鸡。鬼子一走,我们就回来。碰见他(鬼子),不磕头就打人。年轻人都跑躲起来,老年人可以向日本人求情。我们村上的魏长富被日本人打的,打的头。当时鬼子穿着便衣,突然蹿出来,他是出去打牌赌钱回来的路上碰到鬼子的,那是下雪天,鬼子用刀戳他的头,头后来都包起来的,后来伤好了。琵琶井有几个妇女躲在地窖里,日本人来了,就用烟往里面吹,洞里面的人蹲不住就出来了,鬼子就把这几个妇女逮走了,那是发生在鬼子刚来年把年的时候。

我是 16 岁去南京学徒的,那时日本人还没来。后来在南京,鬼子飞机经常来轰炸。日本人来了,我就出南京城回家了。

村上朱长春家的房子被烧的,当时家里没人。大家看见鬼子来了,都跑了。他家被烧了三间草房,是后头三间被烧的,前面还有四间没烧,可以住。

当时进城门,不给鬼子看良民证,不准进城。到了街上也要看良民证,安民以后才可以上街的。

52. 乔厚英口述

乔厚英,女,1925年10月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柏树村朱山18号-1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乔厚英

我是本大队的。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3岁,见到日本人就奔。第一次见到日本人是冬天,那时还没有过年。我们当时跑反,走荆刘过去,躲在山上。我是和父母还有奶奶躲在那的,我大哥和两个堂哥给我们送米吃。在亲见大队的尖山脚,前面有一个土地庙,他们被日本人看到了,我大哥被日本人打中了腿,后来是被人家抬回家的。那个时候跑反没有地方看病,隔了一个礼拜,大哥疼死了。我大哥叫乔厚凯,那时还小,还没有结婚。

——我大伯60多岁,被日本人看到,让我大伯找年轻妇女,不找,就用刀刮我大伯的颈脖子,都露出了骨头,是用镰刀刮的,淌了很多血。当时我大伯没有死,后来没有医生看,只能用烟草包,用茶叶水洗,隔了个把月,还是疼死了。

那时日本人不要小娃子和老太太,小娃子跟他玩,给糖吃。我们不敢吃,见他害怕。我们女娃子装成男娃子,戴个帽子。鬼子不打小孩子,见到年轻女子就抓。在谷里街上就抓了年轻妇女强奸。

53. 陈良珍口述

陈良珍,女,1915年8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柏树村支家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陈良珍

鬼子来的时候,我已经嫁过来了,第一年跑反,第二年生了第二个孩子。鬼子是1937年过来的,我们往东面跑。我当时已经怀第二个孩子了,跑反到张溪薛塘头,是住在我舅舅家里的。我二儿子是跑反回来后生的,是八月十四日生的。

鬼子在江宁陆郎杀了不少人,是有人跑反到我们这边跟我们讲的。我们村上的陈二蛇(音)跑反的时候被杀的。鬼子来了,他慌,被鬼子发现了,用枪打死的,他死的时候40多岁。

鬼子来我们这边少,我们一般是往田里躲,等他们走了,才回来。陆郎那边烧房子多,我们这没有。鬼子有鸡就捞,没有就算了,还抓过妇女,一般是来三四个鬼子。

日本人在红庙那边,看见尖角庙的人,把他腿打通了,当时没有钱瞧,没有医生看,后来疼死了。

54. 吴长道口述

吴长道,男,1933年8月3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亲见村鸡儿岗8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吴长道

我们是阳历5月份(编者注:1938年)跑反的,我还小,是到山里跑的,跑反到新塘那边的大山头,是母亲带我们跑反的,跑到山里的。第二天,父亲回来弄点米生活,在新坝桥,看见鬼子来了,就在底下躲着。鬼子在小山墩子看到他,父亲没有来得及躲,当时离有好远,有200米远。鬼子是用枪打的,子弹打到肚子上,被打死了。我父亲叫吴德果,父亲死的时候快40岁了,我4岁。父亲死了以后,是村上老人把尸体抬回去的。我们跑反跑了有年把,当时我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两岁。父亲死后,母亲也被人家抢走了。母亲当时年纪轻,也不可能守寡。我们后来跟爷爷奶奶生活的,母亲也不管我们了,我们都要过饭,没有上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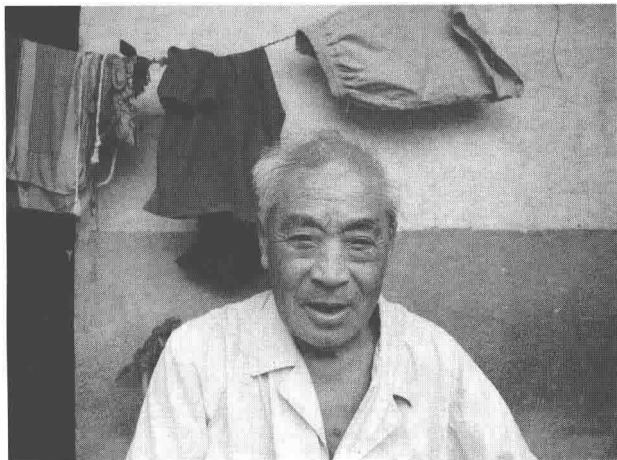
55. 蒋茂堂口述

蒋茂堂,男,1926年9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亲见村鸡儿岗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蒋茂堂

日本人是冬天腊月里来的,我11岁。当时我们村的吴长富家有夹板墙,几十个妇女都躲在那。鬼子随手扔了火烧房子,幸亏有人救,要不然那几十个妇女就被烧死了。日本人随手一扔就走了,不知道里面有几个妇女,村上人看见日本人走了,赶忙救的,当时房子没烧多少。

鬼子来了,我们乱奔,一跑就跑半天,没有动静了才回来。在山窝里蹲着,不能在鬼子跟前转。

跑反的时候,鬼子走那边过来,吴长米的父亲,躲在坝那边,隔了一条河,他起来看看鬼子有没有走,被鬼子发现了,鬼子端起枪把他打死了。他那时有20多岁,是早上八九点钟被打死的,是鸡儿岗一队的。

安民以后,日本人过来过五个鬼子,见到村上没有人,就放火烧了五个草堆,是从葛师桥那边过来的。日本人一直往前走,不走回头路。鬼子到村上见到我们小孩子不打,让我们给他们捞鸡,不敢不捞,怕他们打。

56. 陈良英口述

陈良英,女,1928年3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亲见村鸡儿岗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陈良英

吴长林的妈妈是被两个鬼子拖走欺负的，可怜啊，她没有奔掉。

男的抓到就打死，我们当时躲在地窖里。

我原来是石坝村的。一个姓李的，她是板桥人，她是我们村上人的亲戚，她女儿给我们村的人抱养的。鬼子来了，好多女的躲进一个人家里，她躲在床肚里。鬼子看见女的，不知道逃到哪儿了，就抓住一个小伙子，让他去抓，不抓就准备要把他打死，那个妇女为了救小伙子，就从床肚里出来了。小伙子得救了，她很勇敢。小伙子也没有被打死，女的被鬼子欺负了，那个妇女当时有50多岁。

——日本人来了，我们吓得不敢出来，我们可怜啊。

我们陈村的还有一个人被日本人打死的。他姓陈，当时四五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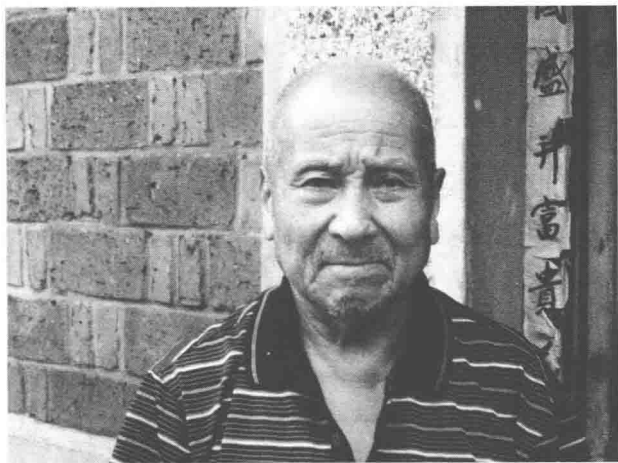
57. 杨加炳口述

杨加炳，男，1927年10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亲见村鸡儿岗32号—1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杨加炳

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六过来的，那时我11岁，我在曹家，晚上不敢蹲家里，躲在地窖里边。日本人见到人，烧杀抢掠。我们当时没处跑，只能避开他们。鬼子到我们村上，我们就躲在山背后，躲在地窖里边。如果被鬼子看到了，就不能跑，跑了会被打死的。我那时挑柴到南京卖，日本人在中华门站岗，中华门有三个门，鬼子在中间那个门给人打针，我们只好把膀子给他们打，给他们戳一下才可以通过。日本人通过翻译官讲打这个针是有好处的，老百姓不知道有没有好处。我被打过两回针，1938年打了一次，1939年也打了一次。打过以后，也没什么反应，就戳的时间疼。有的老百姓讲是预防针，反正不管好坏，都要给他打的。

日本人是过年的时候，骑着马到村里来的，看着人在那玩，要村民给他捞鸡的，捞不着也要弄。还要跟他说说话，日本人看到稻桩子，说要我们拔掉、烧掉，说是有虫子。

安民以后，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日本人还是经常来，逮到男的就要让捞鸡，见到女的就抓。吴长林的母亲被日本人逮到了，她姓严，刚结婚的，有20多岁，还没生小孩。鬼子来的时候没来得及跑掉，鬼子到了眼前，就不敢跑了。当时她丈夫没和她在一起，跑散了，有三个鬼子在屋外欺负了她。她丈夫后来也没嫌弃她，也是没得办法。他们后来

还生了四个男孩、两个女孩。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吴长米的爹爹也被鬼子打死的。吴长发家的一条狗，鬼子来的时候跟在后面叫，鬼子把狗打死了。

58. 吴元章口述

吴元章，男，1918年8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谷里镇亲见村鸡儿岗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吴元章

鬼子来了烧杀淫掠，那时我有19岁。鬼子来我们就跑反，我们还在家里边挖地窖子，他来我们就躲。鬼子走了我们就回到家里，跑的时间一般不长。在跑反的时候，我们村的吴德果，是吴长道的父亲，被鬼子打死了。他躲在坝边，望鬼子走了没有，被鬼子看见了，鬼子就用枪打死了他。他死的时候有30多岁的样子。这个事情村上的都知道。在安民之前，鬼子还在我们村上抓过妇女，有一个妇女，30多岁，有一个鬼子到了村上，她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就强奸了她。名字是谁我就不好讲了。

鬼子经常下来找姑娘、抓鸡、打猪，村上有不少家的鸡和猪都被抓过。鬼子下来见到男的就让找鸡，见到女的就欺负。我们听到鬼子来

了,都要躲起来,怕鬼子的。

鬼子到来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到南京卖柴禾,在进城门时还被鬼子打过,鬼子用枪把子打我的,见鬼子要行礼的,要点头的。

(十) 原东善桥街道调查

1. 任德金口述

任德金,男,1930年3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任德金

鬼子来的时候我7岁,当时和母亲、伯伯、姐姐和弟弟五个人一起跑反到龙山。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山坳里,搭个小棚,有两三家一起住在那,一家一个小棚子。大概到了夜里八九点钟,鬼子从陶吴到了龙山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具体名字忘记了,到了那里就放火烧房子。看到烧房子,还听见枪声,我们吓得动都不敢动,一夜都没睡觉。跑反跑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平定下来了,我们回到了家。父亲当时在家看门,

没有跑。有一天准备给我们送东西去的,走到马路边被鬼子看到了,就把他抓起来,当时还抓了一个高山旺,抓到石子岗时鬼子把他们杀掉了,父亲当时40岁左右。我们回来的路上看见好多被鬼子打死的人的尸体睡在路边。最残忍的是看见一个妇女,三十来岁的样子,死在路边,被鬼子强奸后打死的,下身还插了根本棍,在童家桥北边的一个田冲里看见的。还有在塘边也看到两个男的尸体,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平定后埋掉的。那时候刚回来找不到父亲,母亲和高山旺的家人多次去南京找他们,后来才听说他们在石子岗被鬼子杀掉了,当时杀的人很多。

后来回来呢,日本人每天都要来骚扰,强奸妇女,抓鸡子,打猪牵牛,猪有四五十斤了就打死带走,一来就十几个鬼子。那时候马路少,我们童家桥就在路边,通到上海的,日本人来就是走的这条路。有一次,鬼子强奸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桥西队的,姓赵,被两三个鬼子拖到别人家睡过以后连路都走不起来了。她母亲叫两个人把她抬回去的,一路上血直往下滴。回来的时候,她的脸色特别难看,后来也一直脸色不好,身体很弱。还有陈建福的老婆也给鬼子抓到睡过的,当时三十来岁。还有一次,八鬼子强奸一个妇女,大概二十来岁,姓高,给鬼子睡过以后差点就死掉了,八个鬼子轮奸的。当时姑娘躲鬼子,村里有个人家的瓦房,是两进的,中间一个天井,当时就把天井砌起来躲姑娘。过了半年左右了,才好一点,后来就不大下来了。

小时候鬼子来了叫我们送过稻草,我就给他送过一次,背到马路边上他就用车子来拖。街道上鬼子每一天都要来,来了就至少五六个,经常都是十几个一起来的。

我们村子就在马路边上,村里的房子烧了十二三家,有草房有瓦房,大概有四五十间,瓦房大概有两三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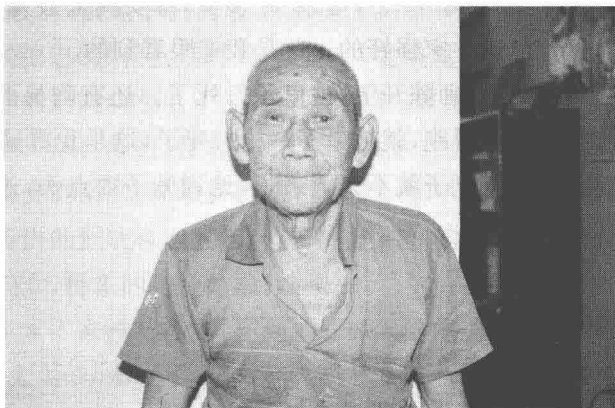
2. 赵维全口述

赵维全,男,1923年4月1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赵维全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有十四五岁了，我12岁开始在南京清凉门学徒，给回族做牛肉包子的。日本人到南京丢炸弹了，我就回家了，接着就跟着家人一起跑反了。我们先是跑的元山的山坳子里，睡了一天鬼子到了，把元山街上的房子烧光了。鬼子要去牛首山打中央军，吓得我们又跑了，就往安徽太平方向跑。元山街上被烧了几十间房子，还有好多街下的房子也被烧了。后来我们回家了，到了童桥马山凹，爸爸挑着两个兄弟，妈妈还背着个小弟弟。爸爸叫我挑着两床被单，对我说：“大娃子，我们生死就在童桥了，过了童桥就安全了，过不了我们一家就要死在这里了。”当时鬼子见人就打，枪法还很准。安全回家后发现家里住了好多难民，两间草房住满了跑反来的人，邻居家也住了好多人。当时就一个妹妹在家。

没安民的时候鬼子到处打牛打猪打鸡，见到牛就牵走，给你两张钱，猪就给一张钱，有时候还不给，见到鸡就捞，村里的东西都让他们搞乱了。鬼子出来每次至少三个人，下来就是打牛、猪、鸡，还叫你给他送到马路边，然后他用车子运。

陈大牟家舅奶奶，姓周，是陶巷人，当时大概十七八岁，还没结婚，长得漂亮，被鬼子看到了追，从对过家园村追到我们村，追到河边的田里时，两个鬼子就把她轮奸了。鬼子真是畜生。

还有一个是刘老二的老婆和女儿，母女俩各人抬着一笼鸡要藏起

来,被鬼子看见了,女儿才14岁,母亲40多岁,母女俩都被鬼子强奸了。当时是三个鬼子,拖到乔家强奸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长山安平村一个教师陈开宝,被鬼子打死了。还有陶吴西章的余良华在车站看到鬼子,吓得跑,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这是我看见的。

再后来就安民了,鬼子就不大下来了,见到鬼子要点头,进城门的时候要掏良民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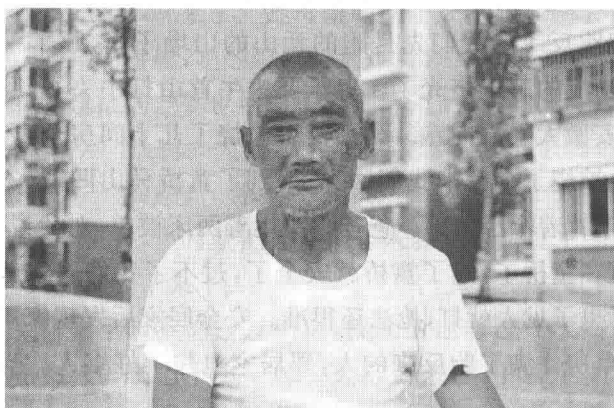
3. 戴明喜口述

戴明喜,男,1927年2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戴明喜

当时我10岁,跟着父母一起跑反。鬼子到我们前盛时是初五,太阳落山了,我们跑到山上一人多高的松树林子里,鬼子看不到我们。我大大王光元的房子被烧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是租的别人家的房子。鬼子先是烧的村口杨德清的三间草房,两边还有两个披子,还有一个大门楼。桥东的房子烧光了,张家20多间房子被烧。我们村七八家房子烧掉了,有十五六间。还有靠路边的朱坊村的房子也烧光了。

鬼子杀了不少人,我看见一个外地跑反来的人死在田里。童桥的张

学勤,三十来岁,被鬼子打死在我家房子后面的路上,他想跑到山上去的。山口杨德忠的妈妈,当时 50 多岁了,也被鬼子枪杀了。

孙发金的姑妈叫小毛丫头,当时 15 岁,被鬼子在她家强奸了,当时她家里好多人都在旁边,没有一个敢动的。

鬼子是开春来的,大家都回来种地了,有时候在田里面看到了也会被强奸。听讲的强奸有四五起,记得的是东坝的一起和桥东的一起。东坝的是个妇女,桥东的是个姑娘,姓张。

鬼子经常下来捞鸡捞猪,捞到了就抓人给他送回去。孙朝钢当时 13 岁,还有他大大 60 多岁了,还有曹大财才 10 岁,他们都被抓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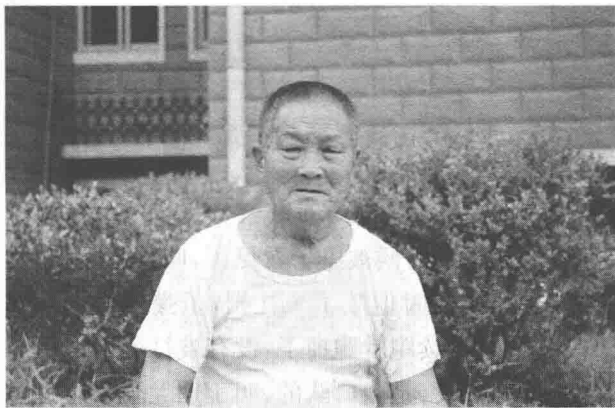
我们这里也有人去给鬼子挖矿,搞点零花钱。我姐夫张承继,20 多岁,他当时在凤凰山给鬼子挖矿。有一天鬼子说钱少了就赖到他和一个姓王的身上,他们没有拿就不承认,鬼子就让他们自己挖了个坑,然后把他们活埋搞死了。那时候我才 13 岁。当时村里好多人在给鬼子挖矿,吃住都在山里。

4. 陈大焕口述

陈大焕,男,1933 年 1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园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2 日



陈大焕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4岁，住在前盛。

我晓得日本人杀死两个人。一个姓杨，我们都叫他“齐瞎子”，另外一个高村的王长贵。他们是跑反时在高村的果园大塘被鬼子抓到砍死了。

当时靠近路边的房子烧了好多，从山口到童桥，路边的房子全烧了，是倒上汽油烧的。

5. 张东银口述

张东银，男，1933年7月1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张东银

我爷爷张庭奎跑反的时候被鬼子看见了，叫他不要跑，他不听，就被鬼子一枪打在头上了。当时他戴了个礼帽，子弹把帽子打破了，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条沟，他继续跑就跑掉了，没有被打死。

听讲马路边一个妇女，是山口队的，叫丁明兰，当时20岁左右，已经结过婚了，被一个鬼子抓到后强奸了。路边的房子了不少。

6. 戴素英口述

戴素英,女,1922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戴素英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老家是下关的。1937年秋冬天,鬼子轰炸、攻打南京,无数房子被炸毁,许多人被炸死炸伤。那时候,人们一听到警报声,就四处躲闪,连饭都不做了。

我们家住在八卦洲,附近有很多的芦苇。那年,我已经16岁了,个子高高的,母亲让我把头发剃光,带个帽子装成男孩子。我记得,有许多跑反的人到我们家。鬼子经常开汽艇到我们那里去找姑娘,大家吓得都躲到芦苇荡里,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不幸的姑娘被鬼子糟蹋。邻居一个嫂子,大概20多岁,已生了两个丫头。鬼子来的时候,她来不及躲,被两个鬼子抓住强奸。后来,她觉得没脸见人,就自尽了。鬼子还抢老百姓的鸡、猪。我们家一头猪就是被鬼子抢走的。

我有一个表舅,当时47岁,家里很穷,靠卖柴禾度日。在宝塔桥,鬼子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把他戳死了。

有一次,鬼子从后院进了我家,妈妈担心我有危险,就让舅舅陆丙奚

把我带到难民营。那天,舅舅、表妹和我坐船到难民营去。三个鬼子开着汽艇追上了我们,舅舅连忙把表妹藏到船舱,然后把我遮在他的袍子底下。鬼子问他要姑娘,他说没有,生气的鬼子把舅舅的新帽子扔到江里,然后开始狠狠地打他。我躲在舅舅的长袍底下不停地发抖,他用脚碰碰我,暗示我不要乱动。鬼子打累了,对舅舅说,开路开路的,我们才得以通行。到了难民营的第三天,我就病了,不吃不喝,瘦得不成人样,差一点死了。后来,妈妈把我接回家养病,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我才好起来。

鬼子见到人高兴就打,还说:“八格牙路”,人们被吓得跪在地上向鬼子求情,还要不停地喊他们“先生”。鬼子杀人也是常有的事,很多老百姓走得好好的,不知道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有一年腊月,那时我已经出嫁,鬼子到我们殷巷,我们提前逃走了,家里只剩下老公公。他躲在地窖里,鬼子在地窖口点火,把公公活活地闷死了。当时,还有几户人家的地窖子里被烧死了几个人,大概有五六个。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公公的尸体已经腐烂生蛆了。

7. 李文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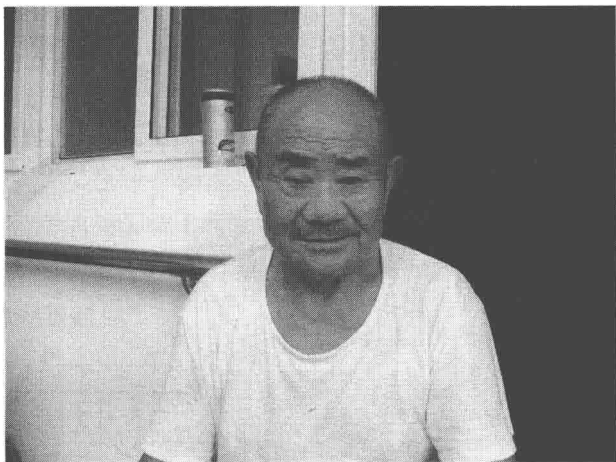
李文发,男,1924年9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鬼子来的时候,我14岁,家里有奶奶、父母。我老家在观音殿(音),附近有很多山,而且驻有新四军,所以鬼子不敢去。有很多南京人跑反到我们村。听他们说,每天鬼子都要空袭南京,飞机三个一排,狂轰滥炸,炸毁了很多房子,也炸死炸伤不少人。那时候,我妹妹嫁到了南京下面的农村,他们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和孩子都逃跑了,只剩下十几个老人在家里看门。后来,这些老人全部被鬼子杀光,包括我妹妹的公公、婆婆。我还听说,鬼子在别的村上抓到姑娘就强奸,很多姑娘都在脸上抹了一层灰。他们还抢鸡、猪。



李文发

有一年冬天,国民党部队和鬼子在牛首山开火,打了两天两夜。死的人、马堆得像山一样。

8. 张大有口述

张大有,男,1923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我老家是现在的胜家桥村,鬼子当年到过那里。那时候,父亲在家里看门,母亲、童养媳和我三人一起躲到了山里。我们在山里过了几天又遇到了鬼子,后来又逃到圩里。一个月之后,我们才回到了家里。鬼子只是从我们村路过,没有到村里去,所以,我们村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可是,我听说在其他村上,鬼子杀过很多人,也糟蹋了不少妇女。

鬼子人少,中国那么大的地,鬼子根本不可能占领。在我们集镇上大概只有十几个鬼子,我看过他们,矮矮的。我们见到了鬼子要脱帽行礼,喊他们先生,不然的话就会挨打。



张大有

9. 戴德华口述

戴德华,男,1925年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陈通、王睿颖



戴德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住在南京。他们的飞机成天在上扔炸弹,炸死了

很多人,我亲眼看到有的尸体被炸得挂在电线杆子上,也炸毁了不少的房子,我们吓得逃到陶吴。后来,有人说陶吴也有鬼子,我们就到东善桥这里来了。

鬼子到村上抢鸡、猪、牛,见到人立马就杀,他们还糟蹋妇女。

听我父亲说,在一个涵洞里躲了几十个人,还有不少小孩。鬼子发现之后,在涵洞的两头架上机枪扫射,把里面的人都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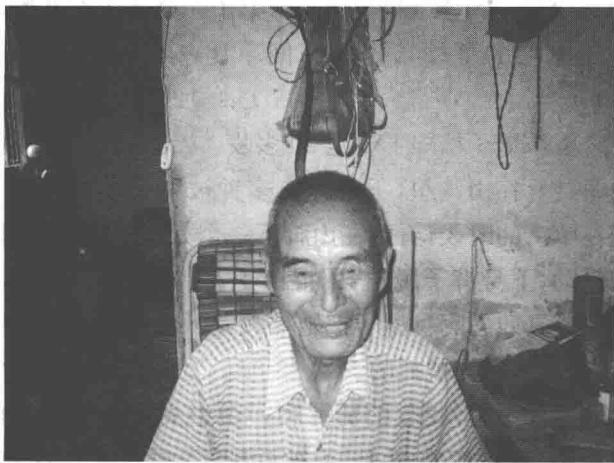
10. 韩光银口述

韩光银,男,1928年1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祖堂村泉庄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韩光银

鬼子来的时候,我10岁。我父母、叔叔(腿有点瘸)一起跑的,说鬼子来了,我们走吧。那个时候是冬月初二,蒋介石的兵已经下来了。我们初二就走了,奔到了公塘头。初四晚上我父亲来家看看,山上村上到处都是兵,那个时候鬼子已经到陶吴了。父亲回到公塘头,经过东善桥的一条土马路,看到鬼子骑着马,一人过顶的马,站在路上拿着望远镜望,我父亲不知道是日本人的兵。回来后,老百姓问他怎么过来的,前面

是日本人。我父亲说他不知道,以为是国民党兵呢,都穿着黄衣服。我妈讲我老头子不要再去了,陶吴那边打死人了,就躲在公塘头没回来。在那儿呆了五六个月,到第二年的阴历三月份才回来的。

初五晚上,国民党兵和日本兵在羊山上打起来了,蒋兵败了,往南京跑,那个时候,南京还没有丢呢。

老百姓不敢见鬼子,一见就打,枪法准,端起枪,一打就中。年底日本人进南京。我们有一天在羊山玩,到处看看,山上到处都是国民党兵的尸体,我们听说一个死兵打死了一个活人,我们去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死兵坐在战壕里,端着枪,子弹已经上膛了,手还扣在扳机上,有个老百姓看到了,说死人怎么还端着枪,他跑过去一拽,砰的一声,就把他打死了。

我家三间草房都被烧了,还有我叔叔家的三间草房,李全有家弟兄俩六间草房,一共有六七家,都被烧了。鬼子在这住了好几晚,就住在余宗明家里。王家坟的夏德培家的三间草房,余长贵家三间草房都被烧了。

李全有老婆被鬼子糟蹋了。她20多岁,才结婚,就是住在村上的鬼子干的。当时她躲在山沟里,下午3点多钟被鬼子抓住的,李全有自己跑了。我们在羊山的时候,看到在山脚下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娃儿睡在地上。她上衣没动,下身裤子脱了,用棍棒子,我们叫镰刀把子,有半米多长呢,插在下身,真残忍啊!鬼子把她糟蹋完了就把她杀了,这个女的不认识,可能是跑反的时候被抓的。

我家门前有棵柏树,我叔伯舅舅和一个中央军被鬼子抓住了,我叔伯舅舅叫张志刚,都被绑在树上,头被砍掉了,也是住在这边的鬼子干的。鬼子有20多个人,住了五六天。

在我家门前的田垄上死了一个老头,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绳子,旁边还躺着一头驴子,都被鬼子用枪打死了,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可能是谷里的。我估计可能是鬼子想抢他的驴,他抓住不放,就被打死了。

鬼子来了,看到我们就招招手,叫我们过去玩,给糖吃,是那种四方方的白色的糖,一抓一大把。有时鬼子从南京下来,东善桥那儿没住鬼子,那个时候镇小,铁心桥、秣陵、陶吴都住着鬼子,经常下来捞捞鸡,

打打猪。

11. 张陶氏口述

张陶氏,女,1920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祖堂村寺脚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张陶氏

鬼子来时,我18岁,阴历冬月十七来的,村上住着蒋介石的兵,他们说老百姓还不走啊,敌人来了。过了没到两个礼拜,鬼子来了,烧杀淫掠。村上的人都跑光了,就剩鸡、鸭。我们跑到了前面的山上,到山凹村,睡在地上,没有席子,盖个破被子。

鬼子是顺着马路来的,逮到人就杀。我的一个老公公,叫张长金,41岁。当时有五个鬼子到了山凹,抓了五个老百姓,让他们跪在那边,搜他们怀里的东西,看到有国民党的东西,鬼子就把那五个人打死了。他们中有30多岁的、20多岁的,最小的18岁。其中有张九英的叔叔,他一家三口来躲反的,都是张九英的亲戚。我家的叔公叫张长林,脖子上被打了一枪,从早上7点挨到晚上10点,死了。

那个时候,村上就十几家人。我们村有三个老头,一个叫辛新龙,一

个叫辛发新,还有一个忘了叫什么。他们当时在家看门,没跑,看到鬼子来了,就翻墙头想奔出来,被鬼子一枪一个打死了。

我们村有一个女的,30岁左右,婆家姓王,娘家也姓王。跑反回来,她被鬼子抓去强奸,一个礼拜后又放回来了。她婆家是东善桥街上的。

12. 陈华庭口述

陈华庭,男,1925年4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祖堂村山凹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张增祥



陈华庭

鬼子来时,我13岁。当时鬼子在我们村逮了九个人,一起跪着,等着枪毙。鬼子搜查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身上有膏药,以为是中央军,后来把其中六个人放了,三个人被打死了。有两个是寺脚村的,一个叫张长金,是张长林的兄弟,还有一个姓辛,他是在南京做手艺,身上穿的衣服多,以为他身上有东西,就把他打死了。

还有善村被烧了50间房子,碾庄也被烧了,具体多少我也不晓得。当时鬼子下来扫荡,就住在泉庄,有十几个鬼子,是从秣陵、陶吴那边过

来的。后来这些鬼子被新四军干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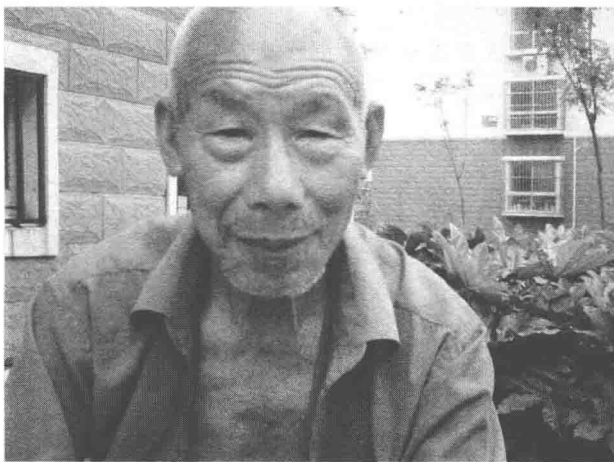
13. 张振来口述

张振来,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苑66幢2单元103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张振来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当时我家住在元山那边,家里人一起跑反到元山山里去了。我们晚上出去,呆在山上,到了吃饭的时候偷偷回来做饭,吃完再走,当时山上有人站岗。

我们元山街上的房子有被鬼子烧掉的,大概有一二十间,有瓦房也有草房,有姓李的人家的房子,李姓在我们那里是有钱人家。

我们那里有被抓夫子抓走的。有个叫刘成兴的,当时30多岁,还有一个小名叫白毛的,当时也是30多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当时也是30多岁,都是被鬼子抓夫抓走的。白毛和姓王的后来偷偷跑回来了,只有姓刘的没有回来。姓刘的认识字,估计是被鬼子留下来了,他以后一直没有回来。

鬼子来的时候,有一群妇女跑反到陶吴的关帝庙,都是元山那边的

有钱人，一般都是元山的刘家和李家的女儿和媳妇。她们被路过的鬼子发现，糟蹋了。

在元山有个姓尤的，家里有钱。有一次，他过生日，他的亲家姓毛，外号碾砣，问他借钱，他不借。姓毛的就报告鬼子，鬼子去了十几个人，把尤家的女人和一些来喝寿酒的女人都糟蹋了。

14. 杨光荣口述

杨光荣，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苑84幢2单元203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杨光荣

——日本鬼子来时，我八九岁，在农场给人家看牛。记得是晚上鬼子过来的，我们都跑到附近的山上躲起来。躲在山上的时候，看到鬼子走到哪里烧到哪里，烧草堆，烧柴堆，后面的鬼子都跟着火走。

听说过人在路上跑，鬼子用枪把人打死的。鬼子枪法很准，我知道刘成元的二叔叔在秣陵被鬼子拉夫拉走了，后来就没有回来。那时人被打死了都不敢找，老百姓想发财，去街上找死人身上的钱，才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他叔叔，人还没化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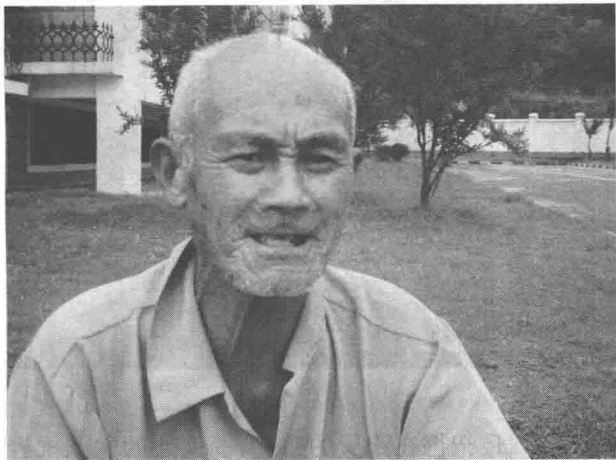
15. 汪同兴口述

汪同兴,男,1931年9月1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苑62幢4单元308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汪同兴

鬼子来时我6岁。鬼子清乡安民时,有个叫王胜财的在田埂上走,被鬼子一枪打趴下了,他当时30多岁。他后面的余昌宝看见了,赶紧也趴下,鬼子以为一枪打死了两个人,就走掉了。还有一个人,叫李立元,当时30多岁,被鬼子连着打了三枪,都是打在背上的,他趴在地上,鬼子用枪拨了拨他,他没动,鬼子以为他死了,就走了。

我小时候家里很苦。我父亲和他的老丈人一共有七八个人去南京雨花台拾军人的破衣服,被鬼子看见了,就用枪打他们。我父亲和其他两个人被打死了,我父亲叫汪南山,当时30多岁,还有两个是叔侄俩,叔叔叫张德成,当时二三十岁,侄子叫张国旺,当时才十几岁,不到20岁。

16. 刘成元口述

刘成元,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苑4幢(原住霞辉庙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曹燕



刘成元

跑反时我9岁，还记得在跑反的路上，杨大元的父亲推着车跑反，车上装着米，走到陶吴附近的王家山，就碰到了鬼子的马队。一个鬼子下来朝他问凤凰山和元山在哪，杨大元的父亲说了，这个鬼子的马勒不住，往前走了。后面的一个鬼子以为他没说完，就抽出东洋刀，去砍杨大元的父亲，幸亏躲得快，不然命就没得了，东洋刀好长的。

我跑反跑到陶吴镇的时候看到鬼子抓夫子。鬼子把这些人的被褥都扔掉了，叫他们挑东西，被拉走的人多着呢，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在外跑了一个多月才回家。我家的房子没烧，马路边的房子被烧得多，尤其是霞辉庙那边更多。

我的二叔，叫刘成富，当时18岁，就是被鬼子拉夫拉走了，后来被打死了。就是鬼子把他们拉到东善桥山那边，他们跟中央军打仗，把老百姓推在前面，老百姓好多就被打死了。后来我二叔的尸体是隔一段时间人家告诉我们的，我们才把尸体收回来的，收到家的时候我亲眼看到的，吓死了。

17. 夏长兴口述

夏长兴,男,1925年4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善村桥安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夏长兴

鬼子来时我有13岁,鬼子过来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人被鬼子看到就没命活命的,开枪就打,我们村上被杀了很多。鬼子杀人还把人心挖出来,挂到了树上。跑反的人在鬼子走后回来,看到以为是猪心。当时人穷,就把它吃了,后来在村头发现有个人的胸膛被剖开了,心挖走了,才知道吃的是人心。挂的心我们都看到的。死的这个人是个外地的,在我们这一家地主当帮工的,我们不认识。

我第一次跑反是和大伯一起跑的,国民党军队要撤退了,烧桥,当兵的对讲,赶快跑吧。我没了父母,大伯和我两个跑到对面的大吉山,山上有个庙,叫隐台寺,寺里面有个瞎子老斋公,鬼子给了他一个旗子,说拿了旗子就不打他了,鬼子是证明他是个瞎子,鬼子不打。鬼子来我们就躲在山里,住在了庙里边。我们在庙里边住了有一两个月,我们也出来要些东西吃,到村上找些米面,还到小丹阳要着吃,鬼还没到过那里。鬼子到过的地方,就没了人,人都跑了。那

时我南京还有个姑姑，跑反都是各跑各的，她就在南京城里的。

在跑反的时间，我们村上姓陈的兄弟四个被鬼子打死了两个，还有一个，鬼子打了一枪没打死，活了过来。他们是跑反时没跑掉，被鬼子看见以后打死的。老大是陈邦琴的父亲，有30多岁，老二是陈邦琴的叔叔，也被打死了，老三跑掉了，老四被鬼子打了一枪，倒下了，后来没死。当时鬼子见到男的就打，妇女和小孩子鬼子一般不打。我们跑反时，鬼子打仗过来，南京还没打开，大概是冬月初五跑的反。鬼子杀人是在冬月底，后来南京城打开了，鬼子下来找东西，抓鸡，打猪，打牛，打死了就抬走，连狗也一起打。

在我们村的桥东，王荣宝的伯伯，叫王兴礼，在家里边挖有地窖子。鬼子来时，有几个人没跑走，就躲在了地窖子里边。鬼子队伍从旁边过，他老婆带着小孩子也在里边。小孩子哭，被鬼子听到了，就有一个鬼子过来让他们出来，但他们也听不懂，还害怕，没出来。鬼子就用柴烧了火往里边戳，人被熏了出来，出来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了有四五个人。小孩子和他老婆没打，跑掉了。死的人中还有一个姓方的。王兴礼和姓方的死时候都有30多岁的样子。

在桥下边，鬼子也杀了有十几个人，都是外地人，不认识，鬼子拖到这边杀的人。在田里边死了有九个人，田里边都是左一个右一个，满地都是。还有村上房子外的一个人像个活人坐在那，已经死了。还有一个人是头在外边，身子在屋里面。这个人是日本人拉过来做挑夫的，被日本人杀死了，也是外地人。还有村前头，现在是教师的宿舍，那边也杀了26个人，都是外地的，拖到这边杀死的。

鬼子过来的时候，国民党有一个连在阳山跟鬼子打了一仗，这个连一百零八个兵，死了一百零九个，连长的老婆被连长打死的，一起阵亡。我们当地有人给他们挖过战壕，所以知道情况。这一仗打死鬼子有几百人。国军没了子弹和粮食，所以没能阻拦。

桥东那个村子全被鬼子烧光了，鬼子烧了有几十间，当时人不多，有十几户人家，烧了七八户，烧的房子有金德荣家、金德华家、金怀良家、金怀银家、金怀乐家，还有村上的房子也被烧了。房子烧了，他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没有被烧的人家。那个时候，大家都互相帮

忙，讲义气，有难同当。当时我们跑反，是跑到哪就吃到哪。人家都给我们吃，我们到鬼子还没有到的地方，当地的人都会很帮忙，他们说鬼子来了，他们也会去别的地方，都是困难的人。村上被烧的人家，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搭棚子，生活起来，那个时候，没有做生意的，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安民以后，鬼子还会经常到我们村，来的时间不确定，说来就来。他们过来拖稻草，一般是四五个鬼子过来，有车过来，让老百姓把稻草拖到车上，他们运回去喂马，也没有其他事情。

安民之后有了通行证。鬼子在安民之前，经常瞎搞，找妇女，村上不少妇女都被鬼子抓过，这个不好讲。有了通行证之后，就不要紧了。

日本人也给人打针，打膀子。在南门口（中华门），我们去得少，我被打了两次。鬼子看到你就打，打的是什么针也不知道，听别人讲是预防针，打完了才让你走，我打过之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当时，鬼子在城门口，进城的都要打，打的药水是白色的，打过的，让鬼子看看膀子，有针眼就不再打了，南京城打开两个月之后安了民。

18. 陈邦琴口述

陈邦琴，女，1925年2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善村桥安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2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跑反的时候，我父亲在家看门的，被鬼子打死的，是从后脑那边打的，我们和母亲跑走了，父亲当时40多岁，叫陈德富。我二叔也是在家看家的，鬼子来了，他奔到田里被打死的。四叔是被鬼子打到耳朵，他躺在地上装死，鬼子用脚踢他，他没有动，不敢动啊，后来逃回来了。山上有头牛，鬼子看到了，就让三叔去牵牛。山上很多树，三叔乘机会跑了，鬼子开了一枪，打到了牛，没有打到他，不是牛在，他就没有命了。



陈邦琴

19. 林正兴口述

林正兴,男,1921年9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元山工农10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林正兴

鬼子是阴历冬月初五晚上到的元山,我当时17岁。鬼子来了就烧了些房子,杀了些人。他们是从陶吴、溧水来的,过了元山就去打祖堂山

了。当时街上有三四十户人家，包长顺家是开茶馆的，茶馆被烧了。董顺昌是他亲戚，他家六七间草房也被烧了，大概总共烧了一二十间房子。当天晚上没杀死人。我家的房子是冬月十二日烧的。那天我正在家里，看见鬼子来了，鬼子招手叫我过去，我怕，话我又听不懂，我吓得就跑，鬼子朝我放了一枪，没打到我，我就跑掉了。鬼子没打到我就把我家的五间草房烧掉了，猪也被烧死了，家具粮食全部都烧光了，粮食有两三千斤的稻子。

鬼子走东善桥来的，到了一个地方就烧一家，做个记号，回来还从原路走。石塘尤戴秀连和尤才红的五六间房子都被烧掉了。鬼子在我们村上打死一个姓陈的。他躲在塘坑里，鬼子看见了他叫他出来，他听不懂又怕，不敢动，鬼子就一枪把他打死了，他当时有 50 多岁。他儿子 20 多岁，后来去东善桥捡东西时也被鬼子打死了。

第二年 3 月，鬼子在石塘尤打死了 20 多个人。尤才明是有权势的人，好多人投奔他。有一个姓毛的，叫毛脸头把他村的一个女的带走了，就和他有仇了。尤才明抬老婆，做喜事的时候，毛脸头报告秣陵关的鬼子把他们围起来，捆起来用衣服蒙上脸，一个个地杀，杀了 20 多个人，男的多。主家跑了，吃酒的人被杀得多。还有板桥一个做卖鹅生意的人路过，无缘无故也被打死了。鬼子是把他们当作中央军聚会杀的。我们后来去看过，死了 20 多个人，鬼子用机枪扫的。打死人以后鬼子就回秣陵去了。

鬼子瞎搞，到处打鸡，逮到了就叫我们给他背回去，还到处找妇女。我们村汪家的老太，她本姓张，当时有四十来岁了，没跑掉就被鬼子强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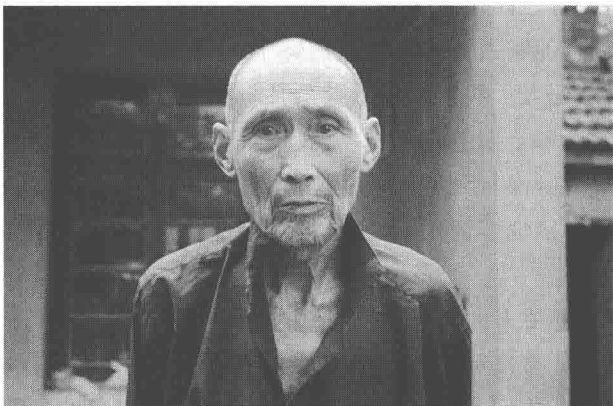
20. 程世奎口述

程世奎，男，1925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元山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3 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程世奎

鬼子是冬月初五七八点到的我们石塘朱的，是走关帝庙过来的，他们要去云台山，走错路到的我们这里。那年我 13 岁。鬼子在我们石塘朱呆了一个晚上，村上朱大有被鬼子打了三枪都没打死，他戴着帽子，头都擦破了。当时鬼子枪法准呢，鬼子也迷信，认为他不该死，打完三枪后就笑笑，叫他过来，看看他的手和脚，知道不是当兵的就放他走了。村上一个老头 40 多岁了，鬼子把村头的房子烧起来做信号的时候，他伸出头来看，鬼子就给了他一巴掌。当时住了好多鬼子。

鬼子在我们村上强奸了一个妇女，是肖汉生的老婆，当时 20 多岁，被三个鬼子抓到了轮奸了。

听讲鬼子在第二年二月底在石塘尤打死 20 多个人，烧了村里的不少房子，是一个人报告秣陵的鬼子才出的事。当时一个老头有面子，收了上千个徒弟。他老婆生儿子满月，天没亮那个人就带鬼子到了石塘尤，但是人都散了。天亮后鬼子就在村上找，捞到人就用绳子捆住，拿衣服蒙住脸，跪了三排人。鬼子用机枪扫死了一排。当时有地方的自卫团打枪把鬼子吓跑了，剩下的两排人就跑掉了。鬼子回来后人都跑光了，没办法就回去了。一个三合的包有龙装死倒下去，他没死，逃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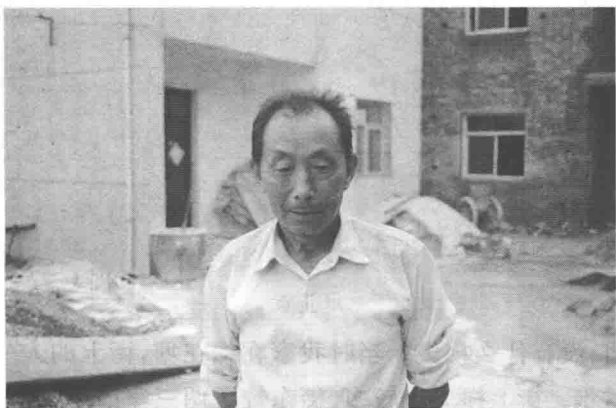
21. 尤华胜口述

尤华胜，男，1936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元山石塘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尤华胜

当时我刚养，才1岁。尤才明请客吃饭，有人报告秣陵的鬼子说是共产党聚会，鬼子就来杀了二十几个人。他查手上的老茧，没有老茧的就说是共产党，是毛山华的老子报告日本人的。鬼子杀人的时候，他躲起来了，不在场，鬼子还烧了不少房子。我一个舅舅马德炳和一个姓陶的表叔就被鬼子打死了。鬼子让他们跪成一排用机枪扫。板桥一个卖鹅的路过也被抓起来打死了。

22. 邱正贵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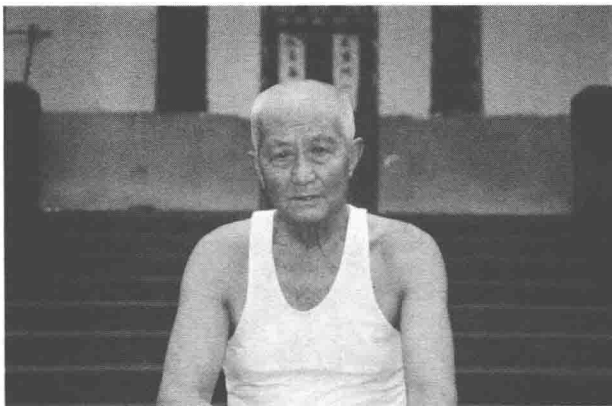
邱正贵，男，1926年6月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元山街1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高鹏、王睿颖、曾金海

我是老元山人，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我们家那时有六口人，父母、奶奶、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和妹妹两个人一起跑反的，跑到三合的山里。我带着牛躲在那里，个把月后回来的，当时还没有过年。我们



邱正贵

家不在路边,没有什么损失。当时我家在棉花塘,街上的人一见到鬼子就往我们村跑。街上损失比较多,街东烧了两三家的房子,张家文家两间门面房,还有里面的好几间房子被烧了,大小小有五间。对过房子多,做生意的房子大小十儿间被烧。我们村没有杀人,平安后石塘尤有件不光彩的事情。60多岁的尤富喜是有权势的人家,大家都投奔他。毛脸头是个地痞流氓样的人物,瞎混,搞人家媳妇,跟尤富喜有仇了。尤富喜做寿的时候,他带着鬼子,说是新四军聚会,杀了好几个人,还有外地人。板桥那边一个到陶吴卖鹅的人,路过石塘尤也被无辜打死了。

有两个鬼子经常骑着马从秣陵过来,石塘朱有人被鬼子强奸了,都是少妇,20多岁了。一个是肖汉生的老婆,一个是邱三宝的老婆,没来得及跑,同一天被鬼子强奸了。

23. 徐德秀、钟厚友口述

徐德秀,女,1927年2月生;钟厚友,男,1920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三合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徐德秀(左) 钟厚友(右)

鬼子来的时候,我9岁。我娘家在谷里徐家院。当时,南京有个瘫子住我家,有一天,鬼子叫我二姐夫捉鸡给他们。由于没有逮到,鬼子要杀他,他吓跑了,我给鬼子一坛子鸡蛋才算了事。后来,鬼子因为没有抓住二姐夫,把我妈的床点着。当时,瘫子挪到床头用枕头扑火,我用水浇,才把火熄灭。

那时,鬼子每天都要到村里来,找不到花姑娘就烧房子,附近村庄50多间房子被烧毁了,鬼子还用枪打鸡。我们村对面的庄子有一个叫三丫头的姑娘,当时只有17岁,脸上还糊了锅灰,还是被鬼子强奸了。后来,她遭到哥哥的毒打,受到村里人的指责。鬼子经常夜里到我们村,听到鸡叫就知道有人家,马上就去骚扰找姑娘。周边的村里被鬼子强奸的姑娘有十几个。有的鬼子糟蹋过姑娘后,用老百姓的饮用水洗下身,实在令人恶心。

日本人经常拉夫,帮他们挑子弹和抢来的鸡、鸭等物。

24. 方玉兰口述

方玉兰,女,1925年腊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三合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方玉兰

日本鬼子进中国，我们受的罪多呢！那时候，我家住在南京。鬼子轰炸八塘（音），很多房子被炸毁，还有的人被炸得挂在电线杆子上。为了逃命，我们跑到江宁，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往陆郎朱门跑。

在陆郎，我的两个堂叔在一个水塘边被鬼子杀死了，血水染红了塘子。父亲要去收尸，别人劝他说：“不能去啊，鬼子还没有走呢！”父亲说：“没有棺材，就是挖个坑也要把他们埋了。”后来，父亲把两个堂叔叔的尸体收回来埋掉了。

我爷爷当时 60 多岁，在陆郎给姑妈看门。后来，鬼子到了陆郎，爷爷为了逃命，翻墙逃走，连夜到十八村和我们会合。最后，我们跑到横溪落脚，那边有我们家亲戚。

1938 年的四月初八，我们到山上采了树叶回来做乌饭，每人吃了一碗之后便回到南京了，城门口有很多鬼子，当时，我婶婶的儿子只有 1 岁多，胖胖的，很可爱。鬼子发现之后把他抱走了。父亲胆子大，他对鬼子说：“我们都是难民，我们要回南京。”并把随身携带的几筐鸭蛋给了鬼子。我们吓得直哆嗦，生怕他们不把孩子还给我们，等了个把小时，鬼子把孩子给了我们。

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死尸；回到家以后，发现家里也有死尸。

鬼子经常到我们村子来，抢鸡、猪，还糟蹋女人。李秀兰的妈妈当时 20 多岁，被鬼子强奸。姑娘和小妇女把锅底灰和茶叶抹在脸上，弄得越丑越好。我还听说，有一个鬼子把一个小孩戳死，然后把孩子挑在刺刀上。鬼子毒得狠，应该将他们千刀万剐，那个孩子就不是娘养的吗？

25. 张启明口述

张启明，男，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三合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3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启明

我老家就在三合。由于我们村不在路边，鬼子很少过来。

我听说，鬼子在石塘尤打死了 13 个老百姓。有一天，一个老头做收徒纪念日。当时，很多徒弟来吃酒。当天晚上，他们在师父家赌钱过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从师父家出来，准备各自回家，恰巧，鬼子来了。唐德明见状，撒腿就跑，被鬼子一枪打到肩胛骨上，血流个不停。鬼子把剩下的人捆起来，准备枪毙。一个姓袁的剃头匠给鬼子剃过头，他突然站起来说：“我是之八士（音）。”鬼子就把他放掉了。然后，鬼子把机

枪对准他们扫射，人纷纷倒下。有一个叫鲍玉仁的，他顺势倒下装死，鬼子也没有发现，后来，他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鬼子刚进攻的时候，我们村有个盛行军，他力气很大。有一次，他从背后放倒了两个鬼子，夺过他们的枪，准备射杀他们，不料，被其他的鬼子发现，一枪被打死。

有个鬼子打死了一只獐子，老百姓并不知情，去拣獐子，结果被鬼子打死。

还有一次，鬼子问我们村的一个人要钱，他没有钱，鬼子生气了，就把他的长袍子脱下来。

我还听说，鬼子经常侮辱妇女。在秣陵的南山，吴宗明的奶奶被鬼子强奸；还有一个新娘在轿子里，被鬼子发现之后强奸。

大杨村的朱三，50多岁，家庭条件不错，他有一支枪。有一次，鬼子进村，朱三拿着枪探出脑袋看情况，结果被鬼子发现，一枪毙命。后来，鬼子发现他有持枪的证件，直点头。

南山村有个王中石，他家有鱼塘。有一天，鬼子在他家的塘里炸了两筐鱼。王中石对鬼子说：“这是我家的鱼塘，你们给我点鱼吃。”鬼子不但没有给他鱼，反而要他把两筐鱼挑到据点。

26. 李宗和口述

李宗和，男，1926年10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吉山村山凹里1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我小时候鬼子从我们这边过，去谷里，人都吓奔了。那个时候是冬天，他们下马要烧火取暖，老年人就用柴禾给他们烘火，当时就几个骑马的鬼子。

我十几岁时，新四军和鬼子打了一仗，当时有十来个鬼子，打死了三个新四军，他们的坟还在我们这边，我每年都去上坟。他们当时都是二三十岁，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下午4点打的，打到天黑，有很多伤兵，



李宗和

老百姓把门拆下来抬伤兵。新四军不打绥靖队，只打鬼子。鬼子在西塘凹打死了一个新四军，他当时往山上跑，被鬼子一枪打在头上。当时这边的新四军是一个叫李区长带的队，新四军在山头上用草帽绕，就表示开战了。那个时候天气不冷，五六月份的时候，老百姓都给新四军背枪，新四军把鬼子打败了，后来他们就没来。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也跑反，那时候我们还小，躲在山里面，住了半个月，我们这边没有烧房子。鬼子在水阁那里杀了许多人，有跑反到那边的百姓，趴在田埂上，被打死的。

鬼子在元山的石塘尤抓了很多百姓，用绳子捆着，我们这边有个人给鬼子带路去那边的。幸亏有新四军，开了一枪，鬼子就逃了。不然那个村要被打死几十个人。那个村有个叫严加洛的，现在还在世，90多岁了，他对这个情况很了解。

我们村里没有人被杀的。

27. 杨秀华口述

杨秀华，男，1932年2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吉山村山凹里14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曹燕、石维军



杨秀华

我小时候住在水西门莫愁湖那边，我看到有个人在门口吃烟，鬼子问他要烟吃，他听不懂，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有三十四岁了，长得胖乎乎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有一次，鬼子下来找花姑娘，花姑娘全奔得了，他们没找到，一个穿着靴子的鬼子，就把我家泥巴砌的小灶台踢成了两半。当时我妈妈正在给我做早饭，小钢锅被踢到了莫愁湖里。

28. 陈家宽口述

陈家宽，男，1920年5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胜家桥邵处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8岁。当时我在南京学做手艺，鬼子打南京时，老板说你们回家吧，我们只有回家种田了。我记得鬼子来我们这里是当时有人带错了路，鬼子说去元山，带路的人把鬼子带到了云台山。当时鬼子从我们这里过，过了一天一夜呢，见到人就打，是用机枪扫啊，



陈家宽

吓得我抖死了，吓得我们在葫芦山上蹲了半年，都是晚上躲在外面，白天回家来看看，我记得那是冬天的事。

在元山石塘尤有一家人家在做喜事吃酒，有人报告说他们家有新四军，鬼子就来了，把他家吃酒的人都杀了，有十几个呢，有做生意的，有卖藕的，有裁缝。我家隔壁的一个姓朱的人，小名叫聋子，当时有 18 岁，他父亲叫朱一山，也被杀了。当时是夜里来的鬼子，鬼子把他们的眼睛蒙起来，在早上用机枪扫死的。

在鬼子走错路的那一次，抓了村里几个人给他们干活。当时有一个人叫王老六，他是外地人，有 60 多岁，在我们这边给姓李的地主看山，被鬼子抓走抬石子，抬着跟鬼子走就没回来。还有一个姓张的，小名叫张二，当时是一块被抓走的，有 40 多岁，个把两个月才回来的。

后来安民了，鬼子在小龙山开矿，不怎么杀人了。他们经常从山上下来捞鸡、抓牛。只有几个鬼子，带着十几个伪军，开矿的都是老百姓。村里人有给他干过的，我的叔伯弟兄叫陈安启，还有一个叫朱恩林的，他们当时都有 30 多岁了。

抓花姑娘，在我们这边没有被抓的。鬼子一来，妇女都躲起来了，都躲到山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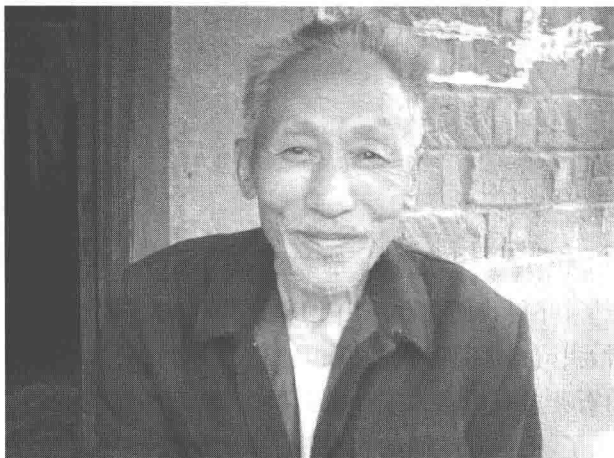
29. 钱大旺、史良顺口述

钱大旺,男,1924年9月18日生;史良顺,男,1929年4月29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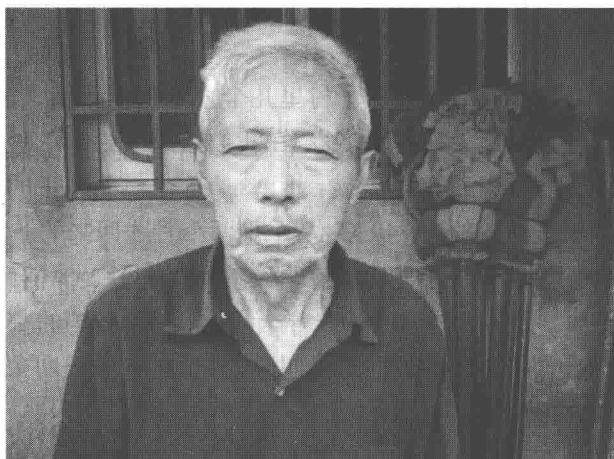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胜家桥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钱大旺



史良顺

钱大旺:在后汉桥那边,我的一个表婶在路上走着,被鬼子用枪打死

了,她是刘文昭的老婆,有三四十岁。还有一个人被鬼子在脖子上砍了一刀,没有砍死,他是姓孙的,住在史家,30多岁。听说鬼子来的时候,他去欢迎,鬼子就砍了他一刀,后来没有死,到了解放后才死的。

还有一件事,我们村有个姓尤的人,他在元山石塘尤吃酒,被鬼子打死了。当时毛长华^①的老子报告说石塘尤有新四军,鬼子就来搜索,打死了十几个人,其中有我们村的一个人,他姓朱,小名叫聋子,是朱恩宽的兄弟,他当时有十几岁。

后来安民了,鬼子在我们这里开矿、捞鸡、炸鱼,开了大约六年时间,开矿的都是北方的侉子,有当地人干活的。其中有一个姓余,小名叫小棋子,他经常带鬼子来炸鱼捞鸡,后来自己饿死了,是解放后的事。

史良顺:鬼子来过我们这里,那时我有8岁了。当时我站在门前看到鬼子烧我们家的柴堆,我就喊:“着火着火了。”奶奶就拉着我说:“别喊别喊,让他烧去吧。”

30. 卢春华口述

卢春华,女,1927年8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胜家桥阁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张增祥

我娘家是公塘头的,17岁嫁过来的。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在娘家,我那时有10岁。我们也跑反了,跟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跑到了山里面。日本鬼子经常下来抢粮食、捞鸡,还会抓夫子,抓去给他们送东西。我们村就有被抓的,好几个呢,都二三十岁。几乎都没回来,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

在跑反的时候,听人家讲就在山里面,有一个小姑娘,十三四岁,被两个鬼子抓住糟蹋死了,鬼子就是畜生。这个小女孩也是公塘村的,因

^① 有同村人回忆称为毛山华



卢春华

为年纪小,跑不动,跟父母跑散了,就被鬼子抓住了。

鬼子之后经常会下来捞鸡、炸鱼。

31. 徐子福口述

徐子福,男,1926年9月10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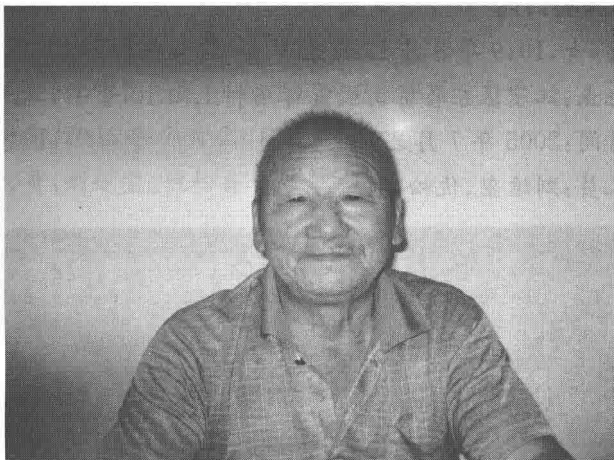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霞辉庙村上玉29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日本鬼子烧杀淫掠。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鬼子见到人就打,我们苦得不得了。我父亲带我去西边菜子苋,我姐姐在那边,那边都是山,鬼子不敢进山,我们跑反到那。跑反的时候,我们这边烧得红彤彤的。花园组的李立元被鬼子打了七枪,没有伤到要害处,夜里又还过神来,没有当场被打死,当时他有30多岁。

我们跑反的时候,家里四口人,有父亲、另一房的哥哥、我,还有我童养媳。我们是听人讲要跑反,所以才一起跑的。那个时候说是东洋人(后来叫日本人是鬼子)来了要杀人的,我们就跑,是民国26年冬月二十六跑反的,腊月回家的,在外边蹲了个把月。



徐子福

跑反回来,正月里,我老头带我去江心洲玩,中途经过石子岗,那边死的人很多,望着一排一排的,都是中央军。他们是在地洞里(防空洞)被鬼子用机枪扫死的。我老头又带我回去,回去的路上碰到三四个鬼子,看我们手上拿的是衣服,没有武器,没有打我们。当时幸亏我们只拾了两件尸体身上的衣服,没有拿武器。糕饼店村的张桂喜的兄弟他拾了衣服还拾了武器,被鬼子看到,用枪把他扫死了,就在石子岗把他打死的,当时有 30 多岁。

下玉村的房子被烧的,有张老大家、杨吉林家,总共烧了七八间房子。花园村被烧了两家,糕饼店村余怀林家被烧了三间,其他还有几家被烧。被烧的人家没有地方住,就搭一个棚子。鬼子来的时候,把粮食藏在屋外,家里是空的,藏在地洞里,还有的藏到塘边,所以有的人家还有粮食吃,没有被烧掉。

安民以后,鬼子就好点了,上街碰到鬼子要敬礼,不给敬礼就打人。鬼子经常到村上捞鸡,我们在山上挖个洞藏起来,知道他要下来捞。

我是十四五岁照相拿的证(良民证)。

日本人在秣陵金龙山开矿,是矿石,都是苏北人在那边做工。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在那边也做过一个月,第二天发第一天的一个大馒头,吃不了的可以带回家,有时候发一点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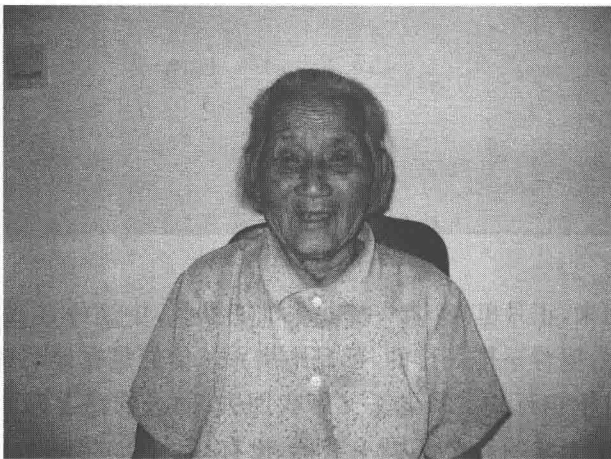
32. 陈秀英口述

陈秀英,女,1919年8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霞辉庙村上阳10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陈秀英

鬼子是从陶吴过来的,杀人啊!我们吓得跑到糕饼店村。当时妈妈在家看家,鬼子来了,她也吓得躲起来了。鬼子把鸡、猪全捞走了。老头子回来看见草房一间间被鬼子烧掉了,是用洋火烧的,三个大草堆全烧了。我家四间草房也被烧了,耕田的农具全烧了,村上杨忠旺的房子被鬼子烧了。还有几家被烧的,有瓦房也有草房,总共有七八间被烧掉。

我们临走的时候,只能把被子带走,是跑到板桥的。鬼子走了就回来了,没有房子就租人家的房子住。日本人有找姑娘,吓得我们都不敢回家吃饭。骆家村一个女的,只有15岁,在吉山大队的土地庙,被两个鬼子欺负后,鬼子用刺刀把她绞死了。还有一次,我和上阳村的屈积胜的老婆在一起,她姓陈,碰到两个鬼子,鬼子用枪顶着她的胸口,我吓得躲在她身后。正好这时,鬼子的马队过来了,两个鬼子是小兵,吓得奔了,我们才逃过一劫。

33. 张家旺口述

张家旺,男,1926年1月2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霞辉庙村张家25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刘运奎、仇松杏



张家旺

我们是冬月十五跑反的,那时我12岁,跑到林家,当时村上人一起奔掉了。鬼子是从陶吴过来的,他走我们就回家。鬼子再来,我们又奔,一天来几遍,一阵一阵地来,有的往沙滩村跑。以后鬼子来得少,还有马队过来。有一次鬼子到霞辉庙休息,村上林木宝的爷爷到马路上去,他是河南人,胆子大。我们跟他讲不要去,鬼子在霞辉庙呢。他说不要紧,结果日本人把他抓走了,带到东善桥,歇了一夜。日本人让他背东西,他不肯,就给鬼子打死了,当时他有30多岁。

日本人从马路上过,我们就跑反。鬼子没有到我们村上,我们先是跑到林家的山窝里睡了一觉,我是和父母,还有我童养媳一起跑反的,童养媳当时8岁,比我小4岁。我们后来又奔到云台山,在那里躲了三四个月。在云台山,我们住在人家的小棚子里(比猪圈小),自己烧饭。那个时候太苦了,有时候父亲出去搞点吃的。回来后我们房子都在,家里的东西也没有动,鬼子没有动,我们村离马路远,鬼子没到我们村。

跑反的时候,罗正和吓得没有地方躲,钻到家里的锅膛里,鬼子没发现他,用火烧房子,就走了。等鬼子走了,罗正和赶忙出来救房子。

后来平定了,有一天上午,那时候不冷不暖,两个鬼子到我们村上,我们吓得奔掉了,水阁杨村的朱合文的妈妈和她丈夫一起跑反,跑到我们张家村,正好被鬼子逮到,鬼子抓了女的,两个鬼子在徐邦荣家侮辱了她。两个鬼子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轮流强奸了她。她不敢叫,鬼子有枪,她丈夫也不敢救她。等鬼子走了,我们村上的人和她丈夫一起劝她,让她好好养,没有办法,总得要活命,后来他们夫妻俩关系都蛮好的。当时我们蹲在村头一个大槐树下,看村子的情况看得很清楚。

34. 耿宽永口述

耿宽永,男,1926年11月2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善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耿宽永

我们是冬天往江北跑反的,那个时候我11岁,年纪小。鬼子在村上杀死了不少人,还烧了房子,烧了四家,里面的东西全烧了。有金德华家、金德方家,还有的名字记不清楚了。当时人都跑掉了,没有人在家,

日本人才放火烧的。

回来后,被烧的人家就住在有房子的人家,也不知道鬼子为什么烧房子。杀人嘛,有人没有跑掉,逮到就枪毙了。我老丈人是被鬼子抓走的,姓高,叫高山旺,是童前大队的,被逮走的时候,20多岁,年纪不大,后来一直没有回来。我们村上还有一个叫王兴寿的,没有跑,躲在挖的地洞里,他小孩子哭,被鬼子听见了,鬼子把他打死了,他老婆、小孩没有打死,他是东善桥桥北的。还有一次,鬼子逮到人,让人跪在那,用枪打,是在我们大队的高村打的。有一个姓熊的,个子大,乘鬼子不注意爬起来奔掉了,当时有七八个人被打死,其他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鬼子逮到妇女就强奸。村上有妇女被欺负的,跑不掉的就逮。当时一个鬼子到村上,村里的人见到他就慌,他有枪。

35. 钱正发口述

钱正发,女,1921年7月1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善桥街道东虹花苑68幢504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仇松杏



钱正发

跑反的时候,我17岁。当时怀着孩子,我16岁结的婚。我们当时

跑到金龙山，跑到半山腰，小产，养的孩子出来的时候还哭的，哭了一下就死了。后来怀孩子，养的八个孩子，只活了一个。我们住了个把月就回家了，鬼子没有到我们村。那个时候讲鬼子来了，我们就不要命地奔，在路上看到被杀的人很多，都摔在路上。我们老太在家看家的，我们夫妻俩还有小叔子一起跑反的。鬼子把鸡都捞走了，苦得很。后来听我父亲讲，他帮鬼子背东西，发了一个牌子，不肯背的，鬼子一刀一个把人杀掉。

有一次，我和叔叔家的女儿一起躲鬼子，叔叔家的女儿年纪小，不懂事，觉得躲起来好玩，笑的，被鬼子听到了，鬼子就找，用皮鞋蹬，找不到，就放火烧房子。鬼子走了，我们逃出来的，后来就不敢蹲在家里了。

（十一）原秣陵街道调查

1. 朱观福口述

朱观福，男，1930年7月2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桥南村小刘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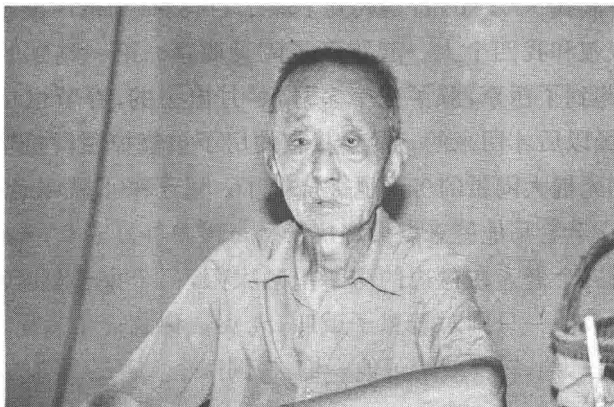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日本人过来时我8岁，鬼子经常骑个马过来，看到妇女就追。

我们当时跑反去了禄口，奶奶在家看门，房子没有被烧。我们在禄口蹲了一年以后才回来。龙都那边鬼子杀人烧房子。我们当时家家都挖了地洞，不敢出来。鬼子看见鸡就打，打的鸡多了。

鬼子在凤凰山开矿，我也去过做工的。那里有几个大老板，有姓高的，有姓姚的，去挖矿的山东人多，山上大概有四五百人。我和奶奶被鬼子打过，鬼子要我们叫他洋先生，不然就用个小棍子打你的头。我老婆的妹妹，当时有十来岁了，在凤凰山时用炮炸石头的时候，被掉下来的石头砸死了。



朱观福

鬼子在小章山有据点,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看见一个被鬼子说是新四军的人被鬼子用枪杀死了。

2. 姚应忠口述

姚应忠,男,1930年3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桥南村小山姚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姚应忠

那个时候我10岁了,日本人到了溧水,我们听到枪声就跑反了。母亲、哥哥、叔叔和我四个人一起跑到了陶吴西京。第一站到的禄口的丁塘,后来又跑到了西京,躲了三个多月,冬月出去的,春节也是在外面过的,鬼子安民以后才回来的。两个叔叔的房子被烧掉了,村里姚怀春家、姚景春家和光棍大闷蛋的房子也被烧掉了。鬼子来了就叫老头牵马,不牵就打,老头牵着马他就来点火烧房子。

我们村三个老人在村边的房子里晒太阳,一个鬼子到了村里,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一只狗对着鬼子就叫,老头怕狗惹火了鬼子,就喊了一声,鬼子以为骂他,转身就给了他一枪,打倒两个人。50多岁的姚景坤被一枪打在肚子上,抬到元山的亲戚家就死掉了。姚怀方当时也五十来岁,被这同一发子弹打在腿肚子上,后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瘸一瘸的。

鬼子抓新四军。我看见鬼子杀了四个,第一次是在小山头上杀了一个,鬼子叫他挖好坑,把他脸蒙起来,一刺刀把他刺到坑里了,他爬了起来,鬼子就又刺他,一共刺了六刀,他爬不起来了鬼子就把他埋了。第二次在小山坳杀了三个,也挖好了坑,叫他们站在坑边上,鬼子把他们刺死后就埋了。鬼子走后我们小孩好奇过去看,找不到,鬼子已经把草都弄回去了。其实这些人说是新四军,谁都不知道,就是李宏堂把他们抓起来,说是新四军就交给鬼子的。

我们小山姚这边的山后头有个酒堡,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其实是个窑子,有个老鸨,当时关了大概十四五女的在里面。

鬼子在小章山有据点,有一个营的兵住在里面,说是保护凤凰山的,其实是在训练。他们喝醉酒后就来瞎搞,鬼子有个规矩,就是喝醉酒的人他们头目不管。

我十几岁就在凤凰山开矿上工了,那时候没办法,去换点米吃,一天一斤粗米半斤绿豆。鬼子把矿石用火车运到板桥那边,再叫我们抬到船上去运到日本。那时候每天上工的人有千把人,四五个山头同时开工。我们村的十几个人在一个小班长的领头下一起去的,我们那个山头就有一百多人。新丰那边的山也在开,鬼子在各个山上都开。我看见用炮开矿的时候砸死一个人,还有一个下货的人在等矿车下来,

矿车突然脱钩了,就被压死了。我们村的姚金腾是个大包工头,他包了两个山头。

3. 邵桂兰口述

邵桂兰,女,1930年7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桥南村大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邵桂兰

鬼子来的时候,我七八岁。我当时小,鬼子不打我。我11岁做童养媳过来的,老家在陶吴甘村。鬼子在凤凰山开矿,会给点工钱,那里死人是经常的事情。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五口人,有父母和两个哥哥,大哥在外面。村里有人挖地窖子躲鬼子,也有的躲在夹板墙里。

挖矿是我们看见的,给鬼子挖矿能给点米抵工钱。鬼子把矿石往火车上送。每天都有大概200多人去,紧靠山边的王山圩有两个人,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都是20多岁,鬼子开矿时用炮炸,飞起来的石头把他们砸死了。因为鬼子经常放炮,所以死人也经常的。

鬼子后来走了,在凤凰山的房子被百姓扒掉了。

4. 陈万林口述

陈万林,男,1924年7月14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桥南村大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陈万林

我12岁去南京长乐路那里学手艺的,鬼子打南京时我就跑反回来了。冬月初四的晚上鬼子到的秣陵,我们前两天跑的。鬼子以火为记号,我们这边公路两边的房子基本被烧光了。我们在外面蹲了两个多月才回来,跑反时睡在别人家里的地下,第二年回来就生疮了,现在还疼。我们村还有三个人生疮了。一个叫陈万楼,一个叫陈万民,还有一个也姓陈,小名叫呆子。我们四个都是跑反回来生疮的。

当时我们村上有30多户人家,因为离公路比较远,房子没有被烧。当时我们都躲到山上了,只有几个老头在家看家。鬼子晚上来村里瞎搞,搞鸡搞妇女,找不到人就瞎搞。我爷爷陈应根当时60多岁了,被鬼子抓到了,叫他把裤子脱下,侮辱他,比画着要割他下身,他吓得痴呆了,第二年正月就死了。当时还抓到另外一个老头,叫陈玉乾,他比我爷爷还大七八岁,胡子都白了,也被鬼子脱了衣服羞辱,吓得死掉了。

后来鬼子就不到村子里杀人放火了,就是下来捞鸡找妇女。鬼子在街上站岗,没人敢上街。

四月份的时候,隔壁两个女的在家弄饭。其中一个是大太,是陈玉乾的弟媳,姓姚,50多岁,另外一个是我们村上的小妇女,20多岁。10点多了,两个鬼子骑着马带着刀,但是没有带枪,把她们堵在家里。当时她们家没有后门,大太就装疯,乱叫乱抓,两个鬼子害怕了就走了,没有强奸。

我一个师娘,吸大烟,后来没钱买大烟了就得病死了。

山边王二麻子的老婆被鬼子抓到了,惨无人道啊,鬼子睡过以后还把山芋插进她下身。

安民以后,我师傅也回南京了,我就去看他。在中华西门那里有鬼子站岗。我脱了帽子进城,没有给鬼子鞠躬敬礼,被鬼子打了一个大嘴巴,把我打倒在地上了,一个人叫我赶紧走,不然鬼子再过来用鞭子踢就没命了。我的两颗牙齿就是那个时候打坏的,到现在也就掉了那两颗牙齿。

从下关过江上船去浦口,路被分了三道,一道是鬼子宪兵走的,中间一道是日本百姓走的,另一边的是我们中国人走的。有一次我不小心走到鬼子走的道上去了,师傅一把把我拉回来了,但是还是被鬼子看见了,他过来就给了我两个大嘴巴。鬼子那个时候真是横行霸道啊!

5. 陈世顺口述

陈世顺,男,1927年1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桥南村大刘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高鹏、曾金海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跑反的。鬼子先是住在桥北庵里,后来才住在小庄上。当时我家在看山,住在山里。家里五口人,父母、奶奶、一个姐姐和我,姐姐在南京。

俞家村一个姓俞的30多岁的女的,被两个鬼子抓到后强奸了。山边王士新的老婆,40多岁了,没来得及躲到地窖子里,也被强奸了。两个鬼子把她强奸后,还把山芋一头削尖后插到她下身,惨无人道啊。我们

村的60多岁的“发奶奶”也被鬼子强奸了。

鬼子有据点在小章山,在那里杀人。鬼子有一次在南边的禄口抓到了七八个人,说是新四军,都是20多岁,用刺刀戳死了,戳死了就一起丢在一个坑里埋了。当时我就在山上给地主家放牛,看到了吓得直奔。

秣陵街边和小巷子里的房子烧了五家。

鬼子在凤凰山开矿,我也去那里打过工。姚金腾是个大包工头。那里打死人是经常的,有一次,我看到西站台的“歪歪嘴”(把石头从山上吊下来的工具)突然翻了,当场就砸死了两个人。



陈世顺

6. 张宗富口述

张宗富,男,1925年6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东旺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我老家也是秣陵。我父亲叫张大源,因为家里穷,30多岁才成婚。鬼子来的时候,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做了人家的童养媳。父母、弟弟和我逃到龙都夏庄村的外婆家里避难,祖母留下看家。那时候,我13岁,在家里也算是大的了,也应该为家里做点事情了。母亲对家里不放心,经常在晚上的时候让我回到家中看看祖母和房子。她对我说:“千万要注意,不要让鬼子给杀了!”祖母也叮嘱我:“看到情况不对就奔!”过了个把月,形势平稳下来之后,我们回到了家中。



张宗富

后来，鬼子经常到村里骚扰。村里有个叫潘三牛的人，力气很大。有一次，三个鬼子朝秣陵方向跑，其中有一个鬼子是驻秣陵鬼子小头目的外甥，他们牵着牛到了张家渡桥。潘三牛和其他两个老百姓同三个鬼子打了起来，那个小头目的外甥被潘三牛摔倒，另外两个鬼子见势不妙，慌忙逃走。鬼子挣扎着拔出刀要戳他们。潘三牛死死地按住鬼子，他的同伴一拳打中了鬼子的后脑，将其打死。后来，他们把鬼子的尸体划分为八块，绑上石头沉到河里去了。

逃走的那两个鬼子向上司汇报。第二天，凤凰山等据点的鬼子全部出动到秣陵搜查尸体。他们包围了秣陵，慢慢地缩小范围。在这个过程中，鬼子杀了二十几个人，也烧了不少房子。别的村我不清楚，仅仅在我们村就有40多间房子被烧掉，包括我家的五间草房，里面的家具和粮食也都被烧毁。李逢旺的母亲跪在地上哀求日本人不要烧他们家房子，结果被鬼子刺了一刀。老太太当时没有死，在地上爬了一段距离。由于失血太多，等她儿子回来之后，发现她已经死了。

鬼子每到一处，还挖新坟，把棺材锯开，看里面是否藏有那个日本兵的尸体。

天聚圩有个窑洞，里面有个遗留下来的地道。20多个妇女划着小船躲到地道里面。鬼子也划船进了地道，发现之后将她们强奸。

日本人最终没有找到那个丢失的鬼子。他们把 200 多个老百姓用绳子一个连一个地捆起来，集中在神墩，其中还有我父亲和叔叔。鬼子把机枪架起来，但是没有对百姓扫射，最后把他们放回来了（可能是受到安民政策的影响）。

房子和粮食被烧毁，生活无法维持，我就带着 8 岁的弟弟到鬼子的住处要饭。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两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着我和弟弟说：“杀。”弟弟被吓哭了，鬼子也学着弟弟样子哭。

我到凤凰山做过童工，每天的酬劳是一斤米、二两绿豆和两毛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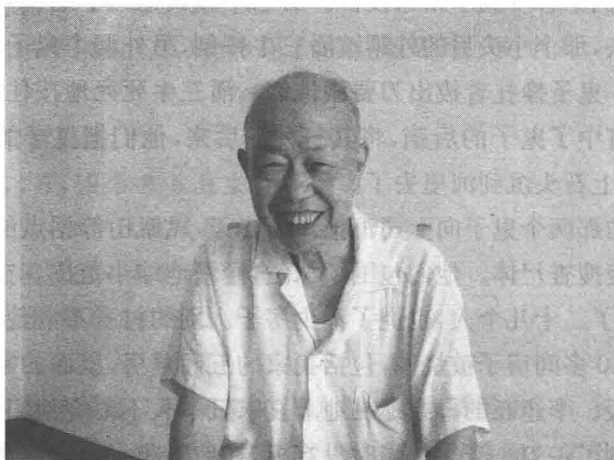
7. 张学波口述

张学波，男，1929 年腊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东旺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8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学波

鬼子来的时候是 1937 年冬天，当时家里只留下父亲看门，其余的都跑到了龙都。父亲叫张庭华，当时 50 多岁。鬼子进村，拉我父亲去挑东西。和他一起被抓去的还有徐道钱的叔叔、殷纯和的叔叔，他们都 40 多岁；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外村人。父亲等人把东西送到殷巷的马木桥之

后，鬼子让他们回去。在回去的路上，迎面来了两个骑马的鬼子，他们开枪就打。结果，除了那个不知姓名的外村人没有被打中要害之外，其余三人全部被打死。

我老家就是秣陵。日本人刚来的时候，就在慈善庙建立据点，那里驻扎着 20 多个鬼子。1938 年 4 月份，保安团成立，团长是李宏堂。保安团与鬼子狼狈为奸，经常同鬼子到村里骚扰百姓。他们见到鸡、猪、牛就想办法弄走；鬼子还烧百姓的房子，徐家村一大半的房子都被烧了，大概有 40 多间，里面的粮食和家具也都被烧毁；鬼子经常到村里找姑娘，她们先是逃跑，后来就躲在家中的地窖里，虽然如此，还是有十几个不幸的姑娘被侮辱。李宏堂经常带着鬼子在龙都一带烧房子、搜捕新四军和老百姓。后郭村的丁万奎被鬼子抓到后用绳子捆起来，然后鬼子一刀砍下了他的头。

新四军派王小培去做李宏堂的工作，要他服从新四军，为新四军做事。李有点动摇，可是他的保镖王魁生却竭力反对。王小培见身份暴露，欲逃走。王魁生和李宏堂密谋要杀掉王小培。后来，王小培从秦淮河逃走。

鬼子到处抓人去凤凰山开矿，大概有上千个。他们每天给每个劳工一斤大米、一点绿豆、两个小钱作为报酬。鬼子建立据点的时候，威逼保长摊派百姓去做苦力。整个工程断断续续，大概进行了两年时间。鬼子还砍老百姓的树用来扎铁丝网。

1940 年秋天，新四军曾来攻打据点，没有成功。在这场战斗中，新四军牺牲了四个，有三个伤兵被鬼子抓到后杀害。

凤凰山也驻有鬼子保护矿山。矿山附近有很多柴禾，鬼子用铁丝网围起来，禁止百姓入内砍柴。新四军赵家淦带着一个人化装成百姓去砍柴。一个鬼子发现之后，朝他们走去。等鬼子到跟前的时候，赵家淦用腰布将其勒住，一人抬头，一个抬腿，走掉了。后来，鬼子发现了，骑马追，没有追上。之后，新四军和这个鬼子谈判，要求鬼子必须每月给新四军两箱子弹；双方谈好条件后，新四军把那个鬼子放掉，并且把枪还给他。后来，新四军每隔三五天朝据点的地方放枪，鬼子以和新四军交火为由领取子弹交给新四军。

8. 傅家兴口述

傅家兴,男,1926年腊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东旺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傅家兴

鬼子到秣陵来的时候,我11岁。我们村的傅成好和我同年,他在院子里玩,被鬼子发现之后用枪打死。我还晓得,我们村上有两个姑娘被鬼子糟蹋,当时她们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村上有两三家房屋被烧,差不多五六间。鬼子见到鸡就捞,还让村里的人帮他们挑回去。

9. 党万胜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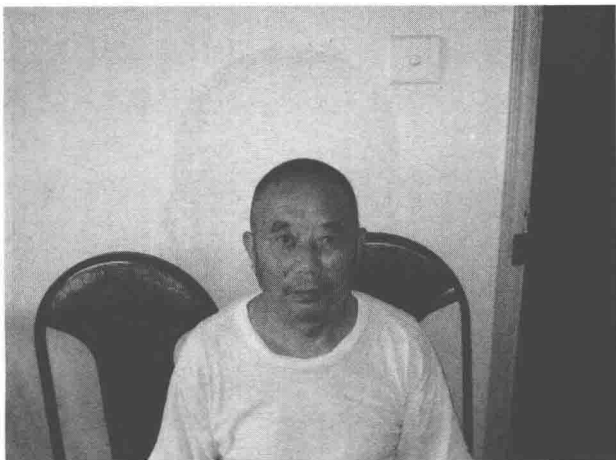
党万胜,男,1936年5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新丰社区欣旺花苑(原住党家村14—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苗李华

鬼子来时我很小,听家里人讲,我们村有个叫陈以贵的,在外面拾东



党万胜

西,被鬼子看见了,看到他摘帽以后后头有个箍,就说他是新四军,用刀把他戳死了,他当时 30 多岁。

我原来是新丰党家村的,鬼子到我们那块没怎么烧房子,日本人在凤凰山开矿的时候,经常下来捞鸡,不给捞他就打人。

我们村的党万金被鬼子抓夫的,鬼子叫他带路,送了几十里以后又把他放回来了。

当时村里有十几户人家,鬼子在凤凰山开矿时,村里有人去干活的,有钱拿,鬼子会给几个钱,发米发面的也有,村里去做工的人很多,都靠这个生活。

10. 赵家发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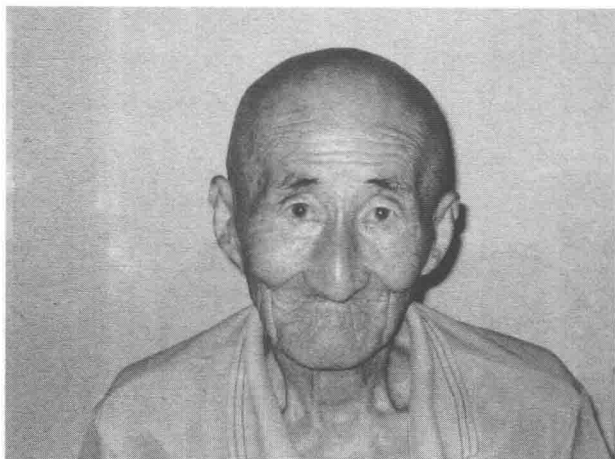
赵家发,男,1918 年 5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新丰社区欣旺花苑(原住上新丰村 19—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8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苗李华

鬼子是(冬月)初五过来的,天有点冷了,还没穿棉衣。鬼子过来的



赵家发

时候我不在家,在元山的亲戚家。

我们村的赵可发、汤贵廷、赵士新被鬼子抓去做挑夫,后来再也没回来。

我家的三间草房被鬼子烧掉了,当时我们村大概有 30 户人家,只剩三户没烧,其他的全被鬼子烧掉了。从秣陵到中华门那条路两旁的房子基本都被鬼子烧掉了。

钱国发的奶奶被鬼子打死了。

在我们村马路边的六分田里,躺了七具尸体,都是被鬼子打死的。不是我们村的人,是外地跑反跑过来的,五个男的,两个女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人。

鬼子下来找花姑娘,叫人带着找,不找就吓人,说要把他们死拉死拉地。我们村上有女人跑反时被鬼子抓住糟蹋的。有个姓马的女人,当时三十几岁,还有个姓李的寡妇,当时 50 多岁了,她们被鬼子糟蹋以后,鬼子就把她们放了。还有一个女的,大概 20 多岁,是鬼子用车从外地拖过来的,糟蹋以后又被鬼子带走了。这是鬼子刚来时候的事情。

安民以后,鬼子在凤凰山开矿,经常有人死的,鬼子不给人看,用麻布裹着扔掉。做工一天给一块二,在凤凰山上驻有鬼子,在街上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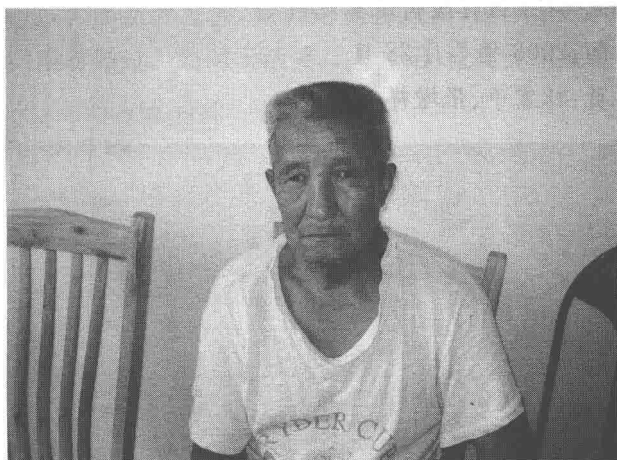
11. 邵立才口述

邵立才,男,1933年11月1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新丰社区欣旺花苑(原住王家窑村12—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苗李华



邵立才

日本鬼子到中国来,烧杀淫掳,像土匪一样,要怎样就怎样。捞鸡、抢花姑娘、抓人给他们做事。我父亲常给我们讲,那时候妇女不能被看到,看到就会被抓的。

听我父亲讲,在我们村聂家的菜园里,鬼子抓了15个人,杀了12个人,都是30岁左右的男人。杀的时候鬼子叫这些人跪着,用枪扫。这些人有周围村子的,也有我们村的,跑反时躲在一起,被鬼子抓住了,就拖到那边杀掉了,其中有姓张的,有姓聂的,其他人不认识。

村里有妇女被鬼子侮辱的,有一个人称“二道毛”,她当时头二十岁,夫家姓彭,她没跑掉,被鬼子糟蹋了。还有一个女的,当时十五六岁,她小侄子到别人家去玩,她去找,就在别人家被一个鬼子强奸了。事后鬼子走了,那家人还埋怨她。这事情是在跑反的时候发生的。

村里的很多房子都被烧了,当时村里就十户左右人家,烧了七八户,

草房瓦房都有,当时一家也就两三间房子,我家的三间草房也被烧了。

鬼子在我们村拖了三个人去做事,叫他们带路,做了几天,他们就偷溜回来了,叫什么不记得了。

12. 杜贤祥口述

杜贤祥,男,1926年1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家元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8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杜贤祥

我原来住在渡桥大队任家边,鬼子来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那个时候我有12岁,鬼子进村的时候是冬天,一路杀人放火。在渡桥大队任家边有一个鬼子被当地人打死了。当时这个鬼子是去任家边找花姑娘,找了一个人带路,那个人一把夺过鬼子的刺刀,就把那个鬼子杀了。后来从凤凰山过来七八个鬼子报复,把整个村都烧光了。那个时候我们村有50户人家,草房都被烧了,只有四家的瓦房没有被烧,一个叫任宝生,一个叫任志乐,一个叫任重虎,一个叫任重明。任志乐家七口人都被杀了,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婿、两个侄儿、两个伙计。他们七个当时都躲在地洞里,被鬼子发现抓到杀了。

在家元村鬼子打死一个老人,他叫赵双林,他当时在地洞里烧火,鬼子发现了烟,让他出来,他一出来就被打死了。他当时大概有 50 多岁。

我听说周一龙的老婆被鬼子侮辱了,当时天下雪,她没有跑,就躲在家里,那时候她有 20 多岁,还没有小孩,被鬼子抓住,侮辱了。至少有七个鬼子。后来周一龙死了,她又嫁人了,生了一个女儿。

在凤凰山驻了鬼子,大约有三四十个,他们在那里开矿,当时有很多人给鬼子干过,大多是北方人,我们村也有人去,鬼子给米,为了生活不得已,不过我没有做过。当时干活要有人介绍,没有介绍就进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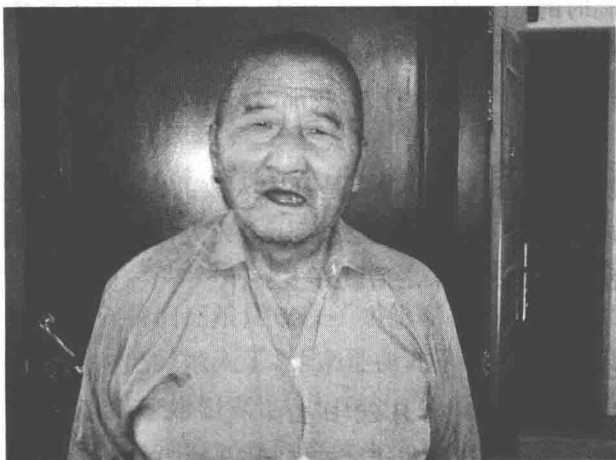
13. 杨芳寿口述

杨芳寿,男,1927 年 1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家元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8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杨芳寿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十来岁,当时鬼子来我们庄上是冬月初五,是从溧水那里过来的,经过秣陵去打中华门。鬼子来一路烧,从溧水到秣陵公路两边的房子都被烧了。马路两边都是死人,他们都是从别的地方跑反过来的,一亩地里就有七八个死尸。听说鬼子来了,年纪大的

妇女都跑了，我们小孩没有跑。我看到我们村上赵士林被鬼子杀了，他是一个穷光蛋，住在小窝棚里烧火，房子在冒烟，鬼子看到烟就让他从窝棚里出来，他一出来就立刻被鬼子一枪打死了。那个时候他大概有 40 多岁。

还有一个是我们村里人的亲戚，具体叫什么记不得了。他是从南京跑反过来的，被鬼子在我们村打死了。妇女没有被抓住的，都跑了。

我听说周一龙的老婆被鬼子侮辱了，当时天下雪，没有跑，躲在家里，当时她男人不在家，那时候她有 20 多岁，还没有生小孩，被鬼子抓住侮辱了，至少有七个鬼子。周一龙死了，她后来又嫁人了，生了一个女儿。

鬼子在秣陵这里驻了一个排的兵力，住在凤凰山那边，那个时候鬼子已经安民下来了，不怎么杀人了，就是经常下来捞捞鸡，抓抓鱼。在凤凰山那里鬼子开过矿，有五六个鬼子，都是做生意的。给他们开矿的也都是北方人，有的是当地人承包的。我们村也有人给他干过，我也干过的，我是临时的，工钱是一天二三斤米。当时我们村还有周正龙、赵士明、杜传高给他们干过的，他们都有 20 多岁，干的时间长，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干活鬼子不怎么打人，我那时候小，有十四五岁，在那主要是扒地皮。

老百姓也有害疮的，害水痘，是日本人放的毒菌，在秣陵这边放过，在别的地方也有的。害疮生水痘之后不会死人，只会发烧。鬼子刚来的时候杀人烧房子，安民下来之后就好多了。

14. 吴立水口述

吴立水，男，1926 年 12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欣旺花园 13 幢 1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8 日

调查人员：仇松杏、刘运玺

在冬月，早上六七点钟，天刚亮的时候，鬼子从陶吴那边过来，往东善桥方向去，到牛首山。我们都跑了出去，跑到西边山上。我当时看到



吴立水

有一队骑兵过来，骑着大马，有二三百人。当天在牛首山，鬼子和中央军打了一仗，我们听到枪声的，有机枪声，有炮声，打了有几个小时。听当时的老人们讲，当天中央军死了有千把人。

我的岳父叫陈友云，也是我们西旺前晋家庄的人，鬼子刚来的时间，把他抓走了去当差，后来一直没回来。他顾家，蹲在家里，没跑掉，被鬼子抓去的，当时有 40 多岁。

鬼子过来就烧，烧过就走了。鬼子从陶吴过来，靠大路边的房子都被烧了。当时我们村上有一百多户人家，被烧掉了有二三十户，烧掉的房子有七八十间。我家的房子靠路边，也被鬼子烧掉了，有两间。家里的东西全被烧光了，我们把粮食放在了姐姐家，但姐姐家的房子也被鬼子烧掉了，姐姐当时已经嫁人了，她家是在太平村，紧临秣陵街道，到街道泥巴路有一里左右。姐姐家也在大路边，烧了五间多房子，烧掉了五六十石稻。听父母讲，其中有我们家的十多石稻。我们跑反回来，买种田稻时，一石稻要卖七个铜板，一石稻有米 60 斤。房子烧掉后，我们回来，就搭个小棚子，借点米，种田，慢慢过苦日子。

当时房子被烧掉还有冯老六家，他家有五口人，五间多房子烧掉了，房子都烧得精光，他家也是在前晋家庄。还有我家门的大大，就是我的叔叔，他家被烧掉了三间房子。房子烧掉了，就搭个小棚子过。

我家门的叔叔叫吴老大，他的儿子，当时有三十一二岁，鬼子来时，他蹲在地窖里边，他想出来看看情况，露了头，被鬼子看到了，就把他打死了。他当时没有结婚，一个人。

安民以后，鬼子住在凤凰山旁边的一个村子上，在桥南村旁边，住了有七八十个鬼子。鬼子经常下来抓鸡，还会牵牛打猪，经常下来瞎搞。整个西旺村，有七八个妇女被鬼子侮辱，有个把没有结婚的，其他的都结婚了，是年轻妇女。

鬼子还在凤凰山开矿，是铁矿。我当时也在那干过活，抬石头，干一天给一斤米，在家煮了饭，自己带着，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鬼子想让你来就来，不让你来你就要走的。我们当时也是干活混饭吃，可以弄些米过生活。在那干得不好鬼子就打的，我那时十四五岁，还小，鬼子一般不管，二三十岁的人鬼子见干得不好，就打的。还有人被打死的。鬼子开矿一直到投降。我们后来知道，鬼子开的矿石用火车运到上海，再由海上运到日本国内的。在鬼子开矿的时间里，人有被石头砸死的，被炮炸死的，被鬼子打死的，死在凤凰山开矿的人至少有 100 多人。当时最多的一天有一斤半米。那时候个把两个铜板一斤米，30 个铜板 100 斤米，十个铜板一个大洋。

15. 侯永才口述

侯永才，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杨连文、刘运玺、曾金海

我是高塘西葛塘村人。鬼子是冬月初五下午来的，那时候我 11 岁。当时跑反到我们村的五六十个女的，被三个穿便衣的鬼子抓到了，鬼子就挑了三个在碾米房里强奸。两个鬼子分别强奸了两个女的，最漂亮的那个女的被三个鬼子轮奸了。这个女的姓秦，是隔壁村的，回家的一里路都是哭着回去的。她被吓坏了，回去以后就生病死掉了。还有我外甥女的老婆婆，50 多岁了，也被鬼子强奸了。



侯永才

尚家村有十几户人家,被鬼子烧了有 20 多间房子。我外甥女的老婆婆家的两间瓦房也被烧得干干净净。

我一个老表叫周友仁,30 多岁了,在我们村上玩。回家的路上有人告诉他鬼子来了,叫他跑。他说怕什么,他还要迎接鬼子。鬼子来了以后看见他就给了他一刺刀,从左边刺进去,从右边出来,当时就死了,和他一起的另外一个表哥,叫周老五的,也是三十来岁,也被鬼子戳死了。还有一个人也被鬼子刺死了,他叫尚昌云,五六十岁了。鬼子先戳了他一刀,全身都被血浸湿了,但是没有死,他跑回家换好衣服准备走的,鬼子又来了,又刺了他一刀后就死掉了。他儿子叫尚永兴,30 多岁,被鬼子拉夫抓去背东西,后来在牛首山被鬼子杀掉了。鬼子冬月初五刚来时还在一个窑墩子里戳死了五六个人,不是我们村的人,姓朱的两兄弟是我们认识的。还有个姓尹的,鬼子要他背东西,他不肯,就跟鬼子打起来了,抢鬼子的刺刀,后来被刺刀划伤了就逃走了。鬼子看着他走没有开枪,不然早死了。

有一个在秣陵开肉店的人,是五二呆子的儿子,跑反到我们村里被鬼子抓到当夫子去了,后来一直没有回来。

我家侄媳妇的老头姓尚,被鬼子抓到牛首山后叫他洗菜,他乘机逃了出来。跑到东旺蒲神庙附近的草垛子里躲起来,又被鬼子抓到了。鬼

子在抓一个偷牛的人,抓到他就说是他偷的,就把他戳死了。他当时 50 多岁,好像叫尚恒海。

鬼子在我们村杀死一个中央军。

西葛塘一个叫朱老四的,他在矿山时偷了鬼子的铁,被矿警李盛才开枪打死了。王山圩韦泰才开了个矿井,他老婆被放炮时飞起来的石头砸死了。她姓张,当时二十来岁,还没有生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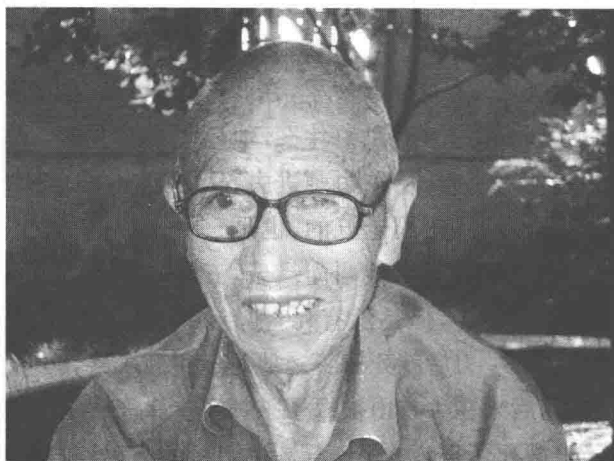
16. 王学友口述

王学友,1929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杨连文、刘运玺、曾金海



王学友

我是凤凰村章山王村人,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跑到陶吴赖山洞,躲了半个多月才回来。鬼子在我们村里没有烧房子,但是看到鬼子杀了人,有两三个,有男有女。王学高的老婆是童养媳,当时才 13 岁,被鬼子强奸了,下身还被刺刀划破了。她家一头猪也被鬼子打死了,鬼子走的时候留了一条猪腿给小丫头。

我在凤凰山也做过工,做一天就给一升半米,一两毛钱的菜钱。一

升米里一半绿豆一半米，有熟人就多给你点米，没有熟人就少给点米。放炮炸矿时看到有人被砸死了。当时死人是经常的，死的人中侉子多，死了就随便埋掉了事。当时大概每天都有 200 多人。姚金腾是当时的大工头。

在大头洼小张山边上有个窑子。

17. 张玉珍口述

张玉珍，1926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9 日

调查人员：高鹏、杨连文、刘运奎、曾金海



张玉珍

我是火炬大队八队的。十队有个男的姓张，是张家盛的哥哥，当时四五十岁，躲在蒲神庙被鬼子捞到了，就把他绑上石头沉到桥北的杨家塘淹死了。

六队死的人多，鬼子在蒲神庙浇上煤油烧死十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猴子”，一个叫“韦驼子”，还有一对姓韦的娘俩。

西葛塘的一对娘俩在回娘家的路上被鬼子抓到了，30 多岁的妈妈被鬼子强奸了，鬼子用刺刀吓唬十来岁的女儿。还有张和才的老

婆也被鬼子强奸了。鬼子一上村就是七八个一起来，来了就见鸡捞鸡，见狗捞狗。

18. 陈福华口述

陈福华，男，1924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曾金海



陈福华

鬼子来的时候，村里的人基本上都跑光了，只留下一些老年人看家。过了个把月，我们回来发现村上有五六间房子被烧毁。

有一次鬼子和伪军进村，要烧夏成德和陈富强两家的房子。夏、陈二人竭力阻止，结果被伪军割掉了耳朵。

十房村王宜龙的妈妈，当时40岁，正在地里刨山芋。鬼子发现了她并将她强奸，之后，鬼子把一个山芋削得尖尖的，塞到她的下体。

那时候，有千把人在凤凰山开矿。日本人不管安全问题，经常有人被石头砸死。日本人把开采来的矿石运到扬子江，然后用大船装起来送到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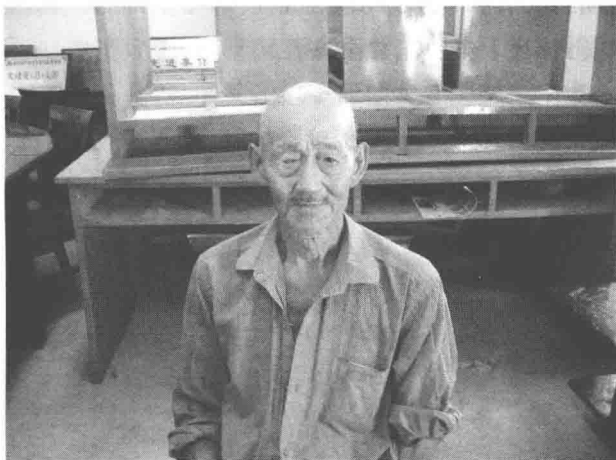
19. 刘在仁口述

刘在仁,男,1934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曾金海



刘在仁

鬼子刚来的时候,我13岁。我和家人跑到横山,过了个把月才回来。他们一进村,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鬼子烧了陈氏老太家的房子,当时,她没有出来,被活活烧死了。鸡、鸭、猪和值钱的东西全部被鬼子抢走了。

鬼子抓了30多岁的梅振勤做挑夫,在半路上开枪把他打死。

鬼子经常从秣陵关过来,骑着高头大马。我们派人在路上望风,发现鬼子来了,就把姑娘藏起来。有一次,鬼子进村,我的叔叔刘道茂、婶婶和他们6岁的孩子躲在草垛里,鬼子对着草垛乱戳一气,婶婶怕孩子出声,活活地把他捂死了。

安民之后,鬼子还继续做坏事。陈原禄当时40多岁,给日本人做菜。鬼子以为他偷了洋油(煤油),先是他打个半死,后来又让他下塘子摸鱼。那时候是冬天,陈摸了不少鱼,后来鬼子才放过他。

我们村韦泰才的老婆,当时20多岁,在凤凰山做活的时候被石头

砸死。

20. 夏仁庆口述

夏仁庆,男,1934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曾金海



夏仁庆

我老家是王山圩。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先是跑到吴头,后又逃往禄口、铜山方向。在外面呆了不到一年,我们回到了家中,家里的40担稻子被偷光了。村上三四户人家的房子被烧毁,大概有十间。

我们家坐落在凤凰山脚下。我们村上有十几个人去开矿,其中还有女娃和奶奶(妇女)。整个矿山大概有千把个劳工,大部分是外地人。矿工们早出晚归,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钱却少得可怜,每人每天只有一升半米和两毛钱;领班的可以拿双份工资,我父亲夏成贵就是领班的。日本人根本不管矿工的死活,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事故。我们村韦泰才的老婆在山上干活的时候被飞崩的石头砸死。还有一次下大雨,工房倒塌,里面的九个人全部被砸死。

鬼子经常杀人,主要是杀新四军和大刀会的人。鬼子先是让抓来的

人挖坑,然后用眼罩蒙上他们的双眼,让他们站在坑前。鬼子“嗷”地大喊一声,一刺刀捅过去,人们栽倒在坑里,鬼子又连续戳几刀才肯罢休。

安民以后,鬼子还经常到村里骚扰民众,他们喜欢逮鸡和鸭子回去弄着吃。当时的鬼子队长叫桥本,他牵着一大狼狗,那条狼狗很厉害,捉了很多的鸡。有一次,那狼狗的前腿趴在我的肩上,我被吓哭了。

有个姓韩的铁匠,鬼子以为是他偷了洋油,拿了个铁锹狠狠地砸在他身上。后来,他逃走了,鬼子又抓到陈原禄,毒打他一顿,然后把他背到山上,一下子摔下来,鬼子又让他下河摸鱼。那时候是冬天,陈没有办法,只得跳下河去。他捉了不少鲫鱼,鬼子开心地哈哈大笑,后来把他放了。

等鬼子(投降)走后,老百姓把他们的房子扒得光光的。

21. 王良肇口述

王良肇,男,1933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章山王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陈通、曾金海



王良肇

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反,跑到横山了,回来时基本上安民了。秣陵公

路边上的房子被烧掉了。

村里王学奇见到鬼子就跑,被鬼子一枪把腿打断了,后来好了,但是瘸了。

那时候躲鬼子,大家都躲在夹板墙里,我们小孩子看见鬼子就报信,鬼子一来妇女家就躲进去。鬼子来了见到鸡子就捞。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的被鬼子强奸过,当时年纪轻,二十来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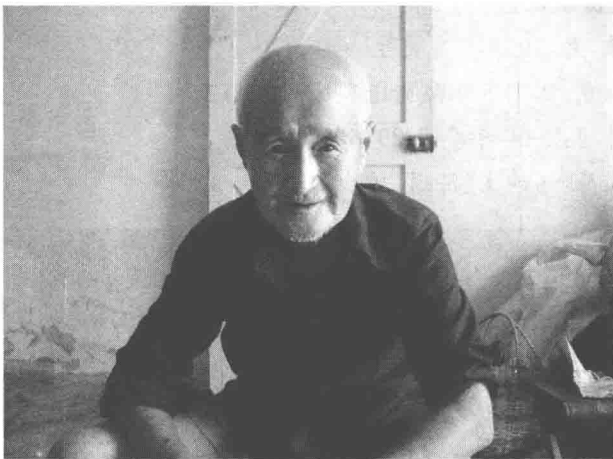
22. 王克健口述

王克健,男,1927年4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章山王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杨连文、陈通、曾金海



王克健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我当时在南京。我父亲当时60多岁了,好多人住在难民区,我父亲给我表叔叔看门,没有进难民区,就被鬼子当作中央军杀掉了。13岁的时候,在南京呆不下去了,我母亲就带我们到了凤凰山。

第二年四五月份安民了。听讲1945年左右,鬼子在小山窑烧死了新四军,但是究竟是不是新四军也不知道,鬼子讲是新四军就把他们杀

死了。

我也去凤凰山开过矿,我哥哥在那里当矿警。在那里干一天活给一斤半米两毛钱,我做了一年左右。山上有几十个矿口,都是露天矿。当时我们村里有三四十个人在那里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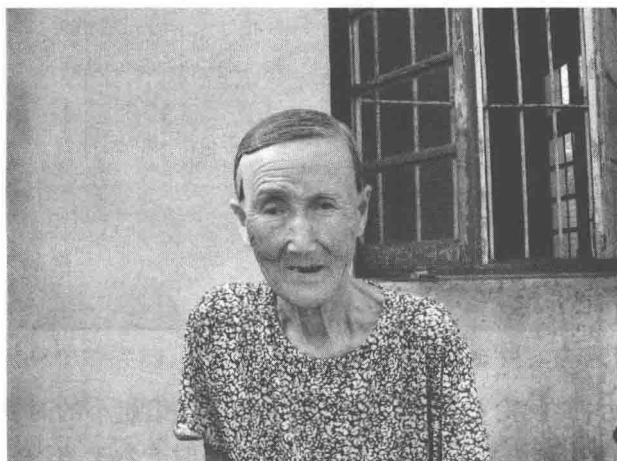
23. 陶德芳口述

陶德芳,女,1921年10月2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后圩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陶德芳

鬼子是农历十月份过来的,过来时我才十几岁。我们在地上挖个洞躲鬼子,女的躲进去。鬼子对女的不好,他们来捞鸡,鬼子喜欢吃鸡。我们西村有个姓韩的女人被鬼子糟蹋了,当时有四五十岁了,小脚奔不起来,躲在家里被鬼子发现后糟蹋了。我们村上还有个男的,叫张金宝,小名叫小喜子,当时50多岁了,他挑着一担东西,被鬼子发现就一枪打死了。

鬼子还在村里烧房子,当时我们村有50户左右的人家,被鬼子烧了三家,张金龙家的七间房子,赵士银家三间草房加一间厢房,我家两间都

被烧了。

24. 刘康梅口述

刘康梅,女,1926年12月8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后圩新圩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刘康梅

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2岁,跟着大人奔。我姐姐小的时候给上蒲塘做童养媳,15岁结的婚。我姐夫叫潘国生,当时十六七岁,是印报纸的,长得很漂亮,鬼子来的时候包围了他们村,看见女的就强奸,看见男的就杀。鬼子看见我姐夫长得漂亮就说他是新四军,一枪把他打死了。还有我姐夫的婶婶,叫巧英,当时大概30岁,鬼子要强奸她,她不肯,鬼子就把她杀了。

25. 袁淑华口述

袁淑华,女,1923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后圩袁家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袁淑华

鬼子是冬月来的，来时我 15 岁，跟村里人一起奔出去，跑到湖那边。当时鬼子开小车子来的，就在前面停下来。有个人，50 岁，伸头往外看，被打死了，他姓张，是后圩十二队的。同一天还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是江北人，姓什么不知道，四十来岁，是帮我们村一个姓魏的种田的，鬼子在马路边上打了他一枪，当时他疼得在地上扒了一个坑，好像叫小毛子。

我们村有个姓袁的，被糟蹋了，是广东人，他丈夫在广东做生意把她带回来的，鬼子来时她没奔。

我们村烧了一家房子，别的地方没烧，鬼子把家里的东西全摔到外面。

26. 刘巧珍口述

刘巧珍，女，1923 年 1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后圩新圩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9 日

调查人员：石维军、曹燕

鬼子来时我 15 岁，冬月二十五进南京的，腊月到我们村的，快过年



刘巧珍

了。我们村有不少人被杀的，一个叫小喜子，姓张，还有一个叫杜山江，鬼子一枪打在他的脉门上，还有一个叫小毛子，不是我们村的，是外地的，跑反时被打死的，30多岁。

我们村有房子被烧的，不记得烧了多少了，靠秣陵烧得多。鬼子也找花姑娘，有个叫双齐子的，他老婆30多岁，是从广东带过来的，带着小孩，躲的时候孩子一哭就被鬼子发现了，糟蹋后就把她放了。我们这靠马路，白天躲出去，晚上回来，那时都跑反到山里。

在从秣陵到牛首山的马路上，鬼子沿路把房子都烧掉了，我家房子没被烧掉。

27. 王连生口述

王连生，男，1922年7月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高塘社区芦塘沿37—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苗李华

鬼子是冬月初五来的，我们那时跑反到朱门，那年我15岁。鬼子是早上到我们村的，我家叔叔叫王科发，被鬼子抓走了。本来他是躲在地



王连生

洞里面的，被鬼子发现带走的，后来鬼子在他额头上打个洞，当时是冬天，他用棉裤包着头，所以没有被打死，活了好几年，后来就是脑子不行了。和他一块被抓走的还有毛明根、彭武财。彭武财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没有再回来，他那时四十来岁，毛明根后来回来了。

鬼子烧房子还烧死几个人，其中有唐山富夫妇两个，他们年龄大，有50多岁，没有跑掉。鬼子在冬月初五晚上烧房子时把他们推到火里烧死的。还有王开明和王开亮，王开明夫妇、王开亮夫妇也是当天晚上鬼子烧房子的时候烧死的。在我们这，死了他们六个人。当时年轻人都跑了，年龄大的都蹲在家里看家，被杀死了。

鬼子初五那天到牛首山，在牛首山打仗，牛首山有前后两个炮台，从秣陵到那儿的一部分鬼子遭到抵抗，从陶吴过去的一队鬼子兵没有增援到，晚上返回来烧了我们中庄。我们村唐山富家烧了三间瓦房，王开明家两间草房，王开亮家三间草房，他们是紧靠马路边，被鬼子烧掉了。

鬼子在窑洞里也杀了几个人，有人说是杀了五个，我知道的有两个是陶吴湖头村。

安民后鬼子还会下来，会找花姑娘。在凤凰山那边，鬼子成立了警备队，大约有三四十个鬼子，为了防止鬼子瞎搞，维持会就会弄三四个姑娘在那边给鬼子，会换姑娘，一次都是三四个，而且都是被抓的，不是我

们村的。绥靖队有我们村里人，他进去看过，对我们讲的，我们村里的媳妇姑娘一听到鬼子来就躲起来，家家都有地洞。

忆苦思甜的时候，讲起鬼子，村里的高清和、高清风、高清发被鬼子打过，那是在安民之后，他们去拜年，走到铁路那边，鬼子说他们破坏铁路，是新四军，就把他们抓起来，往他们鼻子里灌辣椒水，鼻子呛得都出血了，后来找绥靖队的人，出钱才把他们保出来。高清和比我大一岁，高清风、高清发和我一样大。

28. 彭代华口述

彭代华，男，1926年12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高塘社区葛塘74—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苗李华



彭代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12岁，住在百家湖渡桥那边，父母和我、还有姐姐跑反到陶吴，在陶吴住了年把，回来了就住在尚家村。我们的房子都没有烧，听人家讲在尚家村烧了很多房子，也打死了很多人，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在渡桥那边，我躲在地洞里看过鬼子烧房子的，具体时间记不得了。鬼子在凤凰山开矿，有三四年，具体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29. 尚永大口述

尚永大,男,1922年11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高塘社区西葛塘35—3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刘运玺、苗李华



尚永大

日本人是凤凰山那边抄过来到我们村上的,中央军有三个人从山上跑下来,在离我们村还有100米的地方,被鬼子看到了,开枪打死了,一个也没跑掉,有100多个鬼子的。我们听到枪响,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的。太阳下山了,鬼子走了,我们才出来。出来听到窑墩子有人哭,说是死了五个人,其中有个姓唐的,是秣陵街上的人,跑反跑到这边的,有两个姓朱的,是陶吴朱家村的,还有两个不认识的,都是有20岁左右。

我们是阴历冬月初五早上听到秣陵那边有枪声,下午四五点钟,鬼子到我们村上的,太阳下山时走的。

就在初五这一天,鬼子在尚家村杀了三个人。一个姓尚的,小名叫小扣子,二十几岁。还有两个姓周的,一个42岁,一个30多岁。这三个人都是被鬼子用刺刀刺在肚子上戳死的。村上还有两个是被鬼子抓夫抓走的,一个叫尚永新,有20岁的样子,一个叫尚恒海,有50多岁。南京打开后,鬼子到秣陵休息,他帮鬼子淘米做饭时,偷溜了,逃到蒲

神庙，被鬼子发现了，还是被鬼子打死了，尸体背回来的时候我还看的呢，他身上穿着皮背心，手紧紧地抓着。尚恒海的儿子叫尚永成，现在也死了。

没有安民的时候，房子烧得多呢，尚家村烧了好几家，有四五家吧，都是姓尚的。尚志林家烧的房子最多，有四五间，其他人家都是三间，被烧的草房也有，瓦房也有，草房有十一二间，瓦房有六七间。

我跑反的时候，我父亲、我母亲、我爷爷还有我们弟兄三人跑的，跑到元山。在回来的路上，父亲被鬼子抓了，我们跑散了，我就跑到窑墩山，看到里面有五个尸体，就是上面讲的那死的五个人。我父亲是初七回来的，牛首山被打开后回来的。我一个小叔叔，也被鬼子抓过，在鬼子打开南京，回到秣陵后偷溜回来的，前后有个把星期。鬼子打牛首山的时候，听说一个鬼子必须抓一个老百姓，那一仗死的人特别多。

安民的时间大概是南京打开后十五到二十天，安民后就好多了。鬼子站岗，我们要行礼，鬼子还是很凶，要怎样就怎样，经常会下村来，要找花姑娘，经常是三五个鬼子一起下来，姑娘家们、媳妇家们都躲起来，躲不掉也没有办法。村里被鬼子抓到糟蹋的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我们本村的，两个是姓尚家的，一个是姓钱家的，都是三十几岁；还有一个是从南京跑过来的姑娘，20岁左右。这四个人，两个是躲在地洞里被抓到的，还有两个是躲在家里夹板墙里被抓到的，都是在村里被糟蹋的。

听说鬼子在梁家庄杀死了一个人，朱村杀死两个，一个是七队的。

30. 周长顺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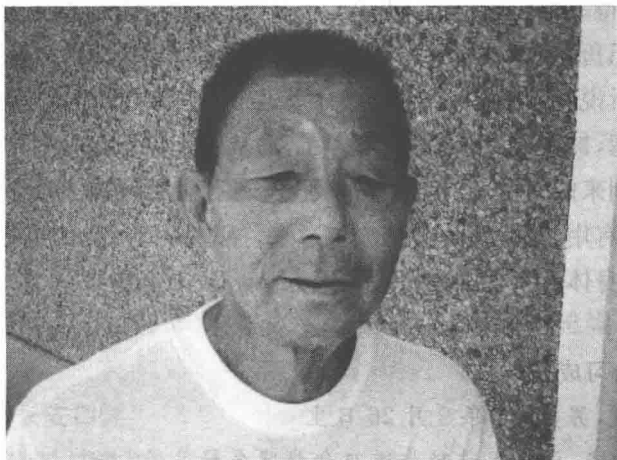
周长顺，男，1922年8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双基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6岁，当时我们不知道是鬼子，只知道在四门桥那里打了两天，在家听见哄哄的声音。鬼子来我们庄的时候，我们都躲



周长顺

在地洞里，他们都带着铁帽子，扛着太阳旗。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没有杀人，也没有烧房子，就牵了熊永全家的一头黄牛，后来又赎回来了。经过西旺村的时候，日本人一枪打死了七八个人，当时是让他们站成一排打死的。其中有一个叫张克发，当时他已经有儿子了，具体多少岁记不得了。他们七八个人都戴着帽子，前面有帽沿，鬼子说是中央军，就把他们打死了。

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从秣陵过来五个鬼子，骑着高头大马。当时我们村发大水，有十几个妇女躲在水中的一个窝棚里。鬼子把马拴在了门口，他们游水到了窝棚，当时鬼子把大澡盆翻过来，在上面强奸了两个妇女。其中一个是谢明学的老婆，小名叫传拐子，28岁，还没有生孩子。还有一个是周昌生的老婆，小名叫小娣子，20岁左右。

大约又过了半年，从西旺跑反过来的一个老太太，她是张克霜的老婆，有60多岁，在秦淮河边被三四个鬼子打死了。

在秣陵关上驻过鬼子，大约有二三十个，当时他们就在秣陵大礼堂。鬼子在门口站岗，人从那前面过，就要摘下帽子，鞠个躬，喊声先生，如果不这样做，就要被鬼子打。

在凤凰山，鬼子开矿，那里大约驻了十个鬼子，给鬼子干活的大都是北方人，也有当地人的。都是临时工，我也去干过的，一天给半斤米，半

斤绿豆，干得不好要挨打的，磨洋工也要被打的。安民之后，鬼子会经常下来捞鸡抓鱼，找花姑娘。

我还听说，西旺有一个小姑娘才七八岁，她是史云生的女儿，是熊德财的童养媳，被一个鬼子抓住，侮辱了，血从腿上流下来，流得满身都是。

鬼子刚来的时候，我们把秦淮河边和我们庄子的中间挖成沟，放上去水，不过没有用，鬼子还是会游泳游过来，抓鸡捞鱼。我们也打过日本人的防疫针，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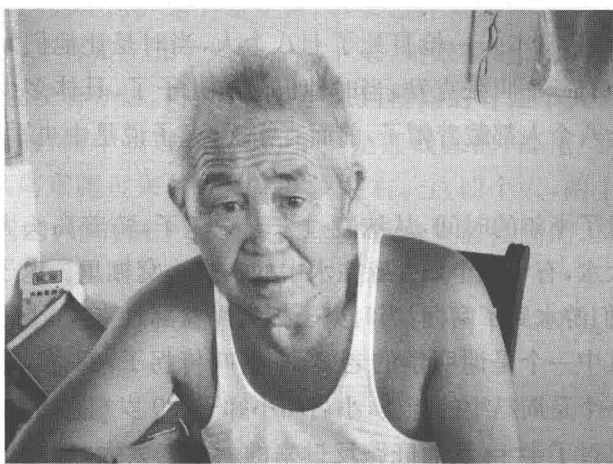
31. 余习成口述

余习成，男，1931年9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双金社区金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余习成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6岁了，我们都瞎跑，当时我们村东面和西面都是马路，鬼子从东面来，我们就往西面跑，从西面来，我们就往东面跑，他们到了村上什么都搞，猪、羊、鸡都搞，他们枪法很准，看到就打死。

秣陵街上和凤凰山上都驻有鬼子，你上街的时候，得向他们鞠躬敬礼，喊先生，如果不这样，就要被打。大部分是驻在凤凰山上，他们在那

儿开铁矿,有好多当地人给他干过活的,我没干过的,都是周围的老百姓,干活的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小,名字记不得了。

我听说在渡桥大队的任家边鬼子杀了五六个人,都姓任,好像是任志乐家人,烧了四五十间房子,大部分都是草房,其中有任志乐家的瓦房,那个时候任志乐家还算富裕的。

杀人、强奸妇女这种事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太小,什么事现在都记不得了。

在东旺有一个汉奸,叫李宏堂,他在解放后就被政府枪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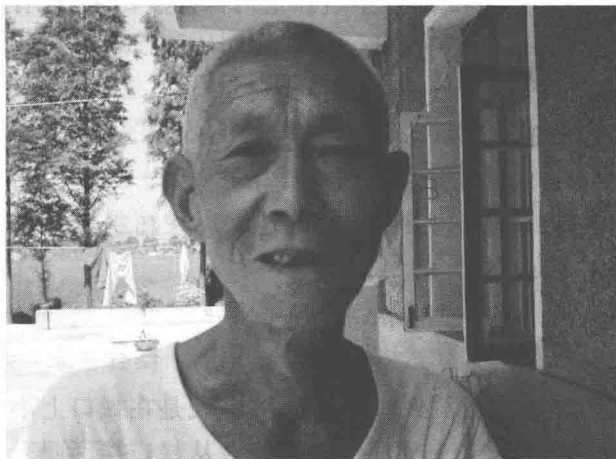
32. 熊长安口述

熊长安,男,1927年7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双金村老虎社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9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熊长安

鬼子来的时候我11岁,当时我家住在中华门的马道街。日本人进攻南京的时候,五台山小学成为难民区,我们都住在那里。淞沪抗战之后,国民党兵让老百姓逃难,好多人都躲到难民区去,五台山那里有个猪场。难民区每天给难民提供两顿饭。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鬼子每天都

来难民区,那个时候瞎搞,尽找妇女。当时里面的妇女都拿锅灰抹脸,或者抱个小孩,鬼子就不会找。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鬼子安民后,让老百姓办良民证,在五台山集体照相。那个时候 20 岁到 50 岁的男人最危险,鬼子会检查他们的肩膀上、手上、胸口有没有老茧,腿上有没有绑腿印子,如果有,就被抓住,回来的很少。这里当兵的很少,几乎都是老百姓,后来有人抱个小孩,也逃过去了。在难民区的时候,有两三个日本人喝醉酒跑到难民区找姑娘,难民跟他们打起来了,这些日本人没有打过他们,后来鬼子多了就惨了。

1938 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亲眼看到被杀死的人遍地都是,都腐烂了,我看到三处,每处都有百号人。一处是在中华门旁边的人行道边上,一处是在新陆口大场子里,另一处是在荡石桥。1939 年的上半年,腐烂的尸体鬼子搞不走了,就地挖个坑,下面铺一层尸体,在尸体上面铺一层石灰,就这样反反复复。到下半年,鬼子就把尸体扒出来搬到城外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安民之后,鬼子会来抓差,不过抓走的都能放回来,也有好处的,给他干活就给点米,可以维持生活。

33. 冯向荣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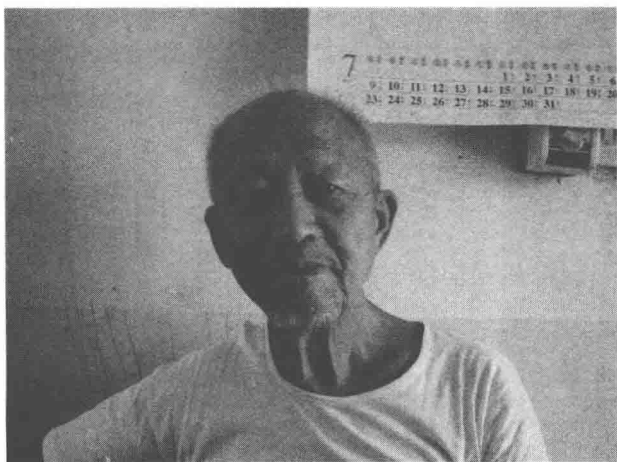
冯向荣,男,1921 年 3 月 2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双金社区双基街 4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9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鬼子来的时候,我 17 岁。鬼子来之前,我是在禄口上小学的,听说鬼子来了,中央军已经退却了。父亲就把我从禄口接了回来,等我从禄口回来,在家呆了几天后,鬼子就来了。我记得好像是冬月初五,我们当时防备鬼子烧房子,就把桌子、椅子都搬到了外面,在稻草堆下面挖了个坑,把粮食放在里面。后来我父亲和母亲在家里看门,我跑到了龙都圩郭家边,在那儿呆了个把两个月,一直呆到过年,等到了正月里才回来的。



冯向荣

后来我听家里人说，我大伯冯世尊住在小窝棚里面，有几个鬼子住在他家里，看到他穿个黄色的衣服，以为他是中央军，就把他一枪打死了，当时他有六十几岁。还有一个人，当时他生病了，没有走，就躺在床上没动，鬼子看到就一刺刀把他刺死了，当时他有 50 多岁。

鬼子刚来的时候，在后圩烧了好多房子，具体多少我也不晓得。

我听说赵明辉的老婆，在家没有跑得了，被三四个鬼子抓住，就把她轮奸了，当时她有三十七八岁。在渡桥大队任家边，鬼子杀了十几个人呢，当时他们躲在地洞里，被鬼子发现了，叫他们出来，他们不出来，就用机枪扫死了。

后来安民了，鬼子有一部分住在秣陵关，会经常下来，捞鸡、抓鱼、打猪，他们会让老百姓给他们送去，韩德金送过好几次呢。

34. 史兴英口述

史兴英，女，1922 年 8 月 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双金村老虎社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9 日

调查人员：杜宏争、张增祥



史兴英

我娘家是西旺人，9岁来这做童养媳。鬼子来的时候，是从西旺过来的，在那里打死了张克华。

那时候大约是农历冬月二十几，是下午，还没有吃晚饭。鬼子来了捞鸡要鸡子，抓了我们家15只鸡，我家一头大黄牛也被牵走了，鬼子没有要那头黄牛，把它放在了渡桥周村，后来我们拿钱去赎回来了。

在西旺村里，张振英和她的妈妈被两个鬼子强奸了。当时妇女没法躲了，都躲在地洞里面，被鬼子发现后强奸了。当时张振英只有14岁，可怜呢！

后来过了几天，从秣陵过来五个鬼子，骑着高头大马。当时我们村发大水，有十几个妇女躲在水中的一个窝棚里。鬼子把马拴在了门口，他们游水到了窝棚，强奸了两个妇女。其中一个谢明学的老婆，小名叫传拐子，28岁，有孩子。还有一个是周昌生的老婆，小名叫小梯子，20岁左右，她丈夫当时跟国民党跑了，一直没有回来，后来她又嫁人了。

我西旺的一个伯伯，叫史永平，当时有30多岁，他躲在傅之友家里，鬼子发现了他们，在灶台戳了他们两个，史永平当时死了，而傅之友没有死。还有，张克文的妈妈在老虎社遇到鬼子，她吓得奔了，鬼子看到就端起枪把她打死了。

还有尚昌龙的女儿，叫尚秀珍，她当时有十三四岁，有好多小姑娘在

一起,就她梳了头,看上去特别漂亮,鬼子一眼就看上她了,把她强奸了,这是在金村发生的事。我被鬼子吓过的,当时我在外面捡虾子,鬼子看到就追,我姨妈和她的小孙女、我一起吓得跑,没有被他追上,如果追上就惨了。

鬼子在凤凰山上开过铁矿的,干活的大多数人都是北方人,还有当地人,我也干过的,那个时候我有 18 岁。我们干一天给一斤米、半斤绿豆,有的时候,给你个纸条,凭条去领钱。我们干活中间有休息的,鬼子不打人的,当时我只干了十几天,都是临时工。

35. 张金凤口述

张金凤,女,1937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周里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0 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张金凤

听婆婆说,有一次,八家村附近的木头桥被炸了,鬼子走不过去,就回到村子里报复,烧了村里 50 多间房子,只剩下三间。粮食啊,家具啊都被烧得光光的。

那时候,鬼子经常进村,我们就躲在地窖里。新桂的爹爹是个瘸子,

鬼子来的时候,他就敲敲地面通知我们;等鬼子走了,他再敲,暗示我们鬼子已经离开了。后来,鬼子发现了这件事情,把他抓起来杀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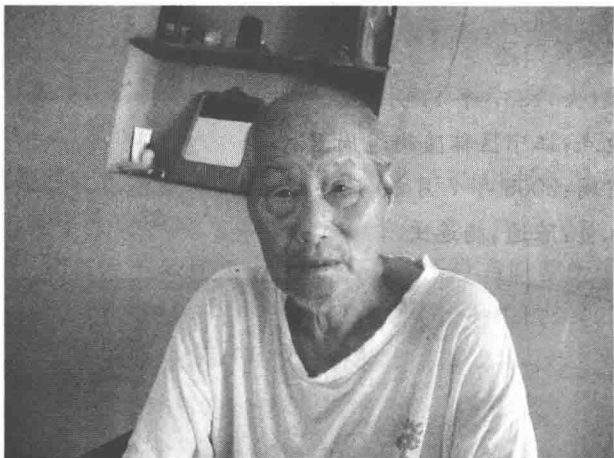
36. 艾道达口述

艾道达,男,1918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周里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艾道达

鬼子来的时候,我19岁,和家人一起跑到白庄,后来又逃往陶吴的钟村。在外面过了两三年后,我们才回到家中。村上西北角艾福喜、艾四周两家的房子被烧了,大概五六间。

——有一次,鬼子进村,艾四先的老婆带着七姑娘逃跑,跑到田埂边被鬼子追上。鬼子强奸了七姑娘,那时候,她只有20岁左右。后来,鬼子把艾四先的老婆一枪打死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没过多久,艾四先从地窖里出来被鬼子发现后枪杀了。

1937年的冬天,有一次,鬼子因为木桥被毁而不能通过,回到八家村报复。鬼子烧了村里几乎所有的房子,至少有50间,大火烧了两天两夜。鬼子还打死了魏祥麟、魏祥礼和一个剃头匠。后来,鬼子把先前从

屋里拿出来的桌子、板凳填在河里走了过去。

日本人到村里抢鸡、猪那是常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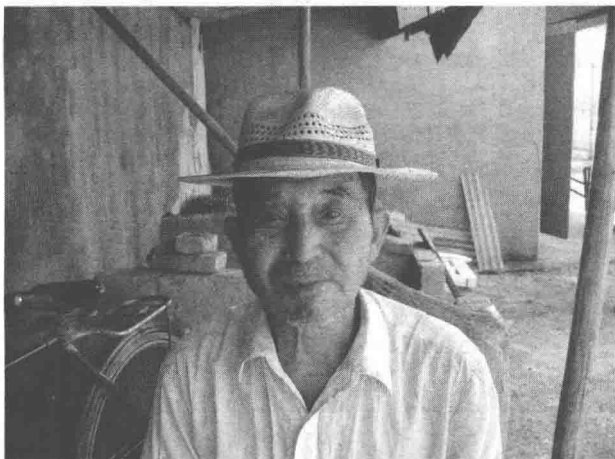
37. 奚圣新口述

奚圣新，男，1928年5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周里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陈通、杨连文



奚圣新

我老家是毛家村。1937年冬天，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铜山，直到第二年4月份才回来。毛启红家的三间草房已经被烧毁。

毛大福当年20多岁，刚结婚。鬼子来的时候，他从家里逃出来，被鬼子发现后打了两枪，他惨叫着，鲜血不停地流。后来，我奶奶找几个人把他抬到家里，不久以后就死了。

那时候，我父亲在街上给人家烧饭看门。有一次，鬼子把他抓去当挑夫，在牛首山做了20多天的苦力才被放回来。

保安团的人与鬼子狼狈为奸，经常下乡骚扰百姓，抢鸡啊、猪啊。丁家村的姚应福曾遭到保安团队员的毒打。日本人撤走的时候，老百姓去破坏他们的办公房和住处，结果，保安团团长李宏堂的保镖王魁生下令

把百姓抓起来，割了十几个人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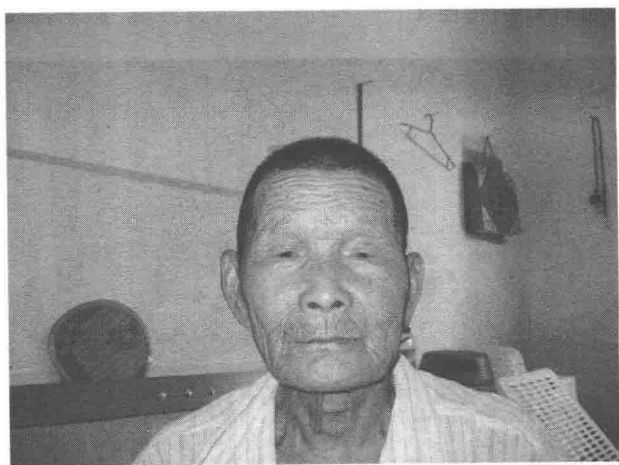
38. 许宗好口述

许宗好，男，1924年1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建东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刘运奎、仇松杏



许宗好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14岁，是阴历十一月份，那时还下着大雪，日本鬼子和中央军在牛首山打过一仗，中央军死了不少人，在紫金山死的人更多。

鬼子过来就是烧杀，河东村就被鬼子打死好几个人，在墩上，打死一个新四军叫刘鹤亭。秣陵街上，许宗义的父亲也被打死的，他当时30多岁，李宏堂是保安团的，他保护鬼子，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资本家在凤凰山开矿。

许宗大的儿子也被杀的，死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鬼子在河里运粮，怕游击队，乱开枪，他正好趴在河边的稻田里，被鬼子看到了，以为是游击队，就开枪把他打死了。东旺村的姓毛的，跑反到菩萨庙里，鬼子乱开枪，他也被打死了，死的时候有30多岁。

在高塘那边,烧了很多房子,禄口也是,鬼子到那个地方,就放火,以火为信号,我们这边离街上远,当时鬼子只是路过,烧的房子不多。靠在街边的房子烧得比较多一些。

我从小在溧阳过的,那时经常有飞机从我们那边过,日本人用的是意大利的飞机。

我们村上也有妇女被欺负的,这个不好说,有个把两个被侮辱过的。人都死掉了,还有后代,讲了对人家名誉不好。

39. 梁焕庭口述

梁焕庭,男,1916年4月25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建东村后社村13—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苗李华、刘运奎、仇松杏



梁焕庭

鬼子是冬天过来的,在我们村上没有杀过人,听到鬼子开枪我们就奔了,我们那时跑反跑到龙都。安民后,许宗大的儿子被打死的,鬼子以为他是游击队,就把他打死了,打的是他屁股,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

日本人在凤凰山开山,做一天工发半斤米,我也在那边做过工,做了好几个月,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中饭我们自己带饭吃,日本人看到不做

的人就打，打得蛮厉害的，在那边做的是本地人比较多，有五六百人在那边干活。

我们村上有四五个妇女被日本人强奸的，一个是姑娘，只有十几岁，其他的都是四五十岁了，日本鬼子不管大小。年纪大的以为不跑不要紧的，就蹲在家里没有跑掉。还有外村的，被鬼子带到我们村的，鬼子在别的村子已经找过姑娘了，觉得找得不多，又到我们村上找，让村上学校里的女老师带他们找，女老师姓周，当时 30 多岁，在我们村上教书的。当时来了两三个鬼子，一个鬼子欺负两三个妇女，后来鬼子又把周老师带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住在杨家桥朱家村，现在是周里大队的，第二天把周老师放走的，后来周老师没有在我们村教过书，她当时带着她的女儿。

顾家村有个人家房子被烧过，烧的是三间瓦房，他家有錢，是在街上开店的，他孙子叫顾保勤。他们家三间瓦房被烧了，还有厢房没有烧，所以还有地方住。

我们村上有个人被抓的，叫梁本道，被抓的时候 50 多岁，被抓了之后，过个把礼拜回来的，是抓过去做苦差的，前张村也有被抓的，有两三个被抓的，后来只回来了一个人，具体姓名我不太清楚。

40. 程仁龙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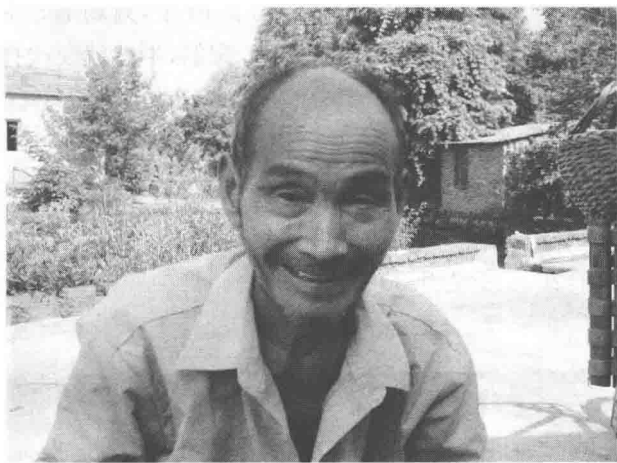
程仁龙，男，1926 年 12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村十七队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0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我 13 岁的时候跑反，我记得是冬月里，鬼子是从溧阳过来的，到秣陵的时候，看到人就打，在秣陵街上打死了好多人。后来鬼子在杨家塘把这些人捆起来，用洋油烧，大约有八九十个呢。在来的路上，鬼子把公路两边的房子都给烧掉了，多少间房子记不得了。听到鬼子来了，朱家村的人吓得全都跑了。我们这里有一条河，秣陵那边的四门桥让中国人给炸掉了，不让鬼子过来。



程仁龙

后来，我们跑反到了河东，那里有条河，桥让老百姓给炸掉了，鬼子过不去，我们在那儿呆了三个月呢，在那边过的年。安民之后，鬼子就住在秣陵街上，大约有 20 多个鬼子，他们经常下来捞鸡抓猪要鸡蛋，要花姑娘。有一次鬼子捞了二三十只鸡，是用刺刀挑走的。我家门的一个奶奶，当时 70 多岁，鬼子把猪打死，她把猪从水里拖出来，鬼子没有杀她，到第二天发热，第二年就死了。

王家庄张家银的哥哥，看到日本人就跑，跑出二三百米被鬼子端起枪来一枪打死，那个时候他有 30 多岁。还有我们村一个姓王的，他当时趴在埂底下，他探出头来想看看鬼子是不是走了，鬼子看到了就一枪把他打死，那时候有 30 多岁。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父亲在上海洗衣服，晚上出去，被鬼子看到捞到了宪兵队，把他吊起来打，里面有二三百人呢。后来我家一个为美国人做事的哥哥把我父亲保了出来，等我父亲出来之后，鬼子就把房子四周浇上汽油，把他们都烧死了。

鬼子在凤凰山开过矿，给他干活的都是北方侉子。我们当地人给他做一些小工，主要是扒石头。我也干过的，但我干了一二十天，干一天给一斤盐，或者二毛钱，当时我们吃了盐就害疮，没有死的。

鬼子来了三四年之后，村上害起了麻疹，我们叫过痧子，死的人多

了,我们村有一个人家生了13个小孩,死了10个,只剩下3个。

安民之后上街见到鬼子,都要喊先生,鞠躬,不然就要挨打的。

41. 丁凤英口述

丁凤英,女,1923年12月2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村余家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丁凤英

我老家是元山的,鬼子来的时候拿老百姓的柴烧火,老百姓没有柴烧,他们是靠着房子烧取暖,当时都是草房,不小心就会着的,鬼子坏死了。不过鬼子在我们村没有烧房子。

后来等我嫁过来,我听说我公公在镇江下船后被鬼子抓住,鬼子要杀他。当时我公公身上有钱,我公公就朝他们磕头求饶,没有杀他,抢走了他身上几十块洋钱。

强奸妇女有的,我们村余家汉的妈妈被鬼子抓住,在柴房里面把她糟蹋了。

被鬼子弄死的多了,不稀奇,具体谁现在也搞不清楚。

42. 马秀英口述

马秀英,女 1924 年 5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村牌坊 1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0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马秀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 14 岁,鬼子一来就放枪,我们听到枪声就奔了。我们奔到了大桥那边的龙都。鬼子走了我们再回来,如果来不及跑,就躲在水沟里。

鬼子刚来的时候,在秣陵关那里打死好多人,其中有一个是张锡河的爷爷。他当时上街去拿东西,被鬼子看到,他就奔了,跑到了东旺六队那里,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在村后面的魏家湾烧了好多房子。现在老人都不在了,也不晓得具体有多少。

43. 余秀华口述

余秀华,女,1926 年 8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0 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余秀华

鬼子来的时候,我有12岁,当时我就在这个村上,鬼子来了,我们都吓得奔了,到处躲。不过等我们过了大桥那个湖就好了,鬼子过不去,等鬼子走了,我们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鬼子在我们村上没有杀人,也没有烧房子,只是在王家庄鬼子杀了一个人,他是马大生的母亲的前夫,当时有20多岁,他看到鬼子就奔了,鬼子看到就端起枪,一枪把他打死了。

还有我听说我们村里的一个妇女看到鬼子就奔,鬼子从后面追,她就在前面跑,奔到了十九队,躲在了一个柴房里,被鬼子抓住了,把她强奸了,她是余家汉的母亲,当时已经养小孩了,具体有多少岁我记不得了。

44. 张树芝口述

张树芝,男,1915年10月1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村前张村81—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鬼子来的时候,我在高淳随我姑爷爷做生意,那个时候我有二十三



张树芝

四岁的样子，鬼子走到哪儿就烧到哪儿，但是他们晚上都不敢出来，所以我们都是晚上在家呆着，一到早上就跑到外面躲着。我记得是冬天来的，他们经常下来打猪、捞鸡、找花姑娘。

在高淳住了鬼子，我们就从高淳回到了这边。我亲眼看到鬼子把老百姓的一头牛给打死了，他们只是割点牛肉。等鬼子走了，有个老百姓想去割点肉，鬼子看到了就把他打死了。还有两个从南京跑反过来的人，要到高淳去，他们不知道路途，被鬼子看到也打死了。

还有一个与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人，叫张训武，他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媳妇，当时都有二十几岁，鬼子来了，他们看到花姑娘就追，两个女的跑得太快，鬼子追不上，就开枪打她们。她们当时没有死，睡在地上，在那儿睡了几天才死的。

45. 张德芝口述

张德芝，男，1927年11月10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后张村16-1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员：张增祥、杜宏争



张德芝

鬼子来的时候我 11 岁,我记得是春天三四月份(叙述时间有误,应是冬季),他们是从龙都过来去打南京的,经过我们村的时候,在我们村抓走了八九个人,给他们背子弹、包裹、行李,送到南京去,有一个没有回来,其余的等南京打下来了都回来了。那个没有回来的姓张,小名叫“斜疤眼”,当时有 30 多岁,我们后张的还有张召银、张祖高,前张的有三四个,名字记不得了。

安民之后,一个姓张的人,当时跑反跑到了上海,等安民了,他就从上海回来了,他蹲在坟墓里,日本人就来了,他看到没路走了,就往塘里一跳,就这样淹死了,那个时候,他有 30 多岁。

还有一个人是被李宏堂杀死的。李宏堂下乡的时候,看上了张德林家的一条哈巴狗,他看到好玩,就抱走了,张德林追着要,他手下人就把他打死了。

龙都那边杀了一个鬼子,这个事我知道,当时南京打下来了,各地日军下乡找花姑娘,那个时候安民了,战渡桥又架起来了,日本人走秣陵到了这边,看到龙都那边有花姑娘,龙都周围都是沟,中间有一条路,老百姓把中间挖了一条沟,日本人让前张的张正山背他过河,用刀反过来逼着他,等到了龙都,看见鸡就捞,见到女的就强奸,龙都的人这个时候很齐心,就把这个鬼子杀了,当时这个鬼子是一个头目,只带着一把刀。后

来，日军把仁孝乡一乡的人全都掳到了秣陵，一个通事问大家，头目知道在哪儿吗，知道就说出来。大家都没有吱声的，这件事也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杀人。

强奸妇女，是有的。在前张，张和乐的嫂嫂被三四个鬼子糟蹋了，她当时躲在苇丛里，被鬼子发现了，就在苇丛里糟蹋了。糟蹋后路都不能走了，让她男人背回去的。张和乐的嫂嫂当时有 30 多岁，已经养小孩了。

当时在秣陵街上住有好多鬼子，鬼子有一次换防时，有人以为鬼子要退却了，就想发点洋财，去鬼子营房抢东西，被鬼子发现，给打死了好多人，其中有六队的三四个，还有一个女的是哑巴，也被打死了。

鬼子在凤凰山开矿，为了把矿石运到南京，建了从南京到凤凰山的路，我们村上有一个带队的给日本人干稽查，叫张祖华，他找人给鬼子修路，我也干过的，只干了一天，我们这边的人有四五十个人呢，不过给他开矿的，我们村上没有。

鬼子经常下来，主要是找花姑娘。抢猪抢米，他都向李宏堂和伪军要。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登船赴上海之前，笔者亲眼见到200个人在江边被处决。屠杀的过程历时10分钟。那些人背靠城墙一字儿排开遭枪杀。接着一批持手枪的日军冷漠地四处踢踢蜷缩的尸体，对尚在动弹的躯体补射子弹。

——F.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的特讯，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13页

德国代表通知其政府说，“暴行和犯罪行为不只限于个体，而是整个军队，也就是说是日本人。”日本军队，在后来的报告中，被称为“野兽机器”。

——东京审判判决书，第7册《东京审判》，第607页

昭和12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那天，我就在南京，目睹了整个实际情况。……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

——中村弥咲《南京大屠杀证言——想说的全说出来》，第10册《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第20页

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2日，第13册《拉贝日记》第138页

全城有数不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老百姓平白无故地遭到枪杀或刺杀的事件层出不穷。

——美驻华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至美国大使约翰逊（1938年1月25日），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第318页